嶺南文獻三十二卷(一)

〔明〕張邦翼輯

中山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嶺南文獻序

夫君子所貴於文者詎非不朽盛事哉文之所貴貴其真也其精華在天地其命脉竅人心天籟發而神理流非意之也頓山川靈淵閒宣洩乎人文顯晦東陰似有機焉乘乎其間此其故蓋難言之矣易曰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東粵去天遼遠而位當焉慮且熠燿輝煌無虞於剥蝕而安受其

燈閒覽其先正所為論撰率
真醇爾雅私心竊向往之比奉
命來適黍文章之寄更喜
輶軒閱歷得以搜剔罔遺及
手披籍按圖則義舛千秩
宅是南交帝子來遊駐蹕中

宿至夫陶水之所居韶石之所
奏唐虞過化存焉彼海濱稱鄒
魯寔居秦漢之先斯人即厚
自韶藏亦何至片語不遺姓名
俱逸夏商周秦之際何寥寥也
豈重湮邃杳庸混沌之未闢

耶抑離明之地必極乎午而始
彰耶余甚惑焉肆再攷誌載
之詳自唐宋以來作者無慮
數百家然散逸亦已殫半則
安知夫前於此者不為散逸
於此者不復慮今之猶前耶

余甚懼焉於是乘校士餘閒
徵書十郡幽人之所秘名山之
所藏悉羅致之論之世而定之
衡以付纂局類分縷晰燦然
有條亦庶幾存十一於千百矣
惟粵自昇祖曲江其功業文章

已見於世廟廊風度人主想
聞嗣是崔右丞以峻節挽頹風
李學士以訏謨維國是我
明德化醇濃英賢蒸蔚表章
聖學分翅闡遲江門氏遂為
冠冕而丘文莊之博洽梁文康
之渾厚霍文敏之風裁黃文裕之
蘊藉海忠介之剛方並以真品為
真文他若倫氏父子濟美鍾元
與孫典籍梁秘書梁比部歐虞部
楊少宰區太僕諸公未可更
僕終數乃其雄篇短賦鉅

製宏詞具足鼓吹休明展揚
王略校讎未易刊定良難惟
是以理為鵠以品為權談學術
必其醇而粹者亟收之不則缺
旁搜獵菁華其為金玉淵海
弗頗也譚經濟必其典而確者
亟收之不則懸畫餅飾彘龍
其為黼黻河漢弗頗也騁存
周孔之真毋竄以佛老之似由
求伊呂之實毋冒以董賈之名
大雅毋入於淫窪雜若毋參於
由說將以齊六紀而正三綱彙萬

物而周以極千秋大業不丕當
吾世而失講明疇昔之懷其少
藉乎是役也始于乙卯之冬至丙
辰之春而竣為卷若干為文
若干書既成冝弁諸簡為是紀
其濵革之故與余衷集之情
以告來者其將有感于斯

萬曆丙辰春日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
刑按察司僉事張邦翼撰

文獻凡例題評

一詔誥勑批册文赦諭璽書草檄廷策非　主上
御筆渙綸則館閣輔臣宣麻代命者臚之首以
尊君父

一奏對箋疏劄議蓋臣石畫陳謨蓋有嬰鱗投鼠
以獻規瑱救敝補偏而憂漆室連篇滿楮不啻
纚纚千言祈於碎䂬補牘以悟乘輿即文不簡
古然忠肝赤膽可照汗青姑博採之以勵結青
蒲之舌者

一策問表頌箴銘或籌邊計國條其便宜或揚古
摧今求其是或矢音示戒以惕畯嬐識力所
關甲乙雖懸弟關世道而繫人心者非直鞶帨
之工也選之

一序書碑記篇說雜文此以攄情紀勒彼以志諷
寓言非學窺二酉筆殺中山者不能搦管登壇
揮灑隻字故法古者錄遒勁雄奇新麗者錄機
神流動起伏瀠洄汪洋博雅者亦錄

一詞賦歌行樂府詩律蓋以歌帝力理性情鼻祖
於三百篇眥僅僅續響於漢魏振藻於六朝步
武於開元大曆濫觴於末元而其引商激羽發

壘權奇亦採風乎一代者不能嘗珠棄璞也況自曲江公樹幟以來而嶺海詩歌不減北地河東矣叢谷萬花何能盡掇收之卷末亦哀家一梨遼東一豕耳

一以上羣輯東粵名公諸集俱係重流品次文章祿位之崇卑行踪之顯逸無論也精選而剞劂之顔之曰嶺南文獻編門分類臚爲三十二卷

一披閱而東粵巨觀海濱鄒魯具見矣其有見存名公未敢採入蓋身後而論始定云

嶺南文獻卷數總目

卷之一
勑書　敕書　誥命　檄　露布

卷之二
頌　表　策　奏劄

卷之三
議

卷之四
議

卷之五
疏

卷之六
疏

卷之七
疏

卷之八
疏

卷之九
疏

卷之十

嶺南文獻姓氏

唐朝

張九齡 曲江人丞相謚文獻

邵　謁 曲江人釋褐未仕

盧宗回 南海人集賢校理

陳萬言 封川人欽州刺史

南漢

鍾允章 番禺人進士及第尚書左丞叅知政事

宋朝

余　靖 曲江人尚書右丞謚襄公

崔與之 番禺人右丞相謚清獻

陳應辰 東莞人通直郎

李昴英 番禺人探花龍圖閣學士謚忠簡

趙必瑑 東莞人僉書錄事趙王孫

陳　紀 東莞人進士

曾躍麟 南恩州人今陽江縣進士監察御史

元朝

石汝礪 南海人

陳頴慶 東莞人訓導

皇明

洪武年

孫　蕡　南海人　翰林典籍

王　佐　南海人　給事中

李　德　番禺人　教諭

黃　哲　番禺人　翰林待制

趙　介　番禺人　贈御史

陳玄慶　東莞人　進士縣丞

朱華慶　順德人　主事

黎　貞　新會人　應詔徵士

鄧　林　新會人　知縣

陳　璉　東莞人　禮部侍郎

永樂年

羅亨信　東莞人　都御史

陳英弼　東莞人　教諭

徐以誠　清遠人　主事

正統年

戴　璉　南海人　舉人訓導贈尚書　尚書縉父

陳獻章　新會人　翰林檢討謚文恭

景泰年

丘　濬　瓊山人　大學士謚文莊

曾　能　新會人　都御史

陳　政　番禺人　提學副使

康　麟　順德人　僉事

天順年

張　璜　番禺人　知府　通議詡父

張　詡　番禺人　通政參議

鄭　翼　順德人　知縣

祁　順　東莞人　布政使

宣德年

鍾　順　順德人　知府

李　齡　潮陽人　僉事

成化年

梁　儲　順德人　會元大學士謚文康

涂　瑞　番禺人　探花脩撰

涂　瑾　番禺人　主事　脩撰瑞弟

戴　縉　南海人　尚書

涂　麟　番禺人　知府　主事瑾子

蘇　葵　順德人　編脩提學

李德彰　順德人　封御史

李　聰　順德人　參政

吳　璉南海人進士知縣
鍾　政順德人封經歷
林　光東莞人長史
閔　魯番禺籍三廣布政使
倫文叙南海人會元狀元諭德
弘治年
方用中南海人贈少保　學士獻夫父
陳　珙南海人訓導贈太常卿　府尹錫父
黃　衷南海人侍郎
方茂夫南海人舉人　學士獻夫兄

劉存業東莞人榜眼修撰
方獻夫南海人大學士謚文襄
陳　錫南海人府尹
湛若水增城人三部尚書謚文簡
胡　灃南海人副使
鄭　銘新會人知府
陳　與南海人御史
唐　胄瓊山人提學侍郎
吳允禎南海人參政　知縣璉子
鍾　呂順德人同知

鄭應文順德人知縣
郭廷序潮陽人知縣
鍾　曉順德人御史
正德年
霍　韜南海人會元宮保尚書謚文敏
鍾　芳瓊州人都御史
鍾雲瑞東莞人參議
區　燦番禺人知縣
倫以諒南海人通政　諭德文叙長子
黃　佐香山人解元禮部侍郎謚文裕

蕭與成潮陽人修撰　御史端蒙父
劉士奇順德人布政使
鍾　千順德人同知
倫以訓南海人會元榜眼祭酒　諭德文叙次子
梁世驃順德人僉事　主事有譽父
王漸逵番禺人主事
倫以詵南海人郎中　諭德文叙三子
黎　貫從化人御史　參議民表　參政民衷父
徐　哲南海人知縣
徐佑弦南海人訓導

吳允祿 南海人 按察使 知縣璡子

潘眞惠 順德人 贈員外郎 郎中海父

嘉靖年

李義壯 番禺人 都御史

李翔 新會人 知府

陳用貞 東莞人 教諭

陳蕚 東莞人 教諭

岑萬 順德人 布政使

吳允裕 南海人 通判 知縣璡子

翁萬達 揭陽人 尚書

潘梅 順德人 郎中

陳士章 東莞人 訓導

陳建 東莞人 知縣

鍾卿 東莞人 光祿卿

羅虞臣 順德人 吏部主事

潘大賓 海陽人 給事

蕭端蒙 潮陽人 御史

馮彬 雷州人 知府

毛紹齡 海陽人 知縣

龐嵩 南海人 知府

黎民表 從化人 叅議

蕭應魁 番禺人 學錄

何維栢 南海人 禮部尚書 諡端恪

劉介齡 南海人 進士 長史

何彥 順德人 太僕卿

陳紹文 南海人 通判 尚書紹儒兄

盧夢陽 東莞人 布政使

吳旦 南海人 知州

陳紹儒 南海人 尚書

陳遷 南海人 知府

陳道 南海人 知縣

譚大初 始興人 尚書

鄭廷鵠 瓊山人 提學副使

區益 高明人 同知

何其厚 南海人 郎中

黃城 曲江人 知縣

李時行 番禺人 主事

彭應乾 番禺人 通判

林晃 番禺人 知府

陳彥際 南海人 訓導 以屆知 副使大猷父

林大章 新會人 知縣
羅兆鵬 新會人 知縣
梁以衡 新會人 知縣
章 熙 海陽人 僉事
梁柱臣 順德人 知州
雲上行 順德人 知縣
潘元幹 順德人 知縣
謝良任 番禺人 知縣
陳良珍 南海人 同知
區次顏 南海人 知州

海 瑞 瓊山人 都御史 謚忠介
蕭鳴韶 番禺人 知縣
梁有桊 順德人 僉事
林大春 潮陽人 提學副使
胡庭蘭 增城人 提學僉事
韋憲文 順德人 長史
佘光裕 順德人 長史
羅見麟 [illegible]人 知縣
梁士楚 番禺人 參議
鄧于蕃 南海人 運使

陶 益 新會人 訓導
葉春及 歸善人 郎中
鄭 佐 順德人 通判
姚文粹 南海人 御史
龐尚鵬 南海人 都御史
潘大行 順德人 知縣
姚光虞 南海人 知府
黃志尹 番禺人 知縣
王鳳翎 [illegible]人 知縣
黃在衷 順德人 同知

鄒可張 [illegible]人 知縣
龐尚鴻 南海人 知縣 都御史尚鵬弟
黃在袞 順德人 知縣
鄭 旻 揭陽人 布政使
孫 勳 南海人 同知
梁 孜 順德人 中書 大學士儲孫
黎民衷 從化人 參政 參議民表弟
陳萬言 南海人 參政 提學
張大猷 番禺人 提學僉事
梁 柟 番禺人 知府

陳克俠 順德人 同知

李以龍 新會人 舉人

岑用賓 順德人 給事中 布政萬子

霍與瑕 南海人 僉事 尚書韜子

蒙詔 番禺人 都御史

方蕖 南海人 知府 學士獻夫子

劉士進 南海人 知縣

何進脩 番禺人 知縣

郭棐 南海人 提學光祿卿

郭檠 南海人 同知 光祿卿棐弟

張廷臣 番禺人 運使

鄭用夏 順德人 知縣

蘇民懷 南海人 知府

孔照 清遠人 教諭

黃鰲 番禺人 知縣

黎紹詵 順德人 通判

陳吾德 新會人 僉事

葉夢熊 歸善人 宮保尚書

王弘誨 瓊山人 禮部尚書

姚光泮 南海人 知府

徐尚敷 南海人 運判

徐尚徽 南海人 知縣

胡所思 番禺人 知縣

黎民衷 從化人 教諭

鍾于田 清遠人 通判 封僉事

徐登 南海人 教授

徐士唐 清遠人 贈評事

梁沛 高要人 同知

葉懋 南海人 學正

隆慶年

李學一 歸善人 提學副使

何維椅 南海人 庶吉士 尚書維柏弟

鄭用淵 順德人 通判

陳堂 南海人 光祿卿

陳大猷 南海人 副使

梁岳 順德人 知州

鄭學醇 順德人 知縣

李栻 番禺人 知縣

黃應兆 南海人 知府

周光鎬 潮陽人 大理卿

黎邦琰 從化人 叅政
黄夢說 增城人 通判
劉克正 從化人 會魁檢討
陳履 東莞人 副使
尹瑾 東莞人 太僕卿
袁昌祚 東莞人 提學叅議
張繼先 從化人 歲貢同知府
王沂 南海人 指揮以子推官安舜贈懷遠將軍
朱士讃 清遠人 詹事府主簿
潘光統 順德人 光祿署丞

鄧時雨 從化人 封知縣

萬曆年

楊起元 歸善人 吏部侍郎
區大樞 高明人 通判 同知益子
王學曾 南海人 御史光祿丞
楊瑞雲 南海人 主事
唐伯元 澄海人 吏部郎中
李良柱 番禺人 叅議
區大相 高明人 左中允 同知益子
曾象乾 連州人 御史提學

金節 南海人 叅政
歐大任 順德人 郎中
祁衍曾 東莞人 舉人
李暢 南海人 贈知縣
蔡存仁 番禺人 通判
傅敏功 番禺人 知縣
崔光玉 番禺人 通判
姚岳祥 高州人 庶吉士
劉克脩 從化人 知州
黃維貴 順德人 知縣 主事聖期父

馬夢吉 順德人 知府
趙崇經 新會人 贈主事 主事應元父
鄧良佐 番禺人 知州
黃夢鴻 番禺人 通判
陳光穎 順德人 通判
徐兆鼎 清遠人 評事
鍾萬春 清遠人 知府
李上馨 番禺人 進士知縣
謝與思 番禺人 進士知縣
羅良信 順德人 知府

陳經翰 番禺人參將
鄧宗齡 徐聞人編修
曾士鑑 順德人主事
劉克治 從化人選貢
麥應中 東莞人知州
林承芳 三水人編修
劉景辰 南海人御史
林培 東莞人御史
梁炫 南海人副使
陳侯周 番禺人推官
梁民相 番禺人進士知縣
陶虞臣 番禺人守備
趙應元 新會人主事
馮奕垣 南海人御史
尹遂祈 東莞人御史
何荊玉 東莞人舉人
佘祖願 順德人舉人教諭
黃聖期 順德人主事
林挺 番禺人知縣
鄭懋緯 南海人進士知縣

李元暘 肇慶人舉人
馮昌歷 順德人舉人
黎崇勛 番禺人舉人教諭
曾鳴雷 南海人舉人
張博 從化人舉人
羅奕佐 番禺人舉人
梁元馥 番禺人舉人

附列才士布衣姓氏

李以麟 舉人以龍弟　梁思午　唐守敬
崔一鳴 通判光玉子　張鳴韶　陳阜謨
黎邦琛 參議民表子　霍尚守　方春茂
朱國泰　鄺思誥　周道
何亮　鍾萬芳　潘崇善
潘龜年　陳鎰　劉克平
潘謨　陳鳴陽　潘炳

以上皆青衿才士

陳用原　陳觀 府尹錫祖　蔡普和
李孔修 白沙門人　夏宏　陳一教
黃聚 侍郎東弟　譚清海　陳守一
潘文澤　梁有讃 主事有譽弟

何瑞充郎中共厚子　丘之衛　鍾玄載
李奇勳主事時行子　黄詩　李桂
潘養正　薛虞林　何大忝
梁弘猷　潘見龍白沙門人　潘公蔭
潘大尚　潘沂　潘師安
以上皆遺逸布衣
七歲神童
蘇福洪武間惠來人
七歲女子唐武后時南海人
仙釋
黄野人羅浮仙　何仙姑增城人何泰女

論曰一代載籍文獻遝輯自有體裁唐人之選河嶽英靈中興間氣宋人之選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元人之選所得劉愛山諸家悉博極海內縉紳名賢臚拓羣集羅之虎觀石渠以備採錄然至於緇流羽客隱逸奇童閨媛遊女平康校書一切搜輯編附故君山父老太上隱者靈徹脩靜采春薛濤等輩得以收響殘餘騰聲湍斷斯固千古定評不以顯晦遺珠文獻之全也嶺南之名公鉅卿固火齊卞璞盡襲於櫝而青衿才士遺逸布衣附收篇末毋亦按前代以定校讐蓋
盛世謀野之獲兎罝之才非任臆而濫觴也簸揚
淘汰先後煩言無論已

嶺南文獻卷之一目錄

嶺南文獻卷之一

明蘄陽張邦翼

勑誥類

處分十道朝集使勑　張九齡 丞相

勑朝集使等朕恭己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于茲朞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耻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脩其五教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在不

行爾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見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遐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餉好去

處分十道朝集使敕　張九齡　丞相

勑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念至理實仗羣賢何嘗不孜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旟能軾光寵有加甘靈鳳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止然爲庶尹所能巳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爲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巳之能泉源旣清蓬蔴自直爲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逓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少不登人巳萊色皆由奸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備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以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若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旣富而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派弱命窮將須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巳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識能益闕覧入朝計與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參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實是與惟優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爲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詠須勵精以俟後命並卿好共

勑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張九齡　丞相

勑鷄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託誠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旣能副朕虛巳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況文章禮樂粲然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傑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以洪江置戍旣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蕞爾渤海久巳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令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暖巳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張九齡 丞相

勑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輒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爲屢有殺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爲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朱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此其有頻當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仰有優拔自餘戰士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勉樹功名仰有官爵且北山雲閒虜衆又殺歸途既難必有携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逸豈不在茲所奏縱賓執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入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即差使領送初春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張九齡 丞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賫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太和況於彼蕃復是親婭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巂州將兵抄掠兼有誣誘巂州之外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冦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爲邏信虛詞且西南群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即巂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修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洎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公疊山築城攻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爲言而彼仰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閒構夏中已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日本國王書　張九齡丞相

勑日本國王王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常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眞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眞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刧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勑安南都護令宣勑告示見在者令其

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致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勑翰林學士禮部郎中宋祁　余　靖書（宋朝尚書）

朕慎柬俊德延登近署典司命令侍從惟悝所以宣邦國之大謀討古今之高議所懷忠實率多規補宜增秩序以寵材傑具官某通識照遠人之儀表懿文高世學者宗師而有雍容朝間領袖儒館奉常樂志東觀史編執簡撰述厥勤茂焉內閣以對右省更直咸推望實益見材美登王室之署勸金華之講每覲通博之論愈知遠大之期集課遷官固有常制矜儀之用朕所望焉踐脩厥猷往服休命可

勑樞密副使富弼加都尉　余　靖書（宋朝尚書）

朕昭事天地嚴配祖宗用祈洪休大庇黔首思與一二輔佐同茲戩穀故躋樞寵渥冠於彝倫具官某文節[illegible]冑學通古今論議忠正有濟世之才謀猷高遠有經國之用不辭忠難而夷險一心累避榮寵而退靜自守繇是擢登宥密翊贊機衡洽綏遠附邇之能致同文同軌之治朕方親執玉幣恭脩燎燔而卿以撫循邊士不在侍祠之列朕甚思之所宜賜以凌煙之號進以執珪之秩疇其茂勳昭示異數忠之至者寵必厚汝其欽哉可

勑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張海　丘濬

近得甘肅守臣奏哈密城池爲土魯番阿黑麻占據虜去忠順王陝巴殺死都督阿木郎及繳到番文言詞不遜顯有欲起邊釁之意事下兵部會多官議已發遣其來朝使臣囬還就令彼齎勑責諭阿黑麻使其改過及勑甘肅鎮守巡撫等官嚴督沿邊將卒隄備外朕以邊方事重百聞不如一見難以遙度仍令多官公舉文武大臣二員親臨其地會彼處守臣酌量事勢講求安內制外方畧來上以爲經久之計僉以爾二人名聞今特勑爾等委以一方安危之寄爾

等須念朝廷此舉非但尋常按行故事而已蓋以本朝建都於燕邊境惟甘肅爲最遠亦惟甘肅爲最直祖宗於此屯兵建閫非但制馭境外之生夷而亦在撫綏境內之熟羌承平日久邊備不無廢弛內之依附者非我族類其心叵測外之朝貢者恩澤既厚怨讟易生阿黑麻於迤西諸番中最爲奸黠乃敢公行番文肆爲僭妄若今次降勑諭之萬一違命邊釁將從此始故特擇爾二人於百寮之中付以酌量講求之任爾其體朕憂深思遠之意徐觀事勢密爲經畧在內者安定之分背之使不萌外向在外者消弭之

釁璺之使不敢內侵如此斯爲經久之計矣且甘肅地方自蘭州渡河而西其中僅通一路於番族土達兩界之間西至肅州嘉峪關一千五百餘里其間番夷與軍民雜處種類非一往來住坐或耕或商老子長孫處處有之久成家業盡難驅遣又自哈密失守之後隨罕慎內附者處之苦峪既而復返今又來奔中間未必皆出自哈密或有別種豈無異心奄克孛剌不知其向背如何使居其地一旦有事足以拒守否乎其行都司在外六衛二所并嘉峪關外近邊之地更有堪以屯聚耕牧之處可以開創營寨擇用頭

目分統其衆如苦峪者否又苦峪近地其間有無前代廢城遺壘可以興復建置使如苦峪事例散處夷衆若否一一仔細詳加詢訪踏勘是實熟思審處必有利而無患的然可行以爲安內方畧來上以俟朝廷再加審處伺便乘機而行之以爲制外之本然必要徐愼密勿使幾微彰露恐事未必成或生他變若夫制外之策爾等至彼不可虛張聲勢惟宜按常而行凡甘肅一應邊務如軍馬甲兵城堡關隘濠塹墩臺斥堠屯田糧餉等項及管軍戍守頭目人等宜照常例同彼處守臣從長計議酌量停當便宜施行事

有合更改者更改人有合調用者調用事體重大有該奏請者奏請然亦不可偏執太甚務圖經久無弊此外尤須咨切用心詢問沿邊一帶退閑宿將經戰老卒與凡出境和番越關私販番漢之人及雖本胡種生長內地無復外心而爲衆所孚信者多方招集因事討論所以制禦懾服萬全無弊之策潛遣間諜招徠降附審實其强弱分合之勢細訪其向背虛實之情疆界與某番相近糧馬資何處供給道路從何方經行番簇之中所與同謀者何姓名相爲仇隙者何種類所用者何人所恃者何國我中國人有無與

之交通向繳番文是眞是僞果欲依言而行或是虛聲哄喝既得其實畫圖具由來上朝廷必有以處之者衛以文臣典司政本以武胄屢專邊閫朕於常例外特加簡命託以講求邊方經久之計所謂經久之計者必須經常久遠此舉之外不復再舉也大抵制外非難安內爲難而爲經久之計尤難朕姑以己意料之衛等宜因朕言推類以盡其餘委曲以通其變不必於行亦不必於不行惟其可而已勿聽人言謂彼回回唯事商賈不習征戰而輕忽之蜂蠆有毒古人善喻自古禍患何嘗不起於細微寧過慮而不用毋後時而生悔古人有言大丈夫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幾事不密則害成爾其勉之愼之樹功立名正在此行苟徒應故事按壘一行疏陳數事便以爲事竣請歸異日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咎將誰歸哉爾其勉之以副委任必綽有端緒然後奏聞待報回京

勅天下朝覲官員

丘　濬大學士

朕惟　祖宗受天命爲民牧而以天下生民付於朕朕受　祖宗命一人不能獨治而以天下生民付爾司府州縣之官俾代朕分治茲當三年朝覲之期爾兩京畿十三藩服若布政司若按察司若府州縣若運鹽牧馬諸司各述所職來朝京師其中固有恪勤官守克稱任用者矣然疲老不勝任貪殘爲民害者亦往往有之已令所司愼加簡斥而廷臣尤交章奏劾必欲悉寘爾等於理朕念人才難得豈宜求全責備特用寬宥俾各歸舊任以圖後功爾等宜省愆思

過盡心效力緖續往政之善釐正前事之失而又推求當務之急而次第行之惜民之力而不輕勞惜民之財而無浪費惜民之命而不輒肆殘害心心乎爲國念念在乎民事事關乎心務使人人各得其所則爾等受朝廷之命爲無負而朕於　祖宗付託之命亦不忝矣顧不避歟雖爾等職任有大小地方有廣狹政務有繁簡然皆能服膺朕言以爲官箴而行之毋斁則名位不患其不崇家計不患其不立苟食焉而怠其事又從而盜若貨器戕其人民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尚相與儆戒之哉故諭

勅東廠總督官校體訪行事太監

丘　濬大學士

朕前勅爾總督官校體訪行事然一人耳目有限而官校不能人人皆體爾心其中多有故違原奉勅書內事理親耳目於戮翻之人張威勢以營私家之計報復私仇巧索財物往往捏陷平人使其無罪而就死地亡身破家含冤抱恨於九泉之下用是感傷天地和氣虧損朝廷至仁誰之咎歟今特勅爾嚴加戒諭所督官校一應小節細故及曖昧疑似難明之事不許搜索必須大有關係依爾所原奉勅內事理得其眞實的確然後舉發即將其人當日送官有見獲

之贓并送該追者具數送官追理在未出官之前不許執於私家幷寓舖寺廟中用夾棍腦箍等刑非法拷打逼勒招認追索仍不許用言恐嚇刼制不使翻異及將所得之贓分收入已中間有聲冤調問會審者亦不許暗使同黨之人在外浮言游說以疑惑人心使不敢平反若其人果有冤抑緝事者非因私憾別情故致其罪情可矜疑奏聞輕減釋放其原緝官校經該官吏一切不問若是既經會問其人聲冤不已訪察得出果有人在中把持其原問官吏坐以故入人罪律從重論原緝官校依爾原奉勅內事理不赦嗚呼人命關天明有國法幽有天譴可不畏哉爾乃朝廷親信腹心之臣當爲國家惜人命弭災殃尚體朕心毋忽毋怠

勑法司官　　丘　濬大學士

朕惟刑獄一事人命所關上以傷天和而召災致沴下以失人心而起釁孳亂皆由乎此比者災異疊見殆無虛月意者刑罰多有不中而緝事捕盜官嚴加戒諭所督官校不許信任小人槮求人家曖昧陰私疑似形跡興起重獄眞人于死地濫有冤抑爾法司調問會審時若其人情實有可矜疑緝者無有私憾別情其緝事官校經該官吏一切不問爾等法司官宜體朕心留心獄事今後各衙門見監罪因可以死可以無死及體訪緝捕連逮事情似乎有又似乎無調問會審之際對衆引證折辨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毋枸於成案處原官犯故入人罪之條無忧夫後患恐緝事者有他日中傷之禍恐言官埋曲法徇情異時若有朋奸陰相搆擬陷害爾者明白指名具實以聞朕必不輕貸嗚呼人命關天死者不可復生明則有官刑幽則有天譴可不畏哉爾等讀書明理爲朕典司刑獄當爲國家惜人命弭災傷以壽國脉尚愼之念之毋怠

南郊赦書　　張九齡丞相

朕獲主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昃毋不敢康觀書乙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毋思至理或遠人勿率或嗣歲不登淳朴未還揚厲斯在爲人上而懇德奉天明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丘備禮將俟於升平今宗廟降靈克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太和麟鳳龜龍玄符黃瑞之祉蠻夷戎狄梯山航海之琛莫不日月以聞道路相屬顧惟不德當茲休運欽若昭報疇咨故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吉日追崇九廟採必先於曾經稽肆類於虞典爰因長至欽紹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豈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下之澤可大赦天下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承天命躬傳大寶恭惟累祖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羣公舊勳不二之力永言繫賴其敢忘之自武德已來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人故而亡官實封子孫淪屈者所由勘責具狀以聞存者可籌其官榮逝者當錄其微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少保大學士張四維誥命　王弘誨 禮部尚書

朕肇稱嘉禮晉號慈闈爰敷慶於明廷肆疇庸於秘殿睠予良弼茂殫純忠望切台衡猷釐百工而熙帝載位隆宰輔咸一德以承天休寵數宜先倚毗斯稱咨爾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某命世英賢匡時名佐沉涵卓識該皇帝王伯之猷奧學高文追謨訓風雅之烈自昔翺翔玉署以至供奉金華制作多一家之言開陳悉三典之蘊徧儀法從周踐清塗眷注久屬于先皇簡在聿勤于初服爰從南省入踐中台同摠軍國之籌並設樞筦之重爾則忠

可以任大事道足以覺斯民當國家閑暇之時基夙夜宥密之命平章庶政則房杜之謀斷相資明哉冲人則旦奭之師保有合使漢文煥乎其可述而周道鬱然其復興維時中外乂安之功悉爾左右弼丞之啟佑茲典禮尤藉宣勞肆晉位于孤卿仍升銜于殿學丕延世賞載霈恩綸茲特進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堯舜之隆疇咨宅揆商周之盛夢卜求賢緊明良一德之孚應貞元千古之運朕方得人共治喜起交魚水之歡卿尚遇主紓忠溶歌嗣鳳梧之響欽哉

東閣大學士申時行誥命　王弘誨 禮部尚書

朕尊親致孝徽稱特薦于慈闈錫類推仁寵數先加於近弼矧茲新忝之任寔惟舊德之良屬柄用之方殷宜眷懷之示異茂揚休命敷告在庭咨爾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某道負天民才兼王佐有濟世之謀畧而涵養皆醇有華國之文章而學術尤正起自殿廷之首唱蔚爲翰苑之名流歷事三朝咸有一德校書秘閣典墳歲效于編摩進講經筵道德日親于啓沃翺翔重地溶歷華階常供奉于燕閒殫勤勞于夙夜綰院章而裁史局直筆彌彰宅詹

尹而典文衡得人爲盛眷客崇東朝之望秩宗副南宥之榮比會推于羣寮遂升擢於少宰識懸明鑒綜國典以詔王節秉素絲贊天官而臻治乃者嘉績之可成時會慶禮之甫成是用陟之晉徐加諸相位俾參紫樞之務晉聯黃閣之班雖獨斷自朕衷實允諸大僉衆弁稽功載申布贊書茲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惟帝賚予而夢弼將康兆民以正四方故岳降神而生申乃保萬邦而闢四國爾尚思至難得者君臣之遇至難成者德業之隆其克勵於明時庶有辭於永世

諭孫顏三衛屬夷檄　　鄧宗齡　檢討

告諭孫顏諸衛爾諸夷忘我　國家之大德乎昔乃
祖元良哈之衆掠韃靼不獲寧宇被苦蓋蒙棘荊以
來歸我　國家誓爲不叛之臣我　高皇帝憐其窮
設孫顏福餘泰寧三衛居之爵其酋使部若衆爲國
外屏是我　高皇帝之有大造于爾諸夷也已又有
二于我　國家懾于　文皇帝之天威而後來朝
文皇帝嘉與自新赦前故弗誅令得歲再貢率衆衛
邊如故暨我　列祖世世爵爾歲時賞賚款宴不絕
爾諸夷之獲寧居此土誰之賜也乃比者陽爲我設

守而陰伺動靜以外授青把都土蠻兩虜道誘兩虜
入寇利令其掠虜將有所斷輒謬言其地以佐我是
名爲中國臣而實寇也國家所以疏若爵錫之近壞
此亦惟是兩虜之匪茹將捍禦是賴豈其來也而因
以導之今　皇帝神聖威武化洽四賓辮髮貫骨之
長雕題鑿齒之國靡不屈首受事交臂請和烏謂世
世蒙德受爵者乃反自外懷二心哉爾自許日夕爲
兩虜間諜所得分掠幾何其以階大禍也我　國家
士馬精彊畫臣如雲飛將如雨戈戟所指無不披靡
即如邇者南俘滇寇北馘遼夷爾不聞乎爾諸夷還
徒計卒不足以當中國一大屬縣有如　皇帝一旦
赫然震怒張吾六師奮其弓矢以武臨之於戚爾何
有夫不仰思前德之如彼俯計後患之如此而狠計
尺寸之獲以掩先義何悖謬也廷臣議者咸言爾諸
夷戚德助寇不革薙而猶獮之禍且未厭　皇帝念
爾諸夷世效職貢於中國不忍舉素所封殖之屬而
殲之是用下尺牒諭爾冀爾或者悔過之延而有悛
心其秉忠衛國祗率爾先人遺義猶得徼福于我
文皇帝以不爾誅若復懷詐導虜如初　國家則發
大兵穴勦爾噬臍何及檄到其熟計自艾無忽

擬遼東守臣諭兩關屬夷檄館課　林承芳 編脩

陛下御極十有六年德翔威暢外輯內寧　廟堂裕
制勝之猷邊鄙絕窺伺之釁凡在照臨罔不歸命是
故東南西北夷虜酋長喁喁然嚮風慕義稽首來享
交臂受事此爾等屬夷所共知也邇者二奴之子那
林孛羅猖戈首亂與王台之孫歹商爲難聲言報怨
犯我開原爾等豈欲構禍耶夫我開原實爲遼陽肘
腋兩關部落撫循之日久矣固宜內外輯睦永固藩
籬乃鷙悍不常搆結三衛掠我東鄙惟海西王台奉
我約束白收二奴制建州東夷不得連合北虜爲我

邊患益世效忠順焉王台既沒那林孛羅不知順逆
之辨甘爲賊逆糾合西虜結謀酋婦溫姐及猛骨孛
羅康古陸爲內應帶領達子等四五千騎攻圍歹商
傘其莊畜我軍出關援救射死傷官軍七名官馬十
六疋酋衆逃散擒獲康古陸救存夷屬男婦八百名
夫孛酋此舉固以報復歹商奪取海西爲號不思海
西爲我藩籬開原爲我內地撤我藩籬擾我內地以
此觀之意非徒復歹商明矣叛逆之罪上通于天問
罪興師名之爲應討爾區區之衆不能當中國萬一
幕府奉　陛下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鐵騎千羣
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雷霆虎步直擣
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
滅者哉惟我　陛下寬仁覆載德在好生幕府銜奉
國威志存止亂特先飛檄示爾從違二奴孽子康古
陸元惡大憝必當誅夷溫姐既放還姑宥之以釋歹
商骨肉之兵端猛骨孛羅革去龍虎將軍歲額撫賞
以爲背叛者之戒至於枝葉流皆非　詔書所特禽
薙其撫治之如初夫從逆爲禍從順爲福其趨不同
判若黑白試爲爾等計爲逆而甘禍孰與轉禍而爲
福乎且觀今日王台之孫二奴之子其初均受國恩

今王台之孫以忠順受世賞二奴之子以萌逆遭斁
戮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順逆之分不得不然
爾等目擊耳聞其悉改心易慮去逆即順以從　天
子明命苟或恃厥梟獍懷抱疑貳則天兵所指殲在
討除必盡殺乃止爾等其脉脉思之毋狐疑猶豫以
貽後悔

平哱拜露布　葉夢熊

伏以　世際雍熙六合仰同文之化　時當亨泰九
邊慴耀武之風曾天來王帛以趨蹌誰甘後至極塞
見貫匈之伺囪敢不先馳雖　聖人不殺爲威　穆
穆垂衣而治乃天下不言而喻嗥嗥鼓腹以遊或不
得已而用兵惟誅不義亦間有時而撻伐務在安民
恭惟　皇帝陛下　德超千古　恩洽八紘　日月
同明益益豈能逃照　雷霆並烈魑魅那敢潛形以
故內治敉寧潢池之警不作外攘修舉老上之庭已
空惟茲寧夏建　玉節以控臨寔　祖宗制馭之成

憲衍　天潢以彈壓頗　世代封守之宏猷宋室以
前淪爲元昊故穴正德之際變成安化妖氛近歷
熙朝稱爲樂土詎意哱拜哱承恩生長胡地狠性難
馴劉東暘許朝王文秀結約陰謀弒兇愈肆殺憲臣
以起難奪　敕印以憑陵刼庫放囚何所顧忌招夷
納叛共結誓盟擅置職官頒布衛所要地播傳諭檄
傾搖關隴恐民殘辱紳衿拘囚　世子過勒附已少
有抗者立見分屍強抑從姦一不順者致令剖腹金
帛子女盡輸沙漠厚招蛇豕之羣甲馬戈矛共助天
驕薄送韓盧之技句吉囊撦力之衆深入郊原調山

後套中之夷燒截糧道寧夏爲家長安爲國欲嘘胡
元之死灰哱氏稱帝劉氏稱王將據漢唐之故址此
其志不在小何止宋江之強誅出非常不異祿山之
僭加之連雲堞雉亙資猛虎之嵎環月池壕益護封
狐之穴慨七旬未格尚費誅鉏而六月興師竟難攻
取惟伏　聖明剛斷　賜劍以震天威　廟畫淵微
決策以收全勝總督尚書魏學曾竭智殫忠復回衛
所四十餘處困賊退虜安全堡寨幾萬餘家寧夏延
撫朱正色親冒矢石而展臂生風監軍御史梅國禎
身任戎行而揮戈起日提督總兵李如松與虜對敵

斬首一百三十級虜謀絕而大勢成始末皆其首功
寧夏總兵蕭如薰固守平虜相持者數月賊氣沮而
根本定卒制尤多勝算副總兵麻貴城下石溝之戰
先後出奇總副參遊牛秉忠劉承嗣李昫王通何崇
德王國柱楊文馬孔英李如樟李寧等轉戰防守之
功措據極苦游擊臨司楊時寧馬鳴鑾蔡可賢碩其
志張李思相與分猷之功經理爲勞兵部主事趙夢
麟倡始籌畫之方先收奇策遼晉宣大之驍將畢陳
浙湖川貴之健卒咸至合四鎮之主客列犄角於東
西衽金浴鐵之夫雖百折而不回斬將搴旗之雄介

萬人而同志旌旗影動賀闌雲嶂總如龍劍戟光浮
河水晴波堪絢絲臨衡動地何有堅城疊架自天應
無唆坂檻中猿猱心怵刀砧鼎内雞雛寬飛湯火九
月初八日闢城自獻將士先登息聽楚歌知重圍之
難解回看漢幟驚故壘之俱殘乃賑瘡痍并收骸骼
人心一動如水建瓴衆志旣歸猶獸走壙隨於十六
日羣酋互殺刼氣遂終懸東賜許王之首於城隅閒
哼拜承恩於窟内救焚絶爐芟草求根承恩生擒哼
拜就戮擧家百口付之烈炬眞奠千衆伏於鋼刀勢
如雷霆功收瀉刻乃嚴焚林之禁益溥解網之仁蔡

人仰吾人直披肝膽吳地仰我地何隔藩籬道有壺
漿　王師至止兵不血刃　帝德旁敷萬戸生靈喜
漢官之再覩兩河父老須舜日之重逢顯行劉闢之
誅不負靈旗之西指謹角呂嘉之戮急趨驛騎之東
馳　神武丕揚九邊側目者爲之喪魄　聲教洋溢
四方率服者自爾承休從茲武庫韜戈戎亭撤堠奏
鐃歌而祀　清廟稱萬年而御　軒圖臣夢熊惟以
丹心矢日賊不滅則刎頸爲期詎知　玄鑒私衷幸
底績而據鼎可免侍　皇猷之遠暢而佛亂削平擧世難忘　帝力愧
敌忠之未盡而羣謀畢集小臣敢竊　天功臣不勝欣忭之至爲此專差指揮張觀謹奉露布以聞

嶺西大捷露布

姚岳祥 庶吉士

切惟春秋大一統道在同仁　天子守四夷威惟不
殺顧遏亂畧者利用武而芟寇暴者實爲民惟我熈
朝式宏明化西北之腥羶旣掃東南之醜類咸歸自
甌駱以至交趾日南莫不傾心效順由閩粤以及桂
林象郡悉皆稽首遵王茀茲嶺嶠之區猶雜蠻夷之
種昔尉佗爲七郡長漢文帝馳一价之使僅爾羈縻
曁何眞以全境來我　高皇僩萬里之窮曲從全活
遂使無知餘落日蕃衍於蕉林荔浦之間轉加相煽
爲奸羣角逐於木兵竹馬之技重以亡命誘其逞兇

大則刼邑攻城小則焚鄉掠市據羅旁各峒之險自
矜天造地設以來當嶺西一道之衝不啻水深火熱
爲甚毒流下土罪聞　上天方投其憤之人心更値
告終之運九天赫怒重命與師大義霜嚴責臣以
勵勦之績弘謨日渙授臣以方畧之宜期於一舉蕩
平必使萬民鼓舞臣自膺成命日夕兢惶爰相事機
始終周悉謹督諸藩臬將領集挽弓之衆而三令五
申誓戒乎南北東西嚴信地之防而肆征夾剿提兵
徑進仰巢力攻然我之熊旗雖臨而彼之狼星猶燦
殫力於堅壁之守希心爲逸檻之崙迨朕進詖益嚴

萬軍齊奮仗王猶之允塞算策無遺將神武之奮揚誅鋤殆盡一戰而擒渠率再戰而核重營勢若建瓴威如破竹自去歲一陽迄于暮春之半允四閱月而羣殲從我朝累業洎乎今日之隆餘二百年而諸兇一洗計破巢則五百六十語斬虜則四萬二千餘海洗戈雲旗龍蛇之陣珠江歸馬月臨草木之兵上紓宵旰之憂下雪神人之憤謳歌載道砧杵萬家昔虞舜有苗之師尚待七旬始格乃商宗鬼方之績亦必三年而成試即古以擬今殆齊驅而並駕自嶺海數百年用兵以來誠未有若茲之盛者師出萬全宜傳宣於四海功成一怒實稱快於萬方

終

嶺南文獻卷之二目錄

明蘄陽張邦翼　輯

頌類

龍池聖德頌　張九齡唐丞相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必見意於休徵不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曰專精道周萬物者其神充功濟生人者其祥大粤若古始肇有君臣巢燧之前寂寞無紀書契而後煥炳可觀若乃鬼神睢盱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昊氏將遐其德則河爲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茹

將不耕稼器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爲之雨粟蚩尤不道炎帝不制銅鐵鑄兵豺狼横厲而軒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爲之降玄女洪水方割下人昬墊堯德莫能弭其災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底其績則洛爲之出書自茲以還殆三千歲矣其間水火更王雲物告符有若狼銜鈎魚躍舟素靈哭黄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慙武善未盡漢道既雜魏方亦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爲興王之兆則未有錫眞符聖受明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盛者焉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卜居之

舊邸京師爽塏之所旁無竇澤中勿濫泉非常而靈液涓流無幾而神池浸廣榮光休氣若煙若雲所未嘗有則此之出清可以鑑而深不見底鱗介瑰詭於物其中時莫知其所然日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識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淄始封也邸第在焉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其以是永命我唐圖象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成敗有時而否至理無代而亡固在乎大聖之生乘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將順成功自古之啓佑也如彼克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也如此初中

宗韋氏后黨窺隙大盜狃於得志群慝起而擅權若綴旒然當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或不協則我祖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上感之提劒而起雷霆一奮祅沴以清内難既夷外虞有謐推戴大上照臨萬邦實天之爲與人更始系皇統維乾綱决絃補壞蕩瑕滌穢而乃闕典咸備舊章悉舉處窮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衆庶爲之一變然後返華僞於朴還澆漓於淳以大道爲原以至仁爲根動推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介福故不在於刑罰不在於禱請大造裁成玄猷允

寔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太山起雲無遠不徧雖
昆虫草木與蠻陌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羊
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又况於衣冠華夏禮樂家邦
而不刑於斯須不久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
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於
穆緝熙至於太和莫不允若體律天地之大事出皇
王之表豈拳跽曲拳盡禮極力將用彥聖不啻其口
所能稱頌於吾君所可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
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奉人此誠有元則欽明
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祗齋秉靈慶以屬之神化以答

之與[illegible]相明其徵乃著絲綸先兆非爲信歟由是言
之德大者人合符者聖而差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
乎哉至如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旁通
上者貴中之精於金符王水者普利之物於土爲配
苟膺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爲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
亦以阜育萃化發揮茂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
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代六
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褒信
郡王璆等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詣
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

一德是建太階既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爲大
雖莫能名皇王之錫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
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不敏敢獻頌曰
茫茫元昊載凝載薄在帝庖犧繼天而作浩浩洪水
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王是膺
湯武巳下夫何足徵
右元命
於鑠巨唐乘運而起纘禹之迹系堯之紀五聖在天
丕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
明明穆穆天子之表

右聖德
倬彼東井昭章于天沉精降液下爲靈泉靈泉有泚
其深無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
洪源滂規實天之啓
右靈泉
濯濯靈泉洞冥皇祇滋液流行化爲神池曰止曰行
惟聖之作匪鱣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
天眼有見曾是不涸
右神池
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包如雲之簇潛龍在下

瞻烏斯屋兆去其吉周爰咨詢旣契我龜又叶我人
鎬雖舊京其命維新

右休氣

蜿蜿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恍惚噴雲沃日告帝之符
其儀孔吉或潛于泉或見于田與時順動亦應乎天
克配我皇無得稱焉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張九齡 唐丞相

臣聞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天之所生類不可絕嘗有
拓境若矣而固也爲患或有款塞者矣必也無親是
以古之哲王嚮其若此則限以荒服斷非純臣不貢
不王武功居後不庭不幸文德是先三代所以直道
百蠻所以向化迨乎春秋之衰諸侯以力征伐自出
戎心大啓諜夏亂華干盟偪好王綱弛而若綴天道
厭而將革則有強能擾劫暴惡交侵雖雜覇之無成
亦反經之所取其負力者乃塹山堙谷盡境而築長
城其黷武者則輓粟飛芻窮兵以耗中國又失於下

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畧之不恢殆千餘載矣夫有其
處而無豫思其患而不圖所謂能國將安貴聖物豈
務否道非固窮鑑之者昊天救之者英主玄命陰騭
畀付神武我太宗一戎衣而大定我皇帝再受命而
太平不是古而務文不非今而忘戰以時變而消息
凡與天而合符日月之所照臨陰陽之所陶冶凡有
在地莫不稟朔而東夏郡縣北際山戎先是四十年
侵軼數百里自玆氣奪數以病告旣威讓之不恭且
力制之不可或覇或否爲虺爲蛇幽鄣未遑以滅烽
遊城安得而弛柝贖日持久兵連禍挐率由事邊是

無何歲二十二年春乃命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中丞幽州長史張守珪將中軍都督諸鎮雄名先路夷裔生風載馳信臣繼發精卒戒嚴有赫張皇若神公卿大夫未始測也將校部曲亦莫知也皇帝方日靖以慮之乾綱以斷之初決策於九重已收功於萬里矣二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中貴將命元戎受律三軍疾雷於非時二庭喪膽於非意欲遁則衆潰不保欲拒則兵鋒莫當因而僞降幸且紓禍遽圖反覆將肆鴟張覬覦先人豈伊負我以間諜而情得乘倚携而討從或奇兵以掌或厚利以啗無何變作果自族誅

兇元惡首鬼惑神誘假天威而無前覆鳥巢而何有於是諸部大駭卒衆復歸責以不義之尤捨其不臣之罪既服即序有威且懷載籍以來罔未之見也昔我睿祖取句驪於拾遺今茲聖謀易林胡於反掌獻功有續後嗣無忘百王所廢之勳四夷未賓之俗自我底定巍乎登皇其若此也於是彼節使與羣帥因東師之凱旋離而族談合而公議以爲主上憫一隅之苦垂不代之略以討易戰以信去兵神斷自天虜平不日且軍未血刃敵免胥原密承無方之謀坐致不陣之捷有征無戰即王者之師斂而不彰美於吾君得無臣子之罪不表聖於帝載曷稱文武之時方率其屬至於闕請帝三讓德而曰俞哉夫曲成萬類者天爲而不有下濟兆庶者聖成而不居物無謝生於天雖云至道人無歸功於聖何以最靈雖無已無名所宜絕於言象而惟忠與義固不廢於頌述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又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其此之謂也臣再拜頓首敢獻頌曰

赫赫天威兮被遐荒蠢茲山戎兮不來王命南仲兮整六師出幽陵兮轥九夷蹴赤山兮蕩滄海弔無告兮伐有罪徒不勤兮車不殆虜震驚兮兵氣倍昔負

固兮今安在魁自殲兮裔既平謀既集兮聖自明我不戰兮獻戎捷伊厥後兮揚天聲

皇都大一統頌有序　鄭　林主事

永樂十八年冬北京宮殿造成明年春正月甲子朔　皇上祗率羣臣告于　天地廟社御明堂受萬方朝賀華夷一統基業萬年神人胥慶頌聲交作臣草茅下士詞章末流言不足以美　盛德之形容而不勝螻蟻微衷謹譔四百一十六字爲　皇都大一統頌拜手稽首俯伏以獻其詞曰

天作神京山河鞏固　聖皇宅之永隆寶祚　大明啓運定鼎金陵　皇上繼統冊營北京維彼金陵俯

臨淮甸　龍飛渡江洪基肇建維此北京冀域堯封龍潛舊邸王氣所鍾昔在　太祖心存北顧允惟聖皇是俯是付　聖皇文武謨烈祗承聿追來孝聿覲厥成歲在丁酉星中營室正于四方元龜告吉工師効力山川獻材四方和會庶民子來爰法天經爰因地義斷自　宸衷率由舊制廼營三殿三殿堂堂乃立九門九門將將廼築圜丘廼除方澤　父天毋地于焉昭格廼嚴　廟社廼定市朝規模位置秩焉有條　龍樓中屹　鳳闕前峙禁城萬雉邦畿千里廼廊阿閣玉戶金鋪煒然壯觀偉矣宏模府第星羅廬井櫛比萬景一新兩京聯麗歲在辛丑告厥成功元日甲子　帝御九重虎衛嚴宵鷄人報曉雨露頒恩絲綸下詔萬國執玉八蠻貢琛華夷一統臣民同心洪惟　聖皇與天合德營此北京象彼北極維北有極環拱衆星維北有京包舉八維洪惟　聖皇德備神武郡縣南交衣冠北虜洪惟　聖皇德備聖文六合爲家一視同仁拜手稽首　聖皇萬壽與天同長與地同久拜手稽首　聖皇萬年傳厚配地高明配天日月貞明山河帶礪　聖子神孫本支百世簡編有紀金石宜鐫臣作頌章永世其傳

河清頌　陳璉 禮部郎中

永樂二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山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先是榮光燭天條焉消散淵然澂澈尋而淪漪晃漾色具五采或如金芝翠羽黃龍丹鳳文藻花卉形狀萬千或沉或浮或聚或散既而澄清可鑑毛髮來游觀者莫不嗟異以為　國家大瑞至明年三月十有八日始復其舊臣聞河源出自崐崘夏禹治水時嘗疏導之厥後代見澄澈然與圖分裂未足以當天地嘉應我　皇明統一寰宇崐崘蔥嶺率在化内　今上皇帝嗣承大業仁洽德流光被四表

包尸海隅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大休於是天用彰報　聖德來此嘉徵太平之應實在今日是宜形諸歌頌紀于　國典傳示無疆臣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河出崐崘經緯天文莫窮源兮一氣混合溶溶沄沄浩無垠兮龍門礦石神禹所闢應不攻兮黃流駭奔沃日噴雲東注海兮天啓　聖明乾清坤寧來休徵兮河伯效靈河流變清昭太平兮既白既玄或清或冊孰能致兮淵澂若鏡動植交映何詭異兮於此考祥卑自故常孰克當兮睠茲河津瑞應昌辰塞榮光兮來游來觀懽忭鼓舞歌　聖德兮陳詩頌美獻于天子示無極兮

獻　英宗修文頌　陳政 副使

聖皇受天明命九有為家龍飛八載歲登時和玉帛駢臻乎内外聲教漸敷乎幽遐於是咨諏群下思慈大勳謂萬方既息於武事治道攸係於斯文乃命司空俾營辟雍工役樂趨如水斯東鳩工萃材如山斯崇塗塈黝堊以垣以墉棟楹榱桷以斲以礱有翼門堂有秩殿廡學舍黌宮庖厨廩庫靡不整飾靡不修舉是乃道化之是崇夫豈土木之是務哉宜夫徹百度而一新不彌時而成功厥功告成有愉　聖容於是禮官戒儀星官諏日虎賁先後公孫裹翼翠華其

颺鑾鑣有鶴馭鳳輦驂龍驟屆　九重之至尊垂天顏於咫尺于焉以臨有皇斯赫衮冠煥以精采文風穆其洋溢太平有儀禮文孔彰籩俎房敦尊罍將將胥庸鞉磬簫管喤喤　先聖先師來格來享禮行曰既爰登斯堂我　皇穆穆載雍載莊尊師儒於几席詢治道之大綱易原造化書遡虞唐詩與善以創惡春秋抑伯而尊王禮謹節文委曲周詳蓋經以載道道以出治故必研諸心會諸理求其端稽其事使隱微由是而著幽賾由之而彰億萬人斯于樂洋洋猗歟休哉千載之光是皆　聖樂之崇緩而本乎一

德之孚揚也且夫人生一身萬化之本雖講學行禮於一時極天下四海而歸仰五教本帝舜而命契敷斯道在箕子而武王訪用是位高而名尊德溥而化廣華夷以之率俾人民以之寖明古今君明臣良聖作物睹體帝舜之敷敎朝武王之訪道豈不大與于斯文哉抑亦有光于 聖祖也由是觀之存心乎道者治必興有志乎治者功必成故必宅心乎勤謹運德乎剛明書曰不易耳目百度惟貞易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是以麒麟感和氣而游鳳凰應朝陽而鳴登薦乎廟堂充滿乎朝廷以亮天工以宣禮樂以和

民情覃休光于海隅被至德于群生諸福是來百祿是膺 皇圖鞏固四海永清是用作頌被諸歌聲形容盛德垂千萬齡

郊祀瑞應頌幷序　　祁　順 布政使

天眷 皇明開億萬載太平之業自 太祖高皇帝垂統以來 聖聖相承懋昭丕績我 皇上嗣膺寶曆益光前休妙選一心亭毒庶類敬天勤民兢惕靡寧於是中外攸同嘉禎駢集凡有舉動天必應之乃成化六年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先期集百司告以戒誓遂 御齋宮端祓惟謹戊子駕適天壇風恬日煦物象舒暢至夜半碧空無雲星斗明徹 皇上袞冕執圭對越于天公卿百執事罔敢弗飭庶物豐潔精誠感孚上下人神踴躍懽慶是夕有甘露降于

壇中松柏枝柯凝泫一色湛湛瀼瀼瑩白甘美衆觀而異之咸謂天心昭報神速如此臣聞先王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天不愛其道而甘露降焉孝經援神契曰德極于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鶡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晉書亦以甘露為仁澤瑞應圖又以為王者施德惠之應欽惟 皇上稟至聖之德宏 祖宗之烈作配天地主統百靈禮樂脩明中和推極榮光休氣薰漬有年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陶於仁厚之澤然而 聖心精厲無間始終事神治人久而彌篤是

以　上帝降釐玄化休贊甘露之降不于他日而于
郊祀之時不在他所而在圜丘之內非　聖德動天
何以臻此經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禮行于郊
而百神受職焉以今觀之信不誣矣臣備職朝行躬
逢嘉瑞鋪敭之什不宜以疎儆休歆謹拜手稽首以
爲頌曰
於穆　聖皇輯和萬邦登三邁五超軼漢唐仁洽幽
明德格天地曷將其衷有赦祀事維歲庚寅維時孟
春禋于南郊大祀禮文　龍駕肅臨乾坤增耀兵衛
分羅臣工奔趍我　皇將事登陟有儀凡預祼將誰

敢是持雅樂鳴空燎光飛電牢醴具陳玉帛交薦芳
馨騰達夜景昭融百神在天有感必通日君月妃嶽
祇川后煥赫棽麗如屆左右神之格只獻嘏綂祥甘
露夜零天乳垂光宻綴紛霏溥松泫栢銀珠玉液瑩
然一色甘流潤滴精素凝脂濃麗鮮華不隨日晞臣
民聚觀且豈且挹天酒如飴神漿如蜜適期而至匪
後匪先布瑞天壇夫豈偶然其瑞伊何郊祀之應何
以召之　皇心之敬金莖玉掌寶甕冊丘以彼方玆
宵壤不侔大禮肯成中外忻豫　皇天申命永錫帝
祚申命無疆配命弗忘　聖壽萬年地久天長申命
無已受命不替　聖子神孫永奠四海四海治平禎
祥疊生洪化如　天啟佑大明

瑞應白兎應制頌有序　方獻夫大學士

嘉靖壬辰冬十有一月南至　聖天子將躬
享郊丘西川撫臣獻白兎適至得之夔州府
梁山縣蟠龍嶺臣謹按瑞應圖曰王者恩加
耆老則白兎見臣有以知今日之獻實爲王
者之祥而瑞應之原固未可以常瑞論也九
物之卓異希奇者皆可言瑞奇而得其正又
瑞之尤者也兎於星禽屬月乃大陰之精而
白則西方之正色以是表瑞非奇而正者乎
我　皇上法天弘化本乎心德制禮作樂坐

致太平校功比效則皆卓然之奇績諏經訂
古則皆粹然之正典休徵時降依類託喻上
天純佑昭然甚明臣贊襄無能揄揚莫旣謹
倣漢樂歌拜手稽首獻頌曰
白兎來降西極毓陰精凝素質絕其羣應有德白兎
來嶺蟠龍秉金行旺卯宮龍爲友靈秀同白兎來時
哉游迎紀元歲一週日迎長亨泰丘白兎來薦清廟
歡慈極昭　聖孝月重輪前星耀白兎來馴靈囿烱
企聆驥玉首舞簫韶先百獸白兎來靈貺顯天輔德
皇撝謙拜稽首於萬年

平交頌

李時行 主事

皇帝御極之十有五年會有安南黎氏逋播臣詭辭
奏曰臣黎氏之嫡胤椅　宣皇帝錫爵給印傳國至
今不幸丁祚中衰有叛逆莫登庸者篡奪爵土臣竄
伏草莽流離罔依　陛下為萬邦華夷之主治亂持
危惟威靈是庇於是　天子震怒以為今天下溥海
內外罔不臣服惟茲安南不庭垂二十餘歲允若茲
奏厥惟稱亂征其曷已迺命兵部左侍郎蔡經安遠
侯柳珣宣猷畫策以圖大舉登庸聞之悚慄奉表稱
曰臣先臣黎氏之陪隸黎氏弍微臣迺廷芟除奸宄僅

有寧宇迺黎氏夭絕屬籍之辰解珮印而付之臣曰
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　命以聽所立臣上畏　天
威恐罹辟避國人擁臣立之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
印五年耄倦于勤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夫黎氏
不請而屬諸臣臣又不請而屬諸臣之子罪復何逃
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登錄獻惟　陛下處分
天子覽奏若曰嗟爾臣工惟茲登庸豈其挾詐以緩
我師盍往詰諸乃命兵部尚書毛伯溫節制六省咸
寧侯仇鸞都統諸軍勅曰聽以軍往違則征之惟是
毛仇柳蔡諸臣會合兩省官僚計議乃勒兩廣勁上

復分為三軍赫赫　天威雷令飈馳登庸聞之益恐
益懼懔以降請乃啟鎮南之關奠　龍輿抗黃幄登
庸徒跣四首白組繫頸稽顙來降稱曰臣共順之情
剖心難明惟　陛下憐而察之戮之惟命貸而放之
惟命若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黎氏所侵四峒地遺
從子文明表獻轅門僉謂登庸畏威懷德知命效順
厥衷無偽宜受其降為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
狀聞　天子以為黎氏守職無狀循至夭絕天實厭
之登庸宣力比戶按堵我氓賴有寧宇者十餘禩孚
嘉厥勩其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登庸為都統

使　詔下交人鼓舞曰　天子不殄遺吾民罔殘以
兵俾獲胥匡以生咸呼萬歲諸軍遂解嚴某竊伏草
莽樂覩厥成乃述其事而頌之曰維　皇纘服君臨
萬方夷戎蠻狄莫不來王奉貢獻琛秉虔肅將守典
承休歷祚彌長蠢爾交人攖棼自構罔罪興師法宜
罔宥張皇六師是圖是究將彼貔貅眉茲鼠竇登庸
大懼服臯輸誠　帝慮懷詐以緩我兵選將練卒鍛
戈脩轄轅門肅穆鞫詰夷情登庸彷徨匍匐稽首繫
帛來降蓬跣皇救生殺惟命懔祈天覆遣子文明望
闕奔奏　帝心惻惻迺哉天戈爰革爵號用釐僭訛

置都統使臣職俾和交人懽躍載嚬載歌惟茲交州
蕞爾小腆陳氏承之惕威內嚮　皇祖開基奉賓獻
贄嘉彼恭誠舊疆不殄季犛肆叛殲于　文皇郡縣
其地作我藩疆黎利不逞竊伏跳梁　宣廟弘度大
廓包荒其在于今莫承黎嗣請罪　天朝惟法所裁
威制恩涵式歸于義大造同春於物罔棄交人按堵
幹止乃寧天討不試輯我生靈聲聞八表如雷如霆
凡此荒服來享來庭寓內恬熙邊鄙不聳北辰永奠
衆星咸拱文效忠良武懷義勇於萬斯年　皇圖是
賛

秋防無警頌有序　李學一提學副使

竊惟蠻夷猾夏自古為常往城于方先王所重故虞
廷有有苗之師而成周興六月之旅蓋古先帝王不
恃夷狄之不來而恃吾有以待其來爾然而漢唐而
下被害最深者何也大都窮征遠討者啓報復之釁
懦弱不振者召侵凌之患其詳不足述已我朝　列
聖相承重熙累洽制馭之術遠過漢唐其間醜虜竊
發雖曰無常然而隨起隨滅國威不損則亦何害同
符帝王也恭惟　皇上德合重玄誠孚九壤　践祚
之始匪茹之虜猶肆猖狂今則懷德畏威陸梁不作

故今秋高馬茁而烽燧罔驚是豈邊防將領所能讋
懾而屈服之哉蓋由我　皇上聖化日新神威遠被
是以夷狄為之效順耳然則我　皇上謂非德冠三
王而功高五帝者耶昔唐室之平淮西特中華之寇
耳而詞臣猶誇詡揄揚以彰盛美今我　皇上覆冒
華夷干戈不試其功之大小何如也而揄揚之典顧
獨闕焉愚竊恧之於是乃稽首以作頌曰
明明我后恭己垂裳文德以洽武烈以張念茲醜虜
夙肆跳梁命將分符脩我疆埸明明我后志在匡攘
匪以黷武惟固隄防於時將帥既武且良有威如雷

有令如霜惟茲群醜震聾不遑望風遠遁莫敢倔強
戎壘巍巍河流湯湯居民安堵樂我耕桑鴻鴈載歌
民用以昌明明我　后德配虞黃德配虞黃四夷來
王於萬斯年　宗社永康

燈頌　　區大樞

重明佐麗永夕須炔九枝燜爆七寶崔嵬燭龍掩照
冬雪辭皚深宮嚮息萬幾攸該何其問夜東方未晐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煌煌帶業賴爾弘恢高堂列宴
萬舞宵來主賓歡洽參橫未回摩肩接衽絕纓起猜
赫赫豪舉賴爾諧詼芸窓誦讀義行告隤惟日不足
行旦莫催心游墳索起坐徘徊勉勉士人賴爾稱才
子入行役妾撫嬰孩閨戍狐嶺或陝龍堆錦字就挑
花剪向栽沉沉思婦賴爾寫哀有昏必耀無暗不開
功配二曜用弘九垓爾膏既沃爾焰既財以引以續
丹心未灰

萬壽無疆頌有序　區大相左中允

臣聞天啓靈符叶金商而屆節帝開壽域握寶鏡以星輝是以少昊開先流虹現祉殷邦孽祚玄鳥發祥旣稱誕聖之期亦徵王者之壽恭惟　皇帝道邁重玄德孚元始御寶籙揚鴻休玄德聞皇澤流綿基圖于十葉紀元命以萬曆豈非欲長恢帝紘永振王綱苞育天地登邁三五而垂無疆哉惟茲十有八禩八月旣望恭遇　聖壽屆臨乃開御幄乃陳法駕警蹕霄嚴龍馭旦升文武臣工駢玉交舄殿前呼萬歲者三是日也金飈肅玉露澄卿雲爛嘉穀登榮光燭漢

紫殿繞樞戎狄貢賚川岳效靈信天人協應之符萬寶告成之候也夫天得秋而治功成則萬民懽忻鼓舞戴與等之罔極聖得秋而治功定則萬民懽呼祝頌歷萬世而爲君詎非聖壽齊天之一驗歟然臣猶以爲天地之德日生聖人之壽以仁夫法天法地之謂仁不騫不崩之謂壽是以軒轅問道必先養身殷周長世動稱無逸用能三光明六符正壽星朗玉曆永　皇帝所以仁壽一世垂拱萬年或在此不在彼歟故葆神凝一太和也懲忿窒慾茂德也澤被勾萌至仁也久道化成上筭也則豈必踰崑崙登玄圃表云亭之墠駕蓬萊之舟然後稱祈天永命哉臣不佞待罪詞垣方脩雅頌之業謹推演所聞闡揚休懿摛之金石庶幾矢歌于天保比義于金鏡云耳頌曰

皇矣上帝昭茲曆數大德受命至仁纘序啓我　皇明十葉在御六服承休百辟貞度爰有　神孫愈綿厥祚登闳帝埏恢我皇度神之享之無疚無惡民之戴之遵道遵路於爍我　后體道凝神恭默馭辨玄照秉真就雲握曆望日臨民道德爲師神化垂紳二宮盛禮九族睦親一體宮府一德臣隣我　皇壽考遐不作人車書同軌天下歸仁穆穆在庭雍雍在

宮致平以文戡亂以戎運符三五道協和衷南暢北服被西漸東帝降靈貺含茲玄功甘露瀼瀼瑞穀芃芃嘉祥休禎集于厥躬皇建有極萬福攸同時維仲秋金天布令星漢澄鮮天人協慶華渚降精赤符誕聖嬀氏浴日箴臣獻鏡　后拱宸居剛徤中正視履考祥執烈維兢恭階揚彩斗極交暎祥迎百辟懽動萬姓　皇帝曰噫靡德受祉問道金鉉宵衣玉几罔游罔逸不殖不邇明命有赫降鑒于此福祿是道令聞不已笙鏞間作鑾輅㪅止百辟萬姓嬪于天子聖壽無窮天顏有喜在昔上聖其德不遷享國長久亦萬有千追于軒后齊心是先繼緒懋懋無逸以延氏願　皇帝敬德罔愆真一遐嘏純誠統天自強不自終日乾乾　明明天子胡不萬年

萬壽無疆頌　　姚岳祥 廣古上

臣聞雷澤呈祥羲皇末世龍河獻瑞唐后格天振明
德而合重玄培元神而斂五福則旣徵隆於古昔矣
欽惟　皇上天植神基日登道岸　九五乘青陽之
始十千開黃道之春就日望雲光被者周四表　經
天緯地會歸者仰一人迺茲序秉夔收律旋南呂
金風澄霽玉宇流輝屬當　聖作之期共祝　天齊
之壽　紫電光搖北斗覿　龍德之當陽白虹氣貫
東明占龜齡之成數千官拜伏効華封而祝者三百
祿來同撫寰宇而康焉萬敬陳蕪頌庸獻芹誠頌曰

於皇　維皇賚眷我　明命于　令德以赫中與中
興如何皇皇穆穆不識不知含哺鼓腹明明　天子
後陞用虞建其有極四海來趨玉帛旣同輅車輻輳
虎拜　玉階祝　聖人壽天錫純嘏萬有千歲昭明
有融令終靡悔五風十雨豐年穰穰永觀順治時夏
陳常越常貢維呼韓款塞窮髮雕題莫不毋會磐石
斯安箕翼斯永保治于豐凝命于鼎川至松茂日升
月恒自今以始百福其凝於維我　皇壹壹萬壽太
和流畀熏蒸宇宙於維我　皇萬壽無疆兆民賴之
式卽于康雍雍熙熙光于宗祖我皇受命帝篤其祜
帝篤其祜如唐如虞小臣作頌敬比康衢

乾清坤寧宮頌　　馮奕垣 御史

肆皇王之御寓選列辟以至今疇道德而不麗豈宮
室之示威顧一人居重方內作則首民物以規恢續
祖妣而作極斯古昔之宏摹而斯今之鉅制也往昔
回祿不職　兩宮制鈌　天子憫元元之勞勤念才
力之殫竭乃惻然下詔曰蓋聞陶唐茅茨有夏卑室
余實不德無以造福羣生其忍以一人之安窮萬姓
之力維時群工兆民咸勸進曰　王者規方家室非
以娛心自佚所以保身保民奉　宗廟社稷不忘天
下也夫太液昆明秪備遊宴聖主弗道也臨清昭陽

窮供巡幸明王弗貴也若乃　乾清　坤寧兩宮邇
成厥制深嚴厥奐明可以息機可以儲精因名以
思義因義以挈制其于篠　皇躬藻　聖德甚大營
構雖煩又烏可已也于是　天子乃發　德音下
明詔鳩豫章之名材取渭水之礪鐵桊術督經召伯
董役匠石離輸運斤削壘民不告勞官不滋擾再越
歲而功告成仰規天俯矩地邊鳳蹤綣日道邃閣樹
于中天金祀燦于中庭日月爲之奪明鳥爲之飛
驚此眞帝王之居而基命之地也夫兩都宏麗孟堅
修頌西京曷奕張衡載筆矧夫紹　祖德遵　皇衢

總　列聖而作室掩六合而爲家覩茲鴻鉅而美弗
著聞臣實恧焉乃竭愚鈍忘固陋拜手稽首颺言而
頌之其詞曰維　皇御極爰𢽾鴻宫上參兩儀外壯
九重天地之主神人之宗孰爲奠基實賫礱礱孰爲
盡制苞竹茂松孰錫嘉名合德于乾得一以清居斯
宫者玄默之宅淪性陶靈取象于坤得一以寧居斯
宫者宥密之府無構無營旁而列之左𢡟右平三堦
重軒豈曰雕峻俾彌爾性克配彼天仰而盱之翬飛
磷磷鳴尾于雲豈曰窮高俾彌爾性應地無垠俯而
闞之華蓋之角黃道之中地廻風淅天決氣冲豈曰

後制俾彌爾性清寧在躬環而眺之長樂宣温發越
披香增城合歡曷足比方豈曰極麗俾彌爾性悠久
無疆噫彼　帝庭庳衢擊壤追惟周室九如章章昔
在華封三祝洋洋微臣獻頌竊附遺芳

䟫河注海頌　馮奕垣 御史

維彼河流曰爲瀆宗誰劈崑崙積石以通東傾昌海
歷于桓雍砥柱斷流翻浪飛洪繄昔陶唐洚洞示災
龍門既鑿伊闕亦開功成䟫瀹德洽埏垓逮于漢帝
酸棗金隄元光再決沉馬投璆瓠子興歌孰告玄圭
猗歟我　明膺圖聿興馬頰安流簡潔波澄歷禩二
百靡不效靈南護麟雀北擁神京舳艫百萬廪羡庚
盈胡至于今河伯不仁怒濤飛風龍躍波噴陽侯降
割而愁吾人　天子曰咨河潰蒙墻逼我　陵寢厥
變非常嗟爾司空曷莫懷襄　天子曰咨河壅邳徐

淤我運道憂在　京畿咨爾司空而可緩時　天子
曰咨河奔淮泗木末浮苴平上鼈蠣嗟爾司空而庸
[illegible]隸爰發　御府金錢鉅萬貿薪填決濬菑灑患爰
飭群工九載責成熒光乃出湍駛亦平爰發丁夫淇
園竹楗畚鍤雲興子來蝟集導彼彭澧故道不改由
地中行朝宗于海沿淮及泗長隄迢遙何事蘆灰滛
濤以消無復子胥狂逞波臣震驚亶旉績奏平土頌
與而今[illegible]後萬年壬氣山
陵蟒蒸跳我運艘尾唧鱗蝎委輸[illegible]腐誰咎桂壬厥
功伊何天王聖明儆余是惕德動[illegible]賓百神率職罔
象既平洪流滔滔爲國之祀百折必東一趨萬里孰
是懷柔氾濫不起有馬非纍蒼壁胡祉有道聖人太
平天子肯聽其咎沉消災弭金簡錫符王書趾美望
羊河若清漣漪微臣作頌敢告瞽史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張九齡 丞相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誠貴節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鑑然覆載廣大無所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分爲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

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欵之至謹言

論教皇太子狀表

張九齡 丞相

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爲國之貳今則春秋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以皆正人端士故必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爲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爲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爲之太傅傅其德義召公爲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傅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所害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秦氏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聞正事雖欲爲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閑教諭縱

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然也胡越之人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狀

虔州謝上表

余靖

臣某言九月六日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蒙恩落分司南京守本官就差知虔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日到任上訖仰望雲天起於久廢重霑雨露恩比再生伏念臣出自寒微素無才識幸逢明主擢在近班本期名教之敦崇冀正朝廷之黜陟不悟怨讎交構毀訾百端尚蒙洪覆之仁移隷別都之籍退居田里坐變炎涼前歲被以言綸授之厚爵宣君命而見召在臣義之必行葢以弟任遠官父方臥病委之避適心所難安誓瀝血誠再干天聽果回睿旨許遂家居免

朝避遠於宸廷奪祿不從於吏議享無名之厚奉久愧冗閑朱一障以先登亦惟驅策豈謂不離鄉寺就委郡章䏻同死灰之復然俾展鉛刀之一割親有旨甘之便民當擾劫之餘得奉寬條庶成後效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堯天廣覆湯網宏開遺棄咸收幽隱必察皇明下燭同日月之無私恵澤所霑匝乾坤而共泰永言朽瘁育以陽春特推簪履之舊恩無使田園之虛老敢不佩服光寵磬竭疲駑詢疾苦之所先適簡易之成理不忘官守上報主知

廣州謝上表

余靖

臣某言奉勑差知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市舶使提點銀銅場公事充廣南東路都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已於今月十八日到任上訖斗筲器小方面任隆海國雖遐聖恩尤厚伏念臣稟生甲薄賦性顓愚誤蒙當宁之知殊乏防閑之慮三聘未羈之虜終以左遷一彈不孝之人遭其反噬既不虞而致毀固無望於復然就丧次以家居屬儂蠻之寇境愚謂古之卿士退處鄉閭或遇凶荒之期賊盜爲梗則必同堅堡壁用庇族姻謀與守臣共伸此議朝廷因其急

病誤謂知兵起於縗絰之中委其金革之事以至絕交夾脣齒之援擒寇魁子母之親正軍刑於藁街憎國威於銅柱在見聞之或異亦謗訕之互興上賴天慈曲更藩寄去歲邕邊失策納彼逋逃峒獠恃强遂成侵擾邏司喪元而潰敗列郡聞風而震驚因驛騎以召臣俾單車而諭指雖島夷聽命願誅首惡之人而衆將貪功未絕交爭之患亦既與之約束各守封疆苟邦令之必行諒吾圉之能固猶以嶺服之外越徼相通俾臨此州以辦邊事竊惟兵火之後瘡痍未平力役尚繁生業猶困將祈存恤當擇循良再具表

陳莫回恩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下濟離照旁
羅儻寸有所長則使之必報輪翮無遺於木鳫濆汙
或薦於王公致此非才亦叨重任敢不率勵愚慮勉
守孤忠察蕃漢險易之情宣陛下憂勤之意庶乎萌
隸同被休明

進平蠻記表

余靖

臣某言古者興師命將征討四方必有開府之賓參
闡策略所以廟堂成筭帷幄密謀擒縱之奇俘馘之
實以撰述開史氏之採摭焉故竇憲燕然之勳陳湯
郅支之捷震疊天聲與大漢傳於無窮者用此術也
伏惟皇帝陛下龍德天飛三十餘載塞外無未羈之
虜域中無不順之臣以北湖之彊盛而締於歡盟以
西夏之陸梁而終於屈伏夫何小醜敢干天誅彼儂
智高者蠢爾溪蠻生自凶族稔知邊鄙之無備廣招
亡叛以協謀直趨番禺圖據邕管燔毀者十二郡殺
掠者數萬人南方騷騷殆且半歲陛下出於睿筭特
命樞臣董統虎貔奉辭討逆金鼓一震犇亡見崇卷此
蓋皇威奮揚軍政整肅人思用命使之然也殿中丞
馮炳奉詔掌管機宜備見師行始末自智高舉事以
致亡滅朝廷處置宣前號令及賊之勝負一能編之
詞無虛美事皆實錄以臣共在行陣遂抄副本見寄
臣嘗忝史官見今之撫日曆者常謂簡於數年之後
至乃捜尋撿訪罕能完備今馮炳於已事之際編緝
事實一無遺墜竊以方叔商征列在詩雅充國西伐
叙於史贊非獨顯動臣之績用于以揄國家之休烈

其馮炳撰平蠻記二卷已依本繕寫并臣去年准宣撫使劄子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殺到蠻賊尸首築爲京觀仍立石其上鐫記年月及殺獲人數臣尋撰式京觀記刻石立于邕州歸仁鋪蠻塚之側又於桂州北門之外就崖石磨刻出師平賊受筭凱旋年月以宣示皇朝威令用肅遠方今併此碑文別爲一卷同馮炳所撰記共成三卷謹隨表進呈伏乞宣付史館

入閣謝恩表　　丘　濬 大學士

臣惟　內閣深嚴之地視前朝正事之堂有輔相之實而無其名掌　絲綸之制而參夫政必有相業如丙魏筆力如歐蘇皆能兼二者之長斯可贊萬幾之治有如臣者無學無才既衰既病自分生身於退僻遂甘絕意於攀緣既無左右之先容亦靡臣僚之推轂乃蒙　聖天子之親擢晉陟大學士之華階方前星瑞世之初適滿月普慶之旦特須手勑揚于明廷老朽無能三疏之情詞雖懇　聖心簡在　九重之定命不移遂令荒陋迂僻之孤生亦預　延閣

論思之要務望大踰於分外義誠激於胸中老忘其衰喜極而泣頽振起其衰薾既摧之氣復發動其少壯有爲之心非不知力小任大而有所不勝苦無奈恩深義重而無以爲報敢不委身徇　國自頂至踵毋以獻於　官家以道事　君非義與仁不敢陳於帝扆叩囊底之餘智尚或可爲庶紙上之陳言不爲徒託雖曰日暮途窮决不至於倒行逆施但恐食少事煩弗得久於陳力就列守宣尼在得之戒老矣何求奉微子自獻之身死而後已所慮臣年已老臣病日加志欲爲而氣力不充機可乘而歲月不待有如

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里而力已難馳鍛羽倦禽膽徒奮乎一鳴而飛不能遠終致困躓之失有孤綦眷之 恩與其姑試之於衰朽之餘曷若保存之於寬閑之野謹因陳謝更冀 慈憐

擬宋錄魏徵狄仁傑子孫謝表 倫文叙 狀元

伏以桂馥蘭馨繼述愧箕裘之業龍章鳳誥褒封懋綸綍之榮恩光徹於九原感激同於二姓是固 明王之盛典不以遠而或遺遂使先臣之微忠經久而益著粤稽彝典必錄功臣表宅以樹風聲世祿以優給養山盟海誓簪纓爰及于裔苗鐵券金章位號必殊乎編戶蓋屋上之烏恩以類推而身後之榮物因人重欒郤降爲皁隸晉世興叔向之悲房杜大壞門楣唐政勤李績之嘆彼皆遇非其主所以玷及其宗伏念臣祖徵臣祖仁傑三代遺落之直臣百世殊絕之人物適晉陽創業功出于射鉤值嗣聖中衰心存于過君正言讜論剛方陋飛鳥之依人義膽忠肝正直感兆雖之結舌身爲一鑑遠追謇諤之風黨植五龍夾取虞淵之日良旣自信國老見稱功固盛于當時慶固餘于後世鶴歸華表乘箕已越于百年燕去堂前肯構更虧于累世冠裳凋謝布衣嘶蘭玉之家宮室荒蕪舊國感黍離之詠家之不競國乎何尤凌烟且汨於風波誰憐世胄白馬重盟于金石孰問青箱豈期異代之功臣再沐 聖朝之寵命茲蓋伏遇

○○○○ 健質天成 睿謀神授 志在堯舜英

君之列　恥居漢唐凡主之間物色求賢　當宁道
侍旄之使　勵精圖治臨淵興結網之思　虎變龍
飛　景運益隆於授受風行雷動先聲巳播于華夷
父老扶杖而願生隱士脫屨而思用參苓滿篋奚戲
渙浮之徵村桃李成林何取枯凋之餘蕞然而　陽
春大造施恩于不報之人　天地宏恩動心于無情
之地人雖已逝不忍遽忽其餘支功有可酧不必曾
勞于當代百年駿骨忽增價于千金一介儒生遽濫
竽于庶職光生逢華衮云栻玉樹之風塵　恩出昭
陽自慶同寒鴉之日影顧凡庸之品終難附驥以續

貂而感激之餘尚當策駑而磨鈍仁義之道守爲許
國之資忠孝之誠誓作傳家之範內求不忝于祖考
上求無負于　朝廷伏願　德以日新　政由人舉
聖壽應南山之祝君子萬年　皇圖協東洛之符本
支百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道侔伊呂科策　　張九齡丞相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廣問大哉國
體九品流弊嘗所懵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
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
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
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
此其大者及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
親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
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
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

惟陛下神啓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
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
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
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
外臺會府眞若滿於貯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
者也且有備無患忘戰必危是以振旅茇舍之儀羽
林佽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
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
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辯經始之規何施不
可而圖遠之業猶顧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頹綱維百

王之絶畧使宫有位次資有等衰才苟不倖時所勿取使失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其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采芻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此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

是時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奚擬公劉之橐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犬戎卽叙肅愼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恥征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内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彫弊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爲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爲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烈匈奴之肩奚霄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謚謹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貞詠子衿之詩義形乎辭眞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幸甚伏以化懇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日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斵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

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旣遠禮經殊殘遺文苟存羣儒紛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青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俗取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爲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爵而取美於頌稱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穀梁以文淸爲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泰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惟餘班固之說謹對

端平丙申大博賜金奏劄　李鼎英宋侍郞
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善觀國者
惟觀諸此人主以其履之身措之天下質之理蔽之
心焉道侔盛際庶幾同符事襲衰季將至合轍考古
驗今斷斷不易有天下者宜知所決擇也恭惟　皇
帝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爲五三登閎一蹴可到然
欲祈天永命而雨血告妖如晉承康識者有五胡之
憂欲復恢境土而戎馬踐淮如宋元嘉江右凜荷擔
之懼喪師失而江陵孤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
將半陸沉億萬生靈重罹塗炭大勢日蹙通國懼亡

自去冬以來然矣　陛下自視今爲何時反觀行事
果皆迪治之道否耶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
否亘古不移　陛下儻若慨然於興王之規模惕然
於亡國之龜鑑必蚤夜以思凡是理所安人心所同
者皆治之基也則如趨康莊不可趑趄而進凡壞常
戾正咈衆徇己者皆亂之階也則如避陷穽惟恐跬
誤其間聖賢明訓若揭科條設適其言罔不取敗臣
謹昧死爲　陛下陳之酣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謹身
之戒也　陛下嘗因明煙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誕節
之震雷而輟宴蓋深自警省矣是或抑畏於遇災之

時恐易怠忽於已私之累綴立望華之衆易至移人
天錫飲量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喪志嘗不
急則宴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宮庭之費不會此冠
布衣帛之時毋曰貴爲天子不得一舉手足也此坐
薪嘗膽之時毋曰惟辟作福威玉食也　陛下儻念三
陲之民轉徙無依必不忍適一己之安逸儻思多難
之際日不暇給必不肯汨聖躬之清明婉脫簪之諫
周室所以中興堅覆轍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
高難行之事哉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
也　陛下選拔言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間由外擢

其寄耳目也重矣而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
上者謂其好名絕江而歸無復論留之虛文與郡以
出似非優待之美意何以獎犯顏之直氣已頗殊導
諫之初心年來人物彫謝存者幾何正當愛護豈堪
頓挫不容過闕致抱沒身之恨朝野悼嗟皆有殄瘁
之憂守輔郡者人方喜其名而成命竟寢贊幕府者
衆皆惜其去而列疏未俞聖主本無厭薄忠良之心
中外竊有疏忌賢者之惑　陛下儻念國所以存僅
此一脉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儻思强本折衝在乎
衆正必使莊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子國本可量級

贊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猛於人之國哉亂其紀綱乃
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　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成
憲而千請爲橈非不欲使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
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
盡用近習乘間而宮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
多門哀札叮嚀鬪虎未分制書符移東閣弗顧賞罰
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豢驕朝廷之政本未
淸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
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　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

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
溼羣憸雖斥簡記弗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
異抹進退之義者不恤人言倒善類之戈者勇犯不
韙挾敵自固欺誕無忌求得欲從躁競愈滋平居習
爲頑頓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士國何利
焉尚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
不懼哉閱典午之大無出於四者安危之機當決於
一心　陛下以今之爲合古之法跡其所以致治監
其所以召亂者取舍殊途瞭然而易見也我高宗皇
帝間關六飛基圖萬載中興鴻業貽謀具存焦思先

吾身之詩放宮嬪損服御之詔諫官所言多寡置簿
以考面對不及輒失降秩以懲大臣勸令內品責軍
令狀而上爲敗容親筆戒以軍法而外閫震恐諂諛
之人不使側身於班列振拔名節以起士氣之委靡
宏規懿範最爲切近　陛下有志中興能循　高宗
之治法則亦古之治法矣臣願　陛下赫然發憤憣
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厲披輿地圖之
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郢之嘆當如炎紹之初
秋至必戰毋悠悠歲月而自誤於不可信之和也大
臣開誠布公鞠躬盡瘁屏常程之碎務以澄心靜慮

移堂除於吏部而一意籌邊當如李綱以去就爭天
下大計毋徒曰鎭之靜也士大夫當如宗澤所謂非
臣子安居美食之時共攄主憂臣辱之忿各辦趨事
赴功之心毋徒覩風景而感慨也邊臣當如劉錡所
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而併力拒敵毋徒靠撒花
以爲緩圍之策也君臣上下共惜分陰共商緊着日
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勍敵之在前常若禍至之無
日庶幾無秋高壓起之倉皇而取襄葺蜀固淮之規
模立矣臣區區憂國之心不識忌諱　陛下裁赦取
進旨

嘉熙諭崔相回朝劄　　李昴英 宋侍郎

臣聞儲才宜預擇才宜博雖書生之常談實今日之急務也強敵挺禍浸淫累年去冬之變尤可痛心步騎纔二千而潼益不支哨馬或數百而淮郡已震碎我城邑靡我赤子其來莫拒其去罔追非彼實強由我自弱國之無人甚矣臣嘗妄論洪水懷襄而伯禹能平之虎豹犀象而周公能驅之自古無不可為之事荊戶後勁而敗於鄢陵郟鄏長狄而敗於宋齊自古亦未有不可制之夷苟得天下之奇才斯能就天下之偉績田單一逃難者耳守區區即墨而復齊七

十餘城祖逖一司州主簿耳以千人廩募衆鑄兵而自河以南復為晉土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　陛下近命臣韡兼制淮右布着已定機括已回沿邊將士前日之勃鬱者今吐氣諸寨豪勇前日之怨怒者今厲心臣韡亦當以盡逖之功名自期求副　陛下專委之隆江淮重寄體統漸有所歸列障廣莫分任須令可託代郡邊吏或當科瑣翰孰可代先科其人洞開胸襟容納衆長以為輔車之助此大閫責也廣設網羅收拾羣豪以備重弓之需此朝廷事也淹恤百里猶晦鳳棲低回治中未展驥足州縣豈無遺才草廬臥龍深識時務裙衣捫虱劇談方畧山林豈無遺才苟徒采取於目前不思蒐索於度外毋乃示人以狹乎臣願　陛下明詔大臣於朝薦紳進人才之外申命諸路帥守監司各舉堪充沿邊任使者不拘限目明著其狀如先儒所謂某人能吏也嘗因某事以知其能之意傅參公言精加考察或真之殘破之地以觀其經理或處之風寒之衝以觀其防禦不以資格拘之不以繩束待之必有非常之才出建非常之功矣柳開以文士請兵果能制契丹之部落虞允文以儒者視師卒能成采石之駿動安知今無若人

乎惟　陛下與大臣圖之取進旨

嘉熙己亥著作郎奏劄　李鼎英宋侍郎

臣聞天變卯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均爲悟聖心之一機均欲扶國脉於一綫人主於此大惕懼而進德不已廣聽受而改過不吝則積憂啓聖一言興邦未可量也不然天人方愛助之厪在已無畏警之實則上下之望孤而莫之救矣君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在今日可不深戒哉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生禀曆數躬膺聖學精微聖度恢廣將與盛帝顯

王而比隆豈非中才庸主之可及皇穹眷命久而彌篤群下歸戴誰忍負之　陛下亟思所以仰承天意而俯愜人心可也然自往歲以來飛廉動威回祿扇焰雨雹流沴旱蝗爲妖怒濤浸逼於都城列緯數愆於舍次一警之不悟而咎證疊見焉屢譴之不悟而大變異出焉是仁愛之已極且轉而爲震怒矣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陛下所以應天者當何如哉敬天之圖未必見於躬行親禱降禮乃及期而遽飭縣祭之縈文若爲感通奇袤之異致無乃瀆慢古人慮女謁之盛而剪爪自責庇勳舊之罪而席藁南郊於嚴恭之際未始徇虛文也　陛下非無應天之念也然災至而懼既久而忘能保此念之常堅否乎諫絲来上遡臣直前輪班數陳投匭徑達上而規切於清躬下而枚列於缺政公論以爲是則衆論無異詞前日以不用去而來者亦不敢嘿是忠愛之所激雖批鱗有所不顧矣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陛下所以聽言者當何如哉援山去佞猶或疑其心遂如羡之和尚或議其貌厚邊臣輕視於朝廷言者凡幾而玩褻猶故宮掖不會於貫用論者非一而節約未聞在昔御史係奏則宦寺亟歸於故郡一言感悟至謂　高廟

神靈使之於聽納之際未始留難也　陛下非無聽言之明也然顧問雖詳施行實少能保此明之常新否乎夫天人之際本無二致人君之心當主一忱積此忱以消變推此忱以受言上下感通悉本乎是今天下之勢亟矣吾國正惡元氣之壞強敵尚稽授首之期兵弱財殫境蹙民散自非　陛下發一悔心以感動彼蒼奮一勇心以主張公議將恐天下見異而曾以衆使焉俱瘠而瘏以亂豈不大可懼哉臣願陛下充此悔而持之以敬不容一息之怠荒民天民也念轉鑿之可憂職天職也毋旁蹊之徒出陟降常

在於左右戒懼如對於覩聞以吾之心合天之心慼可以轉禍而福矣充此勇而行之以公不容一毫之私意言及缺失不憚於改行言及貴近毋過於回護以伸衆正之氣以杜群枉之門即一人之心合千萬人之心庶可以易亂而治矣機括旣回精神立起二念之烈旋乾轉坤猶之窮冬千林搖落一氣纔復何物不春力量大則功效速天下尚爲有不可爲之事哉踈賤瞽言觸冒睿聰惟　陛下察而赦之

淳祐侍右郎官赴闕劄　　　　李昴英宋侍郎

臣猷畝五年退居肅呬聖恩不棄叨擢郎闈萬里一來豈爲榮進淸光在望瞽竭愚衷臣聞處難爲之勢而有可爲之機此天下之所望也當攺爲之時而無勇爲之力此識者之所憂也蓋機者矢之發而力者矢之至也一發而未數步焉安望其能中哉以英明之君值艱難之運萃而諸賢翕集世道挽回人孰不曰此傾否爲泰之候轉危爲安之兆也海內顒顒日望一日規模未立効驗良賒一剝起九陰之脉而邪氣尙蠱於膏肓一籌活將敗之棋而取勝未工於後着不升則降决於此舉緊扨用力猶足扶持不然則所謂難爲者終付之不可爲是聽其淪胥而已豈不大可懼哉恭惟　皇帝陛下銳精欲治二十三年矣天災所警策而德日以進敵患所嬰拂而慮日以深閱天下之義理熟而見日以精充而上之盛帝顯王不勞方軌乃者發乾之剛奮犬之决弃逐負國之權姦屛棄朋私之醜類正路開闢化絃更張此一機也惜乎心術純白者天不愸遺阿匼取容者尸如充位以自顧年老子孫弱之心謀吾國以兩吏秩持之耄狀而贊萬機模棱歲餘竟成何事　陛下察其昏謬

亟聽引去此又一機也此段論范鍾君明臣良可謂千一之遇合而宏綱機要未見一二之設施夫以太子之少漆室婦人猶知隱憂 陛下上繼列聖之炎圖親授 寧王之大寶豈不欲隆萬世丕大之緒臣下進說今幾歷年前代明鑒援引略盡竊意 陛下往來於心自不能以頃刻忘也小學內建茂淑宗英躬督課程日以爲常閱之多則選必妙敎之專則成必速而稱謂未聞少異中外豈能無疑事體最重固難草草以易諉而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决故凡聖意之所向當使外廷之與聞胡不諉之二三大臣

胡不諉之老成從臣僉盡愜於衆情宜亟定於大計于以繫四方之屬望于以杜姦萌之窺覦何至遲遲之久而虛前星之次耶是 陛下於正國本猶未勇也 高宗皇帝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非成憲乎此段論建儲 杞鬼雖竄而德宗念之不衰蓋不知其爲姦邪也 陛下大明當天魑魅焉逃遺其親者必後其君苟患失之何所不至 陛下亦旣灼知其凶悖矣似聞捐金置局厚結貴近潛伺上意動息必知以一人之獨惡恐不能終勝左右之交譽以三數端人之單拒亦安能盡絕餘黨之交通大抵小人

之誅險而君子之術疎彼必多方以相誤因得求疵以藉口令出力爲 陛下扞禦外邪者如提重兵對勍敵萬一裏言浸潤淵聽動搖是開門納寇也處騎虎之勢者何所置身乎臣子事君禍福奚恤而宗社安危關繫非輕胡不明正其罪詔告天下以安善類之心而委曲掩覆養癰護疽耶是 陛下去奸臣未勇也蘇轍曰黨與互進氣勢一合豈惟臣等柰何不得亦恐朝廷難柰何矣此段論史嵩之 非後戒乎王媼擁寶扇於斜封墨勑之時蓋由中宗之昏庸仇士良以毬獵悅天子使不觀書乃可以竊柄 陛下淸

明在躬緝熙典學豈不知女子小人近之不遜曾謂爲邸之使令嚴省之洒掃得以容穴鼠之干請恣城狐之憑依乎閨禁鶴觀而土木之僭奢外設彼窟而蹤跡之詭秘雖宸衷匪石婦口何施而勢焰薰灼趨者如市 陛下不得而知也天下所少者忠臣義士耳老練宮人諫亦不乏又何必玩視人言而不勇於抑絕耶計臣莫塞其溪壑之欲而終代去鎖闥聲言其以挺之罪而不盡行雖威嚴君神斷無假借而朝夕褻近巧於逢迎日漸月漬恐有時而轉移矣履霜堅冰由來者漸烏可謂其未至於大肆而不勇於禁

東耶慶曆上東門之押出恐見其人祥符重入內高
品之刑而一時忻慶可以爲法也此段論具知古事
無急於此者充此心之力而勇行之則其餘可次第
舉矣厥今事會之來無涯而事力之竆靡底要必如
創造之刻苦豈宜襲承平之故常留一弊豫事待有
功韓昭侯猶能之獨不能撙裁宮掖之費以助戰士
之賞乎匹馬毅往周行寇壘晉明帝猶能之獨不能
振厲用武之志以作六軍之氣乎爲宰相者當自任
棟梁之重毋曰畏避形跡而徒勤細務爲執政者當
助成推車之勢毋曰分聽任責而不相爲謀爲給諫

者當各奮鶚逐之忠毋曰宣諭有旨而言不敢盡張
浚曰人主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
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爲嗜欲私溺所移則失其公理
矣舉措無有不當而遠人之服臣願　陛下堅定力
於上每事揆之公理以求合天心諸臣協忠力於下
相與持之正道以共消厄運庶幾興起大勢漸至小
康苟不强爲而諉曰時難豈不孤天下生靈之望耶
狂戇小臣不識忌憚惟　陛下裁赦

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　李昴英宋侍郎

臣聞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
岌然甚矣東南輿圖寖非全璧之舊吾國事力何異
垂罄之虛外侮內攻之多虞百孔千瘡之畢露如居
敗屋東撐西柱於疾風苦雨之中如駕漏船左支右
吾於汪洋驚濤之上此非出一奇所能振起亦非變
一法所能維持也治亂存亡之基全在人主之心此
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繫甚大出理則入
慾去私則進公上而爲三代之隆此心也降而爲陳
隋之季亦此心也自古艱危之世豈無可以挽回之

機括其君迷而不復迄無幡然改易之良圖遂致圯
壞竟難收拾迺若穆王荒於馳騖王業幾殆然一聞
祈招之詩其心止焉而周鼎重矣武帝毒於征伐海
內已虛然一下輪臺之詔厥心悔焉而漢祚復矣一
念之勇不俟終日力量之决坤轉乾旋穆王猶得享
國百餘年武帝且不失爲七制之賢而況不爲二君
者乎恭惟　陛下天錫勇智度越古先日就緝熙獨
得道要昔人主之退君子也有棄置終身者　陛下
洞察其忠則不旋踵而收用昔人主之惑小人有專
任而不疑者　陛下既知其姦則或斥或貶罪[illegible][illegible]

難明習久而利害周知密察精而是非立決和顏繼
受於苦言每事悉從於羣議此天下臣民所共賛詠
以爲不世出之主也臨政願治餘三十年宜盛而有
衰之形宜治而有亂之兆灾譎頻仍帝怒未息流離
愁恨民情篌睽犬羊竊穴敢據戸庭之間鯨鯢出沒
近在股肱之郡楮不行而錢幣竭物踊貴而兵民貧
事事罅漏色色窮空證候轉危景象愈蹙　陛下深
居九重雖聞知而未必盡知也人情隔於耳目之所
不及者易疎而日親於左右者易入　陛下固勤勞
於時艱而有可娛之具陳于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

於外懼而無可駭之言接于聽則有時而忘　陛下
撥之心前乎幾嘗悔艾而復懈幾嘗發憤而復沮人
欲終能勝天理陰濁終能勝陽明所以爲此之累者
必有由矣故言湯之美者首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而繼之曰改過不吝湯自責之辭曰女謁盛歟苞苴
行歟湯豈嘗有是而惕然恐其有此其所以爲聖也
西邸厚藏瓊林充積竟成何用秖爲亂階孟軻謂國
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其言至
此遂驗可爲後世戒臣　去國八年重遊闕下意謂
陛下學力益深義理益熟聖德日躋弊事日除而籍

籍塗巷之切議彰彰封疏之敷陳逈無異於疇昔殆
有甚焉此臣之所甚駭也　陛下非不知普天率土
皆吾藏富之所區區外物於清躬何補而認爲已有
哉如聞北司竊弄籍勢招權掖廷嬖妃憑寵干請倖
門四闢賄徑多蹊前者得而後者慕名藩巨鎮視如
探囊好官美職爭欲染指無耻之頑因應瀾倒嘗自
愛者亦復效尤豈所以杜羣枉厲四維乎雀鼠之訟
亦徹宸聽蟣虱之吏上煩聖夾至於倚內司之獻助
取浙東西之上腴所過需求見謂騷擾不幾於下行
有司之事與民爭利乎文昌八座執政之儲也以處

恩澤侯之瑣庸卿監郎闈侍從之選也半是王家之
子弟外爲郡國之麾節類多戚屬之膏梁政事旣非
其素閑民物何從而得所進有德以尊朝廷選良吏
以安田里其庶乎夫私情勝而後女謁行私愛牽而
後恩意褻一私膠固殆猶根蟠旦旦行之明知其非
而安之以爲常事人人言之明知其是而玩之以爲
常談內降多而視中書爲奉行文書之官節貼宣諭
多而待臺諫爲奉承風旨之地世當承平猶不宜有
今何如時私意感召乖戾應之爲夷狄爲雨淫爲潮
決極而爲開元末年宮中之怪識者隱憂焉　陛下

不於此時大警省大懲刱亟思所以轉移之而待何時乎不使馮野王爲顯官恐人議其私後宮親屬漢元帝猶能之邵光超以中使受縑而被罪其徒悉弃所獲於山谷唐德宗猶能之詔以別貯錢物以所占陂田歸之有司唐文宗猶能之數君皆庸主也曾何足道 陛下聰明神聖可以爲堯舜而不能勇於爲善豈不甚可惜哉歐陽脩曰枉費財物利悉歸衆中外譏議則 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明達的切似爲今日發臣願 陛下思祖宗付託之不輕念國勢阽危之

已極克己如勝敵窒慾如防川戒謹恐懼無一息之間斷精粹純白無一毫之瑕疵痛懲前失猛刻宿弊如人之久病力救幸而有瘳多方防其復作 陛下悔過之心旣堅上天悔禍之心必速則外患潛消天下事可以漸就吾之條理矣不然君臣不悛以樂玩憂將有如唐晉季世之嘆可不懼哉臣又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者在人主而格君心之非則大臣責也故都俞而有吁咈焉將順而有正救焉縱未能使人主嚴憚正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亦當與人主相可否辭之於命令將出之頃酌以道義參以人言從容啓沃必求其是庶幾上可以感動淵衷下可以愜服群望倘遵奉之惟謹而規正之不聞國何賴焉或告唐憲宗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使奸臣乘間弄威福憲宗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於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爲戒當力諫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臣眷眷憂國之忠不敢少隱惟 陛下留神

嶺南文獻卷之三目錄

議

嶺南文獻卷之三

明蘄陽張邦翼輯

議類

長城議　丘濬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墻以扼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遽

成而廣擾爾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爲也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賫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阨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邪然弘治

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疏任
虜出入涉流履氷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
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營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
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
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迺難乎
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
萬全之筭也請極言之以千於天聽夫敵有盛衰我
有強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
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
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

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
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
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爲林削跡是何
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
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召米以致其養與
遇變而捍其患緩急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
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
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艅艎者必濟義兵謳歌思
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　國家拯天下于胡元
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

殘殲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卽今小王子吉囊俺
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
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
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
耗財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　二祖之時其強弱
盈縮又何如邪河套又淪虜中間諜罕至虜又屋居
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
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
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
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

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
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
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
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
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笳角時鬧壁壘
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
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
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邪是
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
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

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
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
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
牛馬牲畜身發之所供迫于兵及怵于生死尚每每
退怯以爲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
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
之役恐之以將從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
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
利于征秋冬馬肥爲虜强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
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

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
而我馬不亦肥乎廼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
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而虜弱
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
而虜强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
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
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
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
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
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

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
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爲套地
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
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
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虜境後
援不繼勝固艱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
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
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
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
地則自火飾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

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
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
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
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
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
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
沿河如昔年王晉溪（沂）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
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
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
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

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卽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擿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欵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

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强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祚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討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强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强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宗藩議

陳　建　知縣

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以親親爲先務然求其協恩義之中盡法制之善而不啓禍亂之階者鮮矣蓋家難而天下易親者難處而疎者易裁自三代成周而已然是故以成王爲君而輔以周公之聖猶不能無管蔡之亂而况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尚能制藩侯之恣横而不來繻葛之倒懸耶嬴秦懲羹吹虀公族惟食租衣稅遂至孤立而亡不旋踵漢興鑒之則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卒來驕橫逆節萌起七國之禍漢室幾危曹魏過爲防制畧同嬴秦是致百足

不僵之諷西晉則諸王擅兵構亂畧同漢氏遂啓五胡亂華之禍益無足言矣唐宋天潢雖皆封王封公然亦止食租衣稅又且聚處京師不之藩國是以祿山朱泚爲孽而諸王駢首就戮女眞陷汴而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二代之法亦有可稱者疎屬皆得隨才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立宗學教養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才斯又法制之善也我　太祖有天下親親之道尤隆大封親王分處藩國歲祿萬石不典兵民一切鑒前代之失而爲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

皆世世襲封焉郡王之子則爲鎭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王之孫則爲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爲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玄孫則爲鎭國中尉歲祿四百焉五世孫則爲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焉六世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而其祿米亦二百石焉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焉又有冊封及官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於官焉又有廚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焉我 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但天下之事貴中固不可過於薄而鮮恩亦不可過於厚而無節過厚無節則難乎其爲繼而其弊復因之而起何也國家財賦止有此數今日貢稅所入視國初不加多也而宗室之生生無窮以一王府計之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將軍中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於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學士桂萼與地圖紀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頒祿且至百萬他省可知矣夫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已繁衍昌熾至此況繼此更數十年數百年之久更十世數十世之遞乎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之矣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冊封卽併遷居民數十家費用官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月盛民之愁苦不可言喻今藩封之處城卽半爲紅墻若更數十百年將盡城郭不足以容之矣況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十歲卽受封支祿如生一鎭國將軍卽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卽得祿萬石矣生一鎭國中尉卽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卽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螟育房第微曖莫可究詰此近

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蓋宗藩中有識者亦已深嫉此弊而懼其流之不可遏覩近日言官之疏可知矣嘉靖壬辰給事中秦鰲上言臣備員言官日閱章奏近見戶部題奉欽依以太倉銀三萬兩補給襄陵等府祿糧又以河東運司鹽銀萬兩補給代府祿糧臣竊見太常俸糧于光祿借給論者猶以爲非況太倉係上供之需鹽銀係解邊之用一旦捐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其端之不可啓而其終之不可繼耶蓋邇來宗室之困極矣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

關支者如成鐲之率衆出城毆傷吏卒奇渥之驀越
來京擅自奏擾夫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勢必至此
也今地方之困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
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官木料陝西當累
年饑饉之餘加以三邊師旅之擾所在之存留既少
則各府之供饋難繼其勢亦必至此也戶部請以太
倉運司之積補祿米不足之數豈得已而然哉臣愚
以爲稅鹽匡虛爲一時計則可矣非更化善治終不
可爲萬世法也臣嘗爲行人奉詔河南聞宗室不知
自愛者往往下偶賤倡至有花生殿下之號伏見嘉

靖九年豐林王台瀚題爲前事內開定子女以杜宗
室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　聖旨這事情待朕
從容審處臣獲覩德意不勝喜躍側耳二年未蒙
聖斷淺見薄識固不足以窺聖意之所在竊以豐林
王之言非特爲天下計亦爲宗室計也　陛下豈不
諒其心哉特以我　朝封建之典不宜輕變焉耳臣
以爲　聖祖之神明豈不知末流之必至此耶意謂
歷世百年之後自當因時損益臣恐　聖祖在天之
靈不能無望於今日也若漢高帝封三庶孽半天下
其後文帝用賈誼之言遂衆建諸侯以分其力光武

中興封國甚廣至明帝諸子食邑太倫曰吾子安得
與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以爲善守法也蓋事
所當革時所當改而祖宗有未暇者子孫能體而行
之遇變而通之正古人所爲達孝也見今河南以旱
暵奏請則周府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山西平陽又以
連被重災奏請則交城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太倉之
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以供各府之奏討亦明矣
陛下試取戶部錢糧出入之數而計之山西河南陝
西歲入若干各府祿米歲用若干今災傷蠲免之外
存留若干一覽之間則宗室難繼之由斯民坐困之

弊　陛下必有不忍不亟爲之處者矣愚按此疏深
切著明懇惻懇懇臣子愛　君憂國不當如是耶然
疏內亦止言時宜於變通而導君以自爲變通而終
不敢明言所以變通之策若有所難言故爲是引而
不發者雖　朝廷有旨該部看了來說而終亦不聞
有所施行者何哉嗚呼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宗室祿米之弊上下困
窮已極其變通損益更化善治誠猶厝火積薪救之
有不容少緩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之人皆知之而
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敢議雖　朝廷亦以

重違　祖訓重咈宗藩遲回猶豫而不欲遽然有處矣天下之事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初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漢法即與成周封建之法大抵相同蓋聖王立為五服之制定為五世之澤實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五服既盡則恩澤不容於不斬雖欲懷無已之情其如理勢之難何哉朱子於宋事亦嘗有憂焉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

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頃在漳州因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者一日之間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為州郡之患今已有一二州郡倒了嗚呼宋世孫遺之給量試之恩比今祿米猶不及十一也而朱子已不勝其隱憂深慮使朱子生今之世覩今之事其為憂慮又當若何區區私憂過計謂宜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庶乎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以絕其冒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為同門異室之制乎我　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封親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以初封親王之子方許封郡王其襲封親王之子盡止可將軍乎今制郡王將軍祿米皆中半折鈔百官俸給則至有二三分實支而七八分折鈔者今郡王儀賓而下獨不可同百官之例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待袒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鎮國中

尉而下皆與親王無服與　朝廷疎遠盡止月給孤遺俸三四石斯亦足以贍其生乎宋制又設為宗學選疎屬資質明敏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今盡倣行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庶宗室有才者皆為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者私憂過計經世君子試思之

任官十議

陳建 知縣

胥讀胡氏管見曰後世治不及古者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擧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廉耻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畧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杜氏通典曰凡爲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繫乎官

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貢擧名目俾士寡而農商工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擧有臧否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實爲大政可不務乎愚因二氏之言有槩於中酌古鑒今爲議有十以俟經世君子考焉一曰選擧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二曰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三曰入仕之塗不可傷於冗濫也四曰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五曰初選之職不宜驟貴也六曰遷轉之期不宜太速也七曰資級之遷不宜太限也八曰推讓之風不可不興也九曰考察之行不可不慎也十曰小官之祿不宜折減也

夫何謂選擧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唐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之科專事文辭從此積弊轉而成俗又擧人皆令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依古察孝廉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孝友信義廉耻而通經術者縣薦之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十條對策三道上第

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按唐書本傳謂楊綰此議事雖不行識者是之温公通鑑朱子綱目皆備著之以俟後之君子愚謂宜倣此意特設孝廉一科許郡守縣令正官皆得薦擧取行著鄉閭學通經史者薦之於省亦三年一擧行大縣擧三人中縣擧二人小縣擧一人州與縣同府倍之大府六人中府四人小府二人其荒僻郡縣人才尤稀處間一擧須限年三十以上學行成立者方擧府州縣擧同者聽至期巡按御史會藩臬官考之問經書義共六條條以三百字爲率如講義式不必用破承結尾藻飾策一

道內問鑑史或先儒議論共十事以一千字爲率考試只作一日不必分塲試卷惟彌封姓名不必謄錄其經義全通策能答八事以上爲上等經義通四以上策能答六事以上爲中等不及此者爲下等閱卷不必遠聘考官煩擾考試次日巡按卽會同藩臬官堂上公同校閱去取合省所舉多不過二百八一日可畢上等續食薦於朝廷策試之第一人授以京秩餘悉授縣令中等就令巡撫官注授本省府幕縣佐署試之職以准古者辟署之意注授畢然後奏聞付吏部爲據三年無過而後實授其治行卓異才堪任

重者撫按藩臬保奏之不次擢用下等遣歸學問以俟再舉府州縣舉同者除文理全不通外下等陞中等中等陞上等如守令徇私謬舉徒文無行者撫按藩臬覺察劾免之其誤舉寡學無文致考下者守令無罰所舉人士守令終身保任他日有犯贓私干行止者降舉主官二級庶乎守令知慎而不敢輕舉濫薦矣朱子嘗與門人論當時之弊謂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嗚呼非孝廉之科與難乎免於是二者之病矣

夫何謂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馬端臨曰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得自辟曹僚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恒必由之杜氏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銓綜失序授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司銓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能之優劣尊賢先乎文華鑒別擇乎書判求其無失不亦謬歟觀二氏之言則前代得失居焉可見而隋文一時之權制後世固未可襲爲百王不易之令典矣嘗考唐

宋諸君間亦有略知其弊而少改其轍者唐制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卽任士人高宗時乃遣郎官御史爲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卽選其人宋神宗詔川陝福建湖南廣南等八路之官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著爲令二君所行是皆使其選歸各省而未嘗拘拘於隋文必欲專總吏部之制矣愚謂小官選歸本省有五利今日遠方士人數千里之京候選踰年回家挈妻孥又數千里之任日月歷二三載盤費不啻百金士人家裕者有幾率多倍息稱貸抵任償還皆未免

取諸民也欲責其廉介無侵漁百姓固難今若選歸
本省則此費十省八七其利一也京師之地天下之
人所輳集焉薪米踴貴恒倍於南方唐太宗嘗分選
人集于洛州緣此今若選歸本省則京師米價可稍
平其利二也四方官職有缺類季報上候選補到任
多至踰歲甚至數載者有之曠官廢事日久今若選
歸本省則隨缺隨補其利三也四方之人情僞剛柔
異俗南北水土異齊非本省附近之人則無由以安
其水土而諳其情僞以展布其志故胡端敏奏議亦
謂有司等官宜於本省相近人員陞選之說云知府

知州知縣并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注於原籍相
近地方寔貫兩廣有司宜只於本省人員內陞選庶
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官日久
此其利四也人情所深願者莫大於祿養其親故毛
義捧檄喜動顏色然任遠途遙則迎養尤難久宦遼
親於義又不可今若選歸本省則士人奉親之念易
遂而忠君報國之念愈篤其利五也愚謂外官初選
入品以下宜委各巡撫都御史銓注冊報于朝付吏
部爲據此後遷轉黜陟皆吏部主之巡撫無與焉夫
取士用人察舉於守令考試於巡按銓注於巡撫陞
黜於吏曹參酌古今法制之善似亦可行

夫何謂入仕之途不可傷於冗濫也攷之前代唐黃
門侍郎知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
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
流不加銓揀是傷濫也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取
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
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爲政之弊也蘇軾言
于上曰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
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
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

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爲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
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胡寅曰善爲天下
者省冗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壅於上聞也專顧
己私者不爲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缺以收其虛
譽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嵬瑣之流而
天下之禍亂起矣丘文莊公曰吏多而缺少在宋時
猶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又不止三人矣洪武
永樂間入仕之途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歲
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時選用者未聞乏人
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惻士子之在學校者

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
馬入監等名目於科貢之外別開岐徑選調止於此
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日積月累遂致人才數倍
於前給假家居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臣恐積愈久
而愈多往往衰老於選調而不得及時以進用衰老
之人昏耗消沮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愚按
古今入仕多途選調淹滯之弊多起於中葉非惟不
便於士其爲蠹政殃民不既深乎夫取士任官以爲
民也而至反爲民病其弊可革而不能革者咎在上
下因循玩愒而　廟堂無憂國任事不恤流俗之臣

也蘇軾嘗言天下之學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
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
得而貴不可以易致蘇氏斯言灼知流俗之情之不
可恤也嗚呼必廟堂之上有憂國任事不恤流俗之
臣而後胡氏所謂減省吏員惟賢才是擇之言可行
也而後丘文莊所謂科貢之外別開岐徑之途可塞
也而後國初以舉與選調人數相當之制可復也而
後天下可幾而理矣
夫何謂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隆脩之制邈乎不可復矣

成周兩漢內外之官員數雖衆然皆官治一事未有
無事而徒食於民上者也唐選舉志太宗謂房玄齡
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省併留文武總六百
四十餘員又百官志謂太宗初省內外官定制爲七
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高宗而後日
增歲益至玄宗開元末官自三師以下至一萬七千
餘員其冗甚矣李吉甫謂自漢至隋設官之多無如
唐者請救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
俸給之數於是省併八百餘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
人亦一快也宋朝曾鞏議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

治平中增至二萬四千員朝野雜記言祖宗時內外
文武官通一萬三千餘員至寧宗初增至二萬四千
有奇宋朝官冗又甚於唐矣胡寅目擊其弊亟稱劉
晏官多民擾之言爲名言蘇轍曾鞏輩議國家財用
皆惓惓以省冗官爲急可謂有見我　太祖平一天
下官有定員至今垂二百年官職日增幾倍於舊冗
員可省者甚多如各府首領官共四員府學官至五
員州縣學亦三四員皆冗閒無事可省其半其附郭
縣學宜省併入府學如順天應天及江西南安府及
湖廣漢陽府之例蓋一城中止宜設一學一孔子廟

今乃一城至有三學四學三廟四廟者甚煩褻無謂
也至如遞運所亦宜省併鋪驛其各道右布政使無
職掌今秪爲充資養望候陞之官皆在任數月而遷
甚至有未及抵任即遷者此尤可省其各道兵備分
巡宜合爲一官屯田職事亦宜併歸分巡庶不致十
羊九牧今京朝官如翰林編脩檢討六科給事中尚
寳司丞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之類皆職清事簡不
宜多設至數十人謂裁省使有定額至如大理寺副
及各部員外郎之類亦可省雖然省冗官有本焉如
杜佑所謂欲求其理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省貢舉

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
庶矣朱子語錄曰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爲士人廢了
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
理會甚事眞所謂游手馮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
只是爲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眞是可憂朱子此言憂
士人之多而欲其寡即與杜氏同意朱子又嘗與門
人云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太學眞無益於
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亦以爲可罷又曰
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
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

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甚謂自古以設學養士爲
美談而朱子乃以爲冗費廩祿無益可罷省其所感
也深矣嗚呼安得朱子杜氏十數輩生於今時得畀
行政釐其施爲以復古帝王之治之盛也哉
夫何謂初選之職不宜槩貴也昔唐虞用人必歷試
諸艱孔門高弟初仕皆爲邑宰漢宣帝謂所用皆吏
治民以考功以蕭望之在平原日淺復試之於三輔
唐宋進士初授皆主簿縣尉之職雖狀元初授亦止
外州僉判叅試之民事以觀其才能察其操守閱其
功勞然後漸遷以至京秩不遽然輕畀以清望華要

之官也我　朝之制進士惟一甲徑除翰林第二甲
出身從七品第三甲出身正八品故洪武初年進士
皆授縣丞蓋即與唐宋同意永樂而後二甲以下進
士始經由庶吉士入翰林徑選科道與吏部主事之
華要而以各部主事爲尋常以推官知縣爲不屑矣
胡端敏奏議曰我　祖宗朝立賢無方故能得眞才
實用今則清要之官專取一途百官叙轉惟憑初選
進士初選美官則惟循資可立登要地故今士人初
入仕途即有夤緣求得美選之心既得美除即爲持
循保守祿位之計近年進士之輪選者聞有南京之

缺而即避近侍之該陞者遇有京堂之缺而即爭為成此等士風而欲與圖新政理難矣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唐宋所取狀元進士皆先歷試民事而後召試館職或令再試他官而後擢居臺諫上寄朝廷耳目之司下儲公卿宰輔之望不敢輕試以新進之士也我　聖祖諭人之姦良亦言試之以事而後見今宜可以新進未試之人而緊居耳目股肱之任也又曰洪武初年取中進士多選縣官徵至天下賢才悉授守令乞令後百官陞授畧倣李唐均調內外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

任臺郎給舍之制進士出身不得徑選科道部屬舉人出身不得徑選同知知州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叅政副使而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之久任卓異者而遞遷之則守令知重而凡善政可行生民蒙福矣愚謂胡端敏此議通達國體今日可行

夫何謂遷轉之期不宜太速也漢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黃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二子皆漢賢臣其言深識治體矣漢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史又稱宋文帝元嘉之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士敦操尚鄉恥輕薄

江左風俗於斯為美二君久任之效明著史冊班班可考矣丘文莊公曰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為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　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中有善政著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　祖宗立法之初意矣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皆久任而

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
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叅議於北來春則
又陞叅政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
遠不行在家稍候二三月即改左而之近矣到任未
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
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
者亦惟僅及三年即擢中間朝覲科場差委叅謁奔
走曠廢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卹下也故今藩臬
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見驛舍之損壞
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困苦若見驛馬之疲瘠誰爲

之卹也愚按二公一言國初久任之善一言近日速
遷之弊何國家法制多善於初年而儆於承平之世
也愚親見近一仕人先任江西叅政不半歲即陞廣
東憲使又僅半歲遂陞廣西右方伯抵任纔兩月又
陞福建左方伯不半歲又轉應天府尹抵任未幾又
陞甘肅巡撫都憲遂遷侍郎不三載間凡六七遷携
挈妻孥往來道路所至坐席未煖而行李又戒途矣
如此遷轉頻數不遑寧居雖其人亦不願也雖使聖
賢居此亦無由以安官行志而使民被其澤也嗚呼
使其人果才堪大用則前時如楊信民猶以叅議徑

陞都憲葉盛自叅政徑陞都憲亦何不可如何文淵
猶以知府徑陞侍郎陸瑜以布政徑陞尚書亦不爲
過何必使之輾轉繁從僕僕道塗重煩郡縣夫馬供
頓勞費不貲乎近日有爲策議者曰子產爲政累年
而後化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報政今之人未必皆
聖賢也聰明得於簡冊之陳言志力奪於舉業之舊
習其奮翼策步必一二年治乃有緒焉而旁視同列
超遷內拜者屢矣於是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
則爲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急謀身之術巧而取民
之計多百姓何利於是哉下之人知其意欲速也吏

胥得以肆其謾豪猾得以窺其弊上下之間一切苟
且而已有志者拜一命之寄亦欲展布以爲永圖而
速進者得以惑其意是使天下無誠心爲民者矣愚
按天順以前官多久任而致績效如周忱之巡撫蘇
松自侍郎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翺之提督遼東自
僉都歷陞副都左右都凡十一年于謙之兼鎮河南
山西凡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于名臣錄者可稽
也如吾東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
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吾鄉前輩陳璉知滁州垂十
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典此守令久任見

于郡邑志者可考也以此方之今日其爲是非得失不待智者而較然矣然而今日乃不能行此者以恒情慕榮速化世習成風而司銓衡者不敢違衆以召怨謗寧爲身謀而不敢爲國謀也故愚以爲此事今日惟　朝廷主張於上而已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
　如巡撫守令皆以九載爲滿以六朞爲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殘不職者歲按黜如今法其政事卓異者璽書旌奬增秩賜金超遷大拜如漢世及我
朝天順以前何文淵陳璉諸人之例如此而不政善民安者未之有也

大何謂資級之遷不宜太限也如知縣陞主事主事陞員外員外郎陞僉事僉事陞叅議叅議陞副使副使陞叅政叅政歷陞按察使右布政使又轉左布政使復擢府尹或光祿太僕卿然後陞巡撫都憲遷侍郎至尚書此近日陞遷資格也　國初無是也天順以前亦不如是也夫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補助若非行超遷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何也蓋循資而遷躐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况司銓衡又務爲循資速遷以弭謗怨乎此久任之所以不能行也且循資之說止可以待常才而非所以鼓舞豪傑止可以酬年勞而非所以振勵事功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考之天順以前仕之賢者或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補之如周忱由長史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翱由御史徑陞都憲所謂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也如陸瑜由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加以超遷也愚謂循資而速遷與久任而超遷此正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之說總而較之其爲遲速乘除適均無分毫損益

於仕者無分毫損益而於國於民則所損益天淵矣正使少損於仕者而利民利國猶當爲之況於仕者無分毫損何憚而不爲近日胡端敏奏議謂府尹布政使稱職者宜留久任選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都御史以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又曰在外布政二司官宜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叅議徑陞叅政叅政徑陞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愚謂此議鑿鑿可行杜氏通典所謂欲久其任在少等級卽此意也

夫何謂推讓之風不可不興也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禹讓稷契暨皐陶益讓熊羆伯夷讓于夔龍唐虞之時任官莫不皆讓也周成王訓迪百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三代之世莫不以推讓爲美也下迨春秋晉悼公擇帥范宣子讓其下韓厥輩亦皆讓焉是以民和而諸侯睦數世賴之讓之效也秦漢而降古道不興至魏晉時士人益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乃著崇讓論以諷之其略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

故徵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人臣初除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殊矣愚按劉寔所論崇讓之美深切著明有國者能舉而行之其有益於人才風俗政治不少矣至宋眞宗令內外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此制即本劉寔之論也近日尚書霍文敏公韜嘗疏請令在京堂上官到任半年後各舉一人以自代胡端敏世寧爲兵部侍郎亦嘗上因疾讓賢疏亟稱李承勛何孟春二人之才而舉以自代焉二公所陳無非欲薦賢爲國欲遜讓成風也嗚呼使今日制典許人人如此持以必行其無舉與謬舉者皆有罰何古之治之不可復也哉或曰賢愚名從其類如使舉官自代則許敬宗必薦李義府王安石必薦呂惠卿則將奈何曰寔論固

云擇所讓最多者用之宋制亦云以見舉多者授之不賢之人其所讓者必有限其見舉者必不多矣固可無慮也

夫何謂考察之行不可不愼也我　朝之法百官自按罪問黜之外內有科道之糾彈外有撫按之舉劾貪酷者無不去當黜者無不黜每歲通計不下數百員法已嚴矣後來又立爲考察之法京朝官五年一考察外省官三年一考察每次考察黜退老疾罷軟貪酷不謹等項兩京至二三百員在外至三四千員此則法外意矣法綱太繁密矣前代未嘗有是也我

國初亦未有是也丘文莊曰仰惟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爲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跡錄其罪狀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　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施焉其有緣事降職降名亦許其仰理其愛惜人才不輕棄絶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

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爲無謂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爲人所憎嫉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柰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罪者坐被空文意謂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齎恨禁錮人於聖世謂之何哉後文莊召入內閣適當考察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

人文莊遂言于　孝宗皇帝勅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昧實跡者亦勿黜文莊非徒言之復施行之可謂忠厚之至愼之至矣愚按考察之法原其初意蓋以補按問糾劾之所遺以疏通選調之積滯使先進之士不得以久據祿位而壅閼仕途使後來之士皆得以均沾一命不至老死牖下也今仕途惟進士出身者不限其舉人監生每榜所選初一考察即十黜去二三矣經再考察十已黜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已況雜流乎聞之何文肅公喬新云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

部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惡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至弘治初幾二千人矣至近年所黜遂踰三千幾至四千視國初不啻百倍矣是何國初禁網之闊疎而近年嚴密若是也是何國初禁網闊疎而治近年嚴密百倍而反不足以懲姦也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按此之行利一而害三利小而害大此法止便疏通選調而已所利者小也而三弊不可勝言矣一起上官恣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一起下司阿諛承迎祈免下考之弊一起在位函圖囊篋以防速退之弊

此法不罷此弊不去太平未有期也夫是已非人好諛惡逆人之常情上官所行或偏或私勢所不免僚屬或一言不合或一事違拂則喜怒愛惡從之而考語之賢否因之矣一州官員之賢否繫於知州一人一府官員之賢否繫於知府一人愛惡出於一人之口而撫按藩臬守巡之考語莫不因據附和同然一辭矣司考察者只見撫按藩臬守巡之皆同然一辭而不知其初起於一人之私愛惡也今之考察去任如此者大半也胡端敏奏議謂嘉靖初年朝覲考察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

缺乏謂此也夫是之謂起恣私喜怒陰除異已之弊夫上官既以從違爲喜怒以喜怒爲賢否於是爲僚屬者不論事之是非理之可否專務承順一意逢迎以圖免下考以冀免考黜其有不便於民者仰屋竊嘆而已不敢言也胡端敏奏議謂令守令各官惟撫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禀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正此意也夫是之謂起阿順承迎之弊夫既入仕數年寧能免一事之無違咈於上轉瞬居諸考察之期將至而罷黜懷虞矣自非天性不移者能不起囊篋之計爲

好官不過多得錢之想耶胡端敏奏議謂今之爲仕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下焉者惟圖取覔得錢以防速退斯言盡今日仕人之病矣夫是之謂起亟圖囊篋之弊嗚呼考察之行莫不以小懲大戒廉頑立懦之風莫踰於是也而不知適所以長恣私益阿諛速貪計莫不以爲除舊布新後來者庶幾愈於前日也而不知考察不除三弊如故三年之後考黜之數未嘗減於三年之前賢否實無大相遠正昔人所謂徒相蒞爲亂也法繁而弊愈滋法久而人愈玩國家生民何賴焉孰若返國初之舊而爲愛惜人

才之計耶　朝廷愛惜之則士亦必自加愛惜士既自加愛惜則必爲國家愛惜生民而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終必賴之矣或曰久不行考察則耄者疾者才不勝者坐視其蠹政貪暴不謹者坐視其肆於民上耶曰令巡撫巡按歲一考劾知縣以上疏于　朝而罷黜之但未及於司府首領州縣佐貳與雜職爾宜令撫按并雜職以上歲會藩臬而考覈之年老者必明註其年已若干疾者必明註其有某疾貪者酷者必明註其所貪所酷之實跡素不謹者必明註其不謹何事冊報于　朝罷黜如法如此庶乎被黜者

心服而不坐破空文而不致受此朦昧不明之惡聲而齎恨於沒齒矣

夫何謂小官之祿不宜折減也嘗稽之經訓矣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而朱子釋之曰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蔡沈釋之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此聖經之言昭乎萬世君人之軌範歟之歷代能知此而行之者三君漢宣帝詔曰吏

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後漢光武亦詔百官俸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三君所行誠有得於勸士體臣之道矣我　朝洪武定制於百官祿皆無甚厚薄雖九品卑秩亦月支俸五石不知始自何年方行折鈔之例京官三分本色七分折鈔外官二分本色八分折鈔大官俸多折鈔猶可小官俸少折鈔愈少矣以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原定月俸七石五斗歲止八十石巳多寡不侔況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乎今士受職之官必携揭父母妻孥十餘口有終歲溫飽之需有往返道途之費又有推其餘以仁三族之望此皆爲士者俯仰之私不可不恤也今祿薄如是誠不足以恤其私於勸士之道固有未盡漢蕭望之言于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爲國

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去貪致清之本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缺於家雖嚴父不能制其子況人君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凡人能守清白乎二子之言與三君之詔一轍今日朝廷欲體臣興化責廉求理誠不可不察乎此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其即以今制從九品月支五石爲準等而上之每品皆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爲俸十石至正二品則爲俸二十石皆不必折鈔少倣漢宣光武諸君之詔之意益卑不益尊其庶乎

制兵議

陳建 知縣

夫兵者生民之大命國家之盛衰與亡恒必由之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兵固有國者之所不可已也然制兵之法莫善乎兵寓於農莫不善乎兵養於官愚請詳陳前代得失之故而後及於今日之事成周井田之法邈乎尚矣周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令貢賦此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行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衆欲其恩足相恤義

足相救容服相別聲音相識也兵農無彼此也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唐府兵之法始一寓之於農史稱其居處教養畜材持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初之所以盛由兵寓於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奏募人爲長征兵卒啓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殉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脩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此唐室後來之禍皆源於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爲二也蘇軾論宋兵之弊嘗曰唐府兵之法無事則力耕而積穀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也葉適曰康定以後謀國日誤

召募日廣而後天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縻厚祿而未嘗有一日之用政和以後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荷戈幹離不始挾兵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召天下兵以勤王京師不守而勤王之人潰散爲盜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觀二公之言則宋家之禍未始不起於養兵之弊也明矣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五代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鬭一呼即

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乾道初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淮荆襄皆用其策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宣司檄召諸郡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掠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師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觀此則兵寓於農與兵養於官其爲得失利害較然矣昔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

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兩河強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畜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此二者所行蓋彷彿寓兵於農之遺意矣范仲淹曰戎狄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擧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勝甫曰中國夷狄之兵嘗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戰擧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觀此則夷狄猶合於兵農不分之意得寓兵於農之利中國何獨不然也馬端臨曰

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軍師之法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丘甸之法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方調發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蓋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

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後世兵民旣分兵不得復還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徒爲無益之費而不可使戰由此言之寓兵於農之制誠行則兵可強費可省無將帥專兵之虞無募兵潰亂之禍末世保民之道莫加於此有國者何憚而不爲乎我　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布內外爲衛者四百九十有三爲守禦所者三百一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百名爲率每所以一千一百餘名爲率可謂盛矣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

軍士逃亡故絶者過半甚至十無二三者其存者率
多懦弱不堪雖每歲勑差御史清勾司府州縣皆設
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閲京州府武衛
志謂承平百七十年法網日疎武衛尸其職而兵不
教戰流竄遷徙十亡六七其存者率羸脆聞枹鼓格
闘聲畏怖欲死正德間華林嘯聚及寧濠所集皆烏
合耳平時佩虎紆金糜廩食粟者不能被介冑挾弓
矢一戰頽鼓勇而陣盡市井民兵　國家所獲衛力
僅河漕歲千人耳嗚呼此言確盡當今軍衛之病觀
京州一衛而天下可知矣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

天下實在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
萬然近年達虜深入我弁汾虔劉我畿甸如蹈無人
之境諸衛之兵曾不能向一虜發一矢交一戰今縱
清勾充補衛伍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筭保
障之功也哉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　國家竭
帑庾以供軍而實何嘗得一朝之用如此雖有衛猶
無衛也雖有軍猶無軍也朱子嘗曰今朝廷盡力養
兵而兵嘗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
却是無日不用兵也觀之今事實然實然近胡端敏
奏議曰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絶者多實在者少

以逃絶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没者歲歲清查既無
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
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以見在者言今養軍雖多
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
掠在内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
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先代軍死甚可痛也況今東
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
軍東南亦嘗逃回尤爲無益愚嘗因胡端敏此言推
之病見近年每解一軍即累里甲盤費數十金長解
方回逃軍繼踵每一軍逃即遣棄所買充妻小流落

乞丐凍餒而死今天下每歲軍解軍逃何啻數千是
即每歲累窮里甲數千戸累死軍妻數千人也其可
矜憫甚矣抑尤有異焉者近年大同宣府以至遼東
福建諸軍每給糧稍不如期動輒訴噪群起思欲爲
亂甚至戕脅主帥者有之此風豈盛世所宜有也使
兵寓於農詎至此乎近日胡參政松奏疏曰大同兵
自頃年鎮廵諸臣失於撫馭致其悖逆驕惕偃蹇日
甚一日適來教場鞠爲蓬藋金鼓幾於絶響每邊境
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
愛子若孫熟寐以寢奇稍稍絶縛則群起而譟呼脱

非而訴嘗事勢至此豈不可爲之痛哭也哉馬端臨謂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爲用今日兼有其弊矣竊謂今日承平玩愒百度廢弛百弊叢積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軍衛一事爲尤甚邇者有事交南因衛兵不足而行募兵之令矣然兵方集而刦掠已肆沿途騷然有司不敢詰將領不能禁彼寇未平而吾民已先受禍募兵益寇古今天下同一揆也嗚呼淸軍無益勾軍無益解軍無益謫發非人充軍無益養兵於預無益募兵於暫無益非惟無益而害反有甚焉蓋亦反其本而求其善矣董仲

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行甚者必改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丘文莊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又爲之新製則其用不竭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而不爲之更制吾恐日甚一日一旦有事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愚於此有策焉不煩淸解不煩謫充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則有民壯一事因今法而稍加損益焉俾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寓兵於農之意足爲經久可行之法爾矣何以言之今日州縣民壯朋丁均糧十年一

編聽差操捕無衛所處卽用以守城亦彷彿出兵於農之意愚嘗備員臨江府原無衛所附郭淸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卽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雇募頂役亦未盡善又十年一另編分合不常亦非畫一不若各隨其里甲編定如一圖十甲一百戶卽編民壯一百名圖甲內人戶有多寡大小者隨爲增減不拘一律大率以中戶爲準一戶編一名大戶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

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聽役縣小兵少者二班合爲一班五年一次聽役除有非常大寇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用以次一二班周而復始小警則用本班至十年一界造冊圖甲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隨增減每戶必推擇戶丁正身精壯者出當其或糧多而丁不足者方許令義男應當不許雇募代替生弊推行如此則雖不必拘拘於井田府兵之旣往稍損益今之法而卽得寓兵於農之意有國制兵簡易經久百世可行之法無過乎此矣若夫今日一時補偏救弊之權宜則又

有可言者在於調停衛軍之制耳何也　國初衛軍
籍充伍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
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
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
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里
既遠勾解遂難謂宜更制各歸土著除　國初編發子
孫巳數世慣彼風土不願回原籍者聽中間有願回
者官司給文發回原籍衛所補伍以後充軍俱即編
本省附近衛所庶解逃亡易爲勾解雖然法雖善要
不過補偏救弊一時權宜之政而已終不若隨圖里

編民兵之爲經久無弊何也蓋軍隨土著祗省清理
勾解之煩小利而已他弊固自若也若兵隨里甲則
可省養兵之費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亡缺伍之虞
可無缺額充數與夫驕兵悍肆之患凡昔之所謂弊
者一舉而空之而所謂利者悉兼而有之矣不井田
不府兵而自得寓兵於農之利迂疏一得妄謂聖人
復起或有取於吾言而潤澤之矣

上吏部孫季泉少宰用人議　潘　梆　鄭州

梆嘗讀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又曰官不及私昵
惟其人爵罔及惡德惟其能今其權屬之于明公矣
梆待罪佐郡辱明公雅教明公行復用天下士矣詩
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爲周之禎嗟乎賢
才代不乏人顧用之何如耳昔鮑叔進管仲子皮進
子産春秋之季猶能進賢爲國況今明盛之世可任
匪人而曠官哉昔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
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
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

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
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故忠良比肩
而讒佞遠退此道不行而漢之四科唐之詩賦宋之
文章雖間或得人而去古遠矣我　朝取士洪永間
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奮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
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迺定諸服大僚備肺腑
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瑰奇蘊珍之夫亦間緣
他途以起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靖以來制
科益重其間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蓋格愈

屬而人始病今天下仕者不過甲科鄉貢歲貢三途
而已天下之美職則翰林吏部科道數職而已而陞
職者歲貢不得與鄉貢鄉貢不得與甲科髙天下
雖無通材而無以格拘可乎夫翰林重文學吏部重
衡鑑科道重風裁　國家雖有定制而請問一破格
可乎　國初重歲貢今則歲貢最下矣鄉貢亦下矣
自今刺舉者必三途一體論列而考劾者亦一體黜
陟歲貢鄉貢者今絕無九卿大僚之望視　國初之
公不免有間矣徵辟之典湮廢已久而取士以文又
非冥際口吻之學徼取聲華則安得不三途而均之

不然天下之人既厄於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
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仰偃俛而趨繩墨而行
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輒挂吏議安得賢才而用之
乎抑有說焉今天下惟有權力苞苴二者結歡而已
二者行則皁白不分朴魯營職者終成鬱抑下僚無
所表見而天下何所勸懲謂宜咨訪以權力進者苞
苴進者則罪其人并罪其所舉之人不以豪強免不
以彌縫貸庶幾人心有與乎齊威王世主也烹毀譽言
之阿封積毀之墨公道一明齊國大治獨不可倣而
行之乎明公忠烈之後天下瞻仰精明大公梅雖不
能識其萬一或者窮堯之采焉耳

弭盜議上總制自湖吳公　潘　梅郎中

國家雖太平無事未可諱言兵我　太祖高皇帝以
聖哲得天下以文教綏太平而復建司衛所繡錯宇
內要害之地置鎮戍焉閫外之寄悉屬武臣昇平既
久法令稍弛紈袴之子豢於醴醲甘脆之中沉於絲
管娥姣之習肌節駑緩智識鈍耗挂武夫虛號而已
至　仁宗皇帝命文臣臨鎮治文書議機密參軍務
理邊餉戢都御史提督總副參遊分符而理聽命節
制今明公在上兩廣吏民聽受威令稱又安矣至於
寇盜悉嚴律防守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勞心焦思

為兩廣銷未然之釁樹無疆之福請以本省所目擊
者為明公陳之嶺以內山海之寇縱横出沒誠為叵
測然山谷之險固多而大藤峽瓊黎諸洞則尤為甚
海島之險固多而磠石栢林廣海則尤為甚山寇之
為巢穴累數千百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逭撫之
則陽聽招而陰為寇掠海寇負海以為計東借日本
之諸島悍夷以為牙爪西南則借交趾占城闍婆暹
羅以為逋藪曾無有建一奇畫一策以釋國家之慮
者乎既不能先事而隄防又不能迎機而料敵大丈
夫當以身報主揚旌萬里之外以明中國之威何至

委靡若此夫一二宄豎弄兵潢池之上搏之如咋鼠耳至於瀰漫蝟毛而起如敗絮之虱披於東而出於西屠戮老少俘虜子女巢據田宅驅奪畜牧芟夷農功白骨滿山赤地千里此仁人之所隱也迺各地方官以講武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心非忠義志在富貴其於百姓不啻胡越也惴惴然幸不刦廩攻城自可計日而遷故郊墟以外委以啖賊而不顧則安危之計豈不以人哉嘗稽之逕昔斬將搴旗先登陷陣逞逞出於應募起行伍間拜大將使鉞登壇爵通侯而位東第者先後相望世胄無聞焉今惟一衆將戚

繼光芟除倭寇平定閩越自封疆之臣也使介胄之士皆其權謀勇力何至陷民鋒鏑哉竊謂方畧有四曰求豪傑以典兵嚴刑罰以御命假便宜以重權愼剿撫以務本何謂求豪傑以典兵禮曰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又曰勇敢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請決資格以求之必忠義自許勇畧素著期誓名於竹帛者然後委用則肝腦塗地其情必迫兵食匱乏其處必周誓不與賊俱生滅此而後朝食禦無不勝攻無不取無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不然闒茸之子患失之夫不敢言兵不敢任事不敢動衆寡謀淺慮愴惶失措國家又何賴焉何謂嚴刑罰以御命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又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今至服也昔漢作沈命法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死今法不如漢而人皆欺蔽上下相匿則覺之過也甚至借彈壓以脫身因遷謫而膴仕尚謂之法哉請不獨敗績者誅卽奔迫數步躊躇却顧玉石俱焚者皆以法論然後師旅用命所向無前矣何謂假便宜以重權昔龔遂一郡守耳猶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蓋用人而拘

之是縶騏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也請重委任而去尺幅使得展布馳騁市租可以餉士卒贖金可以充賞勸先發而不爲專少衄而不爲挫所以解苛細而求功寔也不假之權而制其命雖有賁育無能爲矣何謂愼剿撫以務本招撫之說古蓋有之所以待脅從矜舊染而處服馴非以娟渠魁而順驁悍也況乎勝之而撫則權在我不勝而撫則權在賊權在我則部置散合惟吾之聽權在賊則喜怒好惡惟賊之從惟吾之聽則一撫永寧惟賊之從則朝撫夕叛可不愼與當事者惟審虛實量彼已以制乎賊之命則一撫

以示恩而寬嚴並濟矣要之四者則選豪傑爲尤急
昔齊景公以穰苴爲將苴請得公之寵臣莊賈以監
軍賈後時而至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
束則忘其親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
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
命皆懸於君奈何後至斬賈以徇三軍之士靡不振
慄晉師聞罷兵苴遂取所亡封內故境以歸今誠得
豪傑而用則嚴賞罰假事權誠心而行相機而動剿
之足以示威撫之足以爲德何以尚軫當事之慮哉

嶺南文獻卷之四目錄

議

霍韜　鹽政利弊議

蕭端蒙　治運河議

龐尚鴻

安邊方畧議上　安邊方畧議下

葉夢熊

邊籌議　長昂議

王弘誨

上大行皇帝謚議

馮奕垣

建文祀典議

陳一敎

復通鹽路議

朱國泰

防虜議

明蘄陽張邦翼　輯

議類

鹽政利弊議

霍　韜

竊謂立法須公而導行法須嚴而容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臣竊究只限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私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餘萬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餐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　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實利如是而肖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

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過之[illegible]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窮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

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置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詢問近年恃衆往往爲刼此隙不行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

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其盈
津懷衛引為陂堰鑿為溝渠以廣其流而分其勢乃
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
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
鹽利秖之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
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
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
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
狀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
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于人者不敢怠

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
也

治運河議

霍韜渭先

夫治河之議人人殊言約而言之則有數端趨便易
者則曰治諸泉以濬其源觀末流者則曰開鑿二洪
之石以緩其勢狃近利者則曰挽黃河以益漕矜小
惠者則曰制轉運以紓困殊方異勢固難遙度觀變
察微可以理曉得失成敗蓋得而言之矣夫治泉治
洪二者雖非下策亦疾遠圖有之固足以為利舍之
亦未見其害所謂平時救弊之方非今日濟急之要
也若夫既興轉運即廢運河治河之費雖省輸輓之
費尤奢長運之卒雖寬轉運之民卒罹況京師之地

素稱瘠土衣食百貨仰給東南漕河既廢商賈不通
幾何之民坐受其困借使國利而民不便猶不當冒
然為之況公私兩困上下俱病者乎河性剽疾遷徙
不常往歲決張秋決侯家渡殫力濬塞始復故道曾
未數年奔潰再出今又南徙渦河矣縱能挽復使比
然所費公私緡錢不下數百萬而丁夫力役大略相
當假使來年再決將鳩財辱後復挽之乎竊恐河決
無已雖空國之賦不足以當之也況河性利於潤下
大智先於無事自鄒于既決之後日復一日大率漸
南以今渦河較之禹道已踰千里所謂江河之變日

趨於下也豈能復逆挽之哉夫昔之決張秋爲北徙北則挽而南之也順而易今之決野雞岡爲南徙南則挽而之北也逆而難此理灼然人所共見故以爲宜罷挽河之役縱之南流稍加隄防令不至害民而已固不可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也歐陽子曰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尤愈於利少而害多嗟夫爲今之計其惟引沁矣乎沁自武陟卽併于河今宜塞其故道遵之入漕歷曹州由舊分水處出永通閘以達於二洪然後於其下流樹柵立埭置堰增閘以節之非惟利多害少庶可一勞永佚誠能不惑浮言不惜小費釋挽河之財力以轉移于此則勞同而功必倍矣夫沁水一通漕河自利而黃河旣郤衆流其勢自殺是上之足以足國下之足以利民近之足以除河之患遠之足以貽萬世之利三策弗施四善咸集斯蓋允賴之良猷平成之上策也故竊以爲引沁便

謹議

安邊芻畧條議上

龐尚鵬

今昔譚邊事譚人人殊有以易譚有以難譚有以非難非易譚曷爲而易譚也賈誼曰匈奴雖衆僅當中國一大縣陳湯曰胡兵五不當漢兵一虜雖衆無紀律無大志無攻城堡無曠日持久無公輸雲梯之械智伯激灌之術楚子築室之圍非有冒頓之猛鷙尚結贊之狡猾故曰易曷爲而難譚也黃沙白草一望千里冬則陰風怒號捲地揚塵天日昏慘咫尺不辨積雲瀰漫嚴霜徹骨狂虜之來動至數萬馬復倍之如雲合電發霆擊風馳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震撼彼衆我寡彼強我弱彼食肉飲乳我食粟飲水彼收獵閑散而逸我且耕且戰而疲彼則因糧於我我則裹糧以隨虜不來則已十來十歸窮來富歸無遺矢缺折之勞而安取漢物如索諸寄故曰難曷爲而以非難非易譚也虜一也匈奴突厥之虜則易女直蒙古之虜則難以宋事譚之二帝蒙塵強虜壓境事豈難矣岳飛以五百人而破兀朮百萬之衆何昔難而今易也故曰非難非易夫易譚非也難譚非也非難非易譚均非也大抵譚事易當事難當事易成事難夫易譚者口誅筆伐津津不休一旦委以重寄俛

徬徨四顧莫展一籌以難譚者傷於虎者譚虎而色變膽落神泣徵前慮後以非難非易譚者執兩者之中持積稜之說未嘗身入虜地夫建議者多抱經遠之畫而當事者每懷顧忌之私輒曰事濟則後人享其成不濟則主議當其譴如撫臣曾銑議復河套輔臣言主之蹉矣後以擅開邊釁死于西市籍滅流徙誰復蹈之此為身謀不為國謀為一時計不為百世計得僥倖目前足矣至烽火告警羽檄交馳在主藏則曰請發內帑也在本兵則曰相機截殺也在輔臣則曰彼何能為也嘉靖庚戌虜大舉入畿輔本兵尚

匿不以聞　肅皇帝震怒戮本兵丁汝夔臨刑乃嘆曰嵩悞我𥈞矣至破拘攣之見愚有七之策雖書生常譚而自謂不可少者

一曰畿輔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吭丘濬曰漢唐都關中所以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京師北抵居庸東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所謂居庸吾背也紫荊吾吭也都幽燕者切近北狄則將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萬一入犯則踰牆而直入京師不過一日之程醜虜分道各鎮搶掠牵我入衛之軍出彼勁兵搗我會通河餉道復以重兵壓境為持久計外變臨於門庭內變生於肘腋可憂也所以防敝之者莫急於議大寧矣其詳具薊鎮下不為曲突徙薪之謀而計焦頭爛額之賞可乎此根本之説也

一曰　大閱我　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闕焉夫　大閱之禮　天子之禮也曾以諸侯行之故春秋譏其為僭行之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向歲　車駕曾一行之而罷乞行禮官會本兵考究周官及漢唐以來典故者為軍禮除逐月將帥于三大營自行教戰外每歲仲冬請

車駕幸教場　大閱考較將領軍士升黜之以復古禮講武事作士氣天下四夷聞知皆頌　皇上安不忘危聰明神武孰不畏威懷德哉或謂賞賚難措三歲一舉行足矣孰知賞一而勸百今兵部馬價之積甚多措處特易易耳

一曰險要夫九邊紆廻數萬里若一一守之雖盡天下之兵不能也只擇其險要虜之所必由者守之足矣虜人非十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十萬騎者尤難虜人須是覓得水草便利處而後敢入雖來去如風雨亦豈能以

饑渴焉致千里哉夫大舉之路不過數條苟圖畫燦
明可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則兵可以不多力可
以不分而絮梁按伏省却大半兵力矣
一曰禮將按六韜天子命將齋三日親授斧鉞曰從
此上至天下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軍中但聞
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古有此禮唐太宗欲行枀定而
李靖答以出師而先告廟任將而許便宜無以異於
致齋推轂此禮久廢矣我 成祖遣成國公朱能征
安南幸龍江禡祭而親諭能等儀注詳具有司真可
爲萬世法令止以方尺之詔代授鉞推轂輕易苟簡

畧無禮儀夫大將司三軍之命社稷安危所繫請行
禮官斟酌古制定爲一代出師遣將之儀其勲臣大
臣出鎭總督提督由京遷擢者畧倣六韜遺意行之
孰不致死効命哉
一曰邊關許褒殺向有九邊圖論詳矣時異勢殊先
後損益增置互異古之言兵者曰知戰之地者走千
里而會戰各邊要害曰關梁曰水口曰邊墻曰鎭曰
營曰寨曰堡曰墪曰城塹夫五之溝澮車之水山林
積石經川丘阜土名曷衍平地淺水其處爲虜所必
由其處爲大衆所出入其爲零騎所窺伺其至其若

千里逐一畫圖帖說每鎭一圖九鎭又合爲一圖瞭
然如指諸掌即虜在吾目中矣 九重之内亦懸張
一圖遇九邊警報按圖而稽察洞見千里之外使元
戎甲士按此而伏奇制勝馳伺掩擊又何憂匈奴哉
諺云胸有全邊而後能治邊又云以圖御者不盡馬
之情夫圖又不盡矣况無圖乎
一曰任事昔管蔡流言周公不避位而東征蜀先主
顧命有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可自取孔明畧
不顧忌前後出師拜表即行土木之變于謙奉郕王
即位也先抱空質而來開社稷爲重君爲輕竟奉

上歸益社稷臣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宋岳武穆當嘆
乎燕雲之日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追奔直北
邀二帝于沐然後刎頸闕庭伏矯詔之罪則功勛忠
義動天地而光日月皆其不然至今有遺恨焉今邊
臣一點彈文悻悻求去信乎任事如周公孔明于謙
之難也
一曰紀綱夫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
節目之謂也規模大節目詳紀綱既立則上下相統
漢之紀綱不一再傳有栢大如股脛大如腰之喻唐
之紀綱季世有藩鎭阻兵士卒逐帥宋之紀綱追申

葉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　朝廷內外相維體統不紊紀綱可謂正矣近來監司畏守令守令藐監司士卒侮主將主將制於士卒威令不行因循隱忍以爲善調停者尚謂有紀綱乎此當亟爲申飭釐正者也

一曰風俗今風俗日薄邉方爲甚夫調東而西人有其妻父調北而南人有其子夫父子夫妻不能相保國何以使其民哉此親上死長之義所以泯泯也誠勵廉耻修教化使民忠義之氣膠結而不解張巡所以感泣睢陽而岳飛陰結兩河與復宋室此其要矣

一曰餋士夫鋒鏑之下死生俄頃飲食之物雖微而上之感激甚速昔滸公以黄金予陳平縱其出入李牧椎牛餋士而市租皆入幕府曹彬下江南日餉肉數千斤王全斌得以一州之賦爲犒軍之費今一錢一帛皆從中覆而賞賜不得決於外望其克敵難矣今之將官自常俸與小賞外更無餘展何以感動軍士致其死命乎

一曰恢復邉防之制西起甘肅以跨寧延連亘宣大東盡遼海又於甘肅之西封哈密以制西域大同之西表東勝以控河套遼陽之西關大寧以遏山戎國初之規制備矣今諸險旣失在薊當復大寧在遼當復三岔河在陜西當復東勝在甘肅當復哈密在延綏當復河套其詳具各鎮下議者曰得兵三十萬次第出入其間且戰且築築尺吾尺也築寸吾寸也築城完守亦易易耳今大司農告匱其力可繼乎若一戰而得所傷必多萬一不勝必大損　國威悔將何及是未敢以擅議也必鎮撫負豪傑之才相機而動不以文法歲月拘之若有開疆之蹟大者公次者侯餘亦賞延于世其不樹非常之偉業者非夫也

一曰國是夫國之有是衆非所惡恐上之不能定也

漢金城之役趙充國欲罷騎留田公卿議臣初是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天子猶不能無動魏相獨謂後將軍策可用宣帝乃聽從馬卒之罕幵招降諸羌瓦解賴相之主張國是也邉臣意見互異畢竟成就一個是而已群議可拂立破盈庭而不嫌後效可需即越目前而不徇是是非非確乎不可拔邉事其有裨哉

一曰羈夷夫兀良哈朶顏三衛世受封爵爲我藩籬謂之屬夷遼東宣大山陜開茶市馬世受封爵均曰屬夷正德中朶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忝將

陳乾欒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本兵王瓊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即如花當不知即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令盡棄其子竟不絕漢奸今屬夷勾引達虜爲之向導擾我疆埸戕我將卒不宜置之不問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鬬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含而不忍嚥之也即如恐而不問將無忌矣獨不可按前事固求其人而重罪之乎

一曰降虜各鎮將官多收集降虜充爲家兵厚撫其

妻子倍其餼廪置之帳中與之同卧起一死生降虜亦傾心信之而不二往往透殺零騎奮勇先登蓋以虜攻虜虓得其死力將官部下多者千計少者百計雖督府亦收爲所部先鋒者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撫馭失宜反戈内向在俄頃呼吸間耳狼子野心可不爲之慮乎

一曰職掌夫職掌不明人懷窺避每每憒事必上而君相同心則　廟謨已定下而臣工効順則衆思已集忠計之臣不僻於内勇謀之將忘身於外故户部之銀已發而軍餉不繼則罪巡撫兵部之兵已調而用兵無功則罪總兵曠日持久畧無寸效則罪總督而查勘功罪責御史擬議功罪責本兵查勘委官亦且分別地理遠近遲速難易就以叅提赴援一事例之赴援宜速左當以日馳百里之外者爲戒勘官雖嚴左當以日行百里之程者爲準至宜守也雖須兵堅壁不以爲怯宜戰也雖輿尸失利不害爲勇若一槩叅提至勇怯不明功罪無當孰不望風解體乎

一曰重武國家以非常之禮待人則人臣以非常之效報國總兵官奉　璽書掛將軍印握生殺之權豈不甫然尊重哉然衛府經歷卑官得與之抗禮兩臺

吏承門皂叩首堦下總兵官亦長跪芥之下而副叅遊守可知矣經歷等官承委查勘功罪動稱照視兵馬擯役軍士十百人上將郊迎禆將以下負弩前驅奔走服役不暇營堡官聽儼然一郵傳也副叅遊守儼然一驛卒也如此尚謂有上下體統乎至衛武官俸鈔不分管事與否有經四十年不得關支者蓋因武人不學藐視之欲其死力疆場豈彼心所甘哉

一曰懲武　國家遐陬絶域咸置長吏星羅棊布遼東宣府寧夏甘肅獨剗去州邑並建衛所而屬之都司蓋邊隅狡獪之俗華夷雜揉之民易動難安非可

以內地之治治之也然自郡縣之制罷而衛所之權專橫暴侵漁不可窮詰惟保釐茲土者督察而禁治之盡審操縱之宜乎

一曰積習邊臣懼糧草給發不時班軍遲悞每每奏稱塘報某達虜結聚大舉入寇張大聲息及糧草足兵馬調則又報曰仰仗　天威驅逐出境奪回被虜人畜恭報捷音云云中間實報者十三虛報者十九夫邊方耳目止據按臣而地里遼邈承委官受賄指氣使扶同奏報全軍覆沒反以捷聞奚獨今日然哉陸贄所謂賊既縱劫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

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以成千古今積習也

一曰儲才夫人才難將才猶難而邊才更難今不預養而使之發歷邊塞講求戰守一旦有事然後用之鮮不仆矣宜專委兵部堂官一員選部屬中舍行人進士有才志者不妨原務教養於京更番出塞贊畫巡視得有全邊他日即補邊方有司兵備之缺以備巡撫總督之選如駕輕車就熟道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視急迫而後求之相去爲何如也昔宸濠之變舉朝有憂色本兵王瓊謂先置王守仁于贛計足以擒此矣未幾而全捷疏至非儲才之明效大驗哉

一曰設疑胡虜之情利在剽掠東寇西盜北擾南侵近來亦知兵法故每入必架梁一便瞭望一便埋伏且畏從衢路恐陷阱畏入山口恐險峻畏涉湍水恐沒溺畏吾兵馬布散恐搏擊入重地必團一大營然後分衆出掠雖三家之市必至分掠既還乃借大營之衆獲疲卒而歸若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必不可犯視間必不可乘虜最善疑吾多方以誤之豈敢越險阻罹困頓犯兵家之所忌乎故夜而偷劫其大營晝而抄掠其零騎則我兵

之肯窺也

一曰豪傑豪傑之士不得志於時往往亡入匈奴貫始盧綰綰誘匈奴侵若上谷叛臣藉外寇毒中原始此夫逞其梟傥自戕本根至今有遺垠而是故窮狡以售私則爲中行說爲趙信爲張元爲郭藥師貪賂以自利則爲石敬塘趙延壽爲劉豫誘致其兵以擾塞則爲韓王信爲盧綰爲盧芳噫可鑒哉今草莽中尚有豪傑貢舉一途未能盡網羅之昔許劭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若開收豪傑一路以優格遇之不患無韓

白其八也

一曰積威夫一人之所以服萬人者非弓矢之技蓋威之至也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戮寵姬其威習聞於士卒故士卒畏將而不畏敵項羽鉅鹿之戰人人不敢仰視莫不以一當百齊威王烹阿封卽墨而國大洽商鞅相秦百姓勇於公鬭亦祖此法意令主將積威不能懾人法令廢弛臨陣者死脫逃者生向前者死向後者生是以百戰百敗而穰苴孫武子之事後世不再見者非不能乃不敢耳若後六韜禮將之權則必有穰苴輩出矣

一曰車戰古來兵車之制如偏箱鹿角如意萬全霆雷等製善矣然利於守而不利於戰行易地則易行險地則難沿邊皆崇岡峻嶺浮沙積石車之所以難行也惟飛車則首尾用二人旋轉其行如飛或前行或後行或率然兩頭行一可以戰二可以守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代馬力過險阻則四人可舁以行上施利器有萬夫莫敵之勢焉人馬見之莫不碎易其製與運糧之車畧異各鎮得此吾何慮匈奴哉

一曰長技虜惟弓矢以木爲幹以鐵爲鏃雖矢不虛發然拙重不能及遠三十步之外難至也我火器神機火鎗鳥銃火炮佛朗機發熕等器其霹靂之聲如疾雷迅電虜來衝突短兵未接巳斃之百步之外矣而發熕可及十里人馬當之輒煨燼焉五兵而加其一五行而用其六此中國自古所無之長技也至有強弩積弩連弩與諸葛二十矢連發之弩雖披重甲亦須洞徹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以飛車載火器及勁弩與虜角兩軍相爲表裏奚待交戰而後分勝負哉

安邊方畧條議下

龐尚鵬知縣

一曰審幾夫幾者動之微言貴先見也尚父之師猶曰陰謀管仲作內政以紀軍令謂兵不詭不足以謀人國政不詭不足以自謀其國蘇軾曰智者所圖貴乎無迹事已立而人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若稍露形迹虛實先傳事未舉而幾先動難以得志故兵部謂之極密凡屬軍機事情兵科不宜發抄孔子譏不密管仲戒漏言正所謂幾也

一曰察時大槩虜四時不撤備而止曰防秋實以秋高馬肥虜即深入特加嚴耳匈奴志謂虜若舉事隨月壯盛而攻戰月虧則退兵月知半規入則深如全望入則淺昴宿為旄頭星若跳躍則胡兵起太白出西方失度則夷狄必敗然則旄頭夜躍太白出西方是我用兵之候也冬月春初水凍草枯人饑馬瘦虜勢自弱故春煖秋涼胡馬易於馳牧也則聚兵以備之若雨利寒胡馬散漫而住牧也則撤兵以待之崔顥曰胡兒正牧馬漢使日徵兵豈有為而發者哉

一曰戰守夫戰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戰有警將戰兵以為守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故整飭軍伍專以議戰一以振揚軍士之氣一以震慴屬夷之心虜攻城堡不過數次甚急捍禦已過虜亦必怠乘其怠而懸兵夜出負炮偷營虜亦擾亂逸去昔也先南侵攻圍京城石亨于謙孫堂江淵督精兵于城外每每攻也先營殺傷相半也先即遁去此時若嬰城自守不亦危哉故戰而無守是謂浪戰守而無戰是謂株守惟知戰守一道故守不忘戰戰不忘守是惟無戰戰則必勝雖不勝亦不至於敗矣

一曰哨探夫兵家以哨探為耳目結聚報向往報入境報出境報獲功失事報把都兒之巢穴在獨石外擺腰兀慎之巢穴在陽和外青台吉之巢穴在西路外俺答之巢穴在大同左右衛之外土蠻之巢穴在遼東之外吉囊之巢穴在河套之外若遣夜不收於各邊探之果有結聚之形其勢衆者其掠遠其勢少者其掠近使耳目聰明不為諸虜障蔽而屬夷亦在所哨之中矣又何大舉之無備哉

一曰修邊夫往年所修之邊非所守之地春防於西秋防於東人無固志若使各鎮之官軍今年修工於此明年防守於此分布既有所定則將卒自有固志在將領自為防禦之謀在軍士自為防身之計不立修邊之名以滋估計之弊借此防邊之糧以盡修築

之實年年修之月月修之爲守益堅矣何金湯之難
致乎
一曰料勢夫勢者夷夏盛衰之勢也夷狄旅盛旅衰
今值醜虜式微之運宜率我勁兵以臨虜穴使彼自
顧不暇何暇入寇若虜勢方張我兵便當堅壁清野
以養銳氣不然何異驅群羊飼餓虎也且虜人大舉
動盈十萬其全鋒孰能當之我軍悉衆而戰謂之孤
注一敗則不可復支矣故用衆之地如群鹿抗麏多
勝寡用寡之地如兩鼠鬭穴强勝弱然則酌量其勢
之輕重緩急全在主將一人耳

一曰搗巢昔總兵官梁震每遇虜入輒率兵出邊搗
巢虜即不敢久駐蓋牽于內顧耳彼亂巢之心既勝
欲戰之志不堅故孫臏直走大梁以解邯鄲之圍攻
其所必救也今後遇虜深入當發兵搗巢有功破格
陞賞縱有敗衂亦不究以開邊釁之罪或曰
虜大舉每每空國而來帳房逐水草住牧無巢居非
然也若使其盡携老幼男女則羸弱者衆易於得志
又曰虜猶伏虎也官軍搗巢入虎穴也虎之伏也尚
能爲害猝起而搏噬之勢將莫禦殊不知虜之荼毒
非由我之搗巢也若以伏虎爲憂而不知行虎之禍
果何若也伏虎尚莫敢攖則行虎將益畏縮矣
一曰馬政兵部以大司馬名官故苑馬太僕寺之設
專司圉馬然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
不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不與也此匈
奴之長技也我馬不及彼遠甚遇虜即下馬地鬬
國家歲費百萬豈能得馬力哉各鎮馬市茶市歲得
馬十萬而十不存一馬戶之苦日甚一日矣若稍通
其變除遊擊全騎之外悉兼馬步取其半費以益芻
糧以備行軍輜重飽歌騰槽豈難致耶

一曰屯田夫且耕且守誰不知之而人民在田畜牧
在野虜騎突入一空無遺誰復試之不知屯田馬政
相爲表裏耕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
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矣今宜盡
驅在邊之兵軍開耕沿邊之曠土苟以虜寇侵噬爲
慮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
以馭敵況各鎮俱開馬市茶市貢市虜安堵如故獸
不可乘時修舉乎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
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而軍士數多歲月久遠其
能繼哉至將官各有養廉地多寡不一盍限其頃數
多餘者割爲屯糧而　皇庄之占據在附畿甸者恐

多有司不敢問矣
一曰鹽法　太祖制鹽法供邊每引納銀八分
成祖定制每引輸粟二斗五升是以富商大賈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秋成粟自築墩臺自立保伍歲時豐盈因尚書葉淇題改折色鹽法遂壞今曰長股曰存積曰開中弊孔百出邊商內商坐困並無一人在邊墾田者然通算各邊歲定七十二萬引若復　祖宗之舊得粟幾何所當通變者也其詳具臣見條議中下戶部覆議未報
一曰軍儲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豈能枵腹待敵乎然開納之例雖爲濟時之權而所入甚少屯鹽之法雖爲經國之計而獲利甚遲所恃救燃眉之急不過搜取之民耳誅求已甚於錙銖剥削直入乎骨髓若不及時撙節則江河之水難實漏卮況今江河已竭哉必乘大稔之歲訪常平之法一行市糴可乎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萬兩大熟全糴中熟半糴至於粟價騰湧准其借支秋熟補償歲以爲例亦備邊急務也近於各邊產有銀礦多盜挖生事若明白聽其開鑿處置有道不大增邊餉乎
一曰土著蓋邊調客兵不如團練鄉兵邊人生長與虜爲儔習於鋒鏑哨探戰鬭且能尚勇力恐饑渴知利地優於內郡人甚遠稍加揄選即爲精兵然素無蓄積無耕種貿易惟藉兵糧給其家故沙汰之法不可驟亦不可苛蓋邊人得死於牖下者十之一二耳從來幽并客盡向沙場老讀此詩者盡爲之流涕乎
一曰歸正夫漢人棄室家之樂入犬羊之群爲向導間諜內應以華攻華罪在不赦矣然多有被虜陷身異域多鄉土墳墓妻子之思彼歸正者每被殺首級以報功何忍歸之以就死哉必遇太虜臨邊預行管軍傳告招呼凡我南朝人願歸正者於賊勢回時見各處插有歸正旗棱趨城堡願充兵者聽願回籍者聽伐兵將若能招降漢人計其名口與殺功者賞同則全活衆矣今板升之衆皆中國亡命之人幾盈十萬而各邊之爲板升者非止一處也孰亡池魚越鳥之思哉
一曰功罪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懼刑戮有功不賞有罪不誅甚有以功爲罪以罪爲功何以勸懲又有論功者一人焉論罪者一人焉惜才者又一人焉若悉折東於督撫本兵持議信賞必罰賞不踰時罪不還刻大公無

我人心孰不思奮至于奏帶義士家丁與寄名鎖刺
報効欺罔攙功冒濫已甚矣
一曰羈縻史遷傳匈奴大都嗜利無耻以強弱為進
退陽順陰逆今貢市茶市歲費馬價撫賞百餘萬號
為羈縻中國之貨財有限而醜虜之貪求無厭譬之
養虎常飽以肉饑則噬人又如病瘧之人雖有時不
發而病根日深耗損元氣夫貢市久則邊備衰必邊
備修而後貢市久要挾恣肆按臣王之楝養癰之喻
切中其膏肓矣哉
一曰責效夫邊方之弊其一文法繁其二督責速其

三議論苛三弊不除雖孫吳束手矣邊人何所措手
足哉孟明三戰三北秦穆公用之而覇鄧禹漢名將
也出關輒為赤眉所敗光武累而用之卒興漢業蓋
兵家勝負常事也若鑿功過之並使累得失之細故
則將士張膽直氣奮身圖贖無餒忌畏憂矣
一曰宣威虜自也先火篩入寇之後未嘗一經敗衂
盜輕中國蓋由將官爵位高志欲滿有生之樂無死
之心魯仲連所以譏田單也晁錯曰虜若一經大挫
則終身創矣胡虜見畏勁敵我能以重賞募勇士斬
其一二先驅者即嚬眉而遁如魚駭鳥驚不可復聚

我軍為之增氣乘勝長驅使彼自相蹂踐空騎而遯
可保百年不擾我疆土矣唐張仁愿之築三受降城
在武后朝蓋太宗餘威所刦也虜非可以仁感可以
德化蓋以威武代仁德乎
一曰務實今之譚邊計者大抵議論多而成功少宋
室所以淪於夷狄正坐此弊所謂待汝家論議定時
我已渡河矣蓋言之者一人議之者一人而行之者
又一人也宜以實心行實事不應甲可而乙否始行
而終變至于山人墨客星相術士假權貴書劄薦引
指稱採訪事情邊將畏其讒口雖貴下令軍中科派

動至千金稍不如意訛言傳布立中奇禍城狐社鼠
撲捕為難必得言官題奏　明旨允此輩執權要書
到不分真偽許將領梟示則邊臣定心任事矣
一曰同心夫邊臣欲用一將議一策必請裁於兵部
欲久任一兵備有司則請裁於吏部動一糧草一木
石則請裁於戶工二部又取決於輔臣彼此意見互
異動多掣肘一或不孚則摭過不暇曷能與虜抗又
督府總兵各諗信地欲失事則分任其責若胡越然
豈同舟共濟之義乎
一曰超格夫真正豪傑開口便見肺肝方可與共事

用兵之才如金見火一毫假不得今舉用將官必當曾經戰陣者則刖足之孫臏且以不能戰棄矣蕭何奇韓信沛公一見數語便築壇而拜再擢而王齊三擢而王楚所以能誅秦蹴項五載而成帝業如信必待破魏下齊而後重任焉則漢楚之雌雄未卜也今邊臣豈無韓信其人願破格封拜若曰戮一級階一等僅以庸才待蓋非常之才不可以常格拘之顛倒豪傑莫知端倪其鼓舞人心之機括乎

一曰訓練夫夷狄難以力爭只可計取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衆寡強弱豈有常形

哉今沿邊之兵可謂多矣然以藝技繡刺差遣役占十去其二三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百萬之兵不當十萬人之用今宜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以一訓十以十訓百以百訓千以千訓萬使一人有一人之用然又訓之義以作其忠訓之禮以消其悍訓之勤以忘其勞訓之技以利其用訓之相愛以結其懽訓之相戒以起其玩六訓舉則少而益精多而益辦無敵于天下矣

一曰攻取古之戰勝攻取者無他焉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昔楚伐隨季梁教隨侯攻其右無攻其左以左乃疆兵在焉太宗曰吾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惟在要其終而已夫瑕堅兵家之常勢勝負兵家之常事盍審其所以攻之者乎

一曰營陳自來出師止而為營行而為陳諸葛亮生致孟獲使觀營陳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嘆曰天下奇才宋時驕虜跋扈

獨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孫武子曰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營陳如武侯武穆有勝無敗矣各邊所操演者自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遇虜輒立脚不定一衝即動再衝即走安望拒敵其法令戎政府標營把總何良臣著有陣紀一書御史徐元為之校正胡得肯察盍薦而校習之乎

一曰更番朱熹曰臨陳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番將戰則食第一番人既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番人力將困則調發第二番人往代第三番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宋吳璘疊陣法

與張齊叡南之捷劉琦順昌之勝皆以入陳之先後更番替食士卒力皆有餘遂爾克敵今士卒遇虜多枵腹以戰遂爾不支宜主將哨官有宿戒遇戰則分班數替下令軍中依次進飲食更番而上士飽而歌何勁敵之足慮哉

一曰分封九邊夷虜種類區分各有酋長犬戎之性每每群吠而起見骨則狺狺而爭今宜因其入貢歸順各郎其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夫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彼自相吞滅各自雄長使其自保全不暇必不敢抗衡中國昔突厥降唐侍郎李百藥曾建此

議以爲安邊長策而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北虜也先爲哈剌所殺哈剌爲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叱恩蘭之徒皆以爭立自相魚肉因而分封之携貳之以空名而當間諜勝於十萬師矣

一曰集議諸葛亮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岳武穆將出兵先召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敵所以敗我者至如六七竭智其攻必無敗也乃行故每戰而無敗始則集衆人之細長終則成一人之大智自古幕府必有軍師如蜀先主之得孔明者今縣門中曾有北面師虜武如淮陰者乎臣自謂愚夫千

慮之一得故以此終焉然此其大畧也而伐謀之機望氣之奥三式之秘間諜之微有難以言語殫者所以不敢洩故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若夫運用之妙攻守之策雖以老將如趙充國尚曰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況臣未學軍旅敢謂其言之可盡行哉然臣復有説焉天下可使爲亂者寧獨北虜哉季氏有事于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秦王漢武鞭撻四夷自謂繫于苞桑安于磐石而外變銷内變作

矣伏乞 聖明留意

邊籌議書劄　　葉夢熊書

兵家有勝算之策有制勝之器今之言禦虜者非不備矣然或各得其一端而其策其器多散漫而嘗試之不及虜之精專虜之所惟射惟騎自少而壯止一藝耳千人萬人亦止一藝耳故箭不虛發騎追逐如飛飄風疾雨頃刻蹂躪勢不可當此其所長也中國豈獨無長哉火器也輕車也挨牌也此吾之長技也虜弓雖強必近發而不能遠矢雖如雨可以善避惟火器一發避之無措一銃可殲數人千銃齊發可殲萬人加之萬銃雷震山裂絡繹嚮應即虜騎百萬亦

無不撓亂矣古人以車戰後人失其意僅用以守戰車宜輕可便馳逐守車太重僅可備營壘轉輸耳成化年間工部及大同所製用十八人推挽即今薊鎮偏箱亦用十六人後又改衝鋒車亦非人多不能運皆安營輜重之具非戰具也今製雙輪稍前遮板退後着地如飛平地二人可推過險四人舉上列鎗刀行時排堅戰時前向火器從中而發隨虜所往而逐彼止則我進彼進則我止人過之披靡馬望之辟易可戰可守萬全之計也挨牌中用薄板內外皆竹片藤編密釘試以硬弓十步內射之不能入萬曆三年本職任贛州時曾用以破黃鄉寇三萬彼長鎗硬弩飛鏢俱無所施今以直抵虜箭一齊挨前用砍馬刀與長短器相夾翼車而衝然後騎兵隨之是兵法所謂馬步車混爲一法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潛九地而動九天者也益制勝之器中國所長也然惟專而後精惟精而後長欲其精專非練不可欲練非選鋒不可兵不選鋒曰北益貴精也秦漢擊胡常用兵三十萬往往不利然出塞千八百里窮極其地勢不得不用衆如我　成祖北征亦用至三十萬是也若虜入犯與之對敵則可以計取如岳飛

以五百人破十萬劉錡以千餘破十三萬我　太祖用中山開平岐陽分道驅逐胡元皆以精銳襲擊所向無敵此用寡之効也夫虜之擁衆而來也徒以鷙悍自驕絡繹圍爲嗥奔掠無紀若能設伏出奇一大創之如鳥之傷也可以空弦下矣故出奇之兵必練必選鋒密雲遵化三屯俱有標兵每標選一千西協四路選五千中協四路五千東協四路五千以二人之食食一人以二馬之食食一馬南兵三營每營選一千又責成總兵選家丁五百副參遊以下或二百或一百汰遊食冗員虛糧冗役積餘以除畜死士則

兵馬不必加也錢糧不必增也於常額之中而得轉弱爲強之術益今日制虜之勝算也戰車每輛車正一名挨牌六名長鎗二名鈎鐮二名佛郎機手二名百子銃手二名百子銃手三名兼火箭三層推車夫二名馬八匹馬上各稍百子銃一把騾一頭駝載虜炮一丞百子銃十把共計步兵十七名馬兵八名以二十五人爲一隊十隊爲一司十司爲一部十部爲一軍分爲三營合爲一大營勢小則分擊勢大則合擊處處有節制之兵人人有敢戰之氣此薊門之命脉 帝鑑之神靈忠義之臣所宜刻肺裂眦而圖者

也夫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見其形而有其實今之虜形與實大勢可覩矣虜未嘗一忘中國則中國亦不宜晏然無事而坐待其變也自貢市撫賞修工之外宜問兵其半救不飽者能戰否宜問馬其羸弱不堪者能馳否宜問火器其棄置已久者能習否宜問將其煩支縟節以急阿奉憂讒畏譏以希茍延一旦有急果可以當虜否夫時方以歸義款誠爲賀而無故發深憂過計之談昔遭譏斥今復不戒將至於三刖而後已也誠不自知其狂悖惟臺下計安 社稷熟思而銃畫之幸甚

虜長昂議

葉夢熊宮保尚書

太祖驅逐胡元建寧府於潢水之北虜迤北降夷置三衛命其酋長爲都督等官成祖靖難乃襲劉家口取大寧以三衛兵從因其有功而陟朶顏於此泰寧福餘於廣寧夫以成祖睿武神謀豈肯輕與人以地哉逮永樂八年北伐至鳴鑾戍語金幼孜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寧夏甘肅則邊境可永無事矣是棄大寧非成祖意後世不知祖宗初意謂欲借屬夷爲中國藩籬誤矣誤矣至宣德五年并開平而失之喪地三百里由是左右之臂俱折而松關

潢水之險顧在虜而不在我則安在其爲藩籬哉夫不得祖宗之意而揣摩其影響以幸苟安而無遠慮此二百餘年之大誤也

上大行皇帝謚議　　王弘誨書

伏惟

大行皇帝以深潛純粹之資撫豐亨豫大之運昔在藩邸毓德青宮比嗣鴻圖薦登寶位恭默以居民上沉幾而爲物先莊敬威嚴凛若秋霜之肅寬柔和裕煦然春日之温郊祀有常敬天之意獨至視朝不懈勤民之念彌周錄用建言諸臣則納諫之途廣矣汰斥競進羣吏則入仕之門清矣躬幸太學弘開經筵有崇儒重道之風焉大閲肇行京營定制有安内攘外之畧焉念宮闈之當謹則禁地必肅中貴不阿家法之嚴殆遠同乎聖祖思稼穡之惟寶則籍田必親農桑時勸民事之急蓋無忝于哲王邊政久廢弛矣乃議兵曹巡視于外而屯田必舉鹽法必舉百廢爲之具興漕政久紊亂矣乃命重臣總督其間而河道以復海運以復曠典爲之再振威行朔漠則廻猋之長如俺荅咸稽首而稱臣化洽蠻荒則桀驁之醜如古田悉歸心而向化財以不蓄爲富而蠲恤之政每軫念于瘡痍刑以不殺爲威而慎獄之恩致屢歷于詔旨不貴異物不作玩好則節儉之美爲可想無作聰明無亂舊章則安静之矩爲可遵他如思謨烈之重光則世廟實錄惓惓在念爲社稷之重計則儲宮正位汲汲不遑夫親覽奏章信任宰輔皆其治功之章明較著者是以六年之間吏脩其職民安其業薄海内外號稱隆平臣等嘗得之擬議而窺其萬一則冲漠而無朕淵孰尚焉温柔而賢善懿莫加焉恢恢乎量包萬物即成湯之寬也藹藹然愛洽羣生即帝堯之仁也煥然而光明毅然而振作文武至矣備道而全美永言而錫類德孝隆矣惟茲衆善之具臻實皆篤恭之發越遺詔一下朝野吞聲拊心如摧攀髯莫逮夫自古英君誼辟之在當世莘皆有鴻名顯號以垂後人嘗觀詩人贊天曰於穆不已其贊文王曰穆穆文王我　大行皇帝尊謚揆之於穆誠爲無愧宜天錫之曰順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恭皇帝廟號穆宗上以配九廟之神靈下以新萬民之觀聽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建文皇帝祀典議　馮奕垣御史

昔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夫以孔子聖人而當其入廟必事事而問問而詳者豈徒有所不知審之也正以先公之靈或有所未妥仁人孝子之心或有所未安章儀典禮之舉廢或有所未協則安得置而不問問而不詳也者我　國家　二祖開基稽古定制首建太廟闕左以妥　先靈二百年來廟貌森嚴俎豆布列對越駿奔致慤致愛夫何容議所可議者其　建文帝之祀典乎夫　建文親則　高皇帝之孫而　懿文太子之子也其南面君天下則　高皇帝所組綬

而冊者也　列聖之統緒則其所履藉而傳天下臣民則其所握符而御者也夫以　高皇帝之孫　懿文太子之子南面而君天下而及其沒也曾不得半俎之享于鐘虡之側於情安乎踐祚之始　太祖親以天下授之旣沒而不得祔享于　太祖之後　太祖之心安乎　列聖之統皆　建文之統而　建文之祀不得從　列聖之祀　列聖之心安乎天下臣民昔也儼然臨之而至于今不得一效崇報之悃臣民之心安乎或者曰　建文之年孫蒙祖號革除之歲紀錄已刪將安所議之然號可蒙而承前啓後之

統終不可得而滅也則祀終不可得而廢也錄可刪而奉天統人之實終不可得而掩也則祀又終不可得而廢也夫其當祀也如彼而其不可廢也又如此顧乃代更十葉年餘二百悠悠乎迄無成議徒使若敖終餒伯有長號夜雨秋風游魂悽惻豈不悲哉臣嘗考靖難之初　成祖皇帝曾採先臣王景議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夫葬旣從隆則今日之祀卽　文皇而在其不忍于輕絕也意可知也先禮部臣曾引　景帝爲比欲議追謚夫謚猶當議則祀之不容不議也又可知也　皇上登極之初特念

死節諸臣下　詔褒祀伏讀制詞有曰仰追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夫忠于　建文者且蒙追祀則　建文之當祀也益可知也今所以時久未議議久未決仁聖之主有意而未伸秉禮之臣有懷而未吐者不過以事屬難處勢屬難行禰廟之際不免于相嫌世次之間懼涉于相冐而不知情隆則禮從而隆時降則數不得不從而降苟得一豆一籩四時酹鬯猶愈于黯慘無依者愚以爲從　祖廟旣處壓于　成祖建特廟則又非有功之祖惟是留都之地其生所臨蒞于斯則沒所憑依于斯謂宜下掌故議或附食于

高皇帝之側或附食于 懿文太子之側或于 祖
廟之旁別設一室以時享祀則 祖孫共食父子同
堂一脉周流羣心懽洽夫宣湮鬯鬱脩廢舉墜至仁
也善繼善述盡制盡倫大孝也備 累朝未備之典
慰 列祖未慰之靈駿惠也萃萬國豫悅之心答天
下臣民之望宣孚也一舉而衆善備曠儀脩大聖人
之作爲豈不超出尋常萬萬哉臣也與聞俎豆之事
竊幸大典之成私心不勝惓惓臣謹議

復通鹽路疏 陳一敎 布衣

萬曆十四年四月初二日疏 上初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蒙戸科給事中常居敬 題覆吉安
一府仍食廣鹽

爲懇乞 聖恩查復舊規疏通鹽法以甦民困以安
地方事某等任居瀕海水鹹地鹵不堪耕種多以晒
沙煮海及販賣鹽斤爲生故沿海一帶額設鹽場二
十七所遠近鹽船大小不等大約不下數千各船水
手多寡不等大約不下數萬此數萬人者勇健精悍
之夫俗稱之爲後生各挈其軀命自試於海洋洶險
之中僥倖萬一以爲糊口養身之計一遇海寇則人

自爲兵不待官府而自行勦滅故當時商本不虧
國課完足邊海之民有所取給而不至爲亂良以鹽
法通行無所奪于上亦無所阻於外也故論者謂欲
東廣無事在復鹽船欲鹽船咸利在通鹽法眞知要
之論也乃今日則鹽法日滯邊隅生計日促其流禍
之深將有不可勝原者某伏覩 大明律一款凡軍
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某所以顧 天疾呼而不
容已於哀鳴者也某惟往年廣鹽一由廣西以達湖
廣一由南雄以達江西在廣西則係民商貿易價値
與時低昂未有官府抑勒如今日者在江西則袁臨

吉三郡皆食廣鹽未有淮鹽多端攙奪如今日者彼此貪奪日控日深閭閻膏血日朘月削邊海不得聊生貧民易以生亂事勢之危莫甚今日其請畧陳其故某查得廣西官鹽原自前任總督兩廣殷　奉征古田地方借用帑金一十四萬議取賑佳鹽利補額設立木馬運船與民糶賣每運計利一萬餘兩以十四運爲止不過求補帑金額數而已豈知法立弊生官賺利於上民朘削於下今已十八運原額已過額外運金積於無用况當運官取鹽之日但知按數取盈抑勒賤賣豈顧小民財本虧折已多及至該賣地

方嚴爲限禁官民互相配賣官鹽雄據以爭利民鹽壅塞而不行老引日積鹽本日耗豈知小民破產造船揭債作本出死冒險以圖微利乃餉以輸官鹽不售於民又爲官鹽限禁以阻撓之某見瀕海小民日就窮蹙而已安望有可生之日乎此則廣西行引之路塞也又查得江西袁臨吉三郡原食廣鹽蓋自正統年間已爲定規故鹽利日通民生有額地方且有寧宇嘉靖年間分宜嚴用事不由覆議徑奪袁臨二郡以惠淮商厥後鹽漸不行烏艚等船亦因以廢致海賊許朝光曾一本林鳳林道乾相繼爲亂嶺海騷

動二十餘年某惟　國家行鹽自有各該地方彼此遵行已久豈容徇私攙奪今淮鹽布滿諸省廣鹽獨行江右一隅而袁臨尚未退還所以爲淮商者得矣如廣民何此則江西行鹽之路塞也二路已塞鹽法不通昔廣西額消二萬餘引今爲官鹽所限官鹽每運只消四千引民鹽亦只消四千引比額則失去一萬四千有奇連韶額消二萬餘引今爲官鹽所限只消七千二百引比額則失去一萬二千有奇江西五郡額消二十萬引今爲淮商阻塞吉安只消六七萬引南贛只消一萬五千餘引比額則失去一十二萬

有奇在江西則行鹽之路太狹在廣西則配搭之限未除故在竈民則煮海無益徒坐困於饑寒在商民則生理無路而待斃於旦夕某見載鹽之船千艘皆無用而停泊於內河駕船之夫數萬人皆無靠而流離於外海其勢非聚衆而出海盜珠則烏合而奔投番舶將有嘯聚徒黨據險阻兵如曩時許朝光曾一本之所爲者計所必致也夫人非生而有盜心也衣食無所給窮迫不能存則爲一切偷奪以苟須臾之生計今日沿海之船數千其徒數十萬人計出無聊安得不爲之慮某目擊時變實切剝膚爲此遠慮千

里胄死　上陳請乞　皇上推利西省之心以利東民推憫淮商之心以憫廣商　勅下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議復舊規除官鹽於西省俾民財無殫於官府之誅求復故地於袁臨俾舊額不失於兩淮之新議庶鹽法疏通如舊日而　國餉亦賴以充窮民生養如昔時而邦本亦賴以固某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防虜議　　朱國泰名士

往閱西北捷書俺答以秪犢之愛傾心　天朝羣逆授首諸塞息肩　廟廊石畫羈縻胡虜款市以來由上谷至河湟延袤萬里居如堵行如家舉砂磧而黍苗之眞制馭長策也然而竊有問焉善始者廑于終周詢者諜諸野敢以觚生之見用效杞人之憂方今塞人荷戈上則供帥內則供役外則供市困苦日加饑寒日甚然虜志日驕虜形日變虜勢日儆萬一犬羊無信安知今日馴烏不爲他日封豕乎九邊諸虜俺答最雄比之小王子吉囊爲難羈制歲一入市似凜凜遵約束而黃把二酋蹢躅邀索實厥父陰主之情甚險也是以議防甚亟大率不出戰守二策然而齊空壘而戰戰誰與先畫空城而守守誰與固况執戰陣以授成見爲挑憤而執空約以控敵見爲疎虞所議以可戰可守而無害於和者曰垣臺宜復也在昔跨垣爲臺臺高五丈疏戶于中容可百人器械芻糧預期儲備無臨時輸輓之勞有彼此交援之勢賊無駐足之地我有倚立之形周垣三千餘里築臺三千餘所虜惴息不敢入塞實天塹長城也乃自軍伍空虛守臺無人因而頹廢議者曰旣脩邊垣無用此

豈爲也不知垣高不距跛羊澗又不容步武列卒環
守暴露風沙彼虜一乗矢石交集彼非石人烏能歲
月禦哉是垣臺不可不復也曰内外宜守也國家内
設重關外聯四鎮獨宣府一鎮爲 京師北門而延
永之壞南山之麓 陵寢在焉昔自東路鎮南墩與
薊鎮火燄墩相接塞其中空乃自北而西歷四海冶
一帶共脩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城至陸臺子墩創脩
内垣一道外邊以捍北虜内險以捍 京師内外犄
角首尾應援玉壘金城萬年長筭 頃因併守南山而
内垣漸廢矣議者曰既守南山無用内邊爲也不知

南山連接居庸岡巒盤錯無可駐足而延永沃壤平
原虜若結營其間分兵肆掠則我踞踏山中宣府諸
城潰矣况大寧都司既徙而左臂單寒矣遼陽舊城
既廢而守望無益矣開平移而上谷之憂益逼偏頭
廢而居庸之備益嚴矣今不兼脩内塞而獨守南山
是孤注宣府而薄我 京師也則内外不可不守也
曰奸宄當詰也正統己巳之變孤叛喜寧幾壓 大
駕嘉靖庚戌之變蕭芹丘富周原邪奇輩指揮勾引
人覆爲奸而趙全呂老祖家虜板升之地帳坐犬羊
爲謀主向非計擒授首我何日安枕乎頃自議款

以來中國無賴之徒僞貨而逐馬市虜且厭金幣矣
匿身以投沙漠虜且知虛實矣間有不軌爲之鼓惑
是板升扒沙之寇以中國窺中國也曰將帥宜簡也
國家三面隣虜九邊星列重兵棋布統以大將副以
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以
守有事則犄角以援地形兵力備且周矣然而號令
不一烽火不通蹂躪相閗雲翔相視此何以故將無
人也其必氣厲青雲心懷明月神清而不可濁操固
而不可揺視人猶已爲國忘家始克大將之任大將
得人偏裨障伍率歸號令左右羽翼率合謀猷然其

要則歸矣 朝廷之簡畀上下一心推誠相信使之
力無掣肘倘不其然貂璫遏於封章權要束其羽翼
文吏爲之顯鑠遊客爲之私螫安望敵愾宣猷委身
抗虜也哉曰士卒宜練也方今墩臺垣堡落落晨星
有名無籍虛冒難查問所應籍不過疲軍弱卒而談
國家歲輸邊糧盡爲遊戲資耶其必據目前以定册
籍募土著以補空虛練一 土兵然後撤一客兵嚴私
役之禁除徵調之令俾其出而操習入而安家心無
故鄉之戀身無跋涉之勞戶即爲兵人皆樂土而又

倣古八陣之制及諸葛武侯所制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大小陣法教之諳練然後可禦風沙可防曠野雖彼控弦鐵騎我無辟易雖彼煙塵蔽天我無披靡又何敵不可破而塞不可守哉然其要則積儲宜先也國家許市以來歲費金錢三十萬緡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宜乎芻糧豐溢衣甲鮮整者然自鹽法壞而不脩屯田廢而徒設倉庫空虛衣糧無給九邊之士枵腹露體是以屯田不復邊餉終難計也夫鹽政開中廢弛日久未可卽行而屯田舊額與塞最易誠以督屯多寡爲邊吏殿最歲遣憲臣按籍而課殿之將

領之掊剋盡清豪强之典鬻盡復間有侵占執白簡以從其後如在將帥偏裨有能督田開荒者課與首級同陞賞而又先發瓊林之儲代置耕牛之具三年之後總以馬價之費輸爲芻牧之需繕甲脩械次第更繇開中積穀雍容舉行而已乃當事凡搗巢之有功遂爲搜套之計議復河套一帶可得屯田萬頃籍耕而守倚河而壁實天之限華夷也不知河套久淪虜中道路險阻我已失其故步大軍深入邊餉莫支掟襟露肘豈能大創就若漸耕漸守漸搗漸復徐俟以有爲哉方今九邊之防不患險地之難守而患將卒之無人不患將卒之無人獨患邊儲之無備邊儲有備則器械有脩間諜有賞詰奸有責簡閱有法斥堠可復臺垣可築內外可捍守可也戰可也寓戰於守可也寓守於和可也未雨而謀桑土旣濟而戒衣袽　廊廟之中自有良策愚生按圖索駿坐井窺天其何敢多贅焉

終

嶺南文獻卷之五目錄

疏

張九齡

嶺南文獻卷之五

明蘄陽張邦翼

奏疏類

上封事疏

張九齡 丞相

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

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令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

蓋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于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

寧有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責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郎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在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爲常遂其私

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脩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聖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設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撿攝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劒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

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旣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愼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焕然行之假且今之銓

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巳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卽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愼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僃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逾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祗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

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夫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巳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髙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淸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入士子亦以脩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巳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執得一變而至阿私

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氷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算振此頹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徵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聰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辭免資政學士疏　　崔與之

班高黍預屢騰巽避之章職晉穹嚴叓昇清閟之祿冐寵便蕃而非據省躬震悚以自危義有未安情豈容默伏念臣一身如寄百念俱灰冉冉頹齡謝事而未得請奄奄殘息抱病而莫能興濫膺明哲之知擢寘疑丞之列綿力不足以勝重寄孱軀不足以踄遠途七疏控辭盡吐由衷之款九門屛竊第懷方命之憂忽貢意之上孚有温言之下逮貐惟書殿乃崇儒之華秩祠宮爲佚老之優恩久矣在朝懋著勳勞之大及其去國肅彰體貌之隆如臣伏櫪無能採薪有疾難剛任嘗蒙於簡拔而趣行毋後於驅馳有罪而不忍加刑無功而又從受祿得無歉乎事出殊常矯在見顧天地未即終棄而鬼神亦將害盈過寵難於清議若楇儻昧保身之道徒貽没齒之羞輒敢披瀝其私觸突以請伏望聖慈洞鑒怳荷收回誤渥曲從所欲以畢此生俾臣仍舊官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大賜所有新除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祗拜

論史丞相疏、　　李鼎英　宋侍郎

臣末學陋聞誤蒙睿知擢聯翠幄獲執麟經日昨進講至魯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因考胡寅生之無主其惡根於城頴之寘毋以爲世之大不忠皆大不孝者爲之夫子無其位故誅奸臣於直筆　陛下操必罰之柄昭懲惡之公儻不孝於親且將不利於國者幸免焉此豈聖人作經有望於後之明天子之意哉臣曩在嶺海間竦聆　陛下雷發英斷山拔巨奸至於窮陬僻區之人莫不歡呼鼓舞日以俟謂之渡崖確之徙新也踰年而秖聞二三邪黨之珉羽翼雖剪元惡

未除天下已共疑而切議矣臣今夏造朝首乞明正渠魁之罪聖意尚需遲而欠決容德天涵或以其未終喪姑有待焉今服闋近在旬日而官刑未舉於司敗人言籍籍通國皇惑臣而隱嘿言責謂何臣竊覩昔之所謂四凶者非如後世大奸劇惡之甚也投畀魑魅舜豈少恩蓋小人來險狠狡乘間輒發一旦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有不勝窮者操之已癖盛古且然嵩之譎詐貪婪狠愎殘忍罪浮於四凶前後白簡之所擢數皁囊之所鳴攻既詳且悉臣不敢更瀆天聽大抵其挾虜要君如秦檜其嫉賢妬能如李林甫其陰害忤己者如盧杞其藉權寵厚貲積如鄭注其與近習盤結如元載其穢行醜聲如楊國忠其匿喪不持服如李定其僨宰相不足爲之心如宗楚客人臣有一于此皆宜在誅絕之科況身兼衆惡乎去位家居日當齧齒握拳書空擊地憤憒然規復出以快報復私布駛傳於道路多設校窟於京都賂貴近以覘伺人主之言動結浮士以刺探中朝之議論群不逞爲之耳目爲之爪距者在在布滿也鴟梟乘瘖飆睨昏磨虎狠之牙噴蛇蜮之沫意欲何爲哉鄙夫患失無所不至萬一通神計行回

天力到必將懲前日之輕失積邪心而動於惡無所不爲矣此天下之巨蠹潜伏而未發而曰此不復然灰耳可懼哉又況國本漸定正要保持堅央爲宗社計人望稍聚正要協比聯囿爲世道計歲事少稔正要涵潤蘇息爲生民計小人之根未去宗社之危安世道之升降生民之休戚關焉利害曉然而未即加罰或謂　陛下外示寬洪之恩意中寓羈縻之微權卒有緩急或堪倚仗又臣之所未諭也蓋自　陛下收攬大柄親決萬機以來區畫邊防亦未嘗失事機人才　陛下之人才兵財　陛下之兵財自有而用

之若大臣降心相從商量恰好天下事豈難辨集彼小人者於謀身則周密於謀國則架漏已試明驗大畧可覩矣臣側聞　陛下有對越高廟神靈之詩有姦邪終擯斥之句則知定見不惑定力不移決不至來外邪以壞局面然化絃更張亦既久矣而大綱領猶未正大機括猶未定此一事頭末未備恐無以垂汗青詔後世　陛下亦嘗思及此乎章惇纔免父丧便提舉洞霄宮俄而得政遂嘯兇儔毒善類爲國厲階往轍可鑒臣愚欲望　陛下俯從輿議獨運精剛亟賜褫札寢嵩之服闋與宮觀之命仍削官爵遠竄荒裔使羣陰掃跡衆正伸氣于以安人心于以壽國脉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史丞相疏　李昴英　宋侍御

臣聞蘇軾曰祖宗委任臺諫養其銳氣借之重權所以折姦臣之萌也姦謀未成猶當亟遏絕之既滋蔓矣除惡本或不力焉豈祖宗設臺諫初意哉此臣所以早夜以思忘寢與食也臣昨疏列史嵩之奸狀將涉兼旬屢入催奏未聞　御可聖意淵深外庭未孚始相顧而疑今相語以忌矣　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惡盈其貫顯灼昭白天地鬼神所不赦　陛下獨委曲包容惟恐傷之聖度恢恢前古未有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並立者則寧有犯無隱求不負聖門之訓乃所以不負天子也夫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相須之義然也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不以事天事　陛下而視國家如仇此凶人耳罪人耳復以大臣待之可乎自其漏我師期於是乎有京洛之敗假挾北使於是乎有邀索之辱導敵入寇於是乎有淮甸之禍是爲賣國之賊臣席卷部內之帑藏囊括諸路之利源借國用匱乏之名肆販貨易籠歸私室富且數倍於國是爲蠹國之盜臣給諛牢籠朋分雜布以障蔽人主之耳目以竊弄人主之威柄是爲擅國之强臣

科抑太繁而民怨券給不均而兵怨扼過摧沮之過甚而士大夫怨是爲誤國之姦臣柚移江上之軍入補周廬之額用意殊叵測何非　陛下洞燭邪姦力拒不納且將爲害國之亂臣矣大臣以道事君者也嵩之凶悖姦詐陰險忮毒於臣道何有齊豹位司寇作而不義春秋書之曰盜嵩之尚得爲大臣乎孟子曰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以若所爲尚不得齒於人類尚可以謂之大臣乎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所以植億萬年本根者深且固而嵩之日夜斧斤焉雕肆諸兩觀未足以上慰祖宗在天之靈踰兩年而罪名未正

陛下寧不動心於見宗廟之時乎　陛下剛健中正與天同運儻以姑息爲至仁以不斷爲盛德是有春而無秋有雨露而無霜雪雷霆非天之所以爲天也臣於嵩之無纖芥之怨發於忠憤不容但已苟利社稷一身之禍福所不暇計欲望　陛下盡取前後臣下所言書疏參考其不道之本末亟賜睿旨併臣先所奏付外施行使天下臣民明知去邪之眞意千載而下諫服鋤奸之偉斷臣退而噴犯天威之誅死無所恨區區血忱惟　陛下察之

進大學衍義補奏疏　丘　濬 大學士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畧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

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所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附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　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月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

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
誤然區區一念忠　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
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
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然以本朝之
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
裨助　聖政之萬一伏望　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
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
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
建請　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
取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

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熙天下之
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不在於審察其幾微
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
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皇上親政之始
而繕寫適成蓋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
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
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
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歿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
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
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上進謹具題知奉
聖旨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
朕甚嘉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賸刷本發福
建布政司著書坊刊行禮部知道欽此

擇衍義補要務疏　丘　濬大學士

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
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蓋謂自古大
臣進用之始必有先資之言拜命即以言爲資因言
而以身爲獻致其所獻之身以爲君用踐其所資之
言以效其信言有不酬君必責以踐其言言有不從
臣必死以成其信故曰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
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
任責成於既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於久遠
之後也粤稽諸古若伊尹畎畝幡然之數語傅說受

命對揚之三篇管仲與齊桓問答之書樂毅對燕昭
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
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
者也之七八人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
以守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君臣相契皆
能成治效於一時臣之蠢愚雖不敢上比古人然生
當明盛之時而遇　大有爲之主不以臣之迂踈衰
朽用之於久病垂老之餘置之於論思密勿之地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雖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徒以
學術荒踈年力衰邁雖欲委身以爲獻柰無嘉言以

爲貧如或拜獻其身不能成信有所責焉無以爲應徒死無益也是以上三封章以老病爲辭未蒙俞允不得已而受命顧所謂貧言獻身者志不茍先定而泛泛焉冒昧以嘗試之豈能有所成哉伏念臣先於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而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上進凡古今治國平天下要道莫不備載而於國家今日急時之先務尤縷縷焉臣自幼殫力竭神以爲此書及其編成適際　皇上訪落之始不先不後而又蒙　聖恩獎諭命有司梓行不可謂無大幸也臣不敢他有所陳請仰臣前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爲

先資之言而侑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爲九重之獻益臣所進之書非臣創爲之製乃補宋儒眞德秀所衍大學未盡之義也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若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切要之務尤加意焉方臣進書時掌冑監無有政務不得見之行事猶可諉者今則幸爲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森嚴之地預聞機務此政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如此而有所不行則天下後世將有辭以議臣謂臣徒藉是書以爲榮進之階非眞誠有效用之實也豈不遺終身之羞愧哉矧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日暮途遠所行不能到汲汲焉及是時以圖之猶恐遲矣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臣平生所見不外此書請擇書中所載切要之務今日可行者芟去繁文摘出要語恭會補綴以爲奏章酌量其先後次序陸續　上獻乞
經　省覽如有可行特賜　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爲　聖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難行或姑留以俟後時或發下冊加研審亦望
聖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臣迂儒不通世務不免

泥古偏見然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掠取一已虛名以誤國家大事臣冒干　天聽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爲此謹具題　知伏候　勅旨欽奉
聖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

請重大祀疏　　梁　儲大學士

臣梁儲等謹題爲大祀事照得本年正月十三
日　皇上大祀　天地于南郊初十日百官聽受誓
戒十二日　聖駕晨出至壇視其省牲乃御齋宮百
官叩頭至晚分獻并執事等項官生人等各於　西
天門外候開進入是夜子時　上恭詣　大祀殿行
禮禮畢還　齋宮百官先回於　承天門候　駕隨
至　奉天殿慶成稱　賀此　祖宗舊制　朝廷至
重至大之禮蓋　人君至尊無對所當敬畏者惟
天地此而不用其誠何所復用其誠仰惟　皇上嗣

極以來祗畏　天顯率由舊章故未嘗有所違越一
念之誠自能上通于　天羣臣將順之不暇夫復何
言但比歲　駕出鑾回或至昏夜切恐俎豆陳設不
能蠲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無以稱　聖明敬　天
之意且扈從供事數十萬人若至暮夜則警蹕不嚴
兵衛不肅百官失趨蹡之容班行無等級之分甲馬
或交馳于　輦道群衆或喧呼于　御街非所以壯
臣民之觀聽而啓四夷之尊戴也況塵埃昏暗之中
慮有不測　禁門出入之際尤難關防雖　聖德格
天百神呵護萬無他虞而臣子之私憂過計不能不
拳拳于此也伏願　皇上深思　大祀之重慎惜
至聖之體　駕出鑾回悉遵故事俱在清晨使禮官
得以周旋百僚得展誠敬則　天地歆鑒臣民懽悅
和氣致祥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等備員
輔導不忍緘默謹具　題知伏惟　聖明留意

請廻鑾疏第一　梁　儲大學士

臣梁儲等謹　奏爲恭請　廻鑾以慰人心仍乞特賜睿斷以光　聖政事臣等數月以前聞之道路皆云　聖駕將復有出郊之行當時殊未之信昨日及今日進閣辦事俱未見文書發下臣等始信所聞不妄竊見我　皇祖憲宗純皇帝　皇考孝宗敬皇帝當時雖建有　皇儲人心安靖然猶思患預防不肯輕出游獵今　元子未生九重大內無人居守一日萬幾誰與裁決中外臣民之心實皆驚惶無地寢食不安況鞍馬之上勞苦百端雖　天保　聖躬必無

他患然意外之虞亦有不可不深加防慮者臣等既忝職輔導安敢緘默不言伏望　聖明鑒其愚悃即日　廻鑾永爲群生造福仍將臣等削奪官職罷歸田里以爲輔導無狀者之戒別選賢才代居重任庶得盡忠啓沃以裨　聖德以光　聖政則天下幸甚而臣等亦幸甚矣臣等不勝忠懇激切祈　恩俟命之至

宗社大計倂議廻鑾疏第六　梁　儲大學士

臣梁儲等謹　題爲　宗社大計事伏自　聖駕巡邊至今已三十餘日臣等三人義應輪流一人常詣行在左右朝夕奉問　起居因得少伸啓沃爲因居庸關把守人員奉有　旨意不容官員人等往來是以臣等不能如願至於邊境重務亦一切不得與聞臣等輔導無狀致令　皇上待之疏薄如此罪已不容於自遺矣二三日來始傳聞　駕在順聖城內駐蹕又聞達賊擁衆去陽和邊外不遠且分營深入搶掠即今京城內外人心搖搖臣等下情尤不勝憂

懼之至切料北虜詭計難測且覘知　聖駕在外日久潛結醜類陸續而來其衆甚多却乃藏形匿影外示孱弱使我易而無備是誠不可忽畧尤宜周防遠慮者也乞　勅隨　駕官軍持重堅守切不可輕出接戰及貪功逐利以至墮彼計中仍　勅各該遊擊將官分布要害去處隨宜分合相機戰守彼雖出境遠去亦宜哨探的確方可整衆星夜　廻鑾如此則計出萬全保無他患天下臣民皆知稱頌　睿謀神算實有出于尋常萬萬者矣此乃　宗社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本伏惟　聖明深加之意

請迴鑾疏第八　　　　梁　儲大學士

臣梁儲等謹　題為速請　迴鑾看牲以成大禮事今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於　左順門傳奉聖旨今特差太監張永魏彬張忠趙林齎帖傳與司禮監太監蕭敬等知道即今尚有邊報未寧目下不得便行所有閏十二月初一日起照舊差官輪流看牲不誤　大祀　天地爾各衙門大小官員各要安心辦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惟人君之道莫大於敬　天敬　天之禮莫大於郊祀是以我　祖宗列聖百五十餘年以來每遇郊祀必於前一月　躬

往看牲歲之首月卜日行禮所以　天心克享而天下乂安仰惟　皇上為　天之子受　祖宗列聖之天下果然上體　祖宗列聖之心以事　天則　天之眷我　皇上亦將無異于　祖宗列聖之時矣今駐蹕關外久未　迴鑾顧謂邊報未寧便欲差官先行輪看臣等愚昧心竊未安況邊報縱有未寧自有各該鎮巡等官分任其責　皇上但當專其委任明信賞罰則邊境自爾無虞豈可以是為詞遂欲廢此百五十餘年　盛典萬一　天下臣民及各處　宗藩有疑於此而具奏問故則將何說以應之此事係

國安危利害不小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言亟回新命即日　迴鑾躬往　南郊看牲以成大禮則人心安而天意悅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不勝懇切俟命之至

議郊祀疏　　梁　儲 大學士

臣梁儲臣蔣冕謹　題今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　聖意以明年正月　郊祀天地日期旣近欲暫於南京行禮命臣等詳議可否臣等聞命之餘不勝驚懼反覆思惟決以爲不可謹以愚見條列于後伏望　聖明采納停止前議早賜廻鑾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我　太祖高皇帝每遇　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愼重臨事尤加敬謹　聖言諄諄備載　祖訓諸書　列聖相承守而弗失況我　太宗文皇帝臨

御之日雖因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廵狩及至郊期將近隨卽先事廻鑾未嘗廢禮在於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　孝宗敬皇帝嘗因　聖體違和未能出朝不得已暫改　郊祀日期然中心兢業甚不自安每語近侍群臣以此爲歉及至聖體康復躬成大禮然後　聖情悅豫在於今日尤所當法

一臣等考得南京　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德祖一位自遷都以後京師郊壇止以　太祖　太宗并配今若欲於南京舊壇行禮旣不可除去　德祖配位又不可擅設　太宗配位此事體至重至大臣等尤不敢妄議

一郊禮以敬爲主其犧牲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辦樂器舞生儀節等項皆須預謹素習不然不敢行禮今若倉卒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茍簡徒爲褻瀆其爲不敬孰大於此臣等豈敢阿諛茍從以速天譴

一　皇天眷佑我國家篤生我　皇上以爲天下民物之主今　皇上父天母地繼體　祖宗正宜法祖敬　天子育黎庶以盡報本之道若郊祀一

事或有不謹則報本不誠天心不享天下臣民何以蒙福是以臣等不敢不攄誠盡言冀回　天聽俯前所陳事宜一時愚昧不能盡意罪該萬死伏惟　皇上宥察

議郊祀再疏

臣梁儲臣蔣冕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　聖意謂欲暫於南京郊祀舊壇增減配位以便行禮臣等聞命兢惕莫知所爲竊惟自古帝王郊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以盡報本反始之道皆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未有輙以已意擅爲增減者也我朝

郊祀之禮初都於南京而奉　德祖以爲配繼於
北京而奉　太祖太宗以並配皆百世不遷之祀舊
壇配位則有　德祖　太祖京壇配位則有　太宗
德祖配位既不可遷而北　太宗配位又不可奉移
而南不知今日倉猝欲行郊祀於我二祖一宗果將
何以奉配天地臣等反覆思之決然知其不可況二
祖一宗奉配之初既博考于聖經又詳集乎廷議旣
詔諭于宗藩又　詔諭于天下不知今日欲有此舉
亦能如　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告否乎此臣等所
以始終決然不可也伏乞　皇上俯從臣等先後所

言停止前議早賜廻鑾悉遵舊制以成大禮　宗社
生靈不勝慶幸

議郊祀三疏

臣梁儲臣蔣冕謹題臣等竊考我朝郊祀配享之禮
在洪武年則遵奉　德祖以配天地在永樂年則並
尊　德祖　太祖同配天地蓋　德祖配位居上
太祖居次此南京壇位之制也至洪熙宣德以來並
尊　太祖太宗以配天地蓋　太祖配位居上　太
宗居次此京師壇位之制也今　皇上偶因討賊之
故欲於南京舊壇倉猝行禮且又有增減配位之諭

豈非欲奉遷　德祖配位於他所而增設　太宗之
配位於　太祖配位之次也耶若然則失禮甚矣蓋
德祖配位乃　太祖當時躬自奉安者　太祖配位
乃　太宗當時躬自奉安者子孫萬年所同聽仰今
將擬遷　德祖配位而奉　太祖居其處又奉增
太宗配位居　太祖之處則　太祖太宗在天之靈
豈能自安乎　祖宗之靈既不自安則　皇上之心
亦豈能自安乎況人臣變更舊制朝廷自有明法臣
等二人安敢輒便輕議自貽誅戮伏望　聖明斷在
不疑勿狥浮議以紊舊章蚤速班師回京以行大禮

則天地祖宗無不歆饗萬方臣庶同被慶成之澤臣
等下情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請建總制兩廣開府疏　陶　魯（三廣布政使）

廣東按察司僉事臣陶魯謹奏爲特設總制衙門以一兵權以安百粵事臣蒙　聖恩洊歷憲臬久事廣東又原籍廣西於粵事特詳切照兩廣地方原相犄角不啻脣齒雖東西稍遠利病恒關兵力糧芻有無與濟手足頭目捍衛宜周緣統馭弗一以致彼我相持雖各有巡撫都御史一員第名分頡頏不能相下凡遇期發多所異同賊人旁觀因而得計正統年間蠻賊猖獗攻城劫藏擄掠虔劉民不堪命幸　朝廷軫念簡帥誓師仍　勑臺臣董其役臣竊獲効犬馬之勞軍威少振此則總督有人爲之也頃自左副都御史韓雍丁憂去後賊復乘間竊發如今年二月廣西寇閙臣都布按三司呈請總兵官議剿則謂釁啓西省非我當先其廣西總兵官則曰刦在東人於我無預互相秦越踰月未行緩日怠期賊勢轉亟臣即竭蹷窮追然鞭不及馬腹罪浮功薄如何可言此則總督無人爲之也又如方今九月將過兩廣防秋禦寇之師遷延不發彼牽此制東背西馳賊踪耽耽啵不志起倘寇我不戒撤且復尋臣思兩廣惟梧州衝隘可扼百粵之吭若於此建立總制衙門則臂指可使最爲喫緊今將設人總督情由以聞乞　命該部查照馬昂葉盛吳禎韓雍等事例特　勑大臣一員提督兩廣兼理巡撫兵權有統百粵無虞矣

請建大忠祠奏疏　陶　魯（三廣布政使）

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帶管分巡嶺西道僉事臣陶魯謹奏爲崇祀忠烈等事臣聞人臣殉國雖死猶生世主愍忠無嫩不聞矧天經地義節血植于三仁烈氣英風事未湮于再世謹按文信國公天祥張樞密使世傑陸丞相秀夫生丁宋季運際胡塵曆數將終擯九死而不改帝昺已潰踰萬里而猶戴蹈危觸險踰嶺度海迫于勢窮世傑乃瓣香仰天颶至舟覆秀夫沉其妻子遷衣負帝天祥力折孛羅奮罵不屈就因燕市南面再拜而死之三臣者或慷慨而前或從容而後事殊心一時異死同蓋痛夷夏之防標君臣之極明春秋之義愧事元者之懷二心也臣先任新會繼巡嶺西道遵崖門亚其死戰元將張弘範之所瞻望徘徊不忍遽去至磨崖大書滅宋於此爲之短氣爲之撫心爲之豎髮眦目幸　太祖高皇帝龍飛一掃胡塵以還諸夏忠臣義士拭目快覩而彼三臣能不含笑九泉乎臣思三臣不玷腥膻不屈左衽國亡與亡厄于短運惟是正氣具在垂休之日長耳然不奉褒奬則信弗尊不新廟貌則祀弗時不聞幽懿則人心弗勸勵世維風莫重於此懇乞　勑下該部計議特賜建立祠宇加以廟額有司歲時致祭庶忠義之靈有依世道幸甚[illegible]幸甚

議大禮疏　　　　方獻夫 大學士

伏見近議　陛下繼嗣　孝宗尊稱　興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按禮經曰為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為是議者臣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按宋儒程頤輩曰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為父子也今　孝宗未嘗育　陛下於宮中也

孝宗嘗有　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矣今　興獻帝別無子也為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父子天性也不可改移名實相須也豈容假借說者不過謂　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　陛下為子今夫推　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　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孝宗有　武宗　武宗有　陛下是不絕　祖宗之祀矣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　陛下之繼　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興獻之異　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　興獻之得稱帝者以　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　孝宗曰皇伯稱　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舉斯心而推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

陳洪範皇極疏　　　　　　　　方獻夫 大學士

竊聞邇者日講尚書至洪範篇因思臣愚平日留心皇極一疇頗得其大義每恨先儒說者未曾及之蓋千古帝王之心學在此一疇而解釋訓詁者浮爾說過良可惜也仰惟　皇上聖學淵深默契千古嘗加意洪範一篇而爲之序於此疇之旨必有自得者臣愚膚淺何足以裨益萬一然野人芹曝之誠不能自已也請敬陳之蓋洪範九疇五位居中數亦居中其象在天下則君居中在人則心居中故言人君正心之事極者中正之的也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卽書所謂建中于民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禮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是也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卽書所謂民協于中易所謂下觀而化孟子所謂君正莫不正是也君臣上下咸爲中正之德則和氣充塞天地而人無夭折物無疵癘矣先儒眞德秀所謂堯舜之民莫不仁且壽者是也是斂福錫民之義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是覆言臣下之化於中正者實由在上者之作則也卽書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無朋無比卽下文無偏無黨之義也

夫人之心莫大於好惡二者而人君之職只是用人一事故於用人言之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云者是卽所謂嘉善而矜不能尊賢而容衆無所偏黨於其間也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是善善惡惡進賢退不肖無虐煢獨不之其所敖惰賤惡而辟焉也無畏高明不之其所畏敬親愛而辟焉也箕子反覆言之不已又自敷衍其義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是皇極之義皆正心之事也大學一書只是要人正心脩身而治國平天下章亦只是言好惡用人之事其道如此　皇上聖明誠能深體其義而力行之正其好惡無偏無陂以立極於上使臣下化之亦正其好惡無偏無黨而同歸於極則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姦

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蓋洪範九疇固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其體要只在此一疇此疇舉則八疇莫不畢舉矣善乎先儒胡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蓋得之矣今日 聖學緊要下手處實不外此伏望 聖明留神體玩務見之躬行實踐不徒事區區文義之末臣愚幸甚

應詔陳言疏　方獻夫 大學士

欽蒙勅諭以近者災異繼作因於生民去冬長庚見而數丈元旦陰霾作而竟日且連年之變異數省之旱潦自來未有責躬思過以仰荅皇天仁愛開曉文武群臣大小百官使各加思省各盡其職有可弭災之術許令各自陳奏務有知速言無不盡欽此欽遵臣伏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不易之理也今日欲求弭災消變之術亦惟於斯言求之而已出此則雖千條萬貫事事而數之人人而責之皆末耳欲格天致和反災爲祥不亦難乎漢儒云氣同則從聲比

則應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洽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臣伏覩 皇上御極以來勤學勤政敬天敬親汲汲求賢之心源源恤民之念宜乎善政民安德流化洽而猶未能者臣竊謂今日所病在君臣闕同游之樂宰輔少和衷之美大臣乏休休有容之量群臣無濟濟相讓之風將相不交驩內外不相承事本一家而務人執私見以相牴牾者有之善與人同而必事從已出以僨功能者有之以致上下猶未免於猜疑同列或相持以忌尅安得謂之和德乎然則今日致災之

用其本實在於是伏望　皇上澄心燭微體而行之
自宰輔而下大小臣工咸事同寅協恭和衷之道自
令以往務各反躬克己開誠布公悟今是而昨非無
執私而拒善則君臣一德內外同風然後戒飭諸司
責成守令省刑薄歛賑窮恤孤則德澤下流而和氣
致矣否則雖日下百詔人上萬言何益哉臣又聞易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說者云君子觀雷
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仁恩體其解散則行寬
釋是亦省災消戾之一道也臣切見向年議禮諸臣
以忤旨降謫者固皆其罪過無所憾尤但懲創之久

必有感悟之情悔艾之深豈無同歸之化近蒙恩旨
准令吏部酌量推用人皆稱德矣而充軍爲民者如
余寬馬明衡等或流竄荒徼或竄匿草野今幾五六
年比之降謫諸臣其悔艾感悟尤必有甚焉伏望
皇上大擴包荒之量廣推宥罪之仁充軍者許還編
伍爲民者姑與冠帶中間果有才識超卓行能可嘉
者仍許吏部一體酌量起用則在朝在野無非至和
而天地之和應矣臣又聞守令親民之官自古論治
者皆曰重守令蓋亦不易之道也守令得其人則所
謂省刑薄歛賑窮恤孤之事與凡勸農興教一切仁

民之政自能心誠求之應時舉行守令不得其人則
朝廷雖有畫一之法誰爲行之夫郡守員數不多得人
尤重以其於民尤親也今天下郡守固重而縣令
尚易而縣令員衆難於得人臣每見近日各處撫按
官奏稱知縣進士稱職者多舉人監生稱職者少欲
得多選進士其言固非至論然爲今日一時救弊之
術識者是之況進士多保身名舉人監生自待不遠
亦其勢使然也況今方經考察員缺數多各處災傷
用人尤急即今正當貢舉之期伏望　皇上特賜宸
斷多取進士五六百名二甲限以百名以下其餘悉

寘三甲以次銓注知縣庶幾可望得人然後勑令吏
部畧倣漢法著爲令甲不由縣令者不得擢臺郎給
舍不由郡守者不得至侍郎列卿則守令自重而仁
政畢舉矣是亦安民致和弭災消變之要也臣智識
寡淺叨列九卿旦夕竊祿無所裨益仰承德意使各
盡言敢不罄竭愚衷對揚休命於萬一然不敢繁辭
博引多立條貫而惟於本源之地機要之大者冒昧
言之切謂爲治大端大本亦無以出此蓋非特弭災
之道也漢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伏
望　皇上矜其愚昧察其懇誠而賜行之天下幸甚

應詔議禮疏　　方獻夫大學士

欽奉制勅謂我　太祖高皇帝始建圜丘方丘以祀天地後定合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日月贊上帝以成化工止歲一從祀不得專享及大祀以群神從之恐天神地祇失其上下之位　聖心皆以爲疑欲有所更定以復　聖祖之始制令臣親述所知以對欽此臣聞制莫大於禮禮莫大於郊夫禮者義之實也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語之孔子之時去古未遠猶曰君子毋輕議禮而況當今禮文殘缺之後異說汨沒之餘豈易言哉孔子又曰明乎郊社

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則郊社之禮猶有未易言者臣切惟古之禮經今猶存而可考者曰儀禮曰禮記曰周禮儀禮十七篇所載祭禮僅止於大夫士少牢饋食以下之事不存王者郊社之禮禮記禮運禮器郊特牲月令祭法祭義等篇雖多及郊社而的然可據者亦無幾也至於周禮則先儒已謂其出於劉歆之附益非周公之書可疑而不可信可觀而不可行則亦豈能深據以爲古禮之必然哉今亦惟其理之可信者信之勢之可行者行之而已而理之不可信勢之不可行者不敢質言也臣謹按祭天圜丘祭

地方丘之說蓋出於周禮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祭天南郊祭地北郊之說蓋起於漢儒匡衡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祭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而鄭玄輩遂因之以辨周禮也斯言也考之五經而無文質之先王之行事而不合臣謹按禮運之言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以帝對社以郊對國以定天對列地是明以郊祭天社祭地而

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郊特牲之言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法於天取財於地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以郊故謂之郊郊所以明天道也以就陽對荅陰以明天對神地以尊天對親地是亦明以郊祭天社祭地而無方丘北郊祭地之說也祭法之言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是亦未嘗言北郊也禮器之言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於郊是亦未嘗言北郊也且祭天於

郊故謂之郊安得祭地亦謂之郊乎又以先王之行事質之舜之攝位也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矣望于山川徧于群神矣未聞祭地之事也望于山川卽祭地也武王之大事于商也類于上帝宜于冢土矣未聞祭地之事也宜于冢土卽祭地也其旣事而退也柴於上帝祈於社矣未聞祭地之事也祈於社卽祭地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也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戊午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未聞祭地之事也社于新邑卽祭地也蓋嘗思之王者尊天故祭於郊遠所以尊之也親地故祭於社近所以親之也祭天於郊北面

曰就陽祭地於社南面曰荅陰此陰陽之大義也祭天先燔於壇祭社先埋於坎此上下之大分也非必南北郊爲陰陽而高丘下澤爲上下也此先王制禮之意也或曰諸侯則有社矣謂之祭地可乎曰古者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色之大社是諸侯可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王者祭地有王社又

有大社大社謂之后土謂之冢土謂之泰折謂之大示未有方丘北郊之事也至漢武帝始有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之祠而匡衡遂爲南北郊之議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而後世遂爲以祖配地之儀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夫聞尊祖配天之說矣未聞尊祖配地之說也古者祭天地之大神必配以人鬼以通其氣如五帝配以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社配以勾龍氏稷配以后稷氏虞夏商周郊天各配以其祖未嘗無配者也夫祭五帝社稷配以前代之人鬼祭天配以其祖者

尊祖也若別有祭地之禮則安得不開配地之神乎是知社卽祭地勾龍氏嘗平水土有功於地者也故後世有易以夏禹者亦有功於地者也是卽配地之神也觀其配則知其主矣臣又按宋儒胡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祇而別無祭祀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臣嘗因是說而考之周

禮大宗伯典瑞司服大司樂鼓人等篇凡言社卽不言地言地卽不言社至於曲禮月令諸處亦然則宏之說不爲無據矣又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若有祭地北郊之事則當曰兆五帝於四郊兆后土於北郊夫山川丘陵墳衍且序之不憚煩安得兆地之大禮而獨缺乎是知右社卽兆地之位而宏之言亦得之矣臣又按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解曰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又朱子小註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

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稷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五峰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據朱子此言則以宏之說爲是矣夫四書章句集註朱子晩年所定之書也不亦可據乎又按橫渠張載亦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祈王社祭京師之地祈載宋儒知禮者也而其言若此亦可信矣然則圜丘方澤之說非乎曰此臣前所謂可疑而不敢質言者也圜丘不見於五經北郊不見於三禮元儒吳澄已言之矣然則其可疑者何必信可信者何必疑乎若必如周禮則一歲九

祭天二祭日月四時四望山川丘陵墳衍各祭於其方圜丘必求自然之山方澤必求水鍾之地可行乎孔子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酌古今之宜爲會通之術則必有其道矣臣嘗見我國初儒臣所著存心錄編次圜丘方丘朝日夕月專祀天神專祀地祇社稷等壇儀節繁多精義未著嘗竊疑之厥後莊誦我太祖高皇帝御製大祀文內云朕卽位以來命儒臣遍歷群書自周以至於宋元皆考祠事之典旣考之後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及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也於是自洪武

十年更社稷於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師之南創大祀殿合祀皇天后土又云古人之祀南北郊朕度之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若以斯祀之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汙尊抔飮茹毛飮血巢居穴處以今言之勢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臣乃竊伏自嘆始知

周禮之繁文國初諸儒草創之謬見真不可行而我
聖祖之高明特出閱歷已熟審於人情揆於事理而
更定者之爲是也所謂酌古今之宜得會通之術者
也故臣嘗曰今之南郊本祀天而配以地猶大社本
祭地而配以稷耳無害於義也知稷之不可以對地
而可以配地則知地之不可以對天而亦可以配天
也是亦一道也禮曰非從天降也非由地出也人情
而已矣又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仰惟　皇上聖資英睿度越百王問學淵源覽識千
古然聖不自聖之心必不自以爲聰明高於　聖祖

也閱歷深於　聖祖也豈肯舉其制而遽變之誠以
聖心有不安於此禮者惟求其是而已矣是以親降
綸音徧詢臣下使各述所聞真聖不自聖之心未嘗
固必於此也亦惟理之是從而已矣夫理有輕重事
有緩急法古爲重法古可也遵　祖爲重遵　祖可
也故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況
時詘舉盈君子以爲戒生今反古聖人以爲菑陳其
數不知其義謂之替守其常不達其變謂之迂此臣之所以不敢輕議也臣職忝大臣義關國計尤有不可易言者不然則臣雖至愚豈不知　皇上一心承天銳志復古凡在大小臣工莫不仰聖人之再出喜禮樂之可與孰敢不敷陳古典將順　德意而乃為是由舊之說以自取不遜之罪哉伏惟　聖明鑒之

謹天戒急親賢疏

湛若水　尚書

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瀕危者屢矣當斯之時科道
因老臣棄不親賢之至矣以今視昔可不爲寒心哉
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以及事臣職在以經術勸
聖學故不敢不恭職然而　聖學脩而萬事舉矣臣
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
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下
詔時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
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
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來有不可言者一

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虛月莫
非徵召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
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彖曰天造草
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
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以爲不急之
務非知言者也夫一舉而五事皆得者急親賢之謂
矣所謂五事者成君德一也定臣志二也審用人三
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而王道備

矣我　祖宗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　文
華殿入直之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　陛下
今日尤爲當務之急也夫帝王之治莫大乎君臣一
德親賢而風動之古之治天下者蓋非家喩而戶曉
之難也其爲道至約而其爲效至博也惟恐人君不
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風天下矣　陛下誠能脩擧
盛典以大臣之賢爲之統領求在舘在朝在野之賢
明先王之學者俾侍直於　文華殿之側　陛下每
日朝罷卽御　文華向晦乃入俾羣賢日相講磨聖
學其學以德性爲本而達於事業其功在於學問思
辨篤行以開發聰明而成德行其要在於體認天理
格物以知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可致家國天下之
治平人無異學學無異本而　陛下不時延問口傳
神受左右侍從罔不聞知上下內外同爲一心非惟
德性賴此陶成積此薰蒸亦可感格君於此以成其
聖則君德一矣臣於此以成其賢則臣德一矣養之
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材能孰可以居論道之任孰可
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幸進用
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歆動情性
鼓舞化機畿甸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而聽跂足而望

習風慕義日遷於善而不知爲之者如春風一鼓百
物皆生風俗於此焉厚矣　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
協於下和氣絪緼天地之祥應矣故一擧五得而王
道可幾矣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
心之搖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離隔上下不交君
孤立於上臣遺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日弛用非其
人風俗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乎惟
陛下亟圖行之消變致治在此一擧也同舟共濟有
安無危上自　陛下宮闈以至戚畹內外臣庶天下
幸甚

進君臣同遊雅詩疏　湛若水參贊尚書

臣嘗讀易至泰卦未嘗不三復而爲之嘆息也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天地交而爲泰是以萬物遂焉君德下接故臣德上達則上下交而爲泰是以德業成焉是故欲知上下之交與不交而道之否與泰者無他故親疏之間而已耳今夫人之相孚也家人之情異於隣隣人之情異於鄉何則親疏遠近異同之勢使之然也故人君之學係乎習近之養矣古之帝王前有丞後有疑左有輔右有弼

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使親近以善養之也帝舜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隣也者近也蓋言臣當親近也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臣當相成爲一體非但隣焉而已也是故有都俞吁咈相可否焉商王高宗得傅說於板築之間而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輔也者言如車輔之相依以相成也是故有鹽梅麴糵相交修焉堯舜殷宗君臣同遊之道有如此者可以爲萬世君臣之法矣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賈生曰胡越之子生而同聲及其長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何則其習使然也故習與善人居之不能不善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是故人君之學係乎習近之養矣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故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習養之用大矣哉我　聖祖之心卽堯舜殷宗之心也知帝王之道必近人以學而後盛德大業成焉故有君臣同遊之訓以垂範于無窮欲　聖子神孫世守之而勿替仰惟我　皇上

與本生知德由天縱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下諭脩復　祖宗君臣同遊之典簡在　召見大臣又開　西苑新作壽宮建　無逸殿　豳風亭祭告落成　賜文武三品以上大臣坐宴又命輔臣坐講逮于講官皆與坐宴焉君臣同遊之典一旦復　祖宗之舊直推斯世於唐虞三代之上則夫召問之際所以講求親近交修之道必有取法乎古矣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夫本始者末終之一貫也先務者然物之大端也所宜先焉者也　皇上問辨而講求者必超出乎百代遠追乎堯舜皆天下之大智先王之大學而非近世帝王之所謂學矣臣幸遇　明時叨蒙　餘澤快覩　盛事忻忭不能自已情發乎詞作雅詩二章將以彰　聖德弘大業傳　盛事於無窮伏乞俯賜電覽而留神焉

勸收歛精神疏　湛若水　參贊尚書

竊惟　皇上幼起名藩纘承大統　聖德盛大超越
百王孜孜圖治十年于玆矣而　皇儲未建　國本
未立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心日夜念此至切也天下
臣民之心念此至切也　聖母之心念此至切也
祖宗　列聖在天之靈念此至切也　皇上體　聖
母之心慰　祖宗　列聖之靈思　祖宗故事祈
聖嗣于　神明以答天下臣民之望　皇上之心亦
念此至切也兪輸其誠敬致竭精禋丹心上享而又命
臣等暨百執事同致虔誠格于　神天休徵丕應其

速也如響兆祥之幾可立至矣臣聞天地之化栽者
培之故雨露之施惟氣至而萌芽者得焉夫內外交
脩則神人協應理之必然者也　皇上求諸神者旣
至又當修于在已者以為交相協應之本焉所謂修
乎在已者收歛精神是也夫二氣儲精而神生焉夫
精神者天歛之以生物地歛之以成物聖人歛之以
生盛德而成大業帝得之以為帝王得之以為王人
物得之以為生育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解之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故專一翕聚以為發生遂成之本天地之道然也五
行二氣藏於冬也故春得之以為生夏得之以為長
秋得之以為成故閉藏者所以為生長收成之本四
時之運然也夫天地四時且然而況於聖人乎而況
於萬物乎是則天地四時之所以為天地四時帝王
之所以為帝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萬物之所以為
生遂在收歛精神而已耳夫精神者歛之則全用之
則散故目多視五色則精神散於五色耳多聽五聲
則精神散於五聲心多役於百為則精神散於百為
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愼之以保惜其精神焉而不敢
散故帝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
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
出納五言汝聽是帝舜之制作圖治也但示以欲為
之志而以耳目股肱之用託之於臣而使翼為明聽
焉大舜不自勞役以散其精神保養而愛惜之以為
出治之本化育之原是亦體天地四時專一翕聚閉
藏之道萬物發育之理也伏惟　皇上德配帝王道
合天地而制禮作樂孜孜不倦以新一代之治垂百

王之法甚盛心也臣愚竊慮　聖心淵微精神恐有過用而　皇嗣未立臣愚誠不勝犬馬心故不避斧鉞陳其收斂精神之說誠願　聖明凝心定慮端莊靜一凡於籩豆之類付之有司不役精於耳目不勞神於思慮翕聚完養深根固蒂以爲生育之本焉夫旣求諸神而又內修諸己則神人協應而　兆祥斯至　前星斯耀亦可以立本敦化以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後　聖母之心可遂　祖宗　列聖之靈可慰天下臣民之願足矣臣不勝願望懇切之至

嶺南文獻卷之六目錄

疏

唐冑

鍾曉

霍韜

明蘄陽張邦翼 輯

疏類

矜言官以畣天眷疏　唐　胄　侍郎

竊惟天道遠人道邇然遠者常此感彼應其機甚速而邇者顧逆疎心疑其勢甚懸何者則誠與不誠之所由致也近因天時亢旱上厪　聖慮警懼修省躬事祈禱即雷雨大作連日不止中外懽忻夫蒼蒼亦遠矣其感召若一體之呼吸若家庭父子之然諾何其神也則　陛下之誠有以格之也蓋　陛下仁慈

英斷勤政儉德腹心有忠良之寄左右無比昵之私上與天心孚契是以一念之動天聞信之流通旁洽而無間隔偏蔽之患今之言官　陛下近臣也呼召存於輦轂之下非若天人相去之遠矣然愚忠雖嘗而納約無由一言輒以取罪夫　聖明在上與天同德豈使一夫不獲自盡意者諸臣之誠有未至故耶不然何其直而弗見信也　陛下能以一誠格天道之遠而諸臣不能以誠意孚　聖明之主可愧甚矣其甘桎梏伏斧鉞亦可悔也但天道無喜怒也亢旱之後即從以甘雨風雷之後即繼以晴霽摧擊之涵育之無非教也前後言官狂直觸冒　威嚴皆所謂誠不足以動　主上者也伏乞　聖聰俯賜寬宥更望　法天道以承天眷喜無私喜也誅佞投好必防其漸怒無私怒也忠言逆耳必原其心唐臣李絳曰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諫口者有幾人　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斯言可以悟矣臣蒙陛下擢臣為近臣甫十餘日亦知誠不足以　上孚然因　陛下之得天而喜故亦效率舞之懽而妄為之言也

崇聖德以延國祚無疆疏　　唐　胄　侍郎

臣趙任出京經歷南北直隸及山東江浙湖廣雲貴等十處地方見所在士夫遊談軍民父老歡呼皆願須臾無死得見太平熙皞之盛臣未嘗不私自慶幸年雖衰邁而猶得躬逢　聖明之世也今又以萬里慶賀到京親覩清光五內不勝暢激因知海嶽高深涓埃無以為報但螻蟻微有血誠若不昧死為皇上獻之則臣實生心不安死目不閉也臣惟天生萬物而不能使自生遂故生聖人以代治之此上天立君之意也然君有創業之君有守成之君創業之君在

膺天命倡人心以救一時之戡亂守成之君在收人心永天命以延無疆之國祚然天命人心初非二物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天命人心之得心本於德其德無他在乎合天而已蓋人君既受上天之託則無舉而非天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使有一息之違則其所代者豈能奉天也哉天之道精奧莫測其要在大而常中庸所稱曰高明曰博厚即所謂大也曰悠久即所謂常也古之君天下而德合天者無過堯舜故書稱堯之德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聖神文武皆別廣運之妙著其所謂廣即高明博厚之大其所謂運即悠久之常是堯之德即天也稱舜之德曰重華協於帝於華言重於帝言協是舜之德即堯之廣運合乎堯亦所以合乎天也故當時黎民於變時雍四方風動而無負上天之託今　皇上以亶聰明上聖之資辟色貨利諸外物之好一無聞於外而經筵日講無間歲時凡敬天勤民重材恤獄諸大政莫不備舉與天下所欲之利所惡之弊無不興而除之天下皆以為不世出之主真　大有為之君莫不以堯舜頌之矣臣復何言臣第念君司一創業也然膺天命之重而

功特大者其流澤必有非常之遠同一守成也承世澤之大而人心純收者其貴德必尤非常之備自堯舜之後享國最長久者無如前夏商周後漢唐宋六代而已以其創業言之自禹之平水土及湯以下之征伐其濟難之功非不偉也然皆難起中國功濟中國於一時而中國之禮樂衣冠固在也豈若胡元之變而天下已無中國矣我　聖祖出而除之有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有功於自古帝王臣常怪當時學士宋濂之序　聖政記但言　聖祖以布衣受天命與漢高同殊不知漢高之除秦亂秦蓋伯益之後繼

周之命以為國豈元可得而比蓋徒以興師之義言而不知其功之大不侔也其凡　聖政所記者固皆超出前代然其中最大者有三益禮莫嚴於事天其記但列嚴祀事殊不知自漢唐宋之郊舉無常典且多邪禱濫恩至我　聖祖始定為歲祀儀文精當孝聖備義得帝王以子事親之道以法萬世道莫始於閨闈其記但叙嚴宮閫殊不知我　朝家法之嚴不但無褒姒呂武之禍雖宏高曹向孟之賢亦不能無陰居陽位之愧禍莫深於夷狄其記但稱肅軍政殊不知我　朝軍政之善非但內無有窮徐夷及後藩

鎮之禍且自漢以來之屈奉夷狄歲幣和親之不恥今則一以威德制之儼然天冠地履之義始明濂益徒以當時政體言之而不知後效之大如此也則自古之創業孰有盛於我　朝者哉臣所謂膺命之隆肇功之大而流澤必有非常之遠者此也自其守成言之前夏商周之主賢如啓少康太甲太戊武丁成康及宣者固多不賢如太康孔甲雍已武乙幽厲亦不少後漢唐宋則宋人當其主仁宗時稱天下自東遷以來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其間時時禍亂不可悉數而誇其代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盛之者蓋漢僅再傳即有左祖之危唐僅三傳隨有改周之禍然伊宋自熙寧元豐以後即亦有新法之擾孰若我朝自　聖祖以來神器八授皆以　聖繼聖世澤日湛以深皇靈益丕以振近雖　先朝不幸有逆瑾彬寧之奸劉七鐇濠之變海內空虛生靈憔悴損我　國家之元氣不少然亦僅一十六年天即挺生我　皇上以預待之非但掃除正德間之近弊雖自國初之積久而弛者無不大為振舉使一百六十餘年之　國脉如人方壯如時常春則自古之守成亦

孰有盛於我　朝者哉臣所謂世澤承天人心純收而責德尤非常之備者此也蓋世運之數屢窮屢變自太古開運以皇者曆數皆以萬計迨後漸變尚有過曆而幾千年者至元以夷狄而主王中國地覆天翻民彝滅絕則窮者極夫窮之極則其變必大以復於淳古萬億之運故天必秩生　神聖以應之如此則近古以來帝王曆數之大氣運莫盛於我　朝我朝中興之景運又莫隆於　皇上矣然則今日之豫備非常以大救人心者寧不有在於天德之純合也哉臣請再言天道之大高明之無所不覆博厚之無

所不載以四時而生萬物初無形色言語之可窺發
而爲雨露之潤霜雪之肅雖夏有靡草冬有苔茹而
萬古莫逃於生殺照而爲日月擊而爲雷霆雖羅覆盂
有遺姸醜不盡而萬古莫過於明威蓋道之大在於
絪縕化醇之妙而不在於聲色一一之所及也故治
善於灋天者規模欲宏遠灋制雖詳而所以綱維之
者皆經緯天地之大氣象欲渾厚揚遏雖嚴而所以
感動之者多出於恩威悅懼之外體勢欲優游舉注
雖切而所以涵育之者初無聲勢驅拘之逼灋四時
之生物既節而不過又欲順而不悖故當草昧之時

非但漢唐宋頻年威武以統於一雖以湯武之聖而
亦未免無弱攻昧風徵嚴儆殺伐用張泯彝無赦蓋
當衰亂之末人心縱肆陷溺已久一人尺地皆非臣
有非大殄殲以倡率之則無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
其心志故創業之君雖寬仁剛毅之德無不備而其
用必以剛毅爲主循時之秋冬物序衰窮非霜雪之
肅殺無以斂蓄生生之意於無已也至於繼體之後
治久俗偷非藉陽剛之威固無以奮盈之然祖宗規
模法度已定人心愛戴已久恩澤之淪膚浹髓已深
少有振作而天下蓋已鼓動所以欲隱忍而從容以

待之者蓋恐有傷於重熙累洽之和是守成之主寬
仁剛毅之德亦無不備而其用則以寬仁爲主循時
之春夏當陽明之盛生意溢於亭毒而不可閼也觀
前三代守成之君雖多而其著者莫如商之高宗周
之成康書記高宗則曰言乃雍嘉靖殷邦大小無時
或怨是高宗之身之政之民無不一於和也成康事
莫大於授受其言亦曰率循天下燮和天下是成康
之治亦主於和而已後三代守成之賢君亦多而大
只以漢文帝宋仁宗爲首稱者今以宣帝之功光祖
宗業垂後裔亦不易得之主視文帝之制度禮樂未

遑盡不多讓但文帝則躬脩玄默尊務以德化民露
臺惜百金之費而不輕靡天下之財三拒匈奴不窮
兵出塞以輕用天下之力几杖賜不朝之臣金錢愧
受賂之心而不輕索天下之情當是時可爲而能不
爲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皆其留之使宣帝之厲精
而不歉於寬大則非但不釁啓元哀雖昔之未遑者
必俱舉之矣以仁宗之吏治君婾脩小人未盡除視
神宗之奮然將大有爲似未多過然仁宗則恭儉仁
恕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
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恩禮待士夫以至誠待夷狄

而社稷之靈長終以賴之使祖宗之舊緖而不廢於
狹小則非但不禍釀靖康而反有濟於弛惰之治矣
此數君者德雖未能與天爲一蓋亦知順天之時矣
今我　皇上臨御八年以來寬慈惠愛之仁所以涵
覆天下而厚其澤者愈深英明剛毅之義所以振頓
天下而與其滯者已至舉世之甄陶鼓舞將絪縕化
淳之機是蓋不假大其聲色而俟其薰蒸透徹之時
眞堯舜之廣天地高明博厚之大矣然則今日之所
切　皇寧不有在運於其廣而悠久於其大也哉故凡
聲色貨利諸物之不好天下莫不知　皇上之聖安

於天縱矣臣願持此不已以造其極蓋凡諸外物之
不好者道心也然或有時而間之者人心也如唐太
宗初年淸靜寡欲化被方外後凡騣馬珍怪田獵鷹
犬馳騁之好莫不次作一開魏徵漸不克終之戒卽
欣然許改且有有違此言當何顏與公相見之語後
世雖服其賢然終不若持純之爲美宋儒眞德秀稱
人主之持心當臨朝而接縉紳也易及深宮暮夜而
接貂璫嬪御也難故其言曰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
此心程顥亦謂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
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氣自成臣願　皇上臨朝

經幄之餘雖左右侍御僕從亦皆精選謹厚之人待
之嚴而有恩務不時　召入大臣又精擇中外第一
等學行素著臣僚者迭數人常直　便殿不必加以
官職凡　朝廷政治得失四方民黎利病古今經史
旨義日與訪論或至夜分蓋上下相得於文字筆劄
之間者淺而相感於精神意氣之外者深此自古賢
君及我　祖宗已行之盛節雖以堯舜之聖內外岳
牧之官數十人無時不都俞吁咈於其前以　皇上
卓冠之聖寧可緩此臣每仰思未嘗不贊嘆我　聖
祖身心之論謂心爲一身之主心與身如兩敵然時

時自相爭戰所以常自點檢及伏讀我　皇上心與
視聽言動五箴之註擇窮極理要深造聖眞便超往
古之見則其所以養之者可自已其功乎　皇上之
於上帝當祭則極其精禋感格當變則極其戒懼脩
省天下莫不知　皇上之篤於敬天矣臣願持此不
已以造其極蓋天人相與之際最爲影響其於賢聖
之君仁愛尤篤故漢莫賢於文帝而其時災異獨多
文帝亦能愼天之戒故海內富庶雖有其異而無其
應今　皇上敬天獨至而四方災異不已且蝗澇頻
普而江南北尤甚已切於害人無歉焉妖不妄作昨

雖皆戒諭中外同脩省矣然其要尤在於 皇上之
一身蓋 皇上父天母地其氣候相感尤大觀今日
瑞雪之靈應捷於禱而益於謝萬姓歡心昭然可見
宜體大舜警予之念點檢 聖心允於天少有所未
合或心知合天之事而未行或已行而有未足人所
不知而 皇上獨知者皆不憚於行止如 聖製箴
序所謂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敗之不吝思我之
德何如勉而不懈蓋天以天下民物之大付於 皇
上之一身少有不合豈能恝然 皇上爲天之子天
之仁愛念念不忘而獨可晏然以安枕乎 皇上於

民瘼官則切於撫字痛災則切於禱祈天下皆知
皇上之篤於愛民矣臣願時此不已以造其極蓋天
之立君本以爲民民心向背天命之去留所係甚爲
可畏 皇上保民之政不可枚舉如近日官革冗差
以省給爵禁濫希以省祿與夫軍匠馬房馬快船隻
府藏收納諸弊無不淸理尤爲痛快人心內外忠謹
之臣莫不歎欣盛舉但積年慣便之奸幸其久媮欲
乘間齟齬而望仍復如頃之夤緣僥倖者恐不無人
臣願 皇上於已淸者固守之而不使再啓覬覦之
門其淸之未盡者再 命中外知大體之臣條舉之

雖欲有爲而不驟亦不可有遺而不盡蓋民黎之有
害猶衣裳之有蟣虱一除不盡終爲搔癢不安伊尹
相商湯恥其君不爲堯舜而欲無一夫不獲其所況
皇上萬乘之尊乎 皇上於臣僚之黜陟有人才難
得之諭天下莫不知 皇上之篤於重材矣臣願持
此不已以推其極蓋天下才難於全以 皇上之明
聖視之當無可其意者但天下之政務夥多隨才器
使皆足爲用故古人謂使功不如使過如其用新進
之輕事警敗而後成不若恕有過之老練已試而少
敗者之爲便與其旣棄之而復不忍終棄之之爲愈

不如當棄之而姑莫棄之之爲厚況吏久其職而後
民安其業吏遷太速則進取競而苟且生甚非官守
之利故堯知鯀之方命圮族矣非惟不卽罪之且因
四岳之薦而猶用之至於位之高者有廉堂之義於
其留去之際尤望加意蓋彼之屛棄何足惜重 皇
上之名位也況卒之卑褻滿於所惡之朝彼自不能
安其位縱當遲去之先亦何遽憂於驟斥也哉如頃
輔臣有涉汙衊者 聖恩非但置之不究且又給驛
以還孰不驚服 天地之寬容得體也 皇上之於
刑獄旣 欲明於 朝堂復戒愼於天下天下莫不

知　皇上之篤於恤刑矣臣願持此不已以推其極
蓋　皇上之仁所恤者非但大辟之重宜無微而不
在所恤之中天下既知　聖意之所在如獄詳於有
司而未成者撫按必不敢輕允獄成於撫按而矜
請者審錄必不敢輕讞但非發出於　詔獄者有司
多不敢以爲言夫人臣之欺枉者罪固不容於誅若
或心欲忠而所見淺異官欲職而所察眩迷如頃歲
以來言官善於建白者　皇上無不容納中或有不
知　國體而輕言者以致罪觸　天威非但天下之
有識者共非之恐其傾頽之中諒亦多有不足其說

者彼蓋以其職在於言爾臣近覩　御批責犯之奏
亦有念繫言官且饒之旨因感宋臣蘇軾告其主曰
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遷
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
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
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也
尤願　皇上追念及此又臣伏讀　明倫大典見以
爭禮罪者雖成議大臣亦有爲　請曲宥之者情辭
最爲欵切又大獄及諸犯廢退中有可用者近日諸
臣亦次第爲　皇上言之然皆未見盡於施行天下

皆知　皇上之仁孝父必有處臣竊念此輩抱罪已
久懲艾已深當　聖明之世而使老迫於年不得其
用死迫於瘴不生其還萬一九重他日有矜及此而
其人消磨漸盡獨不傷　聖念乎望體虞舜災肆
赦之意急爲區別錄宥使天下皆知　聖世之無棄
人如天之無棄物也　皇上於本當重治之犯每爲
從寬之貸天下莫不知　皇上明無不照而不用其
明矣臣願持此不已以推其極蓋物理難於全求人
情恩於曲造故古聖王之不盡人情也絕耳目之寄
於羣小俞叢脞之戒於臣鄰黈纊塞耳示不外聽以

爲聰冕旒蔽目示不外見以爲明非故寬縱以長天
下之奸也蓋隨吾知而盡詰以吾澤未必盡如吾意
先致人人自危以傷吾清穆之化故令澤不盡於吾
知則化必不俟於吾澤及於恩者在一人之敢犯感
於恩之所不及者將無人而不耻於犯矣法網稀疎
風流篤厚協氣薰蒸積爲太和天下之羣生樂育皇
受者會極歸極於平平蕩蕩之道有已哉　皇上於
天下之利無不興弊無不革而又久任撫牧之臣天
下皆知　皇上急於圖治而又不急於求治矣臣願
持此不已以推其極蓋治之大不可以近易致故諭

下者之治必曰必世而後仁必曰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以驩虞爲覇術之小宋儒呂祖謙所謂吾道雖
有歲月之遲而終成千百年之安申韓雖有歲月之
速而終貽千百年之害今　皇上以非常之聖所以
經綸者當爲萬世無疆之謀是宜圖治之心不以頃
刻而忘成治之効不以歲月而計則殺不怨利不庸
遷善而不知所爲堯舜熙皥之治豈不復見於今日
也哉凡此又皆以學爲本蓋惟學可以有此心故雖
堯舜之聖不能不學然帝王之學與儒生章句異
皇上經筵日講無間歲時天下莫不知　皇上篤於

學矣臣願持此不已以推其極蓋宋大儒朱熹推書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説有曰堯舜禹天下之大聖
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
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
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是帝王必此之務乃謂之學
君但如儒生以之資口耳益詞翰之末則雖勞歲月
忘寢食亦何益於治然其本又在於敬故熹又謂敬
者聖學成始成終之要蓋精一即大學之格物致知
允執即大學之誠意正心故始焉非敬則此心不斂
而淪於俗無以爲格致之本終焉非敬則此心或雜

而失於固無以收誠正之功臣伏覩　皇上敬一一
箴廣大純密精微淵奧眞契堯舜心法之妙於千古
之後出於尋常繼體之賢君萬萬矣由此而體持不
已中執自固則非但寬仁剛毅之德所以奉天者節
時不過透徹溢薰蒸之和順時不悖結固謁重熙之
盛如臣前所願望者自無一而不造其極恐至誠功
用妙於無倚雖　皇上亦不能自已於於穆之純矣
豈臣輩之愚可得而探測其萬一哉將見廣運聖神
文武與堯舜一高明博厚悠久與天地一承　聖祖
萬世無疆之流澤純　列聖萬世無疆之人心啓

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祥兆答上天中興非常之景
運慰天下臣民非常之仰望而永延億萬斯年之
天命　國祚於無窮矣臣以老遠遐服之職衰邁甘
退之軀過蒙草芥之見感荷　恩渥幸逢非常之盛
故敢罄陳私瞽昧死以獻臣冐瀆　天聽下情無任
戰越恐懼待罪之至

奏出內象疏　　唐　胄 侍郎

戸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唐胄謹　奏爲罷無益以昭　聖德事臣自舊冬奉部劄委監收象房草麥外象該四十餘隻歲約費銀萬餘兩臣已竊爲歲計寒心但象用於衛門駕輦制出　祖宗不敢輕議外有內象五隻督以內臣十餘員軍百餘名供養於　皇城內犀象房凡一切駕輦衛門不用遞年各處解納草麥比之外房怨苦倍倍通計一年飼象供單銀亦不下數千兩臣惟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以禽荒爲戒所以防養君心以崇其德故後代一

有郤名馬之獻省食獸之肉者節費雖少史冊必書所以昭德而示勸也臣前歲家居聞父老爭傳　陛下登極之初即放後苑鳥獸仍禁各處自後採取進獻莫不舞蹈歡呼若象之尤害費而無甚可玩者豈有獨留之理第一時未暇推究至此爾今左右有識者豈不知　聖心寡欲何事於此但以非藉此數象無以存內臣管事之門故或設有事久難革之說殊不知隨時興滯補弊乃人君繼志之大孝況我　太祖皇帝聞增飼虎之奏則曰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即命虎送光祿供會獸悉縱之　太宗皇帝因索白象食穀即召內臣責曰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此皆　神聖開基之成法萬世當守安有事弊於後者可泥於久而不革哉伏望　陛下將此象發養於外以均衛門駕輦之勞則非惟省無用之費慰陪倍之民且於　法祖節用之懿　聖德始終寡欲之美光耀萬世視却千里馬放鷹犬於一時者萬萬矣

靖江王府宗室補支疏　唐　冑侍郎

臣欽蒙　聖恩到任是值　靖江王府宗室支放夏季祿米之期除照本等放支外閒有家人投執印信領狀索要補支者臣始不知其故後查究及據長史司回報知係始封將軍中尉祿米戶部勘合照會到司再查受封出閣日期如授封在前出閣在後則以出閣日爲始若出閣在前授封在後則以授封日爲始其授封日期務以明文到彼實授之日爲始不許先期冒支而此補支者皆是先期之祿如封內奉國中尉約劾禮部以嘉靖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具　請

旨封本司奉到以本年十一月十九日行長史司給與手本實封其祿當以本日爲始而約劾必欲索補支自禮部題封之日是犯先期之冒者也臣按廣西一省稅糧實徵總計　二萬九千有零不及腹裏一大縣之數且地多殘破歲徵每不及半通省官吏師生旗軍自兵打手匠作俱此取給而　靖江一府歲支如戶部咋者所計已該一十三萬六千五百有零倉庫已難於應豈堪分外復加以此況彼補支之數不可小計自臣到任數月以來授封勘合三行到司其間將軍則奉國規良一員中尉則鎮國約蹐等五員奉國經楷等二十五員歲增本等祿米又千六百石矣而此分外索取補支計亦不下五千二百有零以數月之間冒且數千數年之間冒必數萬以　靖江一府且數萬使凡天下　王府皆有此弊則當冒至幾十萬幾百萬矣夫以天下有額之糧時以水旱災傷歲徵有減而無增　宗支之盛歲祿日增而無減而廣西又獨苦以盜賊疆里日蹙祿外又有房價喪禮祭禮縣鄉君賓等費民已不堪其歲祿之歎昔既權　請助之軍餉今軍餉又不能繼借貸支持似將無計不知日後終何以處其勢實爲可憂

臣惟我　國家之法隨時損益不爲不盡善如　王府祿米惟　親王照支本色不動蓋祿雖多然止於一則而有限以隆　宗親之恩其餘非但本折兼支且計始於出閣授封俱從其後而又必以明文到日爲始蓋以人衆而祿無限非此撙節則後將何繼但有司失於奉行以致積有今弊莫不以爲已所當得間有知者然承襲已久亦戀不能割少有不遂輒生憤戾臣願乞　勅戶部再查補支之條有無別與該載可行如只是題　准勘合當遵則此弊行之已久勢難追究但約劾等三十一人不可不自今改正仍行天下　王府凡有此弊盡行痛革則非惟凜今嚴明有司易於奉守而　宗室亦且安於分得而無覬覦之望足國裕民之休將永永於無疆矣

請止差蘇杭提督織造疏　唐　胄　侍郎

臣聞上天之爲民也必因時而生大非常之君大君之乘時也必奉天以成大非常之治蓋時承隆盛凡主之善於守文者皆可爲之君當傾覆殄悴之極非得大有爲之君則不可故天於是時不得不爲民以生是君而君之乘是時者亦焉得不奉天以濟斯世也哉大哉上帝以胡元入主中國世亂已極特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救之以大統甫成而阨於華除年之傾覆垂盡預生我　太宗文皇帝起燕邸以承之及今以　列聖百餘年之治而復大敗於正德

九華紆又篤生我　陛下起興邸以再造之是三者皆所謂因時以生　大非常之君也故我　太祖
太宗承天之命艱難締造以成帝王萬世之功以啓乾坤萬世之業事天如父少有變異卽服素以自警天愛如子一萌意向卽垂象以兆先以致五十七年重熙之治今　陛下受上天大非常之託者與　祖
宗同而天心未見克協豈所以敬天者未能如　祖
宗之誠哉宋儒胡安國有言曰克謹天戒雖有其變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災害之來也必矣夫所謂變卽天地風雷日月星辰雨雹山川草木禽獸之異是也

夫所謂應卽水旱凶荒盜賊疾疫亂亡之禍是也蓋天之仁愛人君也因其脩已行政之失則出變以警之及其不能悛也又應災以懲之故古之賢君如商之中宗警桑穀生朝之變卽脩德以格而及享七十五年之治高宗警雊雉升鼎之變卽愼事以荅而亦成五十九年之治　陛下卽位之初乾斡坤旋脫斯民於水火天下方仰復見唐虞三代雍熙之治夫何近日以來畿輔四方無處不告變且非常變則天之示警也至矣卽今南畿江浙湖河無地不告災亦非常災則其示怒也至矣使　陛下有畏天之誠安得

至此臣不暇泛舉姑以目前提督織造一事言之臣往歲經過江北地方聞軍民談及造織官船之苦祀恐聞近檢部牘見有前差干及文移內稱有假揚賜黃棍之威肆欲醜御史之樹枲殄平民而道路騷然逼官死窟而州縣連逮附帶至於千船私貨挾餘臣萬百孽千殃不可悉數竊意彼當營差之時羣臣曾以爲言先帝亦謂其一內臣數奏帶十餘船而已臨行且有不許分外生事騷擾之戒豈意外橫至此迨今過此地方經殘夢影慌惚猶驚談毒間傍神色亦變及荷明詔除革莫不鼓舞歡呼以爲天日復見不

意　陛下近淮內織染局之奏復欲差官蘇杭督造遠近傳聞驚愕以故羣臣莫不竭力交諫有謂例不出於　祖宗未可依行端始造於成化亦非美事極言淮揚死傷之災不可輕殘推論蘇杭貨財之本不可損削減徵尚欲惠沾大今豈可反汗皆極言其不當差也有謂營差必非安靜之人償貸必至殘噬之毒過鄭空其雞豚供所竭於水陸絲隨爪牙之威工料朘剝之苦皆極言其不可差也有謂原局置於內府多年供應不見有遺今造給以官銀所在官司自足幹辦又言其不必差也至於借大體朝廷有足信

之臣借優容以安輔臣之位懼激變以致意外之虞累牘連章至明至切而　陛下一無所聽何哉豈以兩宮之進用爲急歟則自古賢妃皆以儉德爲美我太祖嘗謂侍臣曰今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撿制其心惟恐驕盈宮壼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大哉言乎實萬世之鑑矣故漢肅宗毋明德馬太后惟服大練左右皆着布帛自謂爲天下毋欲以身率天下後世至今稱之人子之孝以成親之名爲大　陛下若徒執此以爲奉恐　聖毋之心亦不安矣君以龍袍諸用有缺歟則大禹之聖以惡衣服見稱今於我　太祖之素服警變更又何時而可事此抑　聖心亦已覺此差之可止但觸於諸言之過激而耻屈歟是又大不然矣自古君德莫不以屈已納諫爲先故稱古聖王之德必曰舍已從人必曰改過不吝後世英主至有於補進既裂之牘而終從其言者况此事既爭朝堂勢必聞後　陛下將使後世以巳終從諫爲美乎以終於樂莫予違爲美乎今外人皆謂聖心寡欲何事於此但無奈於　宮掖左右之請託爾誠若此則又大可懼者蓋此輩親昵易於誘引成

湯於桑林必以女謁讒夫爲責　先帝十六年權奸海內之禍其機實始於此故古稱君德之養居寢必有替御之箴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凡出入起居周衛左右之侍宜選老成厚重小心之人若此營誘卽爲讒佞宜亟去之以免近鑿之悔况　詔書革弊多端而此條不爲痛切若先破格復之則凡條內所稱如燒造分守守備及管庄管店採絨之類寧保其不再干乎却之則彼有辭如從之則上天託　陛下以中興之治者未見其能體而於正德群姦之弊反一一將承之而不失矣則前所謂　聖心惻然與責其實

惠之及民者未免皆托之空言豈得爲奉天之誠哉
天既警且怒矣豈不大可畏哉伏望　陛下體上天
因時篤生之心念　祖宗艱難創造之業憫四海困
悴已極之民畏天心仁愛之怒稱此讒佞吳嘉聰其
其二人差　勑未領明告在廷收回　前命以安人
心以回天意且望事事一復　祖宗之舊凡近有過
舉曾爲言官論列而未納者皆警省悔悟易視　朝
廷之餘日玩經史　便殿之間時接儒臣　經筵日
講虛心聽問言路諫章屈已容納以成大非常之治
則禎祥自降壽考無疆而保有　祖宗之鴻業於萬

萬世矣臣分雖疎賤義同委身血誠所激觸犯　天
威恭候爽滅下情無任戰越恐懼之至

劾不軌以奠宗社疏　　鍾　曉御史

臣竊惟天下之治亂係於民社民社之休戚係於官
常官苟得其人則宗社蒙其休而民安堵不然則宗
社動搖民歌鴻鴈圖治者所當愼重也頃者各處草
冦竊發兵燹連年饑寒困苦之民轉死於溝壑者不
知其幾雖已仰荷　聖明勞來安集然奸佞未除瘡
痍未起若使當官者僅縻升斗而肆貪婪何以救寧
中外乎臣切照得巡撫保定都御史張提督山西都
御史陳等屢經彈劾猶復蠅營苟可竊祿罔恤人言
此固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屑齒者也叅議王泰僉事

李淳包藏禍心傾心寧府日締交通身爲　朝廷憲
藩心爲奸藩羽翼鬼蜮叵測終釀禍機此正謂刈草
留根終當爲國患者也爲奸而貽禍生民其害尚淺
爲奸而貽禍　宗社其害實深欲俟考察之年方行
舉劾恐嵎虎之勢已成民社之害彌極伏望　陛下
懷救寧之圖心不安於坐視殿貪佞之斥義不假於
毫浩特　勑吏部即將各官通行黜退庶　宗社叢
蠧盡剔大鼎無虞邊省之民害既除則烽烟攸淨
陛下所以享承平而延億萬年之業者於此未必無
少補矣臣所以不容於不言者也惟　陛下轉環止輦則宗社赤子生民幸甚

抑異端節財用培　國本疏　鍾　曉　御史

爲抑異端以節財用培植　國本事臣嘗謂自古帝王臨御天下莫不以三綱五常之道而爲治無有所謂佛教者三代而下漢明帝之世佛法始入中國然猶未甚熾也近來番僧流入中國　陛下頗崇信之至有　特差重臣過番迎佛之舉臣以菲材奉　命前到四川弔刷都布按三司文卷其布政司卷內開稱入番袂用坐派正德十三年分每邊糧價銀一兩腹裏糧一石各加銀一錢五分貯庫而過番一事支去銀九萬兩雖曰所司設法處置然皆民之膏脂非

神運鬼輸所致也竊照四川地方先經流賊殘破之餘仰有宮運採木之舉繼有過番迎佛之事費用不貲斯民之凋弊極矣極而展轉於溝壑不知其幾矣夫宮運採木　國家正務過則猶恐傷民邇者荷蒙陛下體恤民隱已將採木停止矣而過番迎佛乃無益之事也　陛下顧乃行此無益之事以費有限之財殘生民之命蠹　國家之本乎況漢魏以來事佛最謹者梁武帝宋道君竟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此可見佛無有之明驗而其教爲惑世誣民之一端矣雖迎佛太監劉允爲人安靜不甚生端擾害而動費九萬終竭民膏且崇佛風行奸僧益恣臣聞前年一起番僧到沽頭閘毆打管閘李主事此外夷凌犯中國之漸士夫切齒人民共知而不敢言言而不得進臣又近入四川道經荆州府又見一起番僧倚進　貢爲由多擄官民船隻裝載販賣私茶擾楚驛遞官員强索州縣夫馬似此夷風漸不可長伏乞　陛下斷自宸衷痛抑異教追還迎佛之使嚴行禁約之令此後番僧除舊例進　貢者驗實名數許令驛遞及州縣應付外其餘敢有潛住京邸復以過番取佛爲言熒惑　聖聰及倚進　貢名目擾害

人民者乞　勑地方拏解法司明正其罪仍遣人衞之出境庶使異教漸息正道日明而生民得所　國本益固矣又乞　陛下憫念四川數年興師採木之勞生民困苦之極除年例正派錢糧外其餘一應徵求暫且停止以養一方之命脉以播　九重之洪恩則四川人民不勝幸甚天下不勝幸甚臣待罪言官一有見聞豈容緘默

保 聖躬固大本疏　　鍾曉 御史

為請保 聖躬固大本以慰人心事臣自去年奉
命四川刷卷 陛辭出京之後渡河入川之初即聞
聖駕北還臣欣躍喜不自勝仰荷 聖明親誅叛逆
班師凱還而歸京師 郊祀 天地祭告 祖廟凡
事之大者俱以次舉行臣民胥慶海宇騰歡邇者偶
聞 陛下還京之初 聖躬違和臣雖遠處西蜀日
夜憂惶不勝瞻戀伏賴 皇天眷祐旋聞即臻康泰
臣竊惟 聖躬之所以違和者亦以二年之間久勞
於外爾獨不思所以自保而自愛乎古者帝舜嘗時

巡矣大禹御戒之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厥後
終舜之世不聞復有巡狩之舉而孔子贊舜之德則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伏望 陛下思帝舜所以享無為之樂而鑑大禹
慢遊是好之戒視 朝聽政之餘定省 慈宮之後
即當優游自樂怡神養和而巡幸之舉騎射之習乞
無復馳諸 聖慮也然天下之所以仰望於 陛下
者又莫不曰 天子春秋雖鼎盛而 前星尚未耀
天下雖乂安而大本猶未固是雖日優游自樂以享
無為之治尚未盡善也臣竊惟 宗室至親本同一

氣留君京邸則 祖宗自有成規遴選倚毗則宋朝
亦有故事伏乞 陛下上請 慈宮以定其志下采
廷議以執其中擇 宗室之賢者迎置 左右非惟
四時 廟祀得以代饋奠之勞而旁有 懿親亦得
以消奸伏之計待 椒房協慶 儲嗣誕生然後遣
歸藩服是尤天下之所仰望於 陛下者而臣子愛
君迫切之至情也乞惟 陛下留意采納焉臣子不
勝幸甚臣待罪言官竊有見聞豈容緘默

經國第二劄　　霍　韜　宮保尚書

臣聞漢文帝入繼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爲非非也大臣惟撣夫主刑獄錢穀者而已責大臣知刑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覘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帝之問寔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蒙首召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幾何　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

藩封祿米幾何內宦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流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與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者乎官添務冗政紛多門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豪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疆圉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冗愈冗愈極糧食無措盍有以處之乎次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儀賓幾何內臣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官不有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脩理幾何　上用所需幾何各監局所需幾何

軍器修理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於昔者乎繁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國計日艱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眞着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死不有倍於昔者乎經奏處決有此數也敲扑冤死不有萬於此者乎民無恒產斯無恒心刑辟以冤國本攸係盍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

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有
五人焉則爲二百金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
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金之家倘以圖
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有五人焉則爲四十金
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立墜先業
已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爲二百金之家也
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爲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也
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者也我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
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臧獲也軍

士猶夫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
凡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
救夫末流之患以適夫時宜之制奈之何年積月冗
於是數者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
日甚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是猶承千金之後者
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
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與內
臣外臣協心同憂兢業十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
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　陛下只時念及此或命六
部開具大數揭帖朝夕　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
思自不能已矣內臣勳戚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
日後之患以紓夫目前之急　國家得宏久大之圖
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亦能日慎一日心由此
正慾由此窒天理常存邪慾退聽克己復禮之力由
此益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
致夫　聖德神功之盛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論大臣封伯疏

霍　韜　禮官保尚

伏見　陛下論定策功頒爵賞有差大臣辭不蒙
俞允臣觀大臣再四具疏則其決不敢受無俟臣言
臣今乃有言者蓋將發明大臣之心抑因以破前代
之惑立萬世大防爾臣謹按自古人臣宣力於國皆
得言功惟立君不得言功何也六事也是故人君所
履曰天位也所受曰天命也所承曰天統也所當曰
天心也凡以言諸天也生殺刑賞天之權也畀之君
者也使立君之功出自臣下是人君輕重之權反操
縱於臣子之手也是臣子敢竊天命以奪天權也是

臣子敢奸天秩以瀆天常也階禍孕亂不可以訓大
臣不敢拜賜一也臣謹按非軍功不侯自古已然大
臣者不動顏色安天下如泰山頑不倍於軍功也乃
不侯何也常事也儒臣自育之學校拔之科第授之
官祿豈曰如人家之畜犬豕然故夫厲節匪躬臨危
制變計安廟社皆常事也故夫生則崇階厚祿沒則
祿廕子孫常禮酬常功也夫然後人安分義而天下
治也軍功封侯伯所以鼓夫人之棄軀趨死也非軍
功不侯伯防亂源也大臣得托社稷之功封侯伯奸
人孰不幸禍變以取富貴也亂臣賊子所以接跡於

天下也今日大臣之功其非臣職當為耶抑分內當
事耶大臣不敢拜賜二也　陛下在藩　武宗在疚
海內皇皇馬望　陛下為君語有之上天命者上諸
人心　陛下之有天下天也臣子敢貪天功乎大臣
不敢拜賜三也　陛下以有天下為樂乎　皇祖訓
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
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將以天下為樂則國亡
自此始也則　陛下有天下適其為艱且危也非其
為樂也　陛下勿以天下為樂大臣得以定策為功
乎大臣不敢拜賜四也定策受賞古有之傳陸王莽

其罪魁也唐帝為宦官所立者七故天子稱宦者曰
國老宦者呼天子曰門生侯伯封拜不足言已亂轍
也惟韓琦范鎮不聞受定策之賞今日臣子將誰法
耶漢耶唐耶宋韓范耶大臣不敢拜賜五也律曰文
官不許封公侯為法凜然讀者骨寒不言伯者舉公
侯則伯在其中也非軍功不與武廕　制也皆
祖宗防末世之深慮也大臣者將克己守法也抑徇
一時之私壞萬世之法也大臣不敢拜賜六也
太祖時學士典文章備　顧問而已　宣宗後職任
漸隆亦輔德代言而已由洪武迄今百六十年無封

伯與武廕者天順時奸臣徐有貞封武功伯隨褫之
明察也　陛下恐今史臣書學士封伯自　陛下始
乎又恐今書曰由學士封伯廕錦衣自其學士始乎
大臣不敢拜賜七也　陛下纘　祖宗之緒以有天
下將推尊本生之親不可也况以　祖宗爵秩越制
違古私厚大臣乃可乎以　祖宗天下尊　陛下私
親大臣固曰不可也况以　祖宗天下陰厚大臣得
自爲可乎　陛下舍　興獻王墓入奉大統非利天
下也不得已也今以定策推賞是利天下乎大臣不
敢拜賜八也　陛下以纘大一統爲慶慶有爵秩

孝宗必以　武宗不嗣爲慼慼將何如奈何以
孝宗之慼爲　陛下之慶乎夫世至不嗣甚禍也爵
至封伯甚幸也奈何以　武宗所甚禍爲大臣所甚
幸乎大臣不敢拜賜九也大臣者正己格物者也内
臣外戚百僚庶士具爾瞻焉苟受非分之賞則神龍
有慾人將豢之天下理亂之機自是決矣低首受賞
以禍天下君子爲之乎大臣不敢拜賜十也夫十不
敢皆大臣肝膈至要也大臣難自言臣代言之所以
發明其固辭之心也庶幾　陛下無訝大臣固辭之
過也若外戚内臣恩廕臣願　陛下延詢　太祖高
皇帝故事斟酌行之　太祖皇帝衝鋒鏑冒艱危餘
二十年乃定天下　陛下守太平之業可忘　祖宗
艱難耶　陛下如念念　祖宗之艱難試講求　高皇
帝時内臣權任何如員數何如錦衣職掌何如員數
何如視今日增減何如外戚寵数何如可不更僕而
知也然必自早　賜俞允大臣所辭始臣所言亦拳
拳於大臣者竊取先自治之義也臣狂戇不識忌諱
惟　聖明采納幸甚

議處黃河疏　霍韜 宮保尚書

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河水自蘭陽縣注于宿遷以殺河勢庶徐沛不致泛溢運河不致沙淤也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曰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為之東捍東北諸山聯亘環列如垣如防水患所及猶有底極若引河水自蘭陽縣注于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溢決而奔放焉恐數郡一壑其患不止徐沛一州縣而已也第聞時有定筭臣亦不及竟言恐浮議壞其成事也今聞河水愈溢運道猶阻則臣前議猶宜及今言之備行事者采焉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疏濬淤沙以通運道然沙坭隨水自高而下勢無限極挑斡未畢潦水旋至沙復淤矣是雖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也今沛縣河淤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于沙河所迂之路不過百里惟湖面寬闊夏秋水溢波濤洶湧或有覆溺之虞冬春水涸復有膠淺之患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潴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啓洩水溢可備風濤水涸易為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堤可成一年即石堤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僉事江良材到京守土官也臣與面議亦曰此策若行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縣蓋將以殺河水上流之勢以救徐沛墊溺之患也惟蘭陽潰溢遂貽鳳陽歸德千里為壑之憂不若疏通衛河上接黃河可得三利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聚雍冀齊魯聖賢迭生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宋熙寧十年北河斷絕黃河南流宇內全氣遂隨遷轉六朝南宋偏安江左亦天地大氣機也元朝建都于北夷狄不足當中原全氣我　太宗皇帝定鼎　神京宇內元氣亘千萬年而獨盛元末河決曹州弘治年間河決張秋皆東北方也宇內全氣自南而北拱衛　皇極之兆也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于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京師形勝亦壯一倍也此其為便利者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一百八十里至于淇門入于御河達于京師御河即汲縣衛河也今由

河陰原武或孟津懐慶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于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沿臨清滄州至于天津夏秋水迅仍由徐沛達于臨淸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開一衛河可殺徐沛上流之患可免鳳陽州邑潰溢之虞可策運舟兼濟之利有如此者倘曰人情不便地形不利功費不敷時宜不合則未能懸斷須府縣具開以不便狀然後爲之詳曲酌議求善其後庶幾南北兼濟此其爲利者二也桉黄河南流徐沛受患若分流于北德州滄州或亦受患不可知也皆人謀之失

非地道之衣也夫水之流行于地猶血之運行于人之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也或調理乖方血注于下積爲痔瘤血焦于上髮膚燥槁一人之身厲爲尫弱亦勢所必至也今黄河之水自西域注于徐沛溢潰横決猶血注于下積而爲痔也自孟津懐慶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股也沿河州郡疏爲溝洫引納河水旱以灌亢潦以洩湮水有所歸不爲大害猶血運於肌膚全體愈光澤也又自陝西沿邊築爲邊牆塹爲溝渠尋於漢故跡脩復焉邊牆外固溝渠内深内資灌漑外禦戎虜徐沛上流又殺一半河水之利濟及全陝猶血運於頭顱毛髮亦潤也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淸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饋運自然饒裕又聞臨淸兵備副使周用云臨淸地方若修溝洫不惟可備旱潦亦可扞禦戎馬臣問曰恐功役勞擾民未見利先怨其害胥讒並興也周用云欲開溝洫須良有司先開數里爲民倡率一二年後民得實利自然爭先爲之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臣復問曰誠如是也幾年可成周用云一年可創其始三年略見其效十年可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治

河患山東河南北直隸郡縣且轉瘠爲富饒矣聖賢範圍天地參贊化育之實功也禹卑宮室盡力溝洫非虛談也期十年之力　聖德神功配天無極矣此其利者三也萬世無窮之策也區畫纖悉未能遍盡謹述其槩以　獻萬惟　聖明少垂省覽如可施行　勑下該部詳議臣且再考古今事宜畫爲圖本以備討論果可舉行亦地方之幸也

黜異端詐術以杜姦欺疏　霍　韜宮保尚書

臣閱邸報見給事中李養建言禮部覆題僧徒有願還俗者聽童幼不許捨入爲僧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臣仰而頌曰闢邪衞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統我聖主丕明焉萬世永賴者也百官有司宜速奉行者也况臣忝司典禮尤宜對敭最先者乎臣之愚見切謂佛教難黜皆唐宋流弊也欲黜佛教不革唐宋流弊佛教不可黜也何也唐宋之時僧以小術聳動世主詐爲言曰吾佛法可保國也則名其居曰保國寺曰吾佛法可護國也則名其居曰護國寺唐宋人主

誤聽其詐而崇尚焉佛法所由行也有毀其寺者彼則誣曰是不肯保國也由是議毀寺者遂得罪佛寺遂得不毀是僧徒保寺姦術也又爲詐說曰吾佛法可以祝壽也遂名其寺曰萬壽寺又曰萬歲寺又曰慶壽寺又曰壽昌寺唐宋人主誤聽其詐也亦崇信焉佛法所由傳也有毀其寺者彼則誣曰是不願祝壽也由是議毀寺者遂得罪佛寺遂得不毀又僧徒保寺姦術也又爲詐說曰吾佛法可以資國福也故名其寺曰資福寺曰延福寺曰崇福寺唐宋人主誤聽其詐也亦崇重焉佛法所由肆也有毀其寺者彼則誣曰是不願資福也由是議毀寺者遂得罪佛寺遂得不毀又僧徒保寺姦術也是故唐宋佛寺保全至今僧用詐術誘惑當世所致也千年錮弊也仰惟皇上承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爲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之　宗主闢除佛法　明斷不疑去年大興隆寺之燬殺人有鼓邪說者曰大興隆寺者古慶壽寺也有術保全終不毀也仰賴　聖明洞燭邪術掃滅佛迹天下仰頌　聖德曰眞　大聖人之見超出尋常萬萬者也惟先年姦僧哄惑唐宋人主造爲保國護國慶壽萬壽資福等項名額遍滿天下致人避忌官

司追徵稅糧保國寺僧或賣器物以輸官租人卽忌曰保國寺物不宜買也或毀資福佛像人則忌曰資福佛像不宜毀也姦僧之術雖小愚人則忌是致有司且或畏僧而阿縱之矣安能化正之也安能禁幼童不入寺爲僧也伏乞　聖明大賜　乾斷勑禮部通行天下凡僧寺有前項名額悉令改正不許避忌庶僧徒不得假名濟姦而佛法可以漸黜童僧可以漸革異端詐術可以漸斥也

禆　東宮聖學疏　　霍　韜 吉保尚書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
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特擢臣
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所
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
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説文辭圖以涵養　睿資預
培　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黙
化習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誠
日陳于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
之木朝夕飫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

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竊
取古意繪爲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爲一冊獻上　東
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
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
冑願　皇太子黙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
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
堯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宣宗章皇帝聖德
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
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　皇
太子知聖王畣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黙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
知民命之依不惑逸慾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
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
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曰　宮中隙
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
萬世太平之丕丕基也十一曰　西苑耕稼願　皇
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
禹也十二曰　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
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
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

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傅説萬世準極也是
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
等所繪圖冊或有小禆　東宮作聖之資　勅下內
侍諸學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
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因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
講説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
拾遺補過之盛亦庶幾言無僞飾欲　皇太子預養
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
象惟繪大意於古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
高宗文王及漢明帝傅説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

聖賢圖象繪寫未敢謂肖眞也至於字畫惟憑儒士勞良佐陳鈿楼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宥臣等獻芹之悃恕臣等誤謬之故 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勅內侍人員時進 東宮睿覽達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 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祀議疏

霍韜 宮保尚書

該禮部覆題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事宜奉 聖旨着臣等人各上議臣謹議上 聞惟 聖明裁擇焉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漢儒則蒐輯聖經者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不區區訓詁者也薛瑄生當 聖朝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能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必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

丱至沒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必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臣謂薛瑄造詣弗及董仲舒而誠篤似之頴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督行過之粹精淵醇弗及程顥而渾厚師之出處不瑕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賤貧不移其介身爲世師言爲世訓動爲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顯久而彌光非眞誠積累之素不能也臣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淫於佛老陰翊邪

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再按宋臣誤列從祀得二人焉若司馬光者質直忠信著於鄉閭祀於鄉邑可也宋朝舉以從祀光於聖道實大背戾者資治通鑑尊崇荀况於聖賢之伍荀况性惡之論名教罪人司馬光乃荀况之徒也自有天地以來未有改稱親父曰伯改稱叔曰考者蓋天倫定理秉彝定性人道定名萬世不易者也司馬光創議謂宋英宗宜改稱其父濮王曰伯考稱仁宗曰皇考變亂天

常斁戾人紀拂逆彝性光實罪首誤國不臧則棄河湟以養邊釁用蔡京以啓禍源忠智之道缺焉宋人取其小善舉伍從祀蓋未究光實學者也又若陸九淵者詆太極圖與周敦頤異鵝湖辯論與朱熹異論子貢曾子之學與孔門異主禪教致書禪僧大闡禪宗則叨瀾楊簡論辯機鋒聳動聾聵眞聖門罪人也近年行人司司副薛侃妄舉從祀禮部不及詳議誤聽從焉臣竊謂司馬光小善可稱大道則闇可祀於鄉不可祀於孔廟蓋孔廟之祀必其有功於道者也司馬光不識父子之倫是不孝也以誤其君是不忠也忠孝道之本也故曰司馬光大道則闇不可祀孔廟辱聖門陸九淵直異端之流聖道之棄如列從祀程朱有靈恥與爲伍臣願 陛下垂察臣言如或可采 勑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趨向純正略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以端士習於司馬光許祀於鄉陸九淵偶誤列祀合與改正則人不異趨士不異學正道大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乞宥寃臣疏　　霍　韜 官保尚書

臣等昨見錦衣衛奉　聖旨拏到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下鎮撫司收問竊詳　聖意蓋慮徐一鳴行事乖方致生他變故逮治之上以昭　九重恤憫元元之心下以懲羣臣悖戾憤憒之失治一人所以安萬姓赫　一怒所以警百僚非無以也臣等乃猶贅有所言以瀆　聖聽者蓋獻可替否侍臣之職捄罪辯誣典刑攸繫若臣等徒竊　陛下寵榮苟爲目前容悅是非不別白依阿以固位誠犬馬不若也是故冒罪僭言伏惟　聖明察焉切詳徐一鳴拆毀淫祠及

拆毀額外寺觀乃憲司官職掌謹按洪武六年令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亦猶府州縣只一孔廟也太祖聖制也不褻不濫萬世之中極也此令二十四年一申敕焉二十八年再申敕焉永樂六年宣德元年景泰三年屢申敕焉皆　列聖之遠慮也蓋僧道不孝父毋不顧妻子不事農業異姓相聚游手游食又善爲幻誘惑愚民是故愚民信從以千萬計最易誑誘以作禍亂夫僧道在太平時人豈信其能作亂也惟信其能作禍作福爲人祈禱而已故世俗見其作禍作福小有效驗爭傾心敬服焉不幸年饑民流

彼則或誘富室以舍施或誘愚民以誦經夜聚曉散俱稱生佛出世遂能鼓誘愚民稱兵爲亂昔張角以鬼道惑衆三十六方皆受教令有司不察反謂張角以道術勸民爲善及三十六方一時並起漢遂大亂唐時妖僧殺宰相武元衡黄巢假稱得天師創宋時妖人王則反貝州元時彌勒佛出世皆亂天下永樂年間山東妖尼唐賽兒詐稱剪紙爲兵遂亂山東殺十數萬命歷考史冊凡世道大亂若陳涉在秦以迄胡元俱妖人倡首何也蓋天下治平國家士馬如雲如林百姓良善習見素服故寧饑死不敢爲亂其意

蓋曰饑死止一身爲亂卽禍及宗族也惟妖人倡曰吾有天兵吾有神助愚民卽靡然從之曰彼有神助卽可以無敗彼有天兵卽可抗官兵矣乃肯委心從焉天下禍亂乃不可捄歷代覆轍古先儒學未之或知也惟我　太祖皇帝深鑒其弊嚴爲例曰各府州縣只一寺觀夫各府州縣只一寺觀習其教者可以精而專防其變者得以約而密精而專其教可以常存約而密其亂可以不作　太祖鴻猷遠慮超萬世而罕見者也　太宗皇帝鑒妖尼聖姑之亂禁度尼僧又禁子弟披剃俱發北京種田蓋發之種田則不

至游食徒有田業則仰有父母俯有妻子思相長育
而不思亂　列聖承式或限寺田只六十畝或禁僧
人雜處民間皆預防禍變之至計也太平日久公侯
之家多惑禍福多建寺觀多度僧尼謂爲善友稱爲
奉道不知彼實奸宄之叢也內外官司不鑒往轍習
見其教以爲當然語云涓滴不止遂成江河萌蘖不
戛遂尋斧柯僧道之變之謂也王制曰執左道以惑
衆殺不以聽先王之制非直正人心實防禍亂也邇
年官司不惑佛老者或寡矣況望其能防而禁之也
此副使徐一鳴之毀寺觀不惟太監黎鑑以爲駭異

恐有司亦以爲駭異也皆不考　祖宗禁令之過也
皆不鑒前代禍轍之過也臣等故曰徐一鳴折毀額
外寺觀乃其職也其舉正也若僧道因拆寺觀遂敢
爲變則其素蓄不軌之謀亦可覘矣宜下撫按勘處
即令爲變的何地方的何寺觀僧道幾何聚衆幾何
先嚴兵備以防奔突然後喻以禍福只誅首惡脅從
不問使自解散仍以廢寺田土給使歸農使各有父
母各有室家長享太平之福如其冥頑不醒小則行
有司捕獲大則請兵剿滅預絶禍根爲萬世鑒戒則
徐一鳴毀寺觀之舉尤不失先機之謀臣等故曰未

宜遽議其罪也今爲變僧道未知主名爲變地方未
見指實恐奸人借此悚懾　朝廷惶惑衆聽未可知
也若未覈實先罪憲官臣等恐奸人愈逞愈加得志
少有不順即敢稱亂官司之法愈不能行郡縣紀綱
乃愈大壞天下妖人遂相效曰我且激變　朝廷聞
之且罪官司而招撫我如是則奸人益肆矣禍亂滋
長其可弭乎昔張角以三十六方猶足致亂今天下
寺觀不知幾千萬視三十六方不知幾百倍隱禍滔
伏不可不早制也臣等故曰徐一鳴之罪宜暫　寬
宥仍行審實有無過當乃緩治之僧道爲變的何主

名果有實跡宜預遏絶仍查洪武永樂宣德等年處
置僧道事例漸防禍變爲久遠計若曰江西僧道實
不爲變亦須查究太監黎鑑得誰虛傳聽誰左使以
致妄奏宜提主文人等問擬主使罪名庶幾公道別
白奸人知警藩臬有司亦知激勸以宜昭　聖化綏
恤小民圖新至治天下幸甚

夷情疏

霍韜 宮保尚書

竊見近日兵部覆 題西番通 貢事宜尚有遺慮臣謹陳其畧請自 聖裁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逆順而撫馭之內以藩屛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畧未見底定前大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 中國惟通貢貿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疥癧死矣欲麝香不

得蛇蟲爲疠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嘗聚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奏有 聖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仰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 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齊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也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閟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刦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款塞彼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

之期矣彼擁衆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則甘肅危矣可慮者四也此臣所以爲西邊慮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

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　聖明在上將泣　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　祖宗乃勸　皇上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阯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阯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殺天下也可不戒

乎交阯自秦漢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鄉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守蓋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楊士奇者　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于土魯番矣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得已也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人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和戢諸戎脩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十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求王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

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精西戎且連北狄爾時若與之封爵是資而借之翼也若析爲兩國而控制之亦其可也今遣譯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心共力破滅土魯番即封爾爲忠順王授爾金印以王西戎又因牙木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戢哈密即授金印爲忠

順王長爲中國衛則王哈密者雖非胡元之裔亦不
失我中國封爵之體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古邊
將之任也閫外之責也　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
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
年銀一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易粟二升矣軍士空
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臣則曰此
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
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
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
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

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
者門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
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
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
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
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
而歸墩臺遂日頹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
邊地遂日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
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蓁虛稻米一石直

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
太宗鹽法乎或曰輸粟支鹽則邊地日墾邊民日繁
邊粟日多而鹽價亦平輸銀支鹽則邊地日荒邊民
日耗邊粟日少而鹽價亦貴若然則安邊足用之長
策莫善於　太宗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爲而不行
乎臣曰輸粟于邊則利歸邊民若輸銀于戶部則利
歸戶部今戶部之徵鹽銀也計銀一萬加耗千兩下
自吏胥皂卒上而郎署卿佐俱饞食餌利焉若行輸
粟之令則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故謹守弊法而不
肯復　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慱采衆謀復相辯

詰過不自揣其爲狂瞽若如此伏惟　陛下勑問兵
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物非番文哈密城池
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僞作何料理務出萬
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用　勑戶部甘肅邊糧累年
缺乏若何而爲目下賑救之策若何而爲經久饒贍
之策詳盡上　聞取裁　聖斷臣愚且見　中國奠
安萬世永賴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
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

擴大公以贊　聖治疏　　霍韜　宮保尚書

臣竊謂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振作在至公苟權有偏重人競其私則忠賢況屈下僚庸材倖登要秩賢否混淆甚非所以贊　聖治熙鴻績也臣伏覩　陛下宵旰孜孜圖惟治理十有四年于玆矣是宜百官有司無不競勸矣是宜治政無不理矣乃今郡邑有司未見其愼職贓汙未見其改厲政治未見其振飭生民未見其安養怨氣鬱積感召變災皆臣等不職不能奉揚至公之罪也臣恒謂天下不治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失職皆吏部之罪也臣未敢備舉謹

自推陞官員一事開具積年錮弊爲　聖明陳之凡京堂有缺例會九卿推舉成化以前雖小京堂有缺吏部不得擅推惟具缺員　朝廷特旨陞用考滿黜陟取自　上裁吏部例不考覈案牘具存可質也自成化末年權歸內閣萬安劉吉等畧招權賄言官攻焉自後小京堂推陞遂屬吏部甚至兩京府尹光祿寺卿太常寺卿太僕寺京堂三品官也推陞亦屬吏部巡撫都御史至要且重職也推陞惟會戶兵兩部吏部之權愈偏重矣重權所在人易行私故自府尹及各寺卿凡蒙推陞即拜謝於吏部之門語云受官公朝謝恩私室古今大戒各官乃感恩吏部不知歸恩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一也若大理光祿各寺少卿順天大理等丞惟吏部專擅推舉故科道部官欲陞小京堂勿得罪吏部勿得罪內閣可安坐得之矣或牆托腹心於吏或借吹噓於內閣小京堂官亦無不得之矣外任兩司知府雖有推陞卿丞之例地勢孤遠得與其選者或鮮矣剛直雅正之士不肯低首權門輭緬細人恒奔趨以竊位所任非才眞才不任吏部權重之弊二也天下知府百五十餘員知府之秩四品位不爲不尊矣所統專城地方千里責不爲

不重矣生民休戚寄命權不爲不要矣有缺推陞惟具一員　朝廷不能裁其可否重擇一付之吏部矣升遷官有得罪吏部推陞知府彼即緘口去矣部屬郎官有才宜內任或被讒譖推陞遠方知府無所於愬矣有官惟知畏吏部不知畏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三也近承　聖諭自今巡撫員缺皆會官推舉

聖上府見洞察隱微矣自是撫臣知推舉之公出諸輿論與衆會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惟光祿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陞也吏部尚專權焉甚非所以昭大公也夫卿丞若秩也況由是進焉六卿之長亦

其選也可勿重乎伏乞 聖斷著爲定例凡兩京太常寺卿光祿寺卿太僕寺卿皆秩三品者也遵照 聖上新定會舉巡撫事例會九卿推舉吏部毋自專焉兩京大理寺少卿寺丞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兩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兩京府丞南京通政參議皆清要職也合候四員具缺會九卿推舉內外才望官八員請 旨擢用吏部毋自專焉於八人之舉也六部大理寺科道官中舉四人焉在外參政參議副使僉事運使知府中舉四人焉惟求內外均平使人無重內輕外之嫌也部屬與科道並舉使吏部司官無

專陞京職之私也僉事知府運使才德昭著皆陞京堂使人知競勉守職毋疎遠自棄也必九卿僉舉絕吏部操權過重之弊也必四缺乃會推從簡便也亦猶六科給事五缺以上乃一推補也否則人惡其屢巳也謀沮焉曰是煩數會也僕僕廢時也自是內外官員轉遷美秩皆知出諸輿論與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推陞知府亦照推陞僉事例焉凡缺一員推資望官二員請 旨擢用推舉不當者再推焉有隱弊不公言官糾正焉自是人知郡守之重思所以奮庸矣自是科道官推陞知府自知 朝廷寵

擢不怨曰權勢擠我矣自是吏部官不敢憑私報怨擠才望官於遠郡矣自是郡守得人與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於吏部矣是天下之大公也惟人情甚不利焉吏部徇私者曰是芬更舊例實削我權不利一也小人油滑者曰我善鑽刺自今權要不能吹噓一人矣不利二也權要欲遂屬托自壓於輿論巳私不利三也吏部四司官不得顓陞京堂不利四也於治體有大利焉吏部不得市恩植黨傷 皇朝治化一也科道官知直巳守道不畏吏部不畏內閣以背朝廷二也六部屬官才德昭著皆陞美秩外任官勞

績昭著亦陞美秩蕩蕩平平之治於 聖治有光焉三也人思供職紀綱自振治化自淳四也斯議也臣久欲上 聞惟慮事體未綜不敢輕率或召芬更之嫌乃今謬承 聖恩署掌部印推陞各項官員日不可缺積年錮弊尚有悉宜條陳改革者但日力未及臣竊伏自念若因仍舊弊則吏部何以勵勸百官何以贊襄治化何以福澤天下何以仰體 聖心惓惓圖治之美臣等曠職竊食何以逃罪乃謹略述推陞京堂官府官兩款積弊伏惟 聖明詳察焉如可施行乞賜 明旨行部著爲定例永永式焉如臣不便巳私懵識改更科道官指實糾罪亦臣區區仰替 聖治之萬一也

正風俗疏時南京禮部尚書　霍韜官保尚書

臣到任涖事見南京都城內外凡送喪出葬用鼓樂前導僧尼混雜有喪之家於郊外大置筵席男子自爲一聚歡宴酒食婦女自爲一聚亦歡合酒食以筵席豐大爲美觀以賓親衆集爲富盛喪葬甫畢家已空乏故有停喪不葬踰數十年暴露其親者婦女送喪麗服艷容靚爲冶色惡少聚觀共相誇美禮教蕩然矣臣乃論之曰遭喪以酒食燕客其哀戚之心何如也送喪者餌人酒食其廉耻之心何如也婦人出門擁蔽其面禮也冶容麗服呈身郊郭餌人酒食其

盡喪之心何如也　聖天子在上制在禮樂以風天下南都天下之表俗陋若此何以對敭　聖化乎古者禮不下庶人欲行禮借士禮與行焉表率風化自士始自今送喪用樂用僧道用酒食筵宴縱容婦女冶豔送喪是士行大虧缺也謹按律例行檢有虧不得入仕生員吏典黜退爲民監生省祭丁憂養病官不得起送赴選見任官移咨吏部紀過備考察焉衣冠士夫以禮率先庶民之家得於觀感自相愧醜陋俗庶可革化語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士夫之任也自臣論後南京官人皆云自今送喪得簡省財貲不破家也喪得早塟不暴露也自舊歲之臘至于今春庶民送喪皆遵典禮古喪不葬悉舉葬矣婦女不冶容出郊矣是皆鼓舞　聖化樂於趨者也惟南都俗雜四方習尚易變不知日久又何如也乞　勅禮部會同都察院申明禁諭永永欽承風化之要務也又南京尼僧視別省爲尤盛淫汚之俗視別省爲尤劇尼僧外假淸修內實淫恣有暗宿姦僧袈裟莫辨誘招女婦入菴禮佛恣肆姦淫者有群諸惡少竊伏庵院誘婦女禮佛潛通姦宿者武臣民庶愚而無知謂妻女入庵禮佛修善也不知群淫潛恣也勳戚貴勢

利有尼僧易恣情慾爭爲庇護故於往年欽奉　勅古化正僧徒全不奉行臣乃論之曰男女有別古之制也尼僧內無夫家上無父母下無嗣育不亦可憫乎名爲修行實則敗倫自汚已身復汚人妻女不亦可惡乎　聖天子在上拳拳化正僧徒所以明人倫也南都尼僧之弊如此何以奉揚　聖化乎乃行五城示諭地方凡尼僧庵院盡籍于官尼僧年五十以下聽擇偶五十以上還俗依親自相胥居焉無親可歸者天下之窮婦人也送養濟院收卹焉庵院銅像送工部銷毀焉木像坭像悉從毀撤庵院銅鐵物器

聽尼僧自利庵院木料地基召民承買價銀給尼僧還俗資衣食焉仍寬二月之期俾地方敦諭切悔庶幾彼知天倫之正自樂於從也仍禁鄰里毋因機爲暴驅之速急搶尼僧物器致失所而無於歸也所以奉欽化正之　德意也令女尼年三十而下者悉返父母之家矣淫風自是革化矣人家妻女無庵院潛行矣惟勢家勳戚私剏庵院尚多庇護乞　勑禮部會同都察院申明禁例凡尼僧私剏庵院盡行毀撤勳戚勢要潛庇尼僧聽科道糾治庶淫風永息俗化永清尼地方切賴幸也

推恩百歲老母疏

霍韜　宮保尚書

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侯位奏本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諸司職掌內開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許令移親就祿侍養如果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戶內別無以次人丁者方許親身赴京面　奏揭籍定奪案呈到部看得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侯位奏要侍養一節查得本官伊母夏氏年雖百歲尚甚康健伊兄侯祿七十六歲近

雖衰病兒孫亦俱成長舊例凡有兄弟不在侍養本官既有親兄復有孫姪侍養無缺況蘇松池寧等處地方見報災傷正係緊要用人臣等難擅議處惟聞古者聖帝明王之御天下巡狩至于方岳詢百年者就見之敬老也天下有百年之老天下和平之氣之徵也是帝王所以申敬也漢文帝者三代以後盛德之主也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賜絮帛亦所以敬老也老者敬焉所以勸天下之孝也文帝導民以德之實也　皇上登極屢頒恩詔凡高年民八十歲以上俱令郡縣有司給賜米

肉布帛有差凡以風天下而敦化基也今都御史侯位母夏氏壽躋百齡尤世希有是皆我　國家敦大博厚之氣薰蒸衍溢鍾爲上壽天下生靈命脉悠久之祥也夏氏孕和協瑞産自金楚實我　皇上龍飛之地又　聖德造命無疆之祥也敬老尚年古今通義都御史侯位自任撫巡凡財賦之稽查百姓之存恤利弊之興革竭力効忠地方甚有賴焉今拘于例不准侍養伏望　皇上勅令本官照舊供職仍行湖廣撫按有司申敬老之制於夏氏加酒肉粟帛之惠焉則厚其親其子莫不勸孝移孝爲忠侯位將感激

圖報愈無窮也厚一人民德因以歸厚風化益淳政治益有裨也惟巡撫重臣去留例應請自　上裁恤老　盛德尤宜特出　恩命奉　聖旨侯位不准侍養伊母夏氏著有司給與米三石絹三疋

嶺南文獻卷之七目錄

疏

嶺南文獻卷之七

明　蘄陽張邦翼

疏類

考定朝儀以正夷禮疏　黃佐 禮部侍郎

奏爲考定朝儀以正夷禮事臣聞古昔聖帝明王之制馭四夷也德威並行而不以德勝威故懷德畏威則遠人自格而中國常尊然則狼子野心非我族類雖鴞好音難儗鸞鳳思患豫防辨之可弗蚤與臣自授從史官之後常預　朝參以近　清光聞　天語爲不世之遇竊自慶幸惟是四夷之使每　朝見

陛辭鴻臚寺官引至　御前每欽蒙　陛下親命與之酒飯彼乃扣首而退來則腥膻之氣襲人去則犬羊之羣盈路霈　恩晉接殆無虛日彼雖懷德定則玩威非所以善制馭之道也臣嘗考定古今朝儀大尚書大傳夏后氏之世四夷貢樂俱奏於四門之外成周之制禮爲明堂位　天子負斧扆南向惟三公諸侯位羣臣之上者得侍左右兩階其餘小國皆列于國門內爲四夷之國班於四門之外而四塞惟世告始至所以遏侵亂之萌也洪惟我　聖祖高皇帝著爲　皇明祖訓篇於虜夷嚴加防禦焉用天下財

賦之半以足兵食西北則有備虜戎馬東南則有備倭寇軍倭與虜並留　宸慮者以其難馴實詐也

追元虜嫡孫來降封爲崇禮侯還之漠北高麗國儒生金濤四人受業國學洪武四年濤登進士卽遣濤偕三人歸國華夷界限雖貴而榮何嘗得入　朝門並行而況日邇　天威於咫尺哉　聖祖之定朝儀則三代之禮也近聞胡虜入邊時肆刼掠倭夷入浙貿易爻通此乃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臣愚以爲宜法　聖祖舊章四夷雖其君入朝各立于闕門外遙望　天威可畏而不可近夷使　朝貢各在

東西二門外設位拜伏若　賜酒飯則鴻臚寺官傳天語以命之如是則威以禮崇而望之自畏德以禮節而綏之自懷思患豫防無出於此臣職在載筆以紀言動故敢獻其狂愚伏候　聖裁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郊祀禮成廣恩疏

黃佐禮部侍郎

爲郊祀禮成廣　聖恩以答天地事臣惟　皇上親定郊祀大禮將以冬至有事于圜丘一德玄同萬方齊慶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記所謂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昔始於此誠曠世之盛典也臣不佞敢獻愚忠焉夫天地之大德生而已矣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已矣唐虞之世廷咨九德而罪四凶何用人之廣而法網若是其疎也蓋大造生殖之功顯而震耀之時少王者體天地之心以爲心亦

必善善長而惡惡短此堯舜所以爲聖也　陛下今日之堯舜也大禮成而天心享矣體信達順而四靈將畢至矣　駿德　鴻名實與天地相爲永久宜廣布恩德以仰答　帝心亦　聖情之所不容已者也竊攷宋制每舉郊祀則臣工盡貽廕典謂之推恩罪犯盡肆天眚謂之郊赦臣愚以爲求舊愈於求新使功不如使過宥罪始於不識赦過終於眷愚與其常有濫恩孰若擇其最有譽望者而用之乎與其常有濫赦孰若察其最可矜惻者而宥之乎方今賢哲列于朝署者臣不敢泛舉切見致仕大學士蔣冕毛紀

此晉府學羅欽順汪俊王承裕侍郎何孟春鄭岳行劉
玉蔡病通政馬理見任南京尚寶司卿呂柟之數臣
者或負經綸練達典故或以耆德爲　先朝所重或
以學行爲物論所推皆最有譽望者也謫戍遐方者
自罪犯之首馬錄之外若李璋李珏常泰余寬劉仕
貴待王元凞楊慎之數人者偶因不識或緣惷愚事
涉株連身非元惡水土不服疾病連綿或妻子瘦死
骸骨莫收或僮僕逃散薪水不給皆最可矜憫者也
譬諸草木枝幹已槁而根柢尚存一　陽來復律中黃
鐘則生意萌焉雖豐蔀所覆尾礙所壓猶欣欣望榮

而況　化日重光之下乎伏望　皇上體天地之仁
願事生殖溥汪濊之德大慰輿情特允臣所奏將璋
鋐等並行起用超擢念李璋等投荒歲久悔悟日新
望俯移戍近地或即釋放爲民做采制播告天下使
天下皆知郊禮分祀自今以始與常年不同首行曠
蕩之恩野無遺賢澤及枯骨又與常規不同驩欣交
通[illegible][illegible]天和靈貺瑞應固有協三極而駢臻者矣臣
幸際郊祀禮成逖聽喜躍偶有一得敢獻以爲　聖
治之助無任惓惓忠愛之至

擬大合樂疏

黃佐 禮部侍郎

樂記曰天地訢合陰陽相得故大合樂文之以五聲
播之以八音節奏合聲相應則生變而成方舞者合
之雲門咸池合於九韶大夏大濩合於大武而歌奏
則五聲十二管還相爲宮奏以六律象斗循天而東
宮唱商也歌以六呂象日會天而西商和宮也觀於
分樂而序之則可見矣凡登歌四琴四瑟一倡三嘆
而後可以配下管之一聲上下協和故大胥以六樂
之會正舞位分干羽爲六列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
進旅退旅莫不得齊焉樂記又曰合生氣之和道五

常之行小大相成終始相生清濁倡和迭相爲經故
羽變之轉角徵生宮爲三調正宮也下徵也清角也
此禮所以節樂也故角始於慢然後清以上祀天徵
始於清然後流以下祭地兩者交通成和然後高不
至於噍殺下不過於嘽緩優柔平中以享人豈有一
管自爲一聲之理哉故黃帝以雲紀官人與天調故
作雲和琴瑟以黃鐘爲宮下管爲笙爲主第一管爲
圜鐘而羽管黃鐘最長是謂孤竹之管取其獨一而
大也導舞以雷鼓而廣九尺雷鼗而廣九寸其聲皆
在八十一數之中人合天也帝顓頊實處空桑乃登

爲帝舞咸池承雲以祭上帝故作空桑琴瑟以承簇爲宮應函鍾之徵而笙管姑洗以羽從宮是謂孤竹之管取其自子而孫也導舞以靈鼓面廣六尺靈鼗面廣六寸其聲皆在五十四數之中地承天也帝堯修雲門大卷命之曰大章亦所以合咸池也大韶興於禹鑿龍門通滲水地平天成乃作龍門琴瑟以姑洗爲宮而應黃鍾爲角笙管南呂以羽從宮是謂陰竹之管取其自北而南也導舞以路鼓面廣七尺五寸路鼗面廣七寸五分其聲皆在六十八數之中天合人也合三中琴角絃皆兼二律而韶箾十六管其

十二管者律呂之正聲也其四管者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也瑟之十六絃笙之十六簧應之五聲欲其成文不亂又用頌琴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和笙十三簧所以依玉磬而合宮縣也武音則有七律巢笙十九管其十二管亦律呂之正聲九管則黃鍾至蕤賓七清聲也雅瑟二十三絃其用者十九象箾南籥應焉故六律六同以相對爲列而其音謂之六英韶以相繼爲義而其變謂之九成九爲圜而參天六爲方而兩地九招六列六英樂之所必有者也樂究於九而反則爲一矣升歌鏞作圜鍾發律夷則既歌則鼓

其羽籥之舞圜鍾以起黃鍾而羽七合角六于三呂以侶流徵而姑洗角羽變入地宮以降天神所謂若樂六變者也無射以起函鍾而徵九合商八于三鐘以和清角而函鍾角羽變入天宮以出地示所謂若樂八變者也黃鍾至姑洗宮五合函鍾徵九黃鍾之宮歸夷則夷則歸姑洗姑洗復歸黃鍾爲宮大呂之角歸南呂南呂歸中呂中呂復歸大呂爲角是爲清角始終函鍾之徵歸無射無射歸蕤賓蕤賓復歸太簇爲徵大簇之羽歸函鍾函鍾歸夾鍾夾鍾復歸應鍾爲羽是爲流徵始終所謂若樂九變者也管協琴

瑟與鼓鼗雖分爲三然要其節奏則貫而爲一其三才合一之道乎不言七變則蕤賓與黃鍾之交耳大武六成惟聽金奏之鼓和以金錞節以金鐲止以金鐃退以金鐸是故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也六變既畢虎賁之士易服秉翟以合九成故籥師東西各二人敎國子舞羽吹籥佾長各十六人夏籥象箾編懸合應所謂鍾石殷殷羽籥鳴者也專奏象武及勺則用象箾南籥而已於旅而語且道古其教野之語乎故成均之教有樂德必有樂語語以成之正欲使衆聞其義爾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冕而

縣于所以敎諸侯之弟也奏於宗廟以樂皇尸亦如之大武告成功大治辯必脩文德否則非備樂矣故孔子告賓牟賈以合樂終焉今宜損益其文而因其本倣大武歲在鶉火之律則開天立極以丁未之歲禰德在吳則奏黃鍾歌大呂靖難繼統以壬午之歲禰德在燕則奏太簇歌應鍾律娶妻而呂生子奏姑洗歌南呂以象子孫相繼萬世無疆之休焉是卽咸池承雲九韶之樂也傳曰韶有干戚非正樂也自禹始也此大夏所以爲文武之中者與成湯修九韶擊玉磬故頌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

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蓋禮九獻樂九成夏殷所同也夏殷序興而兼大濩大武其樂涯久以象黃虞治化兼夏后殷周歷年則　皇明祚胤與天無極矣故備古之以待　聖明採擇云

爲重惜官職以正　國典事　梁世驃

臣聞賞罰者人主之大權所以制馭臣民者當有不當則重爵而威不振內起姦邪之希求外興遠夷之窺伺況官職乃天下之公器非酬報之私物也我祖宗以來未聞以文職四品五品官賞人而世襲之者　陛下今與楊廷和等以爲比之伯爵尊卑頓殊姑與之無害也臣聞天命必歸於有德名器不可以假人自古明君一嚬一笑尚加愛惜況官職乎夫官品至於四五位不爲卑祿不爲薄在科目出身不知更歷幾年練達幾任然後得至其可以爲私家世襲

之故物乎使果有大功顯績則亦庶幾無愧亦孰敢妄生異議但本無可賞之功皆臣子當爲之事徒使姦謏得藉口豈不可惜哉　陛下今日所以　嗣登寶位之由已前言官說之詳且盡矣臣愚豈敢多贅獨惜此功之賞本於定策迎立之名實非漢唐盛時非其時此名一立肇開厲階遂至有不可言者至今千百年後猶令人欲誅姦臣賊子而不可得　陛下何甘受此名使大臣安受此功哉且大學士楊廷和等皆發跡賢科出身翰苑講書明理　廢正奉公亦今之擧望人物其辭受進退尚將正名定分崇正撕鄕

使百官則而象之無敢越軌者何之陳請懇辭實皆
發自衷曲令以無功而受文職之 恩廕所謂辭十
萬而受萬矣其心決有所不安也以至大學士費宏
之當尤爲無謂當 陛下龍飛之日正費宏投閑之
時乃今官廕之併加無亦涵情之濫及其心尤爲不
安者夫自古大臣得以展布四體竭盡忠力足以爲
君子所恃小人所畏者以其心無愧怍云爾心旣不
安則身不敢出位不敢尸志不敢行於是姦邪憸惡
乘間投之而變故不可勝言矣臣愚以爲 陛下必
欲酬報大臣當爲其子孫永計俾受之無愧容傳之

無後患庶乎其可若若文職之世襲固非所以安大
臣也亦非所以遺其子孫也臣竊思之又有楊廷和
等之所不敢言者也實由驕焉崔元 皇親邵喜蔣
輪等乘時徼利鑽刺貪天其心實恐大臣之議其後
也故多方設計眩惑 聖聰濫與職官廣加 恩廕
使得藉爲口實欲大臣中其餌而不敢伸其喙耳此
誠楊廷和等所不敢言也切照崔元貪婪阿附實匪
端人而邵喜蔣輪冐 寵叨榮不宜太驟況此輩巨
壑之欲本所無窮谿壑之材滿則必覆在 陛下安
全之而已今彼旣不知持盈保滿之戒而又使之得

以恣欲焉甚非所以安全之也伏乞 乾剛賁斷
俯照昭明體大臣之心燭姦邪之計收回成命於大
學士楊廷和等各輩去世襲文職之 恩於崔元等
各削去侯伯之爵使天下之人洗心釋疑知 國家
典制之尚存大臣典刑之猶在臺諫公論之不泯則
庶官不敢效尤以奔競姦邪不敢萌念以覬覦實
宗社無疆之休臣民莫大之幸臣不勝殞越昧死之
至

為乞回成命以保戚屬疏　梁世璟 僉事

臣聞親親之道全之為福故自古明王於親也莫不欲其富且貴焉尤必思所以保全之節之以義裁之以法使士無異論國無謗言民無怨聲斯親愛之恩可久無患若惟其所欲濫與過施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損其生也況常人之性虛謙克讓者乃有終多行無義者必自敗苟非上以義自制則下能以謙自引者鮮矣是故撙節裁抑之權誠全恩之道也臣等切照都督同知陳某本以書生無他異藝幸托椒房肺腑之貴得與　國家戚里之榮天下初聞咸謂

某素習儒書稍知義理艱難險阻乃所備嘗異日必能崇禮進規以為密勿之助決不至無恥壞法為國家羞豈期　榮寵既昌心計轉粗嗜利貪饕惟日不足何者辭給房屋以便任居似乎稍知所擇卻陽為虛遜陰實廣圖　陛下不燭其表裏為奸夤緣設計仍　命有西安門空宅之賜某不揣分涯不赧而日復安然受之在　陛下固為特恩在某則適所以厚其毒耳臣等照得西安門房屋一所向在　先朝群姦誘惑號為新宅過近　寢居析蕩民生塗釁膏血不惟形勢不利於內庭實使　先帝負謗而逝其

[illegible]也明矣　陛下初政首　詔拆毀給復民業誠為清明之美政今乃默而賜於某何明於前而忽於此也況某以爵則貴矣以祿則富矣以居則先　賜以西城坊繼　賜以皇華坊甲第亦極盛矣常布際遇之隆亦極異矣為某者正當上為　陛下惜財下為百姓銷怨中為戚里作則再四決辭以禍福為去就焉庶幾知足之戒乃盡喪安貧守約之節大恣驕奢侈靡之心欲浪費民財妄興土木無乃使　陛下失人心乎況今天見變於上民愁苦於下自山東以南數千里盡無禾黍父子夫婦流離就食每不相顧

力疲財竭莫甚於此時者民窮盜起尚恐不測此豈費財傷工時耶　陛下倘不是思而必欲成之非惟損清明之政誠非陳氏之福也臣等嘗考之古漢家中興外戚能以忠謹自持福祿悠久者惟樊陰二氏樊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陰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誠後世戚里之法其後如竇氏奪沁水公主田園如王氏園中起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每不得善終一譴一縱明效大驗昭如也　陛下縱不深究彼其素壽行畧頗知書史獨不見之乎何今之非敗樂禍一至此也伏望　陛下以保全親親之念

爲先以防微杜漸爲戒俯從工部科道等官所 請
收回給與起蓋之命使中外洶洶之議咸知 陛下
不示人以私而能合天下爲公在 中宮亦有不私
外戚之譽在某亦免不知足之譏而陳氏福祚長保
無虞矣

爲正國法以安人心以弭天變疏 梁世驃 僉事

臣聞法者天下之平示民之中彰善癉惡以順承天
道以爲民休者也昔致治之世民無訛言天無變色
刑庶無刑無他君能容臣以守法臣能執法以事君
左右不得干請託不得行凡百徽沮率惟合人心之
公是故刑壹人而天下罔不惟畏惟懼君子有所恃
而爲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爲惡以此故也在古中
興致治之君宜莫如商之高宗原其大本則詩人頌
其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遑是高宗所以嘉靖殷邦
用成治世者亦恃此故也洪惟 陛下卽位改元大

有意於取法商宗之義臣私心愚見猶謂 陛下春
秋鼎盛英邁天成必能駕而上之凡在幅員亦莫不
詠蹈斯極伏覩二年以來大綱小紀毋闕有不厭天
下之心不惟比之商宗有有間殊而中亦有類正德
年間之所爲者豈意慈仁美德適爲無良之資刑憲
非尋反爲士類之禁以致君子思退小人横行 國
威不振人心不安和氣未臻咎徵迭見誠非無故也
臣待罪言路義不容默切惟近事有關於 國家大
計而深可爲慮者有三一曰元惡之當誅而未誅二
曰刑獄之當正而未正三曰不可行之非法而復行

固知煩瀆厭聞臣恐　陛下未盡知之未深察之臣故
不避煩瀆昧死陳焉一曰元惡之當誅者誠以天下
之惡當與天下共棄之切照見監問犯人某某肆威
暴虐賊害良民虎噬狠殘謀殺大將此元惡也近該
法司執奏科道糾舉萬口一詞咸欲速正典刑乃日
延歲緩未懸藁街之頭屢勘頻推意脫法網之外至
已死之廖鎧法當行刑而　陛下猶惜之失刑甚矣
今道路傳言謂二兇請託既通終期免死其爲美政
之累不小也　陛下儻或宥之則河陝之怨益深邊
兵之驕益橫天下之心益憤庇二罪而失民心釀邊

患識治者所愼也自茲斥逐權姦跂足而望起者踵
相繼矣天下事豈可復破壞於小人之手乎此臣
所謂深爲可慮者也二曰刑獄之當正者蓋聞我
國設立刑部實理生殺之權錦衣衛鎭撫司乃備巡
儆之役職各有掌事各有名邇者已調主事羅洪載
罪不至甚者也竟下鎭撫司以剉辱之李陽鳳程景
貴刑部都察院犯人也亦改調鎭撫司以追問之雖
舉朝章疏卒莫能回法司執奏竟亦罷報誠非設官
之初意是　陛下有鎭撫司爲私獄而法司可廢也
不惟綱紀失統法度無章而權姦得計亦已甚矣臣
恐憤積人心謗流　天下將有不逞之徒執此爲言以
譏吾法之偏以爲一方之梗斯時鎭撫司亦能壓服
之乎臣所謂深可爲慮者此也三曰不可行之非法
而復行者竊聞前車之覆後車之戒邇者東廠受告
奏請　駕帖并差官校往拏知府郭九皐者臣惟
祖宗舊制未嘗有此乃正德初年賊瑾欲成逆謀鉗
制人心之術也且有司賢否外有撫按之訪察內有
科道之糾舉縱有贓惡顯迹亦難逃律例明刑固不
勞　陛下之躬察也夫一郭九皐固不足惜所惜者
類逆瑾之所爲耳　陛下知而左右行之則爲弄權

不知而左右行之則爲蒙蔽履霜堅冰將有侵尋之
漸矣臣所爲深可爲慮者此也況今　天變於上地
震於下水旱頻仍盜賊滋蔓正當　昭德塞違以照
臨天下不容更變法度以駭人心時也伏望　陛下
以高宗爲法以剛斷爲德以正德年間行事爲戒
親覽乾綱勿使太阿之倒持申明　舊憲毋容私竇
之亂啓郎將某某及茲秋後尸諸市曹以紓天下之
久憤自今以後凡在京在外該問人員下刑部以定
罪大理寺以評允不必再下鎭撫司以招中外之議不必
差官拏問以長姦制之姦如此則法平刑清君子安小人畏民心和天意悅而嘉靖之治永世無極矣

請兩廣舉行勦法疏　　黎貫御史

題爲乞處久患地方以圖久安事臣惟除一時之患固在於得人而制萬世之安尤在乎得策臣見兩廣總督軍務右都御史張嶺等奏報廣西逆賊黃鏐等就擒餘黨漸平此蓋我　皇上威靈遠振之所致也然兩廣各處山賊海寇猶未盡滅於此而無良策以處之欲目前之安且不可况望其久安乎臣生長廣東竊敢以平日鄉邦所聞詳爲　陛下言之夫兩廣地方雖古稱多盜然惟依山濱海有之近年以來廣東如廣州廣西如桂臨昔謂樂土今皆變而爲盜區

兵盜出前此官司玩以爲常方其微時上以虛文相蒙下以虛文相應遂至各賊群起嘯聚日甚一日燒城郭殺官兵刼庫獄釀成大患付之無可奈何然後奏　請大征預計往復之程坐待可否之　命動經年餘機踈謀泄我師方備糧買馬而彼賊已魚散鳥驚領兵官員無以塞責非掩襲鄉村而枉殺良善則邀截道路而妄擒商旅所斬首級十有九非所報捷音十無一實彼積年逋寇方將負險竊笑曾何少損哉間有未遁餘黨敢爲我拒者又皆驅迫民夫以爲之敵而平日食糧之軍非徒彼自怯弱官司亦爲遮蔽恐其有被殺之虞則官司有失事之譴是以寧令前項民夫以蹈死亡之慘及至奏凱軍門受賞者皆不履行陣閭子弟報功者皆徒寄空名之權豪而前日之民夫摧鋒陷陣者曾無分毫恩澤之及何怪乎人心之不奮盜賊之不息地方之不寧也哉即今征勦廣西黃鏐雖除而其餘山賊猶肆猖獗臣愚謂陛下當此威武既振之餘　勑下巡撫督責兩廣各副參守備兵備守巡等官不許偷安省城俱分投往各地方督發軍衛有司嚴加防捕仍諭令各鄉居民略倣古人保伍之意互爲保衛一方有警四方相援

如有仍前坐視以致失事各該官員坐以失機重罪如獲有功次不分職官軍民重行陞賞此今日第一務也其次爲久遠之策莫如先年都御史韓雍勦捕最爲得法其法自選精兵養於軍門令緝事軍人四散緝捕一報有警又令的當人員覆究是實訪求本土鄉導出其不意酌量賊勢衆寡發兵乘夜圍匝候明撲滅當時十有九利兩廣之民至今稱之凡任兩廣者亦人人知之然卒莫有行者蓋大征則大臣有蔭子之恩權豪有報功之望文官有加俸之典武職有陞秩之例故寧使之滋蔓必待奏　聞以收前利

莫肯因時撲滅以為地方計也今右都御史張岳自到兩廣奮竭志慮思除積寇以安地方誠足肖任如蒙乞　勑本官今後凡地方有寇許其便宜隨發隨剿軍馬錢糧悉聽調度將士敢不用命亦聽處以軍法候事完之日　聞奏毋復牽制文移坐失事機其所用之兵預於各衛所選取精壯軍士或多方召募打手及於田州等府土兵內酌量歲調一枝與官軍相兼多則一萬少則數千更番養於軍門仍於教場添置營房安插居住選委素有才望將官管領操練較其藝能嚴其號令而又豐其衣食以壯其力犒以

牛酒以作其氣原軍門聽調脆弱之卒有名無實者盡革回衛省彼之糧為此之費似無不可其各副參守備兵備等官亦每官揀與土兵一二百名兼同軍兵或一千或五百俱照前法常自操練以備不時調遣如廣東原無土兵去處亦令各兵備官選取漢達官軍及廣募打手相兼操備一遇有警小則舉一道之兵大則合軍門之兵參用前韓雍勦捕之法出其不意隨在撲滅則兵不勞於集機不泄於先而彼賊自將震驚之不暇安能探我虛實而先為潛遁亦安敢肆其猖獗而復為我敵哉或者又謂養兵固為良法但軍門錢糧有限殊不知每次大征所費不下三五十萬較之養兵所費何如況軍門既省去脆弱坐食之兵所額錢糧亦自足用而又有鹽稅軍餉等銀若無大征積久自當有餘何憂乎不足所憂者不能行耳或又謂此法雖行非有大征之利孰肯奮勇自蹈危亡臣竊謂人心之奮不在於大征而在於信賞若於此定立賞格凡不時剿捕得有真正功次即公同巡按御史紀驗量照大征事例或兩功折算一功或一年類奏一次官陞一階軍進一級其有土兵鄉民自能擒斬功次多者照例授官少者照例賞銀萬

一遇敵殺傷給以埋瘞之資復為優恤妻子而一應權豪參隨人等皆不預焉則私情不撓公道大行人心之慕賞者又莫不樂於獲盜以覬　恩典彼賊見吾嚴備豈不畏威歸化而願為良民哉此實萬世之利視連年大征之勞師費財有損無益大相遠也伏望　聖明不以臣愚而廢其言俯賜采擇施行則臣幸甚地方生靈幸甚

請起用大臣總制三邊疏　黎　貫 御史

題爲乞起用大臣以振　國威以消邊患事臣伏見近日三邊地方連有警報虜勢猖獗深入爲寇所在村堡焚刼屠戮其禍之慘不可勝言加之將驕兵橫動輒生亂殺陷撫臣陵犯憲使恬無忌憚姑息假貸日以成風節該臣等科道論之詳矣况今天示警譴或有在焉若不早爲之所將來之憂豈但夷狄而已臣愚以謂今日之計莫急於擇總制事委任舍是無可爲者昔宋任韓琦范仲淹邊人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丧膽求

之今日如致仕大學士楊一清昔嘗經畧邊境威名素著至今邊人猶謳歌思之是所謂軍中之韓范也若以三邊總制重權付之彼必能展布才猷修明政令振起頹弊爲　國勢增重而兵亂不足慮虜賊不足平矣或謂本官已居相位不可出典兵事殊不知古之賢臣在國爲相在軍爲將商則伊尹佐南巢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克商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未嘗爲相不可以爲將也况本官荷　累朝厚恩而　陛下即位尤深眷焉爲一清者以今日邊鄙多事豈不欲奮身請行以攄忠悃以爲　陛下報哉如蒙乞將臣言下廷臣集議如果不謬則乞　特賜　手勑差兵部官一員兼程前去起用本官就令刻期取道徑往陝西總制毋容辭避以負衆望而託之以心重之以權自副將以下敢不用命悉許以軍法從事然後　聞奏軍馬錢糧亦聽便宜經畫不必拘以文法庶幾古人推轂分閫之意俟奏功之日回京論功行賞其餘不法將官俱查節該奏劾事情付本官逐一參酌處治如此則　國威可振邊患可消而太平之治可坐致矣

請表值臣遺言[illegible]疏　黎貫御史
題為乞表忠直以勵臣節事臣伏覩　詔書內一款
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仗節死義
并一將被害不屈之人日久尚未褒錄都御史王守
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
及論功行賞欽此欽遵臣惟孫燧許逵之節王守仁
等之功表表顯著　陛下將褒賞之非獨使生者懷
感死者無恨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為
姦諛者也然臣謂此三人者奇功大節人人能言之
人人能知之惟炳幾先而欲救於未萌陳忠言而不

顧夫後患者其功隱微人不得而言之所謂曲突徙
薪之功也臣請為　陛下陳之臣觀宸濠逆謀未露
之時方交通錢寧之際乞封護衛以備手足此其謀
逆之機括也當時中外之人誰不知之而皆不敢為
朝廷言者蓋以在當權而有錢寧之黨在　祖訓有
離間之條是以人皆危之而不敢以言惟給事中徐
文溥高澇監察御史汪賜奮然不顧首倡大義而抗
疏言之臣考徐文溥之言曰寧王之威勢日盛暴行
大彰居民皆咀嚙之殘骨官吏多束縛之犬羊欺奪
商旅攘害納戶無賴畢招俳優怙寵無故差遣快馬

絡繹道路出入都城伺察動靜意外之虞實未可料
亟禁止之猶恐弗逮顧可縱之而假翼於虎乎乞將
護衛照舊革去高澇之言曰我朝　列聖優禮　宗
室有　祖訓以垂之於前有條章以示之於後予奪
勸懲毫法不爽無非所以保全親親先年革去護衛
斷自　英廟情法兼盡未易改革汪賜之言曰寧王
威勢日盛三司多被鈐束良民不得安生護衛一歸
彼強則此弱是虎而翼角而齒者也駸駸不已或生
他變不早為計俟其敗而後治之失之大晚非所以
愛養而保全之也三臣之言如此若親有以見宸濠

之叛而預言之使當時幸而　聖心萬一開悟宸濠
之謀不得施錢寧之計不得行護衛之軍不得請則
宸濠雖欲為變誰為之使雖欲招亡誰為之致江西
之民何至於屠戮　萬乘之師何至於親征　宗室
何至於殄滅天下之財力何至於重困此臣所以謂
三臣曲突徙薪之功人不得而知不得而言也今
陛下既有以褒孫燧許逵之節嘉王守仁及同事協
謀之功則此三臣者褒嘉之典恐亦不宜遺也今高澇汪賜已沒而惟徐文溥尚在如蒙乞　勑該部查議如果臣言可采乞將高澇汪賜量加褒贈以慰忠魂於地下徐文溥亦加[illegible]擢以獎義士於生前使天下知言官不負於朝廷而　朝廷不負於言官忠臣益有所勸而言路益以通矣

乞竄逐奸欺疏　　潘大賓禮科給事

近該科道等官薛宗鎧等交章論劾吏部尚書汪鋐罔　上徇私自陳伏蒙　陛下勉留鋐續自陳兼辨訐奏　聖旨卿受銓衡重託又方督理大工宜照前旨卽出供職人言不必深辨欽此臣惟鋐之奸邪　聖明在上固已洞察之矣猶拳拳慰諭至再至三不遂屏逐者非爲鋐惜暗抶大臣體貌以全始終之義耳鋐被論劾該自陳乃强辨且自譽曰至公無私從前所未有也何其大言無耻臣請爲　陛下言之往年大同之變鋐爲元宰廼遣其子盡歸貨寶空室以

觀成敗則鋐之敗德欺君從前所未有也如大學士張孚敬召入則附麗黜則背再召而又附之孚敬惡其反覆乃私攜重寶假名蜜煎而進之交爲腹心約爲援扶同惡以相濟威勢震中外鋐之樹權結黨包藏禍心從前所未有也今河南道御史曾翀等劾奏兵部尚書劉龍等不職奉　欽依吏部從公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吏部尚書汪鋐覆　題則一槩稱譽龍等一槩罪貶翀等臣聞劉龍前爲南京吏部考察不公今爲本京兵部枉法不職翀等論之是矣臣尤恨言有未盡鋐何褒龍之至何非翀之深乎毋乃自爲

已地毋乃箝塞言路乎鋐之變亂是非從前所未有也邇者考察鋐子納賄私宅私帖假做公文投遞乃如布政應良參政張儉知府胡效才輩皆素厚望惟無私賄俱被罷黜鋐之考察不公從前所未有也十二年朝審重囚公庭大言馮恩奏請誅我我今先殺馮恩遂織成獄鋐之殺害忠良從前所未有也巡撫等官蔡洪等劾鋐奸佞或降其秩或去其官或加其罪鋐之攬威却衆從前所未有也吏科給事中魏良弼等論鋐奸雄刑部郎中買名儒等劾鋐贓咎無一不陰爲鋐中傷鋐之擊鋤善類從前所未有也夫鋐

之罪惡淳龎之前固未有也降此而秦而漢而唐而宋亦未有之何也古今之語惡極者不過曰李斯趙高董卓朱温賈似道秦檜流耳是數奸者不過處亂世遇昏主故敢肆其奸欺僭竊蠹其國以肥其家害其人以利其己而鋐則處承平之世遇　英睿之主且敢肆其奸欺僭竊蠹其國以肥其家害其人以利其己是自秦漢唐宋之所未有者而今有之不知陛下視鋐爲何等人留鋐爲何等事也臣觀　陛下之所以拳拳留鋐至再至三者想所眷鋐者旣隆所以望鋐者必不淺也毋乃以在朝之臣無一如鋐者

乎毋乃以封邦之臣無一如鋐者乎毋乃以四海之
伏於草莽者無一如鋐者乎臣以爲未嘗求之不可
謂世無其人也　陛下誠能折節以求則在朝之臣
豈無休休之足選者而鋐則媢嫉者也守邦之臣豈
無蹇蹇之足選者而鋐則逢迎者也草莽之臣豈無
諤諤之足選者而鋐則患得患失者也此銓衡之任
亟宜擇賢良以代鋐也伏望　陛下諒臣之衷擇臣
之言將鋐等竄逐以爲人臣欺罔者戒則百官可正
朝廷可清四海可安蠻夷可服唐虞三代之治可舉
也如其不然將鋐等益加親信益加寵任臣恐二世

桓靈昭宣度禹之見惑於李斯趙高董卓賈似道朱
溫秦檜等奸者其鑒誠不遠也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特建總督重臣疏

蕭端蒙御史

題請特建總督重臣以爲邊方久計事竊照貴州地
方與湖廣四川雲南廣西諸省邊界地方疆土參錯
皆落交雜爭鬪頻生姦宄疊作邊圉之患無歲無之
所以然者蓋緣轄屬各異事體不一各懷彼此之心
競圖利害之便互相推託養成患害貽毒生靈虧損
王化臣自入境以來詢求利病而闔省士民謂宜
建設總督以專西南之閫重以事權責以經畧長久
之術莫大於是臣請言其利害之故　陛下幸垂聽
焉貴州之在　國初本參省之邊地也至永樂十二

年始置都布按三司以扼西南之吭軍民衙門大抵
皆分隸二省以示犬牙相制之意甚善計也但百年
之後時異勢殊脉絡關隔威信閡滯於是貴州遂稱
難治矣何以言之邊情夷患動必牽連約會則不及
獨任則不可此制馭之難一也兩省之間牽制文法
意見異同謀猷互異此體統之難二也武弁夷酋動
分彼此名雖兼制不受約束此任使之難三也紛爭
奏訴必經會勘文移往返壅滯積年此勘斷之難四
也貴州錢糧多額川湖連年拖欠動以萬計此催徵
之難五也每遇有警調用軍夷或託他故動稽[illegible]歲

此調度之難六也鈐屬既別期會自疎地方事情多
不互報此經畧之難七也有此七者則雖有雄畧之
士其能展布行事矣乎此威信之所以未廣疆宇之
所以未寧也若使總督重臣合諸省要害之地而並
制之則統渙合離任專責重事無掣肘勢如使臂利
害萃於一已既不敢萌擇利之心事權總於一人亦
不至蹈輿尸之弊無事則坐鎮綏撫以安一方之民
有警則合師征討以消諸省之患積以歲年疆場可
定此臣之所謂長久之計者也况今日銅平鎮筸之
苗其惡孔棘逋者伏奉　嚴旨責成兩省撫鎮官以

期蕩掃之績　皇言震赫疆圉之臣戮力奉行之不
暇臣固知賊不足平矣然以事勢度之合討之有功
終不若統帥之便利也何者責分則人心難一地遠
則聲援難通緩急之情異則紀律難齊虛實之勢殊
則機權難酌不必彼此異同可以敗筭至於進止先
後亦足潰成自古以來未有主帥不一可以成功於
閫外者就使同心共事卒奏戎勳亦必老師費財坐
遲歲月其與專閫用兵難易自別　臣故曰合討之有
功不若統帥之便利也是總督之建在今日征討之
後尤爲不可已者此臣之所以昧死而有是陳也　臣

又見得先後諸臣建議亦多有及此者然皆議於二
省巡撫之外別設大臣以制諸苗此亦救時之權未
爲不可也臣則以爲職守雖專政體滋病愈相頡頏
轉益紛紜又況西南隱患不止銅鎮爲然孰非版章
皆當豫弭故臣愚計竊以爲宜如兩廣汀贛事例將
貴州并川湖雲廣邊界地方特設部院重臣一員專
一總理夷情軍務卽今銅平鎮筸有事暫於沅州住
劄以便調度以後地方寧靜仍回貴州坐鎮其貴州
巡撫都御史仍行裁省以總督官兼理則叛苗劇患
既有所責成以伸薄伐之威而諸夷隱虞亦有所委

屬以任經畧之寄安邊全策無以踰此至於應行事
宜臣愚亦嘗竊計敢併條陳以俟採擇一曰議轄屬
查得貴州相鄰地方如湖廣湖北道所屬辰常靖三
府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并境內各衛所司俱係切
近蠟爾山苗患之地四川川東川南二道所屬酉陽
平茶邑梅等司俱係見調兵戍守衙門播州永寧二
司烏撒烏蒙東川銅雄四府錢糧俱在貴州輸納雲
南安普道所屬曲靖府與廣西南丹泗城二州地土
相連不特爭鬬以上各守巡兵備參守幷文武土流
官俱合聽總督衙門節制　二曰議事柄竊照前項地

方多係貴州巡撫兼制衙門但其事柄太輕以故難
於行事竊以爲總督重臣體統既尊事權宜重請凡
節制衙門官員皆得舉劾獎餙如例派官給由與土
官襲替俱要呈詳覈允然後起送其調度兵糧違誤
者聽以軍法處治庶以鼓舞諸司奔走羣屬三曰議
錢糧照得總督既建必有錢穀以備資餉除貴州全
省照舊聽其經費外乞將辰常靖三處存留錢糧并
稅課等項議留以備軍需仍候總督重臣至鎮之日
會同撫按會計數目以爲永制其湖廣額解貴州錢
糧亦於三處坐派以便催徵四曰議體統照得湖北

地方竊邇苗患最爲要地若湖廣衙門仍復牽制未
免卒難舉事請凡一應地方兵糧事務俱聽總督衙
門裁斷而行各省官不必以文法掣撓庶可展布以
迄成功如蒙 聖明俯念邊方違覽英斷特 敕吏
部詳議建設仍 簡命才望素著諳悉夷情重臣一
員前來涖事則豈特邊人受寧謐之福而 國家一
統輿圖亦永終亡敝矣

申諭二省撫臣同心討賊疏　蕭端蒙御史

題爲懇乞 天恩永靖邊患事竊照銅平鎮筸等處
叛苗介在湖貴二省之交桀驁弄兵負固干紀頃者
伏奉 明旨責成撫鎮官同心戮力務在克平遠方
臣民聞之莫不以爲 聖明仁武恫患恤遐至於同
心一言尤爲 明見萬里屯寨傳播皆欣欣然有更
生之意旣今二省當事之臣調兵轉餉約期舉事一
應戎務次第而集其撫將共事之風猶若未少衰者
而猜嫌之萌臣愚已微窺其漸矣何者苗情順逆失
事重輕在二省者本自不殊而汸禦疎密調度得失

在二省者亦無大相遠也而乃動相歸咎互加詬讓
此以彼爲致寇彼以此爲緩師各立藩籬兩存形跡
今雖猶事含蓄未敢盡發萬一此隙遂開彼此異志
猜微構短擇便委艱懷以鄰爲壑之心滅同舟共濟
之義致使事機相左進止無據則雖提兵百萬金粟
陳積臣懼其無益於事也又況數年以來二省生靈
荼毒已極而貴州財力殫括無遺今日之事蓋其爲
術僅如孤注矣所望幸而成功一勞永逸若復猜嫌
不已蕩殄無期後患猶仍連兵未解在貴州者何以
繼之則內憂之患且莫知其所終已臣竊虞之伏望

皇上恫瘝為民威斷馭下特降　嚴旨專諭都御
史姜儀王學益同寅協恭戮力舉事以為諸臣之倡
毋以細節敗大事毋以虛文破實功務遵　前旨共
圖克平更乞　俯念邊方事權宜一將臣先日所奏
建設重臣一事賜議早行此固邊方臣民之至願也
臣愚無任僭越待罪之至

責大臣終制以植綱常疏　何維柏禮部尚書

臣本月初六日伏讀　聖旨毛伯溫着在院管事臣
謂　陛下待大臣可謂至矣然猶有未安者　朝廷
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以為法國史記之以傳後
誠不可不慎也臣以為起復一事關係　國家典章
甚重連日揣懼不已於言伯溫素行臣不盡悉　陛
下知其能足以委重故援金革之例起於衰絰之中
天語叮嚀勢不容緩伯溫感激被　命亦不敢再辭
忍情赴道決期而至蓋實厚報　陛下而不忍傷知
遇之隆者此時情事實不獲已今者幸賴　聖明感
格之誠停止安南之役六省生靈既各遂安居之願
獨伯溫一人不得以慰孝思之情乎夫天下未嘗無
父母之人也三年通制達之貴賤而皆然人子至情
雖加一日愈於已故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
以奪親也伯溫以　國家大事奪情起復猶可言也
今既無事矣則當乞　恩求退終餘服以報於父母
之懷顧乃延留　朝署苟且日月不能以情事懇求
是可謂自奪其親者矣然臣觀伯溫之所未及陳懇
者有二一則感　陛下之隆恩已有　明旨而不可
遽違一則以衰凶在病所當諱避而不敢於輕瀆故

隱忍以自徇耳夫諱避乃一時之私情人倫實萬世之常道故苟合悽於公所內不能以自盡則非所以爲子進退無據外無以禀於　君則非所以爲臣太節一澟前羙盡棄故臣願　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同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禮制臣春間曾閱伯溫陳辭本內云七月二十日服闋則是守憂之時無幾而報　陛下之日甚長也如　陛下矜其人子至情令其暫回原籍以至家之日爲始補曩者離疚之時以足三年之制畢事乃起一如常例則天下皆知
陛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爲後世

譏誚昔富弼有毋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公竟不可奪仁宗卒從其請天下後世咸嘉其君臣賢明共由以禮而不悖如使伯溫今日果於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爲非小臣不以爲言則天下後世謂
陛下聖明之時猶有此事伯溫身爲憲臣猶忍爲此則胥效成軌循私滅倫將無所不至矣異日國史演之曰大臣起復自　陛下今日始矣豈不可深惜哉臣日夕痛心以所關至大一念至誠不能隱默謹具所以伏乞　聖明裁斷則伯溫幸甚世道幸甚臣不勝殞越祈望之至

慎脩　聖德以隆中興疏　何維栢

臣以迂愚蒙　陛下忍用叨受令職感激趨赴入侍
朝班得覲　天顏端穆　聖德仁明納諫受言事從至當經筵日講學務時敏羣工在列濟濟蹌蹌奏事承　旨莫不祗慎大臣奉公小臣守法苞苴不入請托不至盡洗往昔專恣貪黷之習清平景象臣謂此出竊幸遭逢夙夜矢心隨分盡職以事　陛下固不敢以言塵瀆　天聽但覩今時事尚切隱憂有不容已於言者仰惟　陛下踐祚之始正世道維新之會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化行俗易奸宄不作中國

尊榮外夷賓服馴致盛治顧今有未盡然者臣自外來江淮南北百姓罷病艱苦萬狀官府威信不立上下不相維繫民恣頑獪軍逞驕悍士踵澆訛以下凌上以賤辱貴法紀陵替漸不可長比至畿甸霪雨釀災傷稼圮廬餓莩委野加之遠方州郡山酋海醜尚多竊發頃者土蠻東犯永平俺答西躪石汾荼毒之苦慘不忍聞至於陷城擄官百十年來實所未有將弱兵疲緩急何恃虜情叵測後患當虞臣竊爲　陛下憂之夫當此內憂外患之時正　陛下奮勵警惕之日故臣敢以脩德安攘之說告　陛下然所謂脩

德者非有難行之事不過自　陛下之聽講視政者加之意耳臣願　陛下殄殄講讀不徒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將所說經史浛析疑義務稽帝王脩德立政之方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以爲法戒又於大臣中有才德可資啓沃者推舉數人俾與講讀諸臣或輪次入直或以時　召見以備　顧問要知心何由而可正身何由而可脩家何由而可齊國何由而可治天下何由而可平内治何由而尊嚴外夷何由而制服講明而力行之及退居宫中擇老成謹厚内臣諸人服勤左右崇護　聖躬俾游處有常度幸御有常

節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敬　天法　祖以此用人行政無不可者每日　朝講之暇請　御便殿與執政元老商榷治理將中外臣工所題奏事務撮其關係重大緊切要略開坐上請裁確施行仍　召部院大臣詰問所司如進退百官當何以久任責成以熙庶績而責之吏部錢穀會計當何以量入爲出以經制　國用而責之戶部憲章典刑當何以品秩名分以端習尚而責之禮部詰戎禦暴當何以簡飭練兵以安邇控遠而責之兵部刑罰獄訟當何以明允欽恤而使民不冤而責之刑部水利土木當何以興革罷行以節紓民力而責之工部貞僚肅度當何以振揚法紀以風勵天下而責之都察院其餘職掌悉付所司　陛下提挈大綱時賜叮嚀則百工愈加警勉和衷協寅爭相磨濯以趨赴事功如有怠玩及不當于職者言官據事論劾使不敢肆況近日當事大臣多有誠心體國堪隆委托正人布列足備任使但臣子去留無常後先識見或異　陛下宜及是時將天下國家機務悉心共爲圖理以預桑土綢繆之防且我　皇上春秋鼎盛正當憂勤惕厲未明求衣日旰而食苟非隆冬盛暑不

宜暫輟　朝講兢兢業業以理萬幾不可自暇自逸蓋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人心向背天命去留夷狄順逆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　陛下之心正則發通見遠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天下莫敢不正此古帝王所以安中國而撫四夷以成中興盛治者用此道也伏望　陛下詳察臣言果有可採亟與諸大臣裁酌而力行之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祈望恐悚之至

論復鎭守疏

何　彦　太僕卿

爲乞　聖斷息邪議以光　聖治事臣觀勛所陳條款數多未敢析辯以瀆　聖聽惟議復鎭守内臣一節驟聞不勝駭異查得鎭守之設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未之有也永樂十年始於緊關去處暫設鎭守太監正統天順以後因革不常正德之時逆瑾擅權差額益繁横暴四出殃民尤甚惟　陛下聖明洞察積弊革去鎭守内臣天下之人無不歡忻鼓舞共樂至治之休今勛建議以爲鎭守當復則言出欺罔非所以盡忠於　聖明也臣曾見往時鎭守所至之

處供應頻繁民力疲敝至其奏帶參隨假名以逼賄聽差官旗生事以害人或指稱進貢以起無名之征或肆行詐索以興法外之獄雖窮鄉下邑雞犬弗寧富室巨家鮮不罹禍是鎭守之設無分毫之益而有無窮之害者勛乃欲議復之臣不知其何說也勛謂其可以鈐制文武官員則有鎭守之時横肆征求凌虐郡縣其間有奉公愛民不自顧慮者動中以奇禍其闒茸者幾何不望塵竦息寧朘削其民以苟旦夕之安乎勛又欲假以劾制之權臣又不知其何說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自古聖帝明王必資賢相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未聞以腹心耳目託之於宦官也任用宦者乃漢唐失德之事無足法者　陛下方隆堯舜之業豈肯以腹心耳目寄之於刑餘之人哉勛之憸邪欺罔肆言無忌一至於此臣考周禮閽人掌王宮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内人之戒令相導其出入之事而已凡政事皆不與焉　太祖稽古立法悉倣周禮諸司百寮纖悉詳備獨不設鎭守　聖慮甚深遠也　陛下毅然獨斷革罷鎭守即得周官之制而於法　祖之治誠有光矣天下共戴　陛下之恩豈淺淺哉然而裁革既久其中希圖進用復逞其

志者尚有待而發也惟在　聖明洞察之耳伏望陛下推原　太祖不肯設立之心以爲可守之法尤望　陛下堅持近年僞革之政以爲悠久之規則政本常清巧伺之輩不得以肆毒于外而天下之民永賴安全者皆荷　皇仁之賜也臣始待罪諫垣自揣愚昧不足以昌干　聖聽然有所聞而言亦臣之職分所以圖報於萬一者也

議革言官互劾疏　何彥　太僕卿

爲公考察燭隱弊以全大體事臣等切惟黜陟之典肇自虞周我　朝因之嚴明渾厚遠過於古外僚之臣三年一舉黜陟其於京職或十年或五年六年一舉考察以後定爲六年之例豈非以輦轂之臣善惡易見故詳外而畧內如此考之會典內載翰林院給事中等官俱係近侍監察御史係耳目風紀之司不比常選任滿黜陟取自　上裁則　祖宗優容言官蓋有深意近年以來在京五品以下官員旣聽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矣科道之官又使之互相糾劾是

待科道較之衆職獨爲嚴刻似非　祖宗優容之意臣等敢卽其事爲　陛下陳之夫科道之官其始也或選於知縣推官或選於行人博士咨核多方十得其一未爲不精今於公衆考察之中又獨舉此是旣難其進而又欲速其退也建此議者臣等不知其爲何心也且吏部都察院　朝廷之大臣也承　天子委任之重必當盡公是公非之道以服天下之心旣聽其考察而互劾之條復起又烏用其爲考察耶夫聲勢祿位易以動人黑白是非易於淆亂臣等論科道互劾之非者非自爲之地也蓋以互劾之條一開

則人皆自危未劾之先則多懷顧忌以自保臨劾之時則望承風旨以相殘甚者則有大臣曾爲言官論列者又陰結私人鼓其邪說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必使一網打盡而後已是科道互劾之條適爲姦邪報復之地誠非　國家和平之福也近者　聖明遠覽萬里互劾去位之臣許容言官論薦復職則互劾之不服較然矣陛下已先燭之非臣等今日之敢妄言也竊觀古之人臣師師勉勉更相飭讓至使羣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時雍逆衡之治率基於此　陛下其可不燭此互劾之隱弊而爲　國家一大體惜

耶嘉靖十八年正當考察京官之期伏望　陛下以培植士氣爲心以耳目相殘爲病　勑下吏部都察院於五品以下京職照舊從公一體考察近日科道互劾之條毅然除之則邪正之辨莫逃傾陷之害自息小人之報復不行　朝廷之耳目四達和平之福日臻虞周之治並美矣

獻邊計以裨治安疏　陳紹儒 工部尚書

臣惟　國家設險防胡神謨廣遠東起遼海西盡甘涼按圖考制自洪武永樂至弘治初年沿邊重鎮凡六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當時乘障之士四十餘萬其經費而轉餉者則若屯田民運實粟塞下各鎮通行焉而經運銀兩歲發通計四十三萬遇該各鎮兵荒邊腹糧餉之供奏報不敷則開中選司引鹽覓議斗頭以足其食名之曰飛輓歲間一行焉故弘治以前邊倉糧料多有三年之儲少亦年餘之積而戶部原擬度支大率合屯田民運之糧草布絹

俸賞本折各項計稅糧八百萬石故曰淮徐以北八百萬供邊茲　祖宗邊防經費之弘制也常考其時[illegible]且民殷雖屢經有夷虜然在邊鮮不耕之地而屯粮悉輸在內咸奉公之民而本色盡納紅牌事例之頒恪共邊守人自墾地免租永不起科之例着實舉行而民運之夏秋二二稅咸急正供鮮或逋欠粟多而食足士飽馬騰茲其效矣自弘治以來而固原設鎮繼之薊州山西又繼之密雲昌平易州永平以次列鎮各屯重兵計今沿邊吏卒六十五萬有奇而歷年所謂經費者緩急兵食之調惟是京運銀兩奏到給

發補塞支持多目前苟安之計如嘉靖二十等年京運年例銀兩不足非請給于老庫則連折乎漕糧非補助于南儲則搜括乎省庫從此老庫之藏僅踰百萬太倉之蓄僅支三年南儲少停省庫亦竭以邊地屯田則荒欠七八以內地民運則增折積逋槩乎未詳爲之講求也而沿邊召募之兵年每加添給邊京運之銀年每加倍計今每歲發京運銀二百七十七萬四千餘兩比之弘治以前歲發銀四十三萬實多銀二百三十四萬兵增費廣財詘民貧宋臣范鎮所謂財已竭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

已其言切中今時之病矣茲者伏遇　皇上握乾御宇法　祖勅民留神邊費之諭感惕臣民之心凡在廷在外諸臣陳見悃誠各疏財用臣叨司卿貳職業所關謹檢尋帳籍載稽兵食之原叅伍歲年錯考轉輸之實各鎮兵馬約其總數主客歲餉紀其派分自遼東以至甘肅凡一十三鎮各加之考證議擬開坐上陳少整臣愚犬馬圖報之誠於萬一者臣聞之善爲國者不計財用之多少惟計政治之廢興今塞下之屯田即　祖宗時餉軍之屯田也今腹裏之民運即　祖宗時供邊之民運也由弘治前而入粟多由正德

後而入粟少此其故何也蓋今之時欲與屯田增收子粒則衛所玩視欲復民運多納本色則內備騷然臣誠知其不可矣夫民運本色難復者由於內地之民貧而塞下之粟少也屯田粟不加多者由於力耕之不倂而侵隱之未釐也茲皆在邊在內當事諸臣之責耳伏乞　皇上渙發綸音　勑下各邊督撫諸臣與復屯田合如科臣近議官軍團種之法查照景泰六年提督都御史李賓在薊督同總兵官宗勝叅將胡鎬馬榮隨地耕佃以課其成侵收隱占者淸查以正其法仍通遵行　國初各邊三七二八一九四

六中半之則以酌其宜及節次見行　題准各鎮屯政欽依事理鏡意區畫無中輟而竟其功屯種之外人丁自墾之地查照永樂二年子粒自收永不起科之例因利以世其業如果每年各鎮屯田歲能增粟十萬五萬石者軍餘人等自墾空閑永不起科之地歲至百頃千頃者乞照嘉靖二十七年戶部　題准山西撫臣楊守謙等營田事例咨行吏兵二部註錄功勤重加陞賞如管營田叅政張鎬超陞都御史之類每年終各該巡按御史備將各鎮文武官該年隨地團種若干處自常額徵收之外增粟有無若干萬

石軍餘人等自墾免科之地有無若干千百頃畝奏報戶部查考類奏施行仍乞　聖斷特著爲令頒布諸邊永爲邊臣任事之勸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直隷四省八府供邊之民今粟一石有折納銀二兩者有折納銀一兩二錢者又有彼中科索包侵及無名之派而致欠惟正之供者閭閻之下民貧可憫極矣臣乞倂　勑各該撫臣自今伊始督行府州縣凡起運供邊之民輕徭省罰寬其力役務以阜其財求爲之嚴禁科索包侵使無逋欠之累各該巡按御史每年終另將歲額供邊起運錢糧務要完徵實數奏報

戶部類奏查覈如例以爲勸懲如此而在邊在腹政治並興焉臣知十年之後塞下之粟加多糧價加平而內地之民近者輸粟遠者亦獲懷金輸糴而本色漸復矣邊腹諸臣一德一心臣言不效臣之甘罪萬死無悔也臣又聞之善理財者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斯天下之民少息也況國家邊腹主客之餉省府民運之供動以萬千數計者乎然則當事之臣在邊在腹何以約其歲費之多而足夫歲逋之甚也蓋國之大計惟兵與食兵以選練而精衆以偵探而動賦以及時而斂民以寬卹而

來古今經治之良圖也即如宣府營伍向多老弱虛
冒前三年撫臣冀練分督選補轉爲精强而主餉漸
積以盈三關去年秋防撫臣靳學顏遠探機先而客
餉之銀頓省者二萬五千青萊登三府餉遼糧折銀
一十三萬三千七百餘兩山東撫臣姜廷頤始獨完
徵寓撫字于催科之中比昔拖欠遠甚舉二鎮一省
而各鎮諸省直可知也使各當事之臣於凡財用之
斂散無論銖兩萬千愛惜寬輸將天下之民相與蘇
息而邊計何有不給之慮哉由臣所陳識見淺陋懼
無補於涓埃然責成團種墾地免租者　祖宗重農

貴粟之遺也精兵節餉預探節財者　祖宗訓練防
禦之遺也厚生足民完徵足食者　祖宗制賦供邊
之遺也信能行於在邊在腹臣謂粟多而財有餘則
軍民兩利士馬芻糧之本折價自平而不加京運歲
發之銀兩日漸少而不匱而　國家初年經費之鴻
猷當次第復見于　聖明中興之日矣如蒙　勑下
戶部再加詳議施行臣愚幸甚邊計幸甚臣不勝悚
慄懇祈之至爲此具本謹將遼東等鎮軍馬總數主
客歲餉及各考証議擬緣由逐一開具于後　上進
以聞

國家萬年儲蓄疏　陳紹儒（工部）

臣謹按歲漕糧斛四百萬石定自成化八年北糧七
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
石內除例折每年實通運正耗糧五百一十八萬九
千七百石該輕齎銀四十五萬七百兩淺船一萬二
千九隻官軍一十二萬五千一百九十員名爲國計
誠甚重矣故每年始自本年八月迄於次年七月無
一月而非經營無一事而非例限然後糧完事集而
一年之漕政始克舉也蓋本年八月秋糧奏災有無
糧數已定總兵官至京會議漕司得以派糧各總得

以派船過此則糧船派遣而百責以幾九月遠近船
隻於後回空旗修廠造北直隸山東江北各於濟北
淮南其江南衛所巡撫委官接船瓜儀回各修艌南
北新舊各撫按官照織造事例兩年計辦是月修造
船隻盡完領赴各該水次十月開倉有司輸糧照數
收倉撫按原委司府堂官督行州縣監兌部官督行
軍衛有司軍民交兌正耗輕齎行糧等項照各俱完
十一月北糧完兌開幫已次臨德南糧完兌開幫近
如江北上江遠如湖江浙直軍民船糧或由大江或
出京口十二月合南糧船隻盡泊瓜儀至於次年正

月叅將移駐瓜儀經理船糧過閘過壩二月各總幫
船序進赴淮若江北船兊江北糧者過淮先上三月
總兵移駐瓜儀刷併船糧盡數過淮是月巡撫在淮
稽比速船幇運四月初一日北直隷山東并江北等
船兊北糧者到灣完收是月南糧幇船次第由邳入
徐太閘赴灣五月初一日江北鳳陽等處衛所船糧
到灣完收六月初一日南京江南直隷衛所船糧完
收七月初一日浙江江西湖廣衛所船糧完收此歲
漕一年經營之例限也由今觀之當時謀臣之情見
矣何也蓋歲漕一年一運六軍司命重關乎九年之

積故計月與事計事周年事畢營新又辦來運是以
立例立限特嚴而南糧必限三月過淮者其時春融
河流平靜徐邳轉運自無溜決之虞北糧必限四月
抵灣若其時夏初衆水安流河西及灣亦鮮漲隔之
患且先儘北糧繼以南糧萬艘之計其勢則然近年
以來三月過淮例也司府船糧始報開兊四五六七
月抵灣完糧例也南北各總始報開幇始報過淮入
徐其所以遲者本之會議派糧派船各過其期因之
領船開倉開兊開幇各爽其候而六七月間大雨時
行徐邳一帶南糧船隻踰時遡流艱於入閘河凼一

帶南北船糧半月淹延不能抵灣而漂流掛欠因之
矣查自嘉靖三十一年至隆慶四年共漂欠糧五十
四萬六千五百餘石銀一十三萬三千九百餘兩追
逋之下官旗困瘁已非朝夕之故者此也臣惟國無
畫一之法雖有良平之智不能以獨運世無奉法之
吏雖有堯舜之政不能以自行　國家歲漕例限萬
世不易之政法也各該所司不能着實舉行亦豈無
自哉臣嘗檢查嘉靖以來漕議屢遷寖失立例之初
意人情互視久輕錢穀之所司積玩成弊臣切憂之
臣職司倉儲敢竭犬馬之愚敘前例限謹擬條爲五

事開坐上陳伏乞　聖明　勅下戶部亟加詳議查
復例限施行歲漕幸甚臣不勝墾祈悚切之至

治安疏

海　瑞　都御史

爲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　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爲不稱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諛順曲從致使實禍蔽塞主不上聞焉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使之反求眩瞀失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

受　國恩厚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不過計披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類柔慈恕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致安治頌之諛也　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厲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擧一節可取者　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刬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擧其略如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力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而貫朽粟陳民少康阜三代下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情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

剛明而錯用之謂遙興可得而一意玄脩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傚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　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

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臣救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也夫以聖人而絕無過舉哉古昔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醮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　表賀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　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咈之

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風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以奠　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家以保一官多以欺敗贓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詐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

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一二事形迹說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爲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夫壹意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神賢哲安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吾人爲性命者皆盡然夫

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而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昔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眞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

言衆而得藥人工擣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
足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
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姦人逆 陛下懸思妄
念區區桃藥中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
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
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無致
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
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
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事覩嚴嵩有
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官

守道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
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
賄求遂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相之
先而已諸臣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
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
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
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掣其心未
能純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逆
也而責之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吾玄
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

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
之業矣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
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正
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
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
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與皐夔伊傅相後先明
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
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
之內倉內庫下之戶工部光祿寺諸廠藏段絹糧料
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

亦多矣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
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節省間而已 京師之一金
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 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
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
之正職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
且因循不認眞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
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
以免召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
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
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

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
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舉百弊刻絶
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面　陛下何不爲之節
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
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率肅清於其間　陛下持
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用如天運
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爲之道也天地
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

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有
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
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所無而切
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繫想繫風捕影
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職
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
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　陛下誠有不得
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爲
陛下一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
民物之安與不安係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治黨邪言官以定國是疏　　海　瑞　都御史

古昔聖王謂天子君臨天下一己聞見不能及遠以
其責寄之臺諫之臣故臺諫之臣爲天子耳目夫人
一身必目而後能視必耳而後能聽官名耳目重任
也切任也臺諫膺此重任切任是以苟有論列必隨
天下公議公議所是臺諫亦是之非天下之公是不
敢是也公議所非臺諫亦非之非天下之公非不敢
非也廣東道監察御史齊康正　皇上耳目所寄也
其論輔臣徐階備載貪穢實跡中外傳聞人人駭異
夫徐階輔弼　先帝十五年無能改於　先帝神仙

土木之誤律之大臣以道事君之義階誠歉然矣然
階與嚴嵩同相十一年嵩以其貪階以其廉嵩以其
邪階以其正惡嵩父子迄不加害罷黜惡嵩以來階
爲首相天下駸駸然有向治之漸謂非徐階翼贊之
力不可也今以老臣復相　陛下　陛下信而任之
其才與德諒亦昭然莫逃於　聖鑒下矣孟子第人
臣品類謂有事是君則爲容悅者有安社稷臣者以
安社稷爲悅者也徐階心在社稷是雖畏威保位間
不免於容悅順從而隨事調和足小補於天下且其
不招權不納賄素所親厚事在當斥而不爲之容素

所怨惡事在可取而不爲斥逐古之所謂休休有容
克伐怨慾不行焉階亦有之有臣如階者天民大人
品題不及謂非一時之選社稷之衛也哉臣之所言
中外公議徐階一大公斷案也齊康身爲御史任
陛下耳目之寄乃敢不顧公是公非揑駕無影虛詞
汙辱宰輔次相李春芳清勤慎守保惜名節均之可
必其爲善不爲惡人也康奏連及焉善人君子齊康
一網打之矣康將以其狡且兇如高拱者謂有才力
而遺之以輔 陛下禍天下乎盜賊資性兇強刀矢
慣熟故殺人劫才無所不至小人非才不能動人小

人非才不能亂國今天下動極而疲正宜崇厚大養
和平續一綫之脈以蹐之生全之區其汲汲也復付
兇醫再施毒劑識者知其不可康乃以是爲非以非
爲是欲 陛下斥階而用拱焉臣不知康之心何心
也惡如高拱誠不可一日使居輔弼以當鈞軸備在
南北科道十三疏中中外共知臣不必贅論所可恨
者齊康甘爲鷹犬受高拱指使搏噬善類顧一巴爵
祿不顧天下安危罪浮於拱矣宋楊甲試邑有聲部
使者以不降意誣劾之時有猶噬鷄鶩罪無可恕之
說康職爲御史不嗥如鼠之高拱反噬鷄鶩徐階情

可恕乎伏望[illegible]細加體察如果臣言不謬[illegible]
乾斷罷斥高拱將齊康重加刑治以爲人臣黨邪不
忠之戒庶階春芳得以安位行志 朝無[illegible]君子
道長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區處兵後地方以絕後患疏　海　瑞　都御史

臣竊見瓊州一府顓顓獨居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濱海旋於外譬之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爲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必浸淫四潰而爲四肢之患州縣無久安之理古先聖王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蠢施之要荒之外與吾中國有所限隔之地若瓊則內之黎岐與外州縣百姓鷄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夷道路自　國初以至今日除戍守軍民兵截殺并整飭兵備道督兵鵰勦

不計外兩廣巡撫都御史　上請弘治十四年征儋州昌化縣黎嘉靖二十年征陵水縣崖州黎嘉靖二十九年征感恩縣崖州黎凡三大舉矣每舉調兩廣官兵十餘萬費銀數十萬兩前後屯兵防守騷害居民或三年或四年後止然竟不能使黎寇讋服迄今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　陛下兵糧迄無一臣爲地方長久計以紓　陛下南顧之憂者請爲　陛下言之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澄邁縣臨高縣儋州昌化縣感恩縣至崖州計程一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陵水縣萬州樂會縣會同縣文昌縣徑之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圍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臣嘗博訪附黎居慣行黎村人氏近日大征踏路官兵皆稱自崖州羅活峒抵瓊山縣大坡頭營三日可至是黎岐盤踞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　國初以至今日殘害　國家赤子若此之毒而無已調用　國家官兵若此之衆費用　國家銀糧若此之多兩廣有巡撫都御史總其權瓊州有兵備副使專其事

嘉靖十九年以來又有守備參將之設迄不能一施勦撫安輯吾民何故武臣憚難畏寇文臣養望待遷顧目前苟安不爲地方永久謀慮黎小寇害則隱匿不申遇大寇害調兵又苟且奏功姑以應事塞責瓊郡諸書歷載識者開道立邑之議又載弘治十四年大征議及此而未行爲深憾彼非不明知之也而莫或行焉開有志立功業者亦慮事掣肘難行邀功起釁之說禍隨可懼欲舉而止無一人竭材力盡忠實心爲瓊遠計爲　陛下擔當事者黎寇稔知之習竊出笑之是以大兵一退即旋轉耕其田廬其地數年

生長穉聚仍前爲州縣寇害不火衰止若使兵威震
疊不日此亦可以奏功蒙顯賞擢從而計父長開通
十字道路設縣所城池中峙參將府兵備道則立犄
角之形成蠶食之勢矣日磨月化今日寧復有黎乎
夫得黎無益於地方處黎或劇於計畫謂不足州縣
置之可也黎人居處皆寬廣崗場耕作皆膏腴田地
非得地不可耕而食文昌縣斬脚崗等黎瓊山縣南
岐崗等黎今悉輸賦聽役與吾治地百姓無異儋州
七方崗今亦習書句能正語以此例之非得人不可
畜而使黎固方四百里地也凡我兵征討無一次不

搗巢穴無一次不收成功特與事殊則又不可以危
叢險阻如賈捐之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
人未見虜戰士自死請罷珠所稱視之故臣嘗以爲
弘治十四年開道立縣可無嘉靖二十年大征嘉靖
二十年開道立縣可無二十九年大征大征後開道
立縣可無歲歲鵰勦年年守戍誘之曰地土險惡勞
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者皆庸人苟祿偷
安不肯身爲地方當事託詞也往不可諫矣今距大
征僅三歲兵威之震懾於黎人尚存遺黎之生聚猶
希開道立縣今日可及爲也不然數年後必一大變

一大變必用兵十餘萬必費銀數十萬兩必殘破地
方必毒痛赤子功虧一簣坐失事機　陛下將奚取
哉臣雖未嘗手操矢刃地方變故區處事宜則習聞
知矣倘得專任其事馳驅兵革之間俾黎土盡爲治
地黎岐動變盡爲良民臣亦能之事如不効請甘服
上刑以謝欺罔虛費兵糧之罪第臣平昔濡染翰墨
之人一旦言及軍旅似可駭聽夫瓊固有兵備副使
之設矣于此不爲是謂虛位伏乞　陛下明　勑擧
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志在立功者以
之充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瓊去　京師萬里當

事請裁或致遲誤設縣立所限其大槩乘機審勢聽
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軍設里建學選創縣所屯田
巡司驛遞諸事宜許撫按臣等從中節制年年借用
許其調廣西土兵廣東漢達官軍打手約四千人值
變故許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以
充其費　陛下三年考其成立之功七年稽其變化
之効彼得專任之柄寬其行事而又功必不完不遷
其官事必不効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爲之不可
得也永絕禍根遺安萬代省　國家無已之費紓
下消弭之憂可計日見矣經畧瓊州計無有過於

此者諸臣無有一為　陛下言之一為　陛下任之
臣每痛焉伏望　皇上采納臣言　勑兵部咨行兩
廣撫鎮衙門會同巡按守巡等官從長計處如果臣
言不謬速賜舉行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臣不勝戰
栗恐懼之至不避斧鉞具本親齎謹具　奏聞

應詔言疏　洪[illegible]　郎中

恭遇　皇帝陛下嗣登　寶位衍舊　恩弘新化斥
方士罷祠醮　召錄建言得辠之臣止織造採買崇
儉黜奢省　內府上供親自總以厚天下縮監局之
額以賦邊陲遣兵工之逋以贍軍隸減田租議刑獄
除不急之官懲不肖之吏決資格越拘攣不愛高爵
厚祿以待豪傑之士哀憐百姓困于盜賊典兵蔽蓋
御史論而治之　詔到原籍廣東惠州府歸善縣臣
從吏民之後奔走伏聽莫不歡欣踴躍舉手同呼
萬歲蓋擗望鼎水雖弓劍難攀而　國有　聖君自

謳歌有藏也　詔又曰其九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
民生足　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臣又
歡欣踴躍舉手呼　萬歲蓋士習不正故官邪官邪
故民生不安民生不安故　國用不足此二帝所以
咨嗟而求三王所以彊勉而圖也　陛下同之矣非
大聖人孰能軫念於斯者乎雖然君譬表也君譬盂
也影之欹正在表水之方員在盂則自古記之矣治
本之端乃在　陛下臣竊不勝犬馬心奉　詔四事
加以端治本爲綱五各列其目著書三萬餘言端治
本之目曰崇聖學曰廣聖知曰勵聖治曰用忠言曰

謹終始九五正士習之目曰重師儒曰敦實行曰嚴格曰清仕進曰迭餼廩曰興社學凢五糾官邪之目曰決資特科曰清仕進曰審舉劾曰御尊卑曰擇將帥曰正刑禮凢六安民生之目曰結民心曰較賦稅曰均里甲曰脩軍政曰制驛傳曰去盜賊凢六足　國用之目曰省費冗曰闢土田曰理屯鹽凢三目通二十有五昧死奏聞材質推𢙣學識謭蕪臣則知矣但念以養于學長舉于鄉縻之餼之又績食之奚啻中人數十家之産退不能力農以奉公上荷戈以備行伍進不能效寸尺之勞竭涓埃之報此所以日夜腐心惕然而内懼也况值　聖作之昌期際物覩之嘉會處清問之盛朝懷自獻之微悃是以忘區區之愚附九九之義干進好名非臣志也今謹將所著書昧死開坐惟　陛下俯賜觀覽焉

終

嶺南文獻卷之八目錄

疏

龎尚鵬

撫處濠鏡澳夷疏

弘猷納以光聖治疏　憫時艱陳末議疏

定法守一條鞭以甦里甲疏

保海隅萬世治安疏　清理屯田疏

進會計錄以崇節儉疏

張大猷

申成議以推河漕疏

岑用賓

陳末議以效愚忠疏　精鑒别以定國是疏

陳吾德

斥奸邪肅官常疏　慎起用以隆聖化疏

禁戲豫以迓天庥疏

葉夢熊

祈聖斷疏　慎處納降疏

國勢當强疏

崇敬畏以安社稷疏

明靳陽張邦翼　輯

疏類

又撫處濠鏡澳夷疏　龐尚鵬 都御史

竊惟廣東一省西北聯絡五嶺東南大海在焉蠻夷雜居禁網疎濶山海之冦嘯聚不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智者鏡幾以先圖勇者乘時以自固此何時也而誘之曰陰雨未至可乎臣生長海邦習聞已久除倭夷山冦出沒擾攘見在經畧者臣不敢煩瀆外謹摘其禍切門庭履霜堅冰者

著爲論列竊效詩人桑土預徹之義惟　陛下試垂聽焉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陌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卽澳門也外環大海接于牂牁曰石峽海乃蕃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蕃商私齎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焉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爲之椎髻環耳效番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夷舶乘風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迨舶出洋卽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衆殆萬人矣詭形異服瀰滿山海劍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姦人則導之凌轢居民蔑視澳官漸不可長若一旦豹狠改慮不爲狗鼠之謀不圖錙銖之利擁衆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譟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禍誠有不忍言者可不逆

爲之慮耶議者欲於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舶潛行以固香山門戶誠是也然驅石塞海經費浩煩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或欲縱火焚其居以散其黨爲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可復用此故智耶議者又欲將澳以上雍陌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其間委以重權時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盤之後驗執官票者聽其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然關城之設勢孤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以爲鷙鷙之資豈能

制其出入乎安邊者貴消禍於未然懷遠者在伸威於既玩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曲爲區處明諭以朝廷德威厚加賞犒使之撤屋而隨船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即呈督撫軍門親臨境上慰諭而譬曉之必欲早爲萬全之慮而後已若以啓釁爲憂則禍蘖之萌亦當早見而預待之況有舊澳見存皆其耳目所親見聞者彼將何從執怨乎番船抽盤雖一時近利而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黨類既繁根株難拔後雖百其智力獨且奈何或謂彼利中國通關市豈忍

爲變況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殷鑒不遠明者覩未萌況已著乎急則變速而禍小緩則變遲而禍大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宜酌處毋逆其嚮慕中國之心就於通事中擇其便給者偎以殊格使掉其舌鋒爲說客開示禍福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番舶入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無失其關市歲利復嚴布通番之令凡姦人之私買番貨畔民之投入番船及略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皆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爲射利之圖區畫既定威信潛孚查往年所以禁制而防禦之者悉遵舊例施行諸

夷自將馴服而默奪其邪心即禍本潛消矣伏乞敕下該部覆加詳議轉行督撫衙門參之輿論酌以時宜如果臣言可采即便舉行此豈獨嶺海一隅之福實宗社無疆之福也或有爲臣私憂者謂事關地方休戚今海島晏然恐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誰執其咎建言者殆禍不旋踵矣臣竊念督撫重臣威名動夷夏每孜孜焉爲邦海萬世計熟思詳處已非一日若不及今早圖將來孰有能任之者臣揆諸事勢如此苟復有所顧忌緘口待時是徒計一身之利害而忍忘全省之安危視天下爲一家者恐不若是也此

臣所以披瀝盡言不敢卷舌藏聲坐待滔天之禍若以私意取罪雖萬被戮亦復何悔

弘獻納以光　聖治疏　　　　龎尚鵬都御史

恭惟　皇上以天縱之資日親庶政凡薄海內外莫不翕然思見太平之盛但一日二日有萬幾焉若徒運一巳之心思智力以應之恐上厪　聖慮而天下萬事之棼棼綸綸其勢必有不能周者竊惟宰輔以資啓沃九卿以專分理翰林以備顧問科道以司彈劾皆宜旦夕在　陛下左右祗奉視聽明目達聰贊聖德而助　新政也譬之日月星辰風雨雷露各司其職　陛下如天運於上執其樞要而垂拱仰成天下當不勞而治矣臣愚不識治體伏望　陛下諭

輔臣不時摘出各衙門章疏凡事關　乘輿及指斥姦佞與夫　朝廷大興革繫天下安危利病一應重大事宜先集九卿科道官預議得失每於　視朝之暇恭請　聖駕御　文華殿延見宰輔及九卿大臣面加裁決而翰林科道官皆隨之使得與聞　朝政共效其千慮一得之愚臣請舉一二往事及大政大議當公聽並觀者畧陳其槩惟　陛下垂聽焉往年吏兵二部凡一切陞除多爲人擇官而不思爲官擇人至於督撫總兵重臣多夤緣善地及以智巧速遷遂至海內騷然邊塵多警甚或　廷推重事皆黙受

成議於樞貴之門竟不聞有奮筆自于　朝而推薄私人者舉其大端餘可類推也自今願　陛下召吏兵二部大臣令其盡心籌畫思爲安攘至計凡宰輔九卿科道官各令推舉堪爲府部卿佐及督撫總兵以至提學兵備者各若干人列爲差等開具揭帖以備　御覽凡有推用即於此核權其在外方面等官遇有陞遷即令特舉堪以代已者一人隨憑繳部類爲人才冊以備採錄若中外諸司果有奇能異等卓越時曹每年冬夏二季聽諸臣於延見之日開具姓名伏請　聖斷或破格擢用或就位增秩以風示庶

職使知觀感各思建圖兵部每年　題差侍郎一員聽其奏帶部屬等官才堪邊寄者二三員分歷各邊諮求戰守長策繪爲圖本備呈　御覽時召在廷諸臣反覆參酌以圖實效其邊臣之應否更置邊城之堪否備禦邊儲之果否虛實與衆籌之當無遺策自後邊方缺督撫即推用行邊諸臣出其素所經畧者必應之裕如豈復借才異代乎戸工二部職專軍國經費其責甚鉅大也往年封祀土木徵兵給餉殆無寧歲初未嘗計所入幾何所出幾何每奉　朝廷成命即搜括海內取盡錙銖用如泥沙他如　京師

國計 宗室祿糧及 上供物料日益月增賦稅倍
取盈焉天下民力何以堪命舉其大者他可類推也
自今願 陛下問歲所出入盈縮之數 祖宗朝正
額如何今所增損如何首從 陛下身先節儉務損
浮靡凡可以寬小民一分者悉寓勸恤之意通行九
卿科道部屬等官各開款條議送該部裁酌內應革
者若干仍舊者若干隨事變通曲爲樽度自 內府
以及各衙門凡冗員軍役及不經之費凡 明詔開
載所未備者悉議汰罷類成簡明揭帖仍送輔臣覆
擬逐一開具事目請自 上裁與羣臣面酌損益早

賜施行仰天下想望富庶之樂無不得其所矣禮部
掌邦教以式天下如 大祀貢舉皆職掌之最重者
往年禱祀繁興多非祀典所載而四方奏祥瑞者迭
無虛日禮官皆將順阿承未聞有考禮經持正論以
舉臣輔之責至於棘闈試士分經校閱各就其房卷
取盈焉彼或優卷有餘竟拘定常數此雖劣卷不稱
亦濫被甄收取士如此謂眞才得盡錄乎舉其大者
餘可類推也自今願 陛下與輔臣及九卿翰林考
據典禮凡在祀典者悉遵 祖宗成憲祗肅舉行其
他崇淫祀及獻祥瑞者痛加嚴禁若鄉試會試考官

職尊學贍各以分經閱卷限其名數使穎異者或限
於兼收不才者或得以濫進其於甄別之權得無謬
乎臣等竊謂同經考官宜會聚一堂公同評品各不
得以本房自限庶幾無遺才之歎 陛下用賢圖治
此最爲急試令在廷諸臣更相折衷考其要法當有
能仰體 朝廷明經求賢至意而直攄其所見者臣
等何敢迂談也至於請封請謚及祭葬等項與夫遠
夷來款悉令按故牘而申飭之俾毋或越法有所私
求先令該部將各事宜條議上 請付廷臣再加參
酌伏候 聖裁著爲成典施行天下之大禮大政斯

具舉矣 國家設律例以繩姦慝職有攸司法固一
定而不可移易者也往年法司奉 特旨讞獄皆曲
爲觀望惟務自寬已責不敢以律例引證法之失其
平誠有不忍言者他未敢槩舉如海內貪酷官負剝
民膏脂而復戕其生命視小民如草菅然事覺多止
於擯遣甚或謫戍而已至於言官論列權姦維持
國是忘一身之利害而抗疏危言無非欲爲 社稷
計偶觸 聖怒多死於杖下或束身幽獄愼之重典
或流竄異境委骨邊塵曾未聞法司有爲 朝廷奉
明法擬肯執奏者至於文臣被逮下刑曹追問亦足

以震慴之矣乃校士得褫其冠服廷執而辱之下鎮
撫司召對俯匐就理倉卒具狀皆非所以培養忠節
全士大夫之廉耻也夫錦衣古之虎賁氏之職也衛
王宮詰姦慝是其所司今乃以此柄授之能無隨
喜怒以爲低昂乎舉其大者他可類推矣自今願
陛下凡有 詔獄悉付公論于外庭大小諸臣有狂
戇建言不識忌諱者悉乞 聖明矜察曲示優容免
其廷杖下宰輔與九卿諸臣按法坐論鎮撫司不得
與焉其有巧詆深文及曲從寬假者悉聽科道官參
駁以仰副 皇上奉三無私之意天下直節奇氣之

士其孰不激昂思奮耶至於廠衛校卒歲所獲罪犯
及贓證俱聽法司收問以定功次毋得自行拷訊苟
且成獄此又清寃獄之首事也通政司出納 皇命
宣 上德而達下情乃其專職查得往年趙文華爲
通政使凡天下章奏論劾權姦者輒曲爲遮留陰行
洩露待被言者布置既定然後以 聞壅蔽之患此
其大者他可類推也自今願 陛下廣開言路凡章
疏關係重大者俾卽日封入付廷臣面擬其有遷延
留難卽係姦回不忠容臣等具事狀白于 陛下其
孰敢欺罔乎正德年間會 朝廷多巡幸凡文武羣

臣鮮延見者中外章疏先屬輔臣票擬羣奉 內批
輒有所竄易輿情大駭蓋緣事涉羣小或不便已私
往往環 御前卑詞泣請遂不得已排外論而曲庇
之其於盛德之累甚爲不小舉其大者他可類推也
自今願 陛下於大廢置大賞罰悉公議于廷與羣
臣共之卽付所司施行史官從旁執筆書實錄以垂
法萬世其孰敢倖 恩澤而舞文觸法乎此臣等芻
蕘之見願效忠於 陛下倘蒙 采納俯賜施行
陛下獨斷于上羣臣受成于下四海雖遠舉在目中
萬幾雖繁若在指掌人人喜復見唐虞於 今日臣

等何幸躬逢其盛然由前所言乃修政事之大端而
主敬窮理涵養一心尤所以植萬化之源伏望 皇
上恭已存誠敬 天立極自燕閒以至臨御由深宮
以及大廷凡視聽言動之間莫不隨地省察以此心
爲嚴師而奉若不遺至於涉獵羣書恐夜以繼日猶
或不足臣等願 陛下亟諭講官摘五經要義凡有
補於 君德治道者撮其章旨委曲發明自訓詁衍
繹之外於 今日大政務大利病皆得依經比義條
列類陳以備省覽其綱目史傳卷帙浩煩俱令講官
於前朝政令之得失凡善可爲法惡可爲鑒關係理

亂根抵悉摘其節目之大者具簡明要議於 經筵
進講之日反覆敷陳 陛下銳意而聽之坐窺千古
深探理亂之由而運此心以齊庶政 聖神功化當
與天壤相為無窮矣伏念 陛下一身為 天地
宗廟之主日新 聖學勵精圖治御 文華殿之時
多居 乾清宮之時少使宰輔諸臣常得以仰覲
耿光陳弼直之謨以慰其忠愛油然之心 陛下天
鑒高懸照臨孔邇攬威權而杜壅蔽廣視聽而辨忠
邪此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

憫時艱陳末議疏

龐尚鵬都御史

臣竊惟浙江一省號財賦甲於天下邇來兵荒頻仍
賦歛煩急而貪墨官吏役苛意誅求民不堪命久矣
臣祗役入浙無他善狀惟有勤恤民隱一事欲矢心
勉圖真不啻如拯溺救焚躐而復趨惟恐不及除事
可徑行者不敢上塵 天聽外至如庫子之供役斗
級之守支館夫之支應有司之科歛鋪行之買辦皆
積習相沿牢不可破臣悉著為規約通行布按二司
及守巡等道酌議詳確已經見諸施行近巡歷地方
採之輿論咸謂通變宜民事有成法經久可行若非

題奉 欽依永為遵守誠恐臣役 命之後而有司
苟且因仍前弊復起即諸所建議者皆徒託諸空言
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參酌如果便民行臣轉行
各該司府等衙門著為成法以便遵守仍乞推之各
省一體通行仰海隅日出之地莫不仰荷 皇上浩
蕩之恩而有司咸舉其職小民各安其業臣愚幸甚
天下幸甚

一革庫子供役照得庫子之役本為看守庫藏而已
頃來責以供應凡公堂百費及私衙日用莫不刻意
誅求同僚各官更相效尤無復顧忌甚有不忍言者

而吏胥門隷尤百計若之故僉充庫子卽有司視爲奇貨家累千金敗不旋踵矣查得庫子工食每役編銀十二兩而其流禍遂至於破家何可勝數該臣通行布按二司及各府州縣掌印官擇選本衙門循謹吏每季輪點一名掌管庫事季終交盤明白付與下季庶革侵盜之弊每年編徭不用庫子姓名止編工食銀兩如二司庫子只編正銀不用加倍惟各府編銀一百六十兩大縣編銀四十八兩中縣編銀三十六兩小縣編銀三十兩各照定數追完貯庫按月給該季庫吏以備造冊工食若各衙門掌印佐二首領

官日用心紅紙劄等項議有定規俱令各官按月查支本衙門自理贓罰應用不得仍令庫吏出辦其各項錢糧另僉公正大戶管收付該吏入庫掌管不許各吏管收錢糧指稱加耗誠恐百弊叢生又復以供應名色責成庫吏仍先將該吏姓名申呈守巡道批允每季終卽日交盤亦申該道詳允方准本吏出庫辦事各道每年終將所屬交盤過庫吏姓名會冊呈臣查考如此則官民兩便經久可行而小民免科索之害矣

一免斗級守支照得各倉斗級爲累最重而預備倉尤甚固由承役之時若官攢之酬索揑詐無由而歷年查盤槩以侵欺坐罪必守支盡絶而後已其爲害可勝言耶該臣通行所屬府州縣各倉斗級俱於役滿之日掌印官卽與盤驗明白交付新役管理如遇查盤卽以見役承管不得牽連舊役之人若新役既到五日內不與交盤分守道通行查問每年依期取具盤過日期數目造冊報臣查考如此則事有責成而守支之累可免矣

一革館夫支應照得驛遞供應甚繁而館夫最爲困苦官吏積棍百計侵凌權勢公差多方橫索荼毒之

苦有難盡言役銀一兩有用至數十兩者其勢不至於變田宅鬻子女不已也今若照數議徵役銀改令官吏支應又恐力不能勝使客有稽程之欵該臣案行帶管驛傳道僉事秦嘉楫會同糧儲道右參政張桂從長計議酌驛遞之衝僻較費用之繁簡於正銀外定爲差等量行加徵貯庫館夫盡發寧家預於前月五日驛遞官照數赴府縣領出支應各輪撥驛夫照時估買辦查果與正勘合方准應付月終將底簿送府查算上月有餘留備下月支用仍將應送品物編作字號刊定手本以防扣減之弊又慮經過人員

分外需索復將應支應革欵目刊刻板榜與衆通知仍置循環印信文簿給發各驛每月終送臣倒換稽查如此則事不廢而民不擾經久通行矣

一懲有司科歛照得按屬徵派錢糧名目最多除額辦坐辦雜三項已經載入賦役成規外惟加派一節乃額外之徵頭緒多端事體不一或以上司公禮取用肴席花段或以官員陞任取送水手盤纏又有修船料價撮辦家火雇募長夫等項並不申詳撫按衙門擅行科派里甲甚至指以加派織造爲名乘機冒破入已者蓋緣錢糧原無定額是以徵派致有侵漁

該臣案行布政司通將一切肴席花段盡行裁革其上司有行查支無礙官銀以充別用者各該府州縣查無堪動之數即具由繳回臣仍另議立司府縣派單三張逐一開欵刊刻明白發與該司用印鈐蓋分發各府州縣存貯備用以後凡奉勘合明文加派一應錢糧布政司即便查照丁糧算派先於司單塡註一件某事奉某部院加派某項銀兩若干通省總計丁田折丁若干每丁該派銀若干府則通計各縣丁田之總數縣則總計各都里丁田之總數亦開每丁該銀若干司府縣號單俱申呈撫按衙門掛號揭示本衙門首曉諭令各照數完納此外如非正派錢糧不申詳兩院掛號印單仍前科派一錢一物及雖有掛號派單而於丁田有所隱匿混行多派者許諸色人等執票赴告拿問如此則錢糧有定數而小民無法外之徵加派有定規而衙門革冐濫之弊矣

一禁鋪行買辦照得各處鋪行專一畣應官府凡執稱官價莫不虧損小民且差去人役多方求索及交收復有他費至禀官領價又多爲吏胥留難得銀入手此時估已虧十之六七甚或貪鄙官吏經年累月全價不給或以遷代去竟無望矣故肩挑背負者或

徒手痛哭而歸其微業閉門敢怒而不敢言者何可勝計該臣通行所屬大小衙門凡一應鋪行名色盡行裁革自今公私買物俱與市人同價不許出票差人索鋪行強買各該府州縣仍明示各鋪行設簿登記候臣與守巡道巡歷所及不時前查如此則上不虧官下不損民而和買之弊絕矣

定法守條鞭以蘇里甲疏　龐尚鵬 都御史

臣竊惟為政以愛民為本而愛民以節用為先蓋財用不節則橫斂交征而公私坐困矣兩浙自兵興以來公家之賦稅日繁閭閻之困苦已極若非督察郡縣良有司愛養撙節其何以甦命乎臣自入境以來周諮博訪凡可以仰濟時艱少蘇民力者莫不隨宜酌處悉以見諸施行其他積弊萬端有難槩舉惟里甲為甚如供給買辦祗應私衙餽送使客禮儀擡給鄉官夫皂與夫公私燕會酒席下程無一不取給焉有一日用銀三二十兩甚有貪鄙官員計其日費不足常數即令折乾入己因而吏胥等役亦各乘機誆索誅求萬狀在在有之臣即查舉一應弊端開立欵目案行布政司糧儲道右參政張桓按察司清軍道副使張燦會同各該守巡等道就事酌量從宜酌議通行會計各府州縣每年合用一應起存額坐雜三辦錢糧數目仍量編備用銀兩以給不虞之費俱於丁田內一體派徵名曰均平銀其所定數目固有或盈于此而縮于彼未必事事皆中一一周詳若損有餘而補不足因時裁酌隨事通融自足以供周歲之用其餘催徵出納之法供給祗應之規凡一應損益

因革事宜俱有成議已經纂刻成書刊布通行臣巡歷所至進邑之父老于庭而面質之萬口同詞率皆稱便惟有司官吏多視為厲已而欲去其籍若非題奉　欽依著為成法竊恐時異勢殊不無朝令而夕改矣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將臣後開欵目再加酌議若果有裨節愛行臣通行按屬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各一體查照永為遵守庶乎節財用而事有畫一之規清弊源而民被愛養之惠矣再照里甲之困恐不獨兩浙為然而均平事宜似可推之各省如蒙俯賜通行或亦生民之利也

一查得按屬各州縣凡一應公費已經議裁成規積習相沿率令里甲輪流支應究其末流之漸遂至供億月繁民不堪命而頑猾相躡者在在有之即如仁錢二縣原議徵銀官為支應近復令里甲承辦此固有司奉行之未至蓋亦原定額銀之太縮以致供用不敷故不得不取之於里甲此亦理勢之所必然者該臣案行糧儲清軍二道關會守巡各道將行杭州等十一府通將屬縣額坐雜三辦一應支銷錢糧備細造冊逐一參酌內除將原額并近年加增應該起解與祭祀鄉飲等項成規開載相同無容更議者開

列于前次將本縣一應支費逐欵各開銀數備列于後其間多寡損益俱載本條項下猶恐別有意外之費誠所不免各照縣分大小酌量另派備用銀兩以給不虞之用總名之曰均平銀每年一體徵完應起解者給批解納責限獲批繳照應支銷者收貯縣庫聽候支用其里長止令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此外再不許分毫重派以滋別弊庶事有一定之規民無重科之擾矣

一訪得仁錢二縣設有坊頭等役每遇出入輒令扛擡尊俎遠道相隨名曰火食扛是雖一飯之需似不足爲病然一鷄一黍皆民之膏脂也終歲奔走日須

數人之役均屬勞民傷財該臣案行二道盡已革除其外州縣原非附省雖無奔走之煩恐其間亦有如前項之費仍通行一體類推嚴行禁革外其餘凡係一應供用如下程酒席之類悉已議入均平銀內一體派徵庶坊里困甦而民力自裕矣

一庶務既不役里長支直各須得人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州縣輪委各該實叅及候缺吏役以總理夫馬仍量事勢緩急查撥民壯帮同各役使用其夫馬頭給工食以酬其勞掌印官仍不時查理若有尅減即拿問招詳仍令各置印信簿發與吏役及夫馬頭收執如其官經臨該送其號下程該撥其則夫馬各照本縣發出刊刻小票依數買辦撥送隨將用過銀兩挨日登記間有不盡收用者明白註扣還官以備查核其或上司取辦物件亦令承行該吏領銀照依時值兩平易買送用不許虧損舖行庶供辦有人倉應無誤侵尅之弊亦可革矣

一附郭縣分如遇經過官員供送下程油燭柴炭相沿已久勢所不免苟不愛惜撙節其於民力何堪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屬遵照凡係附府各縣自後經

過使客止許府送下程縣送油燭柴炭其餘州縣亦要酌革徑行仍令照依議定三等字號票式不得分外妄增庶靡費可革財用自節矣

一審編均平丁田該臣案行二道議行分守道每年預計合屬州縣里甲未出役三箇月之前定委廉幹官員不拘本衙門及府佐別州縣正官親行拘集該年里甲人戶與實徵丁糧手冊黃冊逐戶吊審明實通計合用本年額坐雜三辦一應銀數共該若干除官員舉監生員吏承軍匠竈等項照例優免并逃絕人戶免編外其餘均平科派折田爲丁每丁該銀若

丁共戶該銀若干一歲應納之數盡在其內完日將
審派人戶花名銀兩細數給示曉諭以便輸納及造
冊繳道以備查考此外分毫再不得重徵另派以啓
紛擾庶賦役公平規避可革矣
一錢糧頭緒多端人戶遠近不一派定銀數雖已揭
榜曉諭抑恐未能周知里長因而指稱多索其弊或
不能免必須分給由帖庶幾一民耳目該臣案行二
道通行各屬凡委官審編丁田揭榜之後即照式刊
刻由帖每里甲分給一紙使各家諭戶曉知丁田銀
兩數目不致姦徒欺瞞遺漏增減如有前弊許諸人

告首仰問作弊之罪充賞首人各州縣仍置空白簿
三扇每扇以百篇爲率送分守道印發一扇發與收
頭收掌但遇里甲執由帖赴納均平銀兩收頭當堂
秤收明白記簿存縣備照仍將由帖註納銀數目日
期送掌印官親批完納二字給還備照不得加取秤
頭火耗一扇發領辦吏一扇發該房吏大事先期一
月其餘先一二日照依原議給銀買辦各登記支應
數目季終循去環來繳該道查考以防侵尅如遇查
盤前項銀兩卷簿既經道府查明並免送查亦不必
登入撫按循環簿其坊里班頭名色悉行革除庶里

長社多索之端人戶免倍出之患矣
一均平銀兩苟輸納踰時未免支應告匱該臣案行
二道通行各屬凡審編丁田之後即專坐管糧官追
徵勒限三箇月以裏完五分半年以裏盡數完納本
官仍依期親赴分守道報數以憑稽考如限終不完
及不親赴該道報數即便參提問罪住俸候完日開
支如有里甲恃頑不肯完納者即枷號究治庶事有
專責官銀可以早完矣
一雜辦款目頗多各州縣支銷一應銀兩既已各立
項數必須分別包封另箱收寄該臣案行二道通行

各屬今後如遇某項應用即於原款包封內動支仍
於原登簿內前件下開寫於某日支取若干作爲某
用明白註銷以備查考庶免影射侵匿捏開小民拖
欠復累該年里長如或官遷吏滿各要一一交盤申
請道府清查無弊方許離任起送若支有餘剩俱聽
申明以抵別項公費支銷庶出納詳明侵匿自革矣
一訪得外州縣往年里甲應役沿襲舊弊除支應別
項外其供應各衙日生下程每日正堂用銀一二兩
或七八錢其次用銀五六錢或三四錢不等初則買
辦供送後則算取折乾小民甚苦莫敢控訴該臣案

行二道通行裁革若有仍蹈前弊者許卽指名參究
如此庶法嚴而人心知警弊革而民困少紓矣
一供應下程苦於浩繁若不著爲成規未免任意盈
縮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屬查照各驛見行則例分
別等級編定天地人三樣字號刊印票文如遇使客
經臨查係九卿堂上翰林科道等官塡給天字號票
部屬寺評中書行人進士方面副總叅遊都司等官
塡給地字號票運府佐州縣正官塡給人字號票照
依派定物件數目買完仍照數刊印三樣手本拜帖
遞送以免下人尅減間有不受如醃臘未宰幷乾果

等項仍舊發還補價其餘不堪頓放者暑月追原價
十分之三冬月追三分之二還官不許虛冒假冠庶
事有定規銀無侈費矣
一夫馬除本省公差員正牌票無容別議外惟使客
勘合間有例外增添指勒折乾者必須刊印小票以
定規則庶幾冐濫可革該臣案行二道將應付規則
刊印票文及令收頭預將各夫馬價逐一封貯如遇
火牌至日掌印官就便塡給票文連銀發與夫馬頭
雇辦除親臨上司照牌畣應外如九卿堂上翰林科
道等官應付水路上下水人夫各若干部屬寺評中

書行人進士方面副總叅遊都司等官水路上下水
人夫各若干運司府佐州縣正官水路上下水人夫
各若干其陸路人夫馬匹照人照杠驗發若有減尅
官價及擅增一夫一馬者罪坐各役與該吏仍追價
還官庶應付有畫一之例官銀免冐濫之費矣
一上司按臨幷府州縣官陳設酒席鄉飲等項合用
椅卓臺幃磁器之類舊規俱派坊廂圖分畣應不論
丁糧多寡甚有不均之患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屬
今後通照里長丁糧審派均平銀兩在官估計合用
物件酌量置備器皿送縣號記貯在一處卽委該吏

給簿一扇收管後滿呈遞交與下手缺失者賠償損
壞者卽支輪年均平銀修補搬運答應人夫及合用
民壯各隨宜撥用其官府取用物件間有措匱不肯
發出者掌管之人亦要叅將稟明掌印官註簿繳道
查究他如考試閱操等項合用椅卓搭廠竹木棚纜
之類亦於均平銀內支用置辦事畢變價還官或存
候別用不許借辦鋪行致有虧損如此庶公需不廢
而民無偏累矣
一打掃衙宇刻草固爲細務然役用附近地方更夫
情似不堪今查各府州縣俱有額設民壯年給工食

除上操之日外餘俱閑暇且打掃剗草一歲之間不過一二日不爲甚勞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屬以後凡有打掃剗草等項俱令民壯供役庶事不廢而民不擾矣

一兵備道駐劄處所犒賞獲功員役合用花紅公費與夫上司經臨地方合用中火宿食俱應酌處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該衙門以後各道犒賞官兵俱動支原派兵餉錢糧應用不派均平其上司中火有驛遞者驛遞答應無驛遞者該州縣相度陸路六十里以上設中火一二日之程設宿食俱於派定均平中

火銀支用庶公費各有所資而里甲無偏累矣

一上司登岸出道扛擡卷箱及按臨供用水薪弁府州縣祭祀辦送下程宴席合用夫皁俱不可缺若不酌處定規不無分外妨費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衙門凡上司登岸出道扛擡卷箱如兵備道有隨捕隊操兵者就令供役其餘無者俱該驛募夫答應如上司按臨扛擡水薪等項俱用聽事民壯不得擅擾地方及另支銀雇募人夫如經臨合送皁隸若駐劄行事者許照舊規開送內外二班如或經過停宿晝夜止撥一班迎來送往不必另送外班至於祭祀及辦送下程燕席俱撥民壯扛擡庶不煩里甲募夫而濫費亦可少節矣

一分巡道三年一次整卷刷卷合用紙劄筆墨供應書手米菜工食等項在所難免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該分巡道以後凡遇刷卷俱令動支本道贓罰銀給發委官買辦不必派入均平如駐劄縣分庫無贓罰者許於所屬州縣查支解用庶里甲不煩科派而民困少甦矣

一各州縣地方固有衙門而過客應用鋪陳亦當置備該臣案行二道通行所屬查照除有驛遞及不通

往來處所外其餘州縣俱該派入均平酌量多寡置辦年久損壞請支預備雜用銀兩修補不許累及里甲租賃庶事有責成里無煩費矣

一各衙門坐用船隻皆屬各該驛遞掌管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九年拆造具載成規合用料價多寡不等俱有原額水馬夫銀中間或有船未及期而先已損壞或因修艌過美而原估不敷輒責令里甲及大戶賠補此皆因仍之弊其來已久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衙門自後拆造修理船隻各從實估計請詳即於原額銀內動支不許踵襲舊轍累里甲大戶庶積弊

可除賠累自杜矣
一議定規則益欲永垂遵守但時有變遷事有損益各項之中用或羨餘聽其截長補短貯候奏支此又通融之法也間有意外之費有司或難於開報及一切士夫交際等項果係禮不可廢義不容已者許於備用銀內動支倘有不敷就於該州縣自理贓罰銀兩一面詳一面支應若有分毫復派里甲者官以不職論吏究贓重治各有司若能著實舉行不惟生民有賴而官亦賴以成令名矣

保海隅萬世治安疏　龐尚鵬都御史

竊惟廣東一省西北聯絡五嶺東南大海在焉蠻夷雜居禁網疎濶山海之寇嘯聚不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智者鏡幾以先圖勇者乘時以自固此何時也而詠之曰陰雨未至可乎臣生長海邦習聞已久除倭夷山寇出沒擾攘見在經畧者臣不敢煩瀆外謹摘其禍切門庭履霜堅冰者著爲論列竊效詩人桑土預徹之義惟　陛下試垂聽焉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陌至蠔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卽澳門也外環大海接于洋洞曰石峽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　貢附近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商私齎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焉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爲之椎髻環耳效番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夷船乘風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迨舶出洋卽撤去近數年來始入蠔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

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衆殆萬人矣詭形異服瀰滿山海劍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姦人且導之凌轢居民蔑視澳官漸不可長若一旦豺狼改慮不爲狗鼠之謀不圖錙銖之利擁衆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禍誠有不忍言者可不逆爲之慮耶議者欲於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舶潛行以固香山門戶誠是也然驅石塞海經費浩煩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或欲縱火焚其居以散其

黨爲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可復用此故智耶議者又欲將澳以上雍麥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臣一員駐劄其間委以重權時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盤之後驗執官票者聽其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然關城之設勢孤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以爲鴛鴦之資豈能制其出入乎安邊者貴消禍於未然懷遠者在伸威於既玩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曲爲區處明諭以　朝廷德威厚加賞犒使之撤屋而隨船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即呈督撫軍門親臨境上慰諭而譬曉之必欲早爲萬全之慮而後已若以啓釁爲憂則禍孽之萌亦當早見而預待之況有舊澳見存皆其耳目所親見聞者彼將何從執怨乎番船抽盤雖一時近利而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黨類既繁根株難拔後雖百其智力獨且奈何或謂彼利　中國通關市豈忍爲變孰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殷鑒不遠明者視未萌況已著乎急則變速而禍小緩則變遲而禍大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宜酌處毋逆其嚮

慕　中國之心就於通事中擇其便給者優以殊格使掉其舌鋒爲說客開示禍福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番船入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無失其關市歲利後嚴布通番之令凡姦人之私買番貨畔民之投入番船及鬻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習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爲射利之圖區畫既定威信滋孚查往年所以禁制而防禦之者悉遵舊例施行則諸夷自將馴服而默奪其邪心即禍本潛消矣伏乞　勅下該部覆加詳議轉行督撫衙門參之輿論酌以時宜如果臣言可采即便舉行此豈獨

嶺海一隅之福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或有爲臣私憂者謂事關地方休戚今海島晏然恐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誰執其咎建言者殆禍不旋踵矣臣竊念督撫重臣威名動夷夏務孜孜焉爲海邦萬世計熟思詳處巳非一日若不及今早圖將來孰有能任之者臣揆諸事勢如此若復有所顧忌緘口待時是徒計一身之利害而忍忘全省之安危視天下爲一家者恐不能若是恝也此臣所以披瀝盡言不敢卷舌藏聲坐待滔天之禍若以狂戇取罪雖萬被戮亦復何悔哉

清理屯田疏　　龐尚鵬 都御史

竊惟天下之事不患無可行之法而患無持法之人
國家建置屯田所以足食足兵爲久安長治之計其立法可謂詳矣職掌雖專於武弁監督必主於有司蓋知其不能獨任也臣於屯田謬有總理之責通查各屬管屯官廉明者少貪墨者多束手無能固不免於因仍之弊恃才自用或以濟其漁獵之私求其振拔有爲亦難矣初謂有司既得分撫則查覈皆可從行自今考之乃不過出納一端焉耳至於屯田之占奪錢穀之侵欺埋没拋荒置諸度外非惟不行關白

在有司亦不與其責焉此屯政之所以日就廢弛而不能振也臣督同各該兵備道及府衛州縣等官反覆查議區畫僉同復會同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方廉巡視直隸屯田監察御史張啓元議照屯田兵食重務也成法初無不具綜理貴得其人今以該道提挈綱維隨時經略有司申明職掌就事責成其有不奉法者聽臣等執而糾之務令彼此夾持相爲覺察不得仍其狂習以　國家供軍之具爲貪饕染指之資此在江北屯田法應釐正如此推之北直隷山東河南均亦

可行除巡歷所至逼行咨訪及遼東等處事宜欽遵
勑諭條目開款具題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俯賜施行則百職受成得以維持此法於不廢而屯政於是乎修舉矣臣無任激切跂望之至

拋荒者作何召種開墾

一查得　國家設立屯田即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無事耕作有警用此足食足兵長策也承平既久成法漸隳時異勢殊日就廢格或旱潦相仍或催科煩急或地方磽薄或官府誅求以致屯軍流移屯田蕪穢而凡籍消耗屯丁故絶者亦往往有之所遺田地膏

腴者盡被占種瘠薄者滿望蒿萊已非一朝一夕矣今議直隸行兵備道各省行守巡屯田道督令各該衛所掌印管屯官將拋荒屯田逐一開報就令會同附近有司衛門出給大字告示召軍民人等開墾有餘力者則寬其租稅俟五年七年之後果有成業得利然後一體納糧力不足者則資給工本凡種子牛具之類皆官為處之或立陂塘或開溝洫或有司會同疆理或衛所酌議請詳水利之興務要鑒前慮後有益於此無害於彼庶幾兩利俱全其一切應用官銀合用民力該道通融計議就近申撫按衙門詳行若開墾既成不許原主告爭及以原負屯糧追逼代納其管屯官因而有所需求從重參問以警其餘要在信召種之令寛給貸之恩定土田之等緩役使之勞凡一切事宜通案行有司兼理庶乎成效可必行之而能久也歲終仍造冊報臣及屯田御史以驗開墾若干未開若干掌印管屯官各以開墾多寡分別奬戒其有地本瘠滷力無所施亦要逐一勘明以備查考則逃移之戶日漸來歸荒蕪之田日見開闢矣

奪占者作何清理撥給

一查得屯田之制每軍一名領田一分每屯設官一

員職專督理豪强者不得兼併貪暴者不得多取其法非不詳且密也但因管屯官委靡不立苟且因仍以致法紀凌夷弊端叢出有領種屯地私行典當及受價盜賣者有典種歲久無力取贖其地不復還原主者有因軍丁逃絶所遺田地公然占種久之遂為已業者有欺隱屯地冒認起科者有將實在屯田假作無糧民地售賣者有磨改冊籍飛詭稅糧埋沒界至失其坵段者有詭名冒領數分多至十餘分而兼稱俱有戶由者有挾勢逼逐貧軍冒頂其名而私擅占種者有逃軍復業而官旗勢豪仍用計驅逐占恡

不吐者有假稱抛荒無人承佃而官旗私種者有食糧操軍正軍仍月領屯田者有局騙侵奪用價準折者衛所各官或沉酣於賄賂而不能處分或受制於豪强而不能糾正其弊信非一端矣今議督行守巡兵屯道就近分委各有司廉明官每衛所一員吊取該衛原冊及戶由逐一清查果係本軍許其領種如官豪占據即行提問應追奪者追奪應給還者給還應改正者速行改正應丈量者即與丈量如有先期自首者許其免罪若假捏詭名仍前霸占者聽各指實陳告其屯軍懦弱不敢申訴者許他人代首到

官定行給賞其故絕無人而追出原田見在查空餘軍丁給種責令納糧歲終具清理撥給過文冊開具總撒數目報臣及屯田御史查考以課殿最則法度修明豪橫屛跡屯政修舉而兵食有資矣

有名無實者作何勘處

一查得屯田原額皆具載冊籍中今名存於冊而田無所考豈以歷年既久而遂銷滅哉除附近江河被水衝没據其歲報之數別爲稽查蠲免額糧外其腹裏地方必係勢豪之侵占軍民之埋没夫田有定分分有定畝若據軍民人等指實陳告即勘處不難惟逃絕之田占匿日久居民地隣皆以爲世業而不知其根之所自來則乾没隱藏具有難於覺察矣合無行令各該衛所將有名無實之田盡報在官備呈各守巡兵備屯田道分委廉幹有司查照原冊內來歷弁責令該屯老軍開報某田一段計畝數若干坐落其鄉其村四至與某州縣某衛所某姓氏接界查覈原冊沿坵履畝據有求無如此田一段其坐落地名相隣四至與原冊俱合是名實相符者也彼田一段不應特異有名必有其實通召集屯老居民挨查四隣之田其段或係祖遺或係新置係何年承買何人

契買遡流窮源求與原冊相合不得觀望遷延仍給示布告有能自首者免罪其田還官歷年所得花利俱免追他人首告者即以其田給賞照畝納糧永爲已業其田隣扶同隱蔽者與埋没同罪一體連坐不恕當必有直發其姦而求自免者矣若徒稱踏勘而不得其方反滋騷擾之弊何能踪跡其萬一哉至於責成委官指授未盡事宜各該道監督而必行之歲終造冊報臣及屯田御史即以此課其功能若退託依違無所考見聽臣等查覈叅論庶事有明效不爲緣飾虛文矣

侵盜拖欠子粒者作何追徵　龐尚鵬都御史

一查得屯田猶民田也民田納糧徭役屯田納子粒並無別差其輕重大相懸絕矣然各軍屯糧往往拖欠其故何哉蓋由管屯官多貪饕無厭每遇徵收通同糧頭小甲人等任意侵尅不行報官及遇查盤俱捏稱屯戶拖欠習以爲常全無顧忌除曾經恩詔蠲免外其餘侵盜者責變家產依律究問拖欠者或嚴限追足或隨時帶徵俱行守巡屯田兵備道從宜區處不得姑息然此皆治其末流而非所以清其源也蓋以本衛之官徵本衛之糧軍知官之侵欺

而隱忍不發官知軍之拖欠而禁令不行彼此扶同上下蒙蔽欲屯糧之完報亦難矣今欲革除前弊必以有司查覈而監督之州縣徵糧在糧長則有印信小票花戶納糧於糧長糧長登簿發與小票執照花戶無小票則拖欠在花戶有小票則侵欺在糧長一查可知也以後衛所徵糧合無亦令置立文簿小票通送附近州縣用印給發衛所管屯官職專催督不許私收令各屯軍將應納稅糧俱赴州縣完納糧頭人等登簿給票皆受成於有司而該府管糧官嚴立限期按季督令各州縣將屯糧銀解府其本色米麥收貯官倉聽府委官依期散給使官軍不得私充以長弊端而管屯官及經收之人雖欲侵欺動多掣肘將安施乎委官查盤只驗登簿若干給票若干倉庫收貯若干已經給散若干侵欺拖欠洞然明白當不勞餘力矣此於舊法似屬紛更然督催屬之衛所出納掌於有司事在變通成法初未嘗廢也若坐視因循私收侵費則明正管屯官及糧頭之罪至於徵收不如法散給不以時甚或有所漁奪於其間許官軍摭實呈告罪坐有司庶事相責成動有鈐制而百弊可潛消矣

進會計錄以崇節儉疏　龐尚鵬　都御史

竊惟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公家窘於積貯民力竭於誅求上下交征公私俱病此皆經費無度故然耳臣請自　國初言之　外庭公費歲凡三十萬今不啻六七倍矣舉　外庭而　內府可知也　周王初封祿米一萬石今　宗室蕃衍歲支三十八萬矣舉　周府而　諸王可知也洪武年間武職二萬八千員今八萬一千餘員矣舉武職而文臣可知也薊鎮邊儲初不及十萬今一百四十餘萬矣舉薊鎮而九邊可知也地不加闢民不加衆而錢

糧增額日異月殊殆有相去倍蓰而無筭者此豈惟陛下不能盡知即天下　宗藩與百司庶府或亦不及知也乞　敕戶工二部會查　祖宗時　郊廟之饗祀　內府之供億監局之織造歲時之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　王府之祿糧百官之俸薪衛寺校尉廚役京邊之兵馬城池經理漕河供給匠作舊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川之鹽鐵凡有關　國家經費者各撮其總目照款類開貴在簡明不用煩瑣仍申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曰隆慶某年會計錄進呈　御覽時或有所增減各

於項下改填每季翻刻出簿照常封進伏覩　皇上置之座右就事深思或博訪廷臣或旁稽往牒務求先朝如何簡約今日如何倍增以　祖宗節儉為法以海內虛耗為憂考四方惟正之供罷諸色無名之費冗官必革冗食必裁一錢不致虛糜一夫不忍濫役所以福蒼生而固邦本深仁厚澤豈有涯涘哉仍乞將前錄頒行各　王府使知祿糧難繼當有變通權宜及徧給內外衙門共圖撙節若不思愛養民力軫念時艱以仰承　皇上德意此古之所謂民賊也豈可復容於堯舜之世哉臣往歲驅馳內地見生民

竊歎心獨憐之令巡行塞外察邊人之愁苦殆有甚焉不覺哀蒼生之溺而欲繪鄭俠之圖也自古暴斂之國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臣職司儲餉方切殷憂願　陛下留神為　社稷生民計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跂望之至

中成議以權河漕疏　張大猷 僉事 提學

臣前疏兩河原委復條具開塞方法一時意見雖橫積於衷然天下事遥度預設勢難周悉必須親身履歷臨事觸應廼能曲盡況於衆言淆雜臆見糾紛若不詳爲明晰雖智如大舜亦且爲之眩惑何者謂其理有所可信而事勢能奪物數所必至也今之議者必曰河流須聽其自然難復故道此在歐陽脩言之施於有宋已歷可驗殊不知當宋之時鼎都於汴河患南徙不患北嚙且鄄博商胡之口開塞止於東行雖處有紲曲抵掌可信要其歸趣則直洩於清源天

津之墟而止耳若今則與宋大異蓋河流已南由徐州而出則徐沛蕭碭之間皆其下流爲大河所必行之道所必啓之口茲欲河流而無礙通而不塞必須爲宣導以順其趨下之性爲之排阻以衛其旁溢之勢爲之流濬深廣以大其容受會歸之地貫至所謂順之使行不塞口以止兒啼也若縱之順其汜濫聽其博洽則河水終無歸一漕流終無定處不知指何處爲新渠何處爲故道乎且河水平演汜必日高盡徐沛之境而爲湖沼其勢必逮乎濟寧臨清汪汪萬頃莫知紀極矣此乃塞其口扼其氣抑其吭而俾之中絕也今一切錮執歐陽之舊章而束手無策希圖苟且了事待命於天受事於河則浩蕩無情之水膠濘輳積之泥日月相乘南北大壅漕河終爲梗塞矣其何時可已乎又謂南行則恐犯　祖宗陵寢此議乃前任河南都御史臣方鈍刑部侍郎臣吳　言之誠爲有見然據地勢則前所決者異乎今日是以昔所論者不可槩於茲時蓋前時河決正在上流而議者猶欲南開趙皮寨孫家渡二處新河以殺水勢此迺捧之使就濠亳淮泗之中是以二臣之疏力爲遏阻所以爲當若今則在徐沛之地乃東過蘭陽南離

蕭縣而雲龍保安諸山磷硐砥礪亘嶙其南況水勢北泥東行南徙與昔所決曹縣殊異而今之指以爲論者直驅車陸行預計路衢之曲折而實未嘗睹記其所歸駐及其所勢使也夫地勢有遠近漕渠有輸納乃欲一律而勉合之豈理也乎前疏所指自司家道口以下爲南直隸山東之境自此以東南北兩岸皆無高堤大壘之防是以水勢至此奔蕩靡定而流不歸漕今若南紐以大堤堤北繞以重埽則水由中行同條共貫攢合專一日見其湍衝直瀉而無有於橫潰日見其旋斡深入而無有乎積聚去徐州則東

行而無阻柢運河則南析而不礙矣所以然者蓋徐州黃河之所必由水下之所必至合則不分分則不合南北關係兩河權輿比之宋時魏博尤有不同者也且大司空親涖其事　國漕之所不可少緩軍需之所必資者今一切拘攣無措既知其力役之不可已又不知其緩急脩治之方因復過信舊聞以誤大事其不宜輕聽明矣若謂經無排築之文則禹之排淮泗獨無見乎　國朝丘濬謂宋元地勢相去不遠其塞築疏濬尚可尋議此誠識時務之言也今若當塞不塞則渙散無統當濬不濬則淤壅愈甚當開不

開則潮湃妄行徐沛之口放蕩而不止矣由是積久泥多下流高亢其勢必決於上流不北而淸濟則南而汴梁北上淸濟則盡委於天津兩洪俱涸而漕挽不繼此可慮也南趨汴梁則大播於濠泗汪滙於鳳濠而　陵寢不測此尤可慮也此二害者皆由前二說以誤人而實堵徐沛之口誘水使之妄行矣若使身履乎黃河下流之區沿歷乎南北上流之地指而論之則必有曉然而明白者不俟乎多議也且水之所流散行則平漫專合則深濬今幸宋時都汴前後脩築河南一帶南北兩岸堤防嚴謹復歲有管河之

官下埽壘臺是以盡河南之境無崩潰之患實今日之利也惟出河南之境至於南直山東之地則棄之爲甌壞置之不聞聽其馳驟副使僉事力職於簿書兵防洪閘主事謹守於期會歲挽至於都御史之在濟者陞遷更迭地方廣遠無由稽作而河之徙又在於咫尺之地瞬息之頃是以終無救藥而卒至於大壞也若使徐州山東之界盡如河南故事及時堤防相地則河流會聚至於境山矣奚有今日之患哉是故今日之急則蕭碭豐沛之間築堤最緊疏濬次之廣大以容其流會合以專其勢庶幾其可也至於

丹井之器物所支之錢糧所需之人夫所圖之利害則臨境而議方畧又不盡於茲云臣以前疏畧盡形勢恐羣疑之未晰致大役之廢弛河流竟無歸一　國漕莫由通濟則　廟堂之南顧臣民之勞止蓋未艾也是以再爲訂解以備體訪匪敢自爲信然以求徼功於旦夕也伏惟　陛下繼體開基振肅百度謨烈弘拓求奠烝民則此洪水橫流乃堯之所憂而以昇之舜裁衆言之淆亂以底地平天成之績誠　陛下今日當務之爲急也臣前巳疏奏蒙　肯批部一時勞午未經議覆而　先帝賓天事寢不行此實

天心欲平治天下有待於 陛下也臣微賤遐然
以前備員河道知之甚詳伏遇 大聖大智有如
陛下臣既言於前而默諾於後是臣之罪愈重也謹
再開其詳其始末題 上伏乞 陛下俯念微臣之
愚衷博閱萬民之陷溺上念 國漕之大計遠慮久
安之鴻猷下臣前後所議周爰咨度評覆施行則億
萬年河洛禹功 陛下遠紹而近取之矣臣不勝惓
惓之至

陳末議以效愚忠疏　岑用賓 給事

臣以疏庸寡昧逮事 先帝仰荷拔擢署之留垣之
末南來供職已踰兩載旦夕兢兢重以瘝曠不稱任
使是懼恭惟 皇天繼天立極四海具瞻臣幸際
聖明益思勉竭蓋追 先帝之殊恩欲報之於 皇
上也爾來南京禮科員缺臣暫署科事竊覩 朝廷
之事有屬在該科者臣不揣狂愚僭成條議一曰崇
重 經筵以敦治本二曰廣購書籍以備纂脩三曰
議祀儒碩以隆正道四曰慎擇師儒以端風化此固
臣衷一得之見誠知迂疎無補也然葵藿之誠不能

自已謹忘其椎陋開列條件仰瀆 宸聽伏望
皇上鑒臣微悃俯賜采納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緣
係陳末議以效愚忠事理爲此開坐具本專差辦事
吏周明齎捧謹具奏 聞

計開

一曰崇重 經筵以敦治本臣聞人君一身爲
天下國家之本而務學者又人君出治之本也
語曰道無終窮學無止法又易乾之象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昔聖帝明王如堯之兢
兢舜之業業湯之汲汲文之緝熙是皆法天行

之健致不息之功務聖學以端治化之原也我
朝自　高皇帝肇創大業曁　列聖繼體守成
未始不首重　經筵以隆聖學益資啓沃求多
聞實不外乎此也　陛下卽位以來去歲春秋
二季兩舉　經筵中外臣庶固莫不踴躍鼓舞
頌說　聖神務學之美然每遇沍寒盛暑俱輒
報罷臣愚以爲　陛下於乾健不息之義猶有
所未協也於堯舜湯文之學猶有所未逮也雖
寒暑輟講在　祖宗時間有此例然　陛下春
秋鼎盛初嗣天位正海宇改觀　聖作物覩之

日寧可遽藉此爲口實而啓宴安之漸乎且
經筵日講諸臣中惟今南京禮部尚書趙貞吉
素稱剛方正直才識優長頃　陛下幸太學貞
吉敷講詳明詞多啓發足以興起感動今講章
傳布臣讀之未嘗不悚然起敬也有臣如此
陛下奈何遐之於疎遠之地乎夫講讀之臣
陛下左右不可旦夕離也卽貞吉資俸宜遷惟
當加其官秩仍留供事未爲不可卽今二月仲
春適值開講之期臣愚伏望　陛下勵終始典
學之心秉無怠無荒之志銳情務學靡或作輟

毋以經史爲彌文毋以講習爲常套更乞　勑
下閣臣并吏部酌議　召還趙貞吉以備講臣
之列俾之專意啓沃以副任使庶　聖學益純
而治本懋矣仰候　聖裁
二曰廣購書籍以備纂脩臣聞之語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蓋言典章文物不特載之方冊凡士庶之
賢愚亦得以紀述而識存之也我　國家二百
年來　祖宗之聖德豐功　列聖之洪猷懿範
雖纂之史局藏之　金櫃石室固云詳且備矣

然宏綱細目顚末曲折有當時所司之未能悉
紀而縉紳士夫或私著備錄者有當時　朝著
多所曲避未能明白紀載而海內田野或直書
者自臣所知者言之如原任刑部尚書鄭曉則
有吾學編原任學士廖道南則有　殿閣詞林
記原任學士王鏊則有震澤紀聞原任　裕府
長史高岱則有洪猷錄原任陽信縣知縣陳建
則有　皇明通紀如他傳信錄傳疑錄如此類
者難以枚計其著述雖人人殊然要之皆鋪張
揚厲　昭代盛美也苟不乘時采輯而收錄之

則日久湮沒散逸將何以備　國史之缺耶目
今禮部題請纂脩　世宗皇帝實錄已經遍行
各該衙門查纂條件事實矣再乞　勑下該部
備行兩直隸十三省各該撫按衙門着落各該
府州縣逐一查訪不拘官員士庶之家但有今
昔所藏書籍或私著書錄果係中有具載
朝事跡及載有　世宗皇帝嘉靖年間事實者
俱收到官繕寫　進呈付之史館再加繙校如
屬在　先朝之事則錄附　先朝實錄之末如
屬在　世宗皇帝之事則參附今脩實錄之內
庶乎采輯無遺而信史有資矣仰候　聖裁

三曰議祀儒碩以隆正道　闕

四曰慎擇師儒以端風化　闕

精鑒別以定國是疏　岑用賓　給事

臣等陸續接到邸報伏覩五月十一日該兵科左給
事中魏時亮等各一本內參大學士高拱奉　聖旨
高拱留用已屢有　明旨爾每又何奏擾拱著速去
供職以副　眷知吏部知道欽此又十七日該廣東
道御史齊康一本內參大學士徐某奉　聖旨徐某
內閣首臣勤勞久著　先帝簡託以輔朕躬方切眷
倚這御史何敢輒肆詆誣又連李某好生狂妄且不
究其并某俱著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竊惟言官
各據見聞盡言指斥無復顧忌乃其常職荷蒙　皇
上俯賜優容或屢瀆而不加譴或狂妄而不加罪敢
言之風自是益振隱伏之情自是悉達矣臣等聞之
不勝慶幸臣等伏念人品邪正淑慝判爲二途譬則
薰蕕白黑分爲二品非眞有溷淆隱僻而難知也君
子小人之分惟於其大節大本定之察君子小人者
亦惟於其大節大本辯之而已正人君子如祥麟靈
鳳爲一世之所快覩其立身行己事上使下顯然明
白正大毫無隱曲天下之人莫不是之與之間有一
二微瑕爲人之所苛摘然其人不害爲君子何者其
大節大本乎於人心衆好之公故也憸夫壬人如魑

魅鴟鴞爲一世之所嫉惡其立身行已事上使下闔然閃倏狡獪不可方物天下之人莫不非之議之間有一二小智爲人之所稱譽然終不免爲小人何者其大本大節爭於人心衆惡之公故也語曰人君之職在論相言其重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言其斷也我 朝設立內閣重臣以爲股肱輔佐之任事權所在誠有非輕諸大臣同寅協恭於斯使行詛栢乎則道揆尊而法守一如其趨向不類則猜嫌起而怨謗興自古未有忠邪並進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

陛下登極以來 日月臨照 朝著大小臣工心

膽肝膈固當畢見矣況玆閣臣徐某高某等旦夕承弼近在左右凡其心術之孰邪孰正行檢之孰臧孰否度量之孰廣孰狹其有能逃 聖神之洞察者乎正者當留邪者當去臧者當留否者當去廣者當留狹者當去此誠不容毫髮爽者也則熟思審處以建

九重用舍之極定人心趨向之端寧不深有望於

陛下之神斷乎傳稱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蓋君子忠誠剛直以禮義自閑以廉恥自持一或不合則必奉身而退不俟終日惟知守其出處之正耳此其一人之去似不足惜然君子一退則善類沮抑陽德日消其關繫於天下國家之計則甚大猶之治宮室者主人得大匠而委屬之使工程未就大匠或去則大廈之成將誰托焉臣等固願 陛下之愼其去也小人貪饕無厭以竊權固寵爲心以鑽刺彌縫爲事攀援依附漫不知羞淸議公非漫不加省惟思滿其患得患失之慾爾此其一人之留似不足恤然小人一進則羣邪得志陰沴日長其關繫於天下國家之計則甚大猶之主人豢虎豹者朝夕縱觀爲樂自以爲無患不知爪牙毒螫竊伺在旁使圈檻稍疎則禍機隨發謂不有隱憂乎臣等固願 陛

下之愼其留也臣等受 國家覆載生成之恩際遇昌時得事 陛下惟思竭誠盡讜效忠於 明主以希芹曝涓埃之報凡寸言片簡俱誓心 天地矢對

神明寧敢有絲毫作惡作好之心乎伏望 陛下俯納臣等葵藿之誠重爲天下國家之計 留神舉錯旌別忠邪毅然行於 朝堂之上使薄海內外忻忻然仰戴 陛下維新之治則 國是永定綱紀永張所以奠 皇明億萬年無疆之基者端有在矣臣等待罪留垣北望 天表犬馬之忠不勝惓惓祈懇之至

斥姦邪以肅官常疏　陳吾德給事

臣聞莨莠亂苗凶人比類是以大舜爲君首去四凶孔子攝相先誅正卯蓋邪說小人能以是爲非謂白爲黑縱横顛倒無所不至一或失聽則名實混亂政理因之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爲戒也臣昨見兵部尚書譚綸查叅車駕司主事熊某恣肆失職已奉旨降調外任臣昨出省復聞衆論沸騰謂某之事皆出禮部精膳司主事宋某構之謂某揑成章奏謗毀聖政誣衊大臣指誣熊某以致有此臣不勝駭愕夫熊某之驕肆浮躁固所自取然陟降臣僚以示勸懲

國家自有大公之典而宋某以險佞浮言飾成貝錦遂致揺動　廟堂眩惑觀聽其敗理傷化莫有甚焉者也　陛下親政勤學千載一時大小臣工莫不思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某不以此時勉圖報效而崇飾姦言以亂政理臣不知其何意也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其宋某之謂矣尚可使之一日立於聖明之朝乎叅照禮部精膳司主事宋某腹有劒刃行同鬼魃謬叨館職之選復占春官之司不思同寅以協恭乃敢懐姦而飾詐明肆蠆尾陰蓄狠心詐獨擠陷於朋儕幾至變揺乎國是騁讒賊於　聖明之世意欲何爲施傾險於師友之間孰不可忍負心已喪公論難容所當亟奪官職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者也乞　勑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宋某早爲屏斥施行其於官常肅然矣

愼起用以隆聖化疏 八 陳吾德 給事

臣前任工科給事中協理戸科事於隆慶四年五月内同該科都給事中李已建言俱以狂戇獲罪而臣荷蒙 先帝薄罰削籍爲民臣跧伏田里方切感恩思過伏遇 陛下登極之初大頒 恩詔臣以愚庸復與李已等首蒙起用臣感激深衷雖捐糜亦奚足爲報至於薦引善類彈擊官邪此臣職分之常也而何敢不竭其愚臣近見吏部題覆起廢之疏伏睹聖旨有曰朝廷詔遺佚原爲求賢這奏開各官你毎還要細訪其才品年力酌量起用毋得一槩濫用

以開倖進之門今後但係起廢的查係何人薦舉併開來看欽此臣有以仰窺 皇上人雖求舊爵不濫加深得勵世磨鈍之微權矣在該部必能仰體 聖心酌量起用臣復何說顧臣有所聞見不容自已於衷者臣詳觀疏中才望素隆堪稱遺佚者多有其人臣毋容贅有素行不撿公論不容大臣一人亦混其間敬爲 皇上陳之臣見原任左都御史劉某貪肆無忌屢經言官彈劾與其他贓私臣不暇毛舉以瀆聖聽乃其過取土夷黄友瀚銀六千餘兩曾經兩廣巡按御史李良臣趙焞交章論劾蓋以友瀚質印取鈔不得莅事貽變地方導宼根因尋大敗露兩粤士民萬口竊咲自昔貪汚未有彰著如是者也竊惟律設大法懲貪爲嚴憲臣受賕在律尤重況於過取夷賂以啟釁端其輕夷心而辱國體也甚矣臣以爲國法若明其罪何避而乃褎然與遺佚同舉以應 明詔臣竊有所不滿也或謂漢與功臣多出販屠魏武羅才不嫌盜嫂而某戎馬積勞功過相準未宜輕棄臣以爲人臣報國全係此心大本一虧他無足贖某之黷貨營私心術已壞欲其忘身徇國也難矣方今世道清明臣工和德未稱乏才奚取於雜霸僭竊之世 陛下初政 詔求遺佚誠宜發崇耆舊有德以風示四方如某者豈宜復玷崇階以速官謗臣非好立異同恐某一用天下負才嘗私者皆以某爲解其於風化所係不小矣乞 敕吏部再加查議施行臣愚幸甚

禁戲豫戒荒寧以迓天休疏　陳吾德 給事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元首股肱同心一德一遇災異則恐懼修省輒相規戒是以格于皇天變不爲害故雲漢憂旱之詩鞠庥正孜冢宰至于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蓋君任臣事臣分君憂分宜爾也臣於先年七月十五日赴中軍都督府護月見各臣工多從僕御亂行無禮徒肆喧嚷有頃而散僅同兒戲臣私心竊恨之然猶以爲暮夜之際也昨元旦日食於禮部救護復見三五大臣僕從喧陋至擠茵褥肆然安坐臣欲告之不敢越位詩曰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又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夫日食於元旦此陰盛侵陽不常之變我　皇上避殿徹樂側身而懼之時也臣子於此其爲貶損示畏宜何如者況白日公廷御史侍儀鴻臚賛禮卿輔在前百僚在後禮法森嚴之地於此不謹當復何謹哉而乃使胥卒溷雜其間侮慢無禮其敢於戲豫無所愧畏也甚矣豈所以仰體　聖心分憂同德之義也諸臣皆在大僚禮義所出非臣敢望然事關　國體臣節偶有所見不得不言但往既不咎來猶可追茲月十六日復當護月之期伏乞　勑下該部先期告示即有老疾

預自告退毋得仍前雜亂無禮如有故違許糾儀御史指名參劾若御史阿縱不舉臣等一併參劾以懲怠慢臣又竊惟春秋之義貴元慎始元旦元夕日月交蝕厥異非細恭惟　皇上頒修省之詔躬減損之文其於克謹天戒固甚盛矣然臣竊以天心　聖意無感不通在修其實以應之耳伏望於退朝之際法宮之中深自克念不敢荒寧凡娛耳目悦心意一切無益勿復爲之使大小臣工知　聖意所嚮罔不寅恭兢惕以脩實政而天休可迓矣臣愚陋罔所知識然一念犬馬報主之情實用肝膈惟　聖慈鑒納

臣不勝拳拳願望之至

祈聖斷疏　　葉夢熊宮保尚書

題爲懇祈　聖斷日講勤政之實以圖安攘大計事切惟帝王之學感發於一念卽造萬民之福懲創於一事遂建百世之基古昔無怠無荒而誓師振旅自朝至日中昃而克詰戎兵遂稱來王咸賓之治務實學則有實政務實政則有實效所注意者微而所致者博也今　皇上晨興而臨朝可謂不怠矣日講而竟午可謂愼德矣然數年以來西北多警東南不靖是豈潔名而不索實者之過乎近見大學士李一本以貞觀政要進講是欲　陛下親賢納諫或於唐太

宗慕虞周之名亦可法其一二也至謂宋神宗以後諸君事蹟猥瑣不足仰煩　天聽請罷講夫史所以垂鑒戒非徒美觀也殷之鑒不遠而在夏周之鑒以殷漢以秦鑒唐以隋鑒宋以五代爲鑒我　朝接統于宋宋之所當鑒者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以因循爲鎭靜以治兵爲失策奸邪進用戰守無據其間事蹟讀之有令人扼腕而嘆者以此進講則　陛下英明必有感發懲創反而思之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乃獨以爲憂如李綱者今有何人渡河剿敵以身殉　國如宗澤者今有何人孰爲种師

道趙鼎之必戰孰爲張韓劉岳之必勝有此諸臣尚不可恃況未必有乎　陛下念此將有勃然不自安者矣邇者邊報告急幸而不敢侵此恃　陛下之有福非恃中外之有備也以在內則營務之紛更不定或分或合竟無歸一之宜在外則擺邊單弱或守或戰未見銳然之氣據兵部稱薊遼總督揭報邊長兵少力不能支是無事則練兵築臺有急則稱邊長兵少將委其責於誰乎又據各鎭哨探倏然而犯古北倏然而犯黃花鎭朝報分爲五路暮報分爲二枝忽而報祭旗東行忽而報爭构西返忽而報三十餘萬

忽而報絕無虜形近日宣大都督稱九月初旬差人深入朶顏部落探得黃酋尚未聚兵則前後所報信皆屬夷及將領附惑之言是虜形且未之眞況望其得虜情而禦之乎又據兵部請調河南山東壯快民兵各一枝三千赴援夫各鎭養兵歲費餉二百八十五萬餘兩竭天下之財以養之謂其可恃也今一有警而調壯快入援何其弱而不智也數千壯快果可以敵强虜乎寇未入邊而調河南山東之兵旣入境則江浙閩廣之兵皆將調乎且欽奉集議邊防諸條陳奉　聖旨是這所議着二鎭諸邊總督鎭巡等官

着實舉行如有仍前欺怠的兵部科道及巡按御史即便指名參奏　陛下之勵精邊事何其切也數年間諸臣所奉行者何事所可決勝者何將所可衝鋒者何兵一聞警報錯愕不能措手足是今日之武備視宋何如今日之議論紛紛而無實效視宋何如今日之臣工泄泄因循推調將誤國視宋何如況今四方之災異頻仍矣各省倉庫搜括殆盡矣太倉之財用告匱矣嶺海之盜賊蜂起矣時勢如此幸虜鴟狼婪豕逐無有他志設有投鞭立馬之雄何以禦之故宋事可爲永鑒也伏乞　聖斷英明於日講時令講官將宋神宗以後邊事戰守之得失及今日所宜轉弱爲强之計請　陛下俯賜清問面與大臣講求萬全之策必如　祖宗驅逐夷虜使之匹馬不敢南下以貽萬世之安是一注意之間而來王咸賓之盛可並駕虞周矣又豈但貞觀之政已也冒昧上陳不勝戰懼之至

慎處納降疏　葉夢熊宮保尚書

題爲慎處納降以杜邊釁事臣惟今日之可憂者莫甚於邊境自古邊事之難處者莫過于納降近該兵部仰伏　天威夷酋款塞酌議安置善後事宜以弭邊患事奉　聖旨這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撫把漢那吉且做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品賞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綏養候　旨另用其制虜機宜着某等照依原奏用心處置務要停當欽此夫諸臣爲　陛下晝此計者亦考往事酌時宜以爲安邊之上策乎抑不得其說而姑爲權宜之試以待其釁乎或者恐其啓釁流禍懼爲難首而互相推調乎臣竊以諸臣爲　國家飾虛名而招實禍快目前而無遠覽是遺　陛下以憂者也臣考自昔受降之君如漢武唐宗稱雄矣東夷降而燕齊騷動渾邪降而府庫空虛酋長皆願內屬而坐煩中國可爲喜功之鑒建武之治萬世稱焉以其謝西域也且諸臣知宋之作難乎遼郭藥師以城降張斆以平州歸是時宋人以爲得計未幾金斡離不襲平州乃函斆之首還之矣郭藥師以燕山叛矣然後悔不用虛中廟謨失策主將非人之言不既晚乎或者曰彼皆因背盟約

而致亂與今日異夫漢唐宋來皆講和好而後中國得安我　祖宗鑒前代之失惟有驅逐嚴禁之而已矣今日邊事視漢唐宋強弱遠甚視　祖宗時強弱遠甚諜臣空談邊將脆縮中外無備智計匱乏任黠虜之縱橫隨其所向斬將喪師莫可奈何此何時也尚可以無故而結仇激禍乎且把漢那吉等果如諸臣所稱款塞效順乎果視中國爲逃罪之地乎逆祖敗彝在中國之民猶且驅之化外乃將叛祖逃罪之夷謂其款塞效順且掠以爲功徑先納之而後報何其輕視國事也先臣丘濬論唐不納悉怛謀事謂李

德裕初得悉怛謀宜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執俟報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此老成謀國之言也臣因是而又服牛僧孺之見遠矣夫悉怛謀以維州降孰不知其當納然元和之末俊柔不斷閹寺橫肆其憂有不在邊鄙而在朝廷此僧孺卻降之微也臣又反覆論之今日降夷在邊臣審係俺荅親孫與外虜不同當拒之於塞外請　命而後決其去留不可即稱款塞以飾虛美而啓邊禍在廷臣會議酌古準今量時勢度始終未可快目前即授以官爵而不預爲區處安置之方掠其美而不竟其說將爲它日推托之計也如謂令其執獻趙全以相抵換然後具奏遣行是司馬穰牛以抵羊之喻也市人且恥況堂堂　天朝乎且此端一發則函張效之首而叛者不止一藥師矣又謂把漢部落相繼來降吝收近邊駐牧夫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有趙充國則可近自野人女真之附牙木蘭之歸諸臣費盡經畧終爲禍孽往事可鑒即使把漢之黨盡來歸吾能制其死命憐而納之猶且不可況未必其能制乎即能制之將以何地而處之乎夷狄盟誓之言泐潰之語未必皆其血誠一旦反噬內向變出意外悔何及哉此

唐太宗有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嘆也諸臣爲陛下秉持國是不能出一策以強邊制虜銷禍未形以造宗社萬年之安乃粉飾虛名以開兵連禍結之釁近日俺荅擁衆索降之報甚急事勢至此違之則示弱而損威留之則搆釁而養亂驅之則已授官爵而爲中國之臣庶它日部落以漸而來則疲中國以養饑鷹餓虎其禍無窮臣謂諸臣以憂遺　陛下者也願　陛下慎圖之召廷臣面質其許納降者爲誰授官爵者爲誰見今可驅逐俺荅索降之衆其將爲誰川至張安置把漢那吉等不終爲邊境禍而身任之者爲誰明目張膽與之定計斗決機宜是社稷之福也臣不勝戰慄之至

國勢當强疏　　葉夢熊 官保尚書

題爲國勢當强虜詐多變懇乞 聖明申飭經畧之臣早決大計事臣徧歷臨河關隘觀虜出入之路慰恤各村堡傷殘之衆閏三月二十二日至洮州據洮岷兵備按察使劉副總兵唐呈遞夷書扯力克差番僧在土官楊臻處內稱順義王的文書着泥土官楊臻等頭腦洮州的大小各官的盔甲弁一座白帳房巴什都餽我十副好甲好馬十匹好皮子五十張叚子絹子一百老人茶三百黑茶二百速忙饋我火落赤等者不送着來時帶累洮州地方不要怨我等情

蓋楊臻等於扯力克出口時曾率兵堵截見其所搶輜重行十二晝夜不休因而乘間奪下馬匹故有此索取以圖報復也臣拘集土官及番僧而審無異夫楊咎諸番與洮州同處一隅皆係內地其在外生番數百族直聯松茂正虜所垂涎也一旦有此夷書眞可駭愕夫 祖宗以茶馬之利撫摩諸番爲中國藩籬久矣萬曆六年邊臣縱俺荅西搶明白以番爲魚肉而媚虜也此天地一刼數也所遣火眞諸酋渡河南牧莽川然一向不敢內窺至十七年邊臣又縱扯力克西來與火眞陰約內犯於十八年正月始入梲川未幾而搶酋亦渡河矣此入犯根因也又天地一刼數也夫一誤 陛下而不已又至於再誤 陛下安知從此不有源源而誤者哉 祖宗以萬全金甌付托 陛下前後爲邊臣所誤東殘西破荼毒生靈隕將喪師 主憂臣辱誰爲厲階禍延至此此忠臣義士所爲痛哭流涕者也臣所廵歷父老千百攀輿而訴謂二百年享太平天子之福不意有今日聞皇爺發兵討賊幸須臾無死以待返我子女久未見下落臣羞媿無以對蓋虜自耳記入山而河州而臨洮而渭源殺戮之慘從來所無若非輜重難行即直

趨長安無所顧忌此與庚戌之變何異哉致 陛下赫然震怒節奉 聖旨扯力克襲授封爵款貢多年却於西鎮生事黨助凶逆侵掠邊境顯是背恩犯順着該鎭停革市賞候經畧大臣相機處置欽此又諭輔臣款貢亦不可久恃若專務媚虜使虜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是天地 九廟之靈啓 陛下以必戰之氣明如日月怒如雷霆矣乃邊臣不能爲陛下雪耻只圖了事十月虜聞大臣奉 天征討已到蘭州莫不恐懼各思解黨東歸乃通官都司王夷使訃龍武天祥等絡繹交通卑詞厚賂惟求結好遂

稱捨力克不曾與火眞同行今日稱服罪叩頭流血送還人口矣明日稱亟圖東歸乃酋長之恭順者矣今日川底卽歸矣明日稱有小事未完又欲從內地矣挾奏貢之術以奉虜愚弄中國如同兒戲豈知有明旨哉夫兵情貴速宜大延綏精兵旣集加以甘固兩鎭之兵不爲不多也自十月至正月不爲不久也火眞晏然於莽覘間享中國子女財帛之樂置而不問乃朝夕懇乞捨酋東歸而謂之調停竟不發一矢於火眞而謂之持重縱放踏氷而去機宜全失果可謂之廓清兩川乎虎之潛形專圖伺人而食旣食之

而飽不去何待歸者自歸去者自去任其縱橫輒云認罪輒云督奔信若此則 陛下何必用經畧何必用撫臣止用計龍武天祥等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經畧疏云入河西三月驕虜已創塞遠遁五郡一將可謂寧謐及杏兒搆之捨屯住三日不欲人報而游擊一報遂疏論之臣而詢延綏遊擊吳帶兵一千汾弘化寺指揮陳帶兵三千打氷橋皆云虜撲黃河見氷斷遂回搶黑長啞爲哈刺韓六斬首級六顆生擒一名解驗功官賈登儒件件皆實及謂其虛此則敗將劉承嗣以並無虜縱之言誤經畧也至於招番之議

不探其本夫 祖宗以來保固諸番如兒女之在堂室也今縱虎狼入室以噬其兒女不能驅虎狼以救兒女而曰收兒女以驅虎狼豈不大可哀哉統握重兵坐視驕虜爲急而以招番爲功捕捉風影一日報收幾千一月報收幾萬但憑覓籙指爲强兵獨不思將士如雲尚畏縮如鼠又何藉番以禦虜乎夫人心向背惟勢是趨勢在虜則歸虜勢在中國則歸中國吾能制之命則能爲番之主彼之來歸卽赤子之慈母矣惟廣布恩信願中馬者許之願立堡者許之蓋王政之體聽物之自附者固也未有歆招者以叙功

餌來者以厚賞日忙然若建鼓以求亡子奈何媚虜未了而又媚番哉夫水泉之撓殺任牧者也非入犯也宜卜失兔忿忿不平而總兵張臣讐怨之慮不爲過也近日又送還駱駝以解其意臣不知何說也莽川之撓其所棄殘黨耳於火眞未有損益也乃移文該道及總兵官欲將夷女捏稱火落赤兒婦臣又不知何說也 旨意之分順逆指東邊諸酋不動爲順捨酋爲逆也今欲縱虜乃改分順逆自南歸北者准借路是以捨酋爲順也非所以奉 明旨也又給與白旗戒約軍民不許起衅生事違者處斬以慰其歸

向之誠夫虜起釁則爲歸向軍民起釁則處斬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經畧近有書與臣云四月中欲兩川出兵臣益加惶懼夫大兵初臨當爲雷擊之舉而虜馬瘦弱宜伸席卷之威二者兩失焉更復何爲也方今撦酋要挾而氣燄愈驕火眞滿志而蹤跡暫伏臣屢行偵探而兩川固無恙也兵出將何之乎或者見我師旣老日有千金之費兵無一鏃之遺恐無以結局將假此一出舍彼豺狼掠取狐兎遂如疏稱揚兵出塞可以奏凱還　朝矣臣恐將士邀功川原寥闊紛紛搜捕不分番漢其禍有不勝言者矣夫兩川可

往可來之地也一空能斷其路頭乎番人可反可覆之性也虜來能保其不順乎邊度者信爲美談誇張者借以塞責斯西事之槩也臣不敢不備陳之願陛下視河湟如几席閫則邊臣不敢欺矣首務殲頊臣不敢請惟舉其最急者在決大計而已決之不早則國勢不可收拾也自　陛下至閣臣以及中外臣庶皆奮然欲正撦酋之罪盍以九邊觀望所關國勢强弱決於此舉也此舉一失而敗盟侵犯反加恭順之名快意東歸不失市賞之利誠如　聖諭所謂心驕意大之患矣自此以往安知一二年不再來而諸

酋亦何憚而不再犯也卽犯而中國如我何哉夫四夷知中國惟恐失和好則恃和好以扶中國邊臣知朝廷惟在保守和好則恃和好以挾　君相欺蔽養亂如二十年之前再加二十年之後大敗極亂皆非諸臣所及見也而憂則在　朝廷矣所謂不可收拾之勢也慨乙　陛下獨秉乾斷以國耻民怨爲　祖宗所憤恨申飭經畧臣鄭務在實心爲國仰體　陛下毅然必戰之心聲罪致討數撦酋之惡一面先革去王號永不開賞　宣諭各邊貢市守法之夷共擊背恩犯順者仍　諭延寧甘固撫臣各選精銳死士

埋伏要路按兵以待所經過地方不許撫賞宴待開市齎馬如有挾賞作歹別生事端便宜相機夾勦有功不惜封爵卽有損失亦不深罪使邊臣得從便宜是盟自彼渝釁非我啓彼犯中國旣不畏結我之怨乃堂堂　天朝反畏結虜之怨乎懲一撦酋以風動九邊使其喪膽奪魄知　天威之難犯永守約束斯制虜强邊之上策也彼火眞等形勢旣孤進退無據急則窮追緩則計取又何難誅勦哉夫經畧大臣才望動名方爲　陛下倚重臣素庸劣何敢輕言但廟堂知報虜二月出邊矣不知尚在境上有此夷書

也知報兩川無虜矣不知又刻期出兵搜勦也夫驅虜則機不可失揚兵則心不可欺皆臣責任所不能辭者故感慨激烈不得不言惟知忠於　陛下不知有他如或臣言不當請先就斧鉞庶不至邊事之誤也臣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崇敬畏以安社稷疏

葉夢熊宮保尚書

臣惟人君爲天人之主天人交與而后　社稷安臣切覩近來天變人心大有可畏者往臣初至臨河時即延歷洮岷地方軍士環而鼓譟以缺月糧三月爲名臣慰諭量爲處給比過朱家山包家頂白骨燁燁官軍慘然指曰斯非枵腹而赴敵乎及渡河而西所過在在糧草缺乏皆曰陝西往歲災傷積欠民運二十餘萬兩無從解補而京運數千里外往往愆期以致兵心洶洶未幾即有寧夏之變而人心益動矣忽三月初六日黃氣蔽天白晝黑暗徐而變爲紅色

天鼓大鳴初七日夜子時從正西虛空降火一塊如瓮口大后生三尾落西地方據平山等處守備謝等揭報相同而人心愈益動矣又査自十九年至今天鼓時鳴地道數震火光氷雹暴雨颶風青氣吐于獸吻白氣橫于斗傍彗　自天飛血從地湧海內人民驚訝以爲從來無此非常之變而且多也至于連年兵亂如廣西浙江四川即陽靈州甘肅近而京營雖變有大小皆蕩然陵替然未有如寧夏叛逆之甚也若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若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紀綱者脉

也請　陛下視國家命脉今果何如哉夫天變于上
人變于下岌岌乎可畏孰有過于今日者乃　陛下
靜養深宮朝講時輟自以爲何所畏也亦謂人君之
尊猶天也威雷霆也任性所發其誰敢當豈知天變
之來有非人君之勢力所能強制者其將若之何哉
夫天變之來必有所以人心之搖必有所因固内外
大小臣工失職之罪然其轉移搖動之機先繫于人
主一念之敬畏如成湯之自責成王之悔悟而后天
人爲之响應如桴鼓也詩曰畏天之威書曰可畏非
民自古帝王兢兢業業如履春氷如朽索馭馬視天

下爲至危故曰弗畏入畏頫　陛下熟思之也夫此
時天下亦多故矣狡虜雄視于外叛兵僭竊于内又
安知四方無奸邪乘風側目而起者以兵言則籍者
僅備戎守招募者坐見驕悍以餉言則内而帑藏空
虛外而小民愁怨惸徨四顧束手無策　祖宗二百
餘年全盛天下何以至此獨不寒心哉惟願　陛下
恐然日夜危懼自爲社稷計臨期决事　御講諮詢
和顏　溫旨以敬大臣召回諫官以扶正氣惟忠言
是聽宴安是戒大發　内府之藏以養敢死之士不
惜封爵之典以勵有功之臣奮發威靈以制胡虜獨
秉剛斷以平僭亂如是則天心可回人心可收易危
爲安易亂爲治臣所謂求之命脉者也臣孤鎮在邧
連天外自寧夏報后遠近飛語紛紛搖動椎埋屠狗
之徒人人皆欲爲逛撫爲總兵不知有　朝廷是時
九焉　陛下臣子者孰不痛哭流涕剖心裂肝何顏
以立民上况臣才能淺薄不堪彈壓恐終悞邊計伏
乞　陛下選才望之臣以充甘肅之任專責臣統領
精兵尅期殄此逆賊以報　陛下臣雖肝腦塗地臣
願至也臣不勝憤激懇切之至

嶺南文獻卷之九目錄

明蘄陽張邦翼

疏類

征剿黎寇善後事宜疏　王弘誨　禮部尚書

奏爲叛黎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懇乞　天兵征剿亟圖善後以永保治安事竊惟瓊州爲古珠厓儋耳之地幅員廣袤計三千里孤懸海島中盤生熟黎岐負固爲梗而三州十邑四面環之譬之人身黎岐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心腹之疾不除勢且浸淫肢體而爲一身之患黎之爲害何以異此自昔以來叛服無常

撫剿靡定大率始之萌芽不折終則斧斤尋之未有隱藏痼疾于腹心而肢體得晏然無事者由漢開瓊至今千七百餘年制禦之道亦多端矣有一日而忘黎患乎請以　國朝近事論始弘治十四年符南蛇之亂嘗大征矣去嘉靖辛丑曾無幾也復有征黎酋那紅那黃之舉焉又去嘉靖己酉益無幾也復有征黎酋那燕之舉焉夫自　明興以來瓊之以大征見者凡三乃其間近者十數年遠者不過四五十年而止黎情大畧其故可知也自己酉至今又將五十年矣天心厭亂夷數當終拯溺亨屯考時則可司世道

者其容恝然乎先臣都御史海瑞當　世宗朝上言嘗謂當弘治十四年大征也若亟圖善後可無後來二次再舉繼之嘉靖辛丑己酉大征也若亟圖善後可無今日歲歲爲患由此觀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爲今之計亦惟尋往歲大征之舊轍修目前善後之良規建必然之畫爲久安之圖俾邊海黎元若出湯火而登之衽席誠策瓊事者所宜亟講矣臣等草莽儒生世居瓊海稔知黎情備嘗艱苦憂患處心積慮蓋亦有年茲幸當會試之期類聚京師快覩天日乃得以試事之暇伏　闕叩閽罄所欲言敢昧

死以聞伏惟　皇上試垂聽焉緣黎自嘉靖己酉幸淵網漏誅以來生齒漸繁黨類日衆加以四方亡命爲之勾引內通外合聲勢益張萬曆十五年始寇陵水縣焚草子營擄掠人口無算該去任兵備道易可久条將王椿薄伐未收全勝而歸至萬曆十九年一日流劫瓊山縣二十餘村二十年二十一年嘯聚定安萬州澄邁臨高等地方霸占民間田土勒官兵移營避之煽惑搖動幾成大變該去任兵備道龔錫爵誤聽黎人詭計服招不知反爲所愚自是諸黎望風四起日甚一日二十二年該見任兵備道胡桂芳条

將黎國權始興兵剿之民欣欣有來蘇之望不意功
垂成而班師俺招一黎酋王璲而止萬曆二十三年
以來黎酋縱横得志而瓊山崗若居林沙灣居祿三
崗一時並起尤爲猖獗中有渠魁黎馬屎者糾合諸
崗酋長及案賊王蓋老黎廣孫恩華孫恩第法滿可
紀諸流徒千百成群布滿山谷於萬曆二十五年三
月間突來攻刼定安縣白托龍塘等處自是羣醜益
藐官兵全無忌憚擁衆大出流毒瓊山澄邁定安會
同文昌五縣地方歲無虛月月無虛旬官兵所向如
羊禦狼望風披靡其殺戮之慘擄掠之害不可數計

姑紐即今人民離散田地抛荒國計日虧寇亂方熾
又其成刼擒村則凡所經過大小村落居民悉挾制
投降接應酒飯不則立誅夷之民間號泣赴愬官司
惟有仰屋竊嘆不能爲主嗟嗟蠢爾羣醜向猶乍叛
乍服我可招而撫也今則隨服隨叛矣何止倚山爲
勢蠶食一二附近黎村小民也今則蹂躪郊原横行
都市今日報將犯某縣明日報將犯某州即衣冠縉
紳之家廪廪然朝不保夕矣向只鳥獸出沒於深菁
巉巖之中惟誓跳足刻面文身之習未改也今則堅
甲利兵竪旗張蓋鳴金伐鼓公然與官府爲敵矣援
厥所由皆因數年以來上下相蒙以賊爲諱其初出
刼不甚大則以爲常事而不必報至後殺擄已多勢
不可掩則但以地方有警移文遮蓋而不敢盡報及
賊滿其所欲纍纍載道時有漏脫尾獲或被擄人口
遂以截殺奪回聳報官府掩敗爲功而未嘗實報獎
所從來爲日已久失今不圖將來之禍愈有不可言
者臣等訪得肇慶府羅旁地方從古以來猺獞盤據
爲害自萬曆五年大征之後建州立縣至今蕩然太
平之區瓊州黎崗聯落五指山旁而居其地四方僅
可三四百里而止大不能及羅旁三之一而其據險

肆虐實與羅旁相同前此大征官兵犁庭掃穴而歸
閒其間平原沃野儘有可建立州縣之處只緣當時
任事者冠平即已未及經理善後事宜遂致根株蔓
延醸亂至今竊觀兩廣軍門兵食足用只須量移廣
西狼兵合本處營兵土兵約三五萬人即可縱横諸
黎中如以太山壓卵初無難者特未嘗加之意耳若
自今一舉蕩平之後伐山開道建州立縣移一二不
甚緊關屯所若南流青寧等處就近守之畫之井里
時其訓誨一如羅旁之例不過數年當盡入版籍化
爲編民澤可遠施威可遠加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當

事者亦何憚而不爲也或謂山菁深險賊勢出沒無常恐我軍未易得志惟當隨時撫守及責成土舍鈐束招徠宜無不可者此皆因循苟且似是而非中事機何也臣竊見頃歲黎叛以來當事者多方招撫既給以魚鹽又犒以花紅羊酒如巨魁王𤥭父子兄弟皆寵以冠帶把總名色又將黎童充生員作養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惟失其意可謂委曲極矣而諸黎實潛結交通聲勢相倚彼招此叛此招彼叛甚者今日見官服招明日回巢又叛此以姑息爲撫無益而反釀患之明驗也環黎而置營堡增兵選將非不務飾可觀矣而一二守營衛所武弁率多紈袴孱弱輩一　按營卒尅減月糧爲自潤計其於地方利害毫無關心甚者通同黎寇漏泄事機下以威脅小民上以欺弄官府仰今營堡官兵有陰爲黎所擒者何云禦黎此以支吾爲守無益而徒耗費之明驗也至於各尚舉名爲土舍管轄其實此中土舍人微權輕非若廣西雲貴兼有土地人民得制生殺之柄可比且自黎耗以來法紀陵夷即王土王民尚慮不保何暇問及天歷一二土舍其先世以來所羈縻之舊物哉臣等愚見以爲決須用兵征剿亟圖善後然後撫可定守可固即責成土舍管轄彼亦有據而可循故敢拳拳以用兵之說進若畏避勞煩隨衆苟安名爲撫守如同兒戲瓊州之事當不知所終矣伏惟
皇上神謨雄斷燭見萬里乞　勑該部查覆施行
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改海南兵備道為提學疏　王弘誨 禮部尚書

竊惟今天下稱邊遠而苦多事者則廣東是已而廣東所屬最遠而苦者尤莫如瓊州瓊州去京師水陸計將萬里上官大吏終歲不至其地中間吏情民隱蔽而不獲上聞者常十而九職姑不暇具述獨儒生之苦乃職生長于斯自少所稔聞而身歷者感激一念積有歲年幸今叨蒙國恩備員史館復際聖化雍熙四海章縫鞏舉蒸然仰見德化之成而職海邦儒生苦切至情遠望天門無由自達故敢不避斧鉞披瀝爲　皇上陳之該瓊州府所轄地方爲州者三爲

縣者十環海而周爲里者凡三千有奇青衿學子每歲集粹學就試者不下數千計然遠涉鯨波之險督學憲臣常不一至每大比年惟駐節雷州行文吊考自瓊抵雷航海而北近者如瓊山定安文昌澄邁臨高會同樂會七縣或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遠者如儋崖萬三州陵水感恩昌化三縣多至七八百里或千餘里貧寒士子擔簦之苦已不待言乃其渡海率皆倩航賈舶帆檣不飾樓櫓不堅卒遇風濤全舟而沒者往往有之異時地方寧靖所慮者特風波耳邇來加以海寇出沒歲無寧時每大比年揚揚海上儒生半渡盡被其擄貧者殞首而無還富者傾家而取贖其或幸無事者皆出一生於萬死耳言之可爲痛心至於督學憲臣多不知其苦祗執常格嚴程限試諸儒生迫於期會不憚危險所傷甚多如嘉靖三十六年覆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楊址與焉併失縣印可爲往鑒間有一二提學能體悉亦不過行文該府裁考負緣作弊黜陟不舉考察不行教化廢弛士習厭怠甚如隆慶三年　恩貢例惟瓊山定安澄邁會同等三四縣考除各州縣以一時遠不及試竟寘不錄致使　朝廷浩蕩之恩遠方士子未獲霑被職竊

觀天下儒生之遠而苦者未有如瓊州之甚者也查得陝西甘肅地方先因隔遠提學巡歷不周改屬該御史至今稱便瓊州之遠無異甘肅而艱難險阻抑又倍之揆之事體誠爲相同即今巡按提學俱不至而海南道額設有兵備副使一員駐劄本府職以爲此事誠宜屬之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如果職言不謬仰照甘肅裁考事例改海南兵備道兼管提學道換給勅命每遇員缺必選甲科之有學行者充之其瓊州一帶師儒考試巡察任其便宜行事如此庶見聞習而人才之賢否不濟法度新而德化之流行不難矣

請朝講公疏　王弘誨 禮部尚書

唐魏徵有言願爲良臣毋爲忠臣夫爲臣守職奉公將順德意俾上無疑慮下無直名豈非至願不幸而有言又不幸而有逆耳之言斯豈其情則然哉是必有大不得已者存焉耳　皇上自去冬以來深居大內加意靜攝常朝日講一切報罷蓋已經年於茲矣前因　萬壽聖節一再視朝天下臣民莫不舉手加額以爲繼自今　皇上可以臨御如常不意復有今旨臣等備員留都遠在數千里外不得從在廷諸臣後時問起居曷勝犬馬私戀弟伏而思之　皇上春秋鼎盛精力方强正如初升之日雖有纖翳旋當大明豈宜久而未復是果靜攝之未至耶或名雖靜攝而所以靜攝未得其道耶臣觀自古大臣愛君莫備於周公無逸一書其大指乃訓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咸克祗懼不敢荒寧至周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故其享祚長久多且百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民之勞惟耽樂之從德既下衰祚亦不永由此觀之憂勤則精神强固玩愒則志意虧頹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我　皇上神聖天縱問學日新臨御以來憂勤匪懈論者以爲庶幾古帝王之盛乃今偶以違和遂廢常朝日講久曠而不舉間舉而不繼豈不有忝于無逸之指而爲盛德至治累豈渺小哉臣聞佳冶窈窕若伐性之斧也甘脆醇濃者潰中之毒也今宮中燕閒臣等不敢與知然　皇上端居獨念飲食果盡節與寢興果以時與喜怒果適中與寵御果盡遠與有一於此皆足以搖神而撓精夫靜之適所以搖之攝之乃所以撓之則無乃名雖靜攝而所以靜攝未得其道乎或謂皇上動法　世宗意者左右諛佞謂　世宗久不御朝故享祚長久遂以此熒惑　聖聽臣竊以爲不然夫　世宗初年敬一有箴五箴有註常日幸文華殿視朝臨講未嘗一息自寧晚乃齋居西內然猶聲色鮮御幾務獨裁　御札批問或一日累下大臣入直奏對常封進不時以故四十餘年神明不衰天下晏然無事乃精志澄慮之功非深居簡出之驗也　皇上自度淸心寡慾果能如　世宗否而徒欲效　世宗之久不御朝不亦遠乎抑今之時視世宗時何如也南北水旱頻仍饑饉疫癘相繼天鼓地震之異時時踵聞邊郡內地之兵在在蠭起太湖泉竭見底蘇淞斗米百錢詢之父老皆謂二百年所未見當此時

雖宵旰焦勞夙夜警省尚懼無補燃眉而欲效　世宗齋居大內坐享治安其將能乎且以　世宗英斷卓越千古然自輟朝後不免九閽阻隔聰明壅蔽奸權乘間猶得以竊太阿而擅威福今之閣臣皆潔己奉公固萬無敢奸竊者然恐　皇上聰覽不出宮闈自茲上下久睽中外日隔諸司之玩愒易起左右之瑕釁潛萌語有之一指在前太山不見壅蔽之謂也且如近日章奏多見留中不知果盡徹　御覽否其或　睿照未及而因緣窺伺播弄爲奸寧保必無否奏報既不以時往往動淹旬月有如倉卒之際機宜

所關能保其無坐悞否此皆臣等所爲夙夜皇皇拊心切慮而莫知底止者不知　皇上亦念及此乎故區區愚忠以爲欲保治安先調　聖躬欲調　聖躬先節嗜慾欲節嗜慾先御朝講伏願　皇上仰念上天之仁愛俯鑒下臣之悃誠如　聖躬稍平非甚不得已朝講無怠而文華門之外時賜召對進講之頃特垂清問自然夙夜有定期而興居節心思有專寄而慾竇消涵養粹而七情和堂陛交而羣疑釋將　聖心日豫　聖體日康商周之治可睎高文之壽可致是一舉而衆美附所謂繼志述事善法　世宗而不泥其迹者也伏奉　明旨責以爲國任職爲民任事臣等雖駑愚然荷國厚恩竊抱魏徵之願方矢志拮据勉修職業之不暇安敢以言慱譽瀆　皇上如天臣等如四時天道常運而後四時得以成功　皇上如元首臣等如股肱元首喻志而後股肱得以效力故唐虞交儆君臣克艱自古未有人主不親政而人臣可以成功于下者用是不避忌諱爲　皇上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請建儲公疏　　王弘誨 禮部尚書

臣等待罪留都備員九列嘗於去冬及今春進疏陳
請建儲豫教等事伏地傾耳以俟　明詔于今閱歲
一無所聞　皇上寬仁雖不加誅於狂愚然亦未賜
採納臣等竊自悚恐言微人輕不能發明國家安危
大體無以感動天聽方兢兢然席藁俟命之不暇何
敢復有塵瀆頃因司農告匱該部題奉　聖旨行兩
京九卿科道條議又接邸報西鎮虜情猖獗宵旰焦
勞臣等夙夜憂惶寢食靡懈每思攄一籌畫一策以
少濟時事之急仰紓君父之懷其道無由也已而思

陳平不答錢穀以爲各有主者趙充國圖金城便宜
謂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臣愚雖欲有言計無有
先於在廷諸臣之所陳說獨與　皇上躬節儉之道
決安攘之策毋以居積自盬毋以貢市自愚亦惟是
君臣協心經營數年庶幾當見成效顧臣等之所深
慮獨以爲當今最大最急之患惟在本根未建衆心
危疑國勢倉皇時事叵測繹此不憂而顧彼之憂籍
令有高才之臣能斂財如桑孔禦虜如頗牧而本根
未定猶爲舍肺腑而救四肢也況復細於此二者又
烏足道哉臣聞唐太宗從容問左右曰方今何事最
急岑文本況言禮樂爲急帝以不切未然之褚遂良
曰今四方仰德誰敢不率惟太子諸王未有定分帝
曰有是哉即詔長孫無忌與遂良等定策立皇太子
宋太宗時寇準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
曰陛下爲天下立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
幸不可也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遂屏
左右決策立眞宗爲皇太子由此觀之唐宋二臣皆
可謂明宗社大計而二君皆可謂知所急者也今建
儲一事自三公九卿以致諸司庶僚言之非一人矣
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于今圖之非一日矣而分尚未

定無所以副天下望者豈以是爲不急之務耶抑謀
之而尚有淆其說者耶胡不引唐宋之事以觀之也
臣等往歲條上其畧謂我祖宗以來至于今其間建
儲者不過自廟御後遲至二三年而止升儲者不過
自二三歲遲至五六歲而止未有如我　皇上握圖
御曆已十有八載　皇元子發祥啓睿已歷九齡而
冊立尚未舉行者失今不圖年復一年悠悠安決盈
庭聚訟幾成道旁豈惟有忝於唐宋二主抑無乃非
我祖宗成憲耶臣聞之決者智之君也需者事之賊
也今海內謳歌孰不歸心吾君元子即我　皇上今

春召見輔臣長幼秩然倫序素定似已洞然無可疑今特恩需持不決既非早諭教之道而亦非所以絕猜疑之端此有識者所深慮耳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托後事出于素況有天下者哉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主鬯未定祭享多缺連年水旱爲虐災沴頻仍未必不由於此 皇上誠穆然深思超然遠覽圖遂良之先急預寇準之慎謀陋唐宋二王之風式祖宗萬年之典一旦發德音下明詔豫定來春冊立吉期至於出閣講學及一應朝賀禮儀青宮內外侍從一應職屬鸞輿

扈從一應法物特勑各該衙門查照舊規次第題請中外人心見 國本既定則歸嚮益切協氣薰蒸而時和年豐內寧外附財當以漸而日充兵當以漸而日强所以培 國家之基定天下計將無以易此故臣敢披瀝肝膽再申前請始終以建儲之說進伏惟聖明留意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謝恩陳言疏

王弘誨 禮部尚書

臣以嶺海孤踪叨蒙 皇上起廢留用 殊恩種種非一入春因病辭免章凡數上未奉 俞音頃茲連疏乞休兼 請補考滿節奉 聖旨准臣致仕給與應得 恩典我 皇上大造鴻仁所以下逮微臣如雨露沾濡無時或息而微臣之所以仰承天地乃如頑石朽株畧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涕淚哽咽不知所云嘗讀史見衛史鰌一小國臣耳乃既死猶以尸諫忠感其君孔子稱之又臣之同鄉友人故都御史海瑞

爲戶部主事時常抗疏諫 世宗皇帝自分必死以身後事付臣然猶屬臣雖官翰林亦當思所自效毋徒若蠹書蟲生死陳編中爲也臣每繹其言而愧之乃今屢病阽危一息尚存正朝聞夕死之會苟利社稷昧死言之萬一感悟 聖心俯垂天聽遠希史鰌尸諫之風近免海瑞蠹蟲之誚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請因臣病爲喻臣始病元氣虧損因而外强中乾生意焦悴伏而思曰國家元氣在民生書稱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非乎而今何如也竊觀陛下邇年以來天下日多事矣東西告急則有增兵增餉之擾

矣上天示警則有採禾營造之擾矣猶可諉者曰此萬不獲已之役也曾無幾時而採礦採珠榷稅榷馬之役布滿天下甚者　皇店設而都城之根本幾搖矣餘鹽增而淮揚之咽喉幾扼矣中外猶引領而望曰庶幾有令圖乎頃接邸報見應天等府又有編審鋪行加增蘆課之議矣寧國池州等府又有採礦洞徵收鋪面之議矣夫　留都根本要地也邇來上流則有湖口下流則有儀眞與夫大江南北相望數百里內抽稅之使絡繹道途彼此交征如張密網民已不堪命更聞此舉都城內外洶洶然往呼疾走如不

聊生此豈盛世所宜有哉臣待罪于茲抱病床榻間視聽幾何猶且流言盈耳幾不可聞不知四方光景更作何狀竊謂及今若不改圖後來將不知所終矣其病在民生有如此者臣嘗病頭目昏眩因而肢體顛危五官百骸俱失其職伏而思曰　國家治體在君臣書稱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耳目非乎而今何如也自　陛下深居大內以來天地不交元首虛位久矣至心膂股肱之佐所賴以啓沃贊襄者也耳目手足之司所藉以翼爲明聽者也乃在廷大小臣工無一足以當　陛下意者卽今委任不專信疑參半大

寮多缺庶案常虛或因一事而并罪一司或因一人而并疑羣碎或因甲而怒乙乃甲罪矣而乙之怒尚不解也或罪後而及前乃前罪矣而後之罪又加重也揆厥所由臣等誠不敢謂無罪乃　陛下雷霆摧折得無太過乎至如懷利以事君者雖么麼市井之流百言之而百聽懷仁義以事君者雖公孤師保之佐百言之而百不聽無論事體利害當否何如卽朝廷之上越俎而談卑踰尊疏踰戚若此紀綱陵夷盡矣其病在治體有如此者臣嘗患中氣脹滿醫者以爲上實下虛榮衛不貫所致因而思世之虛實通

乎上下者莫如財而損上益下則益損下益上則損者亦莫如財今　陛下所爲皇皇理財計者固亦治世所不諱第生財亦自有道　天子以四海爲家豈必親操筭龠握奇籯較多寡之爲快要以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卽財不可勝用耳　陛下誠欲效成周理財乎第求之以王人導利之公行之以大學絜矩之道聽主計者斟量而調停之職內職外書做周官宮中府中合爲一體臣可保　陛下滲不涸而藏不竭隨取隨盈決不致匱乏以貽宵旰憂爲也如開采征榷二事中外諸臣言之詳矣夫豈好爲呶呶沮撓

誠權利害而忠　國家之遠猷也　陛下即未能一切停止第改委憲臣爲之有司設法調停尚不至爲太甚何可偏聽羣小任意誅求至在在脫巾鼓譟悉藉明王以爲口實異時醸成土崩瓦解之患此輩之肉寧可食乎陛下幸無堅持成心而置人言於不足恤也至若內府外府何者非　天子之積顧所用如何耳乃　陛下動稱內府匱乏輒令外府那移解進今外府虛空極矣軍國之需毫不可缺不知　陛下亦將通融內府以應之乎抑謾諉王計者而置之不理乎彼王計者豈能爲無米之炊亦豈別有神輸鬼

運兩利俱全之法不過巧立名色厚斂橫征徒以困陛下之赤子耳乃今赤子不能勝困矣語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藉令　天府有如山之積而海內嗷嗷人心思亂　陛下誰與樂此然則臣所患脹滿而榮衛不貫者今之病得無似之乎臣嘗患上焦閉鬱醫者以爲內熱外寒關膈不通所致因而思世之通內外之情者莫如章奏而其易以壅蔽扞格使內外不通者亦莫如章奏今諸司章奏往往留中不下矣無論內外忠言嘉謨矢心入告一切如水投石即尋常用人行政之間所爲牴牾而窒礙者不少也且如涤

用建言諸臣向　陛下遇災求言不嘗有　詔許之乎風憲急缺行取內外諸臣不嘗有　旨允行乎乃至今尚寢閣何也至於推陞題補皆銓部職掌常事何至該司候　命亦累日積月不下即今官妨職守政就叢脞人無固志士多懷疑遠邇相傳皆以章奏留中爲　聖明至治之累然則臣所患閉鬱而關膈不通者今之病得無似之乎宋臣崔與之有言士大夫不敢昌言於公朝而隱憂於私室不敢明告於君父之前而竊議於朋友之間非盛世所宜有臣觀今時事實大類之嗟乎弊也極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今何時也病而畜艾所宜早圖矣乃上下之間恬然以防口忘言爲得計譬之久病者失聲不語庸愚之人以爲無憂乃倉公扁鵲望之而走者也是不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哉臣以此因臣之病而思及天下之病又念臣之病所關只一身爾無足憂也天下之病所關在宗社矣大可憂也憂之如何亦係乎　陛下一念轉移之間而已語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故夫逆耳之忠言固醫國者之良藥也　陛下誠穆然深思超然遠覽念元氣在民生則思以培養之念治體在君臣則思以聯屬之

念上下之榮衛不流則思以調停之念中外之關膈不通則思以宣達之將會推 閣部大臣獨斷 簡用以司政本錄用先後建言諸臣因材授任以襄庶務又亟下行取考選之 令以通言路速罷棓克聚歛之臣以除民害以均貧賙檢發先後之章疏以開壅蔽舜之舍己從人湯之改過不吝何以加此由是而二帝可三三王可四此長治久安祈天永命之道也臣雖不知醫而所言者皆醫國醫民苦口良藥願陛下嘗試之抑臣今已奉 旨致仕去國歸田無官守無言責矣豈不知緘默苟安容容自保之爲便獨念大臣之義身雖在外乃心不敢不在王室矧臣受恩深厚涓涘無補及今不言將無可言之時是用昧死竭惓惓爲 陛下陳之

擬貢禹節儉疏

李學一 挺學

臣聞國家之有財用猶人之有元氣也元氣竭不可以爲人財用竭不可以爲國故愛身者必加調攝榮衛之方愛國家者必加樽節休養之道然後元氣固而財用裕身可以安而國可以昌也臣嘗觀古昔聖王之際茅茨不剪藜藿不糝宮女不過數人廐馬不過數匹車輿器物之有常苑囿遊畋之不事是豈天下之大不足以供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故爲是之儉嗇哉誠不忍以一人之故病天下以傷國家之元氣也故當其時什一而稅而國用饒家給人足無咨嗟愁怨之聲天下安寧享國長久漢興承秦之敝海內凋耗民不聊生高祖孝文孝景皇帝躬脩節儉與天下休息當時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不過百餘匹孝文皇帝身自衣綈履革後宮衣不曳地露臺費惜百金故能上下咸儉朴百姓殷富至武帝中年邪臣煽孼於是好神仙事土木窮征遠討後庭宮女至數千人其他蠹財害政之事不可勝舉海內蕭然一空凡此皆憸媚邪臣蠱惑上心之所致也今 陛下即位承昭宣二帝之後國家休養生息雖與孝武之世不同然比歲以來年歲不登郡國多困人民流離轉死

道路相屬而太僕食粟之馬盈廄水衡食肉之獸充囿後宮之費視昔增加乘輿服御之費奢靡無度甚非所以憂恤黎元圖安邦本也夫天生聖王固將使之惠養斯民耳非徒自爲娛樂而已也今爲民父母百姓日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天其謂 陛下何臣竊爲 陛下不安臣愚以爲養身者嗜欲不節則元氣必衰爲國者用度不節則海內必耗賈誼有言曰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之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不可得也

陛下宜敦崇儉約近自乘輿服御之微而遠及於宮

觀苑囿之際小自禽獸玩好之費而大及於闕庭宮掖之間皆大賜減損以風示四方正賦之外其他稅斂繇役悉從蠲免以紓貧民近以守文景之家法遠以追古先聖王之遺風則民困可甦天意可得而

宗社其永康矣臣不勝大願

陳邊事疏　陳　堂 光祿卿

臣惟天下之患莫要於邊防所以總其控制之權而爲長駕遠馭之策者其責則本兵而已本兵者內而共圖順治外而佐理威嚴天子賴之四夷仰之中外臣民倚重而厚託之非有智慮審固則不足以運其帷幄之謀非有精神康強則不足以端其具瞻之體而衰遲驕躁者祗見其日就瘝曠耳矣甚而僨事誤國則意外所不虞者臣猶有隱憂焉臣見兵部尚書其蓋所謂衰遲驕躁者臣請爲 皇上陳之項自其總督宣大以來過蒙 先帝特恩憫念邊臣之勞槩

以敘遷入總京營戎政庶幾亦欲休其足力譬如田獵之犬馬然以待用將來非徒爲彼養老計也比蒙

皇上簡任歷轉今官豈不以老馬識途曾亦更歷邊務或者熟知虜情而嘗試之哉然而精神日憊驕恣日生瞻拜 天顏則趨伏潦倒進退朝著則喘息倉忙承 旨則局促失常侍對則聰明皆憒此 皇上之所親見也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豈駑馬女子筋力骨勁賢於騏驥孟賁哉則年衰而氣倦者累之也其亦中材之資耳視騏驥孟賁遠甚跬步之內已力不勝任又安望其能折

衝千里哉况本兵具瞻無論中外臣庶四夷遝使朝
貢之間見其舉止狠狽有所旁觀竊笑謂不損 中
國之望而生叵測之心臣不敢信也此其不宜本兵
重任一矣虜酋俺答悔禍納款莫非 朝廷威福使
然然亦乘此爲羈縻之術以修內治何嘗恃之爲久
安計哉乃某則以此而藉口徼功於虜書問往來歲
時不絕彼亦以此德某而又見其典本兵也若曰一
切貢市有某在耳遂致玩視初盟曩者市約以春初
爲期以逾秋爲戒爲 國計慮至深遠也今聞七月
二十八日始入該鎮而又稱往西行迎佛莫之忌矣

當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不過申明撫賞務爲市恩
結納以滿其欲心而未嘗有先事預防臨事制馭之
策也臣愚無論其果否與河套諸虜救援西番仇殺
卽往返甘肅等地方皆中國內地而又秋高馬肥之
候借使老酋或能約束部落而漸此歲復一歲習以
爲常則將來意外之患何以弭之且貢市之議始於
某俺答亦知有某而已矣若又使之掌握本兵則恐
虜量 中國之謀臣謂無人也豈所以示夷狄哉臣
愚以爲不罷某則虜無畏心虜無畏心則款貢不足
恃也此其不宜本兵重任二矣貢市之議始於宣大

一鎭謂虜酋不納云不入犯且料俺答年老厭兵姑
與邊人暫與休息云爾此蓋一時操縱權宜非謂各
邊皆可視此爲長策也乃邇年來人情厭勞而幸安
思利而忘害一切沿邊將帥皆務爲投戈息肩之計
搖動耳目借口貢市以爲故事日圖覬幸欲效宣大
之所爲不知宣大原非得已虜有降心不予之恐無
以示信予之亦得以內修當時 廟堂長慮却顧亦
旣籌之熟矣乃今或借入犯爲乞貢或以虜掠爲輸
誠曰虜願如俺答稱臣也不知外盜虛名內實貫禍
將來互相倣效日漸偷安則將沿邊爲市而後已爾

豈 朝廷封貢初意哉今某旣典本兵將欲依邊臣
之請則恐復蹈和戎之戒而不敢爲不依則無以服
邊臣之心而不能爲臣愚以爲不罷某則事體不便
事體不便則日就曠瘝此其不宜本兵重任三矣
●上御極以來紀綱振肅吏治修明百司庶府靡不
洗心易慮以承 休德惟是武夫積習故多倖門竇
者有所不爲而不肖者則夤緣倖進之路未盡塞也
某蒞任之後未聞查一奸察一弊日擁其血肉之軀
若尸素然據臣所聞則有謂某陞轉由某囑託某起
用由某賄通者此猶曰風聞臣不敢妄有指實以啟

傷善類若把總任賢巳經提問而驟擬陞遷則巡按
御史之彈章可據矣指揮盛愈謙巳經廢棄而驟蒙
錄用則道路耳目之沸騰者日著矣夫大臣爲
天子進退人才勸懲將帥而使賢否混淆法紀蔑棄
如此猶謂其爲稱任乎此其不宜本兵重任四矣貢
市初議謂許貢之後毋得輒有增益如其虜心無饜
閉關謝絕而又歲遣大臣閱視各邊臣果實修舉內
治以憑勸懲曾不二三年虜欲漸肆其不能申布
朝廷恩威以堅守初約輒爲 請乞印信等四事原
議閱視大臣又未聞本兵奏 聞差遣當是時臣隱

忍不疏論列荷蒙 皇上俯納戒諭其與各邊將帥
及大臣閱視亦即奉 命而行臣之深憂過計爲
朝廷爲邊境非有所仇怨於其而爲之也乃其不自
引過毋深啣臣臣待罪南中叨役巡江兩經復 命
至京輒語人曰御史陳堂何不令其死於邊也夫扞
禦之臣死於封疆亦臣子分義古人矍鑠猶以馬革
裹尸爲願幸者其苟有志於古人即以身報 朝廷
世賞厚恩莫非其所分內而顧悻悻怨怒如此使
皇上耳目之臣將鉗口結舌而不得肆此豈 皇上
責成言官之意亦豈臣之所以塞責於 皇上者哉

臣聞大臣者以國家爲急以休休爲度若其祇爲其身
圖計耳安望其能容人也此其不宜本兵重任五矣
夫大臣責任與庶職不同非如小官下吏必有犯狀
挂于刑書而後謂之罪也苟有所循默無補即爲竊
位況其可指摘彰彰如是豈謂臣苛責之哉參照兵
部尚書其濫有才名謬膺顯秩年衰力憊旣無事
君盡禮之恭智短謀疎竊取因人成事之譽勇略不
足以制虜徒幸 朝廷之福以市恩明察不足以燭
奸漸售黠陝之權而罔利不知大體蔑視百官所當
議處以爲大臣進退之戒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

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其罷斥或恐重失虜情暫
當留用以防貢市之變亦乞 特賜改調別衙門必
不令與本兵然後可以肅吏治防外患而保治安於
無虞也再照人臣守一官則有一官之職任一事則
有一事之分督撫邊臣以禦邊爲事要在修明戰守
巡按御史以執法爲事要在釐革奸弊他非 朝廷
之所以責效於臣而亦非臣之所以自效者也頃見
邸報得讀遼東巡撫張學顏一疏爲虜酋分攻城堡
仰仗 天威防堵無虞乞 賜審處虜謀以尊 國
體以固邊防事大略謂土蠻犯邊挾要比照俺答事

例貢市其間處置得宜督戒明切眞可以聳聽聞而昭勸懲者及讀疏終有謂土蠻雄據漠北昔稱尊於西虜近見俺答受名王之號宜其日切垂涎使能歛兵境外遣使乞哀　朝廷憫其無知准其自首或亦不拒其來又謂土蠻自茲以後永不入犯容臣察其情狀果眞具奏　請定奪臣恐學顏微遠之意亦爲將來和戎之計而言未可知也幸而仰仗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首下該部卽以不宜輕許爲言然後部覆不敢違越臣愚猶過計者竊恐將來人情未息苟有再言東虜今已效順輒以貢市爲請則各邊轉相效

尤日惟和戎之望而不修戰守貽患非小耳又讀巡按御史李時成一疏爲遠夷歸順乞　賜俯從以固邊防以隆　聖化事據守巡洮泯道呈稱外夷邊遠生番擄去人口質當告要每歲貢馬三十匹許其和市臣愚謂守巡洮泯道等官轉呈之意卽遼東將士覬幸之故智也再乞　勑下該部詳加議覆仍厘天語丁寧諭各邊當事諸臣各守本分職業務以戰守爲永圖勿以和戎爲得策來則拒之去不窮追毋輕率啓釁而亦毋僥倖苟安毋嫁言邊士之情而陰行已智毋藉口宜大之例而自貽隱憂爲萬世之長策而不爲一時之暫謀使大小將卒曉然知　朝廷專閫自治之意如此則內益順治外益威嚴安攘大計或在於此矣臣本書生又生長南服不諳邊務偶有所見不敢不吐其愚伏惟　聖明裁察臣愚幸甚邊境幸甚

陳河道疏　　陳　堂光卿 秋火

臣惟當　今國家之所最急者治河是也河之通塞即漕之通塞如人身之喉然咽則不食而其要莫先於得人臣觀總理河道侍郎其數知其無能爲也臣請悉其治河之罔效所不堪重任者而熟數之於陛下之前試詳察焉夫其起自廢棄之間荷蒙　先帝使過之仁　陛下采菲之義加之任使則其之感恩效力宜何如者乃一切肆爲欺罔之計獵取虛聲凡可以炫耀耳目苟安一時者則雖非有利於　國家亦甘心而漫爲之頃因茶城淤塞　陛下洞燭其

姦窮詰而切責之兼之科臣論列如朱南雍如吳文佳者累歲交章莫能自解彼欲今而報茶城爲塞則今而以茶城爲通則自往歲秋九月間偶一衝央使自往歲秋七八月已然而未嘗聞之於　陛下欲於通往來而業已塞責於　陛下即其近日所　奏報臣知其智已窮而力已詘矣其議疏治茶城淤淺曰壽州衛頭幫糧船一百二十隻入口止於境山魚春梁二淺水滿三尺之處重者止剝米二百包計五十石則茶城今日之淺即其亦不能自掩矣況未必止於五十石使繼此者每船每幫皆如此般剝則無論

人力之困而歲月遷延夏不將至其何能支今閘漕艘鱗次淮上皆壅閼不行若於剝淺據稱正月初六日興工一面小河一面濬河乃今三月以來淤淺如故猶謂人夫取之三司椿草取之沿河全不費事者其將誰欺也其議修復境山閘座曰已備行徐州洪主事張登雲等嚴督徐州管河判官余國英等支領河道官銀采辦石料俱以齊足擇於正月興工隨以新運已到夫力有限暫且停止待運盡之日併力兩月可以告成則境山工役後時即其亦不能自掩矣夫自去秋茶城淤塞以來已有境山閘座之議其不

於此時併力修復乃延至新運已到而始借此爲詞不圖之於未然而欲文之於事後所謂采辦石料俱已齊足者又將誰欺也其議保護房村一帶隄岸止築遙隄掎灣之處似矣而又欲於黃鍾集之上暫分一枝經通舊河與陳孟口流合由符離集出小河口中間不言也里遠近工費多寡其利之與否臣不敢遙度輕議竊計房村一帶五百里遙隄業以爲築之難而守之亦難矣今又於黃鍾集之上再通一河將有隄乎無隄乎其築與守視房村一帶孰爲易乎且謂尋常之水則竟塞之是通之無益也異常之水則

隨分隨塞不知黃水卒至卽可臨時取辦旣輒能通又輒能塞乎目今茶城淤塞不能展一籌畫一策坐視以爲常有之事而聊取無所關係無所緊要之處挽塞虛文而謂其忠於所事臣不敢信也其議接窒子頭古堤欲暫免與築以省財力似矣乃境山至留城一帶選河東隄謂於夏間始調募人夫加築高厚則亦月擇一雖姑待來年然後已者之說也且謂其熟察河勢舊年黃河已陸分由陳孟口四分由秦溝河身將有棄茶城而入陳孟口之機則茶黃可無交會之淺此則其因循搪塞之情已畢露於此矣不圖

之於人事之當然而欲料之水勢之未然若曰茶城之淺可無深慮亦爾此豈謀　國者之言哉夫茶城以爲不能保其不淺且曰毎歲所以預待者不過如此也境山閘座則曰暫且停止也旁村隄岸則曰不必緊築也留城東隄則曰夏間始築也然則其亦可謂尸素矣又覆其勘報情詞皆支吾苟且以了目前之說今又杜門稱病者已三閱月矣諺曰千人所指不病且死況旣病哉臣待罪南臺去某所駐劄一千餘里未知其眞病與否借使託病則値此運事倥傯之時而付之無可奈何之計其智力之窮益可知已

病而眞實則　朝廷國家重任豈宜用之衰老羸弱之軀哉且某之才能　陛下業知其不可矣今日詰責明日策勵求之愈殷而效愈不至譬之駑駘服乘卽日事鞭策何益況其履任以來無一善狀河道領糧河南山東等處歲入不下二十萬金矣復欲盡括瓜儀淮安呂梁洪徐州等處額外商稅而盡輸之於其卒使下民愁嘆瓜州等處脚兵枵腹待斃非所以恤民情也淸口等閘原爲漕船今乃利在通商收稅無筭以至啓閉不常淮水橫溢高郵等州田地盡爲淹沒公賦不充非所以經國計也桃河公用以一指

十牌取各屬銀兩毎處不下千金半入橐槖至如起造泰山泰經等店亭疲斃夫匠所費千金祗爲浪遊觀美非所以惜民力也議建瓜州二閘座委州縣掌印官希其賠補卒之毎官毎州縣私派各色銀兩償費共三四千金外傍節省之名而官民內耗至通州諸知州因而致死非所以表下僚也不圖當務之急設議修築寶應月河計工程二三十萬兩强屬官估計止五六萬兩而又輕議巡按巡鹽各濟邊銀助費乃卒撓於勢不可行聚訟數月尋乃中罷僚屬笑之非所以通國體也三年考績　國家定制其後任日

淺例不准考而乃朦朧奏請　希圖廕子與古之不
爲子孫求恩澤者異矣非所以明公典也凡其所爲
皆誣罔欺詐平生故智略不改罔况今智巳窮力巳
屈閉門謝事於　國家何賴而顧戀忍不去之哉借
以爲河道重務此時巳急遽難得人臣愚以治河如
治病俟之旬月藥石不效其勢不得不更醫而治若
復拘泥則病勢日深後雖有扁鵲難爲力矣况彼巳
久不視事百務壅隔雖有其若無其哉參照總理河
道侍郎某本以踈庸謬躋華要高談濶論功不加於
一簣而妄擬前人朽質衰年行不掩其片言而欺罔

皆上視恭城若故事任意因循以商稅爲利媒惟圖
蠱瀾虛文塞責黷貨殃民所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
世者也伏乞　陛下憫念漕河大計　勑下吏工
二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其卽行罷斥另選才望
相應者推補督令兼程起任庶幾及時整理河務而
善後可圖　國計有賴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海防要務疏　　尹　瑾 大僕卿

竊惟廣東海洋浩渺寇盜靡常東起潮州西盡瓊廉
原設水寨以備防守在潮則有柘林在惠則有碣石
在廣則有南頭在高肇則有恩陽在雷則有白鴿門
在瓊則有白沙在廉則有烏兎烏兎近裁革矣而六
寨猶存給以官船領以分管總管船非不豫兵非不
備當事臣工非不殫心經理然或不能銷寇孽於未
萌而擒盜賊於卒至此其故何哉海洋廣濶其分布
難周也海澳險阻其巨艦易壞也信地空虛其姦宄
易乘也兵糧虛冒其軍旅未充也器具缺乏其急用
未濟也接濟潛通其盜源未塞也招撫緩師其兵威

未奮也督率乏人其查覈未嚴也臣生長海濱灼知
梗槩備員漳州曾涉海洋紀功廣東防海機務諳詢
詳悉今欲議行整刷臣有所知不敢隱默謹條陳海
防八事以效一得之愚伏乞　勑下兵部再議如果
臣言不謬併行廣東督酌採用則海防亦未必無小
補云

一量地廣狹以置船多寡夫各府封疆不同而各寨
廣狹亦異卽如南頭一寨東至大星西至廣海省城
門戸係焉原置寨船六十隻視諸寨獨多加之誠是

也太寮之船分爲信地三哨一巡佛堂門一巡大星一巡廣海分之誠是也但廣州地方遼遠哨探未周如船在佛堂門則佛堂門有備矣設寇由鷄公頭潛入新安恐佛堂門之兵未之知也船在大星則大星有備矣設寇由大鵬潛入大步屯恐大星之兵未之知也船在廣海則廣海有備矣設寇由十字門潛入香山由松栢門潛入新會恐廣海之兵未之知也南頭寨地方之曠遠類如此若柘林寨則東起柘林澳西至神前港其中大城蓬州海門靖海諸所在焉饒平澄海潮陽惠來諸縣在焉海之曠遠不減南頭而

寇之淵藪獨倍他寨南澳何爲賊巢河渡門號爲寇窟乃若寨船止四十隻與他寨同焉豈知自柘林以至神前千有餘里皆共信地哨船泊在柘林則柘林以下皆寇之乘虛而入境者也哨船移泊神前則神前以上皆寇之乘間而竊發者也近設南澳兵船可謂據險握樞一定而不可易者而河渡門乃商船往來之衝凡寇之搶船掠人接濟聚黨皆在於此即海寇林道乾回洋首泊其地明效大驗安可置而不講也白沙寨則統轄瓊州四圍皆海周環數千里清瀾諸所累被賊陷樂會諸縣曾遭寇殘賊衆我寡難敵

不敵又安能不坐失事機哉近以烏兎寨之設止爲廉州珠池乃行裁革而以船二十隻增入白沙寨夫白沙之船固增矣而復撥二十隻輪流看守海安兼哨珠池夫既哨珠池又安能守信地哉是白沙寨之船雖增猶未增也兼以崖州陵水萬州樂會抵連外洋使哨船弛備海寇突至其何以禦之至於碣石寨則東起甲子門西至平海所界在南頭柘林二寨之間白鴿門恩陽二寨亦東連南頭寨而抵白沙寨此三寨也地方稍狹策應有援雖各置船四十隻似難稱寡臣無論已而南頭柘林白沙三寨尚宜酌量海

澳添造官船務足分布港門毋致疎略而河渡門一港尤不可不增柘林之船以分布防禦者也寨船既增海澳鱗集即有海寇無罅可入又奚自而刼掠哉或謂添船添兵糧餉恐不足臣愚以爲不然廣東頻年大征山寇餉且足用今山寇俱已蕩平別無所費各營兵可以相機量減能減二營之兵即可以剩一寨之餉故不必增餉而餉自足也且海濱貧民倚海爲生饑不得食則潛出刼掠乃其故態若多置哨船則兇悍無藉者皆得投兵就食既爲兵必不爲寇又未必非潛消寇孽之微權也

一量海淺深以置船大小夫廣東六寨信地各有港門可以避風泊船但港門有淺深灣澳有險易港深而易泊者無論船隻大小皆可經劄若港門淺狹則利於小船而不利於大船耳大寨之中水深可泊者在南頭則有屯門佛堂門在柘林則有東山下河渡門在恩陽則有神電馬騮門港澳既深卽有颶風驟發船易入港用大船以禦敵誠爲上策若白鴿門信地惟北隘頭可以泊船其港亦淺兼以巡哨錦囊永安二所往來洋中俱有沙行大船恐未利也白沙寨信地惟清瀾可泊大船而白沙萬州諸港俱淺鬼叫

門亦有沙行大船恐難入也此二寨猶有可泊之地卒遇颶風壞船猶少至若碣石衛一寨殆又甚焉碣石信地惟白沙湖頗可泊船然湖中泥瀾湖尾淺狹僅可容十餘船耳以碣石衛則海石嵯岈船易衝磕以甲子門則港門甚淺船易涸頓一遇颶風入船不能入港累被覆溺夫以船之被風覆溺豈能遽爾造補而本寨之信地未免空虛惟其地之空虛也海寇倏至如入無人之境孰從而禦之故甲子門屢被寇刼竟無一兵與之較勝負焉非其兵之退怯敵之者無其船也今於碣石白沙白鴿門三寨須酌用三號

四號之船卒遇颶風可以入港灣泊其船常存則其威常振耳或謂三寨海寇要衝而小船不利於戰然與其必用大船而屢被衝破孰若多置小船而振耀兵威小船多卽與大船相當况所謂小船者非若小哨馬之類也惟其可以入港而已

一就寨修船以固守信地夫廣東海澳瀰漫寇盜匪測或乘機嘯聚或順風倏至若澳無兵船則縱橫刼掠接濟私投不旬日而聚黨跳梁強不可制伺兵船復集勢已無及惟澳有兵船則蜂屯蝟集棋布星列非獨外寇不敢犯卽內地有蓄異謀者亦將顧忌兵

威而不敢動此其勢使然耳先年六寨借用民船可暫不可久故信地空虛盜賊尤熾近改官船與福建事例相同船常在寨甚可經久但往歲寨船俱掣回省城脩整各寨信地並無船隻防守又何海寇之不結黨也南頭一寨附近省城掣之猶可言者柘林碣石二寨遠在東路恩陽白沙白鴿門三寨遠在西路順風俱有八九日之程若遇逆風卽一二月不能到計其脩理往來之期動經數月萬一寇至將何以禦之往往地方失事而無船克敵正坐此也今改議三年一脩亦計量及此耳臣愚以爲各寨之船宜在各

寨脩之餉三年亦不必掣也各寨俱有港澳俱可修船油釘藤麻之類隨處足用若防汛已畢即可就近修理何必掣回省城惟白沙一寨屬在瓊州瓊州無桅而省城之桅難以過海勢必回省替換耳若白沙寨船隻間有一二壞桅者方許駕回省城換桅脩理或回至恩陽附近更換苟非桅壞不必回省夫各寨之船旣不離信地則沿海之澳不至空虛矣

一查革虛冒以振飭軍旅照得廣東寨船大號者兵七十名二號者兵六十名三號者兵五十名四號者兵四十名哨馬則二十五名兵有多寡隨船有大小

也陸兵可以駕船禦敵而已乃將領有嗜利者每船虛兵三四名哨官見將領之虛冒亦欲虛兵二三名藉口於紙筆使用之費捕盜[illegible]哨官之虛冒亦欲虛兵一二名藉口於香燈燂船之需又以跟隨人役冒頂兵餉招募老弱尅減月粮彼此扶同互相欺隱海上遼濶孰從而知之或司道點閱則顧人應答或掣名不到則假托私逃計一船之兵十分已虛其二而實在駕船者幾何人哉計實在之兵老弱將居其半而奮勇禦敵者又幾何人哉夫兵已虛矣老弱已雜處矣又於無事之時各兵登岸過半船上看守乏人或颶風驟發無兵護船船必破壞或海寇突至無兵應敵敵必縱橫故兵船之懦弱而不振凡以其虛冒使然耳今宜責任守廵及海防官督理本府兵船嘗至海旁查覈嚴禁虛冒使兵皆足數揀汰老弱貨兵皆勇壯或有逃亡事故限一日內申明扣餉召人補額毋得隱匿支粮如果有香燈燂船等項費用雖明白議處亦無不可惟虛冒則不可耳船泊在澳不許各兵登岸偷閑爲將官者亦無得身先登岸以爲人望近日撫按諸臣已屢行申飭但恐海上虛兵乃其故態如再有前弊許撫按查叅重處則將領畏法而

兵不虛冒矣

一預置器具以防備急用夫船以槓椇爲主槓椇鐵則船壞而無用兵以戎器爲衛戎器缺則兵怯而無成故必槓椇完固而後爲完船也戎器充足而後爲強兵也六寨船隻槓椇一年一小脩三年一大脩已爲定例但海洋不測一時颶風驟發船不及入港槓椇損壞亦常事耳如偶折桅柁則船不能駕撑損失椗纜則船不能灣泊關係非細故也捕盜無銀脩理姑將船隻收泊港內不敢出洋實無如之何不得已兵將和同私減兵數冒支月餉銀兩徐而脩之此適

弊也方其末之俻船泊港中不堪督駕兵數不足不
堪禦敵忽有盜賊束手無策有船與無船同耳今於
各船槓椇果係被風損壞而哨捕人員原無僂欺冒
破情弊海防官宜即查明缺則補之毋徒棄船港中
置於無用之地若所費不多則量出官銀與之脩理
不必拘小脩大脩之例或有船隻被風打破亦宜速
行造補以免信地空虚海洋鹹水船易生蛆螃板必
爛將官尤宜按月朔望潮汐之期責令捕兵將船燂
洗庶乎船可堅固而駕撑久長至於軍器火藥隨船
大小支給多寡各有定數然須多置預備然後兵將

有所恃而無恐又宜令捕兵不時點檢毋致濕爛洋
中放銃爆破亦兵家常事其銃砲或有爆裂即當查
換其火藥或有缺用即當支給但新造銃砲之時須
鑿記年月分別官物以防私換耳

一嚴禁接濟以杜絕寇源照得海寇所賴者船也船
上所賴者槓椇兵器也彼海邊刼掠不過布帛米穀
而已擄人取贖而已至於船上器具杉椗硝磺之類
皆船所急用焉得而有之惟海邊姦民潛與相通利
其財物賤貨而價倍則以兵器通槓椇通故賊船得
術理而通寇倖偷生耳若各有司地方嚴加禁革毋
致接濟之貨得以下船各澳兵船嚴加廵緝毋致接
濟之船得以出海則海上無一年不脩之船亦無半
年不換之槓椇桅柁折則船爲虛器風篷爛則寸步
難移此船已棄之無用矣船隻以漸而散固其勢使
然也語云海邊無接濟則海上無姦細正謂此耳或
謂海邊生民商販捕魚無日不出海兵器槓椇亦其
護船之物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焉得而知之又焉得
而禁之但接濟者能出没海洋而不能隱其往來之
迹能欺瞞官府而不能欺其隣里之人如其貨將何
往船將何之雖三尺童子能辨之但鄉隣徇情而不

欲言或畏禍而不敢言耳官府果能設法禁戢有出
首得實不惜重賞隣里容隱嚴加重治則其視吾身
之利害又有甚於視鄉人之利害其事未有不發露
者也

一嚴禁招撫以奮揚兵威夫所謂撫者撫其黨而散
之也渠魁殲决禍根芟夷徐而撫其脅從殘黨散歸
綱係撫之誠是也非謂聽其聚黨而雄據一方也往
歲廣東寇盜叢興烽火旁午有司懼吾兵之弛而無
與犄鬬故從權而撫之據險聚黨負固不散陽稱效
順陰出刼掠其爲害猶故也即如林道乾向已就撫

矣據河渡門以爲巢聚黨數千以爲威或遇烏船販鹽則每船取銀四五十兩名爲買水或遇白船捕魚則每船納銀七八兩名爲抽稅百姓以其既撫而畏禍不敢言官司以其既招而隱忍不肯發猶癰疽積毒久則必潰致貽今日之禍耳非特林道乾爲然就招之寇皆然也撫而復叛叛而復撫海濱頑民又何憚而不投賊也廣東之有海寇正坐此弊耳夫海寇易發其會易滅海寇難擒其實難久蓋海洋廣濶萬里渺茫惟其與兵爭勝負可一鼓而擒之耳若避兵開洋任風飄蕩賊船可往兵船亦

可往故曰擒海寇難也使兵船聯絡而海澳不空虛巡哨嚴整而哨兵不懦弱來則擊之毋令其登岸得以刼掠見則追之毋令其灣泊得以接濟在此既無所掠在彼又無所容船壞而不能脩食乏而不能繼海洋飄泊將何所之非圖外之遠逃必海中之殲滅而已又何必招撫爲也

一專任海防以嚴戢軍務夫將官之統兵海上也虛兵冒餉苟且偷安乃其積習若無以查覈親督則海洋之欺隱何由悉達兵將之利病何由周知總兵衙門間嘗差遣旗牌等官去寨振飭但彼輩皆嗜利者流得厚賂則回稱兵將精強不如願者則爲言兵將廢弛徒恣科斂無裨實用甚哉哨官之不可遣也整飭之寄原在司道而專理之職當在海防司道一方重寄難以屢出海濱惟同知職任海防可以常巡邊海且其出身科目廉恥之節向上之心乃其素所蓄積若海防官實心任事不以別委分其心嘗在海旁駐劄親身督理則海寇卒至必不敢退遁觀望分布巡哨必不敢潛住港澳船上之兵必不敢登岸偷閑哨兵之數必不敢虛名冒餉船隻破爛可即查申造補槓棋損壞可即驗明替換兵器不足可即查數支

給哨兵逃亡可即扣募頂補北風汛發必率兵以防北南風汛發必率兵以防南老弱者無所容梭濟者有所憚又何患兵威之不振也故撫按當責成於司道而司道當責成於海防若海防果能常住海邊振勵軍旅地方輯寧歲終優叙以酬其勞則人懷奮勵而海洋有賴矣

勸講　聖學疏　卌一　楊起元　吏部侍郎

爲敬陳脩實之要以崇　聖德以應　天心事昔人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由太虛有天之名而顧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脩其實者非遠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得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天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心亦惟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道者　宮殿頻災夷虜交警皆　天心仁愛之實也　皇上處此安能不應以實哉脩實之道人人言之矣如　大禮當以時舉　大工當以和省威不可弛也而不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路當開遺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脩者也然臣以爲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難惟慮　聖心未嘗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以致虛之說爲　獻得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二十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不祗肅承懽　聖母罔不齋慄郵民隱則不愛　祈儲遇雩旱則不難　步禱如此　聖德雖使堯舜處此安能遠過是孰爲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不以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指齊宣不忍一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時百

姓識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之而不得吾心孟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子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自識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於理道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臣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博矣恭聞　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限之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限則厭而輟也固宜倘以此聰明而求識　聖心是以無窮求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輟耶方今　廷臣皆蒙　道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上儻有意於斯道臣下必羣起而敬應矣且以孔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立遞至七十乃不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　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之大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臣願　皇上時御便殿親蒞儒臣假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虞之際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誼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近述惟以求識乎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學以

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　皇上之大聰明肯少留意
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之後自然與　天同運矣
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天大德也獨歸之堯
皇上一得此心而與　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
時萬世之福也此臣惓惓願　皇上之學以求識此
心也後世稱堯舜之高行能抵璧於山投珠於海夫
貨寶人情之所戀也而堯舜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
堯舜爲之乃易易者也何也吾之眞心乃爲眞寶而
世上有形之寳乃贋寳也堯舜得眞寳而棄贋寳何
難之有故心者萬行之所從出也方今災害並至

明主恐懼於上羣臣脩省於下莫不思以實應　天
而臣獨以學問爲言近於迂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
其君以天人之際之可畏亦惟强勉乎學問而萬世
未嘗以爲迂臣雖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强
勉之學問而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
心者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
也故應　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食芹而
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爲至忠夫芹也而
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　恩作養讀
中秘書歷清班遷晉卿秩則其分加於野人臣少
受父訓壯習師傳惟此學問易知簡能則其美亦自
諒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爲獻矣伏惟　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鑒臣朴忠而少加之意幸甚

乞停取麒麟疏　　王學曾侍御

臣近接邸報仰見　皇上之意不過以麟爲瑞物向
來未見今止欲一見似於　聖德無妨也臣復
何言但捧誦　綸音一則曰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
官如何不奏一則曰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
耳臣請自　皇上之所謂聞者願　皇上之愼其所
聞而益進於所未聞也請自　皇上之所欲見者願
皇上之端其所見而益進於所未見也臣聞四方
災異水旱盜賊日以奏　聞此撫按事也矧麟之爲
靈昭昭也既產於　盛世撫按敢不以奏　聞哉但

竊聞此麟產於光山托生於牛腹即斃於久日旋產
而旋斃則祥者亦爲不祥矣祥而不祥撫按將以何
者上　聞哉撫按既未嘗奏　聞不知　皇上之所
聞者果聞之三四輔臣乎抑聞之部院大臣乎抑亦
聞之臺諫言官乎夫三四輔臣未有聞部院大臣未
有聞臺諫言官未有聞　皇上深居九重雖聰明天
縱何由即聞產於河南乎臣遠在南都雖不知其所
自但以臣意揣之無亦左右小臣以奇怪取悅
聖心多方差人訪求於外或傳聞于道路或收買于
繪圖務爲誑惑計耳若此者非　皇上之所宜聞也

此端一開日漬月淫將來乘間竊發滑開於　皇上
曰某省出有某物某地產有某瑞可着禮部上啓取
之又其甚者則必曰聞文臣某人可用可着吏部上
啓轉之聞某項錢糧可用可着戶部上啓進之聞武
臣某人可用可着兵部上啓轉之聞某人問某重辟
可着刑部上啓釋之聞某處尚堪脩造可着工部上
啓造之聞某處某官可逮可着錦衣衛上啓逮之
皇上將惟其言而聽之可乎否乎天下萬世謂　皇
上爲何如主乎臣竊謂　皇上英明獨斷雖不可無
而從中傳　旨猶不可有此關于理亂安危之幾匪

細故也誠所謂始于微而成于著者也易曰履霜堅
冰至正此謂耳矧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
聲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北虜驕橫士卒困苦呻
吟嗟怨之狀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孤臣寡婦煢
獨哀哀哭泣悲嗟之情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
宗室貧窮飢餓弗給愁苦淒涼之態　皇上猶有未
及聞者乎諸如此類左右不以聞而以甕麟聞誠非
忠於　皇上者也故臣願　皇上之慎其所聞而進
於其所未聞者誠以此夫所謂罷瑞獻者豈徒曰罷
之云乎哉乃其心則不欲見者也苟心欲見之則胡

可言罷亦胡可言知臣嘗鏡之古矣周武王却旅獒
漢文帝却千里馬漢光武却寶劍唐太宗却名鷹此
皆聖主賢君不以異物爲貴誠却之而不欲見之者
垂之後世遂爲美談　皇上德邁周武而陋漢唐于
不足言者何爲既知宜罷而復欲見之乎又嘗鏡之
今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蘄州進竹簟則却之
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
太原歲進蒲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可口腹累人　世宗皇帝即位
之初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于嗜好是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　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
之基者其好尚恒端舉動恒慎典則具存是固　聖
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　皇上御極年來
盛德大業光昭　祖宗臣於以前仰承　德意一
疏已經敍誦茲不敢多贅矣　皇上今日爲一甕麟
之故必欲一見令撫按官上啓進來似此　二祖之
盛德不無少損乎假使其麟至今尚存　皇上必欲
一見然產在遠方臣猶以爲不可矧麟已斃多時其
形枯槁不堪進於　丹陛之前亦明矣或者左右小
臣以爲此希異之物不可不見或誑以爲其麟尚存

也遂皷慼　聖聰而必令撫按進之乎撫按聞　命
徬徨無措則責之道府道府聞　命徬徨無措則責
之州縣州縣下吏徬徨無措又不知何如而後可應
皇上之命也其中道途之費用解官之科索驛遞
之騷擾恐又有不堪言者當此物力凋疲之際軍民
困苦之時兩河報災比他省尤甚　皇上惓惓以軫
恤小民為念何苦為此無益之舉動而勞民動衆為
也至於老稚啼號之聲士卒呻吟之狀孤嫠哭泣之
情　貧宗愁苦之態　皇上果欲見之否耶臣愚以
為推此一念欲見異物之心而廣之于所未見斯為

大聖人之聰明耳　皇上睿哲既知罷瑞獻之為是
此正杜將來貢獻之漸也今必欲一見而不盡罷之
則傳之四方咸以為槃麟且見之况生者乎况出於
槃麟之外者乎將來聞風而進獻者接踵至也書之
史冊寧不為　盛德一累哉昔舜造漆器諫者七人
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槁麟之取寧忍於不
諫耶臣雖不敢以舜臣自待而實不忍不以虞舜望
皇上也伏乞　皇上俯察臣言收回　成命速為
停止仍乞　皇上自今以往不邇聲色紛惟其始不
啓玩好久而勿替不闘亦式常存布衣祈禱之心不
見是圖永堅傳槩減造之節移此念以接賢人君子
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移此念以就　日講經
筵則所聞皆正典所見皆王謨至於內臣之語有益
身心者始聽之凡涉于嗜欲者必斥之一切從中傳
奉　旨諭倍加詳愼毋啟邪萌如是則　皇上之盛
德格　天駿業亘古不數年間必有麒麟遊苑鳳凰
儀庭以應　聖明之瑞者矣區區遠方一槁麟奚足
美哉

敬陳法祖切要疏　　王學曾光祿丞

臣謬待罪留臺以言獲譴伏蒙　皇上優容抜置今職仰荷　皇上高厚之恩雖捐軀何能爲報倘値國家無事共際昇平臣亦可以相安於無言矣今何時也逆賊倡亂於寧夏勾虜內援倭奴雄據于朝鮮志圖內犯民窮盜起十室九空募船招兵人心騷動勢如累卵機若潰防正　主憂臣辱之時豈樂樂怠敖之日謬者大小九卿諸臣計無所出共疏恭請
皇上視朝勤講臣亦逐隊列名上請　皇上留中不報猶然　端拱深宮中外傳聞咸謂　皇上聖明無

恙只欲法　祖靜攝耳臣愚以爲靜攝于太平之日然且不可而可靜攝于多事之際乎軍國鉅務機密重情非面與臣工商確則不能盡而萬一輕洩必且害成如往日全城塗僇之言可監也況　皇祖盛德大業嘉言善行其所當法者尙多獨晩年靜攝玄修一事未免爲聖德之累其後亦有輸臺之悔
皇上春秋鼎盛聰明仁孝正可以爲堯舜之主也不法此而法彼何耶臣旦夕思維徒憂無益仰就
皇上法祖一念請以　皇明祖訓中摘其切要所當法而爲今日之急務者敬爲　皇上陳之乞
皇上少寛斧鉞之誅試一垂覽焉夫　皇明祖訓乃
太祖高皇帝貽謀家法誠國家萬世之成規　聖子
神孫所當遵承者舍此不法更誰法乎一曰敬天其首章之要有曰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能永受
天之眷顧若生怠慢禍必加焉可不畏哉此我
太祖祈天永命之道也夫天子者天之子也爲天子而不克敬天是爲子而不敬其父也可乎哉邇者天災地怪層見疊出甚則假逆賊倭奴以示儆戒未必非天心之仁愛也　皇上一切視爲常事不加修省

以回天意且匹婦含寃三年不雨年來聞所選宮人多被杖斃付之煨燼此道路傳聞之言未敢盡信萬一有之或者上干天和未可知也豈所以畏天命乎二曰享祀其嚴祭祀之要有曰凡禮天地祭社稷享
宗廟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故祭祀之時皆當極其精誠不可少有怠慢其風雲雷雨師山川等神亦必敬愼自祭勿遣官代祀此我　太祖禮神敬祖之道也夫風雲雷雨諸神且猶不可代祀況　祖宗者
皇上之祖宗也致其誠心惟敬與孝以　皇上之祖
宗而使臣下得以代祭可乎哉邇來毋論天地社稷

諸神　皇上未親致祭即　太廟一享自去年孟夏
躬祀迄今一年餘矣屆期傳　旨稱疾遣官夫遣散
莫大乎廢祀虧孝莫大乎瀆神廢祀瀆神豈所以格
有廟乎三曰保身其持守之要有曰凡吾平日持身
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
自縱之權妃嬪無寵恣之專幸此我　太祖正心保
身之道也夫　陛下一身廼天地所篤厚之身　祖
宗所付託之身　兩宮所倚賴之身四海生靈所仰
望之身也所繫何重也邇聞　正宮日疎貴妃日狎
酣飲流連夜以繼日起居失常喜怒無節精神耗損

莫此爲甚此自古荒淫之君廼有之豈　皇上必不
至此萬一人言不虛是浮慕靜攝之名內鮮調攝之
實豈所以保　聖躬乎四曰公聽其持守之要有曰
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當施行一官之語未可以爲
必然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朝無偏聽
之弊權謀與決皆出於己以故　太祖高皇帝每遇
大政悉從府部官面奏區處又召近臣如學士詹同
給事中吳去疾等相與講明此我　太祖留心決政
之道也近來一切章奏輔臣票擬祇聞內臣傳說不
得面陳所見府部諸臣亦不得面奏區處或　旨由

中出莫敢執奏他如總督魏學曾之逮械閩主事于允
入之言又如侍郎韓世能之恩廕南京通政使楊廷
相之徑留湖廣僉事管志道罷任皆不由廷議不依
部覆而從中徑批徒駭觀聽且啓倖門者也豈所以
一政體乎五曰勤政其持守之要有曰察情觀變慮
患防危如履淵冰心膽爲之不寧晚朝畢而入清晨
星存而出此我　太祖憂勤勵行之道也夫自古人
君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矧好逸惡勞人之
情也　皇上朝　主勞而臣亦勞　皇上不朝　主
逸而臣亦逸爲臣子者亦豈不好逸而貽　皇上于

勞哉顧念　主臣俱逸名爲上下偷安　主臣習勞
方爲勵精圖治而況一時之勞固天下之逸一時之
舉動固遠人觀望之所關也臣自去春入都門止於
五月十三日恭覩　皇上御朝一次迄今年餘視朝
則久廢矣經筵則久曠矣親宦官宮妾之日多接賢
士大夫之時杳乎無聞矣豈所以語勵精乎六曰納
言其慎國政之要有曰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
而通下情也以故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
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時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

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
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
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此我　太祖虛懷止輦之道也邇來言及　秉輿則
一槩留中間從斥譴謫者臺諫諸臣如孟養浩張棟
鍾羽正李獻可等止因豫敎一事杖者杖斥者斥臺
諫一空見者寒心是使臣下獲直諫之名而
皇上蒙拒諫之失耳又如近者吏部推陞鄒元標姜
應麟孫如法王麟趾何選李楙檜等亦寢而不報豈
所以旌直臣而開言路乎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

家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
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達此患之大者此言誠爲痛切
皇上其試思之七曰知人其首章之要有曰人之姦
良固爲難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
誤國自此始此我　太祖愼於用舍之道也夫知人
則哲惟帝其難自古歎之矣大都秉正而公論所與
卽爲良枽媚而公論所棄卽爲姦也邇來如原任大
學士王家屛立朝正直不阿私人侃侃讜論匡扶君
德非公論所歸乎止以一言不合竟聽其去舉朝惜
之矣如禮部尚書李長春職司典禮與時浮沉臣未

暇指摘其他以傷雅道卽如　建儲大典雖有　成
命此去明春爲時幾何旣不及時預請舉行以定
國本又不審己量力以決引退言者屢屢終日杜門
非公論所棄乎聞屬官亦有竊笑其無去志而以前
事開示之者　皇上不令其去而反慰留之國家焉
用若人爲哉舉動如此無怪乎大學士王錫爵之屢
疏而辭雖有烏鳥私情恐亦見幾明決也豈所以語
任人乎八曰馭下其內官之要有曰各監官職各有
職掌不過　內府飲食常用之物並不干預他事此
我　太祖謹御近侍之道也夫內臣日侍　皇上最

爲親近貴有恩以畜之威以肅之庶幾不懷怨而亦
不生事耳邇聞日逐羞膳俱責令貽辦本衙門每月
折膳銀肆百餘兩俱貯寄寺庫年終類進夫以萬方
惟正之供而置爲　內庭贅積以　九重玉食之奉
而寄於暬御細人各監職務聞多收攬甚則稍不如
意怒而撻之殞命于杖嘖有怨言蕭墻之禍臣竊憂
之豈所以淸宮禁乎凡此　祖訓格言皆　皇上所
當法而又未見其能法者　太祖在天之靈將謂
皇上爲何如主乎　皇祖在天之靈何樂　皇上獨
法此乎伏乞　皇上將　祖訓一書常置目前遠法

太祖之貽謀近法　皇祖之懿行存敬畏以承天戒
躬祭祀以格　祖宗慎喜怒以養天和節酒色以防
逸慾時起居以葆　聖躬復朝講以親正人公聽納
以清政本發章奏以防壅蔽錄直臣以廣言路審用
舍以辨人材宥細眚以謹防微不竭物以充欲務散
殖以聚民不朝令而夕改務持信以馭下至於督臣
魏學曾功多罪少賊多兵少情委可原宜從輿論而
速免其逮問督臣葉夢熊忠誠任事惟知有國不知
有身宜重事權而勿責效旦夕灌城坐困功成有日
胡不再宣　諭令城中縛逆首宥脅從以活此十萬

生靈若不應則請益兵益餉以守之未有不收此釜
中之魚也倭奴兇狡最忌浙兵胡不及時多募于浙
并訪求原任總兵戚繼光部下名將責令操練分布
要地出李材于獄令立功自贖明示賞罰以責其成
功庶於防倭有備耳此皆救時之急而出于　祖訓
之外者也昔唐臣陸贄有曰凡克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又嘗勸德宗下詔罪
己因曰知過非難改過為難令赦文至精止于知過
尤願聖慮更思所難元儒目宣公精忠厚德可為人
臣之式者今之時勢雖未至如唐之甚然哱拜劉東
暘關白諸賊奴亦無甚異于朱泚李懷光輩也仍望
皇上速降省躬之　詔下罪己之言與臣工更始使
耳目一新仍　諭當事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
共濟時艱庶幾上下之情流通而不閒隔如是而天
變不回人心不一逆賊不平倭警不息臣未之信也
臣所言者極知多觸諱忌然竊忖平生所學平日自
盟謂何而忍於緘默以負　皇上儻蒙垂納而用臣
之言　宗社幸甚四海生靈幸甚臣愚幸甚若不用
而罪臣之身臣死且甘之矣臣無任惶恐待
命之至

懇乞聖明虛心疏　　王學曾光祿丞
臣等連日竊見在廷諸臣皆以　冊立一事紛紛建
言屢瀆　聖聰致犀　聖怒咋讀　聖諭惓惓稍寬
朱維京王如堅二臣之罪而猶似以　新命既頒難
於挽回知　皇上因此一事焦勞已極大小臣工各
欲殫愚畢慮以備　聖明採擇臣等俱爲寺臣昔在
臺班皆有耳目之寄而臣杰起于田野臣學曾桜于
罪逐荷錄用之恩豈容默默而已乎臣等繹思建儲
重嫡以防僭竊　皇上之恪遵是矣然　累朝多立
長未聞以待嫡而遂稽　大典也未聞以　元子待

嫡年至十二齡而猶未立也又未聞　御位已二十
一年而猶未立也又未聞以　元子待嫡權且　封
王以俟也夫　祖宗列聖家法相傳昭如日星豈慮
不及此而何爲　早立　元子乎　皇上待嫡一念
至公至仁寧稽　元子出閣之期而遲以數年不爲
不久矣豈又欲待數年而後立乎立則恐　中宮有
出不立則　元子已長宜乎　皇上之有所未安于
心也乃今　諭旨已曉然矣而禮臣猶未奉行諸臣
相繼爭執　皇上何不深思其故乎臣等非不知
聖心之無他也非不知　中宮之無恙也又非不知

權且　封王將來可以待嫡而又無礙于　立長也
不知　元子與衆實難强同　冊立與　分封自當
兼舉有　冊立而後有　分封分封之制乃　冊立
之餘也是端其本而及其餘也夫禮有輕有重　立
長爲重則待嫡爲輕孟子論禮而以寸木岑樓較本
與末若舍　冊立之大典而創分封之暫規是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也以權且遷就之說而欲强天下臣
民之從　皇上以爲可乎不可乎宋臣胡銓有云非
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以
元子而封王雖曰權且恐揆諸　典制萬無是理且

從此年年待嫡年年無　冊立之期恐諸臣之年年
煩瀆未已也　皇上以爲可乎不可乎　皇上英明
天縱高出千古孜孜化理事事可法若　新旨堅不
可回則將來　聖子神孫皆將曰立嫡以遵　祖訓
必皆有嫡而後可立若　元子衆子雖長必皆援暫
且封王之例是以　皇上創行之制亦猶夫　祖訓
也　皇上以爲可乎不可乎洪武朝有給事中卓敬
因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　太子者乃曰宮中　朝
廷視效紀綱攸先今　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
使尊卑無序將何以令天下　上笑曰此言良是吾

慮未及此耳今若一併〃封王則雖稍別等威其勢必至于此將來隱憂蓋有不忍言者矣 皇上以爲可乎不可乎臣等日夜思維豈能妄爲一說以滋煩瀆惟冀 皇上虛心 法祖早集 廷議而于一併封王之 旨似不得不收回以决 大計以端大本易曰觀會通以行典禮臣等翹望 皇上于此一舉必有大慰天下臣民之心者又何幸躬逢其盛哉臣等干冐 宸嚴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

辯曲直存公道疏

劉景辰 御史

臣惟天之生人初無二類內臣外臣莫非同胞外臣自負儒流而鄙夷內臣者過也內臣自恃切近而凌轄外臣者亦過也而況 人主統一人羣無內無外皆是臣子善善惡惡貴在持平安可操有成心以伸抑於其間乎故漢臣諸葛亮之表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善哉言也頃者知縣吳宗堯訐奏內官陳增貪殘一時百官咸謂 皇上覽奏陳增必且得罪不謂 旨下增無恙而宗堯反蒙切責矣衆方駭愕臣獨曰中使淩雲有司自開礦來已

然矣宗堯得免斥逐即切責亦 主恩也臣安敢諫也既而撫臣尹應元疏至一時百官咸謂 皇上覽奏宗堯必且見直不謂 旨下增亦無恙而宗堯又蒙褫斥矣衆益駭愕臣獨曰 朝廷不信撫按自開礦來已然矣宗堯得免究罪即褫職亦 主恩也臣何敢諫也及陳增之疏再至而宗堯又蒙逮矣臣乃拊心曰噫 皇上之待外臣一至此極乎臣待罪言路不諫何時也敢披肝膽爲 皇上解之宗堯書生初得一官其父母妻子之所期望其所自期望者必不在犯一內官以要風力之名已也而乃不能忍隱

以鬪猛虎或者有激於陳增之過不可堪故諸不暇顧而為此乎增之過端臣不敢以宗堯所訐為實只以增疏論之驛官之阜卒縣官所得治也縣官因告發責四阜卒為公務僉一櫃頭而開礦內臣輒行文戒飭之夫戒飭者文移到日應戒官小帽青衣蒲伏公庭以受責辱此賤胥小吏所不能卄也中使雖貴內外官不相為統如內監諸衙門與在京諸衙門事務相關者亦多未聞九卿大臣敢以非禮加一小臣者尊　主宜然也增乃擅辱　皇上之縣官乎待縣官如此小民可知章奏如此行事可知謂罪獨在宗

堯臣不敢云然也然官者　朝廷之官非宗堯生而有也　皇上即以撓礦怒宗堯逐之足矣何必逮乎若謂增之參宗堯事屬贓私然宗堯之參增獨無贓私乎在外臣則逮問在內臣則留用臣竊謂　聖王過于分別矣凡人家僮僕在外生事常慮主人翁知之有告主人翁而逢其怒則從此無敢告僮僕益無忌矣宗堯未奏之先增或貪縱尚畏　皇上知也今而後不畏　皇上知矣一增得志為增者必多流毒閭閻流毒縉紳而　國家之元氣傷矣漢唐之季是也然漢唐諸常侍先禍臣民次及國家究竟諸人誰

得善後大凡內外之勢得其平則相安而可久偏重則反受重之害宗堯與增之事交訐未判臣謂准供職則皆當准供職不失為藏納之仁欲逮問則皆從逮問不失為覆盆之義若欲仁義並行乎乞姑放宗堯回籍陳增亦令還京以待查勘定奪其勘也先據二臣原奏再取里甲情詞証之以見虛實如增藉礦害民民必不為增隱若宗堯有入已之贓民亦豈為宗堯諱乎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皇上准令查勘庶幾天視天聽而平平之道得矣臣職在言官睹此　國政失平

義難隱默冒死以陳惟　皇上垂察

訓練軍務以備緩急疏　　劉景辰 御史

臣惟方今海波翻揚寇烽時警民窮盜發邊腹可虞朝廷之虛懷而求臣工之畢智而議者非强兵與足食哉然兵每憂其不多而食恒患其太冗當今之日欲不益餉而可以强兵者止有練土兵一策何則民壯稍有錢糧軍士舊有月糧食不外索而足也但其說不啻三令五申矣卒未聞何處訓練有方土兵足賴者則以法令不明而責成不專也臣請先言廢弛之狀而後及所以振作之法夫倭與虜亦人類也非能羽而飛爪而搏也然我兵談倭與虜自分不敵卒

然相遇不戰自潰者其技相懸也虜之矢倭之刀倚之求食猶鎡基也其器已極精良且童而習之人盡其術矣不虛發刀不虛擊中國之兵則不然召募之衆朝遊市井暮即戎行民壯服役公庭忘其爲兵矣至於衛所猶壓飯塗羹也紈袴之夫無意上進目不涉韜鈐手不嫺弓矢騎步之卒挽裂膺之弓挾不鏃之矢鉛刀葉甲皆是也歲食不貲如委之壑耳以此當敵必不勝之數也假令器良藝精人有所恃什五並進彼此爲援何至喪氣若此哉常情談虎變色馮婦見而攘臂者有恃然也昔戚繼光總兵廣東臣見其日履行陣躬督教習標下之士如貔如虎時偏承卒士皆枝痒其南殲倭北遏虜非天幸也今之練兵者有是乎所謂法令不明者人情安於玩愒久弛而乍張則駭彼縱而此操則怨臣謂須部定訓練外軍之法行于天下俾知事由令甲非上官故以苦我條件犂然上下循守然後變故無由生所謂責成不專者兵備舊有專官今併員於巡道刑名官吏之務一埤遺之又且序俸而擬陟其視練兵之事可循套了也臣愚以爲兵備即不另設而業是官者與論是官者皆當以兵事爲重將校之材品非狎習則不能深

知毋以親近爲褻尊技藝之優劣非心解則不能鑑別毋以講究爲失體日省月試所以淬礪毋憚煩也信賞必罰所以勸懲毋避怨也兩臺薦舉方面必廉其恩威並著簡練有法者保奏陞銜久任以爲開府之儲匪是者彈治之然後練兵之效可臻至於訓練之法常操之外歲一再大閱先集所屬材官如武舉三試之毋偏重文義必參前後短長以定低昂凡衛通爲一榜凡所通爲一榜內分上中下等上考者各加半支俸中考者本分支俸下考者減半支俸連二下考者降職一級支新降職半俸其軍士先用程力

石科其强弱丁者減半食充火兵願以壯丁代者聽
其中等以上人揀一技壓幹勇力者令爲籐筅手爲
長鎗手便捷輕利者爲刀牌手平常者爲釵鈀手爲
銃手而弓矢則通用之短刀則通帶之十夫有長積
什爲隊積隊爲哨其統衆材官惟上考者得用一隊
之中其技同一哨之中其技備同則臨陣便於督戰
備則制敵得以兼資廣募精技之士厚其廩餼分將
隊爲師教成則重賞而用於幕下其州縣之民壯快
手與捕盜之總小甲巡司之弓兵亦照此教之教之
數月軍民一體比試先程力次試所專之技三校裁

射亦然三試之短長以上下其食損此益彼强者望
過弱者勿及此鼓舞激勸之道也獎賞之費量請軍
餉實過從實開報其一應軍器皆官造成散給務極
精良利用人鐫姓名其上以便點查每年給銀繕理
如仍前朽敝不堪者革糧究罪一什之內有二人犯
之則罪逮什長一隊之內有二什犯之則罪連隊長
所發器械常精有裨實用訓練既久人人知兵賊入
本境用以戰守賊在鄰境用以應援臨調給與行糧
回衛即止不益斗粟而天下可得勝兵數十萬矣然
調遣不出兵憲之轄內毋遠差別道令有非分之怨

也其召募客兵雖練於豢遊兵憲以時稽察毋俾媮
惰毋俾虛冒亦閱視之遺意也雖法久而敝難保日
後之不復廢弛然一番振作則一番精明際此多警
之秋及時振作精明先聲後實均足賴也夫細腰好
而餓死可丼劒客好而創瘢滿道兵憲家事視國一
意飭兵風聲感召必有異能之士歸之諗其可用俾
得保薦可以收逸材而絕不必然之患勝于耳擧也
至於城保圯壞濠塹淤塞當此饑歲散財繕理而峻
其法以待破冒則窮耤饑食以全生而保障亦完此
不賑之賑均于衛國有裨也臣書生未學軍旅感時

與膺竊聽一斑不恥褻常敢爲　皇上陳之

東臣喪　旨啓蒙懇乞　聖明奮乾斷定　廟
議以奠　宗社生靈疏　林　培御史
近見邸報該總督顧養謙爲早決倭酋封貢之計以
從長便等事大率謂沈惟敬初入倭營卽以封貢並
許關白而要　朝廷以必從臣讀之不勝悲憤怒髮
上指何顧養謙之敢蔑視　明旨禮啓邊釁一至此
也昔我　太祖平定天下梯航之國莫不來王而獨
絶倭貢載在　祖訓豈不欲明示　聖子　神孫世
守無斁哉厥後貢於永樂而有松門金鄉平陽之犯
貢於正統而有大嵩海寧之犯貢於成化而有寧波

之犯此皆特在事諸臣不能恪遵　祖訓貽禍　中
國之明驗也頃者關白叉易天常圖爲不道殘我與
國彼我藩籬　皇上命將徂征期在必克宋應昌以
失策召還顧養謙以夙望遣代誓必滅此而後朝食
可也方養謙受代之初卽貽書本兵今日未遽縛養
謙手足使得展布養謙決不至疑畏失機欺　君誤
國言何壯也乃自受代至今一兵不出一籌莫展惟
催促表文是務封貢是議夫曰封曰貢則宋應昌足
矣安用彼顧養謙爲哉況許封不許貢已奉　明旨
不得因封求貢又經部議養謙置若罔聞而沈惟敬

一言則信如金石奉若蓍龜是赫赫　綸音曾不當
一市井無賴之口養謙豈有胸無心哉　國家自狄
虜以來物力日疲帑藏日竭司　國計者膺目隱憂
誠巳事之殷鑒養謙不以爲鑒而以爲法何瞶瞶至
此關貢盛波實悖　祖訓屬階爲梗何忍蹈之本兵
不云乎倭盡退而一無別求則斷然與封以示信倭
不退而別有要求則斷然罷封以示威如此則許之
有據絶之有名疏墨未乾也以今情景可謂別無
要求乎可謂非因封求貢乎所謂絶之有名者此非
其時乎夫在昔封則必貢貢則必市猶出　廷臣臆

度之詞今不封不可不貢市不可盡形督臣章奏之
內張倭勢以挾　朝廷肆狂言以箝衆口何養謙之
無忌憚至此倭衆不過五萬養謙亦旣知之矣以
中國之大不能殲彼區區之衆而必用封貢以媚倭
臣竊恥之且關白新叛若主徒以區區強力脅從六
十六州之衆彼六十六州蓋未必人人帖服也連兵
朝鮮亦巳疲甚有必翠郡不逞之徒涉千里不測之
波濤與吾爭一旦之命是自求敗也何足畏哉養謙
謂不許封貢倭發怒朝鮮則朝鮮不保朝鮮不保則
我與倭隣薊遼天津之間靡然騷動矣臣謂關白卽

得朝鮮豈能守哉何也朝鮮自叛臣也彼將自守朝鮮
乎則六十六州之內變在不測也將男委腹心乎
安知腹心之不叛關白也此正吾　中國行間之秋
也又謂不許封貢則山東浙直閩廣之間必滋多事
夫倭之殘害　中國莫甚於嘉靖之季彼時蓋因
中國承平日久港門之守禦未設水寨之卒伍未充
故倭能得志焉比年以來當事者懲於嘉靖之禍閩
廣浙直一帶海門各有重兵扼塞矣誠使防倭如防
虜倭從某港門入內地則失事將官殺無赦不獨專
責將領即海防兵備等官亦分其責焉申飭主將不

固守之律俾沿海防倭水寨文武將吏一體遵行則
軍令嚴而人有固志倭豈能肆螫內地哉夫倭之多
內變也如此　中國之守禦漸有次第也又如此養
謙不察彼己之情形而惕于嘉靖之往事有舋而莫
之乘有力而莫之奮畏倭太深自視太怯至欲以煌
煌　冊命之重加夷狄叛逆之人借來王來享之名
滌蜂蠆無窮之禍臣竊惑之尤最可恨者欲　朝廷
命使親捧　寶冊以至朝鮮界上待倭盡歸則往不
盡歸則反是以　天朝　冊命為買倭之資也是市
井貿易成則彼此兩交不成則各執而退也與言至

此養謙辱國之舉即擢髮莫數矣養謙昔任嶺東擒
朱良寶之功最為奇偉其一時謀畫之詳臨陣斬獲
之勇嶺東童孺至今人人能言之究其平日氣魄即
吞倭非難乃一代經畧之後大喪生平論者謂養謙
宜不至此至有疑本兵厭苦兵事密授和議於養謙
養謙奉而行之者此其說雖未必然而在養謙既因
封求貢於本兵不能因貢絕封亦無怪乎人言之藉
藉矣夫人之勇怯何常惟　上所鼓舞之耳最者哱
承恩陷沒寧夏震動　京師在事諸臣泄泄罔功
陛下赫然震怒賜上方之劍繫督臣之頸于是逆黨

成擒　皇靈丕振矣此非　陛下一怒之効哉臣願
陛下以詰西師者詰東師何師不武以督西臣者督
東臣何臣不力宜亟下　明詔詰問本兵石星爾言
關白因封求貢則能勿封今何不能絕封貢一意戰
守詰問顧養謙爾既不欲本兵縛爾手足何不展布
四體撻伐倭衆何故弁髦　明旨主封主貢主市損
威啓釁今　朝廷決意絕倭詰爾戎兵修爾戈矛若
能一鼓而前令釜山之倭片甲不留　朝廷不靳封
爵之賞不然則退守鴨綠乘釁而動猶未失策若始
終以封貢釀禍則械赴　闕庭明正爾罪決不爾貸

勑山東浙直閩廣一帶海門守禦將領及海防兵備
等官方今倭事孔亟防守全在若屬若倭從其港門
入內地則該信地將官以失機論斬海防兵備識職
勿叙如例仍乞　皇上奮然宵衣惕然旰食日親
朝講與二三輔臣圖安攘之策求兵食之方則精神
所鼓薄海內外必有謀勇忠義之豪傑起而應　上
命者島夷聞之亦且褫魄竄伏之不暇況敢逆我師
之顏行哉若養尊處優深居簡出以關係安危之大
計而決於懦怯督臣之一策天下事不至潰裂大壞
不已也語曰殷憂啓聖天以倭事啓　陛下也惟

聖明留意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時事大有可虞懇乞　聖明慎喜怒審好尚辨
忠邪節採織以杜亂萌疏　林　培　御史

臣以一介艸茅荷蒙　聖恩拔居言路夙夜兢兢勉
効涓埃以副任使從前條議畧見施行近爲兵部黃
選僭濫內臣恣溢臺諫諸臣未言臣亦未言　皇上
於諸臣斥逐譴降有差臣得及於寬政薄罰供職是
臣今日以往之官　陛下所賜也臣一日未死之身
陛下所留也　陛下不奪臣官臣何敢愛官以負
陛下　陛下全臣之身臣何敢愛身以負　陛下況
陛下既罪臣等不言臣復有言不盡是益其罪也臣

之所言不出慎喜怒審好尚辨忠邪節採織之四端
或臣試於　聖怒方殷之中或條議於　聖心未回
之日強之以所不爲止之以所不能已逆　耳批
鱗罪當萬死臣不難一死以悟　君心言行身死死
有餘榮言不行而生生有餘愧請盡言無諱而　陛
下留神終覽焉　天子喜怒上通於　天喜怒當則
天地之和氣至喜怒不當則天地之乖氣至　國家
承平二百年佞倖不敢有所播弄奸雄不敢有所睥
睨者以一線言路足補姦慆而防壅蔽耳自　陛下
有宥言官之言雖不盡納然一事失錯罪止一事必

者一二人多者三四人未有一事而波及三四十人
者閣臣揭揀雖不盡行然必累寛一二未有因閣臣
之揀而反加重者項爲軍政内臣之事　陛下赫然
震怒斥吳文梓劉仕瞻未已也因而斥區大倫張問
德又因而斥俞价強思又因而斥南北臺省耿隨龍
等二十三人挫折亦太甚矣閣臣揀之不聽九卿揀
之不聽閣臣再揀而遏方之　旨下矣九卿再揀而
削籍之　旨下矣中外臣民轉相疑惑謂　陛下平
日敬禮大臣胡然一旦咈忤若是言官職司耳目胡
然一旦挫折若是意者　陛下意有所欲爲恐諸大

臣諸言官之防已也先示以必不可犯之威杜大小
臣工之口然後惟吾所爲而莫予違乎且區大倫張
同德固曾論徐文璧者俞价強思固曾論沈思孝江
東之者　陛下不加罪於抗疏建白之時而加罪於
當言不言之日中外臣民又轉相疑惑謂耿隨龍等
二十三人必其平日有宅論列不當　聖心特借不
言以去之使進不蒙直諫之名退甘受竄斥之辱於
是人人以言爲戒恐　人主不聞其過非　社稷之
福也夏之臣等五人以挨賊被斥人將謂　天子貴
貨而賤耳目之臣非所以令百姓見四夷聞也不崇

朝而斥逐臺省三十四人非　明盛之世所宜有也
臣願以一身性命贖諸臣之官夫諸臣止於去官而
臣願以性命贖之者誠見閣部大臣累疏爭之不足
惟一死可以悟　君心臣死而　君心悟　國體全
賢於生也然臣雖死矣詎敢一日而忘　陛下之恩
哉審好尚辨忠邪節採織之三事請畢其詞焉臣謂
好尚之當審者蓋有感於刑部司屬之以挨賊獲譴
也夫貴甲金隱匿逆豎贓物　皇上追究之爲正法
也非貧之也刑部連日比併未有實跡具疏上請其
中蓋有不得已矣彼司屬獨不見巡城之五御史乎

豈其不愛一己之官而苦爲貴甲金回護情固可推
也　陛下於司屬則降級調外不諒其不得已之情
於堂官則姑且不究不全其大臣之體恐其足以傷
於　明而累於　德也且追究不已必致賠賍賠賍
不已必致株連京城内外囂囂衍揚以足原數將無
令　輦轂有姓歸怨於　陛下乎俾播四方將掩
陛下明法懲姦之美而昭其濫不類之徒妄爲揣摩
必有以某人當没某人當抄恐惑　聖聽者流禍可
勝道哉所損　聖德不既多哉臣願　陛下宥司屬
以維濂之官以明　上意之爲法不爲貨使　聖德

光昭不失顯名於天下臣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臣謂忠邪之當辨者蓋有感於沈思孝因諸臣罷斥而揚揚見　朝也夫沈思孝江東之李植剛狠小人傾危變詐天下之人皆知之臺諫交章彈之臺諫論疏十不一下思孝東之反唇而論十疏十下　陛下得非以思孝東之可用而欲重用之耶夫正人必與正人爲朋以丁此呂之大姦大貪而思孝東之曲爲庇護至與尚書孫丕揚相訐也則思孝東之固姦之魁而貪之首也又不觀進退之難易乎難進易退者必君子也蒙面厚顔不知人間羞耻事甘進不止者必

小人也今丕揚杜門半年辭疏十上必得去而後巳思孝則欣欣于俞价強思鄒廷彥黃運泰馮從吾等之去謂　皇上不難罷言官五六人以安我心此從前相臣所未有之殊眷也　朝廷之上惟吾所爲無不如意矣于是揚揚見　朝廣修得意明示天下莫敢誰何使沈思孝江東之李植術用必將去其所憎而援其所愛去其恬靜而方正者援其陵轢而荼毒者凡逆理亂常不利　社稷不利生民之事皆導陛下爲之以竊威權而固祿位此三人手段也只今議論滋多　國是靡定惟是忠邪未辨耳正人指邪

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非　陛下超然朗照獨斷　宸衷則無以別忠邪而定　國是　陛下試取丕揚思孝東之累疏讀之丕揚一意求去別無攄捨惟恐　上意之不允思孝東之則兇憤排擠妄逞狂鋒惟恐　上意之或允人品心術一覽自見古稱爵人刑人必稽之國論而始定今四人之中孰爲國論之所共與乎孰爲國論之所共擯乎稽是數者君子小人之品定矣君子進而天下之爲君子者雲附而影從小人進而天下之爲小人者朋呼而類集此世道升降之機　國家治亂興衰之故　宗社生靈休

戚安危之漸皆決於此也願　陛下留意熟察於君子而任之不疑於小人而退之必遠以自爲　社稷計勿兩賢而兩全之以釀無窮之害臣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臣謂採織之當節者蓋有感於撫按之爲織造罰俸也　陛下織造羊羢撫按以地方災疲請而不納矣採買回青部科以事干外夷請而不納矣湖廣撫按以魚鮮罰俸矣蘇松撫按以織造罰俸矣通判以織造削籍矣應天織造分四運而費至十萬矣夫撫按爲　陛下肅清百僚澄清天下豈飲食衣服之是司通判雖職有司存然民社攸寄非止段匠

一事也爲一服食之故而令撫按參罰通判號職是
陛下所用以彈壓地方者日奔走以供御服之需而
不足郡邑之官親民之吏令其職業竭民膏脂惟求
上供無負以逭己罪非所以彰 陛下卑服節功約
己厚民之休美也況陜西外連強虜百姓疲困不支
必折而入于虜撫按控請之辭備悉艱危困苦之狀
回青原非 中國所有歷天一年而加至二萬五千
餘兩雖所費者工部之料價而舊京民力已殫嗷嗷
之聲盈滿道路矣爲羊絨而令邊鄙之民甘心以淪
於夷爲回青而令好奇之聲交騰於外國爲賤足而

令 簡書之臣不安其職郡邑之吏莫必其命竊爲
陛下不取也庶人必保其家然後飲食衣服有所取
而不竭 天子以天下爲家靡外府之財竭百姓之
力以供服玩之奇年復一年極敝不支恐室家自是
不完天下嘖嘖多事矣飲食衣服豈曰可缺臣不言
停而言節誠不敢望盡如 國初之舊但遇撫按陳
請部科執奏必令查 陛下即位初年之數過溢則
損之復陛鎖默之官罰俸之令毋及於撫按生靈受
福無量臣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抑臣又有隱憂出
於四端之外者 陛下設立閣臣非以托腹心乎設
立六卿非以寄股肱乎設立臺諫非以通耳目乎設
立撫按非以示彈壓乎 陛下初年信任大臣優容
言官撫按條議間有施行天下想望太平之福邇年
以來宰執難售造膝之謨臺諫難進犯 顏之規撫
按爲百姓請命任哀鳴而不恤執法而抑豪強則逮
繫隨之是 陛下視大小臣工無一可信也不信宰
執不信六卿不信臺諫不信撫按 陛下所信者誰
乎天下無事則已有事臣見 陛下孤立於朝也臣
以嶺海疎賤待罪言官憫時事之日非恐 皇心之
未察又見諸臣連篇累牘 陛下膚若罔聞反復思

惟非剖心無以明忠非捐軀無以悟 王 陛下操
生殺予奪之權 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石之
所壓無不糜滅者敢以死亡之一嘗試於 陛下哉憫
時憂 國觸目激衷耿耿丹心不容已已伏乞 聖
明少加裁察下閣部覆議如果臣言可採將一時斥
譴南北臺省三十四人併投贓司爲織造府佐各復
原官或量加罰治以示懲李創孫丕揚沈思孝江東之
册或疑貳各處採買織造査萬曆初年數目施行而
後治臣昌犯 天威之罪死不足爲臣患亡不足爲
臣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臣不足爲臣辱言官死
其職耳 皇天后土鑒照臣心臣無所悔若悚惕於
雷霆之威震悸於死亡之誅緘口結舌上負 天子
以興生平臣死不敢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起廢棄疏　　趙應元主事

為　皇恩浩蕩徧施廢棄沉淪可憫懇乞乘時起用
以彰休隆事竊惟帝王之待群臣猶天地之育萬物
也天地普陽和之澤則枯木腐草亦自生春帝王隆
霈滿之仁則佚士逋臣咸仰再造肆今　慶典聿成
吉祥畢萃而　解澤所被率土沾暨凡此朝野臣民
莫不舉手加額以颺　堯天舜日之盛洽矣獨有廢
棄諸臣淹滯陸沉振拔無日臣待罪銓衡目覩遺佚
之在野有不得不為　君父陳者蓋此廢棄諸臣始
固芽蘖之士耳一旦遭時遇主不能將順為恭而率

其草野之性徒以口舌諍可否則蒙褫辱而返林丘
豈非其自致之尤哉迺臣覩諸臣各有不齊之品亦
各具可諒之情夫昆上有精忠者則勿掀而犯之義
講之已熟故不憚蹇諤以上封事卽其崇論閎議不
無逆耳而天王明聖之想固天日為盟者也情固可
諒其次有任氣者亦藎滿腔而涵養未粹故時事偶
有出入遂遽慷慨陳詞以致為驟為亢為激然而忠
君愛國之念則素所自期許也情亦可諒又其次有
立名者概謂立名則實念未卜然其所欲成名者蓋
欲成其犯顏敢諫之名也論人於三代之下惟恐其
不好名故始乎好名卒求所以副其名則亦不失為
耿直之夫矣情亦可諒然使中情可原而末路弗檢
則國家亦何賴於若人而用之迺臣屢覩撫臣按臣
之薦牘及採輿人之月旦孰知諸臣伏處岩泉之下
閉門誦讀礪齒姱修而堯舜君民之志未嘗一日忘
諸懷則彼其人固非通塞二心之人也　皇上雷霆
為威雨露為恩原自並行不悖也者諸臣昔以戇直
招尤則削竄以昭激勸諸臣今以砥礪補過則甄拔
以示含容此固勵世振俗之微權也況乎當此　湛
恩旁洽之時正暗溜向明之會而遺佚阨窮之輩分

別才品而次第用之則　皇上濊澤固無不徧之處
亦無不被之人諸臣以寒谷久淹旦暮復出奧滯而
從采錯事則捐軀竭力以贊　休明之上理以報
大造之洪恩固知蠢蠢有同心者　宗社生靈之利
賴豈小補哉臣為此不避煩瀆具疏上　聞

挽危亂圖治安疏　　馮奕垣 御史

題爲 國家已亂 社稷已危時事日非懇乞
皇上大奮乾綱亟反今時敝政更弦易轍以挽危亂
以圖治安事臣惟天下之患莫病於危亂已至而人
不言莫大於危亂已成而已不知莫甚於明言之明
知之而自以爲不危不亂尤莫慘於自謂不危益以
造危自謂不亂益以釀亂而莫之止夫人不言是壅
塞之患也猶可開也已不知是蒙蔽之患也猶可通
也惟明言之明知之而自以爲不危不亂坐於針錯
之下臥於厝火之上傳所謂安危利菑樂其所以亡

者也不救之術也自以爲不危反以造危自以爲不
亂反以釀亂水已深而益深火已熱而益熱漢臣司
馬遷所謂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者也欲救
而無所施之術也 皇上以今日之天下爲未危耶
危而未甚耶未亂耶亂而未成耶諸臣之言危言亂
皆欺耶皆張皇其說以懼 陛下而百無一驗耶夫
百無一驗非眞不驗也驗未來耳待其來而大事去
矣 陛下如不諱危亂之形臣請得熟數於前先言
臣所按之貴州然後及其他而 陛下試垂聽焉貴
州古鬼方地界在絕徼大抵皆紅仲玀犵遍服遍叛
商者不願出其途宦者不願入其地是危亂之鄉也
然而昔猶未甚也乃今日之貴州何如哉自二奢搆
難而永寧之閣衛危兩安爭衙縱賊出封檣木林上
下鞫爲盜藪而烏撒危楊燧招納亡命犯我疆界逼
我軍民而平越湄餘之境危苗雖經剿時猶出沒各
土司橫梗阻我漢法驛遞疲憊倉庾若洗而閩省之
道路城市無不危臣與撫臣晝夜拮据計處尚未畫
得帖然然此猶自一省言也亦金末罷礦徒者散採
木之使雜遝扇絹之供無已而滇蜀危火落亦大熾
掠番三秦之民投入虜地化爲盜賊潞紬落絨日取

日增追呼之使急如星火而山陝危逆宗叛於武昌
狂黨蹂於麻城羽流橫於承天而三湘七澤之間危
山海屯軍久遭椎剝人人思亂青萊倭警乘風猝至
未得安枕而山東遼左危妖賊劉天緒護國僞封龍
華僭號白下之變幾成斬木江南糧長京運解納鋪
墊不堪殊顏段疋日增日挾歲派百倍膚髓俱竭而
三吳兩浙危饑之爍造漸加禍之機戶日困漳泉黨
結白蓮妖聚而江右七閩之間皆危關津場市布列
參隨躑躅忽焉慘過强賊珠池之採徒猶聚蒼梧之
虐焰若焚而粵東西在在皆危然此猶自皮毛言也

長昇勾虜入犯喜峰堺白連闕掠遵薊　京師爲之
震駭陵寢幾於搖動而肩背危　安定門外白晝搶
軍　崇文城裏明火行刦團營之卒大率市傭不任
羽林宿衛殭半老弱不堪六倉冏寺罄焉若掃而根
本之地危飛語甚於刀鋒紅批倏於　駕帖鹿馬走
於階庭而肘腋之地皆危　陛下坐於危亂之中人
皆知之而　陛下若不知也人皆憂之而　陛下若
不憂也感時憤事之臣舌敝唇枯嘵嘵爲　陛下言
之而　陛下若不聞也賈誼曰𤸃者一面病痱者一
方痛今面面皆病方方皆痛節節皆腫卽岐黃侍側

診脉治之而指不勝按藥物回之而劑不勝調痿然
爲尫羸病廢之夫旦夕待盡而奄奄無復生氣夫
陛下而聽其尫羸病廢旦夕待盡則已如不安於尫
羸病廢也臣請自　陛下之元神始　陛下之𤸃在
於貪財臣今第言貪財之禍以儆告　陛下則
陛下不信顧　陛下所獲於天者壽也臣所朝夕虎
拜祈祝于　陛下者亦壽也然必元神日固斯元氣
日培而貪也者非養神之道也　陛下試思採榷以
來斂幾多叩呪角幾多口舌受幾多含忍費幾多關
防扃鐍如是而心有不懊乎神有不耗乎昔晉有二

臣祖約愛錢阮孚愛屐人有造愛錢者正料財物客
至屛當不盡餘兩小簏側身障之流汗浹背已而造
愛屐者惟以蠟治屐神閒意暢夫流汗浹背其煩苦
可知也　陛下所愛者逸也所惡者勤也顧　天子
一日萬幾豈游閒者比故幾務之來隨剖隨决則綽
有餘閒若今日停閣明日復來明日壅塞後日復來
愈閣愈冗愈冗愈厭夫愈冗愈厭其煩苦又可知也
臣非欲　陛下以勞而奪　陛下以富也不勞不
逸不靡不靜性靜情逸保身保民萬年永永之道也
此臣以養元神爲　陛下勸也又請自　陛下之心

膂始卒相者　陛下之心膂也漢丞相何亡高帝如
失左右手今　陛下之心膂亡久矣亡而猶不思所
以補之者得無謂獨任亦足以成治耶臣無暇遠引
鄉者　陛下曾獨任矣固竊逢　君陷　陛下於過
舉至於犯清議庇私人衆口囂囂然後含詬以去此
前事之不忘也夫獨任之弊有三相府之地名爲政
本使中人居之則畏權而畏厭而泄泄悠悠一於避
事使不肖者居之則嗜寵如嗜味強足以敵公論而
威足以箝衆口擅權賣重而卒至於敗事卽賢者居
之辰而入申而出顧影無偶亦孤獨劬勞而不免於

誤事如輔臣賡往年直宰閣中曾補牘同　天殊快
人意今大權在業將一年乃未聞調元轉轂如曩時
而一二弊政似又甚之者豈前後兩截耶抑密勿之
中無與共事心力最苦欲有所斡旋而不能得耶
陛下念閣臣不可獨任政本不可久虛則何不亟於
置輔而當置輔之始又必廣其額無限其途苟其有
相才相度相品相望爲人所推服者耕亦可築亦可
六部亦可邊臣亦可驗之人情叅之公論有如推舉
不公徇情植黨不協人望聽臣等叅核昔宋司馬光
相四夷皆聞其名富弼文彥博相朝野相賀仁宗喜

謂歐陽修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至王安石相
而神宗之辟文出矣裴延齡相而陽城之白麻裂矣
此王四臣者其賢姦忠佞豈待嘉元治平李常朋比
青苗手實害及雞豚之後而始見哉故臣願　陛下
之急於置相而嚴於論相者此也臣又請自　陛下
之股肱始得有之尚書猶北斗故天無北斗則無與
斟酌元氣而四時失其序二十四氣失其調今六部
尚書僅得其二十二侍郎僅得其五而其中猶多不
滿人意者焉至於各省撫臣鎖鑰一方安攘攸寄必
安其位行其志乃能舉職乃今有憂制而不得代者
有被人言累疏而不得去者有不得代不得去而徑
離任者各省監司畫土而轄分疆而治上佐撫臣下
制百司所係豈細乃今有缺而不補補而不照至地
方千里而竟無一道臣彈壓者各省總兵下有叅遊
又其下有備哨一切軍情兵機悉稟調度而盜賊衝
險去處猶觸喫緊乃今有地居險要勢若然眉而久
虛無人者夫時當有事而死職死鼓死封疆死社稷
可生可殺而不可使離局者豈伊異人乃向日所當
厚託者也今平時既無專責臨難必多推諉不幸漁
陽變於外奉天厄於内非袖手旁觀則掉臂遠去誰

爲　陛下效死力者昔唐顏眞卿當祿山反時力扼
其吭而遏其衝玄宗聞之嘆曰朕不識眞卿作何狀
乃能如是夫玄宗雖不識顏眞卿猶使之爲平原守
也設當時不寻一官不假一職惟使之候命長老死
崖谷即賊屠平原長驅而下能效一籌出一力抗蕞
孤城而遏方張不可制之虜耶臣又請自　陛下之
耳目始臺省者　陛下之耳目也今臺省寥寥晨星
而台臣猶甚在外者一差常閱數年在内者一人常
兼數事東馳西鶩捉衿露肘至於候補諸臣珠桂長
安嗟積薪之難待廢棄諸臣或以言得罪或以抗惡

瑠得罪白頭崖穴嗟乳羝以何期蓋　陛下於言瑶
喜其默不喜其言旣以不用禁其言又以用不用老
其身惟欲挫之抑之使之壯志消磨英風摧挫人人
輭熟而後巳不知耳目之官好無隱而不發惡無鉅
而不摧一日不在前則前有讒不見一日不在後則
後有賊不知一日不在四方則四方有道很窟兎之
雄而莫與告捕　陛下奈何抑之而自塞其耳掩其
目爲也臣又請自　陛下之咽喉始當今中外否鬲
主臣暌絶所恃以相通而不相隔者區區　奏揭耳
陛下卽一一　省覽一一批答若晦朔之有期晨昏

之有候猶恐有旁擬中格之敝乃當　省不省當
覽不覽又慮人之以我爲不省不覽也而微示之以
省覽當批不批當答不答又慮人之以我爲不批不
答也而間出之以批答或批矣而不發閣或發矣而
又收回　陛下之心以爲吾示之以神明庶幾人不
我知也吾示之以不可知庶幾人不我欺也不知我
以不可知者示人人又將乘其所示者而竊之我以
不可欺者籠人人又將乘其所籠者而攘之今日之
批答猶自　上出也異日必有不自　上出而批答
者今日之收回猶自　上反也異日必有不自　上

反而收回者矣出必行反必寢誰能造　陛下之膝
而淆眞僞者　陛下卽聰明天縱而竊者攘者日伺
日巧自今以往臣恐門外有象而　陛下不見也昔
二世時項羽攻破函谷關烽火通於咸陽二世以問
趙高對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二世遂安樂如
故而咸陽以燼今日脫有如高者以狗鼠罔　陛下
所係存亡禍福夫豈細故獨奈何不懼也臣又請自
陛下之血脉始泉貨者　陛下與百姓相流通之血
脉也血脉在人不可使之擁腫擁腫在此則癥結在
彼於是風邪入之病以陰則呻吟床蓐病以陽則緣

壁扳瓦狂發不可駕馭　陛下歛天下之財聚之
內府是擁腫之病也九邊之兵殫竭於外守縣之民
洗刮於內是癥結之症也今天下大病矣非呻吟床
蓐則緣壁扳瓦矣呻吟床蓐者猶臥以待斃彼緣壁
者扳瓦者不叫號於東則披猖於西一夫大呼豪傑
響應臣竊計今海內一年之中變者四出自下旣變
漳泉又變山海關又變　都門內外盜賊公行又變
夫紅巾綠林高難豆亂之倫皆亡人家國而今在在
蜂起　陛下何不自悟而堅欲聚無益之財招必至
之禍也　陛下毋謂蚩蚩小民弱而不敢動愚而不

足畏也臣恐蚩蚩愚弱之中高歡已伏於左知世耶已伺於右楚人之炬既然而阿房宮室業有垂涎於其側者獨奈何不懼也臣又請自　陛下之瘦瘵始中人者　陛下之瘦瘵也今楊致中兇殺鄭光擢於都門悟然不畏曰吾拚一分好鐵糧而止是明以陛下爲易與趙祿邢朝毆死知縣龍鎧於　國門掠其行李以去是明以刦殺爲慣常梁永毒流關中公然鴆　天子命使則劉瑾王振之惡也高淮盜竊兵柄大惹夷釁儼然行大將事則童貫魚朝恩之横也其他湖口清源種種繹騷彈劾愈急虐焰愈熾沉陳

奏而不悛灰楊榮而不懼是何等世界也　陛下無謂奴婢爲無傷也漢之末造唐之末造皆此輩亂之而我　祖宗二正之季幾敗於若人之手蓋瘦瘵爲物附於股則股大如腰附於頸則頸大如股平居則睒盭而不舉一旦潰決而大命隨之獨奈何不懼也夫此數者皆諸臣所常言亦　陛下所厭聞也人常言而臣復不以爲常而苦口言之　陛下厭聞而臣復不以爲厭而激聒陳之此非不知　陛下之必不聽臣而臣言之必不爲　陛下聽也獨計今天下之危者亂者其病根正坐此而所以救其亂而反之治持其危而反之安者其鍼砭斷不出此此則又安得以爲常而不再三披瀝以揭其愚忠夫饑而言食渴而言飲非天下之至常至常者哉然不食則腹枵而人以死不飲則喉枯而人亦以死父母有病而惡食藥者其子調劑以進初進之不悅再進之怒三進則逐而笞之夫父之惡食藥子非不知也然所以寧怒寧笞而不敢不以藥進者何也以爲非此無以愈親之病也臣讀史至槐里令朱雲欲借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成帝大怒欲誅之後竟緝檻以旌其直齊威王淫樂不聽政群臣無敢諫者卒有感於飛鳴之隱語

而阿以烹即墨以封齊國大治今　陛下負堯舜之資豈齊威漢成可比惟是一念沉溺以至於斯誠萬一聽臣而憣然改圖煥然更始輔臣又以積誠盡力轉移感動其間庶幾今日之敗已猶可救乎臣愚戇無知目擊危亂一念血誠不能自禁如此惟　皇上鑒焉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平銓政疏　　馮奕垣 御史

題爲銓司原有定員人心好爲異議懇乞　聖明復舊額息人言以平銓政以昭公道事臣聞　國家所最當守者曰典法人臣所最當公者曰議論議論非他所以明典法也典法非他所以一議論也故議論緣典法而出然後其議論始重典法緣議論而叢然後其典法始尊自古及今未有舍典法爲議論而可徵可信者亦未有好議論違典法而可信可從者臣因是而有慨於兩廣銓司之議焉請先言典法復原其亂法之由而後及於今之議論可乎夫兩廣之同

一銓司也自二百餘年而已然矣兩廣銓司之與雲貴不相干涉也亦自二百餘年而已然矣至萬曆三十年兩廣司官缺選郎倪斯蕙行取廣東鄧雲霄趙應元忽以雲貴朱化孚攙入其間兩廣聞之相顧駭愕始從倪詢其故倪謂非自我始萬曆二十六年文選郎中先已揷入又從而詢其揷入之故始知其時緣奉　旨推擇司官彼遂乘之以行其私敘南直則陰除去江北敘兩廣則添入雲貴是時江北預知謂其與主事張世才鏬隙故削江北以阻其嚮用之路衆口譁然而當事者遂行取江北一人互爲和解

廣陷於不知遂種此禍根以遺於後比化孚與推一時廣人遂群起而爭之矣前科臣梁有年即具疏力辯共起而爭之矣臣讀有年疏謂兩廣雲貴間用會典不載職掌不開其言甚的甚確間用之說自宜因此停止而猶不止者彼蓋謂不載者雖有　會典不開者雖有職掌而所開所載者未有實證且雲南向來曾有司官三人又不知從何而舉從何而廢故若以近日之私揷者爲規以司官三人者爲藉而強挨於兩廣不肯釋手及至三十五年三月臣接邸報見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爲查復銓部冊庫專註

司官管理以清宿弊以公銓法事內稱吏部司官十四員額定兩直隸江浙福湖河山東西川陝各一員兩廣共一員合十二員其二員分屬兩直江浙諸省人衆者通融互補諸省偶值兩人同時皆令共事未始拘泥一人至一人去惟兩直人衆尤多補耳至雲貴舊常間用即在此中今碑誌案籍可查乃二十六年銓司更以兩直各二員以雲貴搭兩廣共一員廣稱不平雲貴亦稱不平臣見之不覺撫疏草嘆曰兩廣司官之共一員其有碑有誌有案有藉如此雲貴司官之從互補二員間用與兩廣不相干涉其

有誌有案有籍又如此雲貴向有司官三員向不知其進用根因今至詳至明又如此爲銓司者何所據而以私更之乎爲雲貴者何不尋求舊例而□苦於十年其外隙端侵入乎夫時喬見今總銓者也歷仕四十年其於 國家典故最熟也其人老成持重又非孟浪輕言者也今以本部之堂官條吏部屬額員之故實其徵信孰過於是然又不特時喬然也臣又查得銓衡人鑑中間開載嘉靖十五年廣東倫以諒由御史改功司主事歷至十九年陞通參雲南趙汝濂亦於十五年由選司主事陞封司員外郎歷至十八年陞南尚寶夫使兩廣雲貴而同一司官也則既有趙不當有倫即倫既來趙於例自當引避乃一廣東一雲南同時進司同時出司又同時而並列于司如是而謂雲貴同於兩廣可乎大抵貴州當 祖宗朝尚分屬鄰省而雲南之登鄉科登甲科者率多浙直外省之人既附外省自不重選司官如浙江不選吳秀自有成例其爲土著者又寥寥無幾故僅以之間搭於互補之兩員而不專設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乃議者不深考典故而引近來見爭之事誤以爲從來所共相沿已久不知所稱從來者從二十六年以

前乎沿於二十六年以後乎如謂二十六年以前則前此歷數至於 國初其不與雲貴共也有碑誌可憑有案籍可憑有銓衡人鑑可憑有嘉靖十五年倫趙同官可憑況歷來兩廣司官未嘗一日缺亦未嘗一日參入雲貴有通年單冊可憑如謂二十六年以後則後乎此者凡惟司官三次初次特陰種其根未敢顯行其事二次顯行其事兩廣即力攻其非三次其事業已不行而其根猶未割斷此豈臣一人私言就以問之吏部銓司欲不以爲然不可得也豈特銓司就以問之雲貴口未必然而心欲不以爲然亦不可得也豈特雲貴就以問之稱從來稱相沿者使其心口相折難欲不以爲然亦不可得也如謂兩廣甲科必合雲貴始能當別省則科臣梁有年疏內稱廣東幅員不在齊蜀後選館或三人或二人今且定爲一人此已不必借重雲貴然而未盡也夫論人材必當論理學論節義論功業文章今粵士自 祖宗涵育以來其以理學名以節義名以文章功業名者固肩相摩也就使以甲科論亦當論魁論元今廣東之爲會試第一爲 廷試第一爲經房第一者固踵相接也縱較之楊越稍不逮而以視各省或比肩或過

之固無少遜也卽以進士論廣東十八人十六人十
四人十三人且列在南卷與江浙閩楚並轡而馳亦
非居人後者也且賢才亦何必甲科如廣東先臣陳
獻章非理學名臣從祀孔廟者耶然而鄉科也先臣
海瑞非節義名臣爲　當今第一流者耶然而鄉科
也故士或有鄉科而磊磊落落者有甲科而未必磊
磊落落者我　高皇帝當分省時各視其土人才之
多寡以爲解額之盈縮廣東解額七十五人固處多
寡之中也卽廣西五十五人以視秦晉亦無大相遠
也故論材者惟當論　祖宗掄材之額數與其人之

材品寧盡在制科哉臣願議者之無輕軒輊矣夫人
臣所率者　舊章耳所議者憑　舊章耳　舊章已
定不得而私變也　舊章未有不得而私增也況臣
子身當銓衡尤當謹守銓法苟欲擧銓政自我而易
擧官制自我而更此何等大事必當上請諸　朝廷
中議諸閣部下聞諸兩廣堂堂正正人心協服然後
擧行今試問二十六年之揷雲貴於兩廣也曾請兩
廣與聞否曾請之於　朝廷否議之於閣部否以一
人之私亂二百年來之法不當除者私以意除去不
當揷者私以意揷入使江南與江北紛競於先兩廣
與雲貴互爭於後故侍郎楊時喬疏中亦大有所不
足於此者而曰銓司議夫議而稱更議更而獨出銓
司是乎非乎後來議者可復踵其故乎臣歷查吏部
堂上官在雲貴曾有楊一清有嚴清此其人皆光明
正大嚴嘗總銓多年設雲貴可以附兩廣兩廣可以
揷雲貴當二臣操權之日自應爲其鄉人地然彼其
時兩廣司官繩繩不絕未聞中參一雲貴於其間者
彼非不愛其鄉法之所在不容以私愛參也何待二
十六年而始私揷之乎臣非謂雲貴之可以無司官
也臣未到雲南然徧歷貴州及詳閱貴州志見該省

初皆上司夷寨今漸漸改爲郡縣日增日盛此政易
鱗介而冠裳之會也考校各生員間有一二卷幾與
中州埒及查各省鄉試　宣宗朝附搭雲南不過共
十名分省以後初亦不過二十餘名後增爲三十名
最後增至三十五名此政剖固陋而文明之際也夫
以兩省之風氣漸開如此司官豈其可廢況昔曾有
之今乃廢之豈其中能自已第昔日因何而擧今日
因何而廢向猶諉曰不知今吏部疏中業已稽考明
白爲雲貴者自宜尋復舊例不然亦當請之於
皇上卽諸臣爲雲貴擘畫者只宜代爲尋復舊例不

然亦當明明酌處而何必於無例之兩廣苦爲搆關乎臣非直爲廣東西惜一司官也今廣東西之論者曰秦晉齊蜀俱各一銓屬兩廣既已相兼奈何復使之此其論非不當然猶其輕者也又曰粵與滇黔相隔六七千里官評吏治何以相聞此其論又非不當然猶其小者也臣所惜者獨計以爲　國家有不容變之典法苟銓額可以意變則何法不可變　國家又有不容私之議論苟銓額可以私更則何議不可私法一變其漸將至於不可守而　國典自此日搖議一私其流將至於不可止而　國是自此又搖故

兩廣區區司官亦何足深惜惟至於法漸不可守私漸不可止千仞之山御焉憑游臣竊憂之司世道者可不爲之預防哉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除兩廣銓司獨自一員已經查明與雲貴無相干涉者照二十六年以前事例遵行外其二十六年以後私自攙入者請　賜亟行改正自後凡兩廣行取單除去雲貴二字毋得溷揷以亂　舊典其雲南貴州應增與否聽從本部酌議庶幾典法明議論一銓政公而人心亦無不平之嘆矣

請停刑疏

馮奕垣 御史

題爲黔境兵革頻仍黔人死亡堪憫懇乞　聖明暫停今歲行刑以培　天和以廣　帝德事臣惟天地之成化也雖舒與慘並行而慘不可常也剝落之後慘猶不可常也　帝王之成治也雖德與刑並用而刑不可過也殘破之區刑猶不可過也貴州自播酋倡亂路苗爲梗凶旱連年瘡痍者未復呻吟者未起流移者未歸蕭條之狀愁嘆之聲臣自入境目擊耳聞不忍於中久矣近者再奉　新綸留臣茲土凡一切民生疾痛地方苦楚臣巡歷所到靡不竭力拮据

以仰副　皇上軫念窮邊　德意但臣之心力止能自盡於疆域之中而不能取必於轄屬之外故一殘於蜀弁之弄兵則黔西數百里酷罹延木之禍再殘於滇夷之造亂則黔南數萬家悉受震鄰之殃臣於今年六月南巡至安順府查鄰黔郡縣破殺者以累萬計我民洶洶正在湯火臣既見而傷之及西巡至永赤二衛則被害士民遮道號泣赴訴於臣者又不啻數百千計臣因親詣摩尼普市二所細查蜀弁張神武擅兵啓禍之實及一方軍民被兵罹禍之慘大約焚燬永寧城外居民房屋三百餘家登時殺死王

道行閔泗等五百餘命燒刦二衛所暨屯一百二十餘處殺死張友元唐得等三四百人綁虜去男婦一千餘名口焚燬二處城樓公廨并民房一萬一千五百餘間外神武又酷刑打死黔軍楊廷光即楊廷廣能烈閔國泰陳富等多命使衛所雞犬相聞之區一朝付之烈焰而千百刀兵枉死之鬼竟夜號於陰風此非小小變故也乃今甫入會城而秋決之期又迫矣臣聞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孤臣灑泣六月飛霜今黔人之含冤灑泣者寧止一夫一婦已乎有如沿襲舊規又殺人以益之所以傷　天地之和而增妖厲

之害者不亦多乎臣自發　朝以來竊見我　皇上至仁同於天地藏澤浹於寰區是以每逢秋決之期輒多停免是心也即大禹泣罪之心成湯解網之心也四海臣民感德醉心而共祝　聖天子萬萬無疆之壽者非一日矣況今黔中不幸罹此慘酷尤

皇上之所矜憐而不能忘者是以仰體　宸衷竊不自揣欲為黔人消災眚之端而因為黔因乞旦夕之命伏惟　皇上惠此一方將黔中應決罪犯暫免今歲行刑庶幾已傷之和氣少完而無涯之　聖德益廣所為造福於地方者非淺鮮也雖然臣言官也任

黔言黔故所　請止於黔耳由黔而推之滇蜀之禍烈矣獨不足憐乎又由黔而推之天下憑夷之害苦矣獨不當拯乎如蒙　皇上擴萬里之見弘一視之仁即并及於滇并及於天下無不可者臣目擊心傷不敢隱默伏乞　皇上鑒臣之愚下部覆議亟賜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擬濟時艱疏　馮奕垣御史

臣嘗讀漢臣賈誼之疏曰可爲痛哭者幾可爲流涕者幾可爲長太息者幾夫漢文之朝即不敢方古盛時然而馮唐用矣頗牧思矣民之租賦三十稅一季年乃盡除之民康樂矣止輦受言而章疏通矣玉杯之詐誅而欺罔斥矣然誼不謂治安而猶戚然爲痛哭流涕之談者蓋逆睹其未然之變而過爲防微制變之思乃易世之後其患害之來應若左券然後知誼之爲慮深而危辭之不可以已也　陛下以當今之時視漢文之時何如耶夫自古未有有治無亂之世亦未有盡安樂而無艱難之時然時未艱而圖之也易時既艱而圖之也難時既艱而猶可支持而圖之也易時既艱至于不可收拾而圖之也難時既艱至于不可收拾而汲汲皇皇多方而救之猶易時既艱至于不可收拾而嬉嬉泄泄漫然以爲無事則難今之時此乾坤何等時也羣臣百官　皇上所與共治者也今或寥寥晨星卿貳缺而不補監司守令缺而不補治錢穀者復問刑獄理刑獄者復問甲兵東馳而西不及西驚而東不支是共理之臣乏也厪黎百姓　皇上所與守邦者也今豺虎充斥于閭窩狐

狸錯處于閭閻剝玉撈金鑿山穿谷椎肌吸髓發塚暴棺肅塋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爲饑餓之鬼是採榷之殃烈也百司章奏　皇上所以達下情按奸欺者也今或長章短疏彊半留中累牘連篇十九不下而段求姥山之罔海登金山之罔曾登科五十萬輸貲之罔則受命而嚮前疏欺而不問後疏誑而不誅是上下之情塞也夫官職耗廢將誰恃以共事百姓窮愁將誰恃以戴主君臣壅隔奸僞萌生將誰恃以發奸而摘伏　皇上即神聖斷不能降而下行臣職　皇上即基圖克鞏斷不能以剋剝而繫靡常之民心　皇上即明並日月斷不能甘受欺而保欺之不我蔽今以臣之愚而妄揣　皇上之心得無謂昔之備官不見謂多而今之缺員不見謂少耶不知內外諸司員雖缺而紀綱猶在也人雖乏而胥史猶在也間有一二廢閣而變故未叢也萬一意外卒乘孽釁四起求計臣而莫爲劝求武臣而莫爲使求封疆之臣而莫爲守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其何能及又得無謂蚩蚩小民吏臨之而不敢動法束之而不敢逞什伍藉之而不敢從逆耶不知遠近氓萌採榷雖困猶伏而待停止也荼毒雖慘猶跂而待仁愛也一旦　詔令

不信水火益深揭竿而呼攘臂而起原燎而後撲堤決而後塞其將何及又得無謂羣臣之疏今日行之益滋其激賠奸欺之罪今日正之慮阻其將來耶不知方今近習猶幸無大奸巨猾如趙高輩居其閒而乘其會藉一言路不通而奸日肆欺罔不誅而奸益肆大奸大欺中外盤詰將欄外之象或以爲鼠程書之石或以爲犢不信之則莫以告信之則禍有甚于不告如此則主勢孤危主勢孤危然後思以防其危其將何及譬之人之一身百官手足也民之財血脉也言路其喉咽奸欺其聾瞶也手足瘫瘓血脉

竭喉咽塞耳目聾瞶而能使精神完暢長生而久視也未之前聞矣天時未艱而圖之者上也時既艱而圖之者次也時艱至于不可支然後起而補葺之挽回之必無幸矣時艱至于不可支而不爲補葺不爲挽回恬然熙然而自以爲無恙天下事去矣臣嘗反覆今日之禍而推其禍之所自始皆起于 皇上一念愛財誤之而羣小百計中之者利其中飽而術轉深愛之者虞其中匱而情益牢而不可解故愛財則愛爵而不恤王家之無臣愛財則愛積聚而不恤採雉之重困愛財則愛宵人而甘受其欺卽百口

攻之而曾不暇恤然而 皇上愛爵臣亦愛其鼎位覷在告諸臣有十被温綸而不留者矣草野諸臣有九下徵書而不起者矣 皇上愛貨民亦愛其家臣覷寓内嗷嗷有斬木荷戈旁倪而思亂者矣有魚腹狐鳴幸禦而思逞者矣 皇上愛財而樂受欺人亦乘 皇上之受欺而罔所憚臣觀几席之間漸不可信將有鹿而指爲馬者矣有師劬而指爲捷者矣有大盜斬關而指爲狗偷鼠竊者矣此何等景象而 皇上曾不動念耶夫自古語積聚之多者莫如桓靈其次莫如隋煬帝然大盜至而埏沙委之瓊林大盈

之富洛口敖倉之儲竟不知其爲誰積也臣言及此不覺嘔心不覺析肝不覺顙泚而髮指伏冀 皇上法文帝之所以得鑒桓靈隋煬之所以失毋愛爵而溥官常毋愛利而傷民命毋愛利倂愛小人而甘受其奸欺毋使臣當禍肇之秋見禍不言有言不信爲貫誼所笑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嶺南文獻卷之十目錄

嶺南文獻卷之十

明 蘄陽張邦翼

序類

別韋侍御使蜀序

張九齡 唐丞相

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爲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王昳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宦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爲持斧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美朝義推多亦焉得利其徃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輶爲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火才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昔酒有餞或席次林園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縱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爲無欲而自致韋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爲過然則今之所至莫近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歲除陪王司馬登逍遙臺序　張九齡 丞相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亭宇落構而遺製巋然邑老相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宜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寒氛之何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

以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而三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迹井墟指甌貊以南馳雲合山川距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翦爲茂草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其實小人受教君子雖羲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羣英在焉猥惟匪才忝陪下列祗命爲序請各言詩

海潮序　余靖 宋尚書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言海鰌出入皆無經據唐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說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

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卒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爲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絕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來去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

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爲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聞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爲地缺東南水歸於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潮平日緩三刻有奇

上弦午而平望以前爲晝潮望以後爲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以前爲夜潮望以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常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以前爲晝潮上弦以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以前爲夜潮上弦以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陳獻章檢討

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羊張詡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勳尋以疾請歸五羊五羊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

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爲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槩乎道也茲當　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恩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之冬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云上上崑崙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蓋於支者也予猶望其深於道以爲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爲我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用他人莫能與也

東圃詩序　陳獻章 檢討

南海范規從予游嘗聞規之父東圃翁朴茂於人無忤惡早歲出入江湖既倦而歸圃於西江之滸花山之陰因寄號曰東圃東圃方十畝沼其中架草屋三間旁植花卉名木蔬果翁寄傲于茲或荷丈人蓧或抱漢陰甕興至便投竿弄水擊壤而歌四時之花丹者摧白者吐或飲露而飡英或尋芳而索笑科頭箕踞樫陰竹影之下徜徉獨酌目諸孫上樹取果實嬉戲笑語以爲適醉則曲肱而臥藉之以綠草灑之以清風寤寐所爲不離乎山雲水月大抵皆可樂之事

也規別白沙去遊曹溪洞不相見數年矣一日復來與規語如聞陳子昻李太白賦感遇詩一喜一愕規亦奇矣哉比歸以東圃詩爲請且曰無以娛親故也予樂聞東圃翁爲人而憐規之志不可違也賦排律十韻以贈之東圃名眞字則未聞也詩曰一老胥江臥瀕江一圃開林春煙淡泊地暝月徘徊盡日扃茆宇殘年寄酒杯山蹊人不到庭竹鳳飛來靜得丘園樂清無市井埃雲封朝几白風入夜絃哀細雨攜鋤去輕舠看藥回江山吾晩著梨棗爾嬰孩天上羣龍遠花前獨鶴陪誰爲求仲侶心蹟總悠哉

贈李劉二生使還江右詩序　陳獻章 檢討

匡廬白鹿之故址自宋考亭朱晦翁一嘗作新之後遂無聞焉我　朝文教誕敷鄉先輩翟公守南康日始圖創復舊觀潮陽李先生繼之白鹿書院之名復聞於天下成化十七年江西按察使弘菴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僉事冷菴陳公大叅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爲已任謂予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教事乃具書幣告于巡鎭遣二生李士達劉希孟如白沙以請同時司藩臬諸賢咸與聞之外則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伯彭公按察使周公古

水袁德純各以書遺予雲輝日映交逆衡宇二生以諸公之命命予予覽幣而驚置書而走走且告曰二生莫誤諸公欲興白鹿之教復考亭之舊必求能爲考亭之學者夫然後可以稱諸公之任使乃下謀於予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予聞之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強其所不能諸公卽居予於廬山予所能也居廬山以奉諸公之教非予所能也二生其審諸於是邑中閒有諸侯之使自邑令佐以下至士庶耆老源源而來靡不覩感李生丰姿秀發言論是非不苟雷同劉生貌恭而言質確有據守俱稱爲賢

白門人也予甘叟之留且彌月矣二生以諸公之命又不復辭去予既返諸公幣復爲詩別之所以致區區於二生而申景仰於廬山也是日憲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所諸士友各賦詩以贈帙成俾予序之

崇正辯序

丘濬　大學士

昔者聖人之於華夷之辯蓋甚謹焉書言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內夏外夷其爲斯世防也至矣然其所謂夷者皆處中國近境時或侵軼以害吾民之生未至入吾域中爲斯人心術之害也至戰國時邪說始盛然所爲說者其人固中國之人也其說雖未合於正而猶不至悖逆天常戕絶人理如佛氏之甚焉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其初豈眞無父無君哉孟子斥之蓋極其流弊言之耳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棄其天性之親而自謂出家則眞無

父矣蔑其無所逃之君而自謂出世則眞無君矣無父無君非臣非子其人何等人耶其甚至反陰陽之常絶生育之理忘其身之所從來而斷其氣之所由續噫穸然隤然之間而無蠢然者禪續以生生則人類絶也久矣天地尚得爲天地哉萬無是理也雖然彼猶道其所道於其所生印度國中去中國萬餘里勢不能以相及也奈何後世主中國者無故自决其內外之防引絶域裔夷入我華夏使吾人從其俗習其法祀其鬼誦其書而或者又從而推演張大之以亂吾中國聖人之教上　賊天常中誤世主下愚生人世

無古今地無華夷人無智愚莫不恬而安之以爲當然利而慕之覬其必得畏而怖之莫敢輕議宮室日廣徒侶日衆論說日巧滋蔓至於今日殆將與天地相爲始終而無窮其爲中國民心之害豈止如詩書所稱春秋所書孟子所闢者而已哉自有佛氏千有餘年其間豪傑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若傅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其論可謂明白而深切矣然皆舉其大綱撮其大紀細微旁曲之處容有未盡焉者彼又或得以隱遁掩飾也惟有宋致堂胡明仲先生崇正辯一書凡爲卷三爲條二百九十有九蓋因僧

仁贊之所論按其事而判之隨所言而折之根究條析瑣細不遺一本諸理之所有以盜其事之必無理直而氣壯詞嚴而意周彼夫誕幻不經之邪見茫昧無稽之虛言一切破蕩無餘矣非獨儒者瞭然於心目之間使爲其徒者讀之彼亦人耳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雖其沉溺深固口或肆然以辯而其心亦將帖然以服矣予蚤歲於馬氏文獻通考中得其序文讀之忻快者累日恨未得見其全書後仕京師遍於四方藏書家訪之近始得寫本於金陵吳廷潤僉憲處適友人段可久知南陽府廻以授之可久欣

然正其訛誤用刻諸梓嗟乎夷狄之爲中國害也久矣彼肆其爪牙之毒以侵我邊境爲吾人生聚之害特暫然也固已不可堪矣矧譯胡言以譸張行鬼教以刼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說以黨助日新月盛以賊害吾人之心術於百千萬年而無窮倔然自大以傲我君父居然自任以敗我綱常群然自恣以靡我貨財致吾中國自天地開闢以來百王之法萬世之道爲所汩亂焉是蓋夷狄邪說合而爲一纏綿膠固而終無可解之期學孔孟者所宜究心也是用表章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其爲夷狄爲邪爲非爲妄是亦

攘夷狄闢邪說以正人心而爲世道之防之一助云

送山東張布政序　丘　濬　大學士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走驛馬以　聞時　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卿若曰惟天惟　祖宗全畀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茲山東鉅藩密邇京畿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爲齊魯之疆生齒物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于廷臣孰能任茲承宣之寄者輒以名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往撫朕師乃惟曰某其人　皇上曰俞公受　命即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

之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　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于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百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太公之治齊尊尊而尚功臨二公之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爲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其迹酌其中而無蹈其偏庶乎强教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之善矣是即　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宮保涪陵劉公序　丘　濬　大學士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淩雲年未至以足不良於行乞致其事　上弗許既而章再三上　上以其情詞懇切特俞其請且　勑有司月給糧米歲給輿隸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　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爲公蓋以公職所掌者　國家之禮樂佐　天子以郊　天享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　殿陛之上周旋於壇壝之間咫尺　天顏以導引贊助聖躬以祼獻所以對越　上帝靈承　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

於以受祿於天而錫綏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爲先皇帝所眷注　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强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苟或疾而老焉則亦便其私而不强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後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仕至三公每上印綬即自駕其車轅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

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
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
生　盛時起家諸生而薦歷華要疊荷　恩封及其
祖考若妣官登八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
之日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
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畯爲業有田園之
樂有林泉之勝倉囷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
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
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
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

事道時公卿大臣有以老疾家居者　朝廷有事往
往起之具有成比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　國
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己疾公之歸也其
尚頤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　聖天子之所軫念
九重之使朝臨而萬里之轅輔駕可也予犬馬之齒
較公爲長歸裝乂東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旦
暮間爾公之再來予已去矣予與公同年登第今三
十有六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
爲感公厚德相率求予文以贈行於是乎書兼以致
予意云

厓山新志序　　張詡　通政司參議

厓山在廣之新會邑南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
故又名曰厓門山環以大海潮汐升降吞吐由之在
昔樵蘇登眺者之絕至恣虵虺麋鹿所宮者蓋不知
其幾千百年矣自宋祥興幼帝浮海始創行宮其上
而楊太后與夫文天祥諸臣鏖戰死節之始末皆在
焉慨夫六飛赴海大風覆舟之後貞烈忠憤之氣鬱
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於此矣至我　國朝始表章
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陳公甫先生與僉事陶林
君自強議上　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陸秀夫張

世傑三公又十有六年爲弘治辛亥同今兵部尚書
華容劉公時雍時爲右布政使泛舟厓門議創慈元
廟以祀楊太后又九年爲庚申與僉事晉陵徐君朝
文議請入祀典　制曰可特　賜廟額爲全節祭品
視古先聖帝王而祀之之期則先大忠一日也於是
乎兩厓巨浸之間英魂義魄貞烈忠憤之氣勃然與
雲厓爭高鯨波爭潛海月山日爭耀於無窮而香火
四時弗絕有司歲仲春率一至牲牢酒醴俎豆玉帛
森然前陳往來部使暨騷人墨客往往有登臨弔酹
潛諸長篇短章不一而足者矣徐君一日顧謂詡曰

厓山宜志而未有志之者蓋闕典也先生盍偕志焉詡謝不敏而君意益固伏杭之餘因與門徒博采羣載凡事關厓山者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次景致次帝紀次詔勑次事蹟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碑文次題詠次紀異次雜著次題名悉筆之所以寓褒也其胡元張弘範白佐之徒列傳及刻石紀功之作悉削之所以寓貶也編輯既成名曰厓山新志凡十有八卷云嗟乎世之治亂國之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修廢有以召之也姑以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帝王之學以修其身

則出治有本决不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矣有古帝王政教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决不至於燕安盛而武備衰矣何播遷之有乎不幸而至於南渡苟斷斷乎以興復為務而勸講和者必誅忠藎如李如岳必任之而勿貳奸佞如秦如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决可復而大讎决可雪矣何敗亡之有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先者既可慨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然乎此忠之所以作也夫豈但為為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夫豈但為為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

見素集序

張詡 通政司參議

文章以救時為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黨論胡澹庵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曆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竦恨不生竝時而願為之執鞭也下此則鬬富誇巧雖極其工緻第取悅人耳目而於綱常世道無所關係焉果爾亦奚貴於文章而必以是傳世為哉始予計偕至京師於士友家獲覩莆田見素先生林公為秋官員外郎時抗　憲宗皇帝疏草三復流涕見其劾匪人

紹權倖凛然鈇鉞之嚴而血誠骨鯁溢乎言表烈揭日星而聳山嶽也公雖坐是遠謫而一時國是士氣賴之議者謂與澹庵一疏相伯仲文章若是豈非所謂救時者耶未幾還公留都為歷外臺長一旦拂衣去朝抗章夕就道未始待報也越數載　先帝以言者起公為僉都御史持風裁於大江之左右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雖當路左璫素號桀黠者亦為之斂跡潛避公出而救時其事功之偉又在在如是蓋不曾見諸文章而已也使公在　朝廷則必有以寢淮南之謀在邊陲則必有以寒西人之膽而在山林

則又必有以一絲而重漢九鼎者矣蓋公精神心術之所寓有未易以尋常窺測者故發而爲文爲詩或贈送或酬答或寄託雖體製異科風格殊指要之其歸與奏疏救時之意異者幾希矣然則公之文章雖欲蘄不傳於世弗可得已而公方退然以爲此特暫說上意思耳夫豈以是爲自足者哉間手編成集凡五十餘卷而以其別號見素者名焉不遠數千里緘書遺予曰子其爲我序之得書時薄暮矣亟篝燈快讀次日卽捉筆于以見予仰公之至方以託名是集爲幸遽忘其譾陋且讓云

章恭毅公文集序　張詡 廷實

天眷　皇明錫以骨鯁忠貞之臣俾之用以贊治化匡社稷扶綱常隆世道于當時而餘芳遺烈足以起頑立懦於千百世之下若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恭毅章公蓋其人也公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卽抗疏論太平致治十六事次論禦戎次論鈔法次論華寺次論恤民次論時政次論朝貢次論科舉最後論脩德方在一司秩五品非秉鈞軸當言路也五歲中疏入者八九皆國家大計言人所不能言者也其脩德中言朝　上皇復儲位事關王體國是尤大言

人所不敢言者也疏一上舉世駭之而公坐是得禍矣首尾囹縲絏七年考訊無完膚繼受大杖一百瀕死者亦屢矣我　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首釋公是夜索公疏讀之猝不可得隨聞之內侍口誦以手擊節嘆曰好臣子明日擢公禮部右侍郎蓋簡在　帝心久矣方公下獄也天大風黃沙四塞人心杌隉釋囚之日也連日陰霾至是開豁京城男婦聚觀如堵有泣下者擢官之日也中外臣僚下至衛士以及行路之人莫不舉首相賀一時骨鯁之名忠貞之節振天揭地雷震于四方矣由是觀之公危言讜論一發雖

不盡用而於治化　社稷增重多矣至於殊榮大辱之加綱常世道又因之而振肅焉千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可起而懦可立豈誣也哉謂非　天錫不可也惜乎公以公輔之器而沉于下僚後雖任以卿佐尋改南都未衰乞骸去矣其素所蘊蓄有未究其用者故往往於文章焉發之平生所爲詩文甚富雖一時應酬之作亦皆本於性道節義該乎人倫物理不爲無益之空談故雖不屑屑求中於文士詩人之榘度而精誠貫金石光焰奪星斗非有本者如是邪竊嘗妄評公之詩如關雲長直取顏良頭於百萬軍

中而陣伍有不必設焉者矣文如郭子儀單騎見藥葛羅於涇陽而甲冑或在所免焉者矣豈尋常將帥敢爲哉蓋詩如其文而文如其人如此公甍之二十二年冢嗣方伯玄應始編次成集凡二十有七卷詩文共若干首刻梓以傳屬謝序其端噫謝何人敢以不腆之辭序公之文哉顧仰慕公在山斗之地非一日矣重以方伯孝思之意不可孤也敢論述其關繫於天人之大者以見公所以取重於世者有在也是亦論世之意也

北征藁序

祁　順　何政傳

詩之道大矣古今異世而詩無間也中外異域而詩無別也蓋道之著者爲文文之成音者爲詩人有不同而同此心心有不同而同此道道同則形之言者無往而不同矣苟不於此求之而屑屑焉古今中外之較豈知言哉此余於朝鮮徐剛中之詩所以有取焉耳朝鮮以文獻雄東方詩派相傳夙有攸自逮際皇明氣化丕隆聲教淪洽能言之士尤彬彬乎視昔有加剛中博古通經擢巍科躋顯仕文學優贍國人咸推重之天順庚辰奉其　主命入覲于　朝往還

幾八千里上觀乎都城之宏壯宮闕之崇麗車書文物之會同禮樂典章之明備下則覩乎山川之高深道途之修迥民風土俗之熙皞鳥獸草木之咸若凡其接於目觸於心者悉於詩發焉長篇短章瀰瀰乎其美盛也淵淵乎其有本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推其所至與中國之能詩者殊不相遠等而上之雖古人亦豈難及哉是固所謂心同道同而形之言者無不同也昔陳良北學於中國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是以孟氏稱爲豪傑而其名至于今不泯然則剛中其東韓之豪傑歟余承　天子命來朝鮮適剛中

爲遠迎使旣又陪于館中送于鴨江之上相與凡四浹旬山川風物倡酬殆遍用是益信其能也剛中以余有斯文之雅出其北征藁請言序之余忝使職正思采東人之詠以觀所志而獻之于 上則於斯集豈能忘情耶庸爲序其篇端俾人知詩道之所同然抑有以見 聖朝文明之化所及者遠而所感者深也剛中名居正仕其國今爲議政府左叅賛云

東溪詩序

祁順 戶部郎中

東溪詩一帙縉紳君子爲余從兄以信先生作也先生居寶安城外東北二里許有溪水環于村郭通于大川以達于海其沚湜湜其流不息挼藍鋪練與天一色朝而潮晚而汐日出而波紅煙收而空碧飛潛動植各適其適溪之風致不可得而具述也先生結屋溪東因以東溪爲號居於斯會宗族賓客於斯橋梁以通往來舟楫以供出入四時之景萬物之情充理趣而助笑談先生雖業農圃手一編未嘗釋暇卽臨溪坐石誦聲琅琅然爲詩操筆立就不費思索時起而曳歌張志和西塞山詞及杜荀鶴蓬底獨斟之句或自爲詞以歌曰溪水兮悠悠濯我纓兮溪之流或理吾釣兮或棹吾舟忘吾機兮狎鷺鷗身之外兮又何求又曰朝日出兮融融居仁宅兮挹光風萬彙發育兮至仁流通吾心默會兮斯道無窮憫世俗之頽弊兮吾欲障百川而之東 綽綽然有自得之意於是年且六十安貧樂道一切聲利視之若無聞焉

余嘗從先生溪上擊鮮酌酒爲樂酒酣出諸君子所作東溪詩因與讀之余因請曰諸作類能言東溪之趣抑先生自得之樂有詩所不能盡者也先生笑曰吾之樂吾自得之吾亦不能言耳余曰噫妙哉東溪之樂也已不能言况他人乎况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淺不得其深者乎遂書爲東溪詩序

送林給事使暹羅序　梁儲大學士

皇明天覆萬國旣正方域以安黎元至於四夷君長之當嗣位而來請　命者亦爲之遣近臣往封之非以勤遠畧也蓋其君所以安其民古所謂王者無外之義也於成化十八年七月甲子暹羅國王臣某遣陪臣表貢方物言臣某老倦于政將傳位于臣世子某惟　陛下命之　上可其奏於是有司舉禮典以正副使請　上命刑科給事中臣霄充正使以行臣霄承　命兢惕尚圖所以宣德意而安遠人者臣與之言子能如是可以爲子賀矣昔班彪有言夷狄多

變詐交接應對得其情則却敵折衝後人常以此爲待夷狄之要然愚以爲待北夷與南夷異北狄很子野心南夷緜力輕心北狄容可以智數御之南夷直可以禮而信懷之耳彼其星散居海中者數十百國去京師不可以里計王人駕萬斛舟張如雲之帆一日夜趨千餘里然且累月始至其境彼或比年一世而貢于中國此豈吾任智數以致之哉又況暹羅世修職貢乃心中國自祖父以來無有二心者是固宜推心以待之而爲使臣者亦惟俯從國俗簡其禮數雖曰等威當辨亦惟當嚴於自治無以修飾邊幅爲也則其君悅服而其民亦受多福之庇矣子溫柔敦厚疏通知遠於此固將舉而措之耳而又奚俟愚言之贅乎抑聞之飛走之族有所謂鳳與麟者遊其國則其國熟五穀而蕃六畜人不逢其害菑今子以威鳳之儀服麒麟之服銜　天詔自天而下以辱臨遠國人將爭先覩之以爲快是即所謂鳳麟者矣其國人又得無有焚香籲天欲使星之早至者乎吾固預知子之能宣德意而安遠人也而又何慮乎臣霄旣赴拜祝辭而在廷諸臣又多作詩以送之編而成帙總若干首翰林　國史編脩梁儲爲之序

草木子序

黃衷 都御史

言所由以立學必擇而文有經苟訾夫道焉斯弊已道無弊也弊必自諸子老聃弊道德揚子雲弊易王通弊經揚墨弊君父荀卿弊性韓退之儒者也其稱孔墨相用弊孔子記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凉於德者肆言愈繁而訾道愈力支流蔓說浸淫糺競固趨之而固離之蠱於心者眩其色大抵然也龍泉葉先生世傑嘗道於古而役志也徵仕為巴陵簿不以毀鄉涉世棄歸其鄉著書數萬言觀天之文與地之法鬼神屈伸之故禮樂明備之體陰陽順逆

六度天人交與之徵卉木蟲魚之候器象沿革之制衆閭衕技之末幽幻玄恠之迹窮簷委巷謠諑之語冥搜臚擴區物而辯材綜百家之勢類列九域之風君水嘏而木栝之畢屬夫燦然之道蓋君子黜浮歛務勸理以知服擇之審而經是程宜不很以詞勝噫徵其可占矣昔長統憤而昌言作王符隱而論次成抑先生自序顧有慕於虞卿之為者無謂云乎哉舊編二十有二今約為八凡四卷先生別號草木子編因名焉裔孫溥以南司諫出牧福州既卓樹其風聲將昭厥先美意于有永乃付梓工而委予序其端吾聞古之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瑣細之言於是乎有稗官之紀王充撰論衡蔡邕私為談助富禁之讜而國盛興人先生之惠流矣

羅浮山志敘

黃衷 都御史

羅浮山志廣西少伯懷玄子之所著也合水泉灌溉之利峰巒溪谷巖洞之幽琳宮梵宇若橋壇之興廢為靈境志一合羽毛生彙之異為動植志二合羅豫章蘇長公留仲至張恭父之勝蹟為賢跡志三合葛稚川而下四十三人玄行之精驗為仙釋志四合歷代遊人變幻形迹之遇為紀異志五合古今詩歌吟調序記若干首為文賦志六摭幽究邃鐵橋之奇四百三十二峰之秀隱約几格間耳始予讀之未嘗不動其志而悲其心也夫榮盛之情汰窮素之情瘁推

抑伊鬱之情激而務達是故王公貴遊歌鐘食鼎縱耳役口以為娛卑約微賤披褐戴索呻吟淒楚以為怨幽人貞士謫宦逐客清泉白石以為適導引辟穀以為高述言纂事以為撿又其下焉乃沈酣放蕩以為極凡此非有崇丘巨壑皆不足以舍神而修遠趣而樂故山水之勝之傳恒出賢流之品第零陵諸山常山耳詎能匹九疑而伍衡岳也卒以子厚之言于今見之况羅浮之為山磅礴三百里上摩蒼穹青帶溟渤邐屬乎勾曲而擅道家洞天福地之號懷玄子回稱其不在五嶽四鎮下矣古之耆儒碩彥踰嶠而

▢者或秘迹焉謝喧杜世若黜名廢行冥心而毀慮者然於茲山草木虫獸靈源異境觸目而動中藻詞瓌韻卒不得已乎其言則茲山之勝之傳固嘗盛於昔矣懷玄子好古不妄比以祠部郎出叅藩政化通而閩流初無窮素之瘁摧挫伊鬱之激而志茲山遂寓想於芒鞋竹杖何耶無亦恬曠之性出於其天處榮盛而不汰耶不然神仙之説何憑哉予膠於志而困於才將無以自見於世尚茲山之我容也庶懷玄子之情協已

海語叙

黄衷 都御史

夫列徼之外東方曰夷南方曰蠻雕題左衽鳥言而獸行諸夏利害無與也然侯德以賓睹勢而服於諸夏之盛衰實始終焉是故兩階格苗重譯獻雉虞周之德之盛可知也楚稱霸而百粤效貢秦兼併而蠻夷威服勢固有然者歟自漢而後內屬之境暫開而攻鈔之寇踵至來王之便未返而爭貳之釁已彰是雖禽獸之常形而綏馭之道或亦疎矣余嘗考自洪武永樂之際海上朝貢之國四十有一麒麟再至名珍異貝充物帑藏于茲百七十年惟東之朝鮮日本南之琉球庭實之質不絕於道安南暹羅滿剌加占城君訃至君立至鄭國交惡至惟呂若佛皆有常使比平其亂或表臣流焉自餘兼併分裂遞興遞廢名號非舊亡可攷錄余因以嘅大政教不加荒亂日多裔夷之遭之不幸也當時文儒纂述其稱古里之風道不拾遺天方之數可裨曆度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非邪他如南州異物志雞林類事寰宇記島夷諸番二志土風國俗亦間見耳余自屏居簡出山翁海客時復過從有談海國之事者則記之積漸成帙頗彙次焉夫有君臣則有刑政有男女則有媾婚有父

子兄弟則有聚有處農工商賈桿舶禦侮各隨其方客談多二國之事然類有異於前志者豈亦沿華習氣與時推移邪記風俗夫天地萬物陸之所產水必產焉故物莫繁於海亦莫鉅於海島夷內黠外癡而鍾於物則良可貴奇可玩者多矣無亦造化之偏氣乎舊志未必詳也記物產夫羅經指南船海而尸其務者爲舉舟之司命毫末懸利害焉海賦未經道也挪子厚招海賈似寓情於憫時憤俗而輕生競利者觀之亦足戒矣然余則謂海之險何若方寸間邪蓋海無私於覆溺而人心或甚焉覆記畏途夫常必有

惟先王制器以知神姦魑魅魍魎毋或逢旃是故蠻夷險類也海險方也鬼物或憑焉海童天吳諒非誕說記物怪夫言以談海立者也題曰海語云

南中集叙

黄衷　都御史

正德辛巳秋七月予自廣右稍遷雲南右轄親知私叙者率言雲古滇國是爲西南絕徼瀕海諸蕃赴之皆萬有餘里又率以予迂矯早瘁若迂矯忌遠俗早瘁忌遠適云者予惟滇自古不通中國漢欲伐西南夷乃先鑿池類昆明以習水戰乃遣王褒祀碧雞金馬竟不能至夫滇山川之遐以阻敢煩閔閔然諭孤劣之人知止恒戒茅　聖天子新滇　大號予幸以方伯召殿茲土又幸未即老詛敢以瘁辭役若迂矯者知不知之間有詘信焉吾何懼而避哉乃沿瀧流

訪昌黎子問走處宙挪崳衡汎湘江陸遊武陵登遇仙橋觀秦人避秦洞歷辰沅以入貴竹凡兩月十有二日而達滇境又八日而至昆明之池碧雞金馬往往在目是昔擢奇若嶮什今觀之亦丑洳之會伏鼠躑駝之丘而已曩懼乎迂且矯者只情顧不背然瘁則愈瘁矣居二年有奇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初予入境館于平夷夢騎士數千或介或戟列隊而夾止而遮予所整整如衛心竊怪之至是乃知鬼神之靈不可昧以遠也未幾改鎮湖廣往返計四閱歲途之所遇意之所感交游之所應酬得詩百二十有二首命吏輯之爲南中集云

伐檀集叙

黃衷　都御史

伐檀識始事也嘉靖丁亥　大內將營　仁壽之宮余由三楚撫臺擢貳冬卿以綜楚蜀貴竹之木政奉制維楠維杉維栢維檀皆在次焉故曰始事云爾夫木譬則士也簡木譬則柄士焉余嘗陟戎瀘之岨永保之區思南石阡之岵見楠杉焉憂雲者蔭數畝者阿娜扶疎者樾嶽而綿谷匠石視焉卷曲棄震裂棄蜷簌而半蹩棄繩曰正引曰度而可採者十四耳採而覆視焉擁腫棄跳理棄滭外而槁中又棄中梁棟而可獻者十四耳栢雖不盡規以繩引然以礌砢偃

亞棄者固多矣惟檀也埋楠而縝榦杉而勁姿栢而加貞修踰丈徑踰尺者列獻籍夫楠杉鉅材也震裂蜷簌不免也栢奇材也礌砢偃亞不免也檀美材也宂無可簡也故曰譬則士焉耳才鉅者節奇者嘂美者夫繩引而能成業也乎哉詩曰不素餐兮士之繩引也是故伐檀有君子之道焉因以名編

雲南鄉試錄敘

黃衷　都御史

士以言揚也古矣夫言不苟飾也裕之以學言不苟達也文之以才言不苟信也副之以物言不苟傳也統之以行是故君子之制行也篤者之言端以慤遂者之言閎以深緐者之言翠以詳通者之言和以適浮者之言誕伎者之言詭不恪者之言淫中無主者之言支以達于政猶影響然是故　朝廷之制命宗廟之聲歌聘問之辭令官府之播告戎旅之諭檄徵而通幽玄顯而昭化理言之義用大矣哉洪惟我朝聖祖　神宗稽古成治養士有學取士有科本之於

六經博之於子史徵之於政務養之於積歲而取之於浹旬言也是錄而後之鴻賢碩輔一無遺者嗚呼盛矣　列聖馭世臻理之道至大而至要存焉爾嘉靖乙酉厥期既屆雲南巡按監察御史某議舉試事而貴州之士亦並敘焉　制也先是藩臬以其白于巡撫某既具則又白于鎮守某咸曰典也維飭貴州巡撫某鎮守某巡按御史某咸精志協德用相厥成清戎御史某事兩藩振飭益力玆舉之盛此其大都焉仲秋初吉考試官某同考試官某各皆聘至提學副使某僉事某預取之士亦既濡額而待矣御史

其乃申令于內曰量才稱事巨細必　布政某司之
供應戢譁維典維法按察某司之又申令于外曰內
供必飭外防必恪具官某某司之間關修阻士來斯
所貴州藩臬某某司之胥鉦晝柝徼偵衛巽都司某
司之至如舉綱張維井井絡絡厥御史之所綜也是
月丙申鎖院某辰而徹凡三試之拔士之尤者五十
有五人併其文具錄以　獻某次當叙某曩聞談者
言秦黔之地率皆與其產而略乎其才竊嘗疑焉而
未有言也頃道辰沅歷鎮遠帶甲控弦之衛連絡不
絕椎髻革衣之子蹻揵上下虎關鳥道盤廻數千里

勿陟益峻勢益險而觀益奇躋雲躡霧者踰月而逵
則豁然大觀閉者以融隱者以燦炎瀾之氣灑然清
寒視江南都會形便特勝因仰而嘆曰嘻壯哉使談
者之言而信數千里之所盤廻峻者險者觀而奇者
閉而融者隱而燦者則其所產豈但燐然而先沃然
而澤雜然而變之物為世之玩而寶之者畢翔價於
天下而已哉不然必有際其盛者矣既而負席珍之
儒謌鹿鳴而來也三月所呈肆而閱之鈞深引類移
刻連卷蓋已信多士之工於言矣盡畧而披繼燭而
較典而莊者制命之儲也雅而麗者聲歌之表也婉

而盡者辭令之軌也簡而重者播告之宗也嚴而辯
者渝檄之選也譬則良治之蓄型範莫同而為器均
耳雖然士陳之有司錄且獻之學誠裕矣才誠文矣
物誠副矣　皇上文教旁被無外亦足證而信矣然
統之以行　天道之深惺焉尚勉乎哉脩於家而不壞
於　天子之庭者是則士行之良者耳其尚勉乎哉
無亦燐然之光沃然之澤雜然之變之物卒於玩而
已矣

贈東塘毛公還朝序　黃衷 都御史

夫謂乎社稷之臣者審幾達權庇民而保治者也是故動惟其時幾斯可審矣誼不諱專權斯可達矣柔遠能邇民斯可庇矣虞變於微治斯可保矣予觀安南之役若東塘毛公可不謂以社稷為悅者耶初黎氏衰微勢殆奔鹿陪臣登庸攘其位處其身以及其子方瀛常貢不入者餘十年黎氏之裔不知死所者數輩同列播竄者譯訴屢至　天子震怒詔下雜議加兵修內騰說若訟老成長慮則曰其遺元臣馳及封域惟威惟懷付之機宜必尊　國體而息民勞尚

其可哉　上嘉納而難乎其使諭諸郎署郎署僉曰其毛大夫乎是嘗按八閩三楚大梁而有成者也諭諸臺諫臺諫僉曰必毛大夫乎是嘗兩佐棘下再領節鎮經畧西陲而有成者也諭諸九卿五府僉曰大夫器閎以遂貫文而經武伐愈茂而謙愈光靖茲夷醜無以踰者　詔以咸寧仇侯綰府將印節公晉之宮保以副其望位之本兵以一其權兼之總憲以貞其度　錫之蟒衣寶刀以飭其寵而少司馬蔡公實均體焉凡江湖雲貴閩廣之兵之餉悉在調發凡七省之藩臬連帥若封疆之吏偏裨之將悉在節制若

才若䘵惟賞惟罰庚子夏四月偕蒞左廣閱卒蒐乘募船料餉踰月而集航海之師超距之士飈迅霧合縱間走檄辯撥而義正方瀛震懾九月初吉禡牙于邕州交人大恐登庸點號引咎乞降之使屬於道公曰叵測也登庸迺繫頸以組率彼耆考款關而請戮歸我侵地版圖臣庶咸聽於中國復請以諸子挾舉首赴　闕待罪公曰其可毋煩師釋其組諭而遣之致諸子于京師振旅而旋於是乎有飲至禮也黃衷氏曰史稱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德重固也公仁被裔夷功著社稷德莫加焉

天子勞之鈞軸之重不可辭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送左轄方鑑湖入　覲序　黃　衷侍郎

大聖天子御寓之明年爲嘉靖癸未爲肆　覲之期雲南左轄鑑湖方公以其職行東忝相藩務嘗器觀焉公內明外惠體巽而務確其有德者乎夫非明弗照非惠弗懷非巽弗受而非確弗居惟其有之以達于治其有政者乎公曩以地官郎出議湖省再擢元參陟左右轄屢殄劇盜兵餉攸賴以是　賜俸者三賜幣者再膺薦剡者十歷歷之效既顯且碩今方騁萬里之軌赴合瑞之榮求遠民之瘼以賛維新之化者安所先乎夫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今之制御

古之制而公職焉是舉者也況公藩宣之長位重而體崇所管府二十有一州三十有九縣如州而殺其十戍衛若錄夷之司四十有七食於其土與　天子共理爲良吏凡幾於民無譁於治無稱爲冗長吏者凡幾贖貨淫刑比惡而賊善爲貪墨吏者又凡幾陟其明而黜其幽公實柄焉夫滇遠服民故狃於饒逸昔也文犀象齒寶鑛鏐鐐之屬衍牣乎中土裔夷之長畏威慕義頫首屈膝委命下吏順指之勢於我乎重今也錙銖是求民鬻子折骨無所於避爲之銅山堆非而病固若是也夷酋張吻攘臂撑肉單弱令之弗率而恩之弗綏其端曷自哉民焉窮而化焉梗將焉爲是憂公明且惠蓋嘗月擊而心存之矣會　賜對便殿前所謂安所先者將一一言之乎吾聞古者郡國朝于王所惟善惟慶於是乎有錫爵錫秩錫蓋若幣者在典可數也公績偉而聞且流循將之以巽確天之所與也天之所與諒有終矣

送王栢山入爲少司寇序

雲南東北馳　闕下里萬有餘土官所治夷㑩所聚什蓋八九漢僰之種控弦之衛什蓋五六衣冠之族文物之觀纔四三耳地重而遠　國朝置世鎮又選

有文武威望可倚重大臣代殿之嘉靖改元今中丞栢山王公實拊循焉至則禁珍侈約宴接植廢振敝繩奸而旌正禮動義閑無細弗悉戢土官之縱倨過夷㑩之攻掠平漢僰之差賦飽控弦之廩餼表衣冠之風義敦文物之聲教大者　上聞餘惟所置罷而已居二年是稱大治　天子以公久勞於外召爲刑部侍郎鬨　命之日士民嘻嘻塡郭溢郛曰盍留諸曰　制胡敢奪曰盍贈諸曰分胡敢踰然則盍頌諸衆乃括其意而爲之敘夫憲臺之長秋卿之亞皆法職之雄也廉靖孤貞之操强明敏惠之才皆持法之

選也是故廉莫大於已貪靖莫急於弭亂孤莫順於
居理貞莫著於正物而又强而不愎明而不苛敏而
不忽惠而不濫具是八物以立乎　本朝翹然大臣
之表也獨持法乎哉故周司紀禁漢稱執法唐主質
正而謂能於其職者非清直公忠世未知或聞也公
以名進士起家再爲縣令一就郡牧六居藩臬歷
垂四十年南司是進外總百僚精練之識大施於演
止貪戢亂可不謂廉靖矣乎動以禮閑以義可不謂
孤貞矣乎廢者植敝者振可不謂强明矣乎奸有縱
正有庇可不謂敏惠矣乎八美茲具貳于秋曹以叅

執邦典雖民自無冤之世可幾爾已況憲部視諸曹
特重朝夕　禁掖相世贊務豈惟其才抑有道焉公
著書累數萬言匪聖弗與可謂眞能以道自信者矣
以道自信是又大臣之表也國均之重將爲得而避
哉

贈江憲副海防靖寇序

廢若閩浙皆瀕海一都會也所以綏禦諸夷詰禁羣
慝在　聖朝有峻防焉故臬恒置副以　璽書領其
事貴權也亦貴專也嘉靖庚寅江公斗峰由浙大僉
趨拜茲　命貴望也時海防庶務寖弛以刓公酌水

土之宜講戰守之具繕艚募卒計供億以懸賞示罰
業而集適海寇黃秀山輩嘯聚南頭有黨數百船百
艘海門衛邑皆嬰城自固毋諭村落未淡旬而驅脇
以千計島嶼逋逃若潭之海滄月港亡命響應會城
且恐公籌督府督府謂水戰之兵制勝胥逖矣乃發
壯勇操樓船蔽江而東備江汊杜私餉清野以待彼
進無所掠退復不能以持久偵候其情聚散罔據公
曰賊擒矣可以取矣於是擐甲厲衆趨焉遇于赤灣
勝之遇于瀝洲老萬勝之遇于固戍鰲灣又勝之釋
脅者二千附爲兵者四百而畸秀山窘以其黨將竄

訛欲踰而盡擒之藁街之首相屬也辛卯夏順德
江盜結聚勢頽秀山攻掠肆出鄉堡不能禦訴于縣
官縣官不能禦督府目公曰孰踰充國者哉公度賊
成必亡入海遂預戒艚舟列布要害以遏海遁精閱
驍健輕舸襲擊俘斬甚衆餘黨解去列邑倚以奠余
惟甚哉海寇之難禦也吾以萬全之衆爭利鈍於不
測之淵我之所虞者皆彼之所狎者也非有用衆之
才夲心之策而很以取勝亦幸耳昔楊幺聲震岳鄂
待武穆乃克有功宋江橫行河朔氣無海州微張叔
夜成敗未可知也在虜豈昔欲而今愚耶二帥望足

驅之耳公閔悼凝遂濟美尊甫太參先生國事益明
以練余記公始爲御史按臨安有殺一家而莫知盜
所者公廉實而執之驗佐嶛嶛一郡稱神明比僉憲
山東更賢兩浙俱著功江洋薦才者方浙是誅而廣
幸寇借功復昭灼乃爾名下果無虛哉異時閩囚殺
長吏浙軍踵叛均蹈海以逸向責海防者皆公焉臺
端可無煩爾矣故曰爲政在人噫人亦豈易得耶

贈少司馬林公省吾還莆序

初兩廣總制省吾林公之殲大隆之寇也岡州吏民
將祝潞公冠劒附思焉藩臬諸賢若合郡之大夫士

類爲文辭以揚雋烈衷頁痾自廢掃跡城府然猶以
輿情懇起一候臺下公降禮優接延語于便坐衷曰
六月之詩以奏膚功公以之矣五章之萬邦爲憲無
亦二聖明汪眷於元儒者乎公莞爾而歌考槃已乃
嘆曰進者退之倚也盈者虛之始也得者失之機也
存者亡之表也是故君子守其貞則萬物不能奸樂
其樂則造化不能窮予獨不我是恤顧規規云爾耶
衷曰公將隱乎是何言之逸也公曰北堂望八而吾
亦頭顱可知是安能以滲漉之術衒付道路之悠悠
哉矧夫絡金之牛埒尾泥塗之龜物固有不容以相
易者矣今年春始疏乞休　上優答慰留再疏踵之
連疏又踵之　俞音未及差禧之邪而公已輕裝登
舟矣吾廣方伯祐憲副濂暨諸寅寀以贈爲謬屬夫
入而運樞宰物出而擁旄建節固亨途之至榮然風
林月壑抱膝長嘯亦士君子所以各行其志也易曰
遯之時義大矣哉是知辟穀揮金掛冠結社要非徒
自逸豫者廉貪立懦輓世機而植人紀功可小小耶
公仕版餘三十年或升或落咸樹聲績嘉靖改元
上勵精新政首旌藩臬卓異之臣數人而公在列不
五年而有今茲之擢自公委蛇之義揆之獨居之樂

有不勝其獨思之深者矣昔董子請老而大議必咨
鄭公罷政而每關利害孔明隱居歎愀霸圖溫國退
洛乃宏相業是故雷不潛則神不威龍不淵則化不
神君子藏器其殆是夫

贈林次崖擢南大理丞序

始予友天下士於泉得蔡虛齋介夫用南山景瞻虛
齋益深於理而南山長於治予儕被羅澤焉逮今西
林趾伏次崖先生方大僉廣臬羅雀之門辱節臨承
餘緒者屢矣理虛齋之機綜治南山之權量其微潔
周縝予所謂願學未能者爾于是愈益信泉之多賢

也先生比有棘路貴丞之擢郡博陳子一貫輩謂予
義當有言嘻先生實乎惠顧予何足以少佐下風哉
然不能以不文避則願有復耳夫易暌而難會者時
也易悔而難用者道也易達而難保者名也先生由
進士爲南廷尉評強直左官出判泗州大臣有惜其
道者引之有惜其政與學者又引之未幾而臬司以
晉鹽筴劇務則屬焉屯田大計則屬焉然猶以爲未
足以盡先生之能也未幾而論士育才之 命又更
以屬焉茲行也庶幾班公登仙之譽者先生之時會
矣 今上紀元六疏時事並見嘉納泗饑文告而力

拯之舉泗之民無餒色屯鹽有疏荒政有疏學政有
編纂經則存旋有錄達于 上可之播于諸司庶士
守之先生之道用矣先生嘗運禮之柄均德之化以
舉法之職矣夫法具仁義視天之有陰陽也有開藏
而后有長育義氣肅而后仁澤深是故法必用而后
無所乎用者也天下無冤民若民自以不冤亦猶吏
效之淺深云爾矣刑無刑而民協于中不式四十餘
年而天下不犯徒法然乎哉復虞周之盛使令名與
聖烈相無窮匪吾人奚望耶先生 廊廟在前矣予
幸交道誼末其贈與處烏得以諛詞黷

贈大司徒鉞桐谿任留都序　黃　衷　侍郎

嘉靖丙申冬進奏吏馳自 闕下則今少司馬兼中
丞桐谿公晉南大司徒之 命至矣夫鉞之於一方
而大於天下正人其升則吾道之赤幟以豎而君子
將恃焉其可無深賀矣乎於是藩臬長貳連帥以贈
言爲役衷病以辱毋有言也固矣重以公之分諸大
夫之勤義毋容於他諉而榮路之遭復致感焉夫有
憂深思遠之抱宣猷經務之才文雅醞籍之韻足以
亨物屯而定國是自信之人亦信之然或齟齬濩落
不一再試以老斯古志士所以深慨夫千載之上也

公惟清標亦鑒比自通籍卽以廉正方大聞泣民斃
毳然其檢也居臺諤諤然其槩也副臬長臬閑閑然
其度也轄藩則其綱恢恢然之埴畿輔則其功屹屹
然入貳本兵則其議侃侃然不撓以隨也殿我百粤
及朞而民恫釋旣春融而秋肅之益邇而隱淪之舊
紱誦之髦遠而椎結佷伶之俗衆而帶甲控絃之旅
墳而牛童馬走之賤獷而峒砦殄遺之醜靡不趨風
而革面氣機潛運績效乃爾矧夫龍舒桑梓比蔭留
都山環而水匯 祖宗之鴻烈名將相之風離萃而
爲競爽獵奇之氣尤夐別於他州纓組遊歌之士仰

之詔天府上卿所履邦國生齒之圖籍江湖吳越之
委輸四十八衛之屯營三十六倉之儲峙十有三署
之才若淑若慝得品藻而最殿焉公之榮路寵蓋章
矣夫損益萬機逐專武庫之磬衰多節冗實陰濟乎
計錄之偏一時職業國亦利其利矣尚論虞廷五教
以迨夫周室緇衣之賦或餘憾焉耳　國朝兩都相
望賢派出入實均勞焉鉅卿碩輔往往登進於留都
則留都固　廟堂地也以公之抱之才之韻昌道德
之業上踵虞周良弼之美海內信之審矣公容得而
不自信也哉

懷橦謌　帝詩序

歲八月十日為　萬壽聖節天下藩服暨裔夷之長
川獻徵貢各以其職來集　闕下雲南三司致慶之
使戒期頃矣嘉靖甲申憲使朱君寶行同寅陳省齋
氏日贈離舊矣繫重也際榮也與其適遠也皆贈也
朱君轂業貞肅親奉　函賀不謂重乎　清穆在前
朝若在列不謂榮乎越自萬里去之天都不謂遠乎
其贈之曰懷橦謌　帝義茲備乎僉曰宜賦什則既
盈卷矣不鄙謂予宜敘予惟古者君臣之際分懸而
情孚也故有致愛之道焉夫居崇高之極而凡所以
致乎其愛者非壽莫稱也華封獻祝天保興歌江漢
美宣閟宮頌魯漢舉明堂之觴唐置千秋之酺宋有
天中瑞慶之表迨于　聖朝歲置三　大賀然讚詞
非壽莫稱也亦猶致夫其愛云爾雖然壽莫上於隆
道愛莫大於勸德　聖天子春秋鼎盛懋興昌運非
古弗準吾人所遭亦既當其盛矣稱　上壽而効大
愛者予遠且劣心竊忸焉抑聞之昔有誕晨受獻者
衆以玩獻惟曲江公述古興廢之道具錄而進至今
韙焉朱君高第起家讀　秘閣書選為才御史直道
忤權左次久之召為考功正郎明審有聞一條藩議
再持憲節廉惠于滇頌也今由遠道而將事於榮且
重者必有隆道勸德之誼以續曲江故事以發予心
之至忸如是而懷橦也理也天下之福也

觜洲遺稿序

黄 衷 侍郎

觜洲遺稿凡四卷故相梁文康公之所著也厥孫敝孜鄉進士紹曾謀梓于世而問言於予曰先大師廻翔館閣優游藻翰者餘四十年觴而門墻傳述遂而酬應四方鴻篇遠韻宜其富矣邈根邇披蔫更時歲僅輯茲稿誠懼不全以速大戾惟卒惠焉予聞先有美而不傳不仁孝子慈孫所懼不傳毋懼不全也且片翎隻者騰價物不必完而貴文碩求全而後傳耶玉瑩而品融錦飾而彩麗麟遺寸角識者競珎鳳委昔者才卿韻伯纂言必根於道托詠必端其趣脫遺

瀟瀟然猶斷簡可師隻句為警者必有視細如巨卽根該而知華實者矣故曰毋懼不全也嶺左耆碩振古鳴世書存冊府議訓彙區者皆是也略舉其大而藝綜其長者惟曲江乎曲江蓊道侔伊呂業邁姚宋砥柱之烈屹立橫流之朝文賦亦幟特孑孑於作者之壘異時人物之評天下第一流云者有以哉公後曲江運亾數易而位望相照耀文之體裁詩之風骨未盡同製而可調者多矣是故渾雄莊雅者觀乎序整嚴明贍者觀乎記伐大而辭彰事歛而志伸者觀乎碑表外美毋溢而內稱毋避者觀乎誌銘悠揚深瑩原性靈而該六義者于篇什觀焉粟之藝文斯全品矣迨夫扈從南征行詞代制畫一而懷永者不知凡幾南郊二疏明 配天之大義闡 祖宗之訂謨奉 鑾輿之遊歸槃其辭氣峻而不激巽而能堅廓乎大雅之度引年累表竟爾得謝而異數有加焉昔稱晉公全德始終獨唐史之耿光乎哉

明倫大典後序　方獻夫 大學士

明倫大典書成　皇上旣親爲序諸首又命内閣輔臣臣一清臣璁臣鑾冢臣臣蕚序其後已而復命臣某序諸末臣謹拜手稽首颺言曰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生於心者也故率性以爲教緣情以爲禮因心以爲孝故道未有不本於心者也夫道一而已矣聖人秩而序之或謂之五典或謂之五常或謂之五倫典也者有常之謂也常也者不變之謂也倫也者有序之謂也故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

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故禮可變道不可變非道不可變心不可變也非心不可變天不可變也是之謂降衷是之謂秉彝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明倫大典之作蓋將以明斯道乎嗚呼斯道之不明也久矣非斯道之不明也人心之蔽也嗚呼人心之蔽也久矣非心之蔽也學之蔽也臣嘗學矣見天子爲後之説見漢師丹議見魏明帝詔見宋司馬光程頤論以爲道固宜然矣及因今日之事而反諸心則有不然者遂爲之思曰若朝廷令曰爾百官棄而父母將與而官爵百官將棄父母而取官爵乎否也以此心推之　皇上之心亦若是而已矣由是推之見舜竊負而逃之説推之見儀禮無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説推之見大人世及以爲禮天子諸侯無爲人後之説二帝三王之道固自坦然明白而後儒之説之蔽之也於是繼統之義著而爲後之議屈矣嗚呼豈得已哉夫師氏司馬氏程氏皆名儒也臣等何敢必違其言以取不韙之罪哉是心有不安焉耳禮官之議十九臣等之議十一　皇上亦何必違衆而從寡哉是心有不安焉耳是心也良心也降

衷秉彝也人固有之也不可得而泯滅焉者也使此心可泯滅焉則亦何有於是故學也者反諸心而已矣讀是書者亦反諸心而已矣

廣東通志序

方獻夫 大學士

廣東通志成廣州守鄒君將廵按御史戴君命來請予序序曰天下之監戒昭而後勸懲著勸懲著而後治教備矣夫鑑者監乎人者也史者監乎古者也志猶史也廣東通志者志一方之故也於以考地運焉於以徵士風焉於以觀民俗焉善爲政者於是乎取材矣知其漸而防之知其流而遏之美者崇之惡者沮之利者興之弊者釐之於治教其庶乎吾廣古百越地三代前猶在荒服至秦始入屬郡更漢歷唐幅員益廣晉宋莫及也晉唐之末盧黃寇攘荊莽過半

南北五代棼亂無紀胡元溷濁幾于淪胥迄我　皇明乘運統一寰宇薄極海外傾心王臣今枕林蠻窟無入寸不入版圖可謂庶矣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故漢一時也唐一時也我明一時也不於是可以考地運乎漢晉前廣人罕仕皆產寥寥及唐張曲江公以相業顯宋余忠襄公以直諫顯仕者始崢然出頭角鏗然厲聲名南宋崔菊坡公十三疏辭相位清風高節夷夏想聞至于我明成化弘治間白沙陳先生者出默學潛脩歸然以道統自任由是而仕者恬進取學者知本原今文士裒然魁天下恒不自以爲至而惟反躬上遡于道德性命之求斯亦盛矣是故道德本也文藝末也不於是可以徵士風乎自昔廣俗朴野少文晉隋之間椎結箕踞舊風猶爾唐宋而降文物寖盛無異中州入我國朝百六十年來聲教日洽今雖閭閻士女冠裳簪履雍容揖讓之節昏喪交際爭以不及禮爲恥至于燕會之常樽罍肴核璀燦陸離與京都埒嗚呼亦盛矣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時然也不於是可以觀民俗乎雖然地極廣大則生齒之蕃也習騖高遠則功名之薄也俗尚侈靡則財用之蠹也善爲政者有憂之生齒蕃庶

則思所以安集富養之方士薄功名則思所以崇獎激厲之道民俗侈靡則思所以返朴還淳之術故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有司者之責也此戴君志也是編也雖草創于提舉張岳教授何元述教諭王時中輩而發凡舉例搜逸芟蕪叙以先之贊以終之皆出戴君手自裁訂戴君雄才博學按茲一方大有風裁吏弊民隱抉剔靡遺而猶有暇力以及乎文士卓然成一家言以垂百世典厥功偉矣某卧病山中筆硯弗治媿莫能出一詞贊之而實樂其成也可不有言於是乎書

送殿撰倫伯疇使安南序　湛若水

王者無外凡在荒遠無不臨御惟其職貢之疏數先後焉耳故春秋重王人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　聖天子初御位臨御四方　詔萬國頒之正朔而安南昔在臣順奉職貢尤謹頗效中華文獻之風宜在諸國先於是公卿廷議遣使當得朝望而殿元倫先生脩撰實充正使以行示　寵也吾聞安南國王凡天使至則躬率臣寮馳百里外立迎道側　天使以守國辭則退至數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而陛位正東西拜　天子詔宛若咫尺乎　天

威甚得畏天保國之道所謂夷狄而中國者非耶昔太史公歷遊名山大川而其文益奇故史記繼春秋而作今先生實太史也歷齊魯汶泗之邦吞若江淮蓋禹穴而南之景皆入吟眺九疑沅湘悉映乎襟帶之間未足為先生觀也又越大庾跳珠崖臨溟海登歌乎銅柱之標以逍遙乎無垠所謂遊方之外滋益奇矣行禮既畢觀下國之風歸將書諸史以附春秋進夷狄之義乎郡人也於其行書此以俟之同館之士又為詩歌繼之

送給諫王文哲序　湛若水

皇帝肇臨天下曰若稽古典式尊尊親親肅肅既用郊于上下神祇方海內外藩我先王親肖王室罔事牲幣其何以展親岳瀆以外大名山川悉效厥靈獻相皇守昔周王所過亦式于告況曆數正始宜稱殷祀惟元年三月丁丑　皇帝晨御奉天殿傳制遣使臣齋浴欽享直哉惟清其往祇告且聽各以地而都給舍王君文哲拜靖江王南海神之命茲惟五嶺之表實邇桑梓於是同列言曰君屬有望雲之思以侍職莫遂今真得所願哉其友翰林吉士湛若水聞而

歎曰昔先王使臣本其情故四牡之詩載在小雅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及後王不然遂有北山之怨今　明皇孝理遣使聽以其地豈復有不遑之嘆雖微四牡來諗而事已獨至一舉而公私兩得矣夫四牡君所以章臣之勤也今臣等不歌以章君之美而樂朋友之志其何以邁前休而示諸遠也遂作歌一章用揚其事同館諸君和而繼之詩曰於穆皇矣三神是紀允享允誠允釐百祇既牲于郊乃徧于祀　天子曰嘻惟邈邈靖江實我本支　天子曰噫惟南海有神實曰廣利

蒼梧以北扶胥于南我藩我相我祀參參茲惟嶺表
孰遹其濬疇洛匪清罔羞于神祠茲侍臣驪廣之人
縝汝吉士縝惟汝賢縝拜稽首天子仁孝縝拜稽首
百神是作曾是將父將毋來告匪也來告錫類之故
依依魏闕望望飛雲行邁踟躕忠孝之身歷鄱渡淮
亂江逾嶺未遑我公詎云歸省陟彼浴日悠悠我思
郵天子神聖詎曰無遺陟彼蒼梧悠悠我念雖司直
有人詎曰諫刿我拜我嚴于庭之阼豈他人無嚴曾
是咸父我拜我慈于闡之下豈他人無慈孰是湧毋
匪咸而湧我訓孔臧每懍靡及戴歌皇皇咨諏詢度

周諮以匡義無久私前席廟廊

旌忠詩序

湛若水

甘泉子曰人有所不朽于身者爵祿名位不與焉是故立德不朽立功不朽立言不朽斯三者有一足以傳於天下後世矣而稱賛不與焉然而求之代無幾人吾同舉進士者三百人其至于顯位者若干人而不朽者吾知有二人焉其一王事閩人馬君思聰其一瑞州知府湖廣宋君以方皆死于寧賊之亂者宋義卿之死也先是二十年泊鄱陽湖夢吏持檄曰帝命汝靖州作城隍及守瑞州瑞州古靖州也治瑞甚理執逋逃詢不軌修城守聚兵糧以備寧賊之反拒

其檄不鹽米之派遏其山石之採平反其誣人之獄毋使害吾赤子坐是忤濠濠左道執付南昌獄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義卿慷慨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明日濠反破獄械赴及舟賊兵脅之從反義卿應曰吾有死耳扭之益固至鄱陽湖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罵賊投水而死身葬于魚腹于是城隍之夢徵矣時年四十四可哀也或曰若宋公者同立功者與立德者也曰夫忠德之大者也功德之著者也不貳其心賫志沉淵以報
天子非忠乎 其身以壯敵王之氣遏方張之寇

正人心衛　宗社非功乎故死而無功君子不謂全
忠焉是故死以成功功以正忠則其爲德也大矣有
司覆上其事　天子曰來以方忠節可嘉贈光祿寺
卿録蔭其子崇學入監讀書　賜祠額以旌之矣其
靖州守丘君又請于當道立祠于鶴山之旁旌之矣
然其所謂不朽者不與焉其次子崇簡游于南雍間
從予游新泉集有諸名公文人之贊頌爲嘉忠卷請
序其端甘泉子曰子又求言於人乎然其所謂不朽
者不與焉今子之先君子旣已成其忠是之謂不朽
則將與日月爭光今夫日月之爲光也果待人贊之

乎不能贊之乎抑庸贊之乎故無庸贊不能贊不待
贊而所不朽者常與日月並明矣雖然此出於人心
之所同然者其咨嗟稱頌蓋自有不能已者乎此嘉
忠之什所由作也簡也志聖人之學以立其德固將
繼其不朽以光于前文人者哉

表章忠義録序

湛若水 吏部尚書

嘉靖辛卯之冬甘泉子登眺于金臺悵易水而歔欷
客有送表章忠義録者閱之不能以半則爲置書擊
節而嘆曰予念之久矣予念之久矣是編也胡爲而
來哉倫内翰曰是芝田彭子之遺惟先生文言之謂
以弁諸其首者也幸有不腆之辭介者展嘝焉甘泉
子曰止胡爲乎嘝哉予念之久矣昔者予於劉子長
安之居不能以一鷄飛嘗講於斯事也屢矣劉子進
賢之功雖不有紀焉胡可得而泯諸昔宸濠之禍之
起也如厲階之横空洪水之洶洶而滔於天于斯之

時懐二心而瞻望者比比也然而宸濠卒起一旦
徒以新附之衆而烏合之徒内無豪傑之士外無䕫
蜹之援惟有妻氏之兵以爲應僞檄之傳道經進賢
而中阻劉子者斬其僞使燬其僞檄閉妻子杜門戸
以死誓戰示不利則將焚妻子自殺以報國宸濠竟
以不得援而孤兵以敗當是時劉子之功如斬横空
之階崇萬仞之坊以止滔天之水其功與新建同而
報則異焉識者憾之譬之逸鹿新建蹄之不有劉子
角之新建逐之不有劉子維之譬固未可知也而不
得與新建同報者此有志之士所以不能不感憤歎

息而有遺憾也遺憾之不已故咨嗟之咨嗟之不足
故咏嘆之咏嘆之不足故紀述之而情見乎辭焉此
書之所以作也劉子今爲都憲鎮宣府然則萬仞之
坊又在于北門矣

送巡按兩廣白厓王公還朝序　湛若水　參贊尚書

白厓王子以夙學蜚聲致身柱史獨持風采奉　命
兩廣開顧天關甘泉子九十耄期若昧平生然白厓
子曰我乃公之門下也甘泉子愕然曰耄忘之奚自
曰自南野氏時有北都之行用託觀光之館甘泉子
曰然則奚取焉將取其能矣乎我方空空病無能焉
白厓蓋以能問於不能矣將取其多矣乎而我方孑
孑孤陋則寡聞焉白厓蓋以多問於寡矣由是本之
白厓必有若無實若虛矣乎又由是而本之白厓必
犯而不校矣乎夫進善無窮而物我一體孔門諸子
之學也白厓子若固有之何取於予哉及觀白厓行
事能發奸摘伏能振文耀武夫然後知白厓之能而
不自能也又多識前言往行多行善教善政夫然後
知白厓之多而不自多也吾之言爲不誣也夫以取
善無窮之心擴不校一體之仁雖班諸孔門諸子可
也公暇之餘入連理之洞遊同樂之園觀山鳥之戲
聽鹿鳴之音嗒然賓主爲之兩忘竟日而歸物我論
量爲之同於渾然也三年還朝於其行也感道義之
愛樂遊從之雅辭以送之白厓子因見呈南野公以
爲何如也羅浮西樵之念公今視昔又何如也其辭
曰紅岡荒荒兮敬一煌煌白雲蒼蒼兮珠江泱泱潮
汐詰盛入城墻東湖西島深潛藏綉衣驄馬來相將
紫馬之良兮衣珮之光君如去此兮誰予翱翔

賀憲伯尤廻溪之江右敘

湛君水書 參贊尚

廿泉子退居天關之麓蓬蒿塞門無車馬之跡有憲伯廻溪子尤子來自嶺東過焉排闥而入廿泉子於時九十矣龍鍾而出眊眊瞶瞶而口吃吃一會之間有若平生神交於傾蓋之前者廻溪公出廿泉子謂門弟子曰是何偉哉何其偉哉其儀可象也其威可畏也其愷悌可親也儀可象其官之表乎威可畏其吏之嚴乎愷悌可親其民之主乎小子識之居無何爲乙卯之夏廻溪公遷江右少叅惠州太守阜亭姚君寓書於廿泉子曰尤公之遷也凡惠之官吏士民

感其德而憾其去遮留之而不可得先生居羅浮同爲寓士其亦有感乎夫自尤公之臨是邦也百僚肅爲官司師師焉故其謠曰苞苴絕兮刑政徹兮巡公之去孰遺我法兮曰自尤公之臨是邦也六房惴矣六政舉矣故其謠曰官之清吏之癱兮巡公之去孰與我規兮曰自尤公之臨是邦也四民職矣俗風易矣故其謠曰田疇工肆巡公理之商旅來歸巡公致之子弟孝友巡公振之公其去此吾將疇依兮於是人有知者曰廿泉翁可不謂知人者耶謂其耄瞶乎識廻溪公於傾蓋之初詢事考言若執左契然惠陽之官吏士民咸自于庭太守寓書於數百里之外請廿泉子贈言廿泉子曰九十伏生言語支離之年尚可爲文乎哉辭不可乃敘官吏士民之言爲尤公賀亦以泄惠人願留不得之意云

平蠻錄序

唐冑 侍郎

傳稱商夏以前朔漠必警經書所載帝王經營多事南服書曰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即今荆揚地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亦今荆楚是也遠惟雲南史傳列爽於西南非惟經典莫載雖稗說自樊綽徐雲虔以前未有及者禹貢導黑水至於主危入于南海益言導委之所經非神功胼胝處也故歷代自楚蹻以後始不絕牢籠然究其所益不補所傷多矣武侯亮不幸生當蜀漢逼于雍闓吳附五月渡瀘所謂大威不敢復反者亦終亮世十年粗安而已惟我

聖祖皇靈天蕩一洗而華疆之百餘年來渾融造設無髮間者一旦釁啓甸定上匱　宵旰首責疆守杜沐諸公輩以剿撫又付諳夷都憲歐陽公以控制又推勳望尚書伍公以提督風力內臺劉公以監按不知虞商事荆之時有此　淫念否乎以故封疆警奮撻武遄滅然先聲之助多矣使聖人復起經能已於衍乎聲銓文之罪而侮慢閧腥之不嗇矣昭監察沈周鎮撫方閫諸公之勳真一乃心力者矣俘獻於控制之車下其無辭乃絕者矣大定於提督於監按之甸宣祇敘其分北遏絕有截其所者矣總而使之

天威其七旬之格異於三年之僊矣於今所形之詩歌別其繫本形風美德而章什之其郎風雅頌乎孰謂開闢萬億祀以來復有此啓拓苗鬼數千里之外再有此格克也哉雖然邉境自商以後南且庶幾而西北則多事矣　聖天子方勵志邁古之治諸公盤貿台閣且有虛臺省以待之者其尚輔矣文德於四洽使兵革不用守在四夷播　明明令聞於無疆諒毋自功於一隅而曰平南平南焉爾都閫方君時中刻錄成求叙於余云

贈雲南黃少叅允吉進表序　唐　胄 侍郎

余少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服尚未足以盡其大觀也頃自廣右遷憲于滇初爲之愀然數日客有詰余曰子忘疇昔之歎乎長乎因感之遂泝舟蒼梧入皇川望九疑以臨湘沅凢風門關索盤江之險無不苦歷候吏有晛知余意者因曰昔人之難蜀道者𣃔乎其未途此及入曲靖得迎於少叅黃月坡先生領其風度恬無荒炎之念後續見其僚黃梅巖呂九川劉壺山黃埒齋朱南岡諸公無不一如先生者余始脫然自觧以前後兵備督學二命凢其境之

勝𥚃步禿蒲泥舞都察濃牢昌尋獮無不徧歷故凢物之儷於中土與中土所無者如食之粳糯金線竹釘江公大頭細鱗康郎蝦鼅蛆乳鹽茶椰蒟㙂糖柿柑蕉葛榴梨松桃棠李觀之象犀氂馬金銀銅鐵錫鉛青碌琥瑪珊瑱玉石牙鍮氍毹牡丹栃桂桃蓮蟠棠鵲茶無不得旨而翫之及漢武像鑒之昆明王褒使祀之碧雞金馬牟尋所出之點蒼漢兵所渡之瀾滄禹貢之洱海又得時遊舒抱然或來險滞僻之念興非得鴻碩之依慰難矣君臬英併之盛固不待言然藩之群公又皆海內一時人望故余雖未遍遊然

即其人而其地之名山大川宛巳在目自舊夏去尤川而太華九嵕河渭失矣繼去梅巖而衡岳洞庭雲夢失矣去南岡而天姥壺公滄溟失矣今暫得侍之諸公於首山則嵩高首陽汧濟固在也於時薺且至則劍閣岷峨江潼固在也茲月坡又欲我去夫天開聖誕雖深山窮谷莫不瞻舞歡呼安阻於藩屏重臣之推賀茀念先生尤余入滇而先所瞻依者將何以為情乎雖然昔人之遊欲取助於山川而山川之也余之所得於群公蓋挹其所鍾之靈秀於山川之外也吾其於先生而致思莊重之風儀焉邃古之襟致

渦確光明之議論舉措焉又思昨執錦衣數萬灧灝之奔而力回天焉則匡廬之高彭蠡之涵混暘瀾韡豗之吽號泓瀁常在吾目則先生雖去吾而實未常去吾之心矣若夫北赴之途必瞻會稽大湼上姑蘇望五湖沂淮循邳眺齊魯之嶧泰以入幽冀皆子長舊遊之地神氣未散或夢交而問曰子新為滇中之游樂乎其以余所述者告之以補其不足若遇於梅巖九川南岡則曰諸公雖出滇然有留於巖巖汪汪者尚具在於西洲唐氏子之胸次間也使知余之有念且亦欲出滇而徧歷子長宇內之迹即山川而印

證其所得也王公必大仁者之贈而又為言以處余因以吾之所思者發之先生其亦知先乘草於吾言也夫

杖策壯遊卷序

唐　冑　侍郎

紈綺苦不盜竹帛羞不芳古之人突不黔輪不爍秦關燕壁之皇皇非無游也而君子不壯之何吁筬有冊技有竿堅白揣摩有舌誠自負矣其如天下何哉故古有善游者遍歷衡華恒岱洞庭雲夢鄱陽九疑蒼梧之區以盡天下大觀一求助吾氣以成名世之文當世岌岌之時建南陽落落之策爲鄴都汲汲之追以成安世之武抱之宏而成也大則其出也豈小小哉吾郡有屠生正夫者世秩以武器業以儒恢恢乎若大有所藏者今年夏爲大府拔取於其幕士友

咸歡酒歌詩餞之海門客有言者曰　聖天子念南服之重擇文武世臣於天下而托重撫寧公於開府撫寧公以　天子之念爲念擇文武士於南藩而選拔正夫於幕府人患無諸已耳有之安有不終知者哉正夫素耻小挾者今賓於大幕負無書帶無劍將何所杖乎承論樽俎之暇則爲金石祥光之游見廣之東西嶺嵐海霧騰空則奮焉捫胸腹嘆曰百萬子可出矣毋令將軍負此信乎大將爲　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外之無治不可得也或又曰昔大夫烏公以鐵鉞鎮河陽取洛崖兩生赴軍遂空東都士夫

之群正夫其行矣部之師何所主衛內外翼之主吏何所式令上之臧否何主以罷行疑時之政事何取以諮度瓊固士夫之冀北也盜亦不空其群耶客有傾然振氣左右手各執爵以進以右手授言者曰天下事勢有大者子獨吾慮念哉其飲此乃執正夫之手而以左爵獻之曰撫寧公今知駱中有可與語者聖天子久歷南顧之憂大丈夫當萬里封侯此行是矣其壽此無辭正夫劃然氣岸駿越盡飲之請再爵而拜别傍觀者皆歛爽咸呼曰壯哉壯哉遂解纜

贈總戎毛公轉鎮漕運序　鍾　曉　御史

正德二年丁卯　聖天子思軍國財力之需惟漕運所係為重乃　簡命今兩廣總戎毛公轉鎮兩淮總督漕運公聞　命即戒行出祖東門兩省軍民相聚咨嗟兒童走卒垂髫戴白咸惜公去若赤子之失慈母至有卸恩感惠而涕淚漣洏知其賢者梧庠士子德公之深欲乞留而罔知所自遂繪錦為軸而屬文於曉竊惟天下事莫大於兵糧二者兵尤難於守邊糧尤難於轉運顧在得人以總之然後守禦固而邊徼寧漕利通而國用足不然匪為不足以濟事將有

僨天下之事者厠乎其間矣此　先帝既簡命公總兵柄于兩廣而　今上皇復轉命公漕運于兩淮蓋皆重其事也自公總兵兩廣言之簡約儉素撫恤軍士朝夕注慮恒以練兵討賊為心其剪雲爐破瀧水擒府江平象州皆公下車次第用武也越明年平峒黎又明年平思恩又明年平十三村寨又明年平連賀等山皆公為之謀謨也所向無前克敵如神奉命三十六征而獲功四萬有奇公之用武胡以致此哉蓋公之初承伯爵自誓之詞已曰蹀血龍沙尚冀周旋於邊境裹軀馬革誓將補報於　天朝公之精忠赤膽形於言詞而不食於今日矣故平南頌聲膾炙人口七荷　綸綍屢加蟒衣文綺進秩　青宮保傅即公所以樹勳于兩廣如是寧不善漕運於兩淮乎蓋漕運之設其來已久自唐裴耀卿始為陸運卒泝河而入渭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　朝廷取足于茲軍國燕享外此無以為需者漕運關涉不亦甚重矣乎公今已靖嶺表兩省生靈被公之澤深矣吾知公移所以用心於嶺表者用心於淮上則漕運常通而　國家財用恒足

矣他日稱公於嶺表者必曰軍中韓范稱公於兩淮者必曰淮上裴劉勳業烜赫於當時芳聲遠流於後日顧不偉歟公自拜爵迄今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平生大節精忠已受知於　天朝將特書于太史矣殆非曉一言所能盡述也姑特敬陳其槩言畀諸生欣然請書以為贈

大節集後序　　鍾　曉　御史

大節集者集諸詠周節愍實貞烈之詞也周實死節詩人嘉其節指其實形之聲詩以重綱常而關風化不小也正德間周爲按察巡歷筠陽忿華林之寇殺邑屠城奮身突入援師不至死焉其子幹痛父之死執戈獨前亦罵賊而死是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大節蓋與日月爭光矣實則通判姜君之妾寇至城下姜出授兵付郡符於實實被執密藏符符旣白給死于花塢井下其節殆金石不移矣事聞　天子謚周爲節愍贈實爲貞烈蓋皆一時盛事昭燿人耳目至今不忘前守鄺公各建祠崇祀當時士大夫咸憫其死作爲詩歌而遊宦于茲者亦皆有詠焉巡臺儲公行部至筠謁周祠木深注意令守以祠久傾圮新之垂節愍像于堂于幹及與難袁主簿附焉且白于大中丞請記以垂不朽

嶺南文獻卷之十一目錄

序

霍　韜

鍾　芳

黃　佐

蕭與成

嶺南文獻卷之十一

明蘄陽張邦翼　輯

序類

觀潮序

霍　韜　會元宮保尚書

渭厓子嘗語董本洪曰子居西樵山乎曰然子居順德水乎曰然居樵也山也靜乎曰然居順德也水也動乎曰然曰若是乎子之居也跡也是惡乎貴乎君子之居也夫變化也者天地之妙也消息也者鬼神之祕也動靜也者陰陽之機也子水產也盍於水乎觀乎是故源流濁清變化見矣盈虛乘承消息生矣潭止湍激動靜別矣子水產也盍於水乎學乎是故變化生生氣質殊矣消息乘承學問著矣動靜基機天德立矣子水產也盍於水乎學乎是故天地莫大乎變化世運莫大乎消息人極莫大乎動靜知變化者存乎神語消息者存乎智神動靜者存乎德子水產也盍於水乎學乎本洪曰家翁觀潮學其取諸斯乎曰原泉混混盈科後進是之取爾取諸斯乎

送謝少傅致政南歸序　　霍韜　宮保尚書

今上御極之六年丁亥宰臣有以奸贓敗者政府缺員輔臣曰人用求舊　先朝老臣惟謝公乃僉舉旣而謝公辭曰老臣耄矣使者奉　璽書勸駕朝夕敦勸謝公翻然曰雖則耄也敢玩忽　聖天子威命廼入供舊職越七年春告致其事而歸疏四上或曰公於出處可謂完矣時在　憲廟天谿日熙麟出鳳儀公際其時道顯其身經出其詞啓沃對揚董純賈奇鴻漸天逵君子曰是謂出以其時其道亨其用利不曲其躬而養正以俟惟公乎時在　孝廟治極淳熙

百僚愼儀公際爾時經綸其猷黼黻其詞夕納其珍朝獻其奇凜峻雲逵君子曰是謂進以其時其道亨其用利不曲其躬而用正以行惟公乎時在　武廟累洽重熙奸宄匪儀公際爾時憂欝其衷謇訥其詞履躡其珍囊括其奇鶴遯于逵君子曰是謂退以其時其道亨其志正不曲其躬而繹德以勵俗惟公乎逮惟今日　聖明御宇大綱將正萬目漸舉匪求老成人則典刑孰存　袞職孰補公不曰耄矣走覲當宁罄餘忠勵老猷不敢邀佚以豫公其耄耋匪懈者乎勩勵恩酬老志聿寧倦翮林投霖龍淵冥始以

三十年勤勞而就佚復以二十年暇佚爲今日之行進退步趨後人典刑公其令德無訾者乎公於出處可謂完矣兩疏之去就文潞公之耆德公兼之矣渭厓生曰若是其淺乎覘公也大臣者出也　社稷是役者也處也元氣是壽者也正德初年逆閹專橫公之兄弟父子擯迹焉語曰大冬寒雪松栢獨秀公有之故處也元氣是壽者也而非以爲身也惟是行疆耄就列豈曰祿之縻秩之陟之爲也蹇蹇匪躬而已矣出也　社稷是役者也而非以爲身也昔漢徵申公夫申公樸而耄豈其有裨於治然而漢武之德庶

幾三代惟徵申公爲稱首是故君人者敬禮老臣乃其所以自重也老臣禮重則家國天下重矣而非其爲老臣也公是行我　社稷重矣徒覘出處淺淺已

送嚴侍郎使安陸序　霍韜宮保尚書

皇帝御　奉天門勑禮部右侍郎臣嚴嵩詣　顯陵
九卿郊餞彙有祝言禮部尚書臣方獻夫拜而祝曰
聖孝格　天爾行將之憲憲　冊寶爾行將之百執
駿奔惟爾儀之爾敬之哉無羞禮臣之職是惟能共
聖天子威命吏部尚書臣桂萼拜而祝曰　聖孝之
極本之　親親廟之保四海冢宰曠職庶官是怠庶
官是怠斯小民蒙辜惟　聖孝累爾行詢于庶官有
怠職者乎歸報　天子乎宰臣待罪乃勑飭于庶官
修職無怠是惟乎吏曹之職亦　聖孝之急於是戶

部尚書臣鄒文盛拜而祝曰臣忝司徒司兆億版圖
尚不獲乎一夫斯乎不職之辜爾行詢于庶民有迫
于內乎父不保子妻不保夫者乎有迫于重賦棄室
而逋轉而餓殍者乎有迫于暴吏正賦惟一之輸橫
賦乃倍蓰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庶幾兆
民保享生生亦　聖天子孝德之徵於是兵部尚書
臣王時中拜而祝曰臣職統　皇之爪牙一夫不靖
四夷不順則臣之罪不得委而之他爾行詢于庶邦
士伍有失次畔渙者乎驕弱愒玩者乎將帥有剝攫
士伍而肥者乎有蔽寇醸禍而欺者乎有徇尾羊頭

續貂為侯為後世嗤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亦待
罪庶幾張皇六師以綏萬邦惟　聖孝之光於是刑
部尚書臣胡世寧拜而祝曰臣職司寇萬邦勑命一
夫非辜則天和斯乖國脉斯病爾行詢于庶獄有吏
循暴草芥吾民者乎有死於箠楚死於囹圄冤不上
聞者乎有貨而粥獄寵而囑獄下情勿申者乎有之
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乃敕慎于庶獄上佐　聖孝
之澤於是工部尚書臣劉麟拜而祝曰臣職司空澤
虞不敕則贊化職廢溝澮不治則民養寡遂爾行詢
于郊鄙有水火木金土穀不得其修者乎有天物殄

暴百工職謬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乃敕
百工治五土範五材保釐萬民贊　聖治以光　聖
孝於是都御史臣李承勛拜而祝曰臣司風紀上定
國是下振政理若倒懸毀而混臧否則姦風之熾
聖孝之累爾行詢于多方有下官不職者乎有蠱
不飭者乎有為鬼為蜮而縱讒罔極者乎有詭隨依
阿上欺天下欺人以竊祿食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
臣則待罪乃敕僚吏振　國綱紀俾善類在位不善
退廢庶幾　聖治得人　聖孝錫類於是通政使臣
柴義拜而祝曰臣作納言　國之喉舌譬如人身完

其氣血非賴喉舌進入飲食乃身氣血立見匱竭氣
血匱竭大命乃撥爾行詢于多方有諫鼓不宣謗木
不傳者乎有讒說弗堲正言弗騰者乎有民情下鬱
聖聽上塞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庶幾澤
不下壅弊不上壅以光 聖治而裨 聖孝於是大
理卿臣陳璋拜而祝曰臣作大理 天下之平小大
之獄敢不以情正德弘治奕世康寧亂源弗恤民冤
弗鳴贓兇横行戮 皇祖典刑臣忝後人夙夜戰兢
爾行詢于多方有獄吏循以獄貨者乎謬信其偏鏤
蟻民命不自歸過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

乃鑒于前愆慎于庶獄保萬民命脉光 聖孝于億
萬斯年于時詹事臣霍韜不肖不得從九卿後竊聞
九卿祝辭再拜稽首贊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贈賀長教歸廬陵序 霍 韜 宮保尚書

應天教授賀子鈞昔宰浙之麗水巡按御史謂賀子
不能尹送部涓厓子蒞視部篆覆賀子政績慨然嘆
曰如賀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詘也擬賀子原秩或
曰賀子木愨介遜人也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愨近樸
樸故禮不縟介近矯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
炫不能尹也涓厓子曰辭不飾所以屏僞也禮不縟
所以崇質也俗不諧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束乎
也古之道也賀子能尹也或曰今之能尹豈曰口佞
是也寔是巧承要人顧涎滄吐焉躬曲舌圓翻變白黑

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天涓
厓子曰行矣蹇士式而木也可以立本式而愨也可
以存誠式而介也可以敕身式而遜也可以慎德行
矣往不能尹乃今可以能師矣賀子教應天二年其
對上官無諂辭其對于諸生無談詁木也猶昔也不
僕僕走趨不郊迎要官愨也猶昔也節饋不過見贄
不內推財賙貧衣布瀹粟空如也怡如也介也猶昔
也謙而溫遇要官如震焉踧踖如也遜也猶昔也乃
今黜也或曰賀子弗有可黜也然乃黜也其故弗可
知也或曰賀子胥窮歸而無貲如賀子黜凡今之官

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汚者黜潔者進循懽士化不疾也乃今潔者黜汚者何懲士何勸焉渭厓子曰賀子雖則詘黜也然而天下如賀子之詘黜也寧少也語有之素位樂天君子大自立也賀子受學陽明之門陽明之學求自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外何義焉今之汚夫溝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穢猶遺趑趄恥伍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黜感也學之師生曰賀子不黜感也惟是繼賀子者不知如何也師生所感感也渭厓子曰賀子得士如此可以自考矣雖詘黜矣不感感矣斷可知矣

贈戚邑侯考績序 并詩

霍 韜 宮保尚書

天子念我南海爲嶺落本根弗利于搖民弗宜于苛南海自孽閹揚兇所司爭割民奉佞蔚海本根惟促迨宰臣有能乂我南海民用底我黎赤子生生于惟顯揚用登有位俾我南海于康用固我 皇圖億萬年丕丕基時惟戚侯有聲于閩用將借澤于南戚侯服有 新命涖事于南邑惟勤惟公惟儉以簡賦不于苛刑不于刻吏卒有戢于威侯罔媢有權用無毀譽于人惟恩在我民民惟懷思於考有績惟歌惟謠用繫遐思詩曰

天王聖神普念我民惠有賢侯借春于南侯煥我衣侯飼我儀侯之去矣入于王畿我攀侯轅薄慰我思
天王聖神念我南海惠有賢侯于我邑宰維侯則慈維政弗私侯之去矣入于天墀我攀侯轅薄慰我思
天王聖神念我南人惠有賢侯俾乂我民維侯則仁維政則均侯之去矣遙遙車音我攀侯轅薄慰我心
天王聖神念我民隱惠有賢侯恤我艱窘侯刑則輕侯賦則省侯之去矣孰嗣徽音我攀侯轅薄慰我心

征西詩序　　霍　韜　宮保尚書

皇帝撫有全宇越十有五年于茲朔漠暨于南荒東海暨于流沙旣平旣治罔不順軌維是西廣實緻撮蠻荒山叢谷囷盜寇淵萃不勝爬梳維茲寇掠虎噬狠貪狐妖鼠伏犬爲民厲毒守土官以　聞　皇帝曰吁朕撫有萬方萬方黎赤有不祇若不寧若其在朕躬矧茲廣右南暨交州東暨欽廉西引闕雲荆蜀北連湟川洛贛以達于中原實南荒會樞有不底寧其如我子民之辜之何其咨宰臣其明揚在僚其簡懋德臣涖鎮南荒掃遏亂畧子乂我民于生生維時

宰臣實協心對揚　皇帝休嘉遜于在　廷懋德元老維蕭公實督師王公實鎮殿師朱公實總師維時蕭公王公朱公翼欽　皇帝威命誓師桂林曰嗟爾副帥閫帥千夫長百夫長敬共　天威無斁其礪爾戈植爾矛謹爾刁斗固爾土分壓閉賊衝其礪爾戈介爾鎧褁爾餱糧循爾土分窮賊窟巢其某日某甲子會師于某土殪彼醜蠻其一乃心勠乃力以毋後期以干勠刑曰嗟爾副帥閫帥千夫長百夫長敬共誓言無斁賊薮谿谷其狠爾統師其先間諜熟爾土疆以毋懵于險以危爾師賊薮谿谷其鼠其狐爾統師其鼓勇超距赫震武威靖遏醜蠻以毋逸逋渠賊薮谿谷谿竅谷幽爾統帥其扼險制勝萬全毋窮追奔以蹈履險危申誓曰嗟爾師徒咸聽誓曰敬其勗哉其月某甲子師徒四萃殪厥渠魁殲其桀黠四千有奇脇從奔逸釋寛不治俾復向化生生爲王民廣右悉平歌凱班師獻捷　聖天子其等躬見偉績謹拜首頓首矢諸聲詩用備明雅詩曰

蠢蠢氓蠻跨谷負山山高谷深大遂厥頑爲妖爲殘殘茲西土百斯民艱民艱孔苦氓毒孔威民之室家不保孤緌民之宅里蕩覆流離我民流離蠻謂得逞

人作不靖剽攘馳騁我民搖搖不保首領　天子曰嗟民之痾矣蠻之競矣誰其綏之俾之定矣誰與元老授之柄矣元老受　命拜首稽首赫將　天威誓殲羣醜誓師桂林椎牛釃酒虎賁洸洸虎旗揚揚闓闓四塞震天四方跨山爬谿以誅以攘以誅以攘先其渠魁縱其脅從宥之歸來賊巢爲灰賊血膏汚之草萊民賊斯除民生斯寧集有師功奏功　朝廷勒之鼎彝永紀厥成　天子有命紀正紀勳維此元老克平大憝胙之爵秩匪止其身及其子孫

龍厓序

霍韜 宮保尚書

香山海濱有峭石壁立世呼爲龍厓或謂石壁迂廻突屈如龍之腯擁特撑挿硬鱗硬甲如龍之飛故曰龍厓或謂石壁瀕海洋龍從海躍作風作雨躍過石壁磨龍鱗角故曰龍厓或謂石壁千仞老松蟠根松身龍鱗松根龍蟄故曰龍厓有高士結茅厓旁且語人曰吾仰厓之迂廻以長吾智吾仰厓之屈突以愼吾儀吾仰厓之擁特以礪吾氣吾仰厓之撑挿以竑吾操又語人曰龍磨吾厓吾觀其屈伸以神變化觀其噓呵以神功用觀其雷雨以神澤威又語人曰松

蟠吾厓吾柱杖厓頂挹松之馨吾炷香厓側食松之實吾倚厓嶙峋批松龍鱗俾萬世後謂我龍厓主人石頭先生聞其語而告之曰子豈豢龍氏之後身歟抑亦松氏之後身歟吾將有以告子矣是故龍之爲物也神也神也者時也迂廻以言其躍者也撑挿以言其威者也屈伸以言其體者也噓呵以言其氣者也雨雷以言其用者也合而言之神也神也者時也故曰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子撫松乎松聲龍鳴子撫松乎松蟠龍蹲子撫松乎松根龍鱗是故時蹲而蹲時鳴而鳴雨我洗鱗雷我助威雷我助聲神也神也者時也故曰時之義大矣哉子豈豢龍氏之後身歟抑松氏之後身歟其知神者歟其知神之時者歟

龍湖隕玉卷序

霍韜 宮保尚書

十年冬十月盜發海豐大掠林氏女婦某氏死之毋陳氏亦死之嶺海自閩瑾揚兇遠邑治多非材相率苟簡從政民多困暴横不聊生因之頻仍旱災饑民從盜如歸求綏須臾死命姦人乘機號召相雄長所在蟻聚蜂結憑依山谷不勝爬梳正德十年乙亥十一月羣盜千數横行惠潮鄉邑徑海豐南門縣尹閉門坐守城外沿鄉落所至虜縛女婦淫汚刮刷財畜空虛先是盜起鄉邑孀婦某氏曰夫君不幸早世吾义所以死也所不死以林氏兩塊肉在今若此不如

死以從夫君于地下比盜迫遂投五坡嶺文丞相新祠龍湖死之林氏女年十八亦曰而能全節捐身吾室女隨强賊入山汚以苟活寧死弗辱隨沉死之陳毋倉皇持二婦孫曰家門不幸老身忍見若死也必不死以僥儻不可吾亦隨死遂死比盜至惻然念曰吾本取財來也何物若一家三人死耶嘆息旋馬徑入山去是時盜擄女婦百有苟于山谷力能贖贖以囮否盡污辱鞭敲以死祚林氏一門無辱若君子曰三人者凄霜冷風畢命正志可不謂貞乎完璧操以次時粃家之門祚弗孱可不謂烈乎志以周身剿決定志可不謂節乎渝變迫遽慁隨弗舍可不謂義乎聖賢緣情以立文由義以起[?]發[?]以勵俗闡幽以彰德彝往以興來是宜有盜[?][?]私謚有諸曰有之傳曰貞哀閨[?]其凡也

重刊稽古錄序　　　　　　　　　　　　　鍾　芳侍郎

自春秋以還世次統紀編之史官者數十百家讀之茫無畔岸愈博而愈不精予嘗以爲必有要括以便記覽方欲自編而牽於舉業弗遂及得溫公稽古錄甚契前志所謂先得我心者然公意在忠告於君以昭勸戒使知前世治亂興衰之迹則不敢有肆居民上之意非專爲記覽已也其曰興亡在知人成敗在立政使君人者皆知所以知人則必賴賢才之用皆知所以立政則必端紀綱之本雖卽一君猶足以鑒况自伏羲以降迄于治平若此其多耶朱子嘗謂可

備經筵進讀然其間君道得失政治美惡皆舉其槩而不背其細爲意資講之際宜以公之通鑑參核行實雖不能通閱而一義偶足感動反覆曲折以盡顛委則亦昭勸戒之一助也蓋此書約而略通鑑博而詳務博則力有不暇徑約則義有未精二者相資裨益多矣舊本舛訛是用賀工翻刻并述鄙見如此以與志公之志者共焉

送南兵尚書涇川張公致政序　　　　　　　　鍾　芳侍郎

南京大司馬張公涖事之明年數引疾休告荷　天子眷注不得去今年春連上二章後　溫旨懇留有操履方介材識老成之諭已而求去益力詞益剴切至是凡十五疏矣　重違其意乃可之仍　賜勑加太子太傅乘傳以歸俾有司歲給祿米夫隷如儀蓋大臣致仕不恒　賜勑　賜勑異數也　上之所以優禮崇重者至矣而或於此尤有疑焉謂公詞垣重望今　上東宮舊臣宜日侍密邇裨　聖德以協謨樞軸分也而值賊瑾爝虐祟回屏良卒遷留都以謫

其志及瑾敗播棄皆復公竟徘徊三部閒而生平志操又卒無以自伸雖參贊位長百僚非公志也其力請而去也固宜噫是大不然公豈意必乎外者哉坎止流行聖人莫能違夫何心焉而私公者以得喪爲言則過矣今夫留都根本之地我　聖祖基之以貽萬世者也　文皇帝建都於此迺以守備付之內外重臣　英廟初年大臣建議曰宜老成忠直之人往贊留務蓋國家之貴莫此爲重如畢公保釐之命將以申畫而固守之百餘年來非其人不以輕畀者爲此也而顧謂公慊於是哉必不然矣夫人臣之義謹

職守而悖耻節公之位乎是也剛毅自遂無所撓折不少貶以狥俗巍然有大臣風凡軍國潛姦伏蠹賴公以正者居多然於時勢動有跋疐則堅卧求去不得　命復起而蹔之而卒亦莫如之何也先正云大臣有極而無隨如公者以拯爲心者也拯之不行隨又不可其中必有大不得已焉進不負其志退能全其節光明磊落以令名始終公庶幾無憾焉已于旌載錫賚從塡咽褒揚有辭炳在　宸製引啄斯偕則吾豈敢

送瓊州林太守序

鍾　芳侍郎

秋官大夫林公任南都者餘五年擢瓊州守芳樂瓊之得良牧也造之相見乎邸公謂予曰子瓊人也涉瓊必蹈海乎曰然桴亦可濟乎曰否以舟舟爲量幾何曰萬斛也萬斛之舟置諸溟浩之淵廓乎有容惟其所如默而運之存乎其人然海巨物也滌須無垠怒則山傾寧則掌夷不負其器不可以濟昔有楚客將渡值其夷也易視之曰等蹄涔耳於是挾尋丈之艓舵綷不完帆檣不具揚揚然枻而試之未半其洋而溺焉故濟險者必有備處大勢者必有大力易其易者艱之所由生也今夫瓊壤地三千里民夷錯焉

越重險而處最下下苦壅閼交儺多恣如溺焉而未知所止也幸而仁人者臨之則皆喁喁然引領望捄於此投之以竿已過於千金之遺矣况乎以慈惠爲舟以正直爲檣以明捷爲帆以禮讓爲綷而忠信以爲舵者乎忠信以爲舵百用具張舉胥溺者而濟之則哀矜之誠動乎觀聽雖未蒙澤者亦皆德之以終身矣故積陰之地微陽是實沮洳之區膏雨無功焉昔常衰之於閩文翁之於蜀興化善治至今頌之彼皆因艱而肇始者也瓊之下邑荒陋者多而淳樸之

風固在也得明公以爲師帥日移月易澤其所紛宣其所未融百世之下其將尸祝而俎豆矣乎公起謝曰吾聞涉海得爲政之理敬聞命矣公莆人起家進士居刑曹最稱廉明時論方擬喬序而高化有譬與瓊鄉眾王者特簡任以重邊徼吾廣士大夫聞之咸喜林掌科舜卿周冬郎立之皆瓊人尤不能恝然也屬予有言爰述以贈

永思詩序　黃佐 禮部侍郎

潛江初子蒲圻廖子訪予蒯伍之館初子言曰某願有禱于吾子也某也承天之制弱冠而先府君無祿又三載而失恃羽植以至于今緬懷音容晝夜以思豈惟音容之其所嗜好而思之其所履綦而思之其乎日所澤而思光思迪祭思成奉其遺訓思日周旋焉知某者爲之賦永思則既繫之什矣吾子其有言也余曰唯唯否否在宋聞人時則有若初子和父思親而詠蘆泉之水涪翁賡之以永有聞佐於涪翁無能爲役其何以發德之潛也乎拜手逡巡孫乎廖子

廖子曰噫吾子十六言哉吾聞省庵公明尚書舉爲造士懿厥淵源懷寶弗售蔚乎其文學之光翔也沛乎其澤若可施也慤慤乎其節之封也而守勝焉刑于之休從一之操藐乎九京德弗遑食君子哀之夫感斯哀哀斯言言生于哀若裁之嶷其容遏乎初子者祿弗逮親其情篤其思深期與潛之澌流俱盡豈與思蘆泉而奉杯水者埒哉嗚呼涕非無從吾子其言言則倡予和于余謝不佞乃言曰惟思弗竭惟水弗竭水弗竭則長思弗竭則傷今夫潛江之水肇于漢匯于江總于南荻昭其源也圓則珠藏方則玉藏昭

其寶也大塊吹萬如躍如赴如歛如吐如穀如霧昭
其文也卮蘚挹之飲溉資焉應龍起之九垓瀰焉昭
其澤也百折而不回昭其節也脊庵以之予其終之
游于學海宗于濂洛以達于洙泗以此為思玄廬其
躍矣是故汎濫而長水之無源者也徒思而傷思之
無益者也廖子稱善為之賦小宛之首章讚曰信矣
乎言惟水必下海斯至而惟思必通道斯適而初子
曰吾子之言膾哉杲也實甘焉胝駉之亂以致拜乃
出余遂以為序

革除遺事序

黃佐　禮部侍郎

革除遺事何以錄懼湮也諸臣之死嗚呼烈矣大節
揭揭天日相為昭焉何湮乎懼懼史之逸之也楊文
懿公嘗請輯建文中事謂史不可泯則是慨逸之矣
此其錄之也何居承　文皇帝嘗謂
諸臣之死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練子寧若在固
當用之　昭皇帝又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乃肆
眚宥其子孫還其田土嗚呼仁哉夫謂之忠則宜有
傳不傳則曷以示勸故茲錄之凡以承　二聖帝意
也嗚呼革除之禍寔肇自君海水載蜚甲覲乃焚赫

赫有　命歸我　聖文稽竊簡芟紛述建文本紀
第一焚巢焮宮夯走無所　慈宮長秋槿山碧鏤天
潢王葉姬妾嬪御孰逸孰死于嗟一炬述閨宮列傳
第二君存與存君亡以亡以身殉道獻于　先王體
受歸全刀鋸罔推含笑黃壚成就厥是述尚盡諸臣
列傳第三撫抗太陽自殺滅息麋軀及族逮繫孔棘
嗚呼非下武胡壽姬非伯夷胡杂時闇幽發潛傳信
闕疑述死難列傳第四食人之祿當死其事臣無貳
心伊天之制榜揭營誅既繫有徒乃蒐羣籍爰錄其
餘述死事列傳第五九族之外爰引株連爰及友朋

兢依言驕聲以怒移息云歟及哀彼人斯激濁其泣逃族黨列傳第六敗展讒猾式遏亂略必有君子而後能歸革除之臣遯祿者希廣裒集包顯微述先後考終列傳第七首陽峩峩周粟弗食矢死不仕或遯而匿匪直韋逢執殳秀縉其人雖微義則可師述義士列傳第八悃愊穆穆姍訓肅肅視死如歸褆身如玉見義不易民彝炳然有靦降夫不愧于天述列女列傳第九保身者流冠倫魁能非木擇鳥亦臣擇君奮翔　新朝勸鼎持銜楚材晉用蹟弗可泯述外傳第十是編也介莆田宋公端儀革除錄清江張公

芹備遺錄而弋陽婁公清又取諸卷宗爲編年以足之然猶未免闕文也姑其所既徵白其所未瑩則有俟于後獻君子

送詔使之安南序

黄佐

皇上恭天成命起藩服入主我　祖宗所全付之天下宣　德意以綏廢壞芟邪登賢百度克丕用興詔改明年爲嘉靖以與天下更始嚮明建治未浹旬時而聲光已翔洽于裨海之外禮部臣按令甲當告諭四夷君長其遣使安南者則選用文學近侍之臣詔如其請乃命具官充正使　賜一品服以行比出祖寅寀大夫士咸作聲歌送之俾予嗣言余惟我　皇上御祚之初克大有爲體元建號期儷美于高宗凡我同朝定爲一心夾輔用躋世道于亨明俾上有迪

光隆古之　君而億萬年與有休榮焉蓋自今伊始而刻職備論思者乎嘗觀於高宗承辛乙之衰鬼方作梗勤車甲以討之三年乃克而諸侯始復宗商中興威靈掩日襲月而高宗方且惟民是敬惟上天是寔惟圖終是懼故其詩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書亦曰不敢荒寧嘉靖殷邦今我聖明出翼室以圖政而殿廊之上無宿憂柔遠能邇臣妾萬國中興之勢非若高宗歷征誅之難也然天下之事大都成於其難而敗於其易以格心爲業者可不慎與故今日所以俾益初政者誠不容緩而亦

於君乎望之茲舍詞翰之適而事靡盬之勞遣絲綸密勿之地而使雕題之國心之永懷蓋有不容已焉者矣於乎詞其行哉浙淮而江兵荒之迹猶存瘡痍嗷嗷尚俟煦育咨詢所及可以知民隱東南之民勤動終歲一遇水旱而流離隨之使節所經可以知稼穡艱難之情狀惟是安南之夷獷悍偭常然其順逆亦惟我內治是偵宣布威德之餘可以建守在四夷之長策用是陳諸廣廈細氈之際以遏荒寧以謹僭濫登我嘉靖之治于三代而昭之無窮是君之職也然則茲行也夫豈徒哉若乃善辭命以專對毋濟貨毋徵侮以辱命則是一介行李者之常也夫人而能為

六藝流別序　　黃佐禮部侍

聞之董生曰君子志善知世之不能去惡湣人也是以簡六藝以善養之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書著功故長於事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春秋司是非故長於治易本天地故長於數人當兼得其所長是故舉其詳焉志始於詩以道性情為謠為歌謠之流其別有四為謳為誦為諺為語歌之流其別亦有四為吟為詠為怨為歎其拘拘以為詩也則為四言為五言為六言為七言為雜言其雜近於文而又與詩麗也則為騷為賦為辭為頌為贊其專事對偶亡復謠古則律詩終焉書行志而奏功者也其源以道政事為典為謨典之流其別為命為誥謨之流其別為訓為誓凡典上德宣於下者也又別而為制為詔為問為答為令為律命之流又別而為冊為敕為誡為教誥之流又別而為諭為賜書為書為告為判為遺命而間亦有不盡出於上者焉凡謨下情孚於上者也又別而為議為疏為狀為表為牋為啓為上書為封事為彈劾為啓事為奏記訓之流又別而為對為策為諫為規為諷為喻為發為勢為設論為連珠誓之流又別而為盟為檄為移為露布

爲讖爲貲爲券爲約而間亦有不盡出於下者爲禮以節文斯志者也其源敬也故則爲儀爲義其流之別則爲辭爲文爲箴爲銘爲祝爲詛爲禱爲祭爲哀爲弔爲誄爲挽爲碣爲碑爲誌爲墓表樂以舞蹈斯志者也其源和也和則爲樂均爲樂義其流之別爲唱爲調爲曲爲引爲行爲篇爲樂章爲琴歌爲瑟歌爲操爲舞爲舞篇春秋以治正志者也其源名分也其流之別爲紀爲志爲年表爲世家爲列傳爲行狀爲譜牒爲符命其大槩也則爲叙事爲論贊叙事之流其別爲序爲記爲述爲錄爲題跋爲雜志論贊之

流其別爲論爲說爲辯爲解爲對問爲考評而凡屬乎其禮者不與焉易則通天下之志矣其源陰陽也其流之別爲兆爲繇爲例爲數爲占爲象爲圖爲源爲傳爲言爲註而凡天地鬼神之理胥是矣晋摯虞著文章流別其亡已久哉孚蒐羅散逸以爲此編統諸六藝竊比於我董生云

通曆序

黃佐 禮部侍郎

夫載事之體繫日以月繫月以年者何也天之曆數存焉爾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者帝王治天下之道胥是矣通曆之所繇以作也是故曆數天地之大紀也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則曆數歸焉斯統之所在也執中而溥及四海則其統正矣苟失其道曁及四海則其統變矣三代而上陽明用事故三綱正而華夷各止其所其間非無亂而治日恒多陽勝陰也是謂正統三代而下陰濁用事故臣或篡其君子或賊其父妾婦或乘夫君裔夷或主中國其間非無治而亂

日恒多陰勝陽也於是乎統始變焉然則垂法萬世者其惟堯舜乎堯曆象日月星辰凡以授民時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凡以察時變也禮記傳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日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日之所行即爲黃道歲差則日與黃道俱差故治世必以中道而法天則視中星以考歲差惟愼夫日執之變焉所以修省而日兢兢也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凡治曆必以日至爲元者七政齊起之初也十九年爲一章而氣朔俱齊四章而復於子之半則謂之蔀漢初

去三代未遠三統四分之曆猶與天合光武而後不復可行章不及蔀而氣朔寖謬錯矣自是曆法庚革亡慮數十家何則日行非遲則疾不循其軌故也聖王不作中道不建象緯應焉災沴臻焉天人合一之理固章章如是邪是以通曆之作也三代以前則詳三代以後則畧凡以陽明陰濁之判也道雖未盡由中而澤究於民久如漢唐宋則亦詳其事以正統書之篡臣如寒新晉隋賊子如隋廣與凡不受命於先君者女后如呂雉武曌裔夷如蒙古雖竊有天下則分書其年以見天之曆數不在其躬云爾正統既絶

微而能繼如漢之玄備宋之昰昺亦大書之非篡賊而全有天下如秦政則亦權與之凡至朔同日則書重曆數也曆法庚革則書欽天道也象緯變異災沴重大則書驗人事也自包犧以至于帝佶歷年甲子疑以傳疑堯舜以來至于元季始書甲子皆繫至朔一章之日通紀治亂凡三十六卷云凡有論斷壹是律諸中道皆先哲之格言潤色之而已若隨時庚革曆法則因年書事亦不分章是故曆象有所紀而後天理明矣是非有所秉而後人心正矣正統在所必存而後陽類勸矣變統在所必黜而後陰類懲矣是則通曆之作也非徒載事而已也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乎

姆訓序

黃 佐 禮部侍郎

姆訓胡爲而輯也成子朱子之意以教內治而正風化也三代有道之長莫如周而風化之美亦莫如周觀諸豳風家人婦子驩然有恩秩然有禮寔二南之權與也及文王作后妃之德章於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性情可謂中和者矣而勤儉孝敬身以先之女順既修逮下仁厚至有麟趾之應焉蒼姬之籙八百餘載劉向列女傳述其末俗淑慎貞潔代不乏人而饁田畝爲酒食治蠶績供衣裳以盡孝敬咸不渝乎其初肅雍之澤何其久也無亦姆教所詒感發

焉矣悠遠不衰之故耶子朱子嘗謂女子亦當教以昔大家女戒温公家範諸書惜其不及删述與小學並傳猶爲闕典肆于元秋腥闖而王道盭矣惟我聖明更化致治娩美有周垂二百禩于茲縉紳士庶閨門肅穆一或出市陌衒冶容奏箏簇噍殺之音呈子女優雜之戲雖市人猶詈而過之然紋繡之工歌舞之伎亦寖與昔者蔵異而月不同矣予爲是懼乃衍此書以內則曲禮詩傳爲主而列女傳女戒家範皆採入焉一曰內範二曰昏禮三曰婦德四曰婦言五曰婦容六曰婦功七曰孝順八曰貞節九曰相夫十曰教子爲女爲婦爲妻爲母之道畧在是矣名之曰姆訓者庶使女師教之[illegible]說聽從習與成性必能脩德宜家臨難守節於關雎麟趾之意或小有裨云

送竹岡張方伯歸黃州序　　黃　佐　侍郎

淡人言東南之美必歸諸會稽竹箭觀於虞翻所盖王子猷所玩者槩可見矣宋以來蘄竹乃盛稱重豈非王黃州記竹樓後遂爾騰譽耶然蘄地亦因竹以顯我　朝賢秀輩出世所樂道必人焉先豈陽德炳燿非物所得而顯耶世稱大方伯張公希賢必曰竹岡先生無乃反倚重於公以有聞耶蘄竹可謂遇矣今夫竹萌而不詘蘀而愈出似直並生連類靚倚交翠似和稍雲干霄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似貞其節確確爾其心廓廓爾似剛而有容枝幹扶疎高爽不

汚似明而潔探而鏃之貫於犀革材爲管籥比於琴瑟似達而不器君子是以觀法焉以其剛直者鋤強恭從儉詭於是乎布威信之政以其和且容者恤矜寡寬困窮於是乎布子惠之政以其貞且潔者節嗜慾敦廉恥於是乎布恭儉之政以其明且達者燭隱微行法制於是乎布精敏之政精敏曰勤恭儉曰禮子惠曰仁威信曰義義以爲質仁以發之禮以守之勤以究之而民不被其澤者未之有也公今秩至左布政使澤民之日久矣一旦蒙徽恙輒去歸其鄉廣民懷之倏忽愛之弗忍釋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而公之崇然彌微竹岡之上豈無化龍來鳳之祥耶吉言驗則譽書行且徵公矣

廣東通志序　　郭　棐　光祿卿

粤有紀載其來遠矣高固相楚鐸椒發其微嗣是王範有交廣春秋楊方著吳越春秋或輯十三州記或紀瓊海方輿各成一家言然猶未全也　皇明道化淪洽稗乘犄備戴直指璟創爲初稾鬱有體裁黃宮詹佐始成全書備極藻繢第自絕筆以來迄今又四十禩凡吏治之因革學校之創修城郭官署之建置以及職官選舉名宦人物所改而縣縣而州皆時政之大者是不可以無紀也制府陳公大科直指馬公文卿爰議重修左轄游公應乾右轄胡公心得僉謀

允符肅幣諳不佞棐偕王祿勳學曾袁藩參昌祚總其事以選貢林生挺文學黃生作霖霍生尚守盧生廷龍朱生完劉生克治張生鴻黎生遠昌各司分校未幾馬公代去游胡二方伯盃以擢行而制府戴公燿直指顧公龍禎繼至則偕左轄王公泮右轄王公任憲使王公民順胡公桂芳大參李公同芳憲副章公邦翰佘公夢鯉李公開芳陳公鳴華少參周公應治劉公一瀾丹議以已亥九月某日開局咸各矢公綜覈志務辛丑春直指李公時華攬轡遙臨視志益虔催竣惟亟憲副袁公茂英朱公燮元相繼督學[illegible]

詢彖閣而直指尨加精研別傳理學羽翼斯文若梃
若作霖若尚守若遠昌特留編校越八月事竣制府
戴公直指李公左轄陳公督學袁公各有弁言陸離
炳蔚足垂不朽已顧不佞棐謬總茲役當序厥繇葢
聞志者志也尼父曰吾志在春秋夫春秋魯史也仲
尼假二百四十年行事之權筆削之列而爲經褒善
貶惡以尊周室仲尼之志見矣茲粤志何志哉亦惟
尊王朝崇省會聯郡邑而已故志緣乎治而因乎勢
者也以近事論張官置吏以爲民也如析置羅定州
新安普寧等九邑各設守令撫綏之是子惠之澤也

崇墉新築以鞏海邦外寇突來可恃無恐是保障之
備也琶州建塔以樹捍門衆水所趨一方攸賴是華
表之勝也郡學鼎修規模宏廓直闢前門以暢靈氣
是文明之會也飭條鞭蠲夫甲禁加耗杜接濟抒忠
灘悃則救世之仁也察二廣之鹺弊定七款之規則
以寬商而利國則濟時之畫也此勢力所得爲者志
備載也至時勢齟齬力不能爲君子寧無慨乎昔士
行遊宦於舍投博簺於江士心惕然知向于正今則
法禁勢諭而不能正其趨是風俗不如昔也伯和居
衙杜跡公府人不一覩其面曰神龍以不見爲德今

則望門投刺諂笑締交是士氣不如昔也哨船募兵
以防海也今則船圯朽不足以衝犁兵老羸不足以
戰守器械苦窳不足以擊刺是兵之蠹也供餉歲有
定額而驟加賦二十萬民何以堪直指抗疏未奉
俞旨是餉之蠹也黠夷據我海澳遠裔復滋交訌伊
川辛有之嘆得不動君子深長之思乎湞鬱諸水合
流西南遠赴朝宗自昔然也今則沙壅水難形勢久
悖得不厪君子經營之慮乎此皆勢力所不得爲者
志之所深念也或曰志猶藏府而官績獻徵尤重焉
管子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一樹十穫者

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粤之宦賢樹植葢有自矣測
自彊理而下酌泉惜陰停碑却硯非皆百世之雋耶
李忠簡常言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晚得劉瞻于湟詫
炎方之多賢也繼若增城之清獻文簡瓊山之文莊
忠介新會之白沙順德之文康南海之文敏文襄德
業煌炬不爲斯志重余得而尚論焉是役也右轄
蔡公應科憲使林公如楚大叅盛公萬年任公可容
朱公東光憲副程公有守各虔志事適觀厥成廣郡
前守方君遂今守沈君鳴雷節推陳君三槐又悉殫
精課督前南海令黃君琰今令王君循學前番禺令

府君之秀令令穆君天顏則先後襄成鉅典者也至
君郜郡守王君以過惠郡守何君偉肇郡守陳君濂
德慶州守沈君有嚴前南海令吳君寖相香山令張
君大猷順德令倪君尚忠東莞令翁君汝遇新會令
周君思稷清遠令劉君幼學新寧令熊君文華連山
令林君裕陽揭報惟勤皆與有勞例得備書云

宋史新編序　黃佐 禮部侍郎

宋舊史成於元至正己酉丞相脫脫爲都總裁契丹
女眞亦各爲史與宋並稱帝謂之宋遼金三史云是
時纂修者大半虜人以故是非不公冠屨莫辨景泰
間翰林學士吉水周公敘嘗疏于　朝自任筆削纍
於職務書竟弗成今吾友莆田柯子維騏以癸未進
士筮仕戶曹輒謝病歸蓋未始一日居乎其位也養
高林壑覃思博考乃能會通三史以宋爲正刪其繁
猥釐其錯亂復參諸家紀載可傳信者補其闕遺歷
二十寒暑始克成書合二百卷而三百二十年行事

燦然悉備名之曰宋史新編示不沿舊也本紀則正
大綱而存孤危志表則略細務而舉要領列傳則崇
懋德而誅亂賊先道學而後吏治遼金與夏皆列外
國傳等諸四裔焉於是春秋大義始昭著於萬世而
論贊之文並非因襲簡而詳贍而精嚴而不刻直而
有體南董之筆西漢之書不得專美於前矣予竊喜
是編行則三史廢稽天運陳人紀者其誰舍諸乃言
曰天下之道立於本而行於文夏殷而後文莫盛於
周漢唐而後文莫盛於宋制禮作樂以致隆平而六
經成周之文也表章學術以錫多士而道學與宋之

文也然植本發源則不能以亡異跡宋之先瑣瑣禄
仕逮事柴氏殊罔駿功太祖受禪仁不勝力太宗襲
位友愛亦虧祗罔之得天下實大相遠詩曰后稷肇
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世德基隆也廓除北漢則
僭僞盡矣向使藉隆平之基而致天保采薇之治則
犂册賓服燕雲自歸顧乃勤其驕兵倉皇取敗詩曰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當如是邪澶淵之役歲幣之輸
其弱已甚雪耻除凶豈無長策而天書聖祖之降肆
爲矯誣可謂昧矣繼以仁宗之令主猶不能除厲階
而遏西賊况値女眞作難馮陵昧弱寧復振乎詩曰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法乾剛也
不能奮威以自強此其最異於周者也乃若厲王以
好利用榮夷公神宗以興利用王安石載誦板蕩桑
柔而三不足之說有足徵焉蓋亂之生也讒邪比周
猶思用賢故其詩曰維此惠君人民所瞻秉心宣猶
考愼其相亂之成也耆壽俊罔慭遺而思舊章之不
愆故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
以傾祖宗罔經猶思畏天故其詩曰敬天之怒無敢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天變罔畏猶思恤言故其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監謗

禁黨賊禍斲裁又何其同也大都宋之南渡弗逮周
之東遷藩城屏翰曾無一焉而且斮東漱殲岳飛至
於廢竑立均豔妻奸相制其家法不待逢厓先自亡
也已本源既壞枝流可知文弊而塞膠戾乖剌舊史
所謂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非不韙也
詩亦有之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於戲觀是編者
尚永鑒之哉

明音類選序

黃　佐 禮部侍郎

明音類選奚以編也類選治世之音用昭隆盛于無窮也屬者余講學于粵洲諸朋絃誦詠詩各選已往遺音無慮數百家廊廟山林鉅公畸士見存者介將轢漢魏以追風雅則不與焉然所見人人殊門人黎子民表方更訂定編既成潘上舍光統梢貲刻之余乃爲序云序曰嗟乎詩豈易言哉風雅之所以異於頌者托物比興言其志而已矣頌則紀盛德告成功於神明可以觀與而群怨無與焉是故二南正而不變觀與備矣然行露標梅江汜野麕則群怨之宗也

邶鄘以下綱常變而戀創萌焉至于幽變而不失其正者乎東山鴟鴞風也七月則肇雅矣卷阿公劉雅也泂酌則兼風矣繁簡惟時以贊王化何周召二公之聖於詩也多識庶類匪學弗獲茲所以異於匹夫匹婦之詞與淮南有言鹿鳴興於獸爲其見食而相呼也關雎興於鳥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聲應生變必連及蒿芩荇菜而後變成方以爲音焉劉伯溫之旅興汪朝宗之壯遊若倦鳥風林之類至於吳下四傑嶺南五先生大家輩出莫不本興成音其深於詩者乎乃者皇矣用之者八轉北山用或者三閟演章法也蕩之文王曰咨抑之其在于今效書誥也桑柔前八句者其章八後六句者其章亦八廣曲暢也大東引物則饛簋捄匕連類則箕斗女牛闡幽奇也景濂父子之送寄長篇葢亦祖之女子善摛藻者白華之外谷風及氓而已然其如悔恨何宋氏之題鄞亭可謂顛沛不失其貞者矣作家鳴盛莫可覼縷　明音得自風雅安數唐哉陶淵明嘗論詩矣曰寧效俗中言是古詩貴雅不貴俗也杜少陵嘗論詩矣曰晚於詩律細是律詩貴細不貴粗也音也者與時高下通乎政者也吾見近世古詩則以綺靡爲精工律詩

則以粗豪爲氣格然則徐庾之玉臺優於蘇李之河梁蘇頲之輕花捧觴岑參之柳拂旌露反不如羅隱之天地同力韋莊之萬古坤靈矣觚不觚焉非馬其可乎哉梁陳之體足以致冠趙宋之體不能退虜詩三百而蔽以一言蒼姬所以爲有道之長也變而不失其正吾於風雅體三致意焉毋邪爾思盡其儆諸

贈九霞山人歸慧山序　黃佐禮部侍郎

天地立於氣而乘於水水之消息隨日出入故恒不溢以涸而悠久之化成焉吾人之身自作元命法象如之先天之學以地天交爲水日泰其是之取與夫羅浮洞天曰朱明者言夜半見日與泰岱同也兼有福地曰泉源者言分水有嶼與句曲通也天載之神地戒之紀其微諸斯乎乎常乘蹻御飈振衣乎飛雲之椒憭乎懆悅乎忽邴邴乎其若喜揺搖乎其若不得及既而薄沆寥趏鴻濛上無復色下無復淵而元氣翼我於其中俯觀四百三十二峰則浮雲紛郁日

出其下百城萍列瀛海涵之微茫隱見目見神浮隘視宇宙曠哉天下之奇觀也猗乎自非恬漠無營超然物表者必不能至則蜕名籠於垢氛之外矣九霞山人者清修博物君子也日夕與予談羲文之易參鑿度之緯闡玄徼微罷鴻志意蓋相乎云比贊予統脩圖志山人乃上考姚姒之書中紾莊騷之文下究馬班之史周髀輶軒靡不該洽東京而下所弗論也居無何視篆如博登羅浮焉自言嘗見日之升於聚霞也猶夫道之善貸貸以三元也始氣青而生混蒼洞赤元氣黃而生曼綵景皓玄氣白而生融紫炎碧一貸而三氣分三析而九霞明矣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吾志之所跡者也觀於青霞有谷嘗綏鐵橋其始亥子之交內視始氣之萌乎吾於是而得師焉分水之嶼東西注于龍潭南經鳳谷北滙龜淵與三江合流于南海海隅斥鹵悉生鹽課吾方守官以治之及涉出蘇門大食之虛遙望南巫里洋之中孤嶼崛如蔵蔡春陽群龍交戲而玄黃之遺涎可得而貢也豈非良常酉漢肇自蒼龍以郅茲故與嶼流合江委于天池用六運九川流不息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惟斯逝者其全也漠其散也濁濁而徐清

冲而徐盈吾之所以沂羅陽而濯纓者也昔吾鄉先正李文簡氏遇唐若山翁自華陰渡風濤夢聞夜樂瀾空之聲覺則旅于羅浮之店兆厥樹立猶足以名世而况於躬履者乎觀於華山有峰寔侶瑤石則五岳潛通自然妙竅在吾玄關幽鍵而已吾又於是而得師焉歸以告予予初未之省也既而思夫聖人知化育明鬼神其必有緒言矣乃稽諸記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由是觀之天氣不可見可見者日地氣不可見可見者水先天之學此其本元也何則天地定位山澤

通氣乾自南而明入地下則交於坤中而爲坎止於
上而動則明出東岳而耀及鵬溟此夜半之所以見
日也坤自北而河流於南則交乎乾中而爲離入于
下而說則澤注西海而流自鯷壑此泉源之所以分
水也有道者體之水交于日常德不離而一元之運
一十有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壽可坐而致之子既洞
見九霞羽景而悟夫地道潛通乾坤之用蘊諸心矣
方今　聖天子道德隆盛冠於邃初上格泰清下格
泰寧神明畢至而天下化成其脫穎彙征之會與子
以雅志清才見重當路累陳情私求歸慧山言雖懇

至然皆莫之許也今則躬賫龍涎獻于　當宁用以
精禮天地望及河海將承寵光惟自獻之爲閫爲矩
與化玄同嘉遁之志其遂矣乎雖然志之所存求達
乎道也　明良訢合務在用人若子之賢能終隱哉
羽者躡朱明憩泉源覩深有得能通其變斯不器也
已故曰道若川後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先神先
鬼先稽我智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爰有大
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以爲民父毋軒轅氏之
誨信萬世之大猷哉故遡行贈之以申永懷云爾

贈鄒憲副序

黃　佐禮部侍郎

泰泉子荒遯貢禺之野編蓬山椒嘯歌其中一山鄒
大夫屢過焉嘗觀於海泰泉子嘆曰嗟虖海哉蕩蕩
乎水所歸也滔滔乎其奮馳也秩秩乎其無之也㬠
㬠乎其舉微也其有泰之道也夫大夫曰何謂也泰
泉子曰昔者嘗竊聞之駢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
因風凌波者躡濟險而不傾何則才器具而所乘之
勢順也是故太上天下爲度其次慎厥時幾濟事在
順助順在人任人在幾運幾在度泰之明夷曰含洪
守中潛若無所赫焉震奮從天而下如日斯燭照此

九上而衰悉絕則莫敢予侮夫包荒沉潛坤順容也
震用馮河乾剛中也照不遐遺離明動也奇衰無朋
陰失用也包荒仁也馮河勇也不遐遺明也朋亡公
也執此以往天下無宿政矣非此道也是界溢於陸
而勦諸遠造父馭於川而強諸難吾見其猶揚沸求
水疲變數而冀其前也是故觀於海而得泰道焉嗟
虖海哉大夫曰善他日泰泉子曰大夫之發我邦也
使𠛬羽檄杳如其突如人百逆之雍如整如也如其
什強樹靡雖萬夫能同諧乎歆䂺山如片言慝之頌
聲作矣暮夜有敢䝤其庭者乎送往事居日不遑息

而論心脩禮于佐之盧恒有轍迹爲仁而勇公而明
大夫當之矣大夫當之矣及有南交之役　聖天子
用輿議擢副臬使民咸競曰匪我公也莫公毋我者
今尚遹我哉毋亟即戎以遠我兹已而有　詔寢兵
於是民保其聲聚謳于衢郡[illegible][illegible]以大夫之德之暉
于上下也俾恭臬子有言於是乎書向所與大夫語
者

送李古冲序　　黃　佐侍郎

聖天子卽阼之十有五年後十二月既閏新　九廟
徽崇兩宮涵渙號錫羡敬禮高年敷厥鴻恩翔洽稱
海越明年春　詔乃至粵於是僉臬大夫古冲李公
以職事入賀遂奉其太夫人過家偕草翁稱壽然後
單車赴闕蓋體　上德意也群公暨余咸餞之江滸
于時魚軒載止鷁舫遄發羽觴瑤席緩舞清謳雙橋
蔣公倡爲寶日之歌歌曰寶日晼晼宣重暉大家遂
予今言歸西王東父臨庭闈華纓朱轂紛哉騑坎坎
擊鼓歌縷衣並舉玉爵停金巵鳳笙龍琯調鵾徽眉
壽年年樂無違同寅二三大夫和以薰風之歌歌曰
薰風嫋嫋低澤荷大家東還揚棹歌驂鸞倏忽碧水
波庭闈相見鶴髮皤綺縠霞酌吉且多並舉玉案朱
顏酡星軺南極月斜河眉壽年年余樂何公乃酬以
彤雲之歌歌曰彤雲豐豐環建章清廟奕奕都荔芳
德馨薦祼禘以嘗自天降嘏惟豐穰兵革不試　帝
道昌無爲而治垂衣裳　天子壽與天無疆舜日堯
年長樂康是日也歌樂交作流商激徵間進迭觀觥
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illegible]紛披耄倪追攀雖集不去既
醉觴[illegible][illegible]言於後曰猗嗜哉不亦休乎敬其友者
壽其親發其親者壽于闕推　恩之詔行而上下以
仁遂猗嗜哉禮也

贈劉印山先生序　　蕭與成 脩撰

潮之爲郡舊矣其有聞於天下則自韓昌黎公始韓公之謫潮也不能一歳而潮人之思之也越數百歳至今尤不忘惠化之在人心者何若是其深也耶今去韓也久當時行事之迹不可一二知據史傳及蘇文忠碑其大且著者則曰驅鰐魚遠徙置鄉校延進士趙德爲師使潮人知學而已夫袪其爲民患者與廸民知厥衷皆大有裨益於民者民之思之愈久而不忘也固宜後之吏茲土者弗惟民之承則已苟志於民矣則必以韓爲師然而師之有淺深也今貳守

劉君其得韓之深者乎君以秋官郎出佐外臺察鐵轄近地忤内璫被斥既移貳吾郡至則事事無少懈嘗不以遷謫介意是蓋充養有素者潮遠郡政弛民玩君政尚嚴爬剔蠹弊豪右斂迹不敢肆民畏而愛之曰遊韓公祠瞻依仰止坐原道堂與書生陳說與妙自選舉之賢膠庠之英下及編甿罔不峩其衣冠肅然默坐以聽每行部至屬邑亦惟以諄諄訓廸爲急他皆在所緩也　今天子德漸褱海鳥獸魚鱉咸若潮固無所謂鱷者也但除其爲民害者而已脫有鱷如昔時焉者亦當爲君遠徙乎否也唐時潮人未知學韓公之教之也終雖翕然以信篤於文行其始也未免有驅遣督責之勞固未有如今日一倡羣和而皆有志乎窮其秘焉者也以今視後則千數百年之餘潮民之思劉者亦當如今日之思韓者乎君遷臨安守潮之士民不能挽留君也屬吾言以寓其思君行矣以所以治潮者治臨安則臨安之民之思之也亦然

徐州洪志序

蕭與成 脩撰

志識也古有之索丘邈矣世無傳焉禹貢職方其存而著者也周微國各有志史記而下事為之志其志之衍乎我　國家建都于燕歲漕東南以給京師道必經徐徐為南北要衝徐故有洪洪流多石而險舟者病焉乃設方脩濬濟險以夷特重其事以司空之屬董之著為令凡百餘年矣未之有改也洪故未有志四明損菴子陳舜賓甫治洪之二年遂蒐輯以志之志成予適承乏于徐損菴子出以示予閱既乃言曰志可以無作乎哉古者章程之式畫一之守既志其矣以耶是故職不必崇惟其稱政不欲罷惟其因職有繼則易脩政相因則易成夫志識往以詔來者也嗣是守官于茲者將不必旁稽遠探熟計廣諮一展卷之間如指之掌政秩秩其就緒弊不釐而自袪矣職不易稱矣乎且使荒陬遠裔窮鄉下士有志四方者雖不必親泝洪濤陟險阻神駭目眩得是志而觀之而洪之曲折險要已在目中矣後之人慕今日之富實而欲知其肯綮之盛運道之經將不有攸稽乎志可以無作乎哉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則志之存與否其所係豈少哉遂序以歸之

雲巢子序

李義壯 僉都御史

雲巢子者駕部青霞李子之所著也青霞自謝駕部而歸卽從甘泉先生於羅浮而問學焉退而體驗於青霞者凡若干年達視遠覽洞聽潛闡其志必求優入於聖人而後已嗟乎自夫子沒七十子散微言絶大義乖而聖人之道衰學士大夫各工於樹名而勇於立論論立而爭起時則有若老聃莊周列禦寇楊朱墨翟田駢愼到環淵接子申不害韓非騶衍之徒或言道德或言性命或言仁義禮樂或言刑名或言堅白同異或言縱橫捭闔各持其私說耳義繁辭交馳騖於天下其間非無一二合於聖人者然本撥而外騖氣索而中竭其如聖人之道何哉迺今觀雲巢子一編離為十則纚纚殷殷動數千萬言何其感然有感於余心耶觀天之文察地之理凡性命道德之原禮樂名物之紀王霸盛衰之略華夷出入之防古今理亂之徵邪正得失之辨農圃術技之末玄怪幽幻之迹窮簷委巷謠歌之語罔不搜括缺遺擴摭蘊奧以權同異之宜以探天人之秘其文麗務巨言眇而趣深也求其所不合於聖人者蓋亦鮮矣嗟乎青霞所得於先生一至是哉夫所貴乎為士者無志於

斯世則已夫苟有志於斯世若不提兵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棨寵遺世俗而搦筆立言以表綴於天下安能毀觚斵瑚而卑節下意以求合也若青霞子者非斯人之徒與所可惜者獨抱其才而不究於用耳然余猶幸其用而未究而得以肆力於此以信今而傳後雖長老丘壑無憾也大史公曰倜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紓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將無謂是耶余於是有以窺見青霞之志矣夫學至於辨疑而解惑以畜其德斯亦聖學之所由入者百人趨市各以貨

遌而精粗美惡貴賤或相十百千萬資於市者異而所獲隨之矣故君子必愼其所志青霞才高勤學不合而未敢以爲足又遊於四方求有道而正之尤見其有進衰者已之志焉其剛健篤實輝光者耶充其志極其所往日新其德而優入於聖學也孰能禦之青霞名時行字少偕辛丑進士廣番禺人所注書無論數百焉別有文集二十卷或曰五侯之鯖此特其一臠云

督撫奏議序

李義壯　僉都御史

督撫新刻奏疏七十二首鄖臺疏附焉共十卷案議三十七首共二卷通類一十二卷豫章自湖吳公督軍二廣所撰者刻成間以示予予得而通讀之則未嘗不嘆其憂深言切慮遠而說詳也若公者其誠古任天下之重者哉夫天下者勢與時而已矣觀任天下者亦觀之勢與時而其任之重輕可見何者勢有難易時有緩急不可以執一而例論也予廣君昔號稱治平自壬戌以來寇盜倭夷励勤交斥潮陽告亟而柘林叛卒朋煽以興外御內訌居人蓋岌岌矣甲

子春公奉　璽書莅鎮才一月即移鎮惠州謂制敵如搏獸然不閑其出入而欲執其往來則未可以得志故莫先於據阨塞於是建立參將一游擊二人各爲兵三千巡徼境內擇所要害地據之以杜其入至於閫才武籌兵食拔驍雄時訓練築城郭關山谷別功罪明賞罰嚴攻守審防禦更海防別器使凡所開塞通變蹈機握竹則皆動中機宜行可底績而本之身者尤莫先於節省所至擊采謠俗徵卒謀夫明所興除振廢亦足以彰偉烈流華雕矣夫天下有卒然之變而無卒然之功有卒然之功者必其謀嘗先定

物嘗素辨者也我公守嶺西時蓋嘗籌洛經畫如指諸掌夫豈俟今日而後然哉予嘗仰廣今日觀之譬之巨艦行渤海中欻然颶風怒濤帆舷傾欹使非長年三老相風捩柁則固未有安流之期也廣之籍公何以異此夫二廣論督府之賢必以葉文莊韓襄毅爲稱首二公不可謂無社稷之功然二公者率值

國家饒洽倉廥羡溢兵革堅銳而所當者又不過山谿之徭獠其執易與而其任固易稱也迺今揭竿斬木未息潢池加以倭夷凌盪颷馳雲散至厪

皇上北狄南倭之諭其重且大何如者我公毅然以

一身當之而又值兵餉空乏百不一二之時回視二公孰難孰易孰緩孰急此其功又豈直如昔日之所稱已哉吾儒有志任天下談古兵法孰無鳴劍抵掌排山倒海之雄一遇利害仰奉首縮肭非特其智之不足以達時而審勢亦由其無一體之心也故尚書論治如恫瘝迺身伊尹以此心而視天下故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則若推溝中必措諸允殖而後其心始慰此其所爲任天下之重也我公有伊尹之心而又當救民之任故其心益切而謀益精謀益精而後發之論議見諸設施無一不酬其心而立取其效嘗以爲公之所當者時勢之難而公之才非時勢之難無以見此固疏議之所不能盡而自疏議觀之亦可得其三四已蓋奕者一枰之上方罫之間動靜闔闢森然在譜固人之所共見者至於窺敵變化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故曰秋無奕譜良無兵法讀斯疏者其尚以是求之

理數或問序　李義壯 僉都御史

理數或問何爲而作也吾友素川劉子眞見夫理數之不可相離而人之離之者之失　而作也夫理也者太虛之實義也數也者太虛之定分也余觀天地之間不越乎斯二者而已矣夫洪濛未判之前因理而後有數因數而後有象而天地之機洩及混沌旣分之後因象而後推數因數而後推理而天地之奧闡夫豈可以執一論哉昔之善言天者莫有辨於邵子以六十四卦而包括天地之終始若有一定相因而自然不可移易者夫自然者理也故曰數之爲言理之謂也今學邵者一主乎數是亦數而已矣其何足以與此哉劉子潛心於此三十餘年一但著爲此編誠所謂夢寐康節而若有得者不亦可以爲難乎抑予嘗聞之硏幾揲卦用名不同其用卦者則曰元會運世起於泰歲月日辰起於升其不用卦者則曰何由而起於泰何由而起於升其將何所適從邪且余山中亦嘗從事於斯矣彼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年止一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餘歲耳列子楊朱文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何若是之不同也而路史及外紀之年代又復與二家亙有不同者至邵子皇極則斷以天地終始止十二萬八千年夫以邵子之言而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終始當爲兩番矣其又將何適從邪夫漢書列子之言則誠荒唐矣其亦安知其的然以否也善乎莊子曰宇宙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宇宙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斯非所謂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邪余於是而知理數之果不可相離也有如此

周易或問序

李義壯 僉都御史

天下之正道而已矣天下之正中而已矣中正也者所以貫天下之道也易也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也者中正之謂也古今之學易者率皆以陰陽各得其位爲正而二五爲中一三四六則非中也陽而之陰陰而之陽則非正也噫嘻其然豈其然哉夫進退存亡位不同也吉凶悔吝時不同也盈虛消息道不同也膠於道則有病於時膠於時則有病於位膠於位則有病於易故聖人精義致用變通隨時凡求其所謂中正者從之而已不然其何以爲易哉余

嘗有志於此沉潛反覆四十餘年而未之有得一日讀至小畜卦一道也彖又一道也象一道也爻又一道也恍然若有悟焉然後知孔子之易非周公之易周公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數聖人者其所以爲天下後世慮其將各有攸當乎故讀伏羲者如未嘗知有文王也讀文王者如未嘗知有周公也讀周公者如未嘗知有孔子也此善學易者也彼不知者乃欲求中正於二五陰陽之間則其執一亦甚矣其又何以爲易哉故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間嘗執此求之天下不姍笑而置疑者亦鮮矣又有肬然以爲是者乃退而求諸先儒之緒言或有契焉積之歲月類以成書其間微辭隱義訓釋明備可以擴四聖所未發者亦并從而錄之惟求以極斯理之所至盡吾心之所知以不背於中正之歸則已他非所敢知也若以爲法之天下傳之後世則用意之狹爲患之私抑又甚矣又豈聖賢明道之初心哉讀者其尚以是求之

宋史新編序

李義壯僉都御史

宋史新編遼金二史附焉不書獨書宋史者何尊正統也何以尊正統也蓋中國帝王所自立必聖賢之君而後可以統之也夷狄而主中國則其統有時而變矣況未必能一天下者乎予嘗讀宋史本紀志表列傳世家爲帙總四百九十有二而病其大繁又嘗讀遼金二史本紀志表列傳論賛例于宋史並列爲三而病其大僭皆出元丞相脫脫阿魯圖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等一時之所載筆夫遼與金特宋一外夷如西夏云耳廼今進與宋等何也進遼金所以進

元也何以進元也元與遼金一黨也此元臣之詭謀也豈孔子春秋之旨哉春秋者正名分而作者也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如天冠地履不可踰焉者也當周之衰諸侯寖盛土宇甲兵不及吳楚然而必曰天王天王吳楚雖已稱王與周無異而弁之則曰人曰子往往抑彼進此者何尊正統也尊正統者何爲天下後世慮焉耳宋祀遼金何以異此作史者輒廼進而同之其亦不察乎春秋之旨而忘其身之爲夷也已賢者之慮事嘗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使後世有聖人出則將在所進乎在所抑乎吾同年柯戶部奇純氏暇日合三史而釐正之刱爲此編獨揭宋爲正統而遼金則因事附見如所謂西夏然者且刪其蕪累補其闕遺或核實以稽疑或闡幽以微顯或究終以明始或擊異以統同綱舉目隨事詳文省是誠賢者之慮而春秋之旨也其所以立爲天下後世之防者功豈其微哉侍御以中陳公出按吾廣偶得善本屬左轄杜子民公翀刊之而問序於予夫自古帝王所以自立爲中國而尊且貴焉者以其有名分之等異於夷狄也無名分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奚擇焉子朱子有憂之因温公資治通鑑

而創爲綱目瓊臺丘文莊公因綱目而創爲世史正綱奇純又因史綱而創爲此編嗚呼其皆憂世之志乎宋至淳熙國非其國矣遼亡金亡元興雖與宋相爲終始然卒不與之統而獨一統於宋君臣華夷之辨凛凛乎若不肯少假借者何所以正名分尊正統而立天下後世之防焉耳夫豈以其跡之強弱大小論哉如以其跡而已矣則遼金可加於宋吳楚可加於周此管敬仲魯仲連之所不爲也而謂賢者爲之乎二公翀刊之心蓋先有得乎此其所慮天下後世之防若遼且切矣豈但嘉惠後學已哉可絶名緋號秀巖福建莆田人以中字道恭號我渡同安人子民名極號晴江江西豐城人皆嘉靖名進士云

贈侍御青田陳公還　朝　　李義壯 僉都御史

自古弘毅博達之士仁義中正足以振綱維綜名實定國是外若無所見而中莫得窺其際者世不恒有間有以一節嘵嘵自炫若彼才智技能簡抗刻覈之士非不足以冐事功躐名寵而動人之耳目然終不出於弘毅範圍之外即所厝注亦揭索而無餘光何也爲其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也不謂一二年間得見我大侍御青田陳公焉公閩長樂人也閩多衣冠世族莫勝於長樂尤莫盛於我公公家自侍講贊善以來登科第凡若而人登臺

諫有聲又若而人而我公最傑然者蓋其得諸家庭素深不偽策名而所以康濟天下者則夙具矣故隨用輙能所至必效似若無所事事然者而不知其優優有餘裕焉往讞金華按雲中未暇論頃甲子春奉璽書乘驄車代　聖天子巡狩吾廣初至城下民尚苦於兵洶洶未已即疏奏曰臣初至廣東境地廣民稀寇盜歲勦勤必借援他軍歲援歲費倉帑已虛而害未息非計也況廣多巨賈綵聚郭外莫若視京師創外城便即寇至不得直犯可省調集供奉之煩且使負郭處者倚而貰債無患侵掠是一勞永逸長計也

已而雷州瓊州並創外城如公議云公又以爲創殘之民無用密法繩之廼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扶傷舉仆與百姓復始又之定廼始明法令振綱維踣邪佞延英雋察風俗明好惡平冤滯救貧窮廣人大安既入月御監試事往見監試者品式條格精覈多不如公即以掄士致藝察辭稽文展事殆若與鬼神合者既揭曉一時俊傑並收得人於此稱盛焉公有知慮多聞識而又好善開視各學校修飭重加修治而訓齊之又大拓貢院之南直達觀文街以待後之學者蓋惓惓也其他歲時建白隨事納忠剗百年之積蠹

弘萬世之洪圖其任重其道遠其用藏其仁顯有非言論可能指述者嗟乎自天子不巡守而典禮缺列國不采風而治教乖乎廣不復見先王之德澤亦久矣廼今始得予青田公赫然代而行之以宣天子之威命以起諸侯之聾瞶實千載一時也可不謂至盛至盛若乎士大夫傳其事謂公德業文章恢恢霍霍焜燿當世固人所共見也至謨略泯於無言治理顯於有象使斯世斯人出水火登衽席涵泳於仁義禮樂之中則非人所可知也公固負才然性溫克不欲居人右聞人譽則引身謙抑如恐弗勝士大夫以此

益賢之視彼才智技能簡抗刻覈嘵嘵自炫持體隘
而侍威嚴抱智淺而恣聰察銖銖而較至兩必差寸
寸而度至丈必謬者何如哉此弘毅博達之士所以
世難其人而今始見於公也故人人稱公不曰青田
皆曰青天云噫嘻若公者豈不誠眞御史哉雖然史
一也有內史有外史有一世之史有萬世之史太史
氏內史也定萬世之是非者也使其所欲則加譽所
惡則加毀舉世必以爲穢史况萬世乎御史職兼內
外雖以定一時之是非然實萬世所由以觀者則又
當如何哉予竊觀公仁義中正獨秉天下之公不以

好惡爲取舍不以順逆爲從違不以毀譽爲進退不
以顯晦爲重輕凡所擧措疇咨之間往往得於形器
標格之外即以推之天下無不畏且格者况吾廣乎
况及門之士乎故吾子成性與諸門下士心誠服公
貞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將還　朝同來問予贈
言予老矣猶幸與被德教中故不辭而具述之如此

寓越詩序

李義壯　僉都御史

嘉靖己亥余視學于桂林踰年庚子前峯戴君以諫
議謫桂林同時以諫議謫桂林者三人前峯尉臨桂
朝夕得相親也臨桂多奇山峭崿幽洞昔人謂甲於
天下前峯好游游必有詩詩必示余大則珠含璞蘊
小則玉屑金鋌渢渢乎有詩人之遺焉迄今三十餘
年矣始得見迺弟白泉君於此恍如見前峯焉將不
戚戚於余心哉白泉爲吾廣法曹叅軍三年晉爲兵
曹叅軍又四年服勤守恪用克樹其家聲曹局清曠
不廢吟誦感時觸事弔古悲今一寓於詩渢渢乎又

何其似前峯也白泉樂友天下士凡吾越搢紳大夫
士游從吏者皆得與之游賡章疊韻比響聯辭白泉
一一裒爲巨帙弁檄其所自得者共若干首類題曰
寓越稿一日以示余余得而誦之不覺嘆曰夫詩之
爲道其大矣哉本人之情而成於聲情不能以自見
必因聲以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所以表物理明人
倫紀名實而是非得失之跡禽豸草木之名亦罔不
具而非可以徒爲者也余讀寓越之詩其知此道乎
可以見其敬承之思焉可以見其篤慶之光焉可以
見主信之雅焉可以見其弘物之量焉可以見其樂

之誠焉其情思者其聲肅雍而雋永其情篤者其聲純比而交孚其情信者其聲和平而有終其情弘者其聲廣大而不肆其情樂者其聲鏗鍧而有餘韻焉約而塙微而顯邇而可遠詩之爲道其可以技藝之小而視之哉吾聞白泉自爲秀才時即學詩於家庭者三十餘年其所自得者亦深矣故說者謂白泉授之諫議前峯前峯授之春官即竹菴竹菴授之明府弘齋弘齋授之潛軒進士潛軒授之漕魁楊□□所由來亦遠矣夫觀海者必先大壑觀木者必□□□洮詞觀詩之無其本哉

嶺南文獻卷之十二目錄

序

岑萬

壽司馬蔡山鄭公六十壽序　壽冏卿何石川序

贈番禺令滕公序

翁萬達

賀桐溪錢公序　贈笠江潘先生序

蕭端蒙

贈楊靖州序　送郭子知南靖序

龐嵩

天關贈別鄧𩔇川序　南京刑部志叙

都閫朱公羅旁成功序　矩洲文集序

黎民表

送李少偕令嘉興序

何彥

總督吳公新築廣州外城序

麥督府平寇序　惠安縣志序

鄭廷鵠

送督府程雪崖序

黃城

嶺南文獻卷之十二

明　蘄陽張邦翼

序類

大司馬葵山鄭公六十壽序　岑　萬 布政使

大司馬葵山鄭公涖鎮之明年壽六十十月十六日生辰也惟時海宇恬熙斥堠無警甬亢麗于蒼梧開府於是吾廣士大夫辱公知者集鎮海樓憑高西指再拜祝曰願公長爲碩輔年豐時和俾五嶺澄清三江底定海內奄致太平又祝曰願公黃髮兒齒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嘯傲燕石之山酌飲西淙之水歲歲

來斯爵也又再祝曰願公葆太和之精浥沆瀣之氣乃遊于赤水之北崑崙之丘陟空同而問道于廣成子蒲谷子乃再拜颺言曰人之生有不能必于天者三仕宦而不至公卿一也才智而不獲壽考二也身弗康寧三也是故兼能之謂備福備福之謂得天得天之謂全人夫顏淵冉伯牛修聖人之才士之行卓冠羣賢而身先夫子莫克永其天年賈誼董仲舒高才辯博一時儒者現然稱首誼卒出爲長沙太傅董生亦僅僅相江都王耳榮啓期行年九十猶帶索行歌國中子輿曲僂傾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猶

跻蹐而鑑于井之二子者自謂知道然其爲生亦勞矣若斯類者更僕未易數也且動息攝生而論仕人之途也富貴壽考康寧天之算也以人世不一之途而欲以綠諸 在天不可必之算難矣哉公身爲重臣巍然公卿矣而壽百且千自今 以始寧有涯也且筋力強健如少壯時可不謂甚難者焉予昔與公並轄中州中州天下巨藩也沿邊饋餉咸於是乎取給而宗藩布列省郡祿食歲供率百萬計予佐 公爲治蓋晝日三接焉公調停籌度率中其技經肯綮如稠人廣坐之中羣議蜂起徐徐一言折之莫不喘息屏服

予既知其有鎮静之才矣而量宏識廣輒復有休休大臣風甫期月公率郡縣長吏述職于 京師予自是亦承 恩歸田里矣公尋鎮保定遷兵侍適 當宁有南顧之憂以公負天下重望 命鎮茲土兩廣雖無北虜患而西粵雲山連亘獠夷盤踞其間吾廣南裔巨浸滔天海國數十荒僻紆迴爲盜寇淵藪推轂閫外之寄不啻如治保定時也乃咨諏謀度出其道德緒餘經畧注措威行百蠻惠給數千里外東西省藩臬大夫暨守令而下罔不率循軌度黎民無反側之懷鄉遂無奇邪之行士馬騰嬉頓甲休兵偏裨帷戎服講武整行陣而已此其訏謨宏畧雖召公保釐東土方叔克壯其猶何以加焉今 聖天子法古爲治思用老成人天官冢宰端揆密勿之地非公不可經邦論道進退天下人才弘敷燮理衍 國家靈長之運固有出於富壽康寧之外者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請爲公誦之可乎僉曰然乃謂憲伯趙子信繪圖而屬予小子萬序之斯會也夬中丞章王諫議希文鍾方伯卿何憲副彥李僉憲兆龍趙司務鶴隨林郡守時來梁中翰孜偕予二人以爲公壽

壽冏卿石川何公七十一序　岑　萬布政

石川先生昔以諫垣出知荆州士論曰諫議之遷其如左官乎已而貳憲于楚于黔士論又曰猶其以諫議知荆州也直臣不庸言不嘉績又從而遠之人其謂何尋丁太夫人艱適有陝西太僕正之　命釋服當行謝不爲出諸道太僕　國初近臣也以　乘輿時巡特設此官總御事後時巡禮廢掌職如故而分列行省與方伯廉訪使相頡頏居二三載可致位公卿若昔少師楊邃菴公亦太僕陝西不數十年入相有左契焉列卿而下由兹官典樞要往往而是先生

非薄此弗爲乃其心固有所尊尚焉耳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麋鹿者荐蝍且耳帶亦各言其性也冏先生爲給諫時每有所論列多寃異謗謗訾詆忤權貴權貴思中傷之而未有其便因處之荆州荆州遼王在焉怙恃　天潢之親螫蠧齊民浸轢長吏持其說辯不可窮以辭先生內脩政事外懲奸惡　王不能使賢譽滿　朝野然一時秉鈞者多內顧莫克循資格序遷況望其能拔擢以旌直臣也家食築別室宅東偏讀書其中繪圖大嶽太和山形勝于壁朝夕省覽曰宗少文嘗卧遊名山川予殆幾是乎嘗具扁舟往來珠江東小山乘潮上下得意輒命酒行吟長嘯以向子平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有僊人風骨欲邀予遊羅浮予家事爲累出無車馬賃僕之資未有以應之然外視其閒適心樂其任眞脫屣固弗能忘寢興矣先生是歲壽七十有一風神王立如四五十歲時仲冬之十二日爲懸弧之辰同鄉諸君子往而稱觴欲予言所以爲壽者予何知予惟豪宕之士喜任俠而不拘名檢飭虛言而不究實用功名之士厲志策勳樹立聲績慕悅光華致身榮顯山谷之士務矯亢排詆當時好持高論以矜炫時俗此

三人者清濁有間矣然馳騁奔眦徇其所好鮮以不累于俗乃若好遁忘世貴道德廢仁義絀視軒冕塵視金玉澹然無所累於其心居不必山林而閒意不必漁樵而適用能葆光龢和以長生久視先生所謂忘世者耶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鬬鷄昂然而立絳冠脩距弗應嚮昇弗疾視而盛氣故異鷄望之却顧反走其神全也千里之馬目如夾鏡耳如批竹日中而汗血故夜而秣晨而馳日入而息一躍而十駕其精全也若驅而鬬騙騁爭雄弗時其芻粟旦旦而馳之卽鷄之神馬之精離矣故自精莫如忘物養神莫

如忘我恬憺不舍一眞澄如徹乎徹乎其存三抱一者乎何謂養形形天地之委也五官百骸於陰陽四時五行無弗統也善攝生者調和其飲食起居則光華潤澤叉老還童故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其兼體而弗累者歟然而全神其至矣至於探索茫昧九冊八石專閉御景亦無取焉諸公騤然而唉曰是哉乃浮太白飲先生遍祝曰願先生達如漆園之吏玄虛如李耳長年如籛鏗無彊恒福亦無疆恒壽

贈番禺令滕少松召還序　岑萬布政

歲丙寅季冬予與唐山陳子素予劉子菜軒黃子五嶺鄺子弼唐龎子古林何子海嶼鄒子勉齋霍子聚而論學於粵秀山之麓講易焉閒有邸報至自京師
朝簡天下郡縣良吏入爲諫臺番禺令少松滕公首被召命予九人者同聲稱快曰　官家其後有名諫臣哉輒又曰少松公以易顯知易莫如公陳子曰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公處繁劇之會險陂必燭奸諛必察不嚴而威不比而昵胥吏奉法惟謹是得尚乎中行以光大也蓋取諸泰劉子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公視民如赤子民亦戴公如父母恩覃而不宥澤究而不匱如天之無不覆也蓋取諸乾黃子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公學萃天人冥思博覽重文學聯師儒申之以孝弟忠信脩校文場屋中得眞才數輩蓋取諸賁夫易之義廣矣在身成身在家成家在國成國在天下成天下鄺子曰蒙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用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公保障玆土團練有規偵伺有法畫策上監司鎭巡靖倭夷傜叛兵蓋取諸蒙龎子曰易之訟曰利見大人九五訟元吉以中正也公臨民視兩造

而知其情察辭色而審其變虛吾心以達其理懸誠意以一其斷惟明克允乃協于中蓋取諸訟何子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吾省新城之役經始於兩廣軍門若財賦力役公實任之計戶料丁夫均皆筭裒益多寡是固山川丘陵而擴夫險之用矣蓋取諸坎鄒子霍子咸曰夫泰不遐遺不昵比有似冢宰乾大生似司徒賁文明似宗伯蒙禦寇似司馬訟剸割似司寇坎設險似司空所謂六官也總六官之能揆其是非可否獻之 天子則臺諫之事也予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儒者之

學窮經致用動而不括乎易今然後知公之善用易也於是三崖羅子閩之諸士論易惟少松公始足以當之請遂書以爲贈

賀桐溪公陞留都大司徒序　翁萬達 尚書

其爲童子時卽已知有公比釋褐京師得傅觀諸名卿大夫貞亮端慤不闇啓物求如公者誠不易得後歸伏桑梓適公以少司馬秉中丞節鉞來鎮我兩廣又得與邦人奉約令及見公長者循循之治甚善踰年公晉拜今官藩臬諸司而下百執事咸侈公盛美頌往詒來曰惟 天子不私南粵人其將以澤潤于天下也梧守翁子某爰暨厥僚亦以是語某云某野人不佞又不達于務然以所聞見及所思計慮方今天下事所需乎我公董將借箸終日不諱言之莫能

盡也司徒掌錢穀出納盈縮以爲上下古今明治體論議博達君子孳孳所以爲理率此焉已矣我國家財賦稱東南所輸入 帝京及轉輸西北邊度支歲以數百萬計又未足也東南今且病矣留都爲東南重地兩廣其支藩也公去兩廣處留都天下望公者甚厚公能無意於東南事耶近聞識者欲自以開邊拓地爲功董興自滇廣此無異割體裂膚亟往救鄉鄰之鬭者吾不知其故也兩廣自建闢以來歷時久遠亦卓有聞人然未聞拓地之說如今茲所云慎固封陲無事遠討帖席安枕粵之人士是天地之

賜也枹鼓或警張皇我師猶慮朘削公私侵駭近地如徃年思田之役溥伐但境内爾府庫之財十已去八九萬一不能則兩廣之事不慮可知而東南之財賦亦不但漏卮於西北已也夫地中有水雨于雲則齊澤自上施也瀆于坤則旁順自下流也注于斥鹵莫之詰而竭矣今欲廣斥鹵以受注吾懼其竭也已況中國之慮固不在於南夷是公所用兢兢者粤人知公公不忘粤人他日所從事於留都計無易此謇寮之慮粤人慕之東南亦有瘳矣諸君委贈言於某其意顧不在茲邪其意顧不在茲邪

贈笠江潘先生入　覲序　　翁萬達尚書

制三歲令天下諸司百執事小大會入　覲京師上所致功狀受廢置相承至于今莫之能改然間亦有微闕敷言之旨意弗彰也計簿具文上下勢相隔遠甚三事六卿暨若屬居常議論相稽次四方壤地美惡氓人欣悴與治務沿革漸不聞畧諸所便宜非外百執事入相告不可　天子置令外臺也得與藩司課第其境内郡長吏而下計達天官部天官部視以爲鏡别殿最不枉聞者恒得之于此矣先生其可輕茲行哉先生慱觀今昔明治體陋予無以爲助無已則因有所甚感不可解者先生嘗爲予言廣西故支藩陬徼由來異中土然其事尚可爲此何異昔予所聞賄及所考於志籍者毋私論之君子不擇地而治民志士不易操而居險苟可以樹立渦傳不施没於世則亦何溥志於廣西邪惟是赤子若觸丁蹇拔之痛國邪省夫安忍殊瘝異哉今人之見也遐技藩梟廣西大較猶得例諸省至郡邑長貳則因偷於才間有之辟則舉十喟也一人之力曷亦能勝豈朓棄遐域夷鄙其氓人而以爲不可理邪廣西無貝玉金錢刀布之幣百物之需其所以克奉邦君至不能具騶

藁然亦不爲陋他省稱沃地何限所至官聯給御衘善若程較華美尊榮盛大即一邑令猶侈於西人牧伯然往往溺志弗克任豈賢者固宜居此而不肖者迺適之此皆予所鮮能解而達人所以興嘆也夫均齊遠邇任用庶官當自有持衡者予不敢知其所望與公卿極論西人長吏父母不得比他省諸郡縣乃以咎其地與事何其誤也先生茲行且奏最矣載德持章造我髦士西人固能紀之德音昭晰唯天下是式西人能復屈先生邪然先生方將持論而鳴之天衢而以覆露于茲土者尚未涯也憲長白石公暨諸君子屬予叙爲先生別是故予敢以其所未鮮及所望於先生者相與言之真亦不自知其爲多言也

贈楊靖州序

蕭端蒙　御史

靖州在楚西南陲地稱要塞故州之置與郡等益重其事權鎮壓遐國之意其幅員雖不及數百里事得專達於藩若臬不與他州同而會同綏寧通道三縣之吏治若屬皆得以約束之歲時要會弊成如府故事州故與諸戎衛同治所武夫悍卒時或撓政不可治至有所期會質成輒庇其部曲持不相下而編氓之黠狡者亦復藪竄以避督責故爲馭爲難境多槃瓠遺裔盤據箐阻桀驁不可化時或持弩矢跳梁村落間以睢恣爲不還綏之則傷威急之則虞其生大變故綏輯爲難州多山谷澗阻自昔鮮沃壤其田賦在楚諸州下其術去而西北即鎮筸銅平之地頻歲用兵漕粟賦甲州人亦爲之騷動故卑自爲難論者以謂靖之爲州壤小而要地僻而繁望尊而梗其置守視諸州宜加重乃今歲二月吏部試天下選人揭陽楊子一溪爲第一得知是州重其選也既沿牒以余昔蒞貴州於靖爲隣壤謁而問風土余既語之以所聞如前而復申告之曰予知所以爲靖乎武夫橫驍制之用公蠻夷反側懷之用信罷黎困敝養之用惠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公也捐則威之服則舍之信也事舉其中斂從其薄惠也公則法行信則化孚惠則下阜以是爲政雖嚴郡猶振槁也而何有於靖州楊子曰然

贈郭子知南靖序　　蕭端蒙 御史

歲辛丑冬十二月選部奏記銓次天下士以郭子知福建之南靖縣事按圖志南靖為漳之裔邑叢薄谿峪間彊地褊狹其戶民租稅視閩諸大縣不當參之一舊率以鄉貢士洎胄監之秀者為之令其以進士補者自郭子始鄉之諸君子聞是命也咸以弗稱其材為郭子屈焉蕭子解之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出冶之劍不以剸犀兕所以畜銳也試途之馬不窮其筋力所以致遠也筮命之士不窮以大官大邑所以養材也是故事練則精才逸則裕致用之基胥於是矣南靖雖小未可薄也郭子聞之則瞿然以懼曰吾豈敢薄南靖哉予不聞昌黎子之言乎大木為杗小木為桷此之謂矣矧南靖之為邑猶足以當古子男國吾以政學于茲懼吾之辱之也而又敢以薄之既而戒行諸君子相與送之于郊郭子因而乞言焉皆遜謝莫敢當於是蕭子進而言曰造父之為御也駕騑騵馳九折而轍不亂而或折軸於方軌之途公輸子之巧也以之製清廟明堂而無遺制及其具尺寸之器或苦窳焉無他忽之也子固不薄南靖也得無忽南靖乎昔龐士元宰耒陽蔣公琰宰廣都皆以

不稱稱夫二子者豈固能短於理民而畧疎於制邑也良由挾震世之奇才忽簿書之末務遂使民庸窳於意廣官理弛於志荒邑之不治非忽之過歟今南靖訟獄繁興矯擾滋斥未可以朝夕理而子又方釋褐從政天下觀望在是役也其可忽哉語曰育稼觀穉育士觀始始之不淑後將何觀郭子再拜謝曰大哉言乎夫敬事者守政之良圖慎始者服官之上務也微子之言吾幾不及此遂受辭書之于策南轅而邁

天關贈別頴泉鄒公祖先生序　扈　嵩　知府

天關之有書院也蓋按院覺山洪公創之爲甘泉先師講學之地月有會期凡同志之士無論遐邇顯晦老少畢集談經辨義提以反身之學間之琴瑟和之詩歌以陶性情不及戶外臧否此其恒度也先是憲長廬山胡公大參仁山劉公憲副同野李公近竹王公見羅李公實倡臨之嗣我公祖頴泉鄒公以右轄至講學作人尤專且篤每會必抆憲副懷堂孫公聯鑣而至揭示要旨引牖來學閱三載亹亹不倦嵩輩賴之啓翼濟濟多士咸有興起樂得其所依歸也顧

夙抱歸志未克如願至是奉　旨得歸怡然色喜東圖晉且行士民欲挽留之不可得也諸同志猶幸其信宿期獲請益乃于仲春念八日延至天關復會賔主旣集童冠率從澄心默坐久之贊擊講鼓童子施賁舉案廖生約執易講乾之卦爻石川子曰公之教夙被四方文明之化普矣樂行憂違潛固安之尚何悶乎進而未極亦不至於亢也公曰吾何以比德於龍也然日乾夕惕不敢不勉繼而梁生廷杞執書講孟之大丈夫容所子曰居仁由義率禮不越大者在我矣可窮可達可貴可貧孰得而移之浩然正氣其天地一人矣乎迨焚香淨几嵩稍避席李生華野翩容升堂援琴瑟鼓歸去來辭再疊而起贊率歌詩穗川子命鵬歌南山邦基之章樵溪子命紳歌有杞父母之章洞陽子命悅歌從邁色咲之章中閣子命蘊歌鳶魚作人之章太冲子命龔歌九罭衮衣之章平軒子命覺歌鴻飛無所之章勉齋子命燕歌白駒如玉之章思樵子命合歌蔽芾甘棠之章諸君子僃述前意嵩曰予未知詩然其義則繹繹之矣邦基父母我公忠愛之德覃於上下者乎匪怒作人則春風時雨之化也沐兹渥澤則以得見爲喜懼去而悲宜矣

然空谷白駒竟不可得而維繫也安得不企其嗣音而思其遺愛矣乎公起曰諸君子之教我愛我至矣諸君子亦曰公之疇昔所以教我愛我者至矣何以報之敢不奉以夙夜乃交拜稽首稱謝爰移席純正之堂緇酌盡醉而別諸君子惓惓未已也復合爲詩歌文詞贈之登之于冊將之金山之滸

南京刑部志敘總

麗嵩　知府

夫志識也識事之謂記識言之謂書合事與言與人與地而悉識之之謂志識南京刑部何崇憲章也國朝之憲章刑惟重臣子之奉憲章也亦刑惟重紀憲章以詔來則刑之識惟重故識其刑之自也爲原刑識其刑之宰也爲司刑識其刑之訓也爲祥刑識其刑之得人也爲明刑是四者志之大都也已聖人者奉天以立制厥討有罪五刑五用匪天其孰啓之故首乾象有成象者必有效法故繼之以坤儀天高地下二氣流布四時行焉溫涼舒慘以育以節柔剛之宜也故繼之以時令然秋匪徒剎則威匪徒虐也刑以弼教故繼之以彝倫粤昔先民具有成憲則陵澤之因也故繼之以古初若是皆刑之自也故爲原刑之目五然刑不自行也欲立治法必本治人故先之以正屬攸躋攸芋君子所以正位而居體也故繼之以堂署堂署備矣良士蹶蹶職思其居故繼之以職守然自用小而用人裕也故繼之以監胄專經義者或畧於簿書法理之繁不可無紀也故繼之以掾吏是皆衣冠者流也役人者必有人役故繼之以胥徒若厥朝夕豈種粟而自食之代耕者必有具也故

繼之以祿俸居次七者後食之義也爾祿爾俸矣義利公私之辨惟神不可欺也故要之以神祠凡皆爲宰刑者設也故爲司刑之目八有治人而治法可舉矣然　聖人示法匪言弗章丕哉顯謨啓佑罔缺故尊之以　聖諭言一而已或爲風飛雷厲以震以疊使人愈久而有餘惕也故繼之以榜示時而慶雲甘雨以被以澤則人感惠而思懷也故繼之以　詔赦三典迭用惟協厥中以永承式不可偏廢也故受之以　誥律其諸隨時議置宜民變通爲體式爲事例萃作之所憑依焉者也故受之以條格若是者咸以生人也匪以厲人也故爲祥刑之目五上有成憲奉而明之存乎吾人由今視昔可按而數也故列之以題名賡受者將以親人主善惟其師也故繼之以聲績衆美之萃也有所更革若將建明敷陳曷可已也故繼之以奏議議濟實用言之質也有質者必有文篤而藝者書之故繼之以藝文若是者皆人官之能也故爲明刑之目四夫然後爲志之全也是故觀原刑而知治之有本矣觀司刑而知治之有制矣觀祥刑而知治之有法矣觀明刑而知治之有人矣御宇一家皇法無外剡根本之地而建極之先邪幸茲寡尊于萬千斯年培衍　皇丕丕基于萬千斯年固臣子之所願望也是用識之若夫書不盡言則圖以盡意云

都閫朱公羅旁成功序　龐嵩知府

兩廣肇德高梧之間周遭千里環瀧水而居者大率皆寇盜之藪而稱寇之劇者必曰羅旁云蓋猺狼盤據險阻自擅不討由來遠矣大司馬總制凌公因前總制殷公議爰叅衆猶爲之機宜題覆勤師二十萬部分十道以監督統督臨之獨羅旁哨統督難其人總戎張公偕藩臬諸司因推我都閫朱公之賢[illegible]公廉得其實遂疏名上請報曰可公至自薊遼乃悉羅旁哨屬之約期以丙子仲冬十有九日進師公預令偏裨俞世隆姜虎揚惟肅王之臣領江浙兵土知州莫之厚黄有倫領狼兵王籌徐文表典史丘秉舜領猺兵合二萬衆中軍皆畫則經歷朱榮矢一心乃身親統率由火山渡進披叢荊扳藤葛衆魚貫而下遂破羅旁大崗諸巢因乘勝破竹所至無有敢敵者踰月而擒斬猺狼賊盤白牛趙大舍等一千五百餘級俘獲賊屬八百餘名口焚死因餒斃者無算蕩平賊巢八十餘所而諸軍之由他路入者亦次第成功越四月十有六日班師東西諸山群寇悉滅四郡牧寧兩廣之咽喉得以無梗蓋皆仗我　皇上天威總制公謨略而公之成功則獨稱崇鉅矣于時東西山上帶

昔之目爲畏途莫敢窺其門戶者至是而士類占籍農願授田旅之出途者山行水宿通晝夜率以無恐公之惠亦渥矣哉余訪之輿論知公頗詳會同鄉諸縉紳屬予賀言予乃作而言曰公之功不徒在今日也公起家兩浙颺歷燕薊爲日久矣盖有五善焉料人料事見每前定足屈群策一也善用間諜知彼知巳出敵不意二也與同甘苦所得賞賜金帛均以克犒得士卒心三也冒險冞阻身先戎行士氣遂倍四也南倭北虜屢建奇績先聲破膽五也萃此五善以衆擊寡游刃且有餘地况是役實王者之師十則圍之有征無戰者何往而非制勝萬全者哉抑公之功成矣異日公之位益尊公之任益重雖勒碑燕然標銅炎徼其于公何有詩曰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則公今日之謂而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夫非公可以計日取者哉諸君聞言咸喜予諗公之深知其功之所由建者遂請書之爲公賀

矩洲文集序

龐嵩 知府

六經之文萬世不可廢也嗣有作者工雕組而意或蕪拘沿倣而氣則索崇簡者失隘汗漫者失浮任賁率俚咸卑卑無觀矣嵩嘗願學用質諸鄉先生荷汲引于鉄橋先生甚盛閒出所著矩洲文集示嵩拜而閱之卷凡四袠目百二十有奇備諸作之體集百家之成理至詞郁卓有古風述始末者存乎序詒永久者存乎記宣大美者存乎碑表誌以識之銘以明之雜著以附之以交神人事往居視簡之辭則備矣此集之大都也夫所貴於文者匪欵是崇將立訓明學

敦倫行經政理程出處以端風而範俗者也吾觀諸序於文而慶其不弊道焉於史而貴其傳信焉於詩而盡其醇且駁焉畏天憫人二疏是章副物統行薦剡是程情淵外飭重若有遺慮者矣是不可以明訓矣乎記三忠以表義也傳節婦以勵貞也紀學院以興教也世載之脩而宗本孝弟之義明二譜之述而六行四原之善著懷釐獻忠榮椿效椵閨庭之奠族感之碣頎乎其情至焉交游之判若有問有祭要不出乎咨國恤軫民瘼頌往德景前功不徒以私媢也是不可以敦倫矣乎見人之善不啻猶巳美不諛溢惡必婉諷莫不因官導能隨地致規督撫以文武之憲式藏尹以寬猛之宜善卿佐以入物之具藩執規臬執矩大威養之相須而有成者也禱旱責躬簡木柄士牧馬惟人海語而識夷貢之衰脩天而闢方士之謬靖寇而貴奪心之策民俗刑徼固有可以按東垣之圖遥因病而施藥也是不可以經政矣乎先生弱冠登第漸于吳粤底績滇湖晉貳司空仔肩丞弼有餘力也年五紀而歸政美富貴而悲昌黎之言樂恬曠而勤懷玄之志明進退而堅三薦之避歸公安歸四明若蕭毋嘉歎而脩容焉是不可以程出處振

頹儒而挽澆俗者乎然則斯集也謂其欵焉不可矣抑有自也先生幼學能文其性也繩引伐檀其志也艱進易退其守也性成者其詞粹以達志勵者其思雄以確守貞遠物者氣不懾其詞昌以大傳曰有德者必有言斯之謂矣聿永丕式其可少矣乎是宜鋟梓以廣其傳先生莞然而諾因命嵩書鄙言爲之序

二

送李少偕令嘉興序　黎民表叅議

少偕李子與余同受學黃太史能爲古歌詩上者薄鮑沈近者無論盂王也太史以爲才遂舉於鄉即登上第黎子時留滯京師與李子御李子故謙退冲約厚積而慎脩識遠而討深者也既而聞李子當補外且嘆曰李子之材即不居館閣亦當曹署乃得令乎又私念曰士之不得于世將鑿琢而適耳又安得令吾知李子之不薄令也嘗聞輪人之爲車也材以行澤併以行山故匡圓隨材而不膠于用函牛之鼎不可以祭鄭荊鍾之劒曾不如鉛刀之一割器用有所不

能也夫士之仕也令爲難令而劇者尤爲難令而當於吳劇且難矣夫令有敲朴喧囂之煩訴牒塡委之擾程期糾纆之嚴勞徃迎來之勤臨之于上者雖其意之所指猶脅生爲而舞智之吏日伺於其側文人學子閒居操觚弄翰嘐然滲然惟意之適乃捽以羈紲而使之檢名實於俄頃定得失于一管上不見族下不見屬是於人情大咈者故曰令爲難令淛吳之故地也漢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故俗習僄利矯揉巧僞萌生急而繩之於法則朋起而爲孽且居天下爲沃區粟帛流羨稼穡滋植王賦取盈焉天時不虞則中土受其敝令尤煩於迹責故曰吳爲難李子令嘉興當極且難者也雖然李子固調和之材而善於用大者也是故可規可萬可水可懸可董可旌車之良也淡而不醨方而不劇異而能剸擊而不措器之閑也發奸摘伏不疑於訐動衆和民不拘於方恭上靖位不流於阿禮耋撫孺不悍於貶吾未見劇且難也詩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斯之謂乎然李子居重秉要固未之涯也余蓋未知理道者聞於薦紳先生有聞焉且於李子篤好也其行也不獲與之言乃書于冊追而與之

總督吳公築省外城序　何　彥（太僕卿）

吾廣建城始于囂佗其制狹小至漢刺史遷州治于番禺立城郭唐末改為越城宋置經畧使築子城後又增脩三城其間頹圮修復不一至我　朝國初建三城為一闢東北山麓以廣之分為七門規制始備廣省負山帶江據險跨勝城池素號堅完可以防禦在昔儂寇圖廣州至大通港遙望城壁不得志而去正統間黃寇逼城下闔城固守竟以擒誅雖强寇屢作未有能逞其兇者然東南濱海黃木之灣扶胥之口接于海門通及夷島海孽一作巨艦揚帆直指會

城特倏忽爾且城以外民屋稠密海舶鱗湊富商異貨咸萃于斯羣賊每窺伺而垂涎者迺年如黃蕭諸賊屯據海口去會城尚遠而羣情洶洶內外戒嚴迺久討平民始安堵外城不可不築斯其明驗也廣城根古以迄于今闢地而拓大之者代有其人未有議建外城實今伊始爾先是倭奴自閩入寇潮境　聖天子壓南顧之憂迺　簡命自湖吳公授以節鉞督撫二廣公始至即移鎮惠陽分部遣將新舊之倭以次擒滅未幾柘林叛卒假以索糧勾結白石賊黨劫掠突至河下雖不敢進逼內城而擁衆連艦肆焉無忌事勢蓋岌岌矣公乃回鎮省下設策調兵逾月而叛卒賊黨首惡悉擒既而殘倭蕩平惠潮山海諸寇報捷無虛日膚功告成飲至燕喜公乃從鎮海樓周覽城廓慨然嘆曰城以衛民民以城衛而安內城雖固而濱江一帶無垣壁可恃今雖羣寇殲滅地方甫寧然思患預防城守為重外城不可不築也遂檄藩臬諸司計議疏　聞報可乃以事事庶官任勞衆工效力逾載而言訖矣復濬未安橋諸濠水環抱以入于江其衛城垣萃風氣利莫大焉既竣事城內外民安其居士樂其業父老懽于宇士類忻于庠而

頌聲作矣三學生戴生鰲袁生沾輩相率請彥屬辭為賀顧彥敏曷能揚休德然荷公庇蔭每與父老士人相從而歌頌者其容已于言嘗聞之為政本以利民也民利固當興之然料事由乎識任事需于才矧興建重大者耶初議築城羣愚罔知者有曰必費財也必病民也而弗知公之始畫成算已素定矣先計以官帑之銀尚慮工浩繁而用或不敷勸諭商民倡義協力城外廛居者計地出貲每從未減又於郡屬如番禺新順東莞增城香山三水賦稅頗饒之邑計畝量為加賦不大擾于民而樂于徵輸他如商民拆

房爲城基者償以官地夫役磚石之費量給于官督不疲困乎民而敏於趨事蓋公之識見深遠才猷宏達故能不動聲色而倏成鉅功矣又聞公昔涖吾省參藩目擊時艱以爲外城當築然事非專制惟茲撫臨東粵乃能底績非天假我公徼惠于我廣民爲百千萬年無窮之利耶昔公守維楊建議築城倭寇犯他州而揚獨晏然揚民今猶頌德吾廣外城當兵革倥偬財力告匱公能留神區畫以成保障之功廣民戴公尤有甚於維揚者矣然維揚乃一郡之保障也吾廣乃一省之保障也公自郎而廣壯猷偉績　聖心眷注久矣行當陟台輔置諸左右溥惠澤以覆冒天下所謂倚公如長城者將銘鼎彝載勳冊奚翅郡省焉已哉茲重遹諸士之請聊述公功德在吾廣者以爲賀言云

督府洋山淩公平寇序　何　彥 太僕卿

惟東西二粵在五嶺外壤地聯接西粵崇巒絕壑道里險巇東粵負山濱海方隅遼闊寇盜竊發無論水陸飄忽迅急集惡糾黨殃及下民每厪　聖天子南顧之憂必慎擇督撫重臣遙制雖連年兵革屢收成績然東平而西叛南靖而北擾蓋地勢疆域使之然也邇年倭寇山海諸寇以次芟平惟嶺西徭蠻未殄夫兩廣諸徭各郡有之而嶺西羅旁淥水界于梧肇之間通道廣右岑溪等處連抵德慶瀧水陽春新興茂名信宜等縣徭浪互爲黨與盤據作孽截劫官兵阻塞江道前巡撫石汀殷公疏　聞議征勦以晉秩南司徒今撫臺洋山淩公以　朝論推重秉鉞而來甫涖鎮先檄諭境內吏民申飭吏治省諭衆庶乃選將練兵置器足食定剿期立賞格調狼兵十六萬分爲十哨合土浙兵三十六營兼之督行兩廣二總兵兩廣司道參遊守備府衛所州縣正佐文武各官刻期臨戎其總統監督各循節制規畫進兵于丙子仲冬班師于次歲春三月凡各峒寨巢穴前後擒斬俘獲倪多其長咸來降者無算斯不謂之全捷乎哉嘗稽兩廣諸徭自　國初廣東徭亂遣申國公討平之

永樂中徭首徭總不時朝貢後因守臣索取方物遂致叛服不常都御史馬公王公葉公先後撫剿平定成化初韓襄毅公至適徭寇自肇慶羅旁淥水連及高廉大肆刼掠韓公調兵乘其出沒鵰剿或擣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乃能慴服近因我廣倭夷海寇兵力多分釀成積惡今茲大舉懋著全功匪公之德望籌畫何以有此也嘗聞之談兵者曰全勝固難善後尤難公今議蕩平之後建立州縣設官防守增置各所扼其險要復添設叅將守備官分兵坐鎮其曠土移民居之良田聽民耕之誠善後之良圖也昔聞兩廣

巨寇莫過大藤猺公剿平奏立東鄉北山等巡司惟土人為巡檢又立藤縣五屯千戶所調兵守之其附近賊占及絕戶田土給民耕之自後大藤始獲平定昔年韓公羅旁之役多用鵰剿而南鄉陽春一帶經畧未盡惟督青各官訓練兵快防守要害而已公今破其窠穴絕其黨類復議善後之策尤為詳盡比行之而有成必將永保無虞其不為我廣民稱慶哉夫用兵貴乎謀而成功由乎斷昔者大藤軍與韓公至潯召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窖箐重嚴勢難必取莫若屯田固守以待其斃韓公堅議可伐竟成大功今聞羅旁議征之始有謂此山天造地設非人力可勝者又謂雖能加兵徒費財力必不能善其後者我公討誅料度毅然必征且承　簡書戒嚴夙夜周旋不遑寧處以致諸司協力三軍奮勇成此膚功是固公之克壯其猶而精忠感動神人咸助之矣夫豈偶然也哉公與襄毅公吳產也雖時有先後而二公惠澤皆在吾土天實假之者矧公規為布畫視韓尤有光也耶鄉薦士林子應奎陳子希周輩恭逢盛事桑梓受庇相率詣彥爲賀言予以庸朽拭目太平將與父老童稚歌訟道旁者乃授而書之

惠安縣志序　何　彦 太僕卿

周有小史掌邦國四方之志列國皆有史官以掌時事秦析而郡縣之其官始廢自是志郡國者往往遡其沿革紀其登耗彙其人物純駁不一而古意或離矣夫其言之也弗理于極其聞之也不可以與不可爲懲是雖捜計磔裂櫖摭融結至無遺纖將弗究用也曷從而傳之是故善志者其辭平平則不陂其事核核則不舛其體大而有常則目理而不紊由是而往雖越世焉莫之遷也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嗚呼奚翅文焉而已哉惠安邑侯莫君敬中涖政二年

省俗覩民知邑闕志乃請于鄉大夫張君静峰屬筆焉張君遂其請乃廣約幽求旁搜纂摭易其詞覈其事正其體疏其目婉而多慨直而不激達而有徵近而不穢其厚生善俗興政之大凡者各於題辭叙論見之斯其古良志也觀者其將興而懲乎夫古今天下一也豈法立于古而難于今法不必盡于天下雖在郡邑補偏救弊弗可無者化而裁之存乎人焉因言以考實因實以稽政因政以問俗作者之徵于是爲大而志之不可闕也夫涖政者貴知要惠有志自今始斯知要矣知要可觀政矣昔鋟梓事竣莫侯請予識諸於末

送提督雪厓程公赴鎮序　鄭廷鵠 督學

計崖州開府以來黎氛廓清雪厓程公力也雪厓以參戎創鎮於茲披荊棘冒風露芟夷而布幟之無所固險抱宥德震諸峒納賊獻圖亦百年異見也需雪厓爲㮣庶沾異化迺勳名徹　當宁謂其才力已試盤錯不宜在一隅授雪厓以提督廣西副總兵之權人有言曰有佛力撐佛筏是誠雪厓所優爲之宜無負　璽書拳拳委重至意獨崖人喁喁以謂失所倚藉而悲黎人之耳目未廣也其如向隅何哉或者解之曰繰絲不難難在繰鼻迎刃不難難在根節繰鼻

已貫根節先破誰能禦之今日之事大類乎此當其虜薄城下倉皇請兵諸峒朋櫻莫敢措手誰不謂難乃今區畫已定能順緒而遊刃其間即窟穴可廬鬭介可袵矣尚何難於未廣耶或又曰善馭千里者平居未嘗忘熟路善射亦然其視蟣虱如車輪則百歩之外如在咫尺其取之胸中者審也今雖移鎮瓊崖乃其故物其山川阨塞部分種落與其強弱出没之變尚納諸胸中不寘也苟所建白而施行之何物不被而何倚藉之憂於是崖人釋然諸來請質於篁溪子篁溪子曰信哉往見雍闓四起南中擾叛武侯渡

瀘深討所難在孟獲也既破牂牁募生致之加以七縱之威卒懾其心數世不復反者何也握其綠鼻根節而自爲分綸之恢恢乎其有餘力也趙充國始以都督擊匈奴勝之孰知其所爲易制者勢不一也後爲後將軍大擊先零卒得其情以全取勝何也駕輕就熟視小如大其取諸胷中者審也誰謂雪厓不然乎雪厓之智足以制遠其勇足以戡亂其恩信足以死士其謀畧足以翰國往在中軍雅歌誦書染翰墨爲文辭不必麽或警報至卒然成算如風飈雷厲不可測度正武侯充國之儔亞也以此副軍閫外坐督

上若當必有不世奇烈以輝燿簡冊如渭南罕幵所爲千里譬服奚必瑣瑣殄此小虜爲志然劍履所至必動并州之思而崖人係不忘於雪厓者當在此行也行有日乃崖州千戶所千戶某等具彩而復爲是言雪厓聞之其必隱然爲之興念也夫其必有儩然有所興念也夫

重脩南華志序

黄　城知縣

粤東惟羅浮稱神山自魏晉著名南華山水雖勝幽僻荒翳固陳里曹村等耳一旦西僧示異黄梅遜歸坐具一懸遂符寶林之讖名僧高士雲合響應爲大梵宇乃君賜額南華郡志謂開寶間然紀年巳不可考矣由唐以來天下言禪者皆趨南華如水赴壑毋論昔日即今春秋二會遐邇駢集常數千人寺廨至不能容觀此則海內之所嚮往又出羅浮上矣顧未有志以傳其盛者至嘉靖乙酉大叅東川羅公始錄碑銘暨諸題咏類刻之越壬寅歲少叅芝南徐公又

命郡爲全志即今學訓龔邦柱所脩也頃巡察使懷川龔公道經駐節寓目靈勝咨訪故蹟質之前志多所闕遺於是道尊二思泥公乃屬城倅曾邑博旦躬至南華重加脩飾凡浹旬而始成編亟登之梓謂城執筆宜序諸簡端城於是有重媿矣夫志猶史也不核其實則不可傳何以式遠惟大鑑崛起嶺表其所稱說雖本達磨所傳要皆性善宗旨佛教至是又大變矣曹溪一脉爰啓五燈遞相師承歷朝欽慕諸所讃揚詮述豈尠哉惜夫文獻無徵往蹟莫稽即唐中宗一詔僅見節畧於壇經所錄宋初重興寺碑晏元

獻公纂也尚未及見其他可知已近代縉紳先生經
遊諸作川僧不知珍藏紛然散逸縱極搜羅亦無從
而得其槩也又何怪於前志之疎畧耶雖然以文人
而志南華也易以南華而志南華也難腐儒殊不文
而致昌其難乎惟據實書之以仰副當道之盛心他
日黛得與羅浮並表名山皆澤所及矣其爲南華增
重也不既遠乎

贈兵巡劉公仁山平寇奇功序　黃　城知縣

嶺海重鎮首在南韶控扼江湘襟帶廣惠而韶尤爲
要郡頃者臺章協請憲臣分道備兵於茲土誠是以
壯南贛之屏翰而嚴兩粵之門戶也先是清遠河源
諸山寇流刼入韶境日尋干戈繼以翁英二邑滛惡
之徒乘釁嘯聚攻剽四出勾萌未剗延致滋蔓益往
事之不可追已嘉靖癸亥秋我仁翁劉老先生嗣承
簡命宣布威德思遏亂源以爲盜賊蠭起撫馭之失
宜也將卒玩怯簡練之無法也一更張之次第就緒
無難焉至若民多奇衺易於從亂則由敎化未明而
良心陷溺故爾寔司風紀者之責也可且緩乎哉於
是首脩庠序之敎崇正學以端士習程會課以振文
風申保甲之法以戢惡勸善凡有裨於化民正俗之
道靡不振舉而極行之士民既改聽易視翕然嚮風
於是乃敘戎政覈虛額之弊革曠役之需舉將領募
勇敢授器甲而時簡閱又令屬邑團練鄉兵以爲聲
援而兵始可用於是乃詰致寇之由傳檄以示威信
納降以輯歸附躬歷各谿峝諭禮法徵禍福以開其
悔悟之心然後按山谷之險夷探聲勢之虛實視攻
守之緩急調度兵食而豫爲之備未幾首惡何天統

卓文勝尚復匪茹擁衆犯乳源翁乃分遣將吏率所部之兵密授方畧一鼓而擒天統再鼓而擒文勝餘黨盡俘馘之被虜之老稚竟得生還數年劇寇一旦蕩平諸寨之勢相觀望者莫不震慴屏息扶伏以乞殘生謂之奇功非與此時山海多警節鎭屢勤鈇鉞未遑及於南韶者特有翁也然卽大舉擣其巢穴調兵轉餉勞費無紀詎能獲其渠魁而殲其醜類乎翁以一人運籌於中部下用命威聲大振卒使逆者捕順者撫觀望者益懼歸附者益堅一方實受寧靖之福厥功亦奇矣奇矣宋楊誠齋嘗提刑廣東會臨汀

盜起召諸郡兵由翁源直抵循梅遂擒賊孝宗稱爲仁者之勇今　公知幾之哲足以制變而慈切矜容猶欲委曲而生全之折衝之才足以決勝而慮先根本期在漸次而化導之行効于羽之舞坐消鼓鼙之聲以紓　九重南顧之憂將終賴之矣是其功遠過於誠齋而仁勇較著殆與之而有光　廟堂卽此以論勛伐其陰隲蒼生固可量哉然則公之功不惟勝盜之爲奇而化盜之爲尤奇也夫戰功核而易彰德化徐而後効據實揚休以竝傳於不朽庶賛名世勛德者或有徵於斯云

陳憲伯擢叅右藩序　　黃　城 知縣

憲伯陳侶梅公於萬曆改元奉　天子簡命鎭撫南韶越明年夏四月擢叅右藩於是韶守舒君輩朝夕禀度承造就之恩甚厚於其行也不勝瞻戀依依之懷乃馳使山中屬贈言以志深感表積忱也媿不腆無可爲公贈者然嘗聞之士大夫俊偉樹勛庸貽名不朽者凡本之忠厚正直也夫忠厚仁之體也正直義之用也二者可偏廢乎哉苟一於忠厚則廢義其流也爲容恐一於正直則廢仁其漸也爲矯激未免各有其弊而所就亦因之矣往余在臺中嘗與聞賢

士大夫之治行儘有卓然可稱述者然槩以二者道亦未之多見焉德之難全也有如此迨按閩時始聞公之素養其殆全德之君子乎公束髮爲學卽知性分之所當盡視萬物爲同體辨名節爲大閑自登甲科歷中外居之以厚德行之以直道皆有可紀非常之績頃者　巖廊軫念嶺鄗兵戈甫釋民未忘難藉公耆定而輯寧之公祇承德意開寬宥之門嚴侵擾之禁輕差役集歸附恤疲困俾得復其常業所以奠其生也定征輸之法裁供應之費減健步之卒撤隨捕之兵至輿皁夫亦臨用召募用已則休日省數

十金所以養其財也民有訟至庭下必委曲開諭示以告訐之風不可長願自和息者聽訪于衆有一善必舉以示勸而稔惡者必懲所以示好惡而坐消其邪心也進諸生於經館而教肄之供給之需取諸公帑條範森嚴訓辭深厚務在崇實學而迪正道所以育賢明教而倡化導之機也一時士習民風勃然有所興起浸浸乎趨於仁義之途誠有日異而月不同者矣夫公開府僅越三時耳而治效若此其速者何哉蓋公休休之量足以包荒恢恢之才優於振刷而清介絕俗之操愈持愈厲謙虛無我之衷愈歛愈醇

是故溫然有恩遐邇孚洽人皆頌其仁矣然法紀攸繫則一介之微不假毅然有執秉率端凝人皆服其義矣然痌瘝在念則一體之愛常流此無他仁義之交濟也若公真可謂之全德矣豈特粲績奮光粵之東西哉卽使朝登樞要屹然任天下不過緣所常試者展以培大體則元和流㳟以匡公議則氣節宣昭俊偉之業仰輔　熙隆而宗社靈長終賴之矣天賦全德其裨世道豈微哉余於公行敢預言之以致屬僚惓惓願望之意云

泰泉先生詩集序　李時行 主事

夫詩之道難言矣黃虞夏商周篇什華實彬彬遐哉邈矣暨漢始有五言魏晉之交諸體競彩咸陶鑄性情劂鑽文理寫玄黃之光偶鏤卉物之景象經緯恭裳絲絲彪炳吁可觀也世歷綿邈條流芬揉泥蟠經史驪駭煙雲沿宋以來綺鶩風雅推準三百之趣圓備六義之旨辟諸升堂其亦庶乎循茲而降代益矩宭繁條務植萎薾附俗將謂疊耀前光而多謬來識無貴乎覽焉我　明膺籙御宇握珠照士文明會其極綿亘而彌昌肇陣雲蒸藝苑霞蔚材英秀發

海嶽降神乃篤生我泰泉先生輝掩南禺豎縣上世潮集經史之圃該鍊子史之術按轡周正之路擇源涇渭之流反彼頹綱振茲洪響凡古章今律短韻遐篇總撥若干首策九代而驅軼跋四始而畫界拓西京而植蔡憑建安而飛采鎔冶陶謝斷截殊途衡塵陳杜隸走百氏故其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隨體約而不煩文麗而不侈可謂往材之金矩來英之玉牒矣行瀏游宮牆朽潤時晷海洋寓矚景切餘波高堅懸企高深鑽仰以爲韶濩之曲韓者靡宜其乔不里之響神人能諧其足爰輯舊聽簡文梓流衆懲說誰有敢測臣章誌讚以俟鴻修焉

雙山五松叙　羅兆鵬知縣

岡州東北三十里爲雙山寔長文峰陳公嘗扁其地曰錦堂乃虛舫羅子少時蔵脩所也至是將終老焉厥土與僻爰植有松羅子計數而好時而憩息自謂五松山人或語羅子曰四時之運春爲艶陽百卉之榮花最明媚和風暢其精華湛露滋其色相紅與紫而駢枝燦蒸霞之國色白聯黃而接葉闘絶世之天香斯時也駿馬雕鞍駕王孫於上路金觴玉液拉公子於長堤遊絲嫋定好鳥候鳴物隨意適景與心諧羅粉黛於崇臺絲竹極穿雲之矆響歸驂騑於夕日

尊罍留帶月之餘斟此人情之所紆而物類之所共適也爾何入山之深探林之幽匃盤石磴攀緣蔦蘿與世相違惟松是好栖栖然撫厥枝柯摩彼蒼翠其心與侶是豈於春官之富未覩其盛抑性靈之喜乃尚於狥哉羅子喟然曰達士貴撫景而同人上德必對時而育物走岡未會於道未入於德者然春意不以無意而不與花期亦不以富貴而長留此天地之無私槩宇宙而俱適者但氣禀異受喜好殊方時物俱陳取舍以別故有所愛有所不愛其所不愛者不能爲人以合愛爲其所愛者不能舍已而不愛有如

菊愛於靖節蓮愛於濂溪梅愛於孤山豈其意亦獨索於春而不貴尚同哉走賦性乖癖物既寡好流靡爲同寧耿耿以靜觀無滔滔而汎覽寧悶悶以玄息無靡靡而從風故惟松之爲德也直幹叅天挺出於風雲之表貞根蟄地遲延於歲月之深自其時之常者而觀之春而生夏而長與衆不殊也玉樹璚枝披榮蔦馥固足以招詞客之摛章索佳人之咲口而彼之停翠蓋於高岡聳雲屏於空谷飄飄羽衣覔出世綱者亦未嘗不聚樂而長徃也自其時之變者而觀之一氣蕭條氷霜墜地歷砅琪園窮搜僻壤向之乘

日以矯迎風而反側者莫不委葉投枝歸根復命晨寥寥而可怛夕黯黯而興嗟形色俱忘情意誰適舊遊三五宿好萬千者而今果安在哉惟我青松完神獨秀寒風高飄而不零嚴霜宿布而無威操勵猶堅根貞益固無限春妍莫同晚節用託交於君子凌巘谷之霜華猶結好於丈人傲商嚴之雪片故凡世之稱如以壽其君父者無古今異也走其無取此哉況其托根華山囂塵世遠方吾之訂盟以入也披雲幃之連天啓霞幔而闢日歛谽谺於閴寂發叫嘯於幽門招觴問月烹雲賦詩巖磴莫攀長財不猜於伏虎

烟雲已閉新愁無聽於啼猿懸想固帶愈久不遷必不與豐花芳草而輕萎也歷時之變更者凡幾固嬰然若將有終身之寄雖世之爲秦爲晉於我何有或曰有是哉貞不同倫介不宜俗子於五松殆有深好未致玄造孰探其故幾失子之佳與矣請書之以告世俗之遊觀者

送榕塘林先生之任德化序　章　熙 愈卓

人恒言廣文官獨冷有司或作青白眼爲之者闒闒勉於自屈節角俱刓此時俗攣滯猥曲之見耳夫仕以行其道顯晦不存焉身顯而道晦猶夫晦也身晦而道顯猶夫顯也矧學官雖卑其職任當與宰相權與宰相用材於一時學官蓄材於平日又何歉乎哉若勢有輕重則在我自信自處何如耳我本璆琳琊荀弗自珍席斯人視以燕石百工技藝之師猶居然隆重奈何以縫掖模範而卉焉爲耶海陽分教榕塘林先生莆冠族也厥祖進士僖州公乃凡運長南崧公工部尚書退齋公名德播海內先生文行具美厥有淵源其來餘五年矣撫按廉其賢旌獎交加令擢德化掌教瀕行門人林生士哲輩叩予言爲別嗟乎古今用人與人之致用詎一言能盡哉先生坦夷簡直質厚不凡然最績如許僅級陟常調以去豈資格果錮人抑天命有夙畀歟此非所以論先生也海陽首十邑學官依郡治以立聲教崇振人才彪出往往先生以璆琳琅玕之姿其於生徒從容誨廸而蓄養其材器者已非一朝夕異時聯翩而起突兀科第惟宰相所用敭歷中外樹勛流馥孰非先生之積其

道亦何嘗不顯哉諺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泉與潮接壞山川文物大較相埒先生茲行所謂仕宦不去其鄉有晝錦桑榆之樂而無凌冒瘴險延引之苦其至也四體之所便安其俗尚語言皆童子時之所玩習則其規約施設之方不俟他求而得之豈有於潮優顧於泉劣耶雖然世變江河天眞日晦維鵜在梁二三其德夜光魚目淆溷欺眩長救之術司敎者不得不任其責矣是故喜浮華則詞有枝葉敦龐篤則行弗悄涎廉靜日獎則奔競息理義日著則利欲消感以心則不言而化敎以身則不肅而成此其大略

而所以行其道者亦在焉先生之自信處能或外於是乎抑聞靈鼠餐冰奇毛數尺繭蠶覆雪絲成五彩紝爲錦綺貢諸天府安知寒氈蘊儒中無黻皇猷者乎先生殆未可誘曰冷秩而輙懈志於泉也予本峇惛又筆硯契澗徒辱先生之交有年所且嘉林生葦雅意又私羨愚齋龔先生蛟溪方先生皆所謂璆琦琳瑯知所寶重爲吾邑庠一時之選也於是乎言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海瑞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　國初以寫臣遙制至　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接識者以權重勢專補接郵之所不孜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便已甚者不必言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眞假行已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爲之念實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今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　國初之安不見今日之利　勑諭事理　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也閩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貪一節已出士民望

外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爲奸蠹省繇賦清徭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宜天下弁宜於瓊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詳小者立變瓊內黎外海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當事者動以閉城退守爲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無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爲何職矣今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爲士衆先昔之驕子兒戲盡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阿無異雖經敗衄不易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認眞之心而春行　勑諭庶幾矣士

論謂周殷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賓泉之峭直胡南山之和易公兼有之勤訓練似顧洞陽志平寇亂似涂伯輔今晋秩叅浙藩政類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績具在口碑不爲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修之功益廣涵弘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眞道矣擴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滿分也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用書以贈

贈顧懐東晋京兆丞序

海　瑞　都御史

天子奉天子民我　祖宗臨御在外以其事付之府州縣布政使統之兩京二十府直隷六部順天應天不以直隷稱秩二品體貌與部寺一根本重地　天子所寄以奉若天道父母吾民尹若丞其選也王化首被四方瞻仰故凡爵位服命望司府特崇重焉列聖率由未之有改至今晋秩往往六卿之亞布政使無及焉人榮且崇之亦未之有改間職分事庶官敎無聞焉素祿曠官視外司府爲甚其人之自視初不曰食浮所事人也銓部亦初不曰職業不修人也

其弊起於仰望待遷之說謂官列九卿不應復爾細務又畿甸法工部理街渠御史分五城巡察廠衛廉奸宄近侍董國威拱衛　宫闕奠一人府縣事無侵及也今也不然有侵而爲之者四者權力與府尹丞抗彼侵之從而與之事可自行者謂體貌隆重不當爲侵有於人者謂先例於是不能反　祖制無是也而今自失之順應之民休戚於尹丞不相關涉尹若丞今日人猶榮且崇之吾誠不知所以爲崇不知其所以爲榮矣懐東先生壬辰登進士第任給事號大禮大獄諸臣恩宥與　先皇帝爭是非忠心義膽

爭光日月三十年危且賤安心處之無幾微見顏面誠知吾職所至而義與之俱未有守道而失官者毫髮詭隨不爲也志氣既起塞於天地舉而措之無不可也今春以銀臺叅陟丞京兆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聖天子化行先近於懷東乎屬之矣北上有日執贈處義懇卽氣節稽事功占小於大忻然書此以復非爲佞也若夫昧虞廷協恭之義漫不可否事占筆涉位署惟謹如韓退之所譏者又不必爲懷東言之矣

贈養齋蔡太守撫黎序　海瑞都御史

自　國初至今言官瓊者必以治黎人爲一急事然卒未有以得黎人之治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龔遂得之以安渤海張綱得之以說張嬰卒之有以服其心而戢其禍况在黎岐質文幾變吾中國不知其幾更易也自有天地至今尚存太古風致然諾信義死而不移天性之眞獨有存焉者乎動以弓刄相向自昔記之葢以弓刄爲雪讐之具不能自至守令之庭曲曲直直勢使之然無他意也苟有以開其心剖其不平彼無不聽乎嘗謂恃有人心小則息爭大則開通十道地爲郡邑人入版圖百千萬年無不可者所恨知此道者之難其人也而又賦役繁難官吏刻削彼自爲誠我自爲詐有以灰其心而格其至至誠之爲難乎其爲動矣微啓其端謂可見之行事者吾於養齋蔡侯見之嘗跡蔡侯澄海先聲崖州初政大抵事從其眞由其質有其內學於誠而欲求其至比之俗吏矯飾外貌學於詐而務爲名高者不類也有是涵養有是作用方抱宥四村讐殺夯村効尤禍變事機浸浸滋蔓正侯涖任未久之日也單車往諭侯信侯之心士民未之有許者乃侯爲之近

不曰叵測之爲凶違不曰嵐瘴之爲毒心何心哉曲
曲而直直之不過數語卒有以得其心平其夙忿胼
怨爲歡村村如故事與張綱龔遂後先無異然則不
曰已之無誠也誠不足爲動也而曰獷悍之不可爲
馴古昔則然可信也哉卽小推大則州縣中苟有以
中彼之願無礙其生版籍而郡縣之無難事也尋嘗
以爲黎人之不我向也乃我之無以致其向其爲亂
則始事於州縣之民長養成就於無良之吏黎勢固
不能以至州縣言曲直者無以剖別其不平之端而
僨欲使之不爲不得其平則鳴之舉嘉靖間二動王

師尋未敢曰師出之爲名也此則太守不能處分之
皋非其人之過也嘗欲執侯今日之功破先後黎議
之謬爲開導群邑之漸一日崖士民以贈言問尋曰
吾意也雖未爲千萬世之功而心情啓達向化可爲
兆於是矣中孚豚魚吉九二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
願也信在言前不言而信變詐之世而得有如侯者
黎人得以紓發本真民士寧適其可以易而得之也
哉苟　朝廷之上薄賦輕徭承宣之吏還淳返朴舉
蔡侯而爲之無不可矣單車之諭侯得爲而爲之矣
權不在侯而侯侯之勢也劉安之諫伐閩越曰以十
萬之師爲一使之任蔡侯以一使之任當十萬之師
回視庚子己酉大師兩及荆棘生焉崖至今生氣未
完復也何如哉何如哉曲突徙薪之功誠能動物之
道侯胥得之用是不辭而爲之序其諭撫顛末月日
具在周貢生實狀中不爲贅

贈總督劉凝齋平八寨序　海　瑞　[illegible]御史

觀望之謂民莫不有仁義欲利之心雖然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道之不可不慎粵東西萬山中生猺之衆倚險作害其人習氣亦如其山之險然同函陰陽之氣得生天地非他類也遠人不服夫子以修文德以來之爲策夫亦無以來之而已　祖宗兼設文武重臣控制其衆後又兼去征蠻將軍之任總其事於都御史一人吾夫子意也　列聖奉遵二百年餘矣不見文德之修日尋用兵之害何故夫自其不盡工化恃有山以自雄誠橫矣然北仰　九重曰天朝

知有　天子如天之尊謂督府　天朝選擇而來天下人也視如神明望爲標準黜陟去留大抵督府之命惟聽成畏　朝廷威畏及督府先後坐閙府而一其人何如督府日有政令仁義之言不絕人耳可謂曰胥然言在仁義者十之一事不在仁義在利欲者十之九軍門得以便宜行事天下覩握權重故宦囊特多兩廣貪泉其多又居天下之一夫止此柴馬止此俸錢出此之外一文一分贓溢也經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軍門罪我劫掠軍門劫掠猶我山中人之言也非瑞經行蒼梧等處數十年前耳飫聞者乎流至今日其言尚存標準之地先自壞之欲持之以服山中之人難言之矣臣子之權有重於軍門者乎榮身及親一時稱最荅恩報主當亦無過於軍門濟濟在列時事至今回首　天朝言之可爲愧口湖湘凝齋劉公當風靡波蕩之中超然千人一律之外百事如新始仰其切近之小持言之督府兼有巡撫兵事其急故曰軍門決勝千里大抵身不親行籍總參而下將領於外運用晚唐債帥宋南渡而下殖私財以自結於私人今日運之行焉自痿痺其手足之用余不知其所謂公下車初政突然反之賄門不開將領

生氣所在有李光弼入營調發間精采百倍之象八寨之衆瑞時以先事之端倪占後事之成就師不愆期果爾捷奏　天顏有喜遠近歡聲先公而行如公之舉有之而紙筆間功級不同也先事一方用兵百方枯骨府縣民牧不得安於其牧矣一將功成瓊州府知府唐可封同知楊繼文通判黎九臯懇一言以志今日之喜夫天下有清其心不能以清於事者乎天下有養成此氣不能以駕馭一時遊其刃於天下者乎萬古人心又有雖之蠻貊無能行之者乎不圖今日復見威儀書爲贈

贈黄體齋國子助教序　海　瑞 都御史

感恩掌學事黄生仁甫别號體齋余署教南平之日門下人也自幼苦心文學而行已亦自謹飭不風氣自苟余素謂是亦科第中人也顧屢試無幸揆貢得分新淦之教後三年晉掌瓊之感恩三州十邑之中感恩邑之至小者也弟子員數計亦諸州邑之後鄉薦寥寥若不足為人師中留意者仁甫以丁丑之夏任特憤憤而起曰孔子不誣十室也存乎其人焉耳雖小有大諸凡庠序規件　祖宗先年之定曰尋綱縷數十生耳而新之不責貸於歲時拜見之間意

實志懇師道無愧焉一時御史有賢曰燦川先生巴蜀内江之傑也三諭詳姚復之巡約通行之外千載一時聲似於上仁甫亦克千載一時和之然諸人璘翻有年月日而仁甫助教之　請則今壬午五年後事也士之素重仁甫者曰吏部三途借口之言今見行事之實色喜徵文言贈夫士苟無會於錫崖之為高贈之誠是也夫亦知京師之所為美觀而四方極乎兩京　天子之耿光今流之觧名利風生而詭隨因循之病叢如矣憑道胡廣之區蘇味道要無德之地雖晁裴光庭一切輩會而合之之鄉井家室也首

善人耳到此則染京師人人出得口京師人人出得頭茫茫乎天下之是也達可行於天下後行之到此無望雖今振作有人進之寸而退尺　祖宗遞升積分之法及格方許出身且曰未也未也無乃途轍亦不免岐惑歟往北京而南行終身無到北京之日新淦感恩初脱井中之見錯之科甲濟濟之間十手指摘發言盈庭慶仁甫者為仁甫喜吁能執之乎無能執之乎有師道　朝廷有治平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天下之達道如是書曰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請誦之為行色之壯且已於大請自舒錫崖官至今無一

帳文始

送吳仁卿之樂安序　　梁有譽 刑部主事

余得交仁卿蓋始庚戌春云余與故人李君少偲方受薦上第共居僦舍中有客短褐逐欵叚操越音抵門時予二人辭家去吾黨諸故人久矣蒼頭訝客子來而李君則顧視驚曰仁卿何從過我得無道塗苦乎爲解裝延致舍中蓋李君雅善仁卿也而仁卿是時以州茂材歲薦上之大宗伯試闕下得待詔公車先是余與李君出入輒接席並銜二人相得甚歡至是仁卿來故又日與仁卿狎余二人嘗縱論古昔國士瑰琦之徒及閎覽博物君子而嘆輓近世亡豪也

仁卿慨從旁品隲裁量更歷遡拂不廢罔牽席上齒誠於蹣蹻卯角之遇輒纚纚致意焉余心以李君固奇士所善客亦率奇如是以此又愈益重仁卿頃之思歸謂余二人曰余親老此身未敢以久留也遂去去踰歲至是復來爲祿養故實命下得邑博士往守官樂安余念今昔聚散之情不能無感於仁卿云蓋士束髮綴學絙以年歲罔不欲振羽厲翮詡頑取世資以効其術然遇常希濶齒危首皓苦弗雠者恒衆發藻含經而志失于弓車之招拂巾袨褐而群卿鮮拼咯以故士寧蓬累而行憤悒以終厥身無論與食

即晉襄公士亦俟河之清矣詎不悲夫或未路涉祿而志不逮養抱生人之戚此士恒苦于遇難如此仁卿雅負材雖偃蹇進取不能無觖望然時方廣厲學官之路身受涓選爲弟子師亦足以自効其能歲給俸錢供滑髓以爲滫瀡具是宜有慝志其遇不遇相去何如哉夫時平則寵法度之士急則登倜儻之材今天下雖號寧謐而胡虜盜賊間發自駟車庶長五大夫而下日夕鞅掌懼溺於職業負主恩而博士弟子顧日絃誦不輟樂有餘閒往歲余三人共處時濶談雄聆豈諳宦業艱危將謂勳名可意氣掀取自古

身都卿相而業覆滅者舉碌碌耳及今李君爲郎司徒錢穀諸撥鹺日折挑焦勞不置余則備理官一切文罔懼不任俱懷尸素憂仁卿獨領博士圖祿養去則余三人之遇又未識孰爲軒輊也憶昔日之談徒豪舉哉今　國家急材而仁卿身爲型範羣諸生習誦俾自激昂出而憤發其所爲攪淺濁而納之清泠淳朴則其取重於世多矣仁卿又通儒達國體他日所就業吾何足以知之也

雅約序

梁有譽 刑部主事

夫士以藏器爲雋交以定志爲尚然器非素養則斧
藻之誼無資志非箴盋則繾綣之盟靡貴是以握瑜
懷琰之士銜華佩實之英居則討素綜墳廣閱蓄之
矩度會則鐫思抽緒鑿砥礪之弘致聲氣相投芳逾
蘭茝詞情儷美節諧球鍠竹林播其清塵蓮社肇其
逸軌雖寄托之興不同放浪之懷靡一然併抗意區
外怡神幽履靜躁紛馳而雅尚自若亦各明其志也
自茲以降作者不乏莫不淵岳其情麟鳳其采論脑
懷則曠而且真語製述則典而有矩結軫文藝之場

鳴櫟藻翰之府斯廼名敎之樂事而逵士之風猷也
今我同朋訂茲蘭會匪以取適目前寔以希蹤古昔
椽䑊競業則務竭其胠篋之恒珍觸感摛毫則各披
其雌黃之定品剖惑以示規瀝衷以締好譬彼練青
濯錦豈辭藍蒨之染猶斯攻璞刻王寧忘琢磨之功
交必先誠會則以雅庶幾公叔免私遊之譏而桓譚
息闔閭之喻矣夫文藝之於行業猶華榱之丹艧而
靜姝之綺縠也載選先民代作併皆雋傑蜚聲脩翮
未易徑凌逸足詎能驟踐然運精至則木雕自飛凝
神極則鳴蟬若掇狐腋豈一皮所温鷄跖必數千斷
飽誠能博覽而銳思時脩而歲積或無悳歟論者不
知則以爲菌桂雖馨而非餌魚之用都蔗雖甘而非
作杖之需欲盡捐藝業疲精俗好殊不知博文游藝
聖所訓也情信辭巧明所箴也握鼠璞者夏后之璜
非所取寶魚目者隋侯之璧非所識悲夫矧詞園共
獵德圃齊驅友道由此彌敦已志於焉愈植勵潛脩
之業則廣覽之見攸邑際顯用之績則炳曜之乘弗
鍛豈特憐風月狎山水述懽娛敘宴遊而已哉如其
不然卑厥所嗜索處離羣謏聞寡見何取德業之勸
有乖載籍之紀倘情致有所屬而制述無恒裁烟煤

無知恣其點染管札不言任其揮霍彊欲角逐藝苑
何異挑枯條以誇於鄧林歛華籥以鳴於洞野也嗟
乎行素雖持友道易替蔡氏有言刺薄者博而洽斷
交者貞而孤夫薄之可刺鄭於正而斷之爲言傷於
激斯古今所以與嗟而賢智所爲致誚也要之古之
交者其義正以則其情久以信夫正直則固已肇諸
今日而久與信尚當保於將來云爾與茲盟者幸毋
忽

送錢舜臣出宰晉江序

梁有譽 刑部主事

自古賢豪士椓迹蒿藋未有不始困約而終震耀傑立也夫士業已束髮學問身貧賤未遇又不幸卒遘患難苦形焦思往往非人情所堪仰天而痛荼毒雖志士不能無怨嗟矣然憂不極則意念不深故摧挫堅忍餘紛華凋喪物理頻鑒當是時形骸之外皆爲土梗豈復念富貴哉幸一旦遇合其建立自殊於人人是以古人遇禍患必自詫曰或者天開之乎誠非虛言也昔翟方進辱于豭豕而率戢相位韓安國病于田甲而起家內史田仁任安困於家監而顯名漢

室古人由困辱而通顯若此者又可勝計哉余聞錢君舜臣往從父徽君宦遊陽宗姻故舊交去之祖禍深觸土室編蓬以處常涕泣牛衣中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役念丈夫當自激昂以立名於世是在我者乎能并沒絕衆以故日夜讀書不輟坐卧嘗膽思雪父辱識者以此知錢氏復興也不數年竟以棄繻入闕取上第名以致今日豈不謂賢豪士哉茲奉命往宰晉江余視其貌冲然而不盈常有以自下者辨析世務雖片言莫不舉正中理然猶有隱憂焉夫舜臣才智明敏而宏度厚行裒然重於學士大夫間固其

得諸天性抑亦憂患砥礪之與夫厭粱肉襲狐貉裹屋美侍悅心而便體若此者攬轡持要辯口快耳自以爲悉天下事而天下庸夫亦俯首信之而不疑及投以可欲則守敗摟以可懼則情戚卒然遇事蓄縮憒眊不知所爲然後天下羣然姍之亦已晚矣何者富貴宴安則志溺而識昏也今當世士諷誦詩書守章句鉛槧以希合世用者十恒八九流離顛沛轉徙衣食而克自振立者百無一二由舜臣以前所處余固已知其勝於人遠矣由今所至余又安能究竟之耶夫處憂患而能立者有三難焉饑寒困辱志易頹

自限於已也或志踔矣負雲蒸龍變意而終身不得樹尺寸之柄此由于天也又或志立而遇矣廼身遭濁世不能建述以發其所愔蓄茲古今人所難若居位臨下一官一職之事雖輻湊旁午然中材之士尚能勉之舜臣今昔所處其難易懸絕固不待智者而辨矣又何憂于今爲今天下事波委雲靡日異而不可名狀然舉不出於昔日憂思之餘由昔日所籌度策勵者而効之用無論郡邑即上之椽槐鼎秉天下樞軸舉此矣語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舜臣之所懷挾孰得而測之乎大用固兆於昔日矣余於其行也因舉以要諸後云

送汪伯陽出守慶陽序　　梁有譽 刑部主事

汪君爲郎明習法理通當世務然不喜繁苛深詆玆廩廩庶幾德禮長者之風矣以故數年稱操法平爲人伉慨慕大節攻古文詞醖籍騷雅寖淫乎魏晉之間然尤善持論余蓋與汪君同舍云每論古豪雋奇節之人至有遇有不遇輙頓足歎曰嗟乎丈夫生當龍蠖於世寧至終日局趣俛首爲夫士策名通籍當明盛時不能有所建逑豈若効古循吏孳孳務民和倘委蛇蕭伏以希幸苟合則士有褁足而逝耳寧詎忍乎夫寥廓之人常恨弗用用矣而非其地取於絕

墨何臆縕結鬱有奇亦安所表見若此類者甚衆也又可勝議哉誠有味乎其言也居無何慶陽之命上下或曰慶陽迺西北邊郡其人敢悍其土儉瘠而弗腴古羌戎雜處之區豈所以居汪君即擢汪君弗樂也余曰非然夫汪君者豈薄慶陽哉昔汲黯出淮陽時曰棄逐爲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兩府高士例不爲主簿而孫寶則從舍甚悅二賢意指非相誖盭也蓋長孺心在納忠故以淮陽爲斥子嚴意在行志故以主簿爲可汪君何如古人使其志行即荒繳僻陋下慶陽數等吾知其樂也其志抱所不行即[illegible]善地攬要樞高車大蓋漿酒霍肉必不樂也況郡守職在牧民今天下之民其窮阨愁苦無蹄瀕逷者日暮壓起枹鼓不絕民日惴惴即室家不自保其耕而餓者非創痍之餘則死虜之孤也兼諸頑夫惡子亡命之徒負疆弩荷鍛戈者蠭起郡國捕格不勝捽厥咎何由至牧民者良當惻然深思寧可復以桂後惠文彈治之也慶陽古北地去胡中不百里許比諸郡尤爲難非得文武才略者烏能勝其任而婾快乎吾知汪君必辨治此矣區區遠郡即材未必克盡展然術循經略民賴以無恙則志亦足行未爲不遇矧平時召負奇

氣不羈齪狗俗好玆遠守邊陲所紛華而茹孤寂益以砥礪厥操名聲當由此加隆茂矣又奚不滿乎夫宋璞鼠腊而冒玉名齊紫敗素而賈十倍古今悲之即今之守名郡者衆矣奚必遠過汪君而汪君歷得慶陽即慶陽未必陋蓋愈足以顯汪君爲人方今當宁求賢思得才略安邊之臣而用之辟書屢下所徵錄者率多試郡能吏豈有才如汪君而久遠去者第趣就郡行當召矣

婣訓後序

梁有譽 刑部

泰泉先生輯內則曲禮及列女傳諸書爲婣訓一卷渠堰櫽括芟而比之攟摭融結離而同之粲然可睹巳弟子有譽因請刻焉遂序諸末簡曰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賢妃助國君之政貞女隆家人之道自古記之蓋風俗之美惡國家之成敗于此焉肇可不愼與易之家人於初爻則曰閑有家悔亡夫閨門之內恩不容以揜義家黷而後敎志變而後治則雖嚴亡益故能閑於始則悔亡矣古者女師之設非所以閑其始邪故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目不接靡㬉之色耳不入要妙之聲于時風化休和而聖人刑于之化行於四海雖閭巷之間婦人女子咸能誦述先王行䛕懿矩居家臨難無爽女貞亦敎之素也陵夷至于後世婣訓寖息而正家之道缺焉不章逸樂驕奢遂至蒙昧訓典啞鄙蚕織蘭茝櫱木漸之滫中何芳之存由是冶容薦而女德泯矣淫蠹生而淑哲弊矣聲伎陳而邪僻作矣先王流風餘韻蔑如也豈不痛哉先生實爲此懼爰輯是書將使世人由古之道以正家範厥懿德非苟然而已也夫昔賢之著述或出于激憤或成于憂思非空言亡事實要之咸有裨于世至後之散儒嘵嘵然肆其辯說以求勝于天下使人厭其辯之險而忌其用故抗而言之則病謏俯而言之則病傭殊鑒古人之旨先生行純聖則學窮道奧覃思六籍諸所著述必求切于用以誨乎世之人若是書則不必自爲論說據經傳箴史以爲鑒式遠紹前賢之意近裨今日之風化實有戚然不能自巳者大雅君子必有知其意之所繇起云

送張朝伯宰長泰序　梁有譽 主事

天下晏然靡金革事卽膏壤沃野區其人饒用無呰窳憂人富而仁義附焉長吏亦易治天下稍與事固不若山谷瘠民多藏蓋云項者爲擊胡故縣官發銅虎符徵九塞兵大司徒抑首竊慮以爲壯士在軍蹈堅拉彊走死地如騖其實爲財用耳今　天子方事臧胡而重糈不給設一旦貽下駟飼秣憂非主臣之罪也夫顧孰有急義捐產爲我助邊者哉於是上書言之走諸使者徧徵郡國賦輸軒旁午於道率縣格而吝之入蓋爲實塞深遠計以故江淮間行齎居送

軍儲飛輓不絕不中程吏輒致法焉爲長吏牧民者亦咸以法斂致之稍後卽懼抵廢格鼻譬奉漏甕沃焦釜詎暇與之休息乎嗟乎是亦足悲矣唯山谷僻下邑俗產瘠陋纖嗇出無羨也又鮮豪舉高呰之徒賦入易完督責不及其所民業巳無恐矣卽長吏易爲德長泰固山谷僻下邑治在得吏毋他橈也今朝伯方綰印綬就理之然得無有牛鼎之意乎余視其出無翮忽肆意念深矣昔余先大夫奉命按汀漳事蓋亦四年所大抵漳諸邑率控山秪海外與島夷接余嘗聞之先大夫云其民齪齪雕捍少慮閭巷語稍侵卽盛氣相刺訐構也鉏櫌棘矜沒叢莽中爲盜率窶人子豪者卽航海就夷矣先大夫喟然思與更始於是群盜根逐踵係弭矣距今十數年邑長老當有能言其事者回憶先大夫視茲土時余尚弁髦曾幾何時而犬馬之齒冉冉至矣今幸與朝伯同擧于時而朝伯復爲茲土尹余也浮沉郎署懼修名之不立而先烈將闇然弗章感今悼往又不能不重弔之悲也夫深慮知化之士不悖時而沒勳余與朝伯身遭隆盛當共策勵以時樹功名第余材劣又故倦遊朝伯朴茂敦行中恢弘而積智由此以至槐鼎無足難

者今諸郡國網密不勝姦僞萌起上方嚮用循良時朝伯當不以僻下邑薄之不爲也昔西門豹治鄴投巫老諸人于河而惡俗頓革當時不以爲恭楚俗尚庳車而叔敖請高其梱國人遂不庳車夫西門豹不喻而殺之俗以變叔敖不令而須其自爲俗亦變非叔敖仁而豹鷙戾也蓋俗可亟易當以能勝卽亡惑可機動則擾之而不擾得失之林所以自鏡也輓近世士急者治務敢行少醞籍效蒼鷹擊綏者又惛惛寢以廢耗矣要之咸不軌于道故聲施不遠語曰蘭根白芷漸之滫中在愼之哉在愼之哉

贈雷州大夫祁陽羅公序　梁有譽主事

余嘗覽古之賢人材士出典郡國號能於其官者非尚恢奇挾術之行其要顓務長者之道與民休息大約敎民孝弟力田政平訟理而又春夏督種藝秋冬課收斂揄雞畜牧之屬米鹽靡密吏民見者咸語次尋繹可謂至誠恤人矣至於猛獸徙迹蟲蝗不入界反風滅火諸治有異等之效則又見其至誠感天尤章章明驗者也而論者多狃於習見諛聞以爲諸事率多溺於矜誕不則史臣增飾以聳世耳目非有是以實余竊悲之以今羅侯事觀之乃知古人不誣也

夫雷郡炎州之奧區氣候災異多與中土殊絕三面距海故比歲海患爲最嘉靖壬子海上颶作波濤欻湯瀰[illegible]激海若嘯舞鯨駭獸嘷民間廬落迹若掃人畜顛踣死者以萬數時有疾霆挾雨電火四爍馳燎官署羅侯衣冠稽首不旋踵火滅颶息民籍以存斯赫赫大災非侯之德感則闔境爲魚鱉沒矣嗣是益勵修禳之德布拊循之政哺息煦庇德洽生者窾原掩骼恩及死者瀕海之壤隄防塍畝使不失作業以故不逾歲而民頫有拾卬有取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咸曰侯於我有德嗟乎異哉夫德政不出於至誠者或可以釣名炫功於一時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或可以誇詡於一事一物之奇而不可以回上天之怒覩茲禍矣昔漢人於郡守異等者則特賜高車蓋緹油屛泥於軾前以章有德使如侯今日事又不知其何如爲表勸也夫中土多美政偏隅鮮良吏蓋車轍馬迹之地聲實易起故好能喜功之士將亦矯其心志以趣時名而況雅材乎至地之僻陋疏逖則善否難以章著在雅材且有怠志下是將恣睢莫之誰何今天下莫不苦吏急也而窮荒乃有虎冠之吏視民之疾苦遷徙若觀蟻之移穴蔬而

不戚足以夫耕不食婦織不裳伊誰之辜哉羅侯初至郡履四境嘆曰我國家窮天所覆極地所載皆赤子也矧茲禹跡所届嶺嶠之旁墜貢賦所入爲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乃敢夷鄙之耶故其卓行美政視守中土者或過之弭難澤物之德於茲益閎以著要之侯所蘊畜泓涵演迤固鼎鉉材也他日入而攬天下之軸旋調燮之任將俾卦氣順理五徵時序歲無飄風暴雨霜雪旱潦沈霾薄蝕凝寒酷燠嶽裂川決之變民無大疫骫𤵸瘥癘夭札之苦物無蝗蟲五穀果實不成蓬藋棘莠弁與豺虎虫豸縱横之害蠶

股肱承化之職而納天下於太和則宣直一方之[illegible]護而已吾於其今日之事信之徐關尹李子鑰樂其郡大夫之德政徵言紀述以為循良之表率惜余辭不足以華其事聊綴次所聞見庶幾大雅君子或以余為知言云

嶺南文獻卷之十三目錄

序

林大春

葉春及

潘大行

黃在衮

鄭旻

嶺南文獻卷之十三

明靳陽張邦翼

序

黃金臺遊覽序　林大春 提學僉政

嘉靖己未春予過易州客指視金臺偕往視之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據史記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築臺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坊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沿久或訛而此地亦據圖經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啓土君于茲者不知幾更姓閱幾代興衰互變磨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燼乃獨以好賢托名不朽至今考故址者尚挹流風焉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雠于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奇國政遂能結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拱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十餘城湣以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尊賢而效乃如此使天不

悔禍王不中天則齊之為齊，不可知也而毅也卒偶讒以逃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為難而士所以恒苦于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景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後泣矣夫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患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疏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送少司徒趙公赴召北上序　林大春 提學副使

始郉臺趙公以御史中丞來鎮浙中也蓋去為浙中巡按御史十二年所矣是時　天子踐阼之初有詔求先朝直節任事之臣以共圖治理而公乃起自庭推特膺　簡命以復有浙中之行於是廼日夜緦緦然與廢舉敝思永底烝民之生以報　主上間陳民所疾苦與夫吏治之失得以聞　天子頗采其議下所司頒之寓內而浙之藩臬大吏獨首舉行之以無曠官無廢業一方底平於是庭議以為乃者泉府告竭邊儲未充　天子憂勞於上計臣籌畫於下非得

留心國計之臣如趙中丞者相與協共其事不可且中丞久勞苦於外謂宜入侍左右以資幃幄於是復有司徒亞卿之命其年予亦奉命按浙入境久之而公之命召適至予因竊歎　主上之知人而趙公必能竭忠宣猷以不負知遇也夫世之有志於天下事者亦多矣其平居往往好為高論動仰稱引古人抵掌談當世之務自以為遭大投艱無足難其為者及一旦授之以政其見之施為注措乃與向之所論者竟不相及此其故何也則虛文勝而誠愨之志微也方公之為巡按御史也會東南多事其時徐明葉麻

諸寇擁衆數萬蜂屯海外流劫千里而公乃以身膺監軍之寄卒收蕩平之功置蒼赤于衽席之上何其壯也方內載寧因疏督撫以時行邊用戒不虞何其慮之遠也命鄉論秀皆名士其至今所登用而顯名於朝者多出一時之所甄收又何其盛也然而公獨以嚴正宅心以精勤涖事未嘗爲驚世駭俗之談以炫燿乎人之耳目至見諸章疏奏對之間又莫不切中事情旁逈民隱及其再至也且將弁前烈而忘之而其自視猶若欿然者然則古之所謂大臣非歟或謂公向在浙其所經畫貽休於後者盡彰彰如是頃

來坐鎮率循而行之已足以奠一方之安宜無俟於復有疏陳者豈知法久則玩士習而靡公之慮蓋益深矣予觀周禮司徒職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而其重者則在於保六息養萬民意者公之所陳毋亦保六息養萬民之遺意歟然亦豈知適所以兆今日司徒之行也吾故曰　主上知人而公必能竭忠宣猷以不負知遇也顧予不敏偶承之於十年之後方幸得見公之所建明者樂與士民守之卽政與時更亦欿時有請益以幸無過舉而公乃式遄其行舍我而去則予之感今思昔固然惜別而不能已於言焉者則亦豈獨爲此方士民之故哉

送黃惠州入覲序

林大春　提學副使

迺者　皇上加惠元元大振吏治以風天下天下郡國罔不祗飭越十有四載春王正月復當大計　天子將坐明堂朝百辟考其治績幽明黜陟焉於是嶺南藩臬大吏守令而下先期戒行事事惟謹而惠陽傳士劉君時可者則率其僚友諸生爲太守黃公貽書于山人林子曰竊聞足下隱處海濱不求聞達久矣乃其言傳諸人人大守實心契焉茲守有　覲行不可無述請屬足下惟足下圖之林子得書歎曰嗟乎辭之入人深矣其神交也宜矣且以秦皇漢武之

威至鞭笞四夷走六國而奴隷之可謂雄才不世出之主矣一見孤憤五蠹之書上林子虛之賦而恨生不同時遊不同處彼其身在帝王猶爾其於列侯二千石亦何怪者是以河汾旁誦乎外史中郎深秘于論衡載在往籍具可攷鏡然要之必其言足重也顧予技謝雕龍見徒窺豹詞無王充之博也識無叔度之弘也迹同在凋道異巷阿出未御李之車也入未倒邕之屐也大守奚取而重予言辭不敏使者反命劉君更書固請曰惠徽守民弗獲胥匡以生也士弗獲弦誦以遊也羣僚百執事弗獲觀感以興也今守

暨給惠而士民懷之傑等恍焉若失微子言將罔以聞休德慰輿情爲大守耀前旌也夫大守昆山之秀震澤之英也一旦離白雲之署分翠嶺之符其來遠矣鳴珂而過結綬而趨非三吳人傑則海內賢豪也游道廣矣上謁賛丘下逮京維論文精矣寧無概於中者顧獨有意吾子乎何可辭於是林子伏而思默而悟閉門而却賓客者歷數旬餘已而肅霜戒途秋聲在樹太守趣駕有日矣林子迺爲之序以送之序曰曩予嗇遊嶺嶠名山訪龍川故令雖結見陸生所其山多叢薄民多獷悍猶有南粤遺風云及其乘白

鶴度鐵橋而上飛雲俯視循惠之墟又不覺輿旣庶之歎思尼父之訓而深有感於富教之難也其後輒聞太守下車首舉　高皇敎民之令弘造士之規爲雞鳴之會是文翁化蜀之政也政在養民而尤以興賢進士爲務是吳公治洛之猷也明法剔姦禁暴止亂是龔卿渤海之略也其他諸所經畫所爲起敝維風之具甚衆不可殫述予方慨焉希慕思願見而不可得抑孰知其有意於予如傳士指耶誠如傳士之指是太守之文固足以飾治矣而其好文一念又足以乎當世之士姑無論區區嶺左卽持此以相天下

可也夫集衆思廣忠益不過自此心推之耳忌主父柳仲舒者亥是今　廟議方復　祖宗故事典時良二千石入爲卿輔者必太守也山人請以前言爲壽可乎若乃載見之餘奏最天曹　錫宴春官或下璽書褒美頒尚方弓劍以彰　天朝之特典侈人臣之榮遇者此亦太守事也亦山人之所樂聞者也

賀督府吳公平二源序

林大春 提學副使

昔蘇子著御將篇自奇其言至騏驥之喻歸于待之備貴之極而後得以盡其才也蓋古之人君所以莫寧獵牢威信蠻貊者用此道也廣之者曰匪獨人主也人臣之職亦在御將儒者莫得其指以爲人臣奉命宣力於外而將者亦天子之虎臣烏從而馭之也曰不然臣者心膂也將者爪牙也以心膂而運爪牙苟御得其道靡不濟矣是以古之大臣必托君之權以御將人君必重大臣之柄以集事故能得至於成功而不廢此漢高祖文帝所以交制海內之術也假

令當時將韓彭絳條之徒而不得其人以御之是項羽不必亡諸呂不必誅吳楚不必破也夫命將軍者今之所謂偏將也彼其發軔交南樹功浙直驅馳塞外而徘徊于章貢之間常高視闊步以爲世無復有文移幽逆其人者出焉無復我知而我自結髮起行陣用兵且老矣宜無復用此拘拘爲者豈知大司馬吳公出鎮兩粵首疏辟之請移將軍軍于潮州責以平倭事已而倭奴平潮人三載不爲倭苦者公本請移將軍之力也其後廣惠英韶諸路時復有群盜竊發雄據鄉落延蔓數百餘里版圖戶口幾不復爲我有甚者建官僞置至不遑矣於是公復上疏發兵誅之分部既定公因與諸將計曰公等分道擊賊乃賊之爲備甚率有警急其勢莫相爲援非公等才不足地形殊也今必擇爲大將者一人以統之計無如俞將軍者於是衆皆許諾而以河源兵屬將軍當是時將軍方以海寇酋首未得朝論紛紜乃公獨慨然上書爭之以爲此人可將別將而別將不能將將軍也於是將軍愈益奮誓必平賊以報戲下俄而河源捷書來至將軍請以百金賞壯士公從之遂盡徵其兵爲能門從化之援皆能與諸將戮力同心以次俘獲酋

首斬鹵甚衆而英源之兵亦從間道東與將軍兵合因用將軍策夜下賊壘數十所二源悉平當是時有謂能將軍歸然而將軍猶在軍者實以公知已故欲報之於夙夜也嗟乎若將軍者亦可謂知所事矣彼其有感於公之舉也而始終不變必欲以成其報公之志吾不知公之所以御之者何如矣儻不啻如蘇子所喻已乎不然何以得此於將軍也方將軍之功未明自且歸第矣而公獨以身任之將軍亦知公之不負已也故竟得以畢志於二源之役而不去此非公見之明計之定感之深何能至是吾故曰人臣之

職在御將之之謂也夫平倭之責將軍方欲用信者未衰而任之其成功也易三源之役將軍方解綬疑者頗衆而任之其成功也難若公蓋可爲難矣昔者韓公啓鎮于此特引副將歐信爲冠軍大破諸蠻於藤水近時尚書翁公之在宣大也以得周總兵尚文故累收雲中之捷由此觀之方今天下南北之事亦在乎知人善御將而已矣然則今日登燕喜之堂而歌方叔召虎之勳者舍是亦何足爲公頌哉

賀督府張公平逆寇功序　林大春 提學副使

潮自逆璉倡亂荼毒生靈海濱所在盜起其鄉邑流移破滅者不可勝數山林草澤亡命之徒靡然從之於是負險稱亂分部置屬東挾倭夷引覦粤省徜于江福之間諸路大震於是墾野積儲閉關通賈南絕潮糧道而又累石爲城煮海爲鹽銷鐵以造兵器而反形成矣當此之時羽檄旁午道路訛言吏莫能禁而璉又以虛文妖書徵禮儒士以熒惑愚民民愈搖動廼督府大司馬進賢張公實奉命徃征之以嘉靖四十一年四月移軍潮州先是師過潮陽有上書獻

下吉便宜事者因言賊衆甚未易與狀公咲曰予奉命從諸將擊東南反者吾知以順討逆衆寡非所論矣聞者驚服後一月果得璉及其僞將伯宣雪峰而下凡若而人餘黨悉平公廼宣諭本朝威德以勞將士而塡撫其人民民乃大悅林子曰嗟乎公之此舉也非獨以戢禍亂也蓋亦有正人心之功焉我潮在昔爲南越故址其在漢全盛時趙佗猶雄據一方以妄自尊大陸賈操璽綬而說之僅乃稱藩武帝元鼎中越相呂嘉反殺漢使者至勤江淮以南十萬衆遣樓船六將軍伐之大會兵于番禺踰年而後獲嘉夫

以陸生之辯而不能使越人之知有漢也樓船諸將亦雄矣至其所建功名乃僅以一嘉故然而史氏書之以爲美談而今公乃獨馳嶺外親秉節鉞以與南越從事不仞月而克平大憝廓清海隅日出不知後之論者於漢何如也方璉等之未就擒也人心汹汹以爲必不可得方觀望焉以徐侯其定而彼亦且自以爲莫我誰何豈知師未及陣乃一鼓而擒之使人心曉然復歸於正此五帝三王之師所以無敵也假令當時公不慨然以討賊爲已任稍徐議之而彼因得以有備外與諸寇連和趙佗呂嘉之事豈足道哉

於是湖陽學博劉子縱赤子世期與其諸生鄭共等衛而請叙其事以爲公壽且將列之學宮以俟來者得以考焉林子曰始余蓋與公論及王陽明先生平江西事竊嘗有感乎斯時之難云夫江西之役事既出于便宜而功復成于獨制乃今公之此舉也則不然矣權分而制逕非大勇其孰當之若夫明大義以正人心謂非仁者之功不可雖然公固不自知其功也方歸其德於　上而讓美於人詩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蓋古之大臣用心類如此

賀兩廣總制吳公奏績序

林大春　提學副使

余少讀詩至出車江漢之篇及長行遊于朔漠之野東浮海上陟飛雲而望日出然後知周之盛與我明之所以興也夫急多難襄玁狁南仲之猷壯矣及其至也則在城彼朔方辟四方徹疆土召虎之績茂矣及其至也則在疆理南海豈非以炎風朔雪皆天王地非得明臣以經畧之不可耶我　明混壹區宇宰制六合薄海內外罔不率俾故其地北抵賀蘭南極扶桑視周爲益廣然猶並建雄鎭遣督撫大臣張皇六師揚威絕域之表其制視周爲大備蓋自

皇帝臨御以來邊塵不聳海波不揚十五年矣彼其建節蕭關以奠河朔巍然爲北門鎖鑰如南仲者固不可謂無人而抗旌庾嶺以控扼百蠻廓清溟渤屹爲東南保障足繼召公之遺烈者吾且於小江吳公慶之方公自郎署歷藩臬而典文衡也不過循循一雅士耳其所爲振飭蠻方齊之冠帶之國者誠不無施爲之緒然而敭歷未幾尋爾謝事其後特承　簡命起自山中時可有爲矣猶亹亹退讓若將辭重任於不居者抑豈知其識度弘敷精神流注遂能不動聲色而措兩廣於泰山之安如此乃今三載考績意

其上書　闕下必將言臣之所以治粵者何如方惴惴焉懼委任之弗效吾知　天子明聖必不待問而知其能矣天官冢宰㩀奏于　朝必將言公之所以治粵者何狀方縷縷焉懼揄揚之弗逮吾知　天子明聖必不待報而嘉其美矣夫功蓋一時而上不疑澤及華夷而衆弗忌是上臣之操也公令以之即圭瓚秬鬯之錫以光彼祖考垂庥後裔者將有隆勿替顧不知公何以報稱者得無曰矢文德以洽四國永令聞以綏　萬壽如召公所云矣乎先是公當報政兩省大寮咸有徵言稱賀之舉而嶺西廵守王徐兩公與羅定兵憲鄭公三人者則尤密邇幕下奉公之指授爲多故特丞使千里請序於余余故其道我　明與周之盛而歸本於得臣之助爲公頌之况公績在封疆可質諸古世臣爲無愧非徒鎮俗養望坐致通顯者比然　天子念公久勞苦於外必選且召入矣所期載纘武功以緝　南顧者非諸公之責而誰也諸公其愼圖之庶公之勳名不泯而嶺海終受其賜即謂周之召虎世世存焉可也

賀潮州郭使君壽序　　　林大春撰學副使

今上龍飛厥十有二載歲在甲申序屬先春是爲潮州使君青蠑先生嶽降之辰其時境内搢紳先生之從林子者嘗爲金山引三百言歌以壽之矣迺先後鄉貢之士許子岸而下十九人者復以文請十九人者先生之門人也林子問曰若諸君子十九人者蓋皆從先生遊乎曰然亦知先生之爲人乎曰岸不敏曷足以知先生乎先生譬則高山也譬則廣淵也游之而未陟其巔罔以見光靈之所萃也望之而未涉其津罔以探神寶之所伏也必欲發海岳之精華繪其雲物之瑞氣非夫子莫之與矣林子避席甦謝曰夫諸君子十九人者以東省之英而升南都之帳立有道之庭宜得先生之學以爲程先生之猷以爲經者也而猶謙讓未遑若此如不佞者雖常締交先生然其語默也殊致其出處也殊情先生方不日召對翱翔禁近爲金馬之歲星而予則神遊嵩少以自託于上方之向平將上迷乎鴻冥之影下薄乎鸞嘯之聲即有不斐之辭其何足以辱先生且夫金城之歌義取葑菲蔦比苾芬既備乃奏亦既飫矣茲復文焉是重肉也誰能食之許子曰否不然也盍聞之以道交

者其神乎以言贈者其傳遠神乎故久而彌恭傳遠故煩而不厭是以楊雄賞音於桓譚左思馳聲於玄晏故能究玄虛之奧指殫宏麗之勝狀而文采並垂於後世也今先生強年而剖千里之符壯志而窮千古之緒其神運及於無垠其思精入於無始是壽徵也而子文之是山日增而高淵日濬而深而先生之壽且將眏紫極而等蒼旻矣唯夫子其勿辭於是林子悠然而思霍然而悟以復於許子曰得之矣迺爲之序序曰余嘗下真州覽瓜步見水部分署河渠書多鳲鳩子之所論著鳲鳩子者先生所自命也乃今

子請得以是壽先生矣夫鳲鳩美淑人也淑人君子其道足以正四國故其詩曰正是四國胡不萬年故衆莫衆於四國壽莫壽於萬年然必儀一心結而後致之苟非其人弗與也今觀先生之政其鳲鳩之於七子歟教罔不孚其弗率者則自底弗類者耳非所謂正是國人耶其處身也若珠玉其御物也若春空之雲秋浦之月其儀可謂不忒矣夫儀不忒故四國正四國正故萬類和萬類和故天命集享有萬年固其所也許子曰何謂萬年曰立言立德功在竹帛是謂不朽萬載作則壽之極也蓋登麟吐鳳余詩固前言之矣

思齋堂稿序　林大春 學憲

南海李子藩仕嘉靖中爲考功員外居常不樂不妄從游而性好著書見世事輒廢書歎曰嗟乎夫夫不能一言悟主柰何碌碌隨人希貴富爲是時海內多故吏承風囿獵齊民民以大困明法久寢不行朝中諸大臣九卿默默循故事而已不能有所建白而梁謝宗王數子者皆號有詩名與李子善李子間從數子辯證古今談說當世之務因稍以己意諷勸諸大臣九卿考本朝法制可更復者言于　上諸大臣九卿不能用於是李子病脩德而言不施以爲儒者空

文飾治而俗吏奉祿養交急細務而不知大體乃條爲議議二十餘事將疏奏之會丁巳夏四月　三殿災李子復退論天人之際推陰陽之理而歸其本於大臣蔽主之罪反覆數千言言極剴切方草稿未上其友虔支郎林子從省中遺李子書曰竊聞之足下因災變而欲有所陳言甚善顧言有積而見用辭有發而見疑是二者不可不審察也昔者賈誼陳政事明治亂定法制至流涕痛哭可謂切直矣而絳灌排之以爲少年好紛更時政不可任董仲舒論天人究徵應其指甚備而高廟園災之對偶夾經義雖其弟

子呂芡舒亦以爲大愚何者皆不積而發之之過也是以伊傅著訓而殷商以興管晏作書而齊國用覇此豈激於一時之見牵拘攣之説而徇當世之譽者哉兼聽並觀積小高大故累説而後通其意曠日而後進其謀今不審其所積而欲驟有所發是使賈誼董生復起而伊傅管晏之業不見於天下也願足下詳慮而熟計之於是李子得書遂罷災異疏及更故所議二十餘事爲私議曰吾未能公言于朝也吾將議而後言以無忘我友之教因以其餘日集先後所爲理學論辯等篇旁及詩文序記箴銘應制之作與

前識凡若干卷藏于考功合中命曰思齋堂稿云

重校鄒襄惠公文集序　林大春 提學副使

始予返自京洛南浮湘漢嘗得公集於趙黄州所後十年東過夷門之墟復得朱鎮國所爲公年譜一編讀之比還海上則以歸公之子鄉貢進士廸廸再拜謹受焉又十餘年廸乃持其二書請予訂定之因重梓諸其家而乞言爲序嗟乎公文弘博浩瀚雄深爾雅其友王叅知公謂如赴壑之泉清廟之瑟善矣顧予所及見而知有出於文之外者請得爲公序之盖公故與大司馬翁公爲管鮑交今觀管子一書其文偉矣要之管仲之所以傳者不在文也　肅皇初載

何李康王數子皆以文鳴海內海內之士莫不雲集京從而公與閩中諸賢先後繼起並有文名然公亦不爲文也顧獨雅善翁公優游郎署尋出典大郡會有安南之師板贊幕府遂各以訏謨石畫聲聞兩粵之間繇是天下無不知有二公者想其一時慷慨相許艱危共濟屹然以身繫東南百世之安名流域外勒功銅柱之表可謂盛矣庚戌虜逼郊畿公適以河南叅政督餉至俄而司馬亦以　召命起服舍壘線赴　闕予從候之則見公騎過司馬促膝語輒累日夜不休其言秘不傳大抵多軍國大計盖公志在廓

清疆守方款與司馬共成匡濟之猷而司馬乃不幸
先世公始累遷至御史大夫晉司徒列爲九卿當此
之時予謂司馬未竟之志其將盡發於公矣豈虞未
幾公竟勤事以死嗟乎使九原有知兩公相見安知
不咨嗟太息於地下耶方司馬在日每疏薦公動至
累千百言雖鮑叔未能遠過假令公必須臾無死其
所建立詎出衷吾下者惜也司馬既歿公復繼逝遂
致咢咢百年空爾相期半世勳業鬱焉未施豈非天
耶雖然公之交誼上追古昔平南丕績著在封疆即
微斯集亦足以傳矣而矧是集始行於楚年譜再見

於梁其集中所載表狀奏記類多忠君愛國之辭而
文字迭宕有懸河倒峽之勢年譜所稱蓋實錄也至
兩相國之所不能屈致尤其大且著者從是觀之則
公之所爲不朽者宜不外是而區區訂定一日之勞
與進士汲汲梓行一念之孝於此或可以槩見云

大中丞臨武劉公六十序　葉春及 郎中

朱鳥之下有鉅人焉高辛氏爲祝融百餘歲至陶唐
氏爲四嶽四千餘歲矣　明太中丞臨武劉公橫艾
敦牂嘉靖元年辰在壽星日得辛丑大中丞降于朱
陵之臺蓋衡之精云天有權衡地有衡嶽人有大中
丞是歲　太帝明于中宮其氣自楚起三十二年而
大中丞入紫微匡衛歷太微之庭斗牛女之分翼軫
之域銓德鈞物順三光以育群生兩粵古南交至于
海隅東至閩西至牂牁皆祝融所治也大中丞出錫
六纛象參旗鉞象東井西曲星錫彤弓象天弧彤

矢象天矢有星孛于翼軫及牛女射去之已射蛟海
中　帝於是就軍錫命司馬位北斗矣昭陽大荒落
萬曆九年日纏壽星三百六十辛丑將帥獻上大夫
爲幣郡邑吏旅于庭庶民頌士躍石洞子受命四百
三十二君奉太上長生之藥軍正曰鉅人天地所命
也乃有虹電五星二龍之符尹氏稱申伯蕃宣本之
於嶽降壹以暨乎鉅人是孔眞象首於昆而老稟形
於亳也石洞子曰度索之桃千歲而華實楚南之宾
靈五百歲爲春秋豈不育於陰陽表地而志之則度
索楚南云爾正曰徽哉南極老人常秋分見離衡乃

當之若然冥靈可薪而桃可再食也石洞子曰小年不如大年數始於一成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周而復生干支所以紀而非其所紀也形主數神主形聖人因神而存之大司馬雖軒冕乎嘗棲太虛寶洞北至太和問道空同矣坐廣庭無窮之門至焉是故造化在身宇宙在掌股也暮邵氏書布寓內豈虛哉羅浮南嶽之佐小子嘗辱薦書頊首受之大司馬惡乎受諸受於太一

潮州太守青螺郭先生考績序　葉春及

夫孔子豈不至聖哉周道缺王路塞文武之政勵勵方筒之中其所憲章必是焉在無亦天命未改吾猶委質而臣之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自傷能興文武之道世混濁莫能用也諸侯散亂語皆道古以非今王制律之能免於不從之討
高皇帝定天下建典則爲萬世程以三十一章脩飭郡邑之吏吏隨牒至奉法令檢式展采錯事三年上于主計書能按職與否以胥後令四海附離而事
天子非但方筒之文武士業屈首受書皆孔子之徵

言也居常悁悁不辦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至陳功見僞皆言挑空文以調　主上此夫名爲委質實格　詔無尊用之心不從之罪寧獨道古非今者青螺郭先生學孔子之道則自筮仕一奉　高皇帝甲令及守潮三十一章盡實行之出教告令丞尉文學博士願諸君卿佐太守爲治又出教勑掾史毋以身試法百姓及惡少年皆有化條推其至誠訓詞雋永無不灑然改容易慮者化行俗善弊祛利與先生德政遍十邑矣而博士某等欲石洞序先生績則遣弟子某某以來故詳學校事夫潮韓子所治也當韓子

時文事未顯治進士獨有趙德因以爲師今博士三十餘人師不獨德縉紳大夫學古之道文章軼於西京射策甲科襃然常爲舉首應書之士滿公車矣不獨德治進士先生廣厲以孔子之道則輕車之王良哉余聞世儒道堯舜而法文武道法離而叛官離次之臣衆矣內心性而外文章內外判而約禮博文之教荒矣先生兼道法合內外脩起學宮陳鐘鼓筦籥詩書禮樂之教下逮里閭治韓子書堂郡十邑弟子講業其中自爲删潤切磋究之嘗與僚佐博士弟子摩沙韓木曰橡也韓子植橡百千年猶韓之余植士

故何易槩十年不中椽二十年不中屋百千年而不無益乎諸生業封殖此樹以無忘先生之德故事上計吏皆得自見　上必問何以治潮顯擢之以示天下令第以計簿往亦必擢即未得如渤海親受命於其君三年而成孔子所希冀而未能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先生孰望之不佞何敢與知手植松桂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此不佞之計也

贈寧滕公進副都御史督撫浙江序　葉春及

進士黃君謂石洞子曰縉不佞與七十子幸以經術出滕公門下　朝廷爲浙重督撫臣則公自畿甸往鳳凰覽德而群鳥從之此秉征時也吾將爲世道賀吾子謂何石洞子曰諸滕公蓋鳳凰吾衰甚矣和乎天下宜莫如公頃聞浙命不自知喜之無從也公方有事于浙請論浙　高皇帝彊理寓內樹屏陳臬以統治之有故則貳卿銜命以出事已而休乃今重地建旄開府厥有常職治軍曰督治民曰撫國之制也九邊以禦虜重兩畿　宮闕陵寢所居有列侯外戚

中貴人豪俠之所根據而皆不如浙難何者名其爲難難以不因難而不爲人之所難難之難也浙北有震澤東環大海南連閩越西下豫章廣運千里帶甲百萬此句踐所以屬江淮而覇齊晉也歲漕粟給中都官居江南半諸侯王不以封等於畿輔其重可知人民多文采仰機利而食無不衣絲曳綺彈箏作倡六博蹋鞠皆竊不事而務游閒公子之名異時東夷蚋集無亦醯以致之大難雖夷而戎不可罷一拂其意則羣起而譟譸甚可惡也壬午不遠足爲寒心以民則偷八未此以兵則驕鷙若彼伏而未發因謂之

安耳目手足猶然壯夫病乃在於骨髓此扁鵲所以望而走也明者衣袽於未濡則曰正晉而太怯披抉瑕隙而苴治之則曰先事而旁午無寧便文以養交二者不免其難何如哉今夫吳干所以無留行者鋒刃犀利也操而不割與鉛刀同法令亦治世之吳干也嚴則鋒刃犀利也馭駑馬者利其銜策否則怒人而踶驅駑馬於銜策之中二十四蹄可使如一柰何以柱後惠文而逡逡於偷怠驕驁之上乎滕公在粵以德禮道民若嚴師在上不敢一日逋蕩而嬉會兵鼎沸擊柝守門諸司多捷戶避之公出乃不至亂治

軍長江旌旗之肅鉦鼓之聲彷彿平陳時也今任浙其辯此矣黃君曰滕公起家邑令歷藩臬至列卿所在稱之如父毋豈專事嚴且治徒嚴之尚得無頗乎石洞子曰否傳有之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大叔猛之不忍卒召亂於雈苻今亦慢矣拊兵以仁辟如水火相反而實相成子產用猛不以其故傷惠示民以禮禮失而弃吾仁法無赦又何頗焉周之東都亦重地也周公毖之君陳和之不剛不柔則惟畢公之命治道治政澤生民而賴四夷非正色率下不可公嘗督浙學事正身師先青衿如服孔子何有於閭巷之氓什伍之士鷙鳥絫百不如一鶚況鸞鳳哉予餙五彩以從公於虞廷勉之矣黃君曰縉不佞安足爲公役吾子之言或致理之猷也請以效於公

兩廣制府連江吳公奏績序　葉春及郎中

余觀天下之勢則南北重哉周文初基玁狁南侵宣王中興淮夷内訌惟是一二熊羆不二心之臣是毗是任比有南仲南則召虎然於朔方城之耳於玁狁襄之耳江漢則經之營之平之定之旬之宣之疆之理之且至于南海焉豈不以朔方以北引弓之民玁狁制之不敢南向而牧於吾巳足吾何武之黷爲江漢以南冠帶之室受命天子耕織衣食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内外之勢殊而制馭之道異也當今環四海以爲帶東至三韓西踰酒泉北盡朔方南距

越裳函夏之内建節開府者二三十所十五年來海波不揚邊鄙不聳將使唐虞遜德殷周讓功詩人所云方斯蔑矣此　上安攘之績亦諸臣宣力之猷也談者率難北而易南重北而輕南殆不然哉北狄懷犬羊之性負鴟鴞之聲見謂剽悍　朝廷待之過於南夷故其材官吏士芻粟賞賜節鉞首功特異諸鎮京師近者二三百里烽舉燧燔　朝廷且任其憂驅令出塞壘書業至軍矣南方本疆理之地有旬宣之責雜鴟鴞之民煩平定之力遠　輦轂之下不尤重且難哉況也南海多珠璣犀玳瑁果布之輳至若輒甘心焉惟吳隱之酌貪泉以自潔沉辨薌以雄信而不能遏盧循之寇遂致蘆化成荻廣州不守貪者以筐篚敗名怯者以干城被誚覽觀故記大抵然矣非夫具文武之才躬廉潔之操惡能勝其任而有辭乎萬曆甲申連江吳公奉　命兼制兩粵軍市租若郡邑轉輸皆入幕府饗士非軍興無所用取日蓄得備位列於九卿奉入厚於臣侈矣敢益毫髦以速官謗帑庫無以吾故不謹及唐所稱送使之禮悉罷之賴公寵靈反兵旋卽芟夷殄於迅雷其師不老歲長度有餘乃藏無藪之稅凡諸利害大者以　聞小輒行

罷一舉而懷賀平再舉而珠池靖三舉而岑岡授首遂使猺獞分梨鯨鯢礫裂氛祲息於東西欃槍乎嶺海廉潔古今二吳可爲頡頏論其武節公家處默不無慚德蓋　上過於周宣召虎之烈猶不足爲公願也至是奏績藩臬大夫君郡縣吏下至抱關皆謂公大度不苛禮善者嘉之不能者矜而教之殘罷三戒嚴於師保惟表之端人自不敢以身試法乃知空言無當而徒溼薪之操無爲也難説易事公實有之今將入佐　天子君哉何連帥材官以至部士則謂世之貪者率歸武人豈性然哉諺有之斧鑿與木遞

相入也上無誅求下無朘削乃自今日若輿衛簡科
役禁召募精更戍時賞罰明糧糗備疾疫拊循故將
士一心水火可蹈所向克遂有功吾輩敢自謂能將
將將兵公兼之矣安得借一如漢河內諸父老則又
謂郡當開府四方之使日至異時供張輿馬恇恇道
路公一切節簡與民休息下有司覈士田平傜賦廣
厲學宮往歲大水勞來賑貸以鬭民得無害天少不
雨憂形於色吾儕小人在九戢之卒章矣欲留公者
東西雖數千里如出一口上果暫留公誥而　錫祖
考之命藩臬大夫山陰王君泮宣城徐君大任福唐

鄭君人達分部在節鉞下最近而春及適在端州則
令致辭余惟召虎告成于王亦有爾祉之錫召公是
似及乃祖爲召公之教見於芾棠則虎肇敏戎功匪
特其人賢也世德茂矣公先大夫憲副公明德著於
嶺表即今賜履之地自公作考比諸召氏均爲濟美
虎遂受命于周知公對揚　休命相　明天子矢文
德而洽四國直須時耳區區兩粵留公庸詎能乎日
月經于中天被于四表豈顓顓於一丘一壑一丘一
壑孰非日月故余不爲兩粵留爲天下賀

肇慶太守鄭公入　覲序　葉春及郎中

古五等治民今易以郡縣古五載巡守者一朝四今
天子不省方而諸侯之朝如故古天子至于方岳公
之孫亦墮幣爲今郡司馬以下與太守同官爲寮以
古準今亦卿大夫之屬也惟使者行部總已從事朝
則否古不能五十里謂之附庸今令隨守入朝里不
及二十不自上功附於太守古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脩五禮五器今三十一章整齊之因革損益如
春夏不能不秋冬絺綌不能不狐貉時而宜之誠以
定治而已肇慶爲府統州一縣十在唐宋間爲州刺

史者八而府儼然臨之地大位尊非其人不可故山
陰鄭公自駕部出守重之也于時郡司馬則遂安方
公郡司寇則安義劉公郡司農則會稽余公司理則
山陰傅公兩驂兩服奉車而馳康州刺史則縱君令
則高要蕭君四會黃君新興李君陽春張君陽江宋
君高明曾君恩平蔡君廣寧羅君封川彭君開建范
君肆其股肱惟天君之所爲使先是丙戌歲大計羣
吏之治上業知鄭公治行徙以在位之日淺　賜璽
書還郡今復當上計鄭公治裝戒車徒行有日矣諸
大夫刺史令君謀所以效駕而徵辭於不佞春及春

及則謂天下一家諸大夫於太守猶兄弟也刺史令
君於大守猶父子也鄭公所爲計豈外於諸大夫刺
史令君哉方公劉公余公傅公同聲應曰否否今甲
三十一章大要六卿之事備矣戎馬盜賊錢穀獄訟
四人各司一職非公何所受命詰戎防海邏歸一宦
尺籍則宄伏難稽夷憝則出入叵測賴公之靈什伍
充踐更謹比津以完烽燧密於海上郡當鎮城戍卒
林立固無抱鼓晝鳴之憝卽有偷兒如雀適羿毋令
得逸失之郡國犁來端州西江下流故患水隄防易
敗五穀不登租挈不免取盈司農病矣公賑困之脩

堰畛勤勸相民有盜竊獄程道於簿責獄多黠駿一
切以籌楚定之民安所措手足公治爰書無害而出
於忠厚爲源之既清餘波及於司理公之賜也四人
之職止此而實拱手蒙成若公孳孳爲治急民甚於
水火建利袪害無越宿焉廣厲學宮置田如器補闕
徹蔽崇弟子而課督之用是褎然舉首諸善政吏僕
未終雖欲管窺蠡測若高深何敢與知計康州十令
君進曰造父之車進退履繩旋曲中規矩無論山谷
之險原隰之夷二十四蹄若一本造父善御而轡焉
之也三十一章鶚等敢自失隊頎朝一符至夕而懼

夙夕一符至朝而勉行謂則爲之強不淩弱智不傾
愚老有養士有教元元之民不至饑寒草萊墾倉庾
實獄訟少禮讓興盜賊不生妖癘不作秋毫皆公力
也行者負羈紲居者愼筦籥幸得免於黜戮其弘多
矣他敢知乎春及曰公之計合諸大夫刺史令君所
稱大抵略具而出於計之外則未詳也後世以法持
天下人亦以法應之予嘗爲吏見上計簿飾虛功執
空文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
者往往是矣籍三十一章貫行如左右契猶土苴也
而況未能公承王父遂溪公父柳州公家學必古循

吏自斯不動而徹不言而信不顓顓刀筆筐篋心周
四荒神運萬民此豈記牘所能載也　聖天子明見
萬里不以驪黃牝牡器人引見東朝知公第一山澤
之夫無由效王生隨渤海覲三接之榮耳諸大夫刺
史令君恍然大喜吾輩日事公祗以迹窺謭乎小哉
乃以告公公曰賓州公徒知予心而烏知力之不逮
小子方懼得罪父祖奈何對　君父哉歌采菽五章
酒五行公遂驅車而去

鄭烈婦挽詩序　　葉春及 郎中

嘉靖甲寅余宅憂黃田山客傳晉江吳夫人遺筆是時吳年二十三余因之爲泣下曰之子死且不朽余何以生哉後官惠安拜其祠 上所賜也過其墓必式時時風厲邑中蓋二十八年而有姚氏之事姚氏余弟子陳文銹妻經絕身後遍拜父母兄弟先後親戚語言名理清婉而悽其白晝雉于堂環而觀之莫不髮竪目裂汗下至暝含痛瞠視而不敢止大與吳相類未旌又三年而有玉融林氏之事林氏者鄭汝舟之妻吾郡僉金峰公之婦也汝舟病死林氏必從

之死服毒不死服金不死引刀自裁家人覺而奪又不死及數日手抉咽絕乃死嗟夫從一而終聖人懼人倚黷行而爲之教不幸當此毀容捷戶稱未亡人要以同穴立信死者有知生者不愧三人必死以殉之豈非信誠菀結于中如此乃愉快哉余觀周末何死如歸也先王之教未衰重信義而負志氣匪有威命之驅契券之責必有所安計不反顧蓋俗已成一人善射百人決拾其習然也自漢以來離於戰國之苦人各甘其食美其服厚養其七尺之軀萬一有故多背君父保妻子奉頭而竄至於金川門之約可爲搤擥婦人性靜而位內內不見物而遷靜則專一而不可解捐生赴義時則見之閨中女子教以詩書傳記節義中於其心一人倡之繼者相望雖然父母於子螫其足則救螫其手則救安有環視其死而聽之者吳姚之自爲可也其父母親戚非也惠安人爲余言有司奏上姚氏報聞非謂不可訓哉林氏百死之其姑若親戚百生之不能乃無如之何矣孔子以當時死易故操中庸艱退蹈白刃者今死難偷生之夫喪節之婦或以中庸自解余安敢輕議之哉惠人見林氏事詠歌之余爲之序

方伯建州滕公六十壽序　葉春及

伯吾粵者則莫甫田彭公臨海陳公華容劉公蒼梧吳公賢矣其術學端其德固其於民厚而身之眡薄於民不遂若螽蟊之螫而不能一息留也於其組綬若蛇蚹蜩翼可撤而揭也人之不善雖貴不敬也善雖賤必下也可達可塞可廓庿可巖穴臨大節關木索嬰金鐵幽圜牆持戟而戍若匡牀而席之也蓋三十年四公比肩粵何幸與不佞畢畢嗟生之日後不然若擁彗而除所欣慕焉又七十年乃有建州滕公生不後矣所欲擁彗而除恐公不我與也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南楚好辭巧詭鄒魯務節而重儒豈故土性殊哉其風成耳閩自中立傳洛學羅李灑觴至朱子而盛幾隆滕公乃紹明之入主秩宗典天官出督浙中學不具論論粵事初令番禺再則廉訪今方伯大氐上儒術砥名節本秩禮厲兇弦匡困乏逮鰥寡尊黃耇禁淫褻正法罪赦眚災節器用平僭賦扞奸究固封圉諸飯飯可知也張弛措注一於道蟬蛻穢濁遊於塵埃之表不可知歟識四公則滕公乃其疇矣四公名臣有傳獨列陳公名理與吾粵陳子同陳子世所稱白沙先生也四公在粵陳子皆友之彭公至推轂于　朝陳公以宋道學傳訓序屬陳子其重之也去耳目全虛圓若未契則陳公可循哉正德來學者好詆訾朱子夫畧典禮崇玄空稱微妙難識吾不如彼一道器貫天人博文而約之禮胡不憫憫君子彼不如吾鄉在京從學士大夫談其言捕風頭痛而返蓋闇昧如此滕公命性融朗本之躬行則朱子之教也不佞耕石洞未嘗通謁當路公廉訪徒以虛名求之已歸歸宗山不相識頃見如平生歡夫物以形用龍則以神聖人在世其神龍乎潛則淵飛則天神也孔子謂鳥之飛魚之游獸之走知之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知則何以神焉公有龍德以歸宗山爲淵雲烝龍變則將澤於天下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不佞何足知之且神生於無形是萬物之宗也形用則匱故聖人因神而存之處於天地之間將反於宗之人也遊乎陰陽之始而通乎物之所造無方無體後天地而長存矣扶胥李君曰人皆厚形以養生聖人惟神之貴神則變變則久吾乃今知公所爲壽也彭祖以久特聞不亦惑乎適公懸弧之辰請以是進

嶺南文獻　卷之十三　方伯滕公六十壽

大將軍戚公請告歸登州序　葉春及 郎中

中國之患北有胡東南島夷棘馬秦城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控弦之民不敢南向而牧後世諱其事而脩其功遣倭男女齎五穀百工成島夷後世被其毒而議其罪　國朝防胡立九鎭自山以東負海之郡淮浙閩廣築城置守盡于珠崖皆倭以也可謂　聖人慮事者乎魏鄂宋京轉戰逐北建功萬里之外矯矯虎臣將將之善由　高皇帝　長陵北伐犂其王庭而令自臨武節假諸臣有一可使惡有榆木川之事乎島夷自洪武時固已患其慓悍正統遂殘挑渚

擐甲之人竟無能挫其鋒者報　國謂何嘉靖壬子倭大入冦浙東西江南北以至閩越咸罹其禍督府既易羽檄四馳竭府庫之財不足於糧饟募梟鷙之徒不足於行陣數萬之衆賊嘗以一弓走之天下大震大將軍戚公時叅將分部台州爲鵞鸛陣教戰其節制士無一不當百賊犯台州殲之巳徙部閩中賊方壁福清戰於牛田殲之走興化又殲之賊乃大創寢平而閩浙免於鋒鏑無不歆尸祝公矣當是時公名大顯天下無問識不識皆知戚公隆慶初匈奴入塞詔備薊州公曰禁兵則惢睢召募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饑邊郡良家子以浙兵濃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可議戰故公在鎭未嘗徼一戰之利所謂節制之兵也匈奴款塞願爲臣妾夫豈呼韓之運勝算得焉耳用於南如彼用於北如此使遇　高皇帝萬戸侯豈足道哉閫帥其曰令之將難矣古司馬法閫以外聽於將軍政屈萬乘以信其威何可得於今日文墨之吏寔楃其權一不如令吏得以法議之且非獨此也將相和調則事允濟故平勃交驩天下不以既兩人夫皆社稷之役耳日者州臣弃賔客大將軍遂有人言挐挐而南猶尚以前過也倉公治病

隨地而異公故習南北之勢亦欲起羸越而强之驥千里而絷其足公病則宜公曰不然不佞席先人之業結髮行間天誘其衷所向克遂有功皆　上神武中外大臣推轂之力也不佞何有焉最爾武夫致位上將祖父妻子恩澤優渥功名顯於三陲尋尚有不盡乎介胄四十年筋力竭南爲癘厲見欺即慕馬革之名何益　國事向與武夷君要言南平島夷北靖胡虜黃冠重遊久而未復武夷君之爲討何以解焉登州近三神山仙人往來歸置妻子黃冠從之庶幾安期之志　國家人才如彭蠡陽鳥何少不佞無子

而三代下人品獨多子房謂功成不居而從赤松子也不意千載戚公繼其芳躅公所言安期生意深遠矣射楊業者百中而息鵬不難九萬里而南其息亦以六月斯造化之玄機豪傑之遠識也子房雖辟穀强起高后　上方柎髀頗牧安期公詎能乎公第黄冠往矣

平世急民詩序

葉春及郎中

西江之水遠自粱益經流三千餘里百川所注無慮五十餘州鬱黔桂𢑴臨賀其大者也江河萬里而赴尾閭豈不踔遠洪波滂瀁別以灘沱至於兗揚皆澌爲九其流殺矣西江迢迢而來其廣可莆無支流以疏播之及至端州而峽山縮轂其口大壑尚遥秋水時至百川灌江江流之大不能遽洩載於高地不亦宜乎漢儒傳洪範配五事於五行恒雨大水罪歸於貌四德咸有何貌而獨不修藉令身能于天地之和貌何獨召乎水乎時有位不能作肅一國之人盡狂抑又何也大都布氣者天建利者地定傾者人夏而資裘冬而資絺旱而資舟水而資車物之理也旣雨乃求蓑笠是謂後時故君子不恃無菑恃吾有以待之非明天人之故裁成輔相之宜惡足語此余觀前代之載自唐而上記事簡略宋元迄于今日水不絶書同知端州病水地勢之由未可歸罪人事也萬曆丙戌歲自春徂夏淫雨不絶及秋西潦大至江水溢溢督府須柎而入堤決九十餘區宮室漂漂若泛梗夫不寧婦父不有子吾溺而望濟者聲聞四境城中水從地濆起隍幾復矣當是時督府則連江吳公監

司則山陰王公太守則山陰鄭公覲還歷二旬吳公
曰嗟不穀奉　上命撫兩粵適見于天民將爲魚不
穀之罪也二三大夫何以免我王公避席曰否洪範
有之王省惟歲卿士則月師尹則日位有尊卑故省
有大小王不省卿士卿士不省師尹督府豈省泮所
省乎泮待罪嶺西歷二郡端爲首又嘗守端泮之
餘烈也督府何罪之有焉鄭公攝齊進曰信如洪範
師尹奚逭夫病指不如股股不如身兩粵視端猶指
也嶺西視端猶股也一身舉病吾尚欲誰嫁之監司
以故守引慝今守奈何一辭之罪也監司何罪之有

焉於是鄭公降服減膳出則望洋而拜入則席藁而
坐靡神不舉祝幣史辭遣縣人治塘遣鄉人築堤遣
候人戒舟援溺遣館人居溺者水退行縣察疾苦匡
困乏貸逋負弔死問孤發倉廩以賑饑人泛舟之役
日相望於道遺遂正籍墊沒貰其租藳而不害父老
曰天施而不生爲而不宰萬物出乎機入乎機見爲
象而形爲器地則然矣吳公王公天道也鄭公地道
也又曰樹長畜育父母皆同乎翼而腹之惟母吳公
王公父道也鄭公母道也則相率聲詩頌鄭公摛爲
十章等其功於禹稷云昔孟子推禹稷之急民也謂

思天下有溺有饑由己溺己饑之洚水爲儆黎民阻
饑禹稷適當其敝救民爲務已足稱賢我實未嘗溺
而饑之誰敢厚誣賢者禹稷不然居其位思任其責
平水土由我播穀由我有溺有饑而由人乎況天下
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後世胡越其民不關欣戚
即勉强在事常思税駕於人懷責而負清時賢不肖
相去遠矣鄭公守郡惟安民爲汲汲不幸被水直引
以爲己辜其賢可知抑有本也王父遂溪公父柳州
公皆以民功顯弓治箕裘殆非虛語孔子遜居禹稷
而子孫昌阜不啻過之以古準今鄭氏其有興乎父

老謁余序之茉子曰諾

客粤嗌序　　葉春及 郎中

瀫陽趙先生旣爲太史會今上與國輔大臣與唐虞
之治謨烈昭夏殷　明聖盛德不載臣竊懼焉則與
同列請洊起居執簡更侍上甚任之無何典軍南越
太史曰臣幸得珥筆事上不能補過盡忠自分譴死
昔嚴助入承明之廬一出東甌再涖南越皆以武節
嚴助之爲寵臣敢卑下之乎賴　社稷之靈海上無
桴鼓之警臣得從學士大夫登高而賦　上所以賜
臣甚厚後討中朝官太史曰臣按職無狀當貶退久
矣上寬之得至于今嚴助禁門腹心臣拜會稽數年

不聞問武帝賜書責之臣奉三年計最業治裝徒以
宿慾不可恐猶得齒於抱關上所以辠臣甚薄臣請
歸三洞待察石洞子讀客粤嗌未嘗不三復之也自
有屈平搡觚之士莫不張侯於離騷逐臣尤以爲鵠
人不得於君不能無怨怨不能無鬱邑而牢愁鬱邑
而牢愁不能無噫舒故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
也周公其裒乎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誰則不然以彼
其材卽不歷九都而遊諸侯何必懷沙之賦周公居東三年謂譙
譙不如肅雝可謂几几不如肅雝不可何者東園非
清廟固此周公故曰詩可以怨在此不在彼太史固
學周公仲尼之道假令吾輩椎太史並席屈平而今
曾生坐宋玉景差之間何如曾生曰非可以口舌爭

壽黃龍麗先生序　　葉春及 戶部郎中

余兒時則聞南海麗先生治黃龍也羅浮三神山一
股見外家言而三神山藥長生宮闕黃金銀諸僊人
之所游敖矣先生居最久七十而孺顏意是乎先生
聖儒結髮學孔子之道術而壹稟於六經今士抱六
藝與陋先生爲庠堂都授其中當是時固已傾兩越
之士矣山藍縷絕莫知起時至葛洪而用章其徒趨
之如水赴壑南漢據嶺表離宮建焉世殊蓬蒿蔡莠
茂遺址存僊人不來而霸主不能有也濂溪豫章以
吏事至席不及煖先生居山山之諸宇自此興當是

時湛先生亦治朱明先生爲設北面之席然先生廉
食無染肉衣無文綺不言而躬行其質行諸儒不能
逮也先生入爲京兆遷尚書郎出守南中治甚有名
當塗之人竟以老免是歲嘉靖三十八年也古七十
稱老致仕則今是矣而太公不以其故不師使先生
出而任事輔少主守城深堅雖壯夫不過也奈何以
寘寘決而逆斷於二十年所乎或曰世之日日常促
山之日日常舒促故以五十御人舒乃七十而始孩
且玉堂金門世之所高也仕者擬之名山大嶽而亦
受命有道紆紫拖金揖讓萬乘之君四十五年遠矣

壽龍爲湯沐邑施於無窮是天所以奉先生也余聞
古人之壽則以山故曰如南山之壽余不佞逃於石
洞石洞帥四百三十二君爲先生保黃龍而余春及
帥先生門人若二仲所與遊上先生羅浮之壽也

潘氏毋子同壽序

葉春及 郎中

世傳有僊人焉宮闕黃金銀十洲之麟所以爲羞槐
江之玉所以爲縻也驂虬乘鸞霓裳羽袂諸服御非
人間則聞者莫不甘心焉三神仙其傳在東海中神
仙人皆在患且至風輒引船去而弱水西王毋亦長
老傳聞云有無未可知藉令皆眞不詭無詩書禮樂
之教無父子祖孫宗家五屬之親巔巔山海間一何
寥廓恬寞甚也游仲安陳華宇兩君爲余道慕蘭公
可異焉曰慕蘭公孝弟人也其父玉峰公玉峰公父
蘭谷公玉峰公以蘭谷公祠未庀掌搤擘桃荷先人

遺業幸得免於負擔子孫步倜周闔而奉嘗之地不
嚴如倫親何雖有兄弟王邑在桃非與人任於是棄
傳士弟子出千金營祠事慕蘭公則謂父孝子養正
不肖孫乎度規正式飭材鳩工量期計庸庀金峙餉
益五年而雄一邑語在倫納言記於是玉峰公喜他
日見先人藉無譙讓養正也玉峰公嘗有所赴人之
急長子養蒙請行曰家有長子謂之家督敢憚道路
以勤大人歸而歸於萑葦慕蘭大戚以長子笈後之
大治冢自爲文碑於隧道曰令後世子孫知吾兄赴
義於冥冥也慕蘭公內修孝弟外與文士歐禎伯余

武可梁仲登歐虞卿輩詠歌恂恂如儒生至爭利害
嘗患難雖賁育不能過矣有飭箭告奸六十餘人者
藉公名以行逮之急是時縣大夫沈公沈公嚴人無
敢以身嘗法者公逡巡白六十餘人無罪沈公大怒
豎子若陰陷之而陽德之而利之耶若相隨入獄矣
公徐徐對曰以利皆寠人子以睚眦必殺之顧彼非
奸養正未嘗告奸養正一人不足惜而以興閭殺六
十餘人非所以示大公于天下也沈公久之曰是
固沖鶴不侵爲然諾者卻其章曰休矣其慷慨如此
又曰查夫人福厚仁人也初查夫人上有謝夫人查

夫人生慕蘭公子孫嶷嶷家在掌股矣然不敢驕謝
夫人謝夫人亦未嘗娣之慕蘭公忘非謝夫人子謝
夫人亦忘非慕蘭公母謝夫人就養多甚諸子之慕
蘭公大事亦屬焉潘氏妝儉益查夫人復織儉習事
諸孫查夫人皆爽而長不爲倦今孫男笈符筠笏簧
篚六人孫女四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五人查夫人
年八十有一慕蘭公年六十有一誕皆秋孟查夫人
福厚仁人也石洞子曰記老萊子年七十親無恙度
九十矣老萊子則爲五色繒衣號斑斕婆娑舞繁弄
黃雀爲小兒之嬉下堂取水佯仆兒啼娛親也慕蘭
公先萊子十歲修之亦如是兩生從筠輩受壺外事
乃不及聞閤其日置酒高會慕蘭公斑斕帥諸孫上壽
查夫人百歲之觴笈輩又帥諸子孫上慕蘭公百歲
之觴宗家賓客以次上壽酒酣樂作獻酬交錯既奏
以雅間以新聲呼白投瓊至暮而退南海上觀之謂
僊人是耶非耶老萊子楚人也耕於蒙山之陽蓬蒿
爲室蒩芰爲食楚王至門迎之逃去蓋隱君子與孔
子同時後世傳於列僊豈以修道而養壽哉他日列
僊傳慕蘭公未可知也天官書南極老人常以秋分
候于南郊南海去南極近與中州異沖鶴南海徵

櫟園集序

葉春及 郎中

昔者王公大人下逹窮閻男女四方建國自圻內逹之皆能詩相彼𣪍音機動聲發不必傳也漢儒林傳各國詩皆有傳弟子壇受至數輩都大位操大議奉其傳說若出一口弟說耳未必能作吾粵詩本孫典籍子朋其傳也子朋尊人光祿公師黃宮尹與典籍同時四公官尹後而師之以其詩教粵中上足弟子黎秘書梁比部歐虞部皆與光祿同門子朋以父執故從秘書遊而尤尊事虞部虞部北部典籍皆子朋同縣源流可迹有傳而又能作豈不盛哉若比部造

事粵中合轍天下當是時齊楚吳越數君子講業京師日惭三材而和之日矩陰陽而齊之比部業就執追抵其輪下迤而微至矣其後秘書虞部乘二廣驅馳中原齊楚吳越望而識其旌曰夫旌南粵之麾也身三偶而天下不能爭此無故黃帝法耳秘書嘗曰櫟園集人率樂府趣古人古詩樂府之流也故多與樂府同美五言近體璭步王孟七言近體比肩錢韋五七言絕句類杜公腴逸則王昌齡李頎也諸公骨皆朽矣固知子朋自得者多若吾粵黎梁遷修文郎久獨虞部爲祭酒子朋北游辭於虞部乘風而歸以致師中原必無敵矣

送從兄少承公車待詔序

潘大行 知縣

昔司馬奏賦給札尚書公孫對策待詔金馬當其牧豕自食入貲爲郎之日豈知夫西蜀建節平津封侯之榮貴哉是以力耕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悠悠斯談非一朝矣予家從兄就芝氏蚤學謝庭共稱蘭玉徃分阮席實譽竹林頃奉詔書今遊京國英思逸發詞鋒凜然大對從容豈俟太常之第子虛引薦應逢狗監之言去擢乘風泛綠波於南浦星言夙駕同歸雁以北征羣公餞之咸有雅詠諸弟續賦並紀于篇酒壺既傾命予爲序予也情繫所親賦難擬別登

高送遠猶愧凌雲之才念離增憂聊當襆滿之贈云

拙清樓社稿序　黃在衮知縣

文章道下千載瀰瀰矣　肅宗皇帝時七子崛起俶
憑出日之光力追隆古世謂　明詩自李獻吉先生
來至李于鱗梁公實諸先生而後益以大振于鱗故
從歷下搆白雪樓公實亦從嶺海搆拙清樓海內共
聞先是家食時與吾舅黎內史諸公修粵社已赫然
負望於詞林余少時先生數過吾舅與先司成不佞
竊聞緒論所善客有居上坐者輙然咲曰善乎公等
之言信知風調而嚴先生矣先生甫通籍爲郎是秋
房溥郊關先生亟從刑曹闕說公卿貴人間請受方

略引當否　上日夜遣中使偵諸將凡十餘曹先生
亦從旁決策毋使世謂縫衣之士不能抵掌効方寸
也旣退移病去夫異才之與繫于世代　孝廟朝寓
內熙恬無烽火之警諸公得銳意爲文乃　肅皇帝
時也北虜闌入城下大司馬轅門日告急簡飲飛緒
亭障無停晷百執事有在公之勞過　孝廟時遠甚
先生顧與諸人奮臂而起凌厲無前日飲而醉二參
而又皆以氣節著譽之型然本之范土和以火齊而
稱型利世有不重梁先生乎古者采詩民間則太師
職而先生創起副以諸曹超乘而上之吾黨猶得守

功令惟謹儻異時有飲馬河流者結伍而當前茅未
爲不幸獨其春和僅僅遽爾卽世爲可恨耳蓋賦人
以異材而若有所嗇使不得盡其材誠不知造物者
何心也第平陽激石而山谷調大夏吹筠而風雲變
若先生樹赤幟於秇文振遺芳於竹素矣是天未甞
嗇先生也前社草先生故人酬贈詩也後社則其子
伯耕與諸邑子云伯耕有材技躭嗜羣籍先生故人
如方定之左使吳明卿高州與諸名公又數過伯耕
於市而人稱其克匠名父卽猶黌庠校中而隱然足
以自見若莊生有言以豨韋之流視今之世孰能不

波伯耕守家先生之言理故業如昔皭然脫矣卯主
山林之盟執耳壇坫之上唶唶乎爲乃公畫此而陳
孺子之不長貧也亦可必矣夫業竽則竽業瑟則瑟
乃左右狼顧彼此莫決者吾懼其以竽而害瑟也雖
然今而得竟如夙所語亦已幸矣比部雅約文囷拙
清樓社始意也同志者儻舉而揚榷之亦可以盡先
生拙清樓在城郭間而居地幽𨻶從一徑盤旋而入
夾以嘉樹編坎爲籬中有巨石高二丈許奇古礧砢
比部喜之彷彿乎米氏之好王元美司寇言杜門度
圖史卅青彝鼎之類一小閣草木
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卽此地也不佞遹入將躬
與伯耕別屬之言漫敘其所見如此

賀張毋榮壽序　　鄭昊叅政

昔宋歐陽永叔文章德業獨冠一時學士至今誦議無窮識者知其本於毋鄭夫人之教云然得永叔之賢而毋氏之賢懿因益章焯不磨固天所以報貞淑也不然窮鄉貞嫠卒闇沕無聞而寡教之子鮮克自振何以樹風示勸耶今觀張毋陳太夫人謂與歐陽之毋異世同符可也太夫人有子曰禹江君登丙辰進士拜度支郎奉版輿養官邸慈孝藹如也今年太夫人壽躋六秩有三允符難老某月某日其設帨之辰也諸君圖所以稱慶而屬言於余余惟太夫人閨

範淑媛非素習詩書之訓也而純行皎焉與日月爭光孤節凜焉與氷雪爭潔秉心一意不扶自直自求其是而已豈知有今日德流明庭永孚純嘏哉余與禹江君同出小漁公之門有登堂之分是以得備論焉方先公隨父宦没貴竹也禹江君呱呱四齡太夫人之齒未也計至引刀務耳矢志靡他悶絶在地見者鼻酸既蘇而收淚守喪種種秩渠夏侯令女今再見焉人曰烈矣育幼孤事姑嫜茹苦奉菽哀而不傷舅姑安之門無間言陳孝婦猶爲難焉人曰孝矣比舅没家益落强猾百計見侵太夫人毋事財爲衛秉禮自守而蝨賊終於自絀女懷清有慙色焉人曰毅矣教育禹江勤勞備極熊丸荻畫儆儆無厭君出入奉訓潛心儒宗粹然鞠躬君子也爲國司計賢聲大振駸駸致通顯大夫人眉壽無疆行膺崇封極褒矣而立身蒞官之規朝夕致儆與文伯之毋婉休焉人曰慈矣太夫人備是純德寔同符歐毋而坎壈堅貞抑又過焉宜其有禹江君昭令德弘大雅追配六一爲　社稷之楨也是以應姑氏額天願代之祝而悶延瘡合感何生太貞夫人之夢而令子蜚英豈非至烈貫于神明而懿名列于紫府樹風軌昭世勸歷千

禩不朽者哉夫太夫人秉貞烈以樹教于家則有禹江君服慈訓以輸盡于國禹江君之名位日隆而太夫人之壽祉益茂所謂受茲介福于其王毋者也所謂邦家之基萬壽無期者也雖錫瑶池之桃酌麻姑之酒何所伸頌祝之私諸君合辭曰太夫人令德壽祉固無籍於言而揄德披華詞之不可已也遂命書之爲獻

賀吳自湖中丞新建外城序　陳萬言　參政

王公大人負天下國家重任者必思爲生民休戚之圖而求建千萬年事功者豈屑爲目前姑息之計故智者剏法愚者拘焉難與慮始者終可與樂成此乘會遘時爲乂安長治者不容已也余自甲子歲往按八閩時吾廣値悍卒爲梗一旦猝至郭以外居民洶洶然相驚提挈滿道城鑰晝扃至負擔而汲時公方治兵惠潮聞之奮然曰不大創艾不重庸保民未有寧宇也遂大興師薙獮殄孽咸授首無噍類旣乃相南城外閭閻民居附翼且多蓋藏建爲類郭環之俾

可衛而守無窮之利也公謀於按院靑田陳使君並上其議於　朝旣獲　命遂與厥役俾潘臬郡邑諸司董其事量崇卑揣厚薄慮材用計會期料徒庸畢期月獲告成功由是昔之拘者不可與慮始者乃怗然服信是功大有造于吾民也始公自嘉靖甲子歲奉　聖天子明命撫我二廣時則有倭奴越閩玄鍾犯我疆土公仗節鉞徂征獻功獲上賞又以西廣峒猺弗靖爰授方畧皆效革心向服藩籬恃公爲長城則玆役也公以爲杜窺覬之心而成保障之功多於數十萬兵甲矣余適竣閩事還覩其雉櫓嶸然雄視天府居者樂有所奠處商者樂有所息肩賈者樂有所庋鑰東西濠塹舊通潮汐者爲二石門前引巨浸風氣渟滀扶輿精英滙于人文士者樂有所涵育以應鍾會於是士民嘉公之盛德大業咸祝公以貴則願由今晉秉鈞衡爲天屛翰奠宗社於磐石之固也祝公以多男子則願厥後益昌代有賢胤相繼保釐俾我二廣永賴無疆之休而玆城視昔甘棠子孫有重光也祝公以壽則願和天倪錫難老爲諸老黃耉先以身係天下而若郭令公俾壽國脉於萬千歲也庠士陳其䇿告于三學司教咸曰玆盛舉也遂命

徵賀言於余余以爲昔盧遵復全義之北門訟於與誣以宜於民柳子厚謂其可與列於孔氏之徒黃濟知新州樹亷芳爲外城胡敬仲稱其政績得保民之體皆傳美於後世余不能爲柳胡二氏之文以爲公賀而公之功則因與嶺海相爲無窮非一時建置者所能與比遂因諸士之請而綴次之異日太史氏考成或有徵焉是爲序

贈藩伯芹山陳公序　　梁　柟　知府

芹山公以嘉靖乙丑服　上命右伯於東藩越四月有

詔陟左又越期年而柟以諸大夫之命徵贈語我

國朝近事諸名卿位至方岳被簡權數月遷去而公由右陟左不易地而久柄焉此其意可謂淵沉顯遂矣東藩齊魯之墟也輔翼畿甸王化所首焉昔者太公之治齊也報政於三月之間魯公秉周公之教而治魯也報政於三年之後久速之宜難易之執也　天子之意其欲公爲太公乎魯之治遲矣而周公固曰魯後世北面於齊者何其辱也齊之治疾矣

孔子曰齊一變而後魯可至又何難也夙覽前軌徵迹其行事太公之政尊尊而尚功激馭之微機乎魯公之政尊尊而親親敷錫之微化乎機之激也朝發夕至而化之入也流演漸濡必遲以三年成者也周公逆其勢於功烈施顯之後孔子揭其本於誨化衍澤之中伯王之際則其昭灼者甚著而樞運者固微也記曰君子仕其鄉則思學其故有不能舉者共耻之慱極先聞故實炳若舉以所聞效思其則公將爲魯乎將爲齊乎然齊魯當成周之盛以丕謨丕烈之君顯承於上太公本敬勝之義以弘鷹揚之才魯公服赤舄之訓以恢乎不弛不遺之道雖其報政遲速殊科而治之成也則固德所由先而時之所由際乎王者法制殊華然必作其所成而不安其所未至苟人者每望以德之所可就而不強以時之所難爲信義之魯功利之齊風固未之殄也是其已成之俗未至之善所當益振而更治之也今　天子式道懋中弘典錫極玄夷洽穆之化固不讓於文武之時也以公之德日嚴而亮采之承宣而嘉靜之下化不在茲歟公以畿甸進士起家刷歷中外二十年而至今官乎向從公後見其心翼而選履秩而和才猷卓裕而

炳蔚昭其清忠寅亮之懿休於前哲將亦赤舄者之與師鷹揚之與徒乎承之以淵沉顯遂之思而需之以流演漸濡之候將亦微化之所先而微機之所後乎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積也非一朝一夕之可徑也仁人君子所爲去迫促持悠遠立方而不可易也如以久道而不可易則期之賀余猶以爲速也請拭目以俟乎公之化成

重刻三蘇文序

郭　棐 光蔚

昔叔孫豹稱三不朽言詎不䠞哉夫範世立極之謂德輔世安民之謂功經世傳遠之謂言三者巇與霄漢金峙功德雖隆重乎然予觀二帝勛華非典謨曷述三王德業匪訓誥奚彰則言又功德所託不朽于世者言何容易哉世傳禹生石紐其功德萬世永賴言著于經則稱立言者莫盛于蜀漢興相如褒雄爭鳴一時作者歛避則談賦頌者亦莫盛于蜀彼其翺翔秖苑揚詡詞林美則美矣然説鈴鞶繡君子或誚爲言何容易哉晉唐以來蜀才益夥求如相如輩不

可多得矧如穆叔所稱不朽者乎宋治昌明眉山孕秀明允父子應運而出世稱三蘇先生其言根極于經其藻取裁于史汪洋浩瀚奇怪雄崛各成一家言予嘗論之雄壯俊偉輝光絜白指事而必揆本引物而必援原辨奸一論舉世駭愕而不敢言彼獨毅然吐露此則明允氏之爲言也入自檀弓悟由漆叟雄追左馬博擬卿雲其應制等篇非商彝周鼎耶其立朝諸疏非忠肝義膽耶跡竄炎徼氣凌秋旻飽飧惠飯醉和陶詩萬世下猶想見風軌焉此則子瞻氏之爲言也至奇而不詭淡而不厭從容而有典則抗疏則剴而不激敘論則確而不浮其巧勁遜父而清爽絶倫其雄放遜兄而雅淡可則其秀麗不羣有出于言意之表此則子由氏之爲言也嗟乎歷漢宋上下二千餘載三先生翺翔其間冀一代之文明振垂世之盛烈而陋唐劉柳諸子於下風豈徒以詞藻哉識者謂有辨奸獨持之識則必不爲徇監干進之事有浮海不挫之節則必不爲金馬碧雞之行有諫張燈論新法之疏則必不貽美新投閣之悔此三先生偉節高誼足以維世固宜言之傳而久也嘉靖初[illegible]憲[illegible]川宋君刻集眉州歲久漫漶豕亥是虞萬曆戊寅

春予承乏文衡校士暇日稍補缺畧併述三先生之[illegible]庶幾覽斯集者知所重云

廣東通志序

黃佐 禮部侍郎

吾廣十郡各自爲志今會而通之者何居蓋備一方
文獻以脩民彝而廸我　聖明之率典也在昔唐虞
聲教暨南交之日久矣疆理于周作鎮于楚南武紀
于漢先賢傳于吳記志圖經迭失于晉唐之間文獻
非不足也然不會而通之則統之無宗紛員寛瑣甚
或略鉅而詳小遺古而稡今無乃草澤之私言與欽
惟　太祖高皇帝之有天下也稽古立政首命儒臣
倣周禮建邦圖數與張弛貢賦爲洪武志志繫以紀
年著示繼述貽萬世也天順初元　英廟始成一統

志惟識其大者而吾廣與焉然成化以後所增諸縣
猶未之登載也嘉靖乙未侍御四明戴公璟乃纂通
志成於合稡命曰初稿意將有待云丁巳少司馬督
府毘陵談公愷覽而少之檄我藩司聘予俾重加蒐
輯予病謝不能也代以奉化王公鈁禮請益敦會侍
御姑蘇徐公仲楫至枉顧衡門稽首再拜以請予業
已納還聘幣力謝固辭公請愈虔至于再三而幣復
重拜不獲終辭乃於仲冬開局于貢院左轄新建魏
公良貴大參莆田張公英新建吳公桂芳主議臬閫
諸公則陪位焉時少參錢塘陳公善温陵田公楊職

守在外實與聞之前期有司咨耆舊索經籍至是告
備而所徵鄉貢進士陳紹文黎民表梁紹曾及予中
子在素皆集予乃發凡舉例歸諸廣郡太守會稽陶
君大有達于有位僉以爲蹠然州縣續志積至百餘
方博求往古以補事之鉅而略者不遑及也郡檄復
徵庠生多辭不至越明春至者惟曾元魯黃萬春陳
兆畝大任林喬黎民懷梁有兆而予長子在中與焉
人各分彙奏不踰三凡四閱月而竣事予每夕歸病
於憊則令少子在宏聱次之惟碑碣詩文交互鼎來
視之怢焉莫能鑒也諗于魏公曰焉有綜貫百家能

裁擷菁華者乎曰顧提舉起經其選也乃召顧君以
監謄至句刪節分註已於事而竣歷代題名前脫後
闕考之茫焉莫能補也諗于陶君曰焉有博覽載牒
能研覈古今者乎曰陳縣丞逵其選也乃召陳君以
供億至局參伍傳記已於事而竣於是草創編爲七
十卷會紹曾北上惟留陳黎二生討論修飾然題辭
論贊猶謙讓未遑予則總之顧所紀錄悉確有據惟
潤色而已何者千鈞之重加以錙銖則移萬里之流
祛其蕭葦則駛予奚容心於其間哉第性本踈愚言
且耄拙幽痾頻作載筆殊艱每欲已之適王公擢憲

留臺代以莆田鄭公絅亟令有司替成其事而侍御歸安潘公季馴尤惓惓注意遂鋟諸梓乃檄學諭陳君具箴劉君裁康君日章次第校讐會澇公以交代去左轄姑蘇楊公伊志大叅豫章徐公南金皆以遷去而右轄豐城雷公賀大叅萬安劉公慤少叅盱江袁公應樞海鹽馮公皐謨僉以校完遂貯諸庫以竢代巡侍御漢陽蔡公結左轄福清翁公世經偕至而後頒行焉凡三歷寒暑而後成蓋事事不敢苟

寻乃拜手颺言曰猗乎一方文獻庶其猶僃已哉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有恒性焉日用由之而不知則寖以澆訛匪獻敷厥政化將泯泯棼棼于何其人惟后王君公降德于兆民有成憲焉承以大夫師長而尙所鑒觀則易以愆忘匪文緝厥訓典將敗制頹風于何其卒是故善思治者厚其生殖均其地征以養之阜其財求利其器用以富之茂正其德節義文章以敎之而又輕繇少事以振其急約法省刑以寬其後使之務利而避害懷仁而畏威此輔世之良猷也然猶時遣皇華之使諏謀詢度慶賀其福事賻禬其札喪賙委其凶荒稾禬其師役哀吊其禍烖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敎治

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與夫因喪荒而厄貧及康樂和親安平者又各爲一書焉外史合爲四方之志掌其成書稽之政令以保天下元元畏天命而憫人窮故也是則會而通之者其來尙矣遵我 太祖作志之初猷其諸周禮是宗乎故大司徒掌地或廣輪之數令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形方正其華離司書括其圖記量人分其涂數保章辨其星野用是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如指諸掌矣始總一方中列十郡而終以羅浮南海者粵之望也是皆志之管也故首圖經訓方氏掌道政事與其上下之志傳而誦之乃爲編年自周訖于正德追令聑昔鑑戒炯矣其猶資治之史乎故次之以事紀太宰施典于邦國以府則監牧州縣國則封建諸侯官則用人府則理財後世不能易也我 朝揆文敎奮武衛設方伯連帥監臯殿而損益之猶夫周也書其姓名邑里作職官表大司徒以三物賓興必先德行令也藝焉而已然猶 貤恩以勸孝焉作選舉表國有仁賢則職方之圖土地人民政事賴之矣由是庠序之教始于釋奠鄉射莚于大宗伯五禮皆可舉也凡大合樂必遂

養老肄絃歌施英韶以協大師律同皆可奏也禮樂明備則文章煥然可述故凡書掌於外史者達于四方摛之罔極而琬琰昭焉作五志乃若攷德行察道藝鄉大夫以興賢能者內史因之修諸家毋有壞於廷者其馭敘一而已矣故名宦有聲茲土人物罔玷厥躬者與夫流寓之進退列女之貞烈皆核實作列傳而異教諸夷祥眚神怪則爲外志終焉猗乎蒐宄弗精輯之弗詳是謂猶備寔予之罪也夫抑又嘗竊聞之尚書大傳南交宅于荊揚裔土非至秦漢而後通中國也證以水經註則陶水之渚有堯行宮而舜

奏九成于韶石遜闕雖若不可究詰然義叔平秩夏門貞樂蹟其在茲與周公之懲荊舒也膺揚之翟得與王會孔子作春秋有鐸氏微而高固相楚傳其書于服嶺故海濱稱鄒魯寔秦漢之先也獨嘅夫乇門放洋葱嶺倭奴之間佷行天竺之教斷髮偏袒不過裸國之雄爾中華道汙妖氣召之於是達磨駐廣以楞伽印心盧能居韶以壇經傳法非無言語文字也宋人王安石蘇轍輩靡然歸之喜其頓悟超脫自見本性出乎六籍之外吾人染焉自是堯舜周孔之道駁而不純矣其流至於東書不觀浮談無根政治弗

飭禍且速國崖山之敗蓋可睹也元品南人眞儒於娼丐之間而尊西僧爲帝師演媟慆淫典禮盡棄書曰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殆胡元之謂與我　太祖驅除元亂申明五常諭道化之本惟師堯舜精一執中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則行周公之法度治世良規復誦孔子節愛之言而師法之然則將欲正風俗得賢才俾民一變至道誠無以易此矣當是時敗倫之誅特示天下而吾廣夫婦之愚不肖無一犯者薦紳先生又多博學反約行道濟時之英然顧慢相設談禪而侮聖學者間亦有之觀於外志則八變以天竺爲

禍首設使人盡修禪從事於涅槃示寂則生靈何辜而自機狀如之僇乎古之邁種德以式今者至明也而自昧之天之降衷命以牖民者至善也而自棄之溺其反而吾道自足毋以旁求爲也誦法聖人之言而內省其私恒與德性相感發則典禮之敘秩於天者由衷而出尊親等殺勸皆中節名教樂地蕪爲大和　上帝降之百祥　皇極錫用五福周禮慶賀之事當滋至矣書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殆　今日之謂與夫仁者擇善以淑身知者備禍於未形邇來夷寇交侵誰不思禦其書召禍柰

何惑之是故民之志於趣福也猶赴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也禁胡書以端其習遵成憲以厚其生則民志定而妖氛熄矣是編也採擷頗繁舊志百僅存一大類皇華分彙而合成之雖無甚高論然愚者一得於輔世福民之道獨諄切焉其事則粵其文則史其義則通天下之志苟潤澤而時措之豈但備一方文獻而已哉於戲豈但備一方文獻而已哉

藝文

右江大志序

郭　棐光祿州

蓋遂古有丘索篇爲史家鼻祖自後若周竹書楚檮杌蜀華陽志則志郡國者宗焉迨晉王範作交廣春秋言百粵典故甚析攷古者韙之紀載胡可略也右江舊無志綜治遡繇靡所考鏡不佞某以甲申春奉璽書備兵其地視政之暇訪諸耆舊旁加蒐輯時維制府連江吳公緯武經文撫臺龍溪吳公宣猷宏化代巡麗江黃公肅憲貞度百蠻喁喁嚮風廼府江弗憓爰整六師平之順掃象洛昏翳某奉檄監調日馳甲楯劍戟間未敢輟鉛槧自秋徂春武事告竣越夏而賓志成先是慶遠守王君文炳撰慶志象郡人御史呂景蒙葺柳志某又總括其大且要者爲右江大志凡十有二卷首輿圖以控御阨塞必先形勢也次沿革以歷代創置鱗晉臚析有因有變不可無紀也官備任使惟其賢用蕃民生故述秩官官師蟬聯爲時型範出政宏化以端世風故述名宦宦績攸章庠序攸設俊乂登庸故述選舉維俊髦則華藻可觀德業可瀕故述獻徵文德克修武功奮揚擊柝禦寇先備無恐故次以兵防經營四方釐理南海厥功維烈故次以經略有言入告以仰輸蓋猷俯固屏翰故

次以奏議言之有章行之斯遠寔爲國華故終以藝文志之大端於斯爲具其顯而該者諒可信而傳其隱而約者咸可惕而守者也或謂子言兵事何纚纚乎曰予兵官也言敢越俎哉柳先民謂西土十年不征地將無民斯言于兵固切膚之談非類杞之憂也然則志學校關財賦何居曰周武建辟雝四方服曾傳作泮宮淮夷懾此關武事非尠且先保障後繭絲尹鐸嘗談之而各軍嶠具兵防中庸何關哉緬維聖天子恢中興之烈蕭清甌駱三院奉之日兢兢然關經綸之略講安攘之謨炳若奎璧信如金石某率循之與毋曠闕官茲志之有成緒也孰非名喆已行之成法哉夫成者法也神而明之者心也昔九方皐相馬神存於馬無遺良者傳諸其後一失爲駑再失爲螟駑猶類也螟益遠矣是知悟之難也彼但泥於驪黃牝牡之內而豈知超於鉤繩規矩之外乎哉是故法莫備於志神於悟謹序

抒東疏草序

郭棐 光祿

蓋聞人臣有經世之言以黼黻治道敷陳民瘼者必發抒淵衷而根抵正學非徒繡鞶帨也今直指方麓李公代巡吾粵德威茂著嶺嶠敉寧所陳悉經綸石畫所建豎多駿偉焉粵自有直指巡方來鮮與並駕齊驅者廣州司理陳君某獲公臺中洛中巡漕巡粵諸疏彙昇剞劂委不佞弁之而南海令王君某番禺令穆君某咸造余請顧某溼霑鴻化言奚容辭蓋嘗遡觀唐虞三代盛時人臣攄忠必資於言故賛虞治則皐陶陳謨與禹績則益稷矢訓翊商運則有說命行周曆則有周公梓才無逸諸篇言未有不由于衷亦未有不根于學也者公以抒東名疏意可繹已當其在臺也言時事萬分可虞宜乞勵精圖理以正國本言寧夏賊平督臣功過相準懇賜矜容以廣皇仁言平播善後十事以周萬年計畫皆經時之讜論也其按洛也言中原亂離請大破常格以捄倒懸言比例充換額解錢糧以抒驛困言疲敝未蘇復罹水災請蠲恤以安地方皆籌世之宏猷也其巡漕也言漕儲關係最重總理不可無人請速推補以專責成言振刷漕事條行數款以一漕務皆捄時之急畫也茲

特疏粵東首請裁稅額幷議調節採珠開礦事宜以寬黎庶所減者數千金所活者已數萬命條約二十八款事事切于民艱言言灼于時弊此又濟世之深仁也至進賢汰匪剔奸惠良著之剡牘者班班璘璘皆公由衷所披露矣昔賢於賈誼治安疏稱曰通達國體於陸贄奏議稱曰疏附宏材公又何愧古名碩哉公蓋得諸問學而益醇焉者其鄉有淮海孫先生以主靜為學有同野李先生以體仁為學公崛起其間與聞奧旨故措之治精明惇大咸自心學中流出尤特疏請淮海之謚而於粵志表同野于理學公所造可知已不佞未能究淵微祗聊述梗槩俾觀斯草者有以見公衷赤而幷知公問學之正云

酉陽正俎自序　　郭棐

唐段成式柯古者寓辰沅著書三十篇其言多四方剿說而繫以酉陽其事皆奇怪鬼瑣而名曰雜俎夫雜非正也味雜則匪正味言雜則匪正言不可不正而俎可雜也與哉乎戊子歲來分司湖北得其書讀焉博物炫奇足資譚麈亦語林所膾炙者惟謂之雜其于道蓋無當云夫古昔聖賢於經非正言弗披也於俎非正味弗登也是故膳羞能嘗可以養口而不可以養生豹胎麟晶可以養生而不可養性深乎味者斯達乎言矣予因是有考焉披菁華於異帙續葩藻於藝林述往古之傳聞補郡乘之闕畧彙次之為十篇平易而非怪也核實而非瑣也言正而經不雜也此非臆說也蓋聞之仲尼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聞之孟子與氏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明於仲尼之知達於孟氏之悅則知藜羹不糝傳食非泰夫孰不繇于正也言正民興斯無邪慝然則知正味者匪直達于言且通于治矣又孰謂俎而可雜也與哉因翻柯古之意以正俎名篇付之剞劂與同志者覽而考焉庶幾可以挽雜而歸正也

贈胡肖玄任象州司訓序　　郭棐 光祿卿

予聞之涑水氏曰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嗟嗟名言哉然爲　朝廷司教化於天下則莫若師儒重矣是故自古綦隆之治必擇經明行修之士以爲官師而所以教之之法又纖悉具備其服御則有縞收端冔韠紳綦幅爲之飾其蹈舞則有珩璜琚瑀齊夏鸞和爲之節其器數則有籩豆簠簋鍾鼓磬鐸爲之文其講肄則有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業而又有春夏秋冬之學以調攝其身心有旦晝向晦之養以涵濡其德性以故其所

造則過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而不牿于口耳之間其所能則適乎天下國家民生日用之實而不襲夫矯飾之僞其學之成則足以明體而適用其教之立則足以化民而成俗流風餘韻雖歷數千百年人猶鰓鰓起慕而況親炙不薰而善良者哉三代而下斯道闊畧我　國家稽式古典國都郡邑莫不有學而服御之飾舞蹈之節器數之文講肄之業與夫時日之訓又蝟然大備爲之師者習矩矱端模範日委蛇於其中職雖有長貳而其責任則一地雖有中外而其握教化之柄則均弘正以前彬彬有古風矣邇來法紀廢而學訓漸湮經術漓而士習日壞剽竊多而實學蕩然澌泯其高者虛談性命汗漫詭誕而不諧於世用其卑者媕婀脂韋乞墦登壠而不禁於名檢大都士人重廉恥者尠矣風俗何觀焉雖然流水按絃則知音者倚柱而和穿楊擅巧則射者思援矢焉何則重所倡也今欲興古學敦古教亦顧師儒者倡之何如耳肖玄胡公績學茂脩遊庠序者三十年鏘然有聲以貢試于春官居京邸者二年遊於巨公貴人之間翛然弗染銓部拜公爲象州司訓求當今士之經明行脩孰有踰公者持是爲師則凡

崇飾名節脩文舉業端本嚴訓以養士人之廉恥厚天下之風俗其在公乎予辱公葭莩故於公行也以復古教望之

贈黎瑤石吏部轉留都職方序　郭棐光祿卿

今歲春吏部司務瑤石黎先生拜南職方員外郎屆行同鄉例有贈言或諗于余曰夫畐華藻者弗闕韜鈐之畧習儒碩者或眇動勸之用惟先生涵精毓粹棱武垂席之庭蜚聲授簡之苑吐詞則協玄典索發韻則凌躐鮑謝以是簪筆承明潤色　皇業固足雄當時光前禩矣施諸武事吾恩枘鑿弗入也余曰唯唯否否夫文經武緯若陰陽迭運然其用一也昔韓昌黎文士耳然贊畫入蔡克懋厥勛他日論文又以其推陷廓清之功比諸武事是故文之用與兵一也

今先生善于文矣其何難于兵政乎先生豈徒藻其文已哉吾見其禔己廉其涖官慎其執事恪其與人信其惇倫孝誼又出於天性而不可解居常悒思其父韶山侍御公有澄清天下志不獲究厥施力與弟雲野君相淬濯繼先烈先生操觚翰苑綜務天曹者將滿考而雲野君自考功郎出參廣右藩政先生念萱堂八袠常棣萬里定省無期幾圖歸養弗果客冬桂林寇發越城刼庫雲野君挺身當賊死之事聞遐邇傷盡先生愛切同氣涕日泫泫下欲棄官去章數上不允然憫先生孝友勤懇之思乃擢官留都俾得便道承顏祝壽少慰慈闈且得撫仁卹孤而篤友愛恩甚渥也先生既遂志訖事寧無思勵宮策勛仰報　主上曠蕩賜乎嗟乎留都根本重地也兵部參贊重權也而職方又重秩凡兵務悉統焉慨自正德以來諸衛額兵彊悍難制項者嚚然一動即不可束縛豪傑之士扼腕抱憂今大司馬克齋李公奉　上威德授廟筭剋不遺餘力跂扈者稍稍畏戢先生茲往必簪鴻猷以宏協贊而上建久安長治乎夫陳黃鐘大呂於庭而笙管弗舉則八音弗得而諧矣車之馳於周行也輻轂効力焉否則千里弗得而至矣職方

氏之於本兵也猶夫車之輻轂樂之管笙也先生勉之俾音無缺節而小昭大鳴車無虛飾而任重道遠哉夫然則謂有文事必有武備如昌黎子者吾於先生覘其似矣又何枘鑿之虞焉予復有以語先生曰邇年倭奴跳梁寇閩及粵士民惶惶弗安枕向雖奏戒水之捷然將來叵測矧濠鏡澳爲佛朗機諸夷盤踞猶幸目前不即變耳此皆桑梓隱憂而職方氏所當講晝者先生尚著爲平倭策從戎論告大司馬以轉聞于　明廷少紓寧我粵人否

送吳制府攝留都司空序　郭棐 光祿卿

皇帝御寓十有五載文教武功雲滃風動海內翕然順治維時小江吳公總制二廣撻伐者定遐邇敉寧　主上嘉公鴻功晉參留都機密代行右日西省藩臬蘇君某等圖爲豕衣留不可得俾不佞有言以贈公行不佞執觴曰徜與我公洵當代所稱漢二伏波韓襄毅王文成後所傑出者也蓋公持節鉞而涖二廣籌機宜握形要廣儲蓄練甲兵諗知西寇唯昭平三乇強梁無狀虔劉我民人公是以有三乇之師北三河池咈咳諸蠻挺刃叢嘯柳賓遝來之交爲梗公

是以有北三之師頃者府江大桐諸猺與昭荔象洛峒蠻構禍勢將亘洞公是以有府江象洛之師時值金鵞松栢深涌白遯等巢交通猺獞公是以有懷賀開建之師岑岡等峒自弘正閒陽撫陰叛剽嬰荆負民被荼毒公是以有岑峒之師厥後程鄉妖徒起掠城邑惟嚴偵諜卒果自縛渠酋以降珠池盜艘數百猖獗海上公談笑擬筭殲其七窟餘悉隊遯瓊崖諸宼負固已久公分兵重創計擒咽㑹賊窘乞降願編輸者萬餘戶而瓊海劃然大靖是八役皆超世之鴻勛而經時之駿略也蓋粵西之寇害在山公前五役嚴於搗穴無遺筭矣粵東之寇害在海公後三役密於防海波讋息矣每功上　天子輒爲褒重蔭子於秩錫金幣有差艮縣我公勤事効忠又安疆圉是宜膺寵擢之渥恒格也竊意　當宁任六卿宏化理猶天道之運四時以成歲功自春而夏而秋冬四時之氣天實統之今公晉留都爲列卿長是寧遽足酬公哉佇入而掌天曹統百官均四海則任官之義固亦取法天道也百粵士民渥涵濡者胡君愈公旌麾遠吾嶺嶠而藩臬諸　大夫得効職恪官以承甄拔者又胡容已於揄揚哉蓋公德盛而禮恭寬中而大度節

詘轄屬諸將校循循諭訓不假聲色至妍媸臧否則卓有定衡若燭之[illegible]迸照矣又於用兵之際戒妄殺以故舉八大役上首功僅數千而降活者以數萬計公誠仁人長者哉夫昔稱粵大師者遠如漢二伏波近若韓襄毅之斷王文成之畧皆世所謂魁壘卓絶也者於今日爲何如耶不佞竊謂公之功在百粵韓王可埒公之仁在萬世不可得而　行且入輔
輔天子揉大化以調和寓內俾世世沐公之仁者亦世世頌公之功謹爲序以賀

嶺南文獻卷之十四目錄

明蘄陽張邦翼

序類

賀漢川周公陞四川憲副序　蒙　詔都御史

漢川周公守韶五載陞四川憲副　命下寮寀胥慶于郡堂而公自如無喜慍色迺士民則漠然遮道咸謂公治行第一且久任飭爲古良二千石入拜宰相無不可者不然亦宜超擢卿寺或參知茲擢特循資云爾豈足以慰民心而風有位哉故事郡中有贈賀軸以華行李於是節推鄭公備述所聞移書遣使來

索余言余曾閒府古虔稔知公賢比將報政適余已待代不及琉留保鷹於今爲歉則韶人之言正余耿耿於衷者雖然此蓋　廟堂加意於公而民不可使知之也夫四川古梁州之域在秦爲蜀郡漢興德茂存乎六世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然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僅羈縻勿絕而已以武侯之智猶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則蜀地剛險自昔稱難哉　太祖高皇帝嘗遣五大將分道伐蜀洪武五年穎川侯傅公克成都川蜀悉平　列聖承休湛恩汪濊威武丕揚　今皇嗣曆普天率土遐邇禔福四夷九陌納款向化然詰戎兵以陟禹迹未嘗一日不廑九重之慮則慎擇邊郵憲臣以肅風紀其道有六匪能弗任匪廉弗倡匪文弗著匪斷弗允匪仁弗廣匪儉弗節公毓秀漢沔源接滄浪清雅之姿氷玉之操一見知其爲名世才自登進士爲度支郎出守韶陽韶爲舜歷之墟元公過化之地公生近元公鄉治化悉以公爲師于以弘敷虞庭九叙德意蓋嘗觀其政矣措置爲六邑之章靖紊作十郡之表且清廉不刻雅秀而文躬行節儉正已率人關防首嚴於吏胥鞫斷曲盡乎情法以故弊絕風清政平訟簡民懷德

愛吏畏嚴明士類聿興僚屬蒸乂是六美且備　主上聞之熟矣矧用周不器武緯文經後之所向無不如意蜀歲大舉大剿大撻等役余與公共事運籌決勝動中機宜巨寇既平　欽賞均逮而公處以不矜川蜀西抗吐番南撫蠻僚順則用撫逆則用威非得人如公以膺重寄司馬相如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則公是行也非所謂駕輕車就熟道者耶出將入相此其階之爾民無與焉遂書之以復節推公公得書告諸其官某公某官某公因質于公而播于韶人韶人始釋然

曰吾儕既不能私借公于韶則蜀人亦安能久稽大賢之逸駕哉相與誦甘棠而繼以彤弓乃賡載歌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以祈頌也又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續韶響也是爲序

百戰奇法序　蒙詔　都御史

戰有法乎曰非規矩不成器非律呂不和聲曲藝且然況兩軍對壘衆命恒於斯國命恒於斯無法何以操縱哉然法以正行何取於奇也曰勢有常變事有經權正主其經以制常奇主其權以應變因正爲奇出奇濟正而後戰無不利猶不越規矩之外而手心相應至木禽流馬之神不越律呂之外而生變相成以至魚聽馬仰之感者謂非法之奇邪今夫師之行也必觀天察地驗物揆人未有舍此而可言戰者然畨支干擇旺相正也而赤壁之風蔡州之雪有可乘

焉天時容無奇乎度山川險營壘正也而晉陽之水滹沱之冰有可乘焉地利容無奇乎敹甲胄牿馬牛正也而入舟之魚集轟之梟有可乘焉物理容無奇乎知彼己審强弱正也而夷監之錐盃中之血有可乘焉人情容無奇乎正有恒度而奇無定衡有恒度者不可撓無定衡者不可測存不可測之妙以運不可撓之紀古之稱善戰者要不越此頃予奉　命按節宣大正遐荒重鎮驕胡出沒其爲必戰之地不待言矣時當　清廟綱紀振肅材官武士爭先效命較之曩日債帥濫食不戰自潰固爲有間然顧畧弗講

兵機罔識且有日不知書者雖有奮揚之志敢死之心背爲賊誘中計債師往往而是予深惜之暇展翻中得百戰奇法一帙不著何人所輯上擇兵書之要法下實以合法之名將變生如掣電妙應如走丸呼吸間化裁出焉雖神鬼有莫度者眞法之奇也因出授口北道秦朴村子梓行簡微徧示甲胄之士使有矜式焉秦子請予序其首予謂兵法盡于奇正兩端而奇爲要妙世之所稱奇者不曰兵行詭道則曰兵不厭詐而已君子不取焉何者常觀仲尼以戰則必克自許曾不一闡其法及教子路之行三軍不與暴

虎馮河之勇而與懼事好謀之人乃知聖人之奇法固有本耳蓋虎有搏法河有涉法兵有戰法惟懼則不敢不法之循而又爲之謀焉謀且好焉好且成焉奇在其中矣奚用詭詐爲哉方齊人之伐魯仲尼深爲之懼然不操戈躍馬而弱齊存魯乃在子貢之一遊此其謀之明證也奇哉此法千古一見曰懼曰謀非用奇之本乎凡我秉鉞專閫及有事疆場者尚沉潛是書而採本于聖訓時操戒慎之念以廣運其謀謀之天時謀之地利謀之物理謀之人情迎機睹悟動中肯綮由是可以奇則奇固奇也可以正則正亦奇也正中有奇固奇也奇中有正亦奇也方正列而忽變奇固奇也方奇犄而忽變正亦奇也皆法之所通也極之則趙充國之便宜蕭何之發縱方叔之壯猷管是矣奚啻百戰雖千萬戰豈不遊刃有餘哉夫然後茲刻之行敵愾有賴固長城萬里之一助也若懼心罔存不素厥謀是本之則無矣蹈尾遊梁自取噬陷其不爲趙括之徒讀者幾希予之望豈其然乎

吁勗哉夫子吁夫子勗哉

贈新寧揭大尹考績序　陳吾德僉事一

新寧爲邑當山海之交環以藤九古兆北峰諸險隘南控三洲浪泊泥澳銅鼓諸大洋内多崇岡深箐之阻而鮮樹植土實之饒外有風帆寇突之虞而無冊車泉刀之利其地瘠薄民窮豪右宿猾弱食其間其俗雄健好訟一或失馭則羣嘯而走險故治寧獨難於他邑頃歲履畝均賦遠邇嘵然加以大造版圖里甲遞更吏因緣爲奸浚削日甚富者轉貧貧者重困凋敝之後實塵撫綏故治寧尤難於曩時廣昌揭侯來尹茲土期月而敎化行三年而治績丕著茲當考

績入奏　闕下諸藩臬大吏以及栢臺制府皆署侯上考治行當爲天下最稗史氏陳吾德曰余觀寧之治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遇盤錯而利器見則根節無留堅經霜雪而陽春布則枯槁易爲潤故抱負深者立業大乘勢便者取效速治理感應捷於影響由今觀之寧之政難乎易哉自侯之至興學育才振窮摧滅汰浮羡之征嚴扃鑰之守潔白以視身儆上帝之鑒臨勤卹以惠民若痌瘝之切體文德以北會寧接壤犬牙錯居萑苻之警爲害滋多侯是以有巡兵之置海坐以南桃山瞰海艖舶私販實繁有徒豪右頑黠煽訌交梗守禦空疎遙制良難侯是以有巡司之設興邑巨豪竊據上川憑恃城社誘我逋逃敗我王畧邀功飾過虐焰彰聞侯是以有革置之請諸所措注善狀更僕未可縷數譬人一身肌理腹心交病善醫者袪散其客邪消導其積聚而加以補養之劑是以精神煥發元氣完固如侯者固倉公越人之手與德嘗與侯語援古證今探之不窮如倒囊而出物也如入榥市之肆墳索竹書商彝古玩無所不陳也又如入碧海明珠寶貝珊瑚犀玳驚心駭目無不畢具也彼其醞籍者宏深矣而出之固自有本與昔虞

廷考績周室時巡天子皆躬行方岳以陳詩觀風採里巷之歌謠民俗之美刺於以知其政治之得失不獨敷奏受會而已侯賢聲籍甚姓名將列于　御屏矣不佞愛莫能助聊効里巷民俗之言書之俟觀風者採焉

白沙先生遺稿序　　陳吾德僉事

邑侯袁君政先化原表揚前哲旣于白沙先生故居請建祠堂俾崇家祀寢廟之成奕如也復又裒輯先生遺稿鋟梓以傳刻成移書與德曰子先生鄉人也宜有敘述德惟堊居荒落弗能爲言顧誼不得辭也迺言曰珠玉之沉于淵也其流方圓知寶者得焉于將莫邪之埋于地也其光燭天望氣者識焉方其淪落幽翳埋光掩彩豈有期於世耶及其出深淵而發重壤也固不變而重之彼其光輝照耀赫然動人者人知其然也其神靈變化蔚爲精光者是孰知其然

哉莫知其然而然是之謂出於自然者也君子道成而言立言立而人傳此豈有邀於後世者其道亦猶是而已傳稱死而不朽非謂其身沒而言立耶然自立言之旨不明於是修詞者夸靡其言述者摹擬爲工要以成一家之言希聲來世匪不傳也然巫步多禹抵掌類敖以形寓而不以神傳昔人等之書肆說鈴已耳又況其遺落散逸孰從珍惜求以物色之如恐不及者耶我白沙先生崛起嶺南蓋自　明興百餘年始一洗詞章功利之習使學者反求諸心陽明繼之要以貫易簡而去支離功用竝鉅而先生實首倡明非夫命世負儒其力量當能爾哉先生絶意者述而遺興寄情大都於詩見之此豈有意於言也然言出而人傳焉固已流布海內矣其篇章散落人間若人爭寶之若有神物護持以有待豈非若珠玉之流方圓呈象于將莫邪之發洩紫氣衝射有不容湮滅者耶蓋先生之學由勿忘勿助而深契乎舞雩三兩之趣不離日用而獨見鳶飛魚躍之機故終日乾乾惟以收拾乎此庶幾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于心者而要之一本於自然而已惟其出於自然也故其爲文與詩不刻意尚詞而天趣自足不牽拘往格而

聲律自諧所謂發乎性情澤於仁義道德者非耶其感人之深有以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學者論其世以知其人知其人而誦讀其詩書則千載如見世自有知言者亦奚俟余言也哉是刻也總詩五百四十首有奇行狀附焉君得之邑愽蕭君更爲訂定先是全集邑侯羅公僑刻於弘治十八年距今八十載而袁君有今刻君名奎字文卿與羅俱江右人其尚論淵源固有自云

賀梁處士六十壽序　　陳吾德僉事

萬曆辛巳季秋廿有九日梁處士蒼屏先生初度之辰於是先生春秋三百六十甲子矣甚筵高張賓朋滿座各以方物稱觴爲壽者吾德時方逍遥於芙蓉之園釆眞於玄玄之圃探其笥空空然無有也客有持古鏡三來售者蒙以皁縠襲以錦囊發函出鏡冊緣外施紺黝相錯圓周弗殘鼻紐幾絕叩如哀玉其聲戛戛然覽如古甓其色蒼蒼然奇哉鏡也胡自來哉客曰昔軒轅氏命伶倫釆首山之銅鑄爲十二協月簫以寫孤竹之管也而以其殘屑餘瀝製鏡十二以象四時之月焉爰及三代流傳人間曁乎李唐郡國方岳購求畢集爲明皇壽是鏡藏在內府天寶之際散落弗存余得三焉其一曰義明之鑑廣徑九寸配黃鍾之律以象天也其二曰舒光之鑑廣徑六寸配林鍾之律以象地也其三曰八卦之鑑廣徑八寸配太簇之律以象人也藏之則禎祥蘊室發之則光燁射人內照則晶搖五臟外視則洞見纖微此蓋數千百歲之物天下之至壽者也以語乎圖大椿蟠桃於世罕徵於人弗庸者遠矣以爲蒼屏子壽可乎曰能鑑人而不能自鑑者以形用者也無所鑑而無不鑑者以神用者也以形用者窮以神用者通吾之鑑天地以爲鑪陰陽以爲炭五行以爲銅鼓鑄鎔萃其廣方寸藏之冊府納之靈臺光明洞達晄朗昭融上照往古下照將來鑑窮塵界而不爲多洞見絲毫而不爲少君子得之葆光聚神聖人得之四海和平老彭得之駐世長生其爲鏡也至虛至靈無價無形以納蒼屏子拂之拭之祛六塵也濯之磨之還太淸也用之弗勤以嗇精也攖而弗舍保常明也持此可以躋上壽是天下之至寶千金弗與易矣若以若之鏡爲寶吾以吾之鏡爲寶不如人有其寶客曰善哉余之鏡三不如子之鏡一遂獻以爲壽

送末山人北還詩序　陳吾德 僉事

余閲往牒見顔魯公過陶八八故事心竊異之魯公勳名節義照耀今古雖死猶生固不假託神僊以炫駭世俗然其精忠格天鬼神默祐安知非有神人者迹知其履難而胥之安全之地耶吾德待罪饒州實魯公故所治郡私心竊往焉乙亥之秋遇青霞老人迎之郡邸授余養生之訣逾年別去復有黑馬金熬之約或謂公宦業方顯未來事不可知又逾年而解組歸矣歸臥林皐苒荏虛度而老人雲遊海內渺難蹤跡己卯夏忽書從秣陵來復申前約許茲時面白

出世之因云壬午八月果先期至矣詢老人以孟夏出長安跨特驢至白下浮長江度庾嶺竟抵蓬室何異鳬舃翩翩雲中墜也余大喜過望連榻者累旬旣而與老人遊羅浮信宿未明徑來四白峰物色陶顔故蹟了不可得而僊舃行矣余何敢望魯公然老人何異八八九還之後當無碧霞册者投我於黃雲紫水之間耶書此以待

壽太師相期翁洊膺存問序　葉夢熊 宮保尚書

始其爲諸生時則聞期翁呂先生仕世宗朝由翰林晉陟宫保　正百寮師廉法素爲天下所推服其時雖丱角然心竊遡焉不數歲也則又聞先生以內難辭闕下去尋復疏歸于朝雅意林壑遡盛滿如摘齒然不縻世以忌夫以彼其勛庸而志搽落又復如是意其爲人必有離儔絶俗之態若鴻飛鳳舉可望而不可即也及其輩以先後待舉於越始獲拜先生于舘下竊觀先生氣醇心繹而敃敃睦睦非斤斤以矜物者比始咨嗟顧嘆曰有是哉位高而不驕德盛

而不溢有古大臣之遺者與積素之箌遐一朝而酧之不謂奇遇極遭哉今歲癸未六月朔乃先生八十歲初度之辰值聖天子嘉念先朝耆舊思得純德不二心之臣歸休于家名完而歲高無如先生者特勅內使齎衆金寵第先生具袍笏承之然後受賀海內爹傳以爲美譚於都哉先生去位且數十年優游田埜無寸牘于今上之知而忠誠聞望至數十年許能使上知而寵之無異先朝則知先生之道德勛業雖百千歲如一日可矣其昔嘗一從侍從之末得睹記二三元輔則有負盛餘之氣不能一日安於其位然旣

去矣而名堙沒不復存上一紀左右然當府則榮族
則已焉則又有不爲煽熇踔厲之狀以震世燿俗使
朝野陰被其福而不自知至於去國數十年之後而
人心愈見追誦相業炳炳如昨日事試取三者而並
論之其於爲人之壽不壽可知已凡壽之道必先自
完而後天完之故夫負氣而躋精弗聯也固罷而夸
神弗眂也之二者非不欲長上古之壽堅不朽之身
然而形神不完卽長於世非其質也先生昔日之在
朝也陰養天下以和平之福使人不知精則聯矣不
郤盛麗之府飄飄然長往得以茹眞囿龢無塵冒總慮

神則眂矣精聯不躁神眂不促持長生之券以與造
物若游完之道也且也鴻慈鉅典慰問勤渠聚精會
神相得益章厤前二者之爲抑萬萬矣詩不云乎鶴
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誠之昭也巖穴老臣上祝巖廊
不遊然天曼哉而天寵騈然臨之此先生精誠之極
感格薰蒸明光于上下至今久而愈見也古人祝壽
每以玄鶴先生其猶鶴乎棲太清餐沆瀣芳閟清徹
而增微不得及也千丹萬玄與世無極而不可窮其
算也且其也聞之卦以一乾起數至八八而演數無
窮蓋乾健也八八相生健所運也健故不息不息是
以能壽故昔之紀壽者皆從八數焉一曰八百則籛鏗
也曰八千則大椿也先生今年八十歲矣而機汜之
恭衛武之抑視少壯之時且勿懈豈非以徙哉叅是
而籛鏗之大椿夫亦相生之道宜爾也曷足恠焉況
先生有麟孫今年爲名進士能壽道德文章之脉衍
於無窮亦足覘乾數長至之徵矣雍之歌曰燕及皇
天克昌厥後夫至是而後知天之完也某等雅游先
生厚教存之不敢以膚衆人之說進也第述嚮者願
慕之誠今日奇曠之遇與先生自完以完天者以爲
先生壽

龍南縣志序

宮保尚書葉夢熊

余往遊龍南得遍覯其崇山絕壍交錯糾紛以爲江廣必守之地比守虔因盡知其風俗變遷民心治忽之政惜其不得賢者宰之可以卧理王尹温恭愷悌蓋吳中名士也宰龍南三年而大治初見邑志缺自下車抵今未嘗忘凡耳目所及轍所至徃牒遺編章綫之士田野故老延攬博訪積久而成編授余生琳爲之撰次請序於余余曰國史家乘之重豈徒以文哉蓋齊治之具也龍南建五百餘年志獨缺其間沿革興廢疆甸財賦漫無所考卽矜名樹勳者奮起後

先而光景湮滅鮮能舉其姓氏况所謂治具者哉王尹創爲是志無可憑襲惟卽其所嘗治者以志之其意遠矣大山巨壑故壘猶存宜有以防之頹墉短埤樓櫓弗飭宜有以備之腴田瘠畝供輸低昂宜有以辨之祀典報祈或淫或濫宜有以正之洪潦衝激室家流離有堤障之法險瀧峭壁棧匽阻絕有疏鑿之方佩綬者何爲靳於循聲横經者何爲鮮於召對哲士貞媛能無遺於細微刻方雕樸能無競於侈靡豪家鉅黨能無梗於馴聾靈巖秘洞則探奇窮幽之暇也紀事咏物則懷古憂時之槩也卉木獸禽之産災祥常變之數與夫瑣語褻說纖悉具載至於凡例則立爲二編自建置至古蹟皆因於地者屬之輿地自職官以至藝文皆成於人者屬之人物簡核而精嚴爾雅而道古可謂良志矣夫志之良非難而難於無所襲無所襲非難而難於本乎身之所至而政之所出是所謂適於治之具也雖然此成法也有所以爲之法者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王尹率其愷悌以保赤子而求之甚誠由是化其耳目所及者爲精神轍跡所至者爲心膂遐搜僻採民間疾苦與其謳然惻然者相淪洽而不可解然後爲

之記載猶父母登其積藏田廬之數下及於筐篋家積之微以遺其子若孫也夫卽其登記者以得其不可解之心可矣不然挾筴而求惟其物焉耳是見削木爲鐻而不知其巧之專揷針爲鈎而不知其察之到也尚得爲善治乎輸子陽爲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無物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然則後之觀是志者善取而用之卽其所以爲法者以化民易俗而制其砦陸之勢則知天下無不可易治之邑而輒觧化理之難者亦司牧之過也故王尹之所爲志其意誠遠哉

送陸宮諭典試還朝序　王弘誨尚書

萬曆辛卯秋南畿復當比士于鄉　上命官諭棨日陸先生偕官允雲衢余先生哲輕　講筵出典試事事竣還朝有日留都諸縉紳酌酒舉餞于都門之外酒數行或有執爵而言曰　高皇帝定鼎金陵是稱首善地　文皇帝肇建北都而舊京內史如故王氣長發名世代興無論諸藩即輦轂之下無以踰也諭德公懸冰鑑而秉文衡宇內得人於斯爲盛業已歌鹿鳴之篇乃今無以藉口敢歌文王之三章先生曰苟明之禎在是庶幾稱王國克生哉敢不拜貺或有

執爵而言曰大比掄材自昔重之簾內外各司其事無相瀆也嘗在鎖闈御史實司防範而公誠諏詢度周慮畢圖內外稱貞肅矣敢歌皇華先生曰公稱所以靡及者命不佞不佞敢有惰心敢不從聽或又有執爵而言曰昔我　高皇帝之作大誥也首以君臣同游爲言亦惟是馮翼孝德之士以奬王室壽考福祿之所由也公覽德輝而下其儀羽之鳴鳳乎敢歌卷阿先生曰藹藹吉人則吾有望矣敢不重拜三爵既具於是有酌而祝曰國家需材甚亟所求者懋而所用者畬補衮職保王躬司喉舌明若否今日所進皆後日所需也公身兼數器何減山甫乃今以人事君庶幾稱夙夜靡懈哉其等愛莫能助敢歌蒸民先生曰保茲天子有公等在余小子敢拜清風之誦又有酌而祝曰國家並建兩都提衡而治而政本專在京師非館閣詞臣不敢望焉蓋其重也先生畢使而還在　帝左右首端揆而佐密勿爲基爲光在此行矣敢歌南山有臺先生曰諸君子式是德音邦家永有攸賴余不佞不堪也卒享余復加爵申布曰賓興重典隸在南宮兩都特　命儒臣而諸藩間以省部會試則總之館閣而省部參焉要之省部諸曹不得

一再與執事而儒臣非資望崇重即兩都未易及也諭德公以戊子典試江西丙戌己丑連分校會試迨來今　命桃李盡在公門矣彼交匪紓天子所予信不誣也余猶記己丑與公共事南宮無論品藻衡鑑群無留良且宏深縝慎余與相國許公實坐而仰成之因知公三命茲益恭矣天子奏之福祿腕之敢歌采菽之卒章公避席而起曰辱公等交譽不佞何敢當思皇多士中允與不佞所同升也不曰豐芑之所遺乎　祖宗之所休養乎　天子之所紀綱乎　聖明在宥率先教化廣設章程申布功令其于文體士

習不啻面命耳提之余不佞畏此簡書朝夕惟謹乃今幸告成事不敢隕越厥躬以對揚　天子休命其何力之有敢歌棫樸而佐酬爵中允余公曰　祖宗以來㝡重賢科頃緣一二不戒自蹈危機以絓吏議實與之地幾為懼府目者與諭德憑軾而入夙夜矢心求無忝命北望鍾山　高皇帝之靈寔式臨之諭德美而不居歸之　天子有禮哉余賴諭德知免於戾矣敢歌伐木之首章於是南都縉紳先生咸嘉二公果能相與有成並享和平之福也遞起為壽行爵無算余廑京兆公之命敬操牘載之無敢飾辭

贈藩伯胡瑞芝平黎蒙恩序　王弘誨尚書

萬曆庚子播酋煽亂標掠四出綿亘川蜀黔楚之交道梗不通歲無寧時當事者以師請　詔可之命三省撫臣會兵征討維時湖廣參藩胡公為左監軍鎮辰沅諸道公朝受　命而夕飲氷矢心天日誓不與虜俱生爰布功令明賞罰飭隊伍鼓士氣中權後勁節制森嚴左右前行罔不共命時方六月酷炎重以險岩危巢有猿猱不能越飛鳥不能度者號為天險公與大將軍密策嚮導揮戈而前所向拉朽至稱青蛇瑪瑙三度等關漸次剋破尋抵海龍囤獲楊酋妻孥黨與悉擒其府庫版圖宣慰司印盡封籍之計後先部下擒斬八千有奇降撫者以萬計公所全活飢夫數十萬衆無不人人加額頌為福星斯舉也廓萬里之妖氛平數年之逋寇雖諸司將士同心戮力寔公發縱指示居多云君子曰懿哉爍乎公之功在社稷遠矣方　廟議首事時聞者卻步談者齰舌孰不稱難一謂崇岡茂箐蔦跕虎踞即勁卒不能前深入不能大索得地利難一謂土酋玩命徵調多愆期日久春深瘴雨毒霧堅瑕殊操主客異軌安能與之持陋阨也得天時難一謂播酋自前朝累葉以來遞以

治夾法羈縻之一旦窮兵遠討轉餽繕守罷於奔命
得人和難向當黔兵失利浮尸蔽江而下人情洶洶
莫敢自必其命非公忠誠自許智勇兼長力贊大軍
決策鼓噪直探虎穴安能出萬死一生成震世之伐
若此乎故曰公之功賢於人遠矣往公在職方諸曹
郎相聚談兵無不人人自喜公獨謇謇若無短長然
沉幾用晦所在以功名著稱其鎮撫吾瓊也值黎孽
始牙預爲決策迄擢去而黎虐大煽當事用公遺畫
一舉殲之追列功狀而公不及追叙談者不無致慨
于焦頭徙薪之喻以爲缺典然由今而觀黎特穴中

封豕覘播負隅之衆孰雄黎僮從當事者疏捕擒劉
與天子聲罪致討孰重戡黎所祗席止一郡覘定播
奠安三省之功孰多知公因不以此易彼也頃公自
楚擢粵音長臬滯廣布德意以覆露我全粵瓊無倭
言乃今本兵奏定平播功次　上嘉公丕績賚予特
優自茲倸太定傾爲國家書長治之規樹永寧之烈
仰吾粵且不得私公何論瓊於是褒書始至屬公當
拜表稱賀適與行會在昔有唐平淮之役裴晉公實
以滅賊期天爲期公是行與晉公先後若合質券且
也對揚休命適當稽首萬年之日有如　天子念戎

功而錫爾社圭瓚秬鬯山川土田行當次第爲公
之公之業具在江漢六章平淮之雅又不足言矣易
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維公以
之於是粵中諸守相聞公行咸色喜相賀而吾郡二
三大夫以公舊所過化欣躍倍萬相率詰不佞祈所
以贈公爰不揆謭劣納之行李

贈大叅董公奏績序　王弘誨 禮部尚書

董公之出而叅藩巡守海北也實用十年郎署最遷云而是時廉當多事後外則交夷未盡帖服內則元元未盡乂安瘡痍未盡起四民之業未盡復法紀未盡飭公至而蒿目焦思慨然曰以夷人之叛服靡常動爲國家難自古患之矣豈真奠安之圖不可幾耶無乃官之師旅實有所闕以携諸夷心而徒咎於屢叛何其踈也星言夙駕稅于郊原討軍實而申儆之慮勝之不可保也拊民人而訓誨之念民生之不易戒懼之不可以怠也龍門牙山防城山陬海澨巡歷

殆盡而新羈屬夷蠔丫等村且不避瘴厲深入焉謂諸夷實並生覆載毋庸剪棄稍稍延引慰勞示以威而結以恩信欲使長爲盛世不侵不叛之民也謂所經畫必慎必周其大者脩城池而金湯鞏固定乂任而山海得人通操練而紀律互習究悍兵而法紀以明嚴通夷而釁孽潛消鞫失守而疆埸振飭移守備而更番迭起月糧而兵食足他如米價給而民困甦案牘清而弊蠹剔詞訟禁而濫受杜糾察嚴而墨吏懲若乃氷蘗自持敦素絲之風獎懸魚之節以風示有位則本原之地籌之豫矣蓋公爲欽州慮獨深故其謀畫獨至或採於諸司詳議或出於帷幄運籌或脩飭夫舊章或改易其絃轍要以撫慰元元奠安疆圉能邇柔遠皆鑒鑒遠猷也然亦未嘗專武備而廢文事居恒延見諸生惟禮教信義是率至於文學經義時時談說不倦海南道缺公當署竟辭備兵而獨理學政渡海試士去煩蠲苛嚴持大體浹辰之間竣事而還北規模宏遠矣夫以公之訏謨石畫周至於廉豈獨難海南一兵備哉其再三辭讓而不居則有深意存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其公之謂乎是足以報　天子矣漢臣趙充國之言曰兵勢國之大

事當爲後法臣不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誰當復言之者大進有旋功退而疑名乃不一避焉而務爲實以示後之憂社稷者何昔臣之忠篤懇厚若此公今且以奏績行有如　當宁問公何以能使邉境晏然士民康乂斯不亦公可得而明言而務實以示後法時乎即欲辭讓又安能也由茲以談　國家三載考績之意豈獨爲人臣功名已哉乃世視位遇患得患失不勝桊梏焉彼其騖於顯名而厚實之踈可知也公於樹立若契而於位遇常若避蓋澹泊寧靜正誼明道此真社稷臣矣夫建康古都會也余鄉嘗登牛

首涉臺城覽雨花獻花諸勝江流浩渺建瓴而下鍾阜冀之山川噴薄英俊所鍾公今其人也在昔季子言游下及六朝王謝諸賢文雅風流猶有存者而我明二百餘年來闡閥詩書衿裾禮樂名公碩輔欝相望於鴻台之間今其在公乎余故於廉守之請而序之爲他日左券

贈冢宰立峰孫公北上序　王弘誨 尚書

天官尚書缺　帝若曰兹惟予統均銓衡重寄其慎簡以充於是廷推一再上㝡後得立峰孫君名報可且敦促就道是時公由南冢宰攷司馬叅機務詔墨尚溫復有今命一時朝野相顧動色謂天子神聖爲能知公謂公忠誠足當聖天子知而南都諸搢紳尤習公而儀式者乃授簡不佞俾摛辭賀焉或曰明興人才莫盛于浙自昔記之於今所見若公與平湖陸公相繼由南太宰入秉銓軸而蘭溪趙公會稽羅公相繼由南少宰入輔之今趙公且巋然登政府矣此

豈惟浙省盛事亦南中一時之光也請以是爲留都賀或曰衡鏡儀羽之地其選㝡重郎千里一士猶比肩也乃公與少宰羅公陳公俱同郡而陳公且同里巷豈惟二百年所希覯即古稱百里聚星何以加茲請以是爲公桑梓賀或曰惟公乃祖乃父世篤忠貞蓋自忠烈公以御史中丞仗節宸藩進秩大宗伯予專祀而文恪公繼之復由進士及第第二人致位宗伯膾炙人口舊矣文恪公有丈夫子四人而公爲長次則前峰公發跡北畿第一人由翰苑致位少宗伯鶴峰公由御史歷藩臬今爲冏卿月峰公由南宮第

一人歷銓司今拜中執法居御史臺一時同官于朝露冕鳴騶並公而三而先是由武科第一人致位樞府簪纓世世者則公之伯氏也今官比部以直聲顯朝著者又公之冡嗣也其諸子姓彖賢濟美接跡而起日蒸蒸未艾無論明興世家之盛海内無兩即古稱元愷虞廷何以加諸請以是爲公閥閱賀於是不佞誨乃拜手颺言曰允若前言可謂能揄揚公所際之盛矣抑知公所自爲盛又有進此者乎自昔人臣莫盛於周公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位冡宰臣太平復建元子而啓爾宇夾輔周室曲

阜之堰于今爲烈焉兹亦遭際之極已乃史氏記其孜孜求賢至於握髮吐哺又謂所執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而見者十二人窮蓬茅屋先見者四十九人似不專于其家鄉何也冡宰稱天官謂其至公至平如天之無所私是故不貴其才而貴善用天下之才古之君子量包宇宙器納河海道孚于鄉而不有其鄉彼其視天下猶一鄉也教始于家而不有其家彼其視天下猶一家也此鈞衡之極而帝臣之選姬旦所爲稱盛良以此也若公者殆庶幾乎公重厚少文如周絳侯不言躬行如萬石君持大體不責苛小若丙

丞相故歷官所至咸有聲稱而恬退淡泊尤爲士林推重常由光祿卿養痾姚江之上垂十年頃歲應召始出遂晉廷尉貳司憲攺少宰尋至今官亮采惠疇無一息不以延攬人才爲念而其謙益虛受尤綽有姬旦遺風焉不佞侍公教有年嘗竊嘆盛德雅量以爲不可及計今入掌升治吾不知其進用賢才汲引善類者有幾其調劑爕濕解紓糾紛導和宣鬱者有幾其夙宵匪懈遂謀密議俾海內陰受其賜而人不及知者又有幾要以休休一念所推其必審知宅俊振核幽遐俾小大各得其位共效用明時永保治平

之休必矣豈徒若世之卑卑者私樹桃李隨時浮沉俾天下所稱美艷慕弟如前所云云一鄉一家之盛焉巳哉此聖天子所爲遴衆而舉公之意亦中外搢紳所爲顒顒注望於公者也請以是爲公賀於是公戒行有日誨不佞無能闡揚南中諸搢紳之意以諗于公第爲鋪張前語書之以附行李公聞之拜稽首曰鏣不敏敢拜昌言庶幾無忝祖考亦永有辭于家邦用對揚我聖天子之休命

重刻文章正宗序

王弘誨 禮部尚書

自秦漢來古文歌詩作者無慮數什百家皆顯書深刻汗牛充棟不無雅俗並陳之誚予嘗以爲必有統宗會元之地使羣言若出於一而後觀者得其旨歸方欲自編而牽於舉業弗遂已得眞西山氏所選文章正宗讀之殆所謂先得我心者第其書流傳既久亥豕多訛予乃叅互考訂付剞劂氏以傳而爲之序或曰文以正宗名何也予曰憂業文之失其正者作也夫標準於的射者趨焉揭象於軌藝者由焉正宗者固文之軌的也故曰正宗正者正也宗者中也此

正宗之所以作也或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以言自見已非上世矧言之飭而文也與哉予曰然有是言也不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乎夫民生有欲不能無言言而精焉文斯出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乃於鄭國之辭命美其兼長數子而及門高弟若端木氏宰予氏俱以言語名科至其陳詩示小子謂其可興可怨以及于鳥獸草木之多識由此言之文章何嘗廢於聖人哉第古之學者道德文章合而爲一今觀典謨訓誥賡歌颺言則其人皆已有得於道故發爲文章第發抒其胷中之所自得不求文而文生焉後之文人極力模倣非無一二之近似而於道未必有得則亦優孟之學叔敖而已是古今之變非文之病空文之病也或曰文章與時高下故朱子謂六經爲治世之文國語爲衰世之文戰國策爲亂世之文而詩自離騷以下迨于唐世分爲三等眞氏乃文祖國語詩宗漢魏果可擅作者之林乎予曰此朱子特槩論文章之與時而變者然耳夫維純與駁何代無之如以時而論則皇帝王伯遞降而下即五經已不可同日語惟其本諸道發諸性情則古今固不能易也且夫太虛垂象玄默示人而雲霞卷舒

終日爲之萬狀卽仰觀天文且不能一律而况於人乎嗟夫六經鑄羣言之品固文字之鼻祖也一變而孔孟揚其波大宗之宗也再變而漢唐以後名人學士衍其派小宗之宗也餘若諸子百家則支庶之昧其本宗者耳竊謂自有刪述來文之載道者盡入孔筆後之續聖人者似不當更出其上然而好古君子節取其間則以其於道不乖猶可爲六經之羽翼焉耳學者必始之六經以求其端參之語孟以盡其變考之百家諸子以博其旨趣俾大宗小宗燦如指掌則深於正宗者矣不然彈雀之喩買櫝之譏識者嗤

之而何正宗之足云盖里有好忘者與人終日言笑
僅能識其身與身之所自出詢其氏系則默無以對
故夫宗古文而不知祖聖經是亦里人之忘其自出
者也或者去因次第其語書之篇端且以告夫世之
讀文章正宗者

許敬庵敬和堂集序

王弘誨　禮部尚書

周衰而聖人之學失其統士生其間各就其才之所
近以為學世亦各因其學之所至以為名蓋自遷固
以來迨于脫脫宋史上下千年之間儒林文苑道學
判而為三固已久矣夫儒未有不通于文而文未有
不根于道者也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玆非儒者立言之準
耶外是或駁焉而不純或曲焉而不該甚又果於叛
道徒挾其捭闔之口以簧鼓天下而擾龔於外藉令
摛藻如春華曾何益於殿最况又才非天授質本中

材偶見一班未覩全豹不免侏儒大雅糟粕微言以
自掩其孤陋顧嚣嚣然自命曰儒將誰信之吾嘗持
是以尚論古人乃今于敬庵先生竊有槩焉先生少
負異禀博綜載籍沉精篇翰發為文章風至泉涌彬
彬足名一家若序記傳贊書問辨說以至表疏碑銘
之類無不研精極思求與古之作者符合至其粹然
發抒胸中自得則又詞皆當物意足命詞非徒規規
藻繪以襲取于外者大率羽翼六經則儒林之赤幟
也經緯萬象則文苑之白眉也折衷羣言則道學之
玄龜也兼總史家以來三傳之長而一洗末學不該

不純之陋先生其庶幾矣嗟夫是可以易言哉蓋先生自蚤歲即有志於聖人之道甫通籍即與海内同志切劘性命之學嘗謂國初人才眞實乃學者滯於舊聞未達天德江門姚江相繼崛起至張吾道如日中天流派相傳浸明浸蝕淮南元而高之山陰圓而通之顏梁之徒本於元而流於肆盱江之學出於元而入於圓其後姚安者出合圓與肆而縱横其間始于怪僻而卒于悖亂其所持論者如此故其為學必求端于身心性情之際體驗諸日用倫物之實活潑而不涉於放流寂而不墮於冥四方學者紛至印證

撅爲剖破藩籬直指天則其原性必歸繼善而不取無善無惡之宗其原學必貴躬行而不取談說知解之謬其深造自得之際見之論著喻廣而託微詞嚴而致委思夷而氣㘝叩之冲然讀之淵然而玩之悠然若太羹玄酒之於味也若黃鐘大呂之於音也昔人謂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見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彰其斯集之謂乎先生清標勁槩迥出時流如秋空野鶴翛然不滓甫壯登朝屢起屢躓最後以京兆罷歸講學居若中慨然有終焉之志尋以推轂強起田間由開府晉貳留樞所在功勲彪炳中外尚不悉

私生平所得出其著述與與海内問志互相考訂種種微言皆足以翼衆先儒鼓吹來學嗚呼先生豈得已哉不佞於斯道甚淺伺待罪留都獲與周旋時聆謦咳先生嘗屬予商訂斯集躊躇數載未敢執筆因先生門人吾邑大尹錢君輒忘固陋藉手請正豈云能窺先生之大全聊以志景仰之私云爾

送按察使陳公遷徐州序　陳　堂光祿卿

往余叨南中列御史臺當河淮壅涉公私病之有司忽不問余不自揣按兩河不治狀疏奏　天子天子不以遠臣之言爲非也如所請特遣大臣總河漕事動　內帑一百萬緡俻治事平之日照舊分職竟得御史大夫潘公成功當其時所與共事册胝疏濬者按察莆田陳公爲最所司論治河功潘公遂入爲大司寇公陞一級未幾潘公以他事歸爲程　天子以公才留治河由司空郎歷山東參政管漕事先後河淮之間凡八年即禹之相堯勞績無以逾矣萬曆戊

子春公始以按察使治嶺南兵海至粵東不逾時　天子念潘公功起御史大夫仍治河復移公備兵徐州按察使如故夫徐州雖以職兵乎而實爲河漕樞要者曰其善治河所嘗與潘共共事底績者河不可一日無潘某亦豈可一日無某哉遂有是　命命至粵之大夫士重遝公造余而言曰子嘗綏頰治河河何以必得公耶　天子念公何不叅令徐州乃令之之嶺南而復由南趣北數月之間而使一人之身蹈塡道途爲也余應之曰騏驥耳不易途而聘韓哀造父不敢韄而御且子大夫不聞公儀伯之射乎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後矢之括猶御弦視之若一焉庖丁之解牛也有倚膝蹄者然奏刀批大郤導大窾恢恢乎有餘地其理會也以公素習於河而致之徐而與潘公協恭册胝於其間可疏與疏可鑿與鑿是是　主上得公與潘公而可以坐享平成之績所謂無爲而治者主逸臣勞而公亦何暇計乎南北途道之蹈塡哉諸大夫士憮然曰子非粵人也者則其言非過子誠粵人也獨柰何知河之有公而不知粵之有公也公以巡海臨粵粵故多海寇而公所使防海戍卒綦列星布而又時出奇策偵詰之使之不

望而寇亦藉以消弭粵故多悍卒而公法行自近間有失盜而又妄殺平民以邀功者卒寘之法不諱盜而亦不諱兵民乃大安粵故多濫獄公虛心平反令捕詰獲見盜不捜羅扳指以及無辜稱不寃矣粵故多海賈番舶翡翠玳瑁之屬互易於中國而公職譏察緣法而止而不竭澤以漁中外阜通而羔羊素絲之風又其性所自植也以彼其才而所繫於吾粵人者彰彰較著如是子豈不知有粵而若怏怏然於公之行者則何以哉余亦語塞雖然因能授任者　明主操世之權隨事效忠者哲臣事上之節公亦惟

上所使耳何能有私於粤而粤亦何能以徵公也郎如河道御史大夫潘公所嘗按吾粤以風節稱漕運少司徒舒公所嘗令吾粤以循良稱而皆生亨俎豆而不得長有二公與時　主上念二公久勞　召寘輔弼左右而公且代二公纘緒以底于永賴則粤人何可得再見公也乎哉公行矣見潘公與舒公為我謝曰粤人之不忘二公猶二公之不忘粤人也於是諸大夫士以余為不佞而徵其言以代道祖

賀總制葉龍塘戡定朔方序　周光鎬　大理卿

今上在宥廿年海宇中外謐如也歲壬辰春寧夏胡孽哱承恩帥所部劉東陽許朝稱亂戕撫臣兵使奪諸符命掠官私帑藏萬億餉鹵鹵至出城中子女金帛事之約長驅西寇事已割地分封鹵悉盟故寧夏無勁兵哱氏以胡投行伍累功遷副總兵官父拜習知邊鄙事陰養死士蓄異志非一日積矣承恩最黠慮有成敗乃先擁東陽僭偽號宰黑牛白馬祭天地指斥　乘輿因慶世子發兵寇靈州所至廣武玉泉諸衛堡守者率望風走占據四十餘城狀聞　天子

震怒中外惴惴恐總督涇陽魏公移鎮于靈徵調諸路兵畢集踰十旬攻愈堅虜入益衆時復啖我以撫魏公業且許之公時巡撫甘肅乃疏請自擊賊　上嘉壯之促就道公兼程抵朔方以所載火車神器五百輛從至之明日布四面攻俘斬計數百有奇虜始一大創顧城堅頓師久衆議首鼠公誓不滅此賊者有如日復驅軍士決唐渠水浸城鹵萬衆渡河分道入公命諸將簡精騎務之大破鹵鹵始北遁去城中賊自是如釜魚矣遂用間諜奪南關越三日哱氏斬劉許以獻冀不死諸將惑而免之公獨怫然曰寻

所奉　璽書首誅哱氏劉人許人我何問焉脫如佚
哱則齒此尚方劍於是承恩束甲遁矣所部將立擒
之進兵攻哱氏牙城殲無遺時漏下二鼓公秉燭草
露布詰朝馳上　天子出御明堂受百官朝賀首進
公殿中丞視上卿秩節制四鎭如故膺緹騎世官一
錫朱提錦綺百蓋殊賚也諸文武將吏有差初予塡
在楚毎讀秦中兵事疏知公必平大憝至是嘆曰天
眷於我國家威命靈爽其軼古昔盛世哉禍亂世嘗
有之惟未亂而生戡亂之人則天也初公在張掖洒
泉去朔方遠甚如鈕佐鬭者言則將褰手觀人何求

焉乃慷慨臨戎然使遲三日至和議成矣如國體何
又立排訛喩一主於戰已而城拔脫佚禍本則遺君
父賊者非耶卒械哱酋以戮于京具載冊書昭示蠻
夷華夏此誠一獨斷之指天實開之也寧夏非宋拓
跋地乎當仁宗盛時韓范擁重兵在西然而今月寇
涇明日寇渭稱王僭制終有宋不能復大夏尺寸地
哱氏父子跋扈豈出德明元昊下而擾堅援鹵公卒
能左縈右拂殪三孽而靖九土此非宋敢望可知也
唐元和討淮西四年不克舉朝議罷兵便裴度獨請
督戰誓不與賊俱生卒擒吳平蔡受晉國爵至今讀
平淮碑惟斷乃成之語益信昌黎知言公之自請擊
賊與必滅哱氏絕與晉公類即蘄一爵賞儻如唐天
子命文史臣勒石紀中興威伐以昭天眷之隆可乎
夫武國之經也四方之則也漢營平云國之大事當
爲後法今之戡亂翦逆保大定功孰有逾於此者奈
之何可蔑視之固鎭觀察揚君某鎭守張君某問言
於予因附之爲朔方經畧志

李侍御抒東奏疏序

周光鎬 都御史

貴筑方麓李公之召拜西臺御史也寔自渝州理官高第始不佞礽役蜀習知司理狀甚具蓋故事理官奉部使者檄按䮐列郡逞逞操法比尚武健以表見風稜惟渝不然大都歛視聽流精誠持衡在心炯炤以識每挹言論風槩則委心曰是足為天子之嚴臣也無何被　召命擢臺郎乃時從邸報中覩所上封事首以諫怠朝憂時艱謂第一義則又驚嘆曰世寧有漢長沙中壘其人哉人臣委質以身成信以言言務攄悃身在匪躬是疏也君子可以觀衷矣已而讀

前後諸所陳天災民瘼國本時艱與夫邊塞夷虜事機宜緩急所彈劾貴倨大臣不法罔不的中窾蓋至是奉〻簡書代　天子省方事者三矣初而漕運再而河洛又而粵之東所至靡特示一方威命靈爽而已靡不有鉅艱之遇有叵測之憂與夫疽癰內附跋扈不拚之勢如漕河之衝決昏墊中土之災沴顛越與我粵之中涓橫噬其勢震撼擊撞其機紛紜膠轕其景象瑣尾流離侍御皆身嬰之今讀所條列封事或請蠲卹或請捄賑或乞免榷征在河北中州固難而百粵尤其難者葢陵陁積慣後昏墨滿前豺虎

在側激之則勢反重縱之則萌罔瘳公乃鏡爽肎之機運獨詣之智蒿目焦思張膽擘畫其為喁喁控籲請命也大都婉以通其意藎以攄其衷至陳災異則箴儆召之由抑覬倖則摘大難之端葢幾乎犯顏苦口即痛哭流涕者奚切于是然而　聖天子不少譙訶諸闔宦亦浸屏息竟能調停拯援千百萬生靈命脉此其道豈易致哉葢精誠不二之衷有以格之也不則當積貯未盈之候言路未闢之秋公于漕上一疏竟留兊運十三萬稽兩河一疏寻蠲寻賑至費金錢數十萬緡即粵之二稅未停而採榷之勢漸杜其

斡旋回天之力良苦心矣余故嘗閱西京以後以諫諍名者如漢賈太傅之痛切時務劉中壘之災祥禍福既如陸敬輿之事中唐田表聖之在宋初皆錚錚能言之列顧後世每有軒輊其間豈其操術有異抑亦遇主不同大抵臣子對君一以篤忠憂愛為本以敷析簡徑為要彼矜長濟辯者見為能硧切呌呼者見為直攻發陰慝者見為察葢以術勝不以道勝此長沙不能容于盡下之朝而中壘之屢擠于元成之世匪他誠不足也宣公非唐中艱時乎疊疊千萬言隨事納忠表聖至使太宗壓其諫草旌其直以待詞

君令二臣之言纚纚具在陛則一以誠信爲本田謂
事君之誠惟恐不竭此其格君之道在是矣余謂侍
御君抒衷之草攄盡一腔上觀一下獲由衷者誠也視
贊錫不翅喻勝之而其素結主之流通道術豈漢之
君臣所敢望噫後世自有定評者不佞奚敢知

贈惠陽司農實季泉德政敘　周光鎬 大理卿

檇李實君以惠陽倅來攝我邑事也蓋借材於異郡
云初君署祿勳郎職內供奉歲所節省浮冗費至數
萬緡以上事又斤斤辨治以是克當　上意下天官
部紀錄既擢而倅惠陽首攝河源令事河源人食惠
甚渥於是御史臺李公特知之因按潮見邑事敝壞
極甚特推委君蓋急所難而徵所試非尋常代匱云
爾夫潮故淳龐易治士彬彬向學夙有鄒魯稱乃今
大謬不然矣風日呰窳人日凌競衿帶之徒不復譚
禮讓事間有巨族厚貲甘爲萑苻窟穴爲椁蕭雄長

咸又大猾也民貿貿然無能須臾延喘急君至問民
問疾苦狀亟次第下令首勑諸曹謹守舍毋以身試
法禁隸卒毋涸里閭爲鳴吠擾壯嚴令賊曹尉毋驚
惡爲猫鼠姦無何群盜陸繹就擒諸渠魁毋一得脫
自是閭閈阡陌間行者不手兵居者不驚柝惟是粒
食日艱斗米至百錢以上民幾有殍矣君亟上書當
道請發庾以賑顧又思焦喉之渴遙指滄海此涸轍
之喻也立爲發粟令四門日煑數斛粥以哺之邑故
多豪右積著居貴乘時十倍其直衒衒以窘窮者君
盡廉其名率吏持直躬造其廬請平糴以佐貸諄切

勸諭吻噪神焦卒有應與不應者乃仰而嘆曰吾其忍辱比丘士為潮人慕化來歟每一寨惟出則瑣尾擕扶從者輒塞又時時袖金錢散與之其諸山谷老稚尩羸不能赴者則移粟就之尾尾為汎舟之役惟恐賑哺之不逮也自是遠邇之民日蘇而君之容臞且瘁不自覺踰月而新令至衆皇皇走當道願借君須臾俾饑者得嘗新乃已既度不可留則謀之士大夫屬不佞致謝言不敏會庠中三博士以四文學冒暑雨走山居申所請不佞作而言曰嗟夫天人之際精祲相盪有之亨也拯溺之機天曷嘗不為

生靈地然必極而後反者勢也姑毋遠論我邑邇年來政隳皆老三尺盡弛諸閭巷惡少剽刦推埋椓冢作姦皆响响不問盜竊橫於闤闠即間有執訊者或以賕免或以居間脫去反以告捕者罪之以故人寧佚盜無敢對吏邑中起大寃獄陰翳蔽天怨詛轇結識者久知有今日也非勢極必反之時乎以故君涖事纔三月爾起溝壑于衽席全活千百以上父老言百年未有景象宜乎希所遘而深所感也不佞故知君之世矣君起家文學升上舍素愛經術為宗伯陸平泉先生弟子先公以孝德旌家世嗜義樂施舍今

吳越間稱樹德之門幾不讓禹鈞之世君則一念慈悲視彼衆生如同腔膜雖有所賑施若不知有所賑施焉者固無分於兄之赤子與夫隣之赤子也不則俄頃代庖耳雖袖手旁觀又孰求多焉君暇時相過從嘗扼擥譚海陬疆場事至戎賦積弱垢弊所當振飭者作何所當修繕者作何纚纚多策畫令人爽起嗟嗟負絕用世之材又何嘗盡於甲乙第中哉向非部使者鑒別而推任之亦何繇以自見我邑人知所以感使君當推本於御史黔南李公云

香山九老圖叙

周光鎬

朱明洞主人兼浮丘社祭酒南海陳明佐公者前留臺侍御今以勲祿卿懸車届壽踰七袠甚盛都人士祇歡于公乃取公能津三徑并諸所同遊者舊擬之香山九老繪圖而賦之以佐公壽觴一日張生某區生某馬生某鄺生某馳縑幣越千數百里而遥囑不佞曰先生非吾明佐公莫逆者友乎願辱一言以爲斯圖弁且曰布境雖像能津取意實在履道履道云者蓋唐白賓客居易所與胡杲吉旼等九人者結社地不佞喜而思之傳指與公別且三十年所今既喜其登遂初而健飰無恙也喜其得名勝而觴詠自適也又喜我嶺海多舊碩眉壽無有害也乃諸所同遊者不必問氏履之詳亦不必問香山同否惟其擬明佐於樂天則文物節槩跡有不必盡同者昔蘇子瞻爲韓忠獻記醉白堂見其交重而衡論之其意不無軒輊其間以予觀樂天初拜拾遺忤執政出江州司馬尋入典制誥無何又調刺杭難進易退之節與明佐出處亦畧相當然樂天以宏敏材稱不知當時所建白者何狀當明佐持白簡伏青蒲時章疏數十百上咸侃侃披丹吐赤抨射貴倨大臣力阻邉虜互市

不便他如條畫漕河疏徙機宜乞停採辦珠石璽璽皆　宗社生靈遠大計不識白公能比其烈否初明佐由侍御外補旣自蜀藩觧歸爲忤權相意也巳而起憲臬擢勲卿則駸駸柄用時矣乃三投檄再懇疏急流勇退超然愉悦每見當路推轂起者偃若罔聞豈彼嘆白首濕青衫者能之載覩白公歸洛檀園林池館之勝極酣歌燕飲之適至今誦池上篇如覩然其自云三任所有卒爲池上物餉不覩其所推本及衆者何如明佐公歸觧槖中裝紛祖祠購義田其所禋祀燕翼者旣隆且永且施及疏屬閭左右德焉今之氷村合族無慮千百指儼然舉而俎豆之以此血食百世又何啻手植三槐嗟嗟論古今者不必校得失于異同惟聲詩流傳則高風餘韻在焉情神衍逸則年壽不朽均焉向嘉醉吟先生不讓五柳今盡讀明佐朱明洞稿則忠赤寓于感慨經濟歛于煙霞卽篇什中神氣矯健敷澤且軼會昌而上之知公與社中客樂壽未渠央也予不佞自塞上猥以三疏乞歸桃谿玉峽先人舊隱地湛文簡留題在焉亦足鷗鷺一枝惟朱明浮丘緣未了願他日操舼荷鍤以從諸耆舊盟無許我敢先以此證之

送趙少河戶部轉北叙　周光鎬　都御史

蓋于趙少河君之由南戶曹郎召而北也則知主爵者爲國家任人以理財計葢慎云夫縣寓之内南北中外勢不相及非謂輕重異也問之民物登耗羸詘與夫機勢緩急疏滯非其耳目睹記親于其身操理之即有明達之才欲其揣摩無遺慮焉亦難也已我國家肇起東南而誕造于西北並建兩京財賦自東南入者恒十之七八歲運漕粟以數百鉅萬計上供朱輿百官六軍之用邊圉時不給食所當食者亦往往請發充餉諸藩封祿食賜予費亦不下十百鉅萬

皆取辦于大司農北誠重矣其在南數十羽衛官校以護　陵寢六曹百司之長貳庶屬以正百事亦皆仰給于司農而天下戶口尺籍茶鹽錢鈔之政令罔不隸焉以故諸子部無閒署人恒撕數事則亦未始不比重也今茲何時哉　聖天子冲睿勵精諸大夫寅恭夙夜所以講求積貯之理備至加之　兩朝崇節儉四海熙洽無土木征伐徵調之費迄且踰十年矣宜朽貫腐粟中外充牣然而京邊之儲聞不支二三歲留之會亦僅備三五水衡錢又不甚溢齊魯衛鄭宋薛之墟趙君所習知也頃以鑿渠興役山東之民搖焉江淮間水溢堤決又蕭然煩費矣大江之南非昔所稱沃腴上賦者乎乃　肅宗皇帝末年夷寇蹂躪戶口籍數具在玄武湖者視累十朝耗縮幾何饑寒轉徙嶺之東西彌甚此又非趙君南來所覩聞哉夫時方無事矣而百度告乏征歛日繁矣而逋負益衆雖兩奉　蠲免之詔恩尚格而不下此其故未可以易論也語曰滄海莫大漏卮泄之林木莫繁野燒竭之毋亦節縮之方有未至乎夫財猶泉也泉有源有流有瀦之也惡泄故藏於不竭之府取于不爭之官尚矣次則窒其孔而厚封之孔出于一則足出

于二則詘出于三詘則甚矣今上下公私之孔可以指數言乎則今日之計莫有先于得人以理財者郎一司農屬主爵者葢慎之矣趙君西人也初領咸陽邑咸陽故西地則趙君習于西爾以故徵入復俾之而南欲其習于南也其明年又召而北矣皇皇伏軾不皇于席孰不爲趙君勞顧爲國計擇人務明習南北事將以大任使之奚恤于勞趙君非心計之臣也治邑以循良著語具諸使者疏中既南來則治京衛九倉粟出入稱平居嘗廩廩自持同舍郎靡不爭下趙君者今行矣以將仕于南者而情共于北舉所自知者謝剃稱量以輕重布之以備他日緩急趙君得無意乎余不佞以治粟役從趙君後竊有慨于中故于趙君之行也辱同省諸大夫之命謹次之以代祖

韓子選敘　　周光鎬

班固謂法家者流葢出於理官乃刻者爲之至於殘害少恩傷親薄厚則申韓法術之書宜其擯而不使之行於世也竊謂不然今夫養生以粱肉俄而疾病則粱肉不可謬以爲常也必徙而用藥石病已則所以御粱肉者如故越人有母病者其子不以醫視而奔母以呼西方摩訶之號謂慈悲可以濟苦度生也此大謬不然矣故法者整齊畫一之具攻邪救弊之需術則察虛實審緩急明標本之妙用法其方書術乃醫者之意也古人相魯亟行兩觀之誅相周不廢

三叔之辟非其操法一而用術明乎至於慘刻少恩矜仁愛而一任刑辟卒使元氣彫殘身爲大戮者則豈盡法術之故哉良由所用意非也於此而欲盡舍其法術一以仁柔呵煦爲之則亦彷彿而望母瘳日進粱肉于沉痾者之前必無瘳矣韓公子憤時嫉弊務在闡明刻核攻察擊辯其言不一而足其意則戒浮淫務本實明賞罰督耕戰君操其權臣矢其慮盡破當時詐欺怠惕之習不深刺切中不止葢隔一垣而洞見人五臟腑者其文則焱騰橫佚奇詭峻潔波蕩飈生謂非先秦之國手不信余淼歲喜之既爲理官輒舍去丙戌歲再以守吏入計佰自悼其錄錄往返也又竊有慨于時弊則深愧漢人上計簿具文之語焉舟行多暇偶取閱之惟時瀕流巴江楚峽間峭壁干霄下臨無際江流自岷峨來數千里洶涌澎湃所過觸穹石軋盤渦濤激湍喧洞壑悲響未嘗不愕眙而褫魄也則仰而嘆曰非是奇也何足以當之然其險亦猶是也君子其慎所由哉因選錄一帙葢亦孟堅所言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畧之意云又二年戊子南服之後因叙而授之梓

大竹縣志叙

周光鎬 大理卿

余初入蜀道白帝夔門迤而西則順慶治境也爲大竹界崇山浚峪絶壑叢林綿亘數百里多虎狼暴噬而行者戒於淼越二日抵邑則百雉在山限民之伏道左迎者執干鋋群以譁余伏軾思曰巖邑也牧斯土者非精幹有力不溺厥職乎惟時中丞臺方峻令行保甲均田之法民强半負戈弩晝夜伺道左稍黠而爲里正胥吏則日履畝握算此有知盡能索耳既入郡下娶東罷諸負戈弩伺道左者諭之警察如初乃均田賦不可急急則亂籍不可緩緩則叢姦張而弛之劑而平之是在有司惟大竹首報竣事俗故多譎訐豪右横斂責役使平民負險阻居者率多窟穴爲竹人嗤矢椎埋作姦稍窮詰則鳥聚輕徙爲西北子邑乱於是令臨安張君秉智殫慮操三尺凜凜靡數渠魁寘之法庶幾窮櫩溷室帖帖然卧爰築兩虎哨樸殺諸猛噬者無爲旅人憂已而集父老子弟議築七師灘河隄灌漑田歲可萬鍾事輒報可咸有底績逾年則邑志成蓋屬筆於邑之文獻江君且槭江君書徵不佞叙不佞復竊嘆曰令其有餘力乎曩余進群司牧用相諧語語吏僕未及此者慎之也如也

何其可闕之語云遠而不可不任者事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守令之職務大有造于境土豈俾之一時驩虞是唯世世隷賴之假令匪志其何以徵故志者志也是用可以風焉竹之土剛剛則民悍俗之風剽剽則民猾有司畢陳之以法柰之何務一切勝之亦惟柔服馴擾齊以禮教俾萌不觸禁而境無夜燧吏治烝烝不至于姦斯亦庶乎毋溺所職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則斯志也豈徒飭具云乎哉

朱明洞全集叙　周光鎬　大理卿

徛歟此南海光祿卿陳明佐公所論著若文章若詞賦若諫草爲編八爲卷百十爲言幾萬彙之曰朱明洞集者志勝也明佐家世西鄘枕浮丘之麓爲羅浮門戶擅粵南㝡勝地自蜀藩歸益拓而園之沼之樓臺亭榭益佳以邃日讀書著述其中若所稱四園八景者天匠地毓即蠱說寓内名勝宜無加此以故明佐屢推轂起而屢引疾去者誠不能須臾忘此林丘也至是將以洛誦副墨藏之四百峰絕巔乃曰是不可無國雍氏一言國雍不佞共辺緘而鄭之潮則余

不佞卧海上山救斷不律久矣於是强起卒業已而憮然嘆曰幸哉余今乃悉明佐矣初余承乏留銓明佐爲南臺御史日侃侃上封事大都議擬國是抨隱椊姦條畫疏河禦鹵大計一時直聲震兩都時以梓里臭味相過從甚歡不見其譚文藝事也久之明佐出參蜀藩逾數年余亦一麾入蜀剖巴渝人士道述當年何宜偉績迄有羨懸餘思亦不聞其譚文藝事也既余守土備兵倥偬于蜀十餘年則明佐爲忤柄臣故擠而罷歸者亦逾十年所嶭子所言相慕效之殷而相過之疎者是之謂矣無何明佐被　召命起觀察右廣尋入拜祿勳卿出使藩封栽馳載驅有懷靡及於是湘南皇華諸稿稍稍出入間余始寓目則嘆明佐其作者非耶何秣陵西川之勝不足辱當年筆札而必浮丘瀧洞六辔周原方足以紆眺詠翩翩發藻思於遨遊間耶噫嘻余固知之矣官先事士先志李格非序洛陽名園謂當時公卿進于朝放乎一已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語若深于刺者明佐立朝節業焯烈如是其文格力沉雄造專宏達不作西京以後語有韻之篇則才足以命景聲足以鬯情業有諸家評品在余無庸贅惟余所心析者竊謂古今文

人未有不足於中而能不受變於外者明佐志於用世而不以桎梏其心其天素定當其伏青蒲操白簡佐　天子定是非決疑難時氣不加揚旣而中萋菲罷歸收則卷而懷之以煙雲魚鳥自適了無商憯拂阨氣益進則以天下國家爲政忠之屬也其矜焚餘諫草足徵矣退則以彝倫名教爲政孝之屬也其於追遠錄宗祠義田諸記足徵矣故其自叙則曰或憂國其或戀　王恩或念松楸或懷鄉土以故斐盈篇章皆抒發性靈聲融景化寳惟江山形勝之助不朽大業與名園相收流傳則洛陽諸家惟富趙事業賓客司馬文章庶足嫓儷他所最羡者文潞公年九十餘尚杖屨與諸游從者往來東園藥圃間我浮丘公定不讓焉

賀章新渠先生榮陞別駕序　黎邦琰吏部郎

撫於大江之西爲劇郡統轄六邑臨川附在郡郭中多七大夫即鉅卿要公類恂容夷氣未見持議有司短長者而民風相沿鄙朴脆靡易於指使士人化往願出其地郡有督賦督捕二判府督賦職在催科體要而事逸督捕職在譏緝端叢而政擾故督捕之官貴威嚴剛斷赫然振布者殊異督賦者主於煦煦撫字于常賦外一切湧無所事也然居則重門峻宇出則衆鶩擁騶喜則溫怡怒則箠叱至以公務還往縣庭必郊迎肅躬以時參候其下則望塵而聽唱衙而入士大夫有所投謁必聽守隸通刺稟諾而後始見與大剌公雖與抗席其官亦稱尊榮也已江東新渠章翁爲撫督捕三年也宣威政流而剛嚴果斷廷無滯獄已嘗視篆臨川幽伏畢徹而吏胥不能肆其奸收徵不能恣其巧剔蠹鋤梗四郊肅戢固明敏通才也琰始至得代章憲式承心竊念感獲師資翁者爲多也頃以大比掄士備員棘院而翁又厂視邑事彌月諸務糾不可爬梳者悉力剸理催科細瑣之務又以尋煩常賦之釜十五六矣比還得鮮翁勞整頓一新而胥吏卒隸輒見其奪氣改容進退蹐跡信赫

赫振布明威在目也夫撫爲劇郡翁以通才治之上之人靡不知翁而銓衡者必敝於遠觀僅拘拘常弄以王官佚之則所謂待通才者果如是耶或者曰王官閑曹一旦削郡府尊榮赫焰之迹而遨處散逸養高之地翁似拂矣噫嘻是未知通才者飄旡虛舟塵土軒冕也夫君子視其身如器惟其所置置之紛則勞置之靜則佚能必在人哉賈生出傅長沙至今人共惜天下後世詎止一賈生耶漢東平憲王語帝爲善最樂相傳以爲美談意當時必有賢傅左右輔導東平而史冊無所攷見也翁第往哉使荊人共美國有賢傅哉琰將事考績行矣無能操計留翁下視邑事使臨之後蒙休澤也祖道供觴殷勤展別異時轉還舊邑追維前此兩得藉翁師資之益不增重感念耶

送陳國博歸瓊序

黎邦琰 吏部郎中

聖王大封同姓時肅展親恒慎選輔導俾樂爲善以崇重藩翰其爲慮至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自漢以來寖失其初以賈生之通達董子之近似使之相於長沙相於江都奚不可者顧以絳灌之見忌大臣之嫉遠始爲之左遷於二國去祖宗親睦宗族審擇藩輔之意遠甚迺董子正誼明道不知計功謀利故能兩相驕主無幾微不平見於言而若賦鵩弔汨如賈生至今讀之想見其怏怏侘傺令人有追咎漢廷大臣之意元山陳先生秀出瓊管其通達治體有儒者

氣象與賈董相近始訓於閩之古田赫然有聲也而起復訓於臨川亦復有聲如古田時方以六館之選則之今年季夏有教授代國和川之命僉以爲與長沙江都不異然予往道鴈門登夏屋見句注之阨塞與盧龍飛狐並爲北方首除仰封我　祖宗建封於代臨阨胡虜承衛本根俾之不得抗乃飲酪於茲代有力焉必輔導得人致　王以賢聞然可當一面非元翁爲之教授不可然則是命也如長沙之賈而不出於絳灌之忌如江都之董而不由於廷臣之嫉猶以西北之絕徼家極於東南之海島不啻萬里而險

巇脫榮名不娛北山之移文來趣遂賦歸去則　國家得藩臣之深意士人高不仕之姨節具見之矣且予齡年時曾聞尊公老先生以明經魁癸酉親老故拜化州學正文學醇雅志行高古前後受知於董學魏莊渠歐陽鳴道二公如兩程全書兩漢書皆其所校正者後服釋補靈州擢桂平大尹宦轍所至每著賢聲至於書公署有曰靈脊已以肥民不殺人以媚上之句其平生氣節大率類此故先生得於庭訓有年如仕止久速之學奚容予復贅於翁行耶爰書之以壯行李

都閫雲臺潘君疏刻序　陳稷　副使

歲甲午冬余姑祗役西粵尸兵防焉于時雲臺潘君式襄閫政余得朝夕與之周旋觀其爲人蓋敦禮樂說詩書而忠孝大節尤其所兢兢也余是用喜交公懽而猶慽其晚云乙未夏君以入賀行余乃邂於蒼梧期與觴別君顧謂余曰自吾之涉仕路也未嘗一日離吾尊人今　帝畿萬里而遥弗克以尊人往計必扶侍還里而後趣詣于　朝程則嚴矣不敢以安余輒義而巳之是冬余抱狗馬病乞骸骨歸無何君巳拜命專閫於五羊矣相與道故懽如桂林時君間出二疏示余皆先是入賀時所建白也其一言武科之晋顯秩者宜以課最予之貤恩其一言武臣之値親終者宜視文臣俾之終制二疏齊舉無慮千數百言大都明天親之一本推人子之至情述先聖之訓謨稽昭代之令甲旁引博喻詳哉其言之也一時士林見者無不咨嗟感歎韙其所言九列縉紳爭識君面曰何其篤彛倫達典禮也噫非君之忠孝性成其誰有此藉令二疏即行微獨介胄之士曉然知天經地義之常且也仰賴　聖明著之爲令使凡元戎制帥起家世勲與夫邁迹自武科者於其親也生得以

膺封爵之榮歿得以守通喪之制則孝道終始克完無斁皆　聖天子浩蕩之恩也由是中外武臣感發思奮移孝爲忠爭以其身爲國家備腹心效干城者將彬彬矣得士之報豈其微哉乃廟堂公卿止於徒是其言而未相與亟行其議此何以故也孟子有言心之所　同然者理也義也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信斯言也君之二疏其果理耶義耶非耶如知其爲理爲義猶不心悅而必行之如同然何抑謂此二議者先朝未之有行一旦自君創而言之難以遽就相機酌會必得當而後圖之廟堂之見其或有在乎未可知也易曰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君之二議典禮孰大焉舉而行之是在綱紀世道者觀其會通焉耳余竊爲君跋而望之

送紹蘭王君崇擢大理評事序　陳　履 副使

紹蘭王君教崇之明年嶺海陳生始來治崇事甫入境王君逆之陳生問士風焉王君曰崇才藪也余所視士斐然有文顧人人自雄而靡有遜節激厲裁抑俾之玉成在所率也其惟明公乎陳生然王君言相與申約凡士篤行誼者嗜文藝者請籍其狀白督學旌之以爲士的其反是者亦請籍其狀白之以俟詘罰於是士無長幼服王君教惟謹一時文行之盛甲于嘉禾陳生曰王君眞師儒哉模範一彰士習丕變即蘇湖之教又何加焉籍令君入秉鈞衡出握憲度

其所陶化於宇內將蒸蒸乎若風草也獨謂士乎未幾王君典文于滇得士多雋賢聲愈籍籍起遂擢滇之大理司刑以行陳生曰此一擢也司銓之意詎其微哉夫教以淑民仁之施也刑以一衆義之則也辟諸物焉生殖震耀各惟其時耳然教以仁達非義則流刑以義肅非仁則苛二者之用其致一與王君教崇有年所矣言無詭異行無苟難率厥典常惟易惟簡然而士奉矩度若畫一焉飭行敦倫修詞講藝惟君之從無或二者此何以故哉仁昭義立有身教矣濟濟多士若之何達之書有之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由此言之教刑交相爲用不章章乎君茲行也誠以教崇士者教滇民焉民愚而神苟不率俾即不獲已而或用刑亦將欽恤恒存得情勿喜則謂君之刑罰即君之教化誰曰不然吾見南詔之民咸有祇德醇厚成俗用不犯于有司刑措之風將于是乎在今天子神聖御宇哀矜元元思得明允之賢以需燮理蓋汲汲也異日海內司理有以淑問而膺殊擢者其必君乎其必君乎於是儕友王子廖子劉子謂陳生之言可贈也遂請書之爲王君別

送羅大夫擢南太僕卿序　陳履 副使

江右羅大夫貳大理之明年以望晉南太僕卿既受
命戒舟將南一二僚友謀所以別大夫者念山子
曰大夫雅負嵬望所至能于其官異時守銓曹督臬
館佐藩臬二冏卿聲皆皭然今則明愼庶獄追蹤張
于故大理於九列稱得人焉甚哉大夫之重茲著也
顧亟擢以去曷其忘諸復齋子曰大夫粹德和氣若
春温然藹紳中每以不及仰大夫爲已病乃尋並立
展采有餘幸矣顧聲合而遄違澤麗而隨暌賢之云
遠傷如之何紫山子既乃歎曰二君于是乎善用情

矣匪其位故締思於同寅善其交故愴意於遜別蓋
厚道也雖然余聞之忠臣不域位而劬勤通士不羈
交而矜愛如大夫者可獨使之光晉署裡吾僚哉昔
舜之方登庸也賓門宅揆惟帝命之舜不能爲一職
留仲山甫城東方古甫遂之亦秪美柔嘉稱匪懈已
矣未嘗悵然於其徃也二君乃欲私大夫乎　國家
今際熙洽裔夷賓庭庶幾哉唐虞之世然朗識之士
或隱憂焉謂宜儆無虞防僭猾也夷考今甲則典學
牧給騎兼佐大司馬六師之用者惟太僕而承平以
來馬政漸弛夫非祖宗之舊已別蠹舉墜非老成體
國者其誰能爲故茲政也大夫昔貳於北而今學於
南　當宁簡命之意居可知矣又安得以大理淹耶
詩有之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大夫亦姑南耳鼎
鉉之付殆可朝夕計也二君何憂於去且遠耶於是
念山子復齋子咸謂紫山子之言爲韙也遂相與序
次其語爲大夫別云

送同年安文二君之官序　陳　履副使

陳生曰余讀崔氏洹詞至五吏篇形容吏治之患纖悉具備未嘗不廢書歎曰有激哉其言之也夫吏奉天子命以食於民舉百里之廣萬家之衆朝夕奔走以服役於吏吏得南面臨之此其責亦隆矣少知體國者誰不奮自砥礪以行其志何至如洹詞之云吾是以知崔氏之言有激也雖然不觀鴟梟不知鸞鳳之祥也不觀豺狼不知騶虞之仁也不觀酷吏不知循良之惠愛也士受命於朝出宰百里誠知所謂五吏者罔上虐下爲國斂臣有一於此非直不齒於時

即有世而下猶羞稱之如此其不以臣節自完而忍自昏墊以速官謗者蓋鮮矣故深文鍛法苛也懲苛則必思平飾外修擧僞也懲僞則必思真逢顔逆何佞也懲佞則必思正暴征横歛賊也懲賊則必思寬巧微徭取貪也懲貪則必思廉吏人人然將寰宇内外循良比肩而張季卓茂延壽陽城張堪之儔不得顓美於前矣然則謂崔氏之言爲世吏之藥石也豈不可乎嵩東安君文軒連君士之翹楚者仁恕而明敏質直而有文余得雅於觀政之日久矣茲並授縣令以行余知其有意於循良也因擧崔氏之論爲之平隱而商之二君默然以思躍然以起若有取於吾言也余迺起拜手曰　聖天子勵精在上思得宣化與理之士以靖下土太宰寅奉　德意操衡握權授任惟才無不宜者異時綜覈吏治登崇循良有以五善著稱首被　召命者必二君也君行矣請以余言爲之左劵

送林大夫奉使歸省序　黄　儼副使

自林大夫之爲計曹郎也恪共職業能于其官朝之縉紳譽之無間言者頃遭時艱國用空匱大司農曰與其屬籌之蒿目腐心靡有成畫林大夫獨曰夫財猶水也塞則滯決則流流而不已則竭方今之財用何如哉國鮮儲峙民無葢藏公私索然稱俱竭矣財竭用詘雖有智者計將安施其惟祛積蠹乎乃條舉浮冗之費可酌損者歲數十萬請于　上汰之章寖不報然一二識者無不嘖嘖推遠猷云未幾清源榷司事竣請代大司農以大夫往疏於　朝有成命矣

大夫顧欲將母祈緩行其僚二三大夫私謂之曰吾聞孝親者必篤其情忠君者必共其命吾子身郎署而心庭幃情則篤矣然君命不俟若之何遲之大夫謝曰君之言信也然吉有至情焉昔先文恪秉祿家慈盡傷于懷日夕撫吉提耳而誨之曰孺子念之爾考奕世載德爲國藎臣生有令名沒有遺範海內之所共聞也孺子其夙夜以思勉紹先緒庶早有譽以毋隕其家聲若徒席餘休竊祿秩後志溫飽而已豈惟未亡人羞之抑孺子何以見爾考於地下吉佩斯訓惟是日兢兢然凜如臨淵恐或失墜今預朝籍叢脞有年于茲無論烏鳥之私耿耿不置即吉所奉職狀家慈固將聞之藉令不一瞻庭幃遄往于役則共上之命得矣如慈懷何於是二三大夫請於大司農而俞之則相率而詣余曰夫林生也始以使事往而因以省覲行幸滋甚矣吾儕比肩而仕式如弟昆若以義言夫人則毋等也祈年頌德有同情焉惟先生貺之一言宣示其義俾得藉手以往起居萱庭豈惟林生吾儕實受嘉貺余喟然曰諸君子之言厚之道也余不佞何足以裨大夫然亦竊有聞焉世貴之子人罷之巳則易之世賢之子人重之巳則難之何則

其望之者異也林氏三世四爲上卿而皆爲時具瞻聞望不替賢德之盛茂以加矣獨世貴乎堂構之承其裘之紹大夫固且肩之自非志行不羣何以勝此大夫行矣奉　天子之使命以承懽於慈顏而又服母氏之訓言以克念於先德諸君子所以期大夫所以自期者宜不出乎此也若夫純德懿行協符坤貞婦順母儀丕垂彝教介茲福履申祐自天則於赫龍章所以寵錫於夫人者至矣備矣諸君子欲頌且祝又何加焉大夫行矣

終

序

袁昌祚

偕壽蘭孫序　任君標守永平序

贈青浦張君守晉陽序

王忠銘壽序　籌海重編後序

海珠小志序　潘橋洲舉郡介賓序

楊起元

壽大宗伯平泉序　郡守燉軒林公序

大中丞兩廣陳公序

蕭伯元

聯經樓會序　送歐陽生序

區大相

賀總督兩廣陳公平寇序

南陽守郡鄧公考績序

郡守鄭崧陳公奏績序

孺明初稿序　四游稿序

金節

送王潘文守眞定序　送原易擢南昌序

祁衍曾

贈董令公應召序　別楊令公內召序

馬夢吉

汪郡丞贈言錄序　課兒長春序

謝與思

敬業堂稿序

陳光頴

駐月臺集序

鄧宗齡

通鑑綱目序

林承芳

十三經注疏序　宦體小序

贈劉督府大司馬奏績序

趙應元

三教會編序

尹遂祈

李邑侯毋太孺人貤封序

登岳先聲詩序

林省菴先生整語錄序

林挺

淇園集序　南舟彙草序

嶺南文獻卷之十五

序

明蘄陽張邦翼

偕壽蘭孫序　袁昌祚提學僉事

嶺以南順德爲劇邑而潘族甲諸鄉落寧論素封卽文學固蓊然杰出哉乙卯余附驥於經元君燕遊得杵下光祿君咸賢其族子隱君松原賢君及厥配陳氏心竊器之而其子君理又玉立是年舉一子偶客以偕壽蘭孫卷屬余爲君弁邇余見君之子君理工翰墨桒溪清館交海內賢豪際茲家慶侈爲聲歌則余安得靳一辭附諸賢卷帙以彰懿美夫以隱君束髮能淹索丘以高蹈而砥行尤芳昔在歲荒毅然樂賑千戸賴以舉火宗親困無不賙而君無德色且結盟泉石濡兎粱園三十年來足謝塵囂至於元配又秉貞淑能彰婦順能樹母儀能作姑實其笄黛白眉無媿德耀於彤管者耶語曰深山大澤龍蛇生焉故休嘉蔚爲祥風璇源流於濬發一鍾于君理載鍾于君理之子乞曰鳳毛麟角珠樹森森羅訊汾陽動定有黜陟啓簿而已吾聞豐其花者不能不嗇其實四其足者不能兩其翼鹿門雙隱春秋富矣而青緗列

戟或未煌煌壁花牀笏十輪爲奕矣而白雲絶望祖日含哀又安所作兒啼于膝下斟明水於杯中如君理也有今君箕疇全歛上而庭闈偕壽下而茂茁蘭孫是覩弱水清淺則歌介壽見九鶴翔雲則欲燕貽懿多千秋矣蓋諸賢豪所不容已於抽玄摛美者也余能不爲潘氏序家慶哉故走筆而弁此卷

贈北溪任君擢守永平敘

袁昌祚參議

高皇帝既受命遣大將軍徐達畧定北地出盧龍塞移臨榆置山海關故永平爲重郡然猶與都圻相遠也自　文皇起燕甸始三輔永平于時武節充稜虜騎歲鮮南牧猶稱內地其後兵力稍詘虜日驕狡思盜邊乃設開府大臣于薊控制之已復設憲臣元戎共城而治已復命司徒司馬之屬各一人以職儲庤司議察日兢兢然爲畿輔重鎮矣諸所倚辦在永平而守郡者關主爵大臣以司徒郎任君請報可諸同曹張祖於都門顧謂袁子宜有言佐觴袁子曰唯唯昔李廣守右北平匈奴號爲飛將軍避之數載不敢近邊君茲綰章行非廣故所治郡乎哉夫大漢時太守佩銅虎掌握戎馬得以備緩急而程功能今守爲親民吏雖兵甲錢穀悉隸部下然弗領兵符君固奇業何自見功哉余聞之治國猶治家然胠篋探囊之盜其外伺而旁睨者孰能無之顧吾能嚴其扃鐍固其垣墉而睥睨其子姓雖善盜弗能入士罔有莊腕抵掌思一當擧胡何啻搜盜急哉然要視其內治何如爾夫垣墉者法也扃鐍者令也子姓者吾民也今海內蒸蒸其不疲頓於賦役者夫寧有幾而北地爲甚

故哉睦爲最急乃其地接輦轂豈不斤斤然習法紀哉然權者得以勢撓奸者得以智弄盜幾輔大抵然者則以恃法之習而反生玩也而邇時稱吏治者又數喜繁令以示能故紛更靡常民聽滋惑夫是以治室且不暇爲室外寇慮也乎君長厚而廉辨夙聲曹中茲誠於三者愼圖之使其惠愛相孚法令相守其四民日安於田里而靡有攜心斯内慝不生而先聲足以却敵文武將吏行得因君以爲功寧憂虜黠哉夫漢都關中距北平千餘里卽廣能憚匈奴不過邊郡雄爾君治郡乃能以其保障之勤外蔽諸胡而内

屛天邑其功視飛將軍孰高　天子倘漢故事行以不次遷君余不佞尚能操筆而侈談也於是諸同曹咸起爲君舉觴而納余言於行李

贈青濱張君擢守晉陽敘　袁昌祚　餘議

余讀經至晉輒壯其民俗憂思勤儉有陶唐氏之遺風文公起而羽之卒以富疆覇盟中夏迨至襄子之世三氏鼎逐而尹鐸以一晉陽猶然郤敵而克趙宗乃知洪河句注臂引恒嶽其形勢可恃雖不下秦隴然非得其民孰守之故能政爲要云自國家宅燕鼎而山西爲右掖大原其會郡也塡以親藩與藩臬使者錯治其中而郡大夫爲上下之君置樞焉郡所領多當虜要地異時設御史大夫提重兵於太原以控三關與雲中御史大夫兵爲翼故其民歲所耕穫不

供二鎭則供諸藩然猶以虜不大橫爲媮快自嘉靖壬寅窺兵我郊曾不一創而去馴至丁卯殲石州蓋自昔所稱内地者幾岌岌矣頃者文武大吏奉廟畧制虜因得少休息爲備復完頓綱紀于上下使其民幸有寧宇則守司之非得人不治主爵大臣爲言張君才上可之是有太原之命君之初被命也或竊謂君資勞最乃太原哉君起謝曰士顧自效爾袁子曰壯哉張大夫之志也夫古之仕者不外計地而内度才自度其才足當之卽雖舉世所稱繁且難者孰非表樹所哉君守曹郎六餘載其職内帑金錢與將漕

眾皆瑣委繫會爲難事而君顧談笑當之靡不精覈
其向令濟源也部使按盜急欲挻戈爲變不解君挺
身入稠衆中諭之械其首餘悉底定其才畧若是顧
難太原哉昔漢世郡守兼領戎屯故其時稱郡帥非
具文武材不以綰郡符令山西諸郡歲徵騎士良家
子詣鎮城以繕戎伍多取諸太原民兵而調度兵食
總歸諸守者猶庶幾漢制之意顧聞其兵頗怯懦不
習技擊而南畝齊民胼胝其手足以供二鎮諸藩之
賦日告罷焉夫民俗不甚相遠也何昔之憂思勤儉
者今顧不能用之爲富疆業耶頃虜西牧無東志誠

及是時條其計策所宜者與諸大夫及州縣長吏行
之使其民厚於蓋藏足以食兵兵得奮其力以抗虜
而民益安堵如故斯之爲能政也端自今始矣詩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茲非太原已效哉君至遡往軌
而繩之不日且召入爲公卿以其文武之畧大法於
天下余當爲君歌焉區區尹鐸無足爲侈談也

賀宗伯王忠銘壽序

袁昌祚參議

歲辛丑秋七月八日大宗伯忠銘王老先生躋六紀
之辰壽祺伊始數物門者謹謝客而沈大夫以典郡
王比部以祥讞陳郡理林令君以敭歷自以己丑門
下士咸在粵當上康壽觴會有政弗克躬焉僉以祝
言屬袁子曰唯唯粵惟四君子叅五位佇爲師資而
四寓所同願壽也請得畢其辭昔帝堯從學於綠圖
文王受事於鬻熊皆朝起丘樊暮爲萬乘師故曰爲
其賢也爲其多聞也先生夙賦敦敏弱冠即策名下
全粵士數千人隨讀中秘書紬金匱石室之藏探討

無遺藉至邊籌國計吏治民瘼無三致意焉其傅綜
不下猗枏而言溫色恭澹然其無營營然若不足數
折節以下窮簷白屋及縉紳士而飲以和遇直講數
有開陳已輒焚其草蓋斷斷而能容棟隆選也閒者
以宗伯起留都廷臣數推轂　上許以入典三禮而
格於中讖亦適哀戚之漸闕未可以剞心道也迺以
疾榆政冀一感悟天心疏聞　上顧念先生積勞於
講幄成均有年特尋告假之曰行召卿矣先生浩然
歸象閭僉雞之擾徜徉將終身焉謝里中事不知禁
中事不知有以蒿目而憂當世言者又謝不知夫非

不知也多聞而不自以聞聞賢而不自以賢賢殄乎
直將與綠圖嚳熊完渾璞而葆乎其眞上德而不德
也者碩嚳子年九十始遇合方茲耳順之紀豈不矯
然壯夾夫而茂樹有餘地哉故今中外願先生再起
君㡣之望歲吾粤人又言瓊海之南有靈雋焉朱喙
而黃羽卅足而素距其形若倉庚而大其音晛睆而
暢名曰黃牛異日丘相國位宗伯時間一鳴不四載
而相先生拜宗伯已再朞有半咸悚耳以冀黃牛之
鳴也有如 特詔迎先生授三旌之位膺之師禮朔
以躋斯世於壽域則將奚先請自今不以酬耆易朝

常不以蠱𡢃綏國本不以邀功近名儳言蹄則 君
壽閣寺不外出利權不中入則國壽大小脩其職遠
近仰其業靡有咨睢衡決以爲公私憂則天下之民
壽夫是三壽也使先生起而身之有不願其壽考無
疆者豈情哉故曰四偶所同願壽也雖然四君子執
業門下其願望必倍萬於恒情願更聞焉大夫曰天
官冢言奥地牽牛婺女之次而黎婺在定安南傳昔
星降茲山方言訛爲黎毋云其婺旁爲織女星以七
月七日會牽女以宜節天下津瀆後人因祈靈焉考
諸周禮𩇕土記則有祈宵祈壽祈宜男蓋爲諸華封

祝而內願之祈畢勿言三年方有受其祚者矧師之
生定在次日信牛女之所儲精也與鄭侯鼎畢何異
今身位大臣祿入豐諸公子方振振濟美福莫厚焉
無煩以二祝進惟篤願始今介千百歲壽隨起而燮
元化俾世稱有道之長惟元老實延之二三子得托
壽域敢不先夜而祈夌晨而起望黎婺峙海中耆顏
不老爲獻壽之符歌南山有臺之首二章爲祝如是
而已袁子廼備錄以授使者馳壽先生將睥然笑徐
而登之曰是其辨於祝也

籌海重編後序

袁昌祚叅識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巖棲者爲足語此竊嘗考鏡往事則倭之情計可得而求也夫夷性狡詐嗜利如蟻慕羶業非以貢爲市無繇逼萬一故洪武初趙秩始使朝貢隨入其後或詔禁絕或寻限例或羈留徙邊瘐死獄中或數創以兵然彼之市心終不爲衰止則情在利也吾因是以校其計大畧有三林賢磔市繼以望海堝之捷國威甚盛故積百餘載雖有楊舲沓距以抗吾執事者之顏行然終不敢大逞此其計主於伺朱縞入倭禁網始闊繼若李七許棟皆

吾中行說之倫而王直徐海最驍日夜從臾倭以厚集其衆飈忽而四攻之欲使我疲於奔命則力詘而歲市必通可以得厚利此其計主於脅闗白後起顧前之伺者脅者皆爲鯨鯢且東南雖饒不足當重地而朝鮮引遼海爲畿輔左臂廼蹈瑕而走李昖欲使我方震于鄰復陰結諸行間者數恫愒我以不測之辭謂彼志不在小欲求封貢市皆宜少徇其情否則頓兵遼左將爲吭背憂此其計主於要夫要也而遽聽許乎哉則因利制權茲固較計索情之後所必用者孫子固已言之今欲用以破其要我之計使三輔無近憂而國勢常重則權在兵與府胡尚書之籌畫可尋矣或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若編所云儻傳入海東得無隱乎哉不佞請以醫喻夫治病　大畧疇能舍方書然有主方者有主主方者此誠獨運于心不能以一較用也即今闗白妄欲雄行視前王直徐海輩其事能一較否乎故察病而治病者與察變而制變者異語曰觀智用智探奇效奇此醫之所貴於神聖工巧也童將軍慷慨有智畧雅喜孫武子兵法不佞向奇之粵西前制府蕭公數與策海上事謂雖將家子乎於主主方者稍得其肯綮因授是編屬

令緇校以傳若以其爲隱慮也者而秘之則令中國之神聖工巧者豈乏於司馬門哉獨何得善方勿以示人若公乘陽慶之囑倉公也編中訂訛增益附以論著則運帥鄧君居多蕭制府自敘之其義甚備不佞何能有加焉

海珠寺小志序

袁昌祚參議

會郡踞海多奇石東則番山九曜西則浮丘其中峙爲海珠輪囷浮水上若芙蓉之華廣袤數十丈潮汐經焉其圓媚又若巨珠譚者因詫爲賈胡委珠化此宋寶祐四載忠簡李公始蘭若而請額曰海珠慈度寺後漕使洪天錫卽以公奉嘗其中諸禮佛者趨而東軋磬折瞻拜不啻法中龍象云　明興越裳不波諸文武將吏數得以暇而脩燕餞之禮於其上重以歲榷鹽鐵及貢市諸島夷莪岢大艑銜尾而鱗集遠山環合虧蔽雲木間與廬井洲渚相錯繡萬象倒鑑

一帶航之無俟贏糧策蹇至暮歸腹猶果然諸探奇者毋言宇宙內寧之奇觀哉大都佳於山者不能得之水佳於水者不能得之山山水佳者不能得之城郭之近斯寺兼焉蓋神州地靈之流亞而世與白雲羅浮爭雄長矣昔人謂洛陽關天下盛衰而名園又關洛陽盛衰之候身處萬里烏能儗洛中要以隆替何常斯寺亦其候耶嘉隆間山海焉氛致勤節制大臣還而告馘寺上餘威恬於海外其浮丘向且哃爲平陸迫起相國始出諸嵯圍而樓閣焉且也番山在郡學九曜歸寓着不可以時觀游遁復以寺之下方東有潛石築海而屹立之爲京觀樓視海珠隱隱若三台象無但東挹江流扃鑰元氣爲金湯增勝脫有緩急則寺當中權浮丘與京觀可呼吸而走水上軍勢若兩翼斯又進於游眺矣李左史爲宋司直當崔清獻起帥鄉郡身許以紲城諭賊旋卽討定功最章章炳茲蘭若歸然至于今因得以鼎峙爲雄資守國之固寧靳於身後爲尸祝地乎明德遠矣遡者僕酋關白楊波東島邊海戒嚴郡人盐念左史公前烈會公之閒孫武定守嘗指授於其家諸生蒐羅創草躬自刪定爲小志四卷其以念陟庭思固圍義均繫之

卽以俟諸數千百年知不與滄桑遞變也

潘橘洲舉郡介賓序

袁昌祚

國家以德齒風天下莫重賓飲載在令甲屆期必先諏筮賓賓至則衆注耳目焉虞有瑕瑜故舉者與膺舉者懔然慎也今巳亥冬吾廣沈郡公以諸生言舉橘洲潘隱君居介席禮成其邑人咸稱曰昔太史公有言富者好行其德若而人豈獨以家素封是嘗奮身徒跣以急父之難至繫傑賊中竟脫虎口究戮元兇且念庶母無子事之甚恭年三十喪偶不娶從兄以宦游卒燕邸走萬里匍匐扶歸撫孤姪孫玉之立以儒術顯其與人內剛而外恂雅或肘又面折其過

至語所疾苦襄事婚嫁悉周之而娉獨者尤煦姁焉前進士胡侯廉惠吏也倡爲祠尸祝之頃歲凶出粟以佐縣官餒者頌德而公非以博名高乃受知郡公而郡公榮以章服旌其閭曰盛世逸民羣汀羅君偕儼然貳大賓而割牲樬干之其以齒德風世者耶既其里姻而欲得余言張之迺先以余同年雅堂康君之命爲介子竊聞之古者鄉飲酒之禮有四其大者則鄉老鄉大夫率鄉之吏以三歲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升歌而賓之獻其籍次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六十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六豆卒長者居上以正齒位次則州長以春秋習射州序而先飲以肅賓又次則卿大夫士與飲其國中之賢者茲周制之所爲郁郁稱盛也　明興律誥所著其義本黨正以貴德尚齒爲重而太比賓興則專侯庠之雋獻名不稱鄉飲而實與周道同軌士林所豔慕而章紱者非此乎隱君獨抱懿爍巳升聞于郡尊禮少師爲觴豆光重而潘族自閩溫陵徙冲鶴皆以博士業世其家其祖以子貴贈戶曹郎奉直大夫而滋蘭南池二公復彬彬以文行著淵源盛矣聞隱君伉子方茂齡而列青衿燁有藻譽竟其志宜欲翩翩鵬

起若垂天之雲舉世業而駿發之以勤施中外世將有遡而稱曰隱君以賢賓于鄉伉子以賢賓于國其徽聲景曜榮鏡寓內寧獨將來加豆進席總庶老而稱師憲爲愉快哉

壽大宗伯平泉陸公九十叙　楊起元

昔而鮐耉而黃齒而齯皆九十之狀也太公之封於齊衛子之爲文王師衛武公之歲徵於國皆九十之人也其在我　明太和元氣軼隆成周肆我大宗伯平泉翁蹻然再瑞於今日猗歟休哉翁年三十餘方以文章魁天下五十餘然後生令器年幾七十然後以大宗伯致仕此三者、所得之皆不爲蚤然後生小子誦翁之文仰翁如太山北斗自兒童而皓首者何限而大行君旣成進士徼寵于　皇上歸侍翁養者十餘年連舉孫子七八人遶翁膝以爲懽翁以弄

孫之暇緩步適園以觀手植花竹果木之類皆森森然修長茂密足以供琴奕之娛人之所以仰翁者翁固付之無心而此二者翁亦樂乎不也然則初之所以遲遲者乃後之所以綿綿者歟宋人之詩曰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而翁之超然自得於大道之中者則迥出於世福之外愚特就衆人之見言之而要非所以論翁也翁嘗病夫勞者等之夸父逐日臧穀求羊而曰至人以萬世爲萁裘蜉蝣以旦暮爲大年推此意也漆園氏所謂於致福未數數然者也惟翁之未數數於致福此福之所

以駢集於翁而不可辭也而或者謂如太公衛子武公皆有佐周之功而翁自登朝以來多退休斂藏未盡其用疑黙用養生家借精嗇神術者愚嘗讀翁論易逆數及坎離之旨見翁未嘗不透其說然已得其上乘無爲之道决非待居休處寂而後用之者又觀翁餘年紀幸之語一飯不忘君矣要翁所以輔世長民者自有在也而世以迹求之得乎漢世人主修祖割之禮隆三老五更之儀徒美觀聽曾何益於治而許由尊唐嚴光重漢安在其就列也故夷惠師世阿衡佐時異位而同聖非孟子孰持其衡有虞氏之治

天下不及陶唐氏有虞氏動天下以風陶唐氏被天下以光也翁天壽平格前後膺　皇上遣使存問歲給夫廩高節表寰宇清望灑六合聞之而躁心夷卽之而艷心澹光我　皇祚不旣多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翁之謂也南中九列卿士某君輩等相率以稱觴于翁而屬言於起元者謂起元爲翁詞林後進平日仰止翁獨深且已丑分校禮闈於翁令器大行君有佳士之得而翁猶子南大行中陽君以論學相友愛又至篤也起元末學陋淺雖不足以稱道翁萬分之一而竊喜平生所願慕者一旦得藉以姓名附諸君子之末而垂翁之中堂可不謂幸厚耶是以不讓而書之

贈郡守槃軒林公入覲序　楊起元侍郎

公守吉惠四載化行政成而民有歌若曰平原莫莫可耕可鑿浩浩江流可方可舟鴻鴈翩翩適彼中田中田有稻與汝偕飽野無罝鹿不遮溪無罧魚不呴於是史氏讀樂鬼湖之上或以告曰民間新作此歌何爲者也史氏曰蓋言其適也嗟夫此殆郡大夫之化也夫始者予屛跡讀禮罕接於大夫以與聞其政顧側聞於人人大夫仁者也不沾沾於小惠其道民也不拂其宜其齊民也不易其俗廉矣而未始劌也明矣而未始察也引大體而舍細苛先敎化而後刑

罰其於善也不以佐喜賞其於惡也不以觸怒罰哀鰥寡恤孤獨斷薄刑出輕繫獄無滯囚民無冤情非有不得已不輕用民力役之不違其時愼於舉措重於興革不驚民以樹的不駴世以取譽譬之烹鮮醎酸惟其宜譬之治絲紬繹惟其緒而不以己與焉虛而委蛇與道合眞夫萬物游於天地之宇而無所閡者不惟以虛耶室無虛空則婦姑誶谿野無虛而獸走焉淵虛而魚泳焉心虛而萬物育焉甚矣虛之爲道大也古者大道之世上無可名之功下無可書之績官長之于其民若父母之于子時其饑飽適其寒燠除其疾痛搔其痒痾非不甚慈也性之而已而無慈之名至於后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爵於是爭爲慈惠餙爲仁恩以赴之而性始漓矣故考績者匪以敎僞而爲僞之端賞功者匪以勸餙而爲餙之漸世遂有僞增戶口以蒙顯賞者莫不惡之而不知其作始有原也藉令抱子食孩者以賞罰爲慈否卽孩之食有不時者矣唐虞之法其爲中人設耶中人者可引而之上下者也上智之士率性而行夫豈以聲名橫其念爵賞滑其中故常處惟虛故明明則得萬物之情已游於萬物之天也適萬物游於己之

天也亦適夫平原固可耕鑿也江流固可方舟也中田固鴻鴈之所止而稻粱固其所偕飽也還之以其固然而未或優之是飛走游泳之各遂其性也故是歌也民之自言其適也而不知其所以適者大夫實使之大夫非有意於使之也夫亦自適而已此所以爲化昔者民德其上則莫不形之詩歌史起令鄴瀉鹵之謠與郭賀刺荊仁明之頌作廉范以便民流聲於五袴岑熙以德化播譽於生麃然率指其事著其名指其事則不大也著其名則不忘也等而上之其甘棠乎然曰召伯所茇召伯所憩雖不能指其事矣

而猶名之又等而上之則康衢之謠擊壤之歌至矣無事可指無名可名繼之者其惟此乎於是公以朝典入覲　聖天子鄉士夫爲祖道供張郭門外而史氏與焉爲諸士夫誦之蓋亳州刺史平宇劉先生爲祭酒聞之而悅乃曰史氏之論甚善吾聞公之學本之其封翁尚實而羞名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不欲如世俗觀示耳目如畏壘之民欲俎豆庚桑楚楚自以爲杓之民也者是封翁之所爲心也往歲公嘗一覲矣還也封翁俱來察公之政大嘗厥指則權甚爲之加餐又爲之徜徉於羅浮高詠而東茲便道歸省有

如封翁聞公大得民民欲俎而豆之尸而祝之封翁蹙不樂以爲感物非其情也今民之歌不事指不名著而第言其適而已不有史氏推言之莫有知吾民爲公而歌者此果庶幾於康衢擊壤之聲而無愧也封翁聞之將謂吾兒能守吾教可偕之大道夫止以助流唐虞之化而述職以紓　主上南顧忠也下以承懽封翁孝也二德者均於公之此行乎舉之而又均於史氏之論乎發之請以此觴公而遂書之祖張納之從者史氏不能辭乃稍理其語以授之

賀陳制府榮膺錫祉序　　楊起元侍郎

公受　命督我兩粵也實自西撫益西人蒙澤二載矣公始以奉常授節鉞奉常秩得與大中丞通績於是以滿報政　天子嘉之贈公先世至祖蔭一子國子生自　新命督臬至是僅踰月而　寵錫駢蕃天休申集前此所未有也公之撫西粵也嘗以三事定要約謹斥堠禁妄戮爲疆吏戒一壘不事事爲有司戒二爭以胥戕茂法吾且兵之爲諸土司戒三是以百職廩廩奉要約無敢廢事亦無敢生事駿惠迅馳滅澤旁流我東土聞之無不舉手加額計日以待公旹此聞公來則人人喜慰而又聞　天子寵公恩數

若是之厚且速也則人人懽呼忭舞曰往督府益有以平其盜收其地而蒙恩至蔭子者而贈典蔭與焉贈且蔭惟滿有之然督府率不越二載輒内召絶無滿三載者仰有之亦須三載絶無得之于受命之初者也贈蔭兼得于受命之初惟公爲然於是藩臬諸大夫以及閫帥聽采輿論而相謂曰誠若人之言夫慶集于上四吾民所共致其慶也而情隱于下亦吾人所當宣其情也故玉帛所以將敬著作所以宣和公始承　新命遐膺異數益遭遇之隆曠絶千古謂

宜光而揚之詩而歌之俾與金石相宣雅頌並流厥權溢人人聲稱世世豈不懿歟攷諸舊史氏僉曰然乃緘簡而東以授不佞不佞受而深惟人臣之義必藉王寵靈然後能效功於社稷垂名於竹帛然君道象日臣道象月月近日則不得見其光遠日而光盛焉始能臨下土而萬物仰照矣公以近臣出鎮南粵去京師萬里而以滿最承寵渥光之盛也羣下之懽忻快覩也不亦宜哉顧此猶未足以爲公頌何者公世臣也於　朝家恩命世沐之矣豈與夫草門圭竇之士崛起一時而得失若驚者倫哉公尊大人常

伯梧岡先生嘗參藩西粵後又爲其左轄多惠政西人之思梧岡先生猶甘棠之思召公也故公來西撫其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以皆憩茇之遺也而公之涵被恩數也則惟大雅江漢之詩所以稱召虎者足以擬之蓋其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玆公所承　新命非南海乎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則公家承尊大人是也曰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則公以滿最承寵渥是也乃公之政多術摩煦育之仁無草薙禽獮之慘欲以布　聖天子好生之德養　國家元氣于億萬斯年又詩所謂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者也不佞嘗誦是詩而有感於周家有道之長使世臣功名形之聲詩洋洋乎盛哉今以觀於公足以匹休而且過之彼祖孫相望而公則父子相踵也則我　國家氣運之隆軼成周矣夫嗚　國家蒸隆之運侈世德作求之休逵諸君子之所欲言宣萬民之所同樂于以仰繼雅音俯待采拾不佞誠非其人也既辱命矣敢不勉哉乃拜手而獻詩

醉經樓會序

唐伯元仁卿甫

友必賢與仁歟其志愈高其合愈寡借千載而上萬國而遠不可以數數遘借遘矣不知我當其人又未也以彼遘之難而我當之又難也將孑孑而已乎非也無羨知音無憂寡與隨吾所處蓋有難遘與當者矣曾子有言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常誦其言以爲交遊之法友人南城王惟一氏與余相期遠相得深也蓋自同舉進士時旣十年餘而來丞吾郡也廼會余謫官海外其明年幸蒙
召還又明年始得告省覲于家後獲與惟一旦夕持

觴相過如往時每及出處沉浮之槩大都惟一猶余也則又勉勉以毋忘交警之誼惟一曰吾吏于茲日跂子不至也吾好與傅士李君進談其鄉縉紳中則毛公紹齡蔡公汝漢鄒君廸蔡君德璋鄭君育漸諸君子者吾樂親焉惟茲城東鳳凰塔稱勝最子記在石吾將以公暇會諸君子及其他勝處諸君子辱許余矣子其毋後余譢諾自是會或城中或郭外或飛閣層樓或浮屠梵宇或臺榭臨流或洞巖秉燭或密林間幽徑或平湖上廻峯或下或登或方舟或倚檻惟其所適期或旬餘或逾月或經時不舉或五七日再舉值景物之旣妍但公私之有便未嘗辭免席坐三人止于四果六肴湯飯再之或三之惟時蔬酒茗必具座中談論品藻止于經史文章孝子廉夫貞臣烈婦及乎英童樸叟方外羽客之儔或雜酒令戲謔不及時事飮或巨觴或小酌或興劇而頹然或席罷而矜莊不必其醉至其寓意或要耿寄與或玄孫名說之不可竟秘之不能者則每于會後題詠焉發之蓋雖不敢慕昔賢之風流亦可謂極其情之所至者也夫丞吾郡者衆矣如惟一者今所稱賢大夫也傅士斌斌哉國人所喜得師也毛蔡二公余爲生時習

遊也鄒君與余並領鄉書蔡鄭二君有早歲筆研之雅旣近又戚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余誠愧賢與仁亦何敢過譽今日之同遊以爲高後代若曰近也戚也吾願悅且親焉誠悅且親吾道庶矣而未易言也夫所謂悅且親非其外之謂也竊懼吾之不足以當諸君子也因諗君子見吾不足孰謂仁賢不在茲乎不在茲乎會起丁亥十有二月至戊子秋而惟一有校士省闈之行傅士且上春官値余醉經樓成諸君子廼會餞于是而屬記于余其樓在城西小西湖上有小景見詩中故不著

送歐陽生序　唐伯元吏部郎中

余令泰和時識歐陽生曰篤于諸生中篤而文以爲難得比移官留曹生以廩生援國子例居南雍旦夕從余問業生困鄉闈久亦竟不得志于南雍遂棄去復補例得拜郎官級七品丙申二月謁選授關中叅軍叅軍卽貴不足以當生才關中又去生鄉極遠非所宜之值余司銓而令生之之此也余雖愛生力不足以成生名而又處之以不宜之之地蓋兩惧生意生戚戚于其行也然生已棄科名如脫蹝矣何有一官而若不薄一官也者其行也𥁞然無難色不爲祿

仕不爲名高余且不知生所解况望世人能知生也生且度闈試問闒吏或有昔時望紫氣者乎爲我問曰知我者希則我[illegible]道耶德耶倘生之意亦其然耶

賀總督兩廣陳公平寇序　區大相左中允

二十五年秋廣西巡按御史林聚過兩廣幕府平岑溪猺賊功次上聞　皇帝曰頼文武之力南征北討罔不奏功惟聚惟允其惟督府鎮臣殫乃猷念厥功維懋賞亦宜懋於是如岡陳公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如故諸賜予甚盛是役也甲卒不滿四千俘馘不過千二百然而　聖情嘉悅册功視北塞則以陳公在鎮不擾師出以時炎徼晏然故也先年春公疏言岑溪猺賊屠戮殱村蒼梧藤三縣危在旦夕不早剪除恐後難圖　皇帝曰嶺外苦兵

久矣自丁丑而始息肩予不忍重困以兵如督臣言兵又不可已其相機勦處安輯遐方罔俾滋亂公受命先諭以德意不肯散廼檄羅定兵備副使洪徵發所部兵往故總兵陳璘叅將吳廣將之而廣西巡撫戴公總兵童元鎮亦各率漢土官兵來會旣集公乃誓師凡猺之府浪浪之誘孫殺無赦若猺被脅而從赦勿治乃以某月進兵剋日破賊不糜餉不頓甲往返數月西路以寧公舉事甚愼料事甚閑臨事甚斷乃克有濟惟昔岑溪與羅旁聲勢爲梗始羅旁發難未甚也日滋月蔓盤據千餘里丁丑之役用兵至丁

餘萬軍興之費至百萬俘馘至三萬餘開兩縣治之功烈甚偉然使未及繁盛而芟薙焉殺傷未必如此之多用費未必如此之鉅也將獨涔溪未平移大師掃蕩之如縱巨火燎一毛耳寬假游魂以有今日失今不治後爲羅旁亦勢必至公當機而發費省而功鉅斯足術矣又嶺外自羅旁定後稍去湯火異日者不能無妄動公巡撫廣西三年總督又三年壹用鎭靜休養生息未嘗妄費一餉發一卒六年之間始有今後然猶審視却顧迫而後動卽近日黎莫事亦夷因改革一大機局也撫馭失策兵連禍結且未可知

公第宣布威德而能令方張之酋係頸請罪僭奪之兇叩關納款旬日再受上賞豈非不生事以邀功者之來鑒乎當寇發時大相以使過家睹其事迨慕府上功適還朝玆定功賞又從公卿後與觀盛美南中士大夫在京者若而人謂大相職在記載宜序述賀公序曰公鎭廣南鎭靜類羊叔子持重類趙營平其平涔溪師不妄發役不踰時自始事至于奏功民罔知輸輓之勞軍興之擾大畧如此然國家方事島夷柎髀文武重臣如公者眞其人哉

賀南陽守郡鄧公考績序　區大相 左中允

南陽當古豫州之南包申樊商鄧房隨而有之封壤旣廣故所以綏和輯寧之道厥維艱哉昔周之興汝漢江沱之間最先被化其政俗之美不獨見於羔絲之在位蘋蘩之在公爲能勵其勤儉正直之操脩其靜一誠敬之德卽兎罝之野人漢沱之游女亦皆能以才自見以禮自守故聖人取而注之風首焉以見王化所被之遠而當時賢臣能循行郡國以宣布王者之化於南國如此雖其山川遼曠風氣揉雜雀角鼠牙之訟不能盡無而遇居之庶深谷長流之所阻

時或出而撓政以動王國而勤王心然皆治之而訟隨息諭之而俗遂恬故行路之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江漢之詩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見下之化强暴而就於禮義弭去爭心而取正於中國又如此是故甘棠蔽芾則召伯之所聽斷也江漢湯湯則穆公之所經營也迨漢中葉用以再興眞人挺生豪傑景從於是昆陽白水之墟愈見重於天下當其時其守土之臣必極天下之選而其土之士出而守四方者亦皆砥礪名行以治術著聲後之循吏之治者多稱引南陽豈非其山川雖遼曠風氣雖揉雜不能無待

於聖人之化而惟其有聖人之遺化故後之守土者與生斯土者多用循良顯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迨今而未泯歟溆浦鄧公之守是邦也清靜恬淡旣足爲吏民師帥而經術文章又足風厲雅道而示之趨至其布法於民表率僚屬又皆以化導爲務而不屑屑於科條簿領之是程是以三年之間教化大行雖歲或大祲而民不爲災採榷之使交馳於道而民不爲擾士服教庶民安業而公之功名日以顯於天下予使過宛適公奏三年最友人裕州守鄺子以群僚之命來謁予言予惟宛有二南遺化召伯之循行穆

公之經管尚矣漢世良吏爲盛而南陽之治爛然史冊幾軼三輔如召翁卿之勸農禁俗杜公君之治陂拓土鮑德之興學羊續之懸魚皆治南陽者也卓茂德之寛仁郭頴川之河潤張漁陽之兩岐宋九江之渡虎皆產南陽者也南陽之多循吏蓋自昔而然公仁愛清儉在郡薄賦省訟教訓正俗旣使民有父母之稱雖中使橫暴而境內帖然近者裕州瑞麥之產則又與渡虎兩岐者異世同祥然公方且以羔羊素絲之節流勿剪勿伐之仁本匪疚匪棘之心布來旬來宣之政勳業之盛將與兩召比隆區區漢吏足爲

公道哉公自起家郡理所至多惠愛在南工時裁革積弊至今商民祠之公非獨以南陽顯乃南陽則愈以公顯矣

賀郡守鄭崧陳公奏績序　區大相左中允

昔漢以六條察吏蓋於二千石爲兢兢當其時天子厲精求治愀然下詔乃曰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一外臣耳縣官至欲與之共民而艷慕其效至於政平訟理使民無愁嘆漢治蓋重守哉今夫郡所統轄大者數百里小者亦數十里封壤相望也地有剛柔燥濕肥确民俗有澆淳賦役有重輕訟有繁簡治之者有能否政有緩急張弛寛猛夫使一郡之内而国異政家異俗亦安得政平訟理而稱之於是郡守之勢窮而縣官所與共民之意亦窮是故

其道莫若訓吏訓吏莫若以身先之漢以來二千石得自辟掾佐選用良吏令制雖不得自辟然能正己率屬躬先教化使能者有所勸而不能有所勉斯所貴共民者耳肇慶於嶺西爲劇郡所領州縣十餘城皆負山阻險疆域遼濶民俗龎雜而十餘城者又各爲政也治泯泯棼棼民是以不匡故守吾土者不難於平其政而難於使十餘城之政之盡得其平不難於理其訟而難於使十餘城之訟之盡得其理不然我有人民而長臨之吾能庇之以封植焉豈不亦稱理效其如此十餘城者待命何也郡守陳公之爲肇

慶也不自爲政也又不令十餘城各爲政也乃與十餘城共爲政也其與十餘城共爲政也爲之堂上而已公之視十餘城也無以異於堂上也其爲之堂上也無以異於爲之十餘城也其以我膺一郡之寄欣戚利病我其尸之夫既環千里之封而置我守聯十餘城之長而嚴事我豈其謬爲尊且重者此公加惠意也蓋政期於盡得其平而訟期於盡得其理矣是故明察以涖之給辨以宣之煦嘔以撫之矜京以遂之平法致憲揆度衡令使百爾小大畫一而守以法相維以事相勸以功相序以能相先安其教宜其俗

公所以幸敝土而錫之乂康者也始公拜命來皇皇詢及鄉士詢及庶人豈以其才爲不足辨無亦謂是十餘城者要束且未申條教且未布因仍積習惟故之便無乃於政寔有缺歟故治在去泰去甚徵輸止足賦額毋濫羡里役止勾攤毋重困以供億胥史止承行毋令舞文府臺無得至縣縣臺無得至鄉暴尉止捕緝毋竊權虐下關市止軍需及譏察毋橫濫稽留病商旅至如廥儲蓄浚城隍敬老字幼興學造士凡公所爲無非爲十餘城之民計百世之安凡百在位罔不仰承休德悄既往圖來效以期不負公之教

百姓亦罔不被德蒙休謳吟思慕以安于公之政蓋公之教徧于群牧而公之政自堂皇達于四國矣於是公報三年最適臺使者以卓異聞十餘城之長相與謀曰二三子逮事夫子有日矣庶幾稟仰教令以幸無過今茲之役二三子及觀厥成可無以揚公之休乃因高要李宰高明楊宰來徵言夫爲　天符訓吏導民徙政平訟理公之休德也奉公之令而敬之民二三長吏之良也不佞既稔公政人嘉二三長吏能稟承公教相與以有成也其何辭於載筆

孺朗初稿序　　區大相

詩古今不一體要皆出風入雅其韻語本人心之元聲故興誦而里謳懽吟而愁歎若扣之有響觸之成籟後世學者初機之士或有合焉至其點動洩造物之機緘轉旋關世運之升降發情止性振廢興衰奚論三百篇即當代章什自足立言不朽此雖老於壇坫充棟兼輛求一語庶幾而不可得詩固未易言哉吾嶺南自張曲江以詩教倡　國初五先生更振起之至梁黎歐數公各稱一時作者而黎秘書作之不止遂欲窺曲江堂奧盖秘書少年舉孝廉不屑更爲南宮聚數十年精力乃得至此世人視爲末藝兼長之物掇拾髣髴傲然自足鹵莽遷業宜其去古之遠也予自弱冠苦吟幾欲棄遂世之衆中歲幸備員詞垣優游風雅自謂古道可復一時朝野若潘光祿子朋華謬相推許應以同聲不圖世運姤人積痾苶研今吾黨稱詩彬彬蔚起子朋有族子曰孺朗者少年嗜古力學殊有風雅致社中同好裒其初稿傳之海内屬予序之夫詩自不易自有定評予安敢遂以千古事俟孺朗孺朗發硎不啻出匣干將矧友天下士虛其心大其識不遷其業繼此以往予安知所稅駕哉

四游稿序

區大相

四游稿者今少傅穀陽先生所爲詩也先生自登第官翰林出入侍從以至終陟元輔有北都稿自冉起留寺掌院篆教國子貳吏部有南都稿自奉冊楚藩有使楚稿自出副越憲有客越稿曰四游者紀其遇也是時先生謝病卧居請歸相印疏凡十七上間及政詞極懇切　天語慰留亦極懇切先生不得請杜門無聊則取平日所爲詩手披口吟冀以自遣生平遭遇有此四者刻成以策視相俾叙之曰惟子知我相逡巡謝不敏數月後復申命如初詛不能辭乃拜

手言曰夫相何足以知先生哉先生以道佐　明主入告出順事成不顯其功但見其忠几几爾度休休爾儀抑抑爾節凛凛爾誠　天子嘉之天下諒之或始不免疑且忌者旣乃信且服之此不待相而知也雖然安敢謂不知先生乎當先生南遷時相在家脩遏之而後見見而不拜也先生不謂亢及爲祭酒時相問業雍館談道則徃講藝則徃衆唯唯而獨默默也先生不謂矯及爲少宰時指讀書詞林隨衆一見見輙退未嘗半語叙契濶感知遇也先生不謂迂及爰立時相在史局公見外未嘗私投一刺紛歲間未嘗私請一謁也先生不謂疏因是知先生於人不以親疏爲厚疏遠爲薄譽之爲賢毀之爲不肖旣和且平好是正直相於先生則可謂云爾已矣故得論其詩焉夫和平正直道之則也君子以此養性而達情也和者其詞愉平者其詞恬正者其詞雅直者其詞淡愉則不躁恬則不厲雅則不佻淡則不浮夫恬愉淡雅詩道其至矣先生所作有之是故北都見夙夜之義焉於南都見顧瞻之思焉於楚使見靡及之懷焉於客越見優遊之志焉凡朝宁之敷揚僚友之諷愉征行之紀述時物之感觸無非是者然君子誦北

都客越每嘆其難何者處名位之極而無富貴之心當失意之甚而無牢騷不平之氣非有道者不能以是養性而達之情宜其爲詩恬愉而不傷於躁厲淡雅而不傷於佻浮可以興觀群怨盛世之音於是乎在後有作者斯焉取則小子業謝西河說慙匡鼎何能揚扢大雅妄爲標製作之所由詒之來哲

潘光祿子朋先生七十壽序　區大相 左中允

嶺以南炎洲羅浮皆僊靈窟宅在昔屯否晦冥之世蓋多隱君子文明聿興太和鬱蒸磅礴中外越會傳海千里郭景純氏所謂盛衣冠之氣者往往聚爲甲族其閒秀而有文富而好禮能以高華飾其腴膴者莫若潘之多賢至父子相承並以詞章貴顯爲海內推重則子朋先生實世其美云先生之父爲滋蘭公聲稱籍於嘉隆閒其不爲韻之文章師事黃才伯宮詹其爲韻之文章與黎秘書歐虞部相倡和先生於稚齡即豔稱之發爲詩歌一時先輩多所推許鄉國

之祠曹文社無不引重於先生者不肖始舉孝廉即耳先生名繼而不肖備職詞林先生以博士弟子遊國學交驩盡天下材彥閱歷山川文獻之勝著作愈以閎富名譽日以蔚起未幾而拜官寺署爲　天子典勝蓋稱劇曹尚方不時之需中貴之所横索曹胥之所乾沒而先生廉慎勤敏游刃有餘服官多暇不肯因得爲文酒交　國朝之文章自北地以還歷下繼之盛於嘉隆而即衰於嘉隆其病在誇大而不本之性情率意獨創而不師古遂使唐宋　昭代昣分爲三聲氣之元江河不返不肖竊欲以蚤力爲砥柱

而苦於寡和近始有避其論者稍剔洗夙尚謀振起之而先生識高功深已赫然丕變故晚年所詣直逼古人愈以雄視海內蓋周旋於都下杯酒論文凡幾年所繼而不肖于役周藩請假山居而先生亦奉使大梁先後過里輒軒歌詠幸接同聲洎不肖被讒量移南同而先生且拂衣歸矣先生之歸也有賢配麥孺人之順承足以偕隱有諸子若孫之繩振玉立足以貽謀有瑶林別業足以娛情有不朽之文章足以滿志有詞曹之儔侶子姓之多賢足以過從而觴咏其松筠之性海鶴之姿瀟洒於烟霞雲水閒年愈高

而神愈王先生豈特文章之士耶其致虛寧極罷辱俱忘物我俱適得道而久視耶較之不肖匏繫一官罔病數載踉蹌而歸尚憒憒枕簟間奚啻腐鼠之赫鵷鶵斥鴳之笑鵾鵬者矣茲歲辛亥先生壽且七袠季冬之月爲先生覽揆之辰先生之子若孫合族之少長咸用觴祝其弟萬祿天啓等來徵壽言不肖謂先生之宜壽有三先生樂善好施遠於名而不求其知尹人而不責其報揚子之言壽曰人以其仁宜壽一也先生之服御約素無耳目嗜好直得道家嗇神養命之源元倉子曰人性本壽物者撓之夫爲能不

挦者宜壽二也二者世俗所知也有進於此者文章與國家氣運爲盛衰詩自三百篇勿論汝有唐格韻聲響之高下人材之淳漓國步之平陂斯道之隆汚始末具見先生詩歌出乎性情和平溫厚易一時叫跳儇㒨氣習返之淳古文以壽國先生與有力焉以彼瓌瑋之材固宜載簡金匱簪筆螭頭鳴　昭代文明之盛乃僾游曹署末幾拂衣大悱位不酬德而能使文章之道培延國脉轉旋元化未有不食其報者大雅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宜壽三也冥默乘除之理數然也說者謂文人無遇以俗情多害其能而能若又不習世態工盤曲其柄鑿權位或然乃又曰文人無年則姬孔述作明著而皆壽考衛武九十有警德之詩後世若高常侍五十詩始工白傅香山掉頭吾吟吾嶺南曲江之後黎歐數公皆得年者也何誣文人也世俗所知先生之壽若彼而先生壽國又厚微造物若此卽齊彭殤之視空壽者之相在逹生尊生無牖以世緣自慶然造之所獨鍾於先生者寧有涯量哉羣從諸君以爲知言請受書而歸佐上觴而進之

送王藩父守眞定序　金節

眞定爲古趙地所轄州五縣治二十有七其形勝臨漳水倚恒山左瀛海右太行其俗習文武尚禮義自昔記之蓋京輔鉅郡也王藩父治聲藉甚郎署間丙戌春拜玆郡來謁余請曰不敏委命屬吏有年今叨領大邦爲翁桑梓地願得言以藉手聞之郡當子午孔道實畫乘傳者車馬輻輳二臺院駐蹕其中晨叅徃謁候顏色還坐郡計三十州邑吏治則已漏二刻矣是守竭其精神耳目於外者十九其理郡事者十一吾將飾供帳潔厨糈徃來奔走日過客以獵虛聲乎然供億煩而膏脂竭矣將懸簿書期會役役於刑名錢谷間以稱監司部使旨乎然精力耗而實惠不究矣將如古之循良龔黃卓魯者流宣德達情與民休息無赫赫之政希皥皥之治乎然供給奏報稍遲人將惟守側目而是尤將如脂如韋以邀榮名而取世資乎余推魯質直又不任是惟老先生命之余扼腕而嘆乂之有味乎藩父之言也漢世以武功扶風馮翊爲三輔近地稱股肱郡內以拱衛京師外以控制諸藩而河南南陽不可問則以貴戚近臣在焉今之眞定何以異此傳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闘

難走徇椎埋剽竊者亦不少又多中貴戚畹里居不可以法繩也西連山西北枕保定界乎倒馬龍泉固關爲戎馬供應之藪寛之則見以爲迂緩而無當急之則見以爲操切而不洪郡守亦重且難矣余讀史至趙京兆所治煩劇不下眞定其所揣摩擿發中人之陰以神其奇張子高理郡時趙冀州界大賊炮鼓白晝起一聞刺史下車輙引散此二君者令行如風威行如馳若神鬼不可測海內咸推遜避舍而班氏語亦津津不置至其著循吏傳則不以張趙易龔黃謂其慘刻少恩非所以養元元之命也君所治近輦

轂下卽不大鷙擊治亦立辦君盍袵席其民而振刷之第無以藥石先粱肉毋以精采剥元氣忠愛乎尹積洽淪徧易以治也且世之詡詡爲名高者有出于簿書期會奔走逢迎乎其能者不過剔垢而任奇耳此何足爲藩爻重哉聞之習于水者不憚瞿塘三峽之險習于陸者不惴羊腸鳥道之難君會司理廣平廉明忠信果毅不可撓聲名燁燁膾炙人口眞定距舊治相望爲行部所習之地循是以往如輕車就熟路也奚暇問道于余然余謂天下大勢如一家然京師堂奧眞保諸郡猶門庭也善理家者必固其門庭而后堂奧可恃以無恐脫或扃鑰不嚴門庭不固豪猾悍子得以骫法其間堂奧未得安枕而卧也司銓者以君爲能選擇而使北門鎖鑰於是焉賴其尚展乃心懋乃功以簡任余將跂足而觀厥成矣君適趣裝就道同列祈余言爲別余持是質之后山楊公不以爲佞因書以贈

送范原易擢南昌守序　金節

范君郎南比部調度支蓋五年于玆矣華問蔚起主爵者才范君遂擢守南昌往臺省薦剡列諸舍郎文武才備疆圉使余見范君名褎然首牘中及余來陪京掌度支事而范君以期會旅進望其人玉立有矩矱稍按其分曹治狀事事精核中竅理乃信夫往之奏記眞得人云未浹旬而范君以新命別余之南昌遂問所綏方于余于后山楊公公已有別稱說勉其行矣余義不容已乃綴之篇以贈范君夫南昌非岫陋吳楚之大都會乎其內則鎮撫大夫柱后惠文與

行部諸使者節鉞冠蓋鱗次相屬而尺一方書又不可以文陳也其外則擁傳乘軺鳴櫛弭節者星馳雲逐而供帳治具于亭障臺隍又若流也良二千石得不自馳驅于棨戟之間而贄謁修剌以爲恭乎得不報謝軒輶而問遺于謁舍乎得不戴星櫛沐而秉炬以治爰書乎良已勞矣又況夫枌榆之番纓委珮鳴珂于里置笏于床者臚列也或干掫闌入或赫蹏居間順之則肺石弗平逆之則飛語驟至烏在其三尺不撓也南昌不易嚮吁艱哉由今而覘于范君亦能玉立有矩矱矣貴倨不敢干以私亦能事事精核郤竅理矣紛沓盤錯可以懸解而卒辨君何難于南昌乎哉第其俗民纖嗇而喜爭匹夫修飲食小忿輒囂然起奸人斷齕其間而兩訑矣國儉示之以禮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賓倨人固多持其鄉而俠咫宵人亦多陰賊貴倨人以爲武受理者加意於窮詹而故過爲裁抑于華冑見以爲鋤擊之彊而實非中和之體矣且也大江以西條刺鐫令其操下僚也急急則擿拾小過則易錮人于聖世欲人祓濯其志意而乃毛舉鷹擊以博名高使邑之丞倅參幕蹤跡如傳郵而民亦弁髦之惇大之體如是邪南昌守日與當事者

相酬對固可以陰福輿溓而所益多矣范君行矣范君勉乎哉余又聞君令南城時以治行高等被徵召玆其行輕車熟路也擘頑風謠則歌來何暮奚讓焉異日者用臺省之言推轂君以疆場之役必尺組寸筮傑然自建余日望之余日望之君同舍郎以余言質之后山公公以爲然遂張之祖道爲君贈

贈董令公應　召叙　　祁衍曾　舉人

董公之令吾莞也惠而不偈餇而無傲順而有章一約束明彰癉防民以信馭吏以則接士以儀承上以經度支有程平允靡冤越四載莞之邑大治部使者上其績　天子嗟異召之還將以畀風憲之司儲宰執之寄也于時鄉之士大夫若父老子弟若僚屬相率造庭賀公賀者欽其行而惜其去云先是海邦多事盜賊擾攘居無寧宇公以運籌功　天子馳萬里冊錫之金矣茲召也豈其忠勤而槩于　皇之心與昔者漢昭之立也幼大將軍光秉政一時守土吏嚴

核相尚黃霸獨用寬和為名迄于今述之公之政孰與霸夫居官無赫赫之譽而民陰受其福史堅所謂德讓君子也當霸時漢天子賜黃金車蓋下詔褒異公卿欽選補之然功名損於治郡則何以稱焉漢法守令擅予奪生殺兢兢所為理令邑非不百里令之權尠如矣上而府而臬而藩而按而撫動有所縶設欲紓已志能不獲上以治民哉靡者隨亢者折匪器罔受匪才曷通器緣體立才以用顯顯用而立體德之徵也其惟公夫其惟公夫我　天子聰明天授聖德光昭郎夏啟周成王遠邁之臣工廩廩懼無以將美謹身奉法思與民休息且不暇公歸矣出入禁闥中上下佛仔拾遺備顧問何先夫持一命於遐陬僻地不有負我民矧負　君哉公亡諛曰元首股肱德澤沃乎九州堯舜雖聖輔以五臣十二牧猶縣旌建鞀招言者他未論海濱遺黎連年困於兵戈潦旱頻仍征輸日急老稚轉溝壑矣此仁人所隱也公何以副　主上軫念元元之至意耶憶嘗與公泛扶胥之濱波濤拍空魚龍出没風從東來蓋橫嘘焉張帆迎風捷於星火公起而指之曰嗟哉海乎其川滄之匯乎三老之徒使船如馬低昂盈縮惟其所欲神矣神

矣因斯以談寧獨茲哉天下之事各有體而用以殊是故巨小者器也偏兼者才也淺中則受有限通其變與時宜之公之外而縣內而　朝廷主張移易厥有本因予不能知而知其器其才所謂德以基之因體而效用者也斯其人也無往不利矣會公屬官張金焀鄭騰蛟輩過予曰予於公最深知公莫若子敢以言請予不佞無能言第次其所云云者如此

邑父老送楊令公　內召叙　祁衍曾 粱人

今之仕宦者凌風鼓翅振厲於九天之衢是遵何術哉務在矜己張聲徇曲而督責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則太史氏記之矣漢室良吏爲盛嘗讀文翁翁卿次公諸傳豈不斌斌質有其文武乎迹厥行事初無赫奕建錯非常可喜之功他如武捷威嚴勝任愉快猥云章法非所論於清濁之源也　國家承平日久吏治弊於因仍　聖天子奮志厲精綜核名實以邑令數更易則民無所守　詔久任之而恭和楊義叔先生來令吾莞蓋八年于茲始膺臺省之　召云當

今時天下之罔密矣先生正以一內公以布外寬以情體廉以養威其爲政也非不修令而明刑怵然如傷與民休息所謂謹身帥先鞠躬君子之遺風者與夫志以恐堅盤錯別利有容乃大積久斯孚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主上軫念元元思得法從之臣備顧問茲　召也舍先生奚適哉邑有祁生者往從諸生後受知於先生又先生場中所取士先生行矣諸父老攀留之而莫得也生遂揚言於衆曰語有之不爲諫官當爲縣令豈以令於民最親而諫官與天子下上其論議乎夫今先生優之矣行將晉紳延笏列於青瑣之前持高亢好名共憸忍干澤先生毅然自信壹稟於中和異日者從容登對曷嘗須臾忘莞哉親民雖莫如令然動有所覊寧無志之未行行之未盡者歸而告諸吾　君四方均割榮焉父老無勤維時某某等謂祁生宜叙叙曰方天子之召先生也民數千輩詣部使者請留不可以㪷田留兩月可之於是作攀轅圖於是作脫靴亭已乃謀立祠俎豆之祠費出於民不踰月計千餘金而老者扶筇少者稽首聲徹於天與不能進各號泣而別

汪郡丞贈言錄序　　馬夢吉 知府

嵩嘗論學與政無岐致儒與吏非異人任而深詫太史公傳儒林循吏類焉若方員之自爲器郎聖門若游夏求由亦何文學政事之莫兼資也豈其勝場固在偏師足畧云余不佞杓之人也承乏興郡自惟質性直腸藉手二三儕輩披衷見悰左右夾而朝夕規可幸無曠徽天之靈我還虛汪公實共有此土也望之嶽峙探之淵渟郎之和風咈而霽月朗其犀利又陸截水蔧氾畫塗忽若也私心内遜嚮慕者乆之而又重自慶其近置㙛焉公餘揮塵間出雲雁館兩擢

時諸搢紳大夫士所歌詠頌述之言讀之渢乎泱乎繩繩乎浮湛英華有覈芳潤鯨鏗籠轄莫不齊聲而效響以彼達官持論時彥流思譽必有試汙不至阿夫豈直駕説也者於是公之所知諸生屛吉掌受而剞劂之問序于余余謂經術經世務公茲者勞蹟茂著乎當途德澤旁盎乎方域徵昔於今爲符券信今於昔猶嚆矢此邦縉紳大夫士多能言之列所爲歌咏頌述之業津津鉛槧潤而絃管被當不待璽書褒奬恩綸超擢之日矣吾固知公之碩學美政隨施輙效郎有傳儒林循吏者兩置公皆光簡冊也矧繇此勛名日起彪炳無窮且將紀之旂常勒之鼎鍾歌咏頌述猶丘里言乎哉

課兒長春序

余燕詒無長物獨饒數篋殘編堪供兒曹夜火顧虞其不鄰丹也何緣化赤曩剌興時惠徽二三賢輩結社嚶鳴雅相彈射歸來弟兒倍覺氣豪強學人作爾馨語余更虞其未獲邯鄲也則轉憶夫嚶鳴問奇之儔也政懸想間而黃兩生且掛劍來矣千里同堂意氣摩屑固不減曩時風味云兩生淹雅多文超超混混故自深也弟兒不文亦奈何以郗莒齒齊晉芸雖

然祖生之鞭則在乘時一著耳卿其勉之

壽李石泉九十又一叙　馬夢吉 知州

昔周條侯蘇中郎暨羽林諸兒以文章政事鵲起爲聞人所稱私心竊計天下神人英物其豎立固然及考其世則太尉諸人有先德焉乃知士君子抱奇雋負榮名者蓋天性亦厚植也吉生也晚不得從李大夫敬齋公游然鄉父老道故謂大夫少敏而習事方其束髮授經煥采摛菁衙官屈宋直刻畫兩司馬及領賢書而綰印墨于潯也潯故稱劇邑大夫直不倨巖奇諸所清戎決獄遏叛治猺卽素官練吏嘖嘖難之此固條侯中郎所不及謀而羽林諸兒所爲抑心

降志欲北面以受約束者至論其先世則尊公石翁實以厚德郎大夫雲蒸龍變亭亭昂起中宇乎乃翁則益恂然如處子捧青璧立通衢狀又翁性恬淡大夫既貴則益屏世棼長嘯薜蘿城郭無半武跡以故大夫奉訓唯謹一出而景星慶雲則其所培厚也公以今九十又一攬揆大夫執友某弟畜大夫而父事公乃問贈于余余顧不文然余聞古矣古人言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難也請進以規曰願翁敦晚益之力毋棄于前修而成令終之美更進以祝曰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游焉君子致其道冀其壽欽焉願翁愈培愈厚以結大年以貽厥穀石翁唯唯曰敢不再拜以邀嘉祝規于是艘者咸被之聲詩炳炳蔚帙以酌明水而題侖弁焉

刻敬業堂稿序　謝與思 [illegible]

[illegible]陵之音未敷而靈馳十界騄駬之足方駒而逸[illegible]故綠竹之葙懊神盈座華穠之詠動色聯鑣[illegible]說閭之俊標光國之嘉瑞也劉子齡芳齠齔神濯瑛璣孅八閩之清華領七步之菁藻符郎則千里絕跡謝庭則百尺無枝羅崑壁于胷中走珠璣于槧末是以長裁短俏動契風斤逸楮鴻章時揚雪唱發五雲之朗潤謝百卉之靡飾逸色驚瀾圓波漱青虬之窟長風破浪激流飛白馬之津所謂辟易[illegible]陷獨鳴日下者哉至其剩頡餘鋒傍馳曲詣冊青點筆劉少

[illegible]之伯兒翰墨飛芒王將軍之令子復矯嬌鶚隊琤琤王叢者也矧其弓裘世緒摺宋紀于百金簪紱家傳邁漢貂之七葉顧軒翥之在曙折冊漢而何遜郎抑霍之可需望玉堂而非遼所冀脅鋌而進矯翮而前陵層臺之九重遂凌亭毒駕滄溟之萬里竟涉尾閭庶其勉旃聊茲序耳

駐月臺集叙　　　陳光穎通判

蓋先大父之言曰士豈必其榮名厚實哉方立衛古要在自信余伯子有所受之方大父仕閩爲李官多所平反直指使者旣慕說延平以爲才會上徵南中治行使者陽浮購書延平大父第以書抵使者所期物亡其中卒用此罷歸居久之子若孫孝弟力田不廢儒效大父盡發嘗所藏書更迭環讀已迺勞苦之告曰設吾他日毀正佹趨得當於使者逆天媢人庸詎能有若屬乎吾迺今知止足之分矣先是大父春秋六十又一再領孫而有伯子伯子少受大父書有

其求髮爲諸生不啻下帷卒業經史百氏家言旁及星曆科官靡不獄究也者里中梁何兩先生起家作者爲名高伯子即不自謂鴈行兩先生頗心遜其博云伯子尚未攻詩間出片語人人相詫辟易性頗峻執不能頫首功令會時政東濕博子之路遽拂衣引養慨然謂士所托於世寧藉一第重假令一第足重士胡杜門著書者寂然千古也所居掃炎軒軒之上爲駐月臺置遺書其中覃思撰述寄與觴詠古詩法漢魏近體驂驔盛唐尤酷好杜氏少陵其他諭著間一稟尤氏餘不必斤斤程古要以攄所獨得絕不御蠁悅之飭諸未具論即分野律曆世儒鬧於大較綜循爰居之駭鐘鼓伯子臚析毫芒櫛其實而裁其衷噫亦闕眇矣比余跧伏田間謬以詩謁伯子其言軼才人之所時有故或醇質而功不至功至矣而氣不鬯氣鬯矣而日有不暇給蓋戛戛乎其難哉伯子曰此猶謂材中繩而寸朽玉纖瑕而美璧令其最下者取歷下琊琊尸祝之剽其唾餘挾以詡俗厥風靡焉吾屬者治業益力琢彫還質聞有喋喋持可否兩端吾惟是立是衡前而不卻夫攘擾之徃與沾沾之趨名若利等嗜耳吾幸有先人之藏書在夫非淸白之

遺也苟焉竊以奸時此向者大父之所羞吾懼焉於戲大父自信而不溷於實行伯子自信而不蘄於耳視嘗其棄諸生時豈復患名哉於今睹伯子之志矣集成命藏之家頗不敢佚昆弟之質言謹述徃令以詔來者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鄭宗齡 編修

朕觀前代帝王雖德上聖治臻其泰隆而猶採摭故實不廢訓典者匪以侈觀也則勸戒資焉耳朕以冲齡嗣執皇序日御經筵典學緝熙考信六藝之指究其要耶矣其於宋儒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時披覽焉誠以明鏡所以察形古訓所以資理苟非稽臧否於往代鑒得失於今日則日游秕圃何補理道是書也體彷春秋目遵左氏總質文而分其流離嫩惡而要其指其法嚴而正其事精而核其詞典而確蔵序昭明統紀畫一綱舉目悉莫不臚列誠六藝之閫鏡而法

戒之筬規也夫懋昭之主不忘盤盂執競之君猶勤几杖彼於小物且兢兢焉矧如是書事載君相炳如日星指存懲勸辨如白黑者乎朕每覽其芳規爲之迫然改容竊嚮往而亟慕之及覩覆轍相尋之迹未始不凜然深懼怵怵乎其戒之也是用重梓以便觀覽比於盤盂几杖之義且欲三事大夫鑑於臣紀靖恭爾度以稱朕意焉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林承芳 編修

今上登極之十二年大司成臣某上疏曰士所貫通經學古維十三經註疏故未鑴於學宮士或不得考覽非所以尊經右文廣厲學官之業也臣等請得率屬訂校奏上幸下大司空給資鑴之太學斯亦明經造士之助制曰可於是下大司空給資授鑴如所請既訖工命臣某序其端臣謹拜手序曰夫士惟　上意所嚮則竭歷而趨之玆　上不以經術望士哉古者士得觀於全經之難也然猶款闕而請編蒲而識乃今得坐而卒業焉士所不象上之指專精趨學者

非人也天下自茲彬彬多經術之士矣然國家以宋儒傳註取士今舍而取於漢者何也夫宋固樵乎漢者也傳乎漢而後知宋之源也自漢儒傳訓詁宋儒因而釋其義夫義主理理吾心所固有者也即微宋儒吾得而以心逆之也訓詁非得焉則譬之胡越之人聽中國之言語徒瞠其目相視而不相通也微漢儒爲之譯宋亦安所譯其義哉且也儒者之不能盡窺聖人之奧義將使人人膠其說而不復深探聖人之旨則不若第傳其訓詁人人得自以心而逆聖人之意可也漢之去聖人也未遠其說猶或有所受顧安

得執宋之説以廢漢夫聖人之意不能畢窺則盡其説經者而存之以待後之聖人聖人之經有時乎明也斯固　皇上加惠庶士之意也然則士何如致力哉臣觀漢初諸臣引爲經說多離而少合然往往能樹俊偉之業迄今可稱誦乃其後辨析精微曾不覩其勛伐云豈所謂窮經致用者非耶則以我用經與以經愽我者異也繼自今治是書者能優游自得味道之腴則大善即不然如古所稱治官涖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庶幾哉猶可以無愧朊若曲學阿世自矜稽古之榮至使人謂十三經掃地則　上意謂何

臣不佞願與學士大夫交儆焉

贈劉督府大司馬奏績序　林承芳　編修

大中丞右司馬中都劉公總制全粵有海上捷晉祿大司馬且善後其地仍舊官乃今考績夫非虞廷明試之故事乎不佞芳竊有舊聞國之大事在兵與農閔閔望歲十九得之戎馬生於郊民無與生也　國家武備不北搆胡即南絓越胡近而越遠治兵者亟胡而緩越矣在事者難胡而易越矣難胡而胡猶亡難也易越越卒無幸矣夫胡黃沙紫塞之限而又悉中土之所入以支之難而易者也越去中土萬里爰有明珠翠羽財瑤之所自出塗壁茆茨夷島酋穴之

所形錯壤接者也其俗質直尚信桀黠狡猾之所豨啖張望旦旦焉者也其人孱以怯其畜藏詘以困其邑聚散而無恃　先帝張皇備兵設蒼梧之鎮其於兩粵何翅關鬲豈不以門外鬪勦非其人壁扶戶毀堂皇上將不得正席匡坐而猶很云越遠也粵無幸矣郎　國家何賴之與有故參贊雍之果新建王之筭指据卒瘠靡遺餘力其難也碩粵之盜不負固山且阻深海山蟠峙而海出没則難易臚矣王于山雍亦於山難于其易者也公之晉大司馬祿也　今上嘉公海上功若曰　高皇帝統馭寓縣不罷棄珠崖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珠池卽東南逋逃責在守土者守土不能芟治其間傷　高皇帝廣育之恩詎直鰥曠乎唯是害伏禍隱庸常之見守不假器無亦不戒視成耳乃卒賴公逭其責詎直守土者徼惠非地方之幸賴乎卽彼桿之茂桀黠之德樂輩不爲東南抉壁毀戶郡國得正席匡坐視峽若寨勢難倍之係重蓰之功不將什伯乎是役也淸瀾之摧限門之破硇州之礁之擒其難也乃其所爲易之也不盜惟是田州緒曰未竟矣中丞璁萼有後言矣公以不世之勳知遇　今上盛不亦惟善後之爲急故車服之賜公得綬帶對揚休命粵環海百城公終惠之乃今嶺外底定西北孔亟　主上仁明不逐虜不下食幸二三大臣宣布慈惠將士群牧宣力分猷虜不足平矣而外臣封事方皇皇雨暘之愆期凶疫之接境乃粵中綏萬邦屢豐年太史敷詩宜不後粵中　主上南顧問功因是寄分陝之任公不周公旦卽召公奭藩屏之前公詎直爲參贊雍新建王矣乎昔公以方柄中忌者去閩浙十年而始出一試之蜀中再試之廣右盎參贊雍新建王之所不逮者公直爲之式廓焉乃今以奏績荷　主上知嶺海居民安於食養矣農之典咸公焉倚藉兒　主上南顧則微獨不佞扮榆之芘欣欣侍紮鞭操如椽之筆剷名山之墨不佞從矣

宦體小序

林承芳編脩

夫宦之言體也何也體之猶言式也夫式也如以尺寸束物也夫旣受束也弗中者失體也失夫體也卽巢光病其高也仲尼病其聖也顏氏病其仁也原憲綮公病其介也陶潛病其曠也王謝病其貫也董賈病其采也夫有所病者弗式也弗式者失體也夫宦而失體也世莫許也宦而弗許也聖賢安施也夫聖賢而安施也雖宦亦奚爲也然則舍若宦而之聖賢也何弗可也然又奈之何未可以洗耳也未可以接淅也未可以簞瓢也未可以窮閻帶索也未可歸去來也未可以盤桓會稽也未可以長沙江都也然則奈之何而得體也亦曰挫廉逃名以不背於聖賢也則亦庶乎其可也作宦體序

莫鳳巖先生三教會編叙　趙應元　王事

大塊苞靈植主惺惺而客焉者幻唯是不眯於適迺剖其藩而宅其所焉夫客而幻者糟塗炎竈之爲棤棤所升盤何翅千里許若迺譚玄課宵自標不二灋門初猶與吾儒分駕犄角旣則恭犇軼而先之此人心之蟊賊周孔之亟夷也者匪其識至高又孰從而辯之蓋日象盤而盤非日也眇者叩盤聲而日之譚玄課宵而托足吾道者則眇者之誣日也明於主客之辯而不溷其惺惺斯稱羽翼聖筌而所關於名教不玄尠焉鳳巖莫先生世家嶺南從先大夫籍錦衣補順天弟子員甫弱冠卽謝一切支離之業獨潛心窽綮名理日孜孜焉肆力聖賢大學之指百家汗牛固所不遺涉獵乎而竟不岐路是籍二十四舉孝廉夫士也脫屩登華則有嗜肥甘若蔗而弁髦其故吾也者先生跡糲如昨執質增城之席溯江門之的而敎率之者若而年年隮驪仕始成進士第先生遂慨然曰明親原匪兩截余嚮日孜孜肆力者或可厝諸實用而不以天下事嘗矣筮仕地曹錙銖不浬出守充郡翠鶴風高儼是司臬於松司藩於滇觀察於閩隨所稅駕翛然標堅偉伐及今讀權政守政邊政平畨

移稿滇藩行稿諸紀蜚績纚纚膾炙人口厥後不羼合直指遂以春秋高致政旹蓋耳順又二年矣先生曰吾儕出而營職將以所學克治世務耳而試焉有域孰與舉吾二十載所肆力者卒吾業乎用是羈鞿遽靡正襟危坐每日必自呼曰主人翁在室否蓋欲惺惺常鎭不令客幻乘是蠱而他適所筆代秖實巳稿棨棨數萬言豈其掇拾以賈奇者哉業巳批卻導窾劈眞幻之懸解洞如也然猶自謂弗究厥奧焉儒道釋別爲三編闡發吾道心印儼乎坐濂洛關閩之側而針裁其領袖者二氏者流澄心返照夫亦煉神也方之而谿支梨火棗夫亦尊生也方之而左則津津焉辯之若黑白擠之若仇寇使不得築門戶以與吾相角立而吾儒惺惺眞宅燦然如日中天彼寸雲尺霧曾靡所翳障焉此非灼於主客之分而不以幻塗眯所識烏睹此乎先生旣遺捐督學使者採輿碑奉鄉賢俎豆之是先生羽翼聖眞功誠不尠而食報亦有美榮矣太史公有曰當時則榮沒則巳焉者眂此不星壤叟哉　明興二百餘禩我白沙陳夫子崛起江門潛心正學至今與河東餘姚金谿餘干諸君子從祀　又廟嶺以南亦繇然長華釆白沙之學增城獨

得其宗奠先生師事增城而直接其源委觶樽俎
素王之廡且有藻潤焉而區區食鄉賢之報胡足磬
其梗概矣噫嘻先生遠矣三教犂然臚列弟令後生
學士儻不眯其惺惺而欲探正學之玄珠尚藉是編
爲司南乎庶幾不長夜哉

賀李豪吾邑侯母太孺人貤封序　尹遂祁

凡毋之愛子也襁褓而狎膝下則爲之計深遠亦曰
必使長保世耳其砥行立名而後之必大乎則以屬
諸君子而且諉之爲不可知之事也乃太孺人之見
遺於先君子時也惟是藐然之孤將藉手以報地下
而敢諉之爲不可知之事哉父之於子無不欲自見
其名成自見其志效即情推於促景烏知不覬一命
之榮于地下乎其或靈寵可邀而既秀方實植微壯
長有不在我而無念可以即安者匍匐拮据不與焉
量力計期此伏彼起亦惟自見其名成與其志效而
後者可知已故以毋道代父道而成先君子之志者
太孺人所以子侯也以子道敦臣節而體太孺人之
志者侯之所以子吾邑也夫侯固天下才也函牛之
鼎不以會九賓而享諸侯而乃以烹雞莫不謂侯色
授而操縱無不如意顧乃惴焉不敢有輕焉之心慮
必曲防而政以循循舉也始下車視事覩胥隸羅列
息煮張皇小民脅息扶伏未嘗不愀然念曰耳目之
地得無有沉冤不易達者乎狡獪之胥盤結積蠹舞
文玩法肆爲侵牟而閭閻至吞聲不敢出口民其謂
我何何政令之爲也於是廉其實即一大創革之其

朝夕在庭罔敢有窺覦者至於訟無大小必親聽無不較若持衡卽有不得必憑軾親涖之雖不爲淵中之察而人稱神明矣邑故患盜往者或蔓及無辜侯詰盜毋得株連旣伏辜必窮治其淵藪盜驟驟息矣而侯猶愀然也則又曰民吾有也將恃智以勝之而鄕曲之譞俠遺奸隱慝可盡詰乎如以鷹擊毛舉爲能旦暮可足吾事然孰與元元相安美俗相勸也於是著爲訓辭取 高皇帝遺諭而申廣之使之謳歌咏歎瞿然顧化而不自知卽今號爲頑薄亦靡不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雖式於敎哉亦至誠所動也曩

者歲若不登桂薪瓊粒卽生我者不能貽一錢而侯捐俸賑粥起溝瘠而卵翼之民之不可無得於侯猶侯之不可無得於太孺人也寧獨一堂之上毛相屬裏相離哉然則侯之父母吾邑孰非太孺人之所以子侯也惟此孑遺孰不謂太孺人流澤遠乎今侯以三載秩滿報最臺使者以其最上考功令考功令上天子天子異之賜誥褒予侯備至贈父龍泉翁如侯官太孺人亦獲錫命從今稱夫 國家褒錫之典於外臣至重且嗇也若叨內僚滿三載無害僧擬之耳一補郡邑而非有薦剡至再三者輙以不及格報罷

故舉世務以吏治立名乘人而騁其捷而侯竟以循循得之也則太孺人之敎也今夫爲德于室者近不能出櫓閾爲德于鄕者遠不能出里閈 天子秉沕穆于公卿之上寧復知有積仁韜德如翁柔嘉淑愼如太孺人者而制詞所稱乃如親跡其行而精知之若此豈不以侯之愷悌宜民推嘉所自使天下曉然知能啓侯者惟翁能立侯者惟太孺人而能成身成親者侯之所以能子也翁雖沒自是不朽哉而太孺人亦將曰吾以吾子成吾名則庶幾哉吾可以無愧往者蓋撫侯而後喜可知也今徵書旦夕且下將入

爲耳目侍從之臣而推其治吾邑者以澤海內顧侯之心所爲惴然不敢有所輕者固未嘗沾沾自喜也昔敬姜之誡文伯也曰吾冀而朝夕修我必無廢先人而曾參論孝則以涖官必敬爲無忝慈毋孝子之用心固如此以太孺人數十年焦勞勤瘁而有今日猶不倦于女紅圖史敬姜且讓德矣乃侯之恪官守共主命而㯳不易之心則深於養志者哉以此全親惡乎往而不可也

登岳先登詩序贈寶安丞解公　尹遂祁會魁知縣

古之遁治體者鮮不以親民為首務最著者莫如漢漢史傳循良若趙張王尹皆起于丞往往以卓異見徵終陟卿相所居民愛去之見思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余嘗讀其書作而言曰大哉民心乎欲惡視政趨舍緣德此可以遷道干而嚴令驅哉名不虛立士不虛附故曰民者吏之程也使民取吏必取所愛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撰卿相矣邪代之興尤情人才未嘗盡以格限士而士多以格自沮秩

卑易玷輒苟汚蠛其踔拔而起者不數數見焉乃激而云善仕不如遇合使立名之士簡于能而謹于時不亦過哉夫理小而懷傳施之志居今而行古人之道者余今得之少令解公公固荊楚人傑也暫屈牛刀而恂恂儒雅不類于法家佐政朞月士民嚮而慕之尤以忠信敏練見重于邑侯凡墾野利病賦役輕重與兵農之豫密工徒之興弛侯雖素所洞徹亦必與公斟酌而後宣布之謀有益于民者公亦輒為贊助惟恐後三載政成碩聞蒸沸觀風者聞而異之式登薦剡以其最聞當宁云是舉也實東官所希覯論者曰解公何以得此于直指君乎今之所謂能者刻峭以為公鷙猛以為斷巧取足以濟緩急機智足以籠下人而又習乎婞婳辨給詗伺之目乃可以結上官騰顯譽公何以得此于直指君乎余析之曰公無此數者此所以當于直指君也如子所稱是治之蠹也奚其能于謂公廉乎曰公之左右毋敢夸覓而進纖趨而言是冰王之操也公敏乎曰瑣訟猥詞片言可析論報不宿是庖丁之技也公勤乎曰公清理戎籍時葺百工修校濬河而又式黃髮之間倒青襟之殘無倦色也夫操此三者而復厭棄機術推赤心于

人嚴使婞婳辯給詗伺之末工當必有諒其心者乎何以奏雅百戲之場病公之古而不今哉南方有亂鳥曰昭明五彩象鳳人得而筮之百鳥群而侮之以其飲不必醴泉而食不必竹實也西方有仁獸曰騶虞班文象虎見者不知其為騶虞投之以生物而後知其非虎也夫真偽之不敵久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況司風紀者將詣俗是詢聽民非譽以抑揚庶品必不鳳昭明而虎騶虞也故非解公又何以得此于直指君哉得之于直指必得之于銓衡其將用民所愛擢之崇階風厲百職古人以雙陸無怵勞為喻不益信于公乎異日樹峻流鴻以光昭代不數漢諸賢矣余友萊等慶公之遇以為鳴盛風來不可無詩頌郢曲難工亦託其不可諠者並傳云爾繼風人而歌惟慚其各言爾志何必謠白雪哉

刻林省庵先生警語錄序

尹遂祈 會魁

尹遂祈曰大哉道乎雷雨在上典彝旁達儒者弘之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故藏器務景風軏足以淑人挨化應時明哲可以自保非窮理盡性知微知章烏能優游一世而悔吝不生乎百行殊尚默默難齊至言不出俗言勝也玩鮑者忘芷蕙迷大者不能返斯道隱矣與儒教以救微言之絕則省庵林先生實欲起而任之蓋自爲諸生時操業清高邈焉冠秋雲之表卽古人奚遜焉乃其自視欿然歛於檢括常懼逾逸不身適亦不遁人若行獨矜不爲無人不兢其容然

猶時錄警語以自惕豈謂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耶至與海內同志者切磋雕琢惟是論忠孝之至道遂存亡之軌跡愼榮辱於樞機審盈虛於進退令人察往以知來觀彼以知此凜乎若跟掛於萬仭宜必洗濯垢涅保其貞吉者矣夫受繩墨者無枉刺之木淡道訓者無邪辟之人況動之以情誠示之以平淡夫固將自化先生由司理而銓衡兒童胥史悉皆感慕良有以也昔劉氏論人先察其平淡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惟先生足以當之乃其學先於反己集於虛己歸於正己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畢矣余讀警語而自愧赤刀之鏃不經歐冶之門敢曰有其質哉焉莬截玉蔵幾進其獨志云爾

淇園集序

林挺 知縣

潘季子子遐好爲雅遊嘗稱詩海上於是有海上諸篇在都士人口矣昔其父光祿公亦以詩顯於嘉靖間則與秘書黎惟敬虞部歐楨伯爲壇而盟遂無人於五步者見其季子二公輒灑然奇之光祿有子哉乃今而後徵也所爲詎尬無務彫琢特矜狗去之以故稿十一存耳友人曾人倩署爲編次以余習於季子因屬之叙叙曰應龍乘雲大鵬摶風適矣有所假者也弗假亦不成若夫無翼而飛惡乎假騂騮騄駬當其盛年一日千里遠矣有時而旣若夫無足而行

惡乎旣通其解者上而數閡至道下而沈唫短篇包含宇宙而無津涯陶鑄人羣而無生滅絡繹萬世而無旦莫洋洋乎盛矣吾强以廉之當世可屈指而盡也夫昔若鉅公重若千金尋乎尋乎曾不如片辭之榮辱故曰言爲政涉世之日俛從則有所不及忘世之日紓紓則容與而有餘力矣故曰隱爲政性潔者其詞峻神曠者其詞疎思深者其詞談故曰德爲政有味乎弗三而求取必然不也余往過大良謁季子然余三入於狗人之中余與語大悅之曰我聞之黎秘書曰我聞之歐虞部彼二公者譽之九皋先數子

嗚今黎秘書任矣乃其篇章具在流於後代未有竟其脩者也歐虞部亦請老於海上盍爲海上援枹鼓稍得超乘之士十數人季子實斮部伍隨之假令季子反其前矛以取華要亦可以得志于當世而季子有所不爲也將養其餘勇欲如前三事自比於素功得矣迺者進季子而揖讓於大曆開元諸公乎不失爲鴈行進而畢皆六朝矣又進而凌轢漢魏矣力取不待年矣傑哉於是會人倩請以是殺青季子退讓曰谿澗之竹誠未可盡芟無以是爲戮乎彼其東抑所謂鞠躬君子靡可幾也

南舟稟草序

林　挺　知縣

子玉氏好黃老家言常欲使心於無爲以故其詩文不求工自說而已於佛子書無所不窺所至止僧舍中焚香篝鐙默坐衡戶之外有所不知也間謂予曰學人求早悟求眞覺自吾游於內庭而知物之果不吾勝也汎然而已亦靡不沛然順者吾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欲其少離焉不可得也其所持論如此予未敢以爲然顧無以難其說爲文汎濫百家然罕見其詩書詩多得於宴游不作酬荅語或含毫思不屬輒去之諷之竟不竟也曰吾希心冲夷又烏能俳語以諧世舍之傍有西樵山巖巒多奇狀暇即挾冊倨其間或忘朝晡斯所謂遊於冈庭者否邪早歲矯矯自喜已乃頹然隤然於物不復有異同覽古人事多所揚摧詢時哲第直所不答時微笑而已應賢科乃絕不爲衆子業有造之者或不報即詈言繼至遂自恕也於物無所好而獨喜嬉戲小技家日窘然不能以貧告人然嗜仙術而排長生久駐之說覃精往籍微有而與新安家時有牴牾辨過堅白與人言直示兩端聽自決不能詭隨乃不喜忤人意擧居終日誰吸對婦稚及矜嚴居約若浩渺一內必均之賤者此

豈所謂物不能勝者哉然君性多疎疎則放疎則倨用是不能數數於世將無借内觀以文其說亦僕之所不能究矣子玉十歳即爲謳吟率棄去不錄今年秋歸自金陵予倒其篋得詩若干篇將收梓之遽謂予曰是其中多玩世語子無重吾過乃一二同好竟不能用君之言遂爲之引其端如此云

友聲錄序

馮昌曆 庚子科 人

余觀士未有無所好也祖士少好財王武子好馬杜元凱好左氏傳而阮遙集好蠟屐嵇叔夜好鍛此其至無義味者然當其揚鏇火蠟月中無人天地之大萬物之多曾不足易其心此其故非獨他人莫喻即嵇阮自觀亦復不能自喻其故何者其好之篤至也而人品已殊絕千古矣而況好友乎哉鄭當時好結納客至無貴賤賢愚必通戴洪正獲一寄友則焚香以告祖考而書于冊孟嘗信陵諸公子至傾邑入以供之然且不足得一士君夷門把關鼓刀以屠賣漿博徒咸屈已下之而尚恐其不我歆也嗟乎古人之用心何其獨與人殊絕也齊桓有言士驁爵祿則輕其主主驁伯王亦輕士雖然爲伯王而好士猶非好耳屐也鍛也而伯王乎奚其好古之人其天生君火之熱水之寒然亦自不喻其故矣周公之聖也夜讀書百篇晝見七十士士至方食則吐哺而迎之後世莫不傳頌然予獨深怪其吐哺時其用心果何似也而有能喻其肺肝者乎蓋古大聖大賢之用心獨與人殊絕也故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潘君鼐訓我也名流也其先秘書文遍海

內寶豪而孺朗繼起詞林行將樹幟秇苑頃余友人羽仲氏館於池池亭又謂孺朗誼至高翩翩有文章且尚意氣敦孝友余固心就之未能而孺朗則時時惠寄余寄余詩及友聲錄余讀之而嘆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是錄也其人則海內名流也其言則友聲也請進子輩其篇什遍海內而酬荅者不少槩見今乃能裒集之無少逸其愛護之情有過古人者余觀孺朗所居多素封所好宜莫如士少武子上至杜預止矣而且爲當時爲洪正爲薛公無忌公子進而日見七十士不難也士品成於所癖所癖成於所嗜所嗜

成於所習習慣自然遂能上友千古是故可以箕踞蟬蛻不爲傲吐哺握髮不爲恭其性成也孺朗勉之矣余孤立無友者也而自謂好友之情殊絕千里之外百世之遠得其片語隻字則神爲飛越獨柰何所欲友者皆未易得相見之人而其易得見之人又不余好也幸哉孺朗余故於友聲錄而三致意焉重有羨焉又重有感焉作斯序

贈溫陵陳山人東歸序

張鴻猷

溫陵陳 君旅寓吾廣以倦遊東歸其親友留之不獲更爲贈言以送之君之言曰吾始而談藝於家朋儕不吾先而吾獨遲留不遇吾繼而浪遊於外家且有餘貲矣而吾獨以養親故數遲戀不獲過吾嘗與知巳講韜鈐習劒術同事者率皆入彀而吾獨遲鈍不獲展吾今髮種種矣顧兒嗣未立親舍在望松楸日長矣 而遲暮不衰回視仲長公理之書於彼且遲而有餘愧吾不能等吾生於齊陶之上意亦忘吾機於淡淡之間乎三商而起意未嘗不在鰲山麓也不佞

亟尙君言而嘉之雖然而獨不聞梗柟杞梓之爲材乎上以配明堂清廟下以贍百工什器然其始雜於蓬蒿長於郊野積月不加咫積時不加尺至數十歲然後勁幹虬枝侵雲薄日于以待匠石之用凡木不敢望焉豈能屑屑旦夕與靡草朝華計榮瘁哉則遲之功大也君抱奇巖穴獨行君子之德垂老不倦所著劒經射義拳法諸書作述不出里閭而名流縣寓雖貴客虛左將軍執轡亦奚足盡君余謂君之所待用者尙有俟也異日舉丈夫千芃芃蘭玉充滿庭階君且出其餘緒 國家北捍虜東捍倭以當萬全之

託其視鷹揚蹕躁尚且先之夫積之厚故其發之遲發之遲故其流愈遠天之所遲君者意者將有待耶君厚於植德而拙於取用急於脩行而遲於取名其究顯揚明盛日可俟也今上蹕鞅徧天下而不免莊舄其哀者其視君寧無愧哉余因君之言而喜君之實有是遲也雖謂之未遲可也

三賦前序

潘　讜名士

臣讜　聖人御極鍾鼓韶鏵首重求言故位宁工瞽之有箴不遺瞽御芻蕘對非之必錄不讓上壤蓋通宇宙以成身邀萬世而章軌也虞廷賡歌周人風雅無非矢正聲以寓諷惕諧協氣而暢化機洽綦文之理於都盛巳漢室大風之歌飛揚馬上之聲雜霸治道奚裨撰之虞周大遐庭矣蓋萬化懸於一人敬肆生於所感故對揚不本于正心敷奏僅止於論事非所以協地天之泰而陳出入之謨者也臣上泝陶唐迄于今日著爲三賦褒貶徹於百王大書揭于　昭代蓋效風雅之矢音追賡歌之遺響陋漢唐於下風念　皇祖之開創意也臣愚竊以爲此宿瘤之獻漆室之陳仰遂家固多白藏欵貧恤縣背草野微生或亦　聖明不棄其謏瞽而採裨治道將與曲江金鑑西山衍義瓊山義補李晉鑑錄一體乘收則唐虞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矣敬虎拜稽首序其端弁賦以聞

翁襄敏安邊記序

霍尚守　名士

余聞胡患蓋至周始熾云朔方之城南仲吉甫之命詩所詠可覩已秦平六國鼓積威胡從而北遂築長城界之雖罷敝黔首以趨於亡乎然令後世可憑而守論者猶不以人廢功云漢唐而下胡虜彊弱視中國盛衰宋室不競剏于耶律蹙于完顏折而入于蒙古夫恢恢六宇胡虜偃然臨之此百王之深耻也

高皇奮起濠泗電掃風馳驅之大漠所謂功高千古非耶當是時北塞守在東勝依河爲固殘虜不敢深入土木變後虜漸南牧而我退守延綏西北天塹東

之勢王威寧余肅敏益著聲塞上顧殫其智力曾不開尺一大撻伐僅僅固吾圉耳毋亦以嶮予敵今昔殊勢哉嘉靖中套虜跳梁邊事孔棘閫臣戰守無策屢獲重譴故邊閫有命莫不惴惴承任使是懼獨翁襄敏公以雄才當之功蓋可紀云余弱冠讀書西樵山中葉計部化父棄官來棲偕訂古今至防邊大計則亟稱翁公且曰邊閫重臣往往擁兵自衛諜報虜至惟武弁赴敵勝輒攘封敗輒委罪甚且縱虜出入掩敗爲功上下相遁曾有躬出禦虜介而先驅若襄敏者耶史臣謂嘉靖中邊臣動合機宜晝中窾惟公一人而已余稽紀籍輯公行事爲安邊記公開府宣大偏保六載間諸所注厝悉具載焉余觀公安邊之術大都有十選將校撫士卒固險要飭守備廣斥堠明賞罰嚴詰邊謹偵諜致豪俊急救援經畫布置詳密周悉豈非折衝之宏謨保障之長策哉乃其躬自矢見虜必赴決勝若神即詩所稱赫赫南仲文武吉甫何以加焉然公之崇勛偉伐非獨著于西北已也交南之役公分部蒼梧身肩其事首誅土酋之外猾者兩江積寇以次剪平尋募死士間入莫氏僞都盡獲要領機算既定則請大司馬帥諸軍臨之莫氏

震懾束身歸命者誰之力哉西北之烈何足以槩公也

聖功圖序　　霍尚守　名士

聖功圖蓋先文敏署宮僚日作云公饗謗立朝孤忠自許先後所上三十餘萬言比攝銓衡秉公鑒拔黜陟無所徇權貴患厲已輒思擠之而南宗伯之遷亟矣居三載會有建儲之舉許太宰讚薦公剛正不阿忠直有識宜爲宮僚長　肅皇帝可之遂晉秩總宮僚云公以　皇儲冲齡尚未出閣作圖以獻時鄒文莊守益亦以吏部即攉宮坊甫思披瀝獲覩斯圖擎節嘆曰先生之圖美矣備矣予何言哉因加參訂同疏進之竟以圖涉規切留中不行蓋爲忌者沮云夫

國儲天下本宗社安危倚兆休戚隱然係之古之人胎有教襁褓有教童穉有教所爲維持于蚤者罔弗至焉非特長出就學師保疑丞始重其事也何者青宮之修緝即紫極之經綸養正育德聖功伊始其道豈得不豫乎故致主者不番牖納于儲養之日而思廷諍于君臨之時晚矣今按斯圖首孝行讓儉次重祀勤民次稼穡蠶織次　祖宗家法終以商王訪道寓神奇於糟粕涵至理於象形所陳儲養之術抑何詳也噫玩象悟理理得象融即古昔治平之矩大都不出此異日者聖子神孫稽古之餘採及老臣遺書安知斯圖非太平之一助哉

唐丞相張曲江公詩集序　　霍尚守　名士

張曲江公忠孝絶倫秀邁磊落蓋千古偉人也當其持抗疏糾繩拧缺調燮韓宋之外莫敢望塵後乃其宏議卓識察變未然即兩賢猶辟易云丘文莊品爲有唐人物第一流非過也然上下古今德茂者或文采未著勳隆者或詞藻無聞斯亦哲人微缺乎德業文章公蓋兼之矣張説稱爲後出詞人之冠徐浩亦謂其文如輕縑素練二子詞林宗匠非輕許可者而亟稱若是豈非百世公評耶且玄宗亦能文之主也嘆其文章獨步本朝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則心服

可知已公詩雄渾巖偉渢渢乎魏晉風哉感遇十二篇不減陶謝而應制詠懷眺覽酬贈諸作視王岑韋亦何遜焉第集戢秘閣世無從窺丘文莊始錄而傳之猶然未備也余增附正訛彙爲三卷藏之西樵自覩而已萬曆己亥公之族裔有鳴韶者過余山中見而請曰昔賢藏書多托名山夫藏之名山重之也播之人間公之也與其重之無寧公之先丞相節義勳庸海內莫不聞乃其麗藻雄章輝映雲漢人希知之者豈倘公之先丞相實受其賜余重違其請許焉顧其詩想其人庶幾得然與景行之思乎倘徒詞華是艷則非余傳曲江公詩意也　終

嶺南文獻卷之十六目錄

書

張九齡

與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李昴英

與曲江趙廣文　與邵淑　張森

趙必瑑

通惠守賈菊巖各公九章

陳獻章

與趙明府書　與林郡博　陳生魁

張詡

謝彭方伯書

祁順

與朝鮮國王書二章

黃衷

奉錢總制避薦書

霍韜

與張甬川少宰四章　與方西樵

與孫憲副性甫　與于中丞

與任中丞　與朱二守

與王晉溪先生

鍾芳

復蔡半洲都堂

黃佐

上楊石淙書

羅虞臣

答夏于中　復翁東涯

奉霍祖公　謝毛東塘

與闞德夫

何維栢

答何粵橋計部　答趙望宇

章熙

與彭西川

海瑞

啓殷石汀軍門　復胡杷泉都掌科

與瓊鄉先生書　復歐陽栢庵掌科

林大春

與董原漢　報郭舜舉督學三章

報王恒叔　報龔日池

報陶蘭亭二章

明靳陽張邦翼

書類

與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張九齡 唐丞相

尺素奉按麾下　主上以趙堪至一一慍之以國家之威武取叛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項者緣麾下大朝節制暫闕一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輕兵遣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煩爲秣焉訓兵俟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所徵萬人不日卽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蕞爾凶徒何足殲盡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犄應令彼醜虜飛走無跡事有預圖臨時合變庶幾答至上隆眷想麾下必戮力矢心勤王敵愾所有奏請已疏處分夏末極熱仰祈穆和以帥士馬書不多及

與李讓侍御書　張九齡 丞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奥鬼莫我窺而恂恂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有獨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大阿之劍犀角不足齒其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靈人推正直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快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如此則明公獨遲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恕何橫議之能干昨所迨次下風求爲從者亦望心與道合中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圖輕千駟而脫屣則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益下愼閉門而公奚措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批擇士林雖因時貫利之失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遽生疑此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誠非克堪固當別有嚶鳴如爲蛇足而以爲家屬在彼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儋耳之酋北取旄頭之虜必佇具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

公無遠近昔如奚祁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爲盜
固在於楚是以爲善在巳執一心之旣定詭道從時
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
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
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
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弃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
名未甘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
時用無施倖猶擬於侏儒舉未優於儲峙所以饑寒
在慮扶持增遠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心附
驥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氷辛安中土又安能崎

嶇執事之末還無一級且二年願明公寄圖彼人向
者何爲嗚呼忠信獲戾古人之言惟敎義之所矜乃
譏嫌之見及恨不能隳肝嘗膽徇知巳以求申而飲
氣呑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眷戀行路屛營斯薄宦
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烱烱式
微心爲誰矣轉嘗側聽奴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
不能盡某再拜

贈傳神張森

李鼎英 侍郎

建張材叔以能摸寫瞬卷翁名江湖間藝工也而多
從名公卿游氣象猶士也非若世之庸手但能肖人
顏面弄粉墨探義理之精微豈不有得於公之心也
哉余嘗使建將繪公像問孰能知者皆首稱材叔禮
致之界許筆也別十餘年忽來訪山居技益老老益
窮南北數千餘逐食役役無寧歲蜀僧之露傳神得
妙柳仲塗謂其至藝天與纖無差忒寫太宗龍顏天
爲之笑寵榮冠一時品題連篇不止一仲塗而材叔
至今不遇何耶遇不遇有命焉歸尋舊隱集西山數

老宿褒字遺子孫足以不朽孰謂材叔不遇哉淳祐
十年端午日

送邵淑　李昴英 宋侍郎

肉食者得良客難尚矣象牀之諫迹是而心差傾坐之栞人高而行穢欲避正堂夫誰能當况治獄官乎館尤難於客貧者因以貨愚者爲所賣卓然自立之人事决之心揆之理得矣彼既無所容其欺假托焉于貨主人之公見偶與彼之私情暗合則人竟趍之矣雖身賢而奚以白於人爲累豈細哉余同年生顧君雲仕於時爲郡理猙犴事廉平聲孚於吏民三年矣而未聞有客也一日邵君淑來訪衡袖有詩問奚自曰顧君館舍也語叩其隱其來纚纚心敬之不專章顧君賢究所自樹能不以一介輕取與節可尚也他日得其位行其志操守可知行窩將出領可無言以分一中造化心上經綸歸而求之家有餘師

通惠守賈菊巖　趙必瑑 宋僉書

來當讀惠陽郡乘歷攷賢牧如文惠儲宰輔之望虞部揭民俗之表比山爲道學之宗薇帯其棠勿翦勿伐去今幾載民猶懷之落落晨星斯人幾見仰惟某官學問海涵而川夯襟懷日霽而霜明操尚冰清而玉潔駕航宦海而張錦帆郁郁香名播滿淮甸湖山風月猶憶主人進武雲霄待詔金馬公家故事也聖天子嘉惠遠氓屈眞刺史而辱臨之歛此大惠施于一方撫字初心不出平易地方千里滲漉仁人君子之澤閭巷之歌曰昔有三賢今有賈父明月琴鶴春風襦袴異時事業當不在文惠諸公下某敢引半閑堂一段佳話爲同姓頌言之

送瀛洲學士圖與縣齋

閒瀛洲學士極一代淸選閻立本繪之盛傳後世以爲淸畫此本雖畫工筆然亦有塵外意思者之樵夫牧子家似有未安敢薦之琴堂之左右惟執事其進之則房杜諸公有所依矣雖然房杜諸公爲唐名臣彬彬相望史冊固無可議其間如許敬宗雖有才名如立后求助威勢熾灼何可逃秉史筆者之深文三半嘯凶牝鷄李淳與義府遊藝齒則可共可齒房杜

諸公間哉惜夫丹青宰相能繪其形不能繪其心執
事以爲何如持端州硯以獻倩侍姬捧進請執事賛
一辭

回長官送玉面貍

困倚吟窻東風吹紗墨墮几案間知青州從事與竒
章季貍同訪梅下揖而進之玄端貂裘儼如玉面郎
狀以之侍平園觴樽俎則可因之措大之家又安能
飾茵以栖之給鱗以茹之他日當持倩牛刀一割封
爲糟丘君進之竹裹行春之庖相與商畧一醉庶免
東坡老子訟冤著也

答宋矩窓侍郎書

某少也交游能幾番别而客鬓俱戍絲矣君鵬我鷃
逢蒿之間安知有所謂摶扶搖九萬里者哉月初得
梅南訊知騎鶴重來訪青雲故人於萬梅香外山深
鴈絶欲一牋敘契闊未能也高誼薄雲敦篤交舊屢
屢渠渠不遂數舍而先之書開緘如面一洗十年欝
結之思山林面目少入城市回首載西湖圍棋崧驛
如隔世事雲萍蹤跡誰謂二十年復聚首於天之涯
海之角哉明當泛舟剡溪不待雪後訪安道也寵褕
舍人相訪昭刃不鄙夷夷之盛心間此兄有貴者
之容進之琴堂之左右爽百里春風益益某民也何
所洛其刀卞云尊旆旦夕又出嶺道途亦勞苦兄嶺
海崎嶇人情嶮巇何爲往來如是之怱怱兄維山相
公翹館天開藜範之參苓公門之桃李紛如也吾矩
窓先生獨不能賦速駕大厦之詩乎率易一介奉楮
君問起居拜謝不敏喜極不覺其喋喋惟高明亮之
相望一葦遡風不勝惓惓

答趙滄湖 良

某於先生姓同寅同而臭味又同其相與也一以眞
實世俗浮花浪蘂語悉芟去非於門墻乎畧高明諒

之某芙蓉江邊頭袂黯然歸侍傍仰同文溪過羅浮
上下追逐者兩載柰何黃埃漲天海鯨鯢而陸豺狼
山林之容一身無所容天地之大一物不能外干戈
餘骸顧影自厭兄尚平之債滿前離亂中起于一二
淑後未知其所以爲策昨承賜翰如對玉立十年壓
夢陡爾喚醒喜極而不覺蔵齒之折前此司簿在邑
蓋嘗詢台纓次舍知其居與潭對霞飛雲流謂吾宗
長雅得某水某丘之樂豈謂徊屑屑坐廣文氊邪山
深雁杳未能奉一牋問起居高誼薄雲敦篤寅好勤
勤渠渠專走一介賜之書而惠之餽焉盛德固有光

矣如瑣瑣者屏弃能當何寵赦佳章備悉近況然魚
相與處於陸呴以濕濡以沫安得如相忘江湖時哉
執筆及此旅思淒然凌江風景蕭條歲晚江空何以
爲懷霞佩尚留德石城去邑一帶雪夜之舟或肯訪
戴山中度歲相與叫矣況亦不惡未審高明以爲何
如

答陳清谿書 廣州教

某惟執事提椽筆魁蘭宫文名滿四方帶布口中辦
香青雲湯谷濛汜七千四百晦明矣瓊林瑶樹尚寒
此眼虞爲瀕海鄙執事不鄙夷其荒遠鳴木鐸而時

雨之續文脈於一線扶吾道而千鈞盇河汾之講德
問業正覩太平之術揖贄䞓胎焉或者造物有所擬
矣某猗銕山中陋歷三寸念欲晉拜百尺樓下恐不
滿元龍一笑潮海襟期屏去勢分勤勤渠渠乖謙德
之光而先之書山林么賤何以獲此於當世第一流
人感激盛心永矢無斁謹沐手奉墨卿詣門墻謝不
敏儻台慈憐其臭味之同而赦其慢則徼福假寵斯
文之好貿昉自今樽酒細論未龜何日龍門咫尺遡
風不勝依依

答文文溪書 時以秘撰郡承分憲重守忠陽

賢也俗以竿牘長語謂之敬頻書數訊謂之情先生
建臺兩月矣而莫之書書於兩月之後而率其辭不
級不情甚矣先生儻求之世俗之外而不責之以世
俗之禮則庶乎免戾于門墻某丙子之夏奔走餘齋
下塵坋則一月辱所以眷存眄睞者不啻如子侄然
白雲關心邈理歸棹悽其短翼貼地低飛款攀附垂
天之雲翱翔九萬里外則不能也風濤洶湧飋飋
寧樽聯三秋風矣中間嘗狃一戕千溷記室未必不
爲殷洪喬所棄梛去夏舍弟下富山附起居狀時則
瓊祷玉佩已歸紫蓬般浩空函持歸覆瓿千里咫尺

瓣香拳拳泰階六符耿耿在目云云 某夏中臥病聞
漲臺舊治喜極而病爲之愈方款箏舟參賀忽拜使
帖不棄遺眷曁顧之盛心何物么麼乃歆記之齒牙
敢不思所以報知遇稱使令除已具公狀供申即容
日下躬詣使臺公參憂患之餘言不能文惟高明亮
之

干倉官借米

某僭有粟廩謫家貧食粥之詩多矣取糴於市升斗
不足以贍粱色盧仝千人之詩曾公乞米之帖屢款
詩而屢閣筆者以無指廩啟人也告之慈親慈親笑

曰所幸未有啼饑之妻哭飯籮之孩兒耳汝倖獨不足以養親乎汝倖獨不可以預借乎用敢乞憐于下執僕家推猶饑之念而特賜借支則一飯實拜君賜爨煙纔起皆報德之心香也兄毋曰劣弟非食煙火者

薦僧子謂外邑

某平生不作薦人書况於清嚴何敢干紊卿僧住般若者一見頗與常納殊且言善政欲得披覩不過欲得琴堂下接之榮而終始之以雲天之巨庇若夫干晤政事覘覦縣務則非此僧之心亦非某拜書之意

京臺容萬狀日汩汩於獄訟財賦之間思欲如畫簾花影之閑則仙凡隔矣議舍草草弁字佇于鏡融

書陳孟剛童烏集後

孟剛弱冠頭角嶄然吾意老眼及見其聳壑昂霄也云何得疾遽召玉樓遺藁殘編流落人世見之愴然讀之潸然雖尤物固天地之所靳然鍾愛乃人情之所同嗚呼痛矣哉痛矣哉吾黨不斯人之慟而誰慟

與趙明府　陳獻章 檢討

平後山碑文僕已謝於陶公非敢有愛於言也夫文以紀功必書首事主後山之役者誰乎今秦公已去存者兩府皆非知僕者也孟子譏未同而言此豈止於未同而已耶一二十年來僕與人爲記序等文多不過十數碑而已爲陶公者半之謂僕於公有所擇於言乎必不然矣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爲言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以相與之契而責之言伊川爲不忠矣僕廢退之餘恐收斂之不謹以取罪累實非有他也惟執事亮之

與林郡博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病卧在床忽得此東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也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覇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

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衮作一片都無分別無藴藏故也自玆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病中還荅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前此所諭命之理以下數段亦甚切實有味愧不時復

與舊生陳魁

生仰給歲月於鉛槧無廩粟以畜其妻子年幾六　与趙明府晤言

十蓋以疾病困以盜刼士一窮至若是哉昨望見生龍鍾如東國老人稍就之疲頓與石翁畀者幾希然與之論舊事寫平生於我三沐三薰之歷歷猶是也使我幾中有九還大丹能反老爲童與生共之庶幾其成也可待生既絶望於我矣我更望於何人惟日孜孜斃而後已生與我皆然復何道哉復何道哉佃者還聊此復

謝彭方伯　張詡　廷議

詡謹東向再拜獻書于方伯先生執事者昌黎韓子有言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生嘗非之以爲下有仁賢而在上之人不之顧則責有歸矣而在下之人安分守道是其所職胡爲諂其上哉是以自叨舉於有司以來在公之庭無生之足跡久矣夫豈好爲自尊大哉不過安吾分守吾道而已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然又

有說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苟有德之君子雖位尊勢重所當奔走而事者又不當以諂爲嫌而過於矯亢也執事文章節行動人耳目生爲兒時已聞而知之矣去歲在禮部聞執事來藩鄙邦竊爲鄙邦赤子慶幸下車未幾即抗章舉賢才止貢物其餘善政蠹弊得以專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規模宏遠氣象一新風行波流不數月境内大治而又謙虛下士略無自大自足之心求之古人指不多屈若執事非孔子所謂大夫之賢者乎誠生所願事而不可得者也執事事業在　朝廷聲名滿天下汗青筆之鐘鼎

勤之天下兒童走卒亦能道之所謂赫赫之光無遠不照奚肯生鼓喙搖舌而爲獻諂之舉也直以景仰之私本於性情稱述之言出於天下公也非諂也況曩者辱取拙著特蒙褒奬且推而致之古之人之列何敢當何敢當然又竊喜以爲後生小子寸長片善猶見收錄如此使他日秉鈞當軸爲卿爲相則世寧復有棄才而野寧復有遺賢者乎生之竊喜蓋爲天下喜也第生於此則有無窮之慨焉生生年五十又五矣窮年矻矻恒思自振倚乾坤而覩世寰思欲拔扶桑之樹挽滄溟之水舉八荒四極一掃而洗之遂其

志不得則大呼小叫聞者莫不以爲狂也有一奇偉卓犖之士如饑如渴思見其人與之執手浩論然非其人則又默默然呼之而不應叩之而不答仰面觀天而不少顧也是以於執事雖未嘗數見而傾心懷仰至形於夢寐第生舊歲不幸遭喪顏色慘沮衣冠不吉不能一進左右接德容而聆至論也此生所以有無窮之慨也是以踰越禮分冐瀆一言得非范文正所謂不以一人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之意乎嗟乎使千載以前有如執事其人尚且忻慕感慨恨不得與之同時何況今日親洊生長之邦而賤姓名又辱見知於左右乎宜乎生於此有亡窮之慨也若使生伺候於門庭下色於閽卒而又長揖而進長揖而退嘌然素服趑趄不前不惟人笑之而亦自笑之矣昔有鼓瑟王門三年不得入者又有獻玉三往而三見刖者向非執事辱以一言之顧則生寧守戚戚之窮決不能效昔人徒自獻以取辱也執事倘不以位自負歸以一言敎之幸甚外謹獻舊所爲文若干篇詩若干篇仰答雅意更乞採覽干冐尊嚴不勝惶恐

與朝鮮國王書　祁順 布政使

欽差正使戶部郎中祁順端肅奉書　朝鮮國王僕不敏辱承　聖天子明命以抵於斯自入境迄今餘一月矣始也聞王之德譽而傾慕焉中也覿王之矩範而起敬焉終也感王之禮意而眷戀焉王之天資英邁學力純至行已接人悉有儀度其於尊事　朝廷以及行人之禮蓋無不至者至於僕所以自處則恐王未克盡知也聞之左右皆謂僕之斯行凡餽問贐禮一一力辭於盛意似有所不愜然君子之交際豈專在乎物哉贈行有贐王之禮也不貪爲寶僕之心也主賓各盡其道而無愧焉斯足矣不恭之愆固所難避賴高明亮察之因叅贊徐居正送別將還專此奉達居正有文學乃王所信任者而遣以相陪周旋日久則王所以厚斯文之意豈淺淺哉臨楮未罄所懷惟希珍愛

又與國王書

奉別以來瞻戀弗置沿途蒙遣官問候款待有加僕從而下無不霑惠茲抵鴨江而叅判李克墩承旨柳聃已先至此所以迎勞宴餞有恪無懈者皆王之盛心也不意行間承旨復以來命出貂裘見遺則似乎不甚見知者豈謂前日區區之弗受餽贐爲虛僞耶不然何寓館之辭已畢而千里之贈復來也昔晏嬰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不以爲陋僕雖至愚未嘗不賢哲是效茲焉衣一敝裘猶未及三十年之久其肯舍舊貪新以易吾心耶況物有盡而情無窮則所以感王之深者又在情不在物也用是再辭行忙草草不宣

奉餞總制避薦書　黃衷侍郎

日者藩司諸君見過語次屬奉嚴檄似有勸駕之思衷切喜且驚而深以思也夫柾賢之道在古人已爲砥節落莫何乆而今復見之喜之云者謂古道之必復也自吾鄉言之必曲江然後可當燕公之引必菊坡而後可副益公之薦茲以此道而施之於衷揚諸海內必將大駭此其所以驚也然猶靜思默省深懼而不敢當者其說有三請以上塵惟門下察之夫衷自弱冠竊名仕籍微才謭識如僧剃髮雖多歷年所而試輒罔效中夜追惟悖心赧面夫以屢試無效之

人而強之使前負乘覆餗勢所必至此其不敢當者一也固劣之性與物多忤三十餘年負怨省謗有如丘山逃虛就蔭猶懼不免若再溷榮途而覬人以容亦自思之過矣此其不敢當者二也引疾之年五十有五屏居番八閱歲閉門蒔藥聊以自遣如蝸牛蠕息一殼之內復何所營語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其不敢當者三也所貴乎士者謂其難進而易退也夫難進則其道必行易退則其道不溺仰惟門下道濟羣蒙智周萬品節制未朞化溥海外由是推涓滴之餘成不溺之誼使天下賢流知大君子所以曲全衰腐者在此而不在彼豈非盛德事哉干冒尊嚴無任悚惕不宜

與張甬川少宰　霍韜宮保

啓生昨日不自知其不肖輒有所請于誠翁方自懼當得唐突之罪不意誠翁乃大賜開納且面督生曰凡事正須各極其見共效忠于　聖明勿爲芥蔕生退避再四翁又曰余正恐諸君曲意相狥不盡言相正劝或陷於有過且索生所閱司稿已詳討論修飾乎未也生對曰未敢率爾須對甬川再議乃敢復命蓋部中舊規凡陞黜官員只郎中與尚書密定可否兩侍郎只唯唯而已矣疏已謄正胥人送兩侍郎云云侍郎又復唯唯而已矣在該司只吏胥與郎中密

定可否員外主事亦只唯唯而已矣甚則跪上報下員外主事猶不得從後唯唯者故諺曰侍郎不如正郎員外主事不如胥吏又曰媢與媢竊微古之弊也正德年間凡權要人爲小人嘱倩美官不求侍郎尚書只捺一顆于郎官云云郎官即密達權要人願旨于尚書尚書無不聽從者小人賄求美選不求尚書侍郎不求郎中主事只密賄賊吏則賊吏納賄或陰通郎中或巧設機械美官無求不得弊也久矣今誠翁每陞選官必公堂參酌未嘗諮聽郎密啓未嘗偏主已見百年積弊驅洗之如拂塵公純廣大之德超

出前列生已竊歎私幸贊服不容口矣覆題章奏翁復許生輩竊贊下風樂取人善翁之胸度子產不得專美矣惟淺陋是懼無以報稱翁之德意外人無知或疑生輩爲僭權抑恐後人緣是遂各執已見不肯相下會議一堂如聚訟然流弊遂有不可勝救者生也竊念雖甚不肖幸得從兩賢之後百年斯文氣誼投合莫有過焉者則凡行事宜爲遠大慮垂後程式毋貽誚于人謹以誠翁昨所賜柬及生昨鄙見呈上高明賜裁酌焉今推陞選任官已是大公掃盡舊弊雖有權人賄人亦無能爲已惟是覆稿誠翁議許先

送兩堂討論修飾然後呈正堂潤色固得孔子嘉鄭之意矣誠翁已度越古人矣生與執事謀所以自處以不負誠翁督教之盛心凡章疏覆奏有議處者該司具草生與執事竭其一端之愚聽誠翁采焉如斯而已矣言之當理乎否也惟誠翁取裁不敢膠執已必惟吾言之從也蓋竭其愚者輸誠於翁也所以忠於職也不膠已見擴大公也有職分之體也正即亦能取法誠翁凡事分理于員外主事勿一已之私自用選官作缺陞調參劾各竭其聰明各效其公忠不倒柄於猾吏不售私於暗室吾見誠翁風化始於吏部被於四方天下萬世仰大公而承式生與執事亦竊下風之譽幸焉何如何如

又與張少宰

讀手教兼與誠翁往復書何幸復見古之道於今日僕雖愚敢不策駑以從覩正大光明之業之有成也爲臣之道以　君爲父也僚長爲兄也天下之民爲赤子也凡可以撫赤子而娛父母則爲之奚暇於兄弟之間分彼已哉但事長之道則有所謂恭所謂遜所謂從云者而執事一書之間恭遜藹然可謂曲盡而無遺矣不勝敬喜之心敢以是復

柬汪誠齋

啓昨日承教深感執事不以淺陋見棄欲力挽而納之於善故不肖遂歆服樂從草草數言奉復蓋事君之忠涖事之敬同寅協恭之道自當如此顧未有如執事能開誠布公如此見教者不肖是以深服執事之同於古人而敬感之無已也前川翁所喻爲臣之道蓋脗執事之心而先得我心之同然者矣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事君以用人爲職不能如伯玉之寡過豈獨爲伯玉之罪人乎抑不肖嘗思之人之言曰用人之善猶已之善正人之失猶已之失此言

難矣猶未盡也必曰人有善吾能用之則己之善又加於人一等矣人有失吾不能救則己之失又下於人一等矣如此存心而後庶幾也何如何如

再柬張甬川

觀誠翁再答手簡眞冢宰之言也末後用善救失數言尤更精采令人發深省也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今日職業亦曰多吉士吉人以上媚 天子下媚庶人云耳如是而 皇天后土亦可媚而享也吾僚友之所以相媚亦孰有大於是乎

與方西樵　霍　韜宮保尚書

生擬昨秋歸矣乃與南科小有言未得結絕繼而南道又有言以致今春尚未得告歸回首樵中之樂如在天上夢寐幾繞而未得至也南都積弊皆前輩流來僻區區以身攖焉除是埏塑木偶乃能堪處而世之名人悉以垢含爲得計宋人之言曰得罪人君猶有令名得罪言官詬辱不得脫屆八座九卿之體趨媚言官求免論劾而已矣依阿淟忍以無恥爲忠厚以喪心爲盛德居之不疑又復號於人曰是中道云是中道云嗚呼古之鄉原猶似忠信似廉潔今之人又下鄉原不知幾層乃猶竊衣冠儒學之譽非世道之憂哉寧身犯衆怒立此頹流砥柱庶幾天地正氣猶存已死之人心不致盡泯泯也是以累遭詆詰不惟不悔且安焉誠畏天命憫末俗不得已也惟視執事雲飛冥冥弋者不得望焉不及遠矣今秋必歸會間乃盡所云

與孫憲副性甫書

承諭滿幅如面領教感甚感甚內云不親細事甚是甚是區區亦未嘗屑屑惟細民苦告于道于堂不得不爲一處分耳今世皆習熟宋人套子寧牾 天子

以釣直名暗結言官以苟免訾吹三二品大臣權奪
迎言官曲躬圓舌不敢少牾恐恐然懼獲詆斥曰吾
含容也吾大度也充其邪說曲行盡喪天下正氣盡
滅後世公論然後已也然猶以道學自待人亦以有
養歸焉任世道之責者所憂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
以君所爲求爲鄉原婢隷不可得顧曰道學如是耶
彼風盛行則生爲瑣瑣又爲尚辯爲尚氣固宜也君
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如何如何

與于中丞

承教極知憂世之志非爲生出處區區小節云爾第

生觜之熟矣今人雖身負大臣名位實不啻犬彘呼
之食則掉尾食叱之去則垂尾奔如是人而可與有
功於君於國豈可得也若竊位而貪者尤不在是列
求與狐鼠爲伍狐鼠猶羞　聖主觀是輩情狀亦稔
矣遂謂天下皆若人也爲人臣致　聖主藐盡天下
士罪將誰諉古人有寧老死寧皇皇載質不遇者是
何心歟自重所以重　聖朝不爲亦所以有爲也如
何況彼人也醜跡盡彰謂生到即不能容夫獸窮反
蠭蠆蝎被迫則毒無不肆甚爲肘腋憂莫能爲謀生緩行姑朋且幸禍緩邪謀自軔否則適促之也此言
切勿宜才械甚毒可畏可畏是南向之心也豈恝然者哉執事素相亮故盡發底裏

與汪中丞　霍韜　宮保尚書

奉違日遠祗有儲念何時得面領教爲意近承手翰
如面教幸甚淺夫鬧執事張皇六師之勢乃以爲訝
何異井蛙存　中國尊大之體自合如是矧亦實事
曾謂舉全盛中國之力不能制南鄙小蠻也特自有
中國之體不屑爾也湛公論甚得宜幸審思焉曰天
子討而不伐有征無戰得駕馭小夷之體我可坐策
其斃彼危不自安國內遺黎豈無圖其後者自古英
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可謂乘時膺命者
也至惠帝高中宗真宗即不競奸雄如曹瞞如司馬

昭劉裕至子即絶安祿山朱溫不能保其身莫登庸
惡浮祿山朱溫篡逆二十年得保首領幸矣子孫可
能保乎不待智者知其不能也乃亟於與之　詔書
須之正朔俾定僞位是何爲者也前日毛伯二公行
生曰君問順逆則黎爲順莫爲逆三尺童可辯君問
莫肯投降否彼則肯降又問肯納貢否彼則稽首歸
降遣三尺童持片紙彼則順應如響不煩二公行而
后定也何也莫自篡竊後恒懼國人之討也恒賄通
邊將爲之請　頒正朔恒汲汲也彼竊位不奉　聖
明正朔猶逆賊也是故正朔急於乞頒以定彼爲位

非一日也二公今日之行為之審曰孰順孰逆國人則曰黎順莫逆三尺童子可知也若曰孰願納貢黎莫皆曰胥願歸貢二公何以處之哉毛公不答生言蓋將推擔于於撫臣如有錯誤他日可諉罪耳且中國所以馭蠻夷以有紀綱有彝倫縱寇賊不誅又從佑之定其僞位亂臣賊子焉攸懼夷戎焉攸瞻仰也往年羅峰柄事邊臣已為納信息求入貢矣求 須正朔矣羅峰斥之彼求無門乃怏怏及今彼時羅峰如肯容之入貢頒詔金寶不知願入幾何惟羅峰固拒乃至今日莫氏者蓋汲汲也今往與之 詔是彼

也昔賄求不得今不求自致也非逆賊望外之幸耶此事如不審思必貽笑外邦為後日悔執事幸審圖為毋輕為人承擔于俾逆賊得借幸為 中國名教羞也草草不盡所云

與宋貳守書

霍韜 渭厓

家人回謂執事怪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蓋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類未嘗敢慢况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况敢加諸人乎况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巡按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蓋以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

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滲諂而士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不足竊欲與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故稱侍生不稱治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儕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為 帝室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

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土士大夫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毋禮也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　皇極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守令爲父毋是天下有貳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悍卒知有鎭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爲父毋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爲父毋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敢也非敢慢也且謂

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從事爲政設遇孔子有得人之問則將以所得伏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敦非所以爲慢也若執事便道晝錦過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當路士夫相遇一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干也乎此實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摺帖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吩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焉雖死猶不可如是況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熱柄遂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焉無以爲慢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極荷極荷

與晉溪王先生　霍韜

生自涖官兵部閲舊牘嘗仰而嘆曰王老先生名世豪傑之才也壬午歲嘗伏謁于旅邸時先生始出詔獄人事棼雜遂不及面敘未幾時即生亦病遯南荒矣路遠久不及申下悃然與士夫論海內名流未嘗不羨仰老先生也生今六月廿四日入京聞　朝議起先生有士夫語生曰王先生再起必報復舊讎衣冠朋黨之禍始自茲熾楊石齋彭幸菴殆難乎免矣縉紳相殘猶骨肉相鬩世難其可虞哉生告之曰王老先生豪傑之見超曠之度足以高出尋常數等

而函納一世決不爲此惟士夫不知其心逆料其未有之過而預詆之則王先生不得不辯兩辯交激則是非相形人不知王先生心遂疑先生善擠排士類而先生可疑之跡遂無以自白於天下耳生嘗見高御史極忤先生者先生在吏部即遷其秩若先生久位吏部即高御史又漸峻陟可知已即此一節知先生決無報復讎怨之心惟先生尚抱屈未直若遽望先生以安土敦仁不尤不怨爲聖賢能事則生不敢必若今日直先生之屈復先生舊秩知先生且將攄忠赤揚厲公道以贊　聖化海內遺賢且將收錄之

不暇尚暇報復區區之舊怨如褊丈夫者所爲乎或又慮曰先生在　武廟交內臣最密武職冒濫視先生去留爲增減今先生再起殆又爲往年幸濫者作一赤幟也舉小雜進武弁日冗國計其可憂哉生應曰　武宗朝劉瑾朱寧江彬相繼用事自內閣至九卿無不納交求媚以固寵位者獨咎王先生可耶嘗聞內臣罵一士夫云我輩居內豈知外間事俱爾秀才來鑽刺幹去乃云我輩壞事豈不謬哉則交結內臣以固寵保位凡士夫俱宜內省也獨咎王先生可耶今　聖明在上內臣絕不干與外事行將盡復

祖宗之法以成　中興之治若王先生再起且感激曉年遭際誓心天地與諸君子協力和衷贊揚　聖化痛革近年背公死黨之習矣豈暇傴僂幸門如狐如鼠乞哀昏夜而驕人白晝如往年小輩所爲乎且昔年劉瑾朱寧輩竊弄　武宗之權故士大夫至公卿爭乞哀其門而武功冒濫又撫按官員阿附權要紀功失實之罪論者不究顛末而以諉咎于王先生固已過矣若今　聖明御極內臣何嘗有壞外事者今日壞外事俱九卿百官也若九卿百官各一心天地以報　聖明則　祖宗舊典具在人人率職至治

下則乃不憂百官而憂內臣不憂在己而憂王先生豈非求於人者重而自責者輕耶若先生再起決能大有所爲決不壞公道決不植私黨決不復私怨此生所能決信無疑第恐士夫不諒先生之心過爲詆詰致人情不堪則羣小洶湧構隙造釁耳漢宋士夫好各立黨與互相攻擊卒貽災于宗社而家族亦不免非永鑒與生既以此言徧告都下士夫以白先生之心復錄大略附上門下　聖明將有虛位之擢伏望爲蒼生再起披露胸腹與士夫洗濯舊習庶彼此兩不相疑預消朋儕之釁俾太平功業再見于　聖明之世生實於執事者有厚望焉非信先生之心及知先生之力決足以任此則亦豈敢輕爲喋喋不盡

復蔡半洲都堂　鍾　芳侍郎

起教內言善後之圖論者各殊似頗疑畏程恭將歸來談及此事亦不似去冬膽氣去冬一意直前罔思雖歲暮諸人固請出崖過節堅拒弗出曰死生以之今則傷於虎談之而色變矣問之則曰無兵不敢入羅活噫是將棄前功耶可爲痛哭流涕恐負我　皇上如天之恩及邊氓之無告矣乎竊意守鎮黎甫打手約用二千名歲計工食銀該若干兩在軍門處置甚易而猶畏嫌疋因讒謗無以自白故耳鄙見欲煩巨筆備陳前功不可遽棄而讒謗亦甚可畏　奏行

都臺嚴追搜討定工食歲該若干嚴行遵守務令威著令行號令精威行斯不負我　聖皇至恩否則恭將處崖亦爲虛器變夷爲華之績斷不可望將來萌孽爲地方之禍將有不可言者矣　聖神在上若憚而不言安知言之而非福耶經曰蓄疑敗謀諸公必有委身爲國以替決者胡元雖能平黎而事定之後輒委而去故不久卽叛至今爲害惟我　太祖高皇帝勘亂既定兵不輕散戍衛錯建與夷俗相參日累月積而文教無遠弗被鄙野舊風亦皆丕變此　聖神不言之化卓冠千古者也故速戰不如分屯盡剿不如去其私恩不如兼齊善殺不如善撫

上楊石淙書　　黄佐 禮部侍郎

佐聞上下之交萬化之源也上曰親其下論道經邦則輔臣得以行其志下曰親其上徇私立黨則小人得以弄其權古者元首股肱相待一體臣鄰馮翼接見無時故其治隆而世道恒泰後世尊卑闊絶而情太疎禮節繁苛而義斯薄故其治汙而世道多否蓋可見矣然則君臣相與之際可不愼與觀於　武宗毅皇帝日事巡遊不親儒臣莊士左右姦佞相煽爲黨遂致逆藩再亂及自將南征梁厚齋以輔臣扈從欲取　天子行璽以隨者誠慮變生不測故也楊石

齋堅執不與者恐爲姦佞所奪反以召變亦其遠慮焉爾鄒日做鄉連有冠禮闕者厚齋嘗過譽佐以爲可復得儁比佐對大廷時石齋得佐卷輒下其手曰此厚齋黨也及試入館以濮議辯佐卷惟據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宋仁宗育濮安懿王支子於宮中是爲英宗則程伊川所議復何疑哉石齋又欲下其手大宗伯三江毛公曰儀禮子夏得寔有此說佐乃得以濫竽館末佐何嘗黨石齋哉今大禮既定考選翰林調出外任新貴人又以佐爲石齋黨必欲對品改除藉我執事維持得擢憲職知佐愚直未嘗一日私造輔臣之門非有私黨也語曰士伸於知已而屈於不知已者執事於佐可謂知已者已曩承執事枉顧命佐考究　國朝君臣同遊事蹟正以方今　聖天子龍飛郢甸銳情至治嘗　御平臺宣召大臣將復　聖祖之成法也及錄　國史寶訓　御製文集暨先正之書所紀言動數條偕金美之入見一時倉皇散漫無序罪當何如哉而執事盛德包容喜見顏色至曰聞所未聞啓發多矣引掖盛情一至於此且又敎佐曰國家安危繫宰相天下公議付臺諫君德成敗責經筵生民休戚

任守令古今不易之定論也此可爲奏疏其留意焉佐今爲逐臣疏求歸養倘得首丘林壑足矣奚敢跡哉金美之書來謂執事必欲起佐復還史館蓋世道將泰而執事不以佐疎愚而遐遺也敢陳所聞以備執事獻納論思之萬一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垂訓作則以君臣同遊爲第一義其爲　聖子神孫之慮而開泰運於無疆者深且遠矣當是時也虛心淸問聽納如流情義相孚苛嚴是略自巖廊以及禁苑無非延訪之地自公卿以及庶士無非諮議之臣觀夫御華蓋殿而大學士朱善侍則與論道心倚伏之幾

御觀心亭而學士宋濂侍則與論人心操存之道
御東閣則與贊善董倫論人臣責難諂諛之二端
御奉天門則與待制吳沉論求賢納諫之二事凡以
求治要也　御外朝召學士范素等飲而賦冬日詩
御便殿與宋濂飲而賦醉學士歌　御武樓與吏部
尚書詹同談笑作記遊內苑與四輔官杜斅聯句成
章凡以尊文事也太子正字桂彥良於　上前朗誦
御文則嘉之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國子學官李思
廸侍便殿終日緘默則詰之曰理道之言非所宜禁
與史馮堅言事稱　旨卽超擢之學正曾秉正上疏

見賞復召用之凡以廣聽納也選秀才張宗濬輩使
之陳古今嘉儒士沈士榮使之條政務凡以察邇言
也是皆見於　御製文集　皇明寶訓所紀載而得
於先正之所傳聞蓋不容殫述矣　高皇帝以古聖
所未有之大智建自古所未有之大功一時臣工雖
盛何能少裨海嶽之崇深顧汲汲焉下交不瀆如此
何也誠以人君臨朝時惟數刻燕閒所接不過婦寺
則便僻易親而蒙蔽衒售治日之所以常少而亂日
之所以常多也故不自逸豫身示法程使　聖子神
孫監于成憲萬世永賴其爲慮至深遠也尙曰守文

之世與開創不同夫豈　高皇帝之意哉厥後相承
太宗文皇帝則臨幸　內閣親閱勤勞召至榻前語
必至夜　仁宗昭皇帝則面賜銀圖書使緘密疏日
至弘文閣冀聞讜言　宣宗章皇帝則偕詞臣幸史
館而賡招隱之篇召輔臣遊太液而有玉冠之賜于
時則有若楊士奇楊榮解縉胡廣楊溥蹇義夏原吉
諸名卿對揚　天語咫尺　天顏日以爲常而其寵
遇之隆建白之債至於今市人猶能道之率由舊章
正在今日　皇上龍飛潛邸聖德夙成恭　天駿命
銳意化理世之迂儒猶曰春秋如此其冲也而欲責

以難行之事蚤朝如此其勞也而又益以延訪之煩
驟而行之則以爲駭激而言之則以爲嬈寧因循之
愈嗚呼是何言哉責難恭也謂吾君不能賊也然則
轉移輔導其道何居佐蓋思之矣進講之後爲講官
者宜奏請　御書所講章句如宣德時習字故事從
容評品因加風諭以動　聖心此一說也退朝之後
爲輔臣者宜奏請從遊覲闕以及　禁籞如天順時
遊西苑故事追隨之暇形爲詩歌承弼之餘務爲將
順俾　聖情祇見儒臣莊士之可親而志意交孚也
此又一說也誠如是也虞廷賡起之風周室卷阿之

響尙由此其可興乎嗟夫天之將寒布以霰雪天之
未暑先以春和蓋陰陽之運必以其漸也人君之尊
猶天然輔臣則承天而時行者也調爕之功致主於
道者亦若地之承天而已可遽責效於旦夕乎惟執
事道揆圖之則天下之幸也執事昔在銓衡嘗立法
以官人矣今在內閣又行法以用人矣胸中自有經
濟機權何待佐愚者之言哉然立法以官人必求垂
於後而無弊詒厥孫謀之心也行法以用人必求監
於前而無愆繩其祖武之道也二者必須晋接燕對
而後請謁不行私黨可絶幾權黙運賢才彙升觀於

洪武中得方敎授面付靑官天順中召李文達面論
王忠肅是已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易曰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然則講求　祖宗之制酌量因革之宜
豈非今日我　國家之首務哉請擧其凡而究其本
執事曰國家安危繫宰相固也佐則曰官以相名起
於秦非制也凡輔養君德者孰非相臣而必以相名
則威權斯有所專矣惟我　朝不設宰相而館閣置
公孤之臣卿部分軍國之務是卽周官爕理寅亮與
分職率屬之意也　祖宗以來密勿之地同心一德
而台衮日近乎　宸旒故大政大疑皆得以　面決

之者面決之規不復而時以條旨爲行政機則陛對所
請至尊收視於穆淸上宰養威於廊廟者安保其不
終無邪茲佐之所望於　今日者一也執事曰天下
公議在臺諫固也佐則曰官以諫名起於漢非古也
凡獻替啓政者孰非諫臣而必以諫名則嘉言斯有
所伏矣惟我　朝不設諫官而六科掌封駁之事十
三道任糾察之責卽周官詔王以爕與賛王政令之
意也　祖宗以來朝著之士　明目張膽而阜囊日陳
乎　冊陛故大奸大蠹皆得以　面奏之苟面奏之
不復而惟以章疏爲風力則蘇軾所謂言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安望其能有行
邪茲佐之所望於　今日者二也執事曰君德成敗
責經筵固也佐則曰經筵之定爲儀注禮之文也
國初經筵無常所而休息所接皆講學之臣正統初
年講讀定於　文華始著爲儀亦學貴專一之意耳
然會典載講書之後凡遇五府筦政六部要務俾詹
事等官敷陳之悉是則講讀之地都俞吁咈存焉苟
爲不然則稽首而退　君門已如萬里雖宿學如程
朱亦何由而效其忠苟復講筵進言之規則情不容
於不孚而君德可成茲佐之所望於　今日者三也

執事曰生民休戚在守令固也佐則曰守令之速於遷擢民之病也　國初守令恒久任而超陟所晉節隆重之職成化以來遷擢不待滿考始著爲令亦治貴激厲之意耳然會典載薦舉之法必待三年六年政蹟卓異俾吏部仍察舉主之廉是則薦舉之際與事屢省存焉苟爲不然則計日而遷所至殆如傳舍雖善政如龔黃卓魯亦何由而竟其施苟復課功核實之覈則任不容於不久而民隱可恤茲佐之所望於　今日者四也雖然立法官人以一天下者固難行法用人以新天下者尤難指偏而不起之弊非難

待變通可久之道爲難也　今日所以振作新政豈取法度而紛更之哉亦惟斟酌時宜一遵舊章而神化之耳夫爲官擇人則人宜乎其官因時更化則化行乎其時擇人必如用木巨者爲棟細者爲櫨然後職無不舉矣更化必如安弦大者弗急小者弗絶然後政無不和矣究而言之知之弗明人弗可得而擇也任之弗專化弗可得而更也昔者守成業而致盛治莫如周成王其作立政也自常任準人以至三毫阪尹皆欲其得人而終之曰我其克灼知厥若言知人貴明也其董正治官也自論道經邦以及大明黜陟皆欲其舉行而訓之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任人貴專也然猶有本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嗚呼新天下之要道其在此哉　聖明在上賢輔在下將見同遊成憲必復而私黨潛銷佐言秪喋喋徒贅爾伏惟執事裁赦不罪則區區負日之暄願再有以獻也佐昧死百拜謹言

答夏于中書　　羅虞臣吏部主事

人至辱遠書詞指懇懃謬蒙嘉獎竊計其奔走下吏卒無一日之間不能千里致問悅汗流趾顧抱咫尺之義過爲足下所誦然聞君子不責報而廢施志士不矜能而伐德故悲歎隨場者衆人也振難赴急亦海內交遊之微義耳奚足多焉曩僕在盱時會足下奏當已成閱獄狀狀多鈎織悲夫冤哉冤哉未始不推案流涕也君子負議於下流賢士絕行於不肖今世之譽足下煦者倡曰刻薄妬者目曰齒重怨者斥曰奸邪貪者詆曰黷利論列曰飾虛名薦引曰植

黨後幽黜曰排善類鄉人不比曰好說異進士外補曰矜選格凡以過足下此而已雖然足下何謂無過比如風之生也穴爲空積豫未信於衆人而徑直不慮其後何謂足下無過但念足下才負儻蕩行懷孤獨靡能循習保位卑論儕偕致身顯耀獨杆當世之文罔乃予觀往古詞人才士輒悲其動遭轗軻仰天隨涕況今親遘見之如東洲者耶僕素喜讀今世士大文字而得其人物武功則康對山北地則李空同信陽則何大復大江以西有足下然武功北地俱以誣坐廢信陽雖不廢終亦早死名位不大顯而足下

乃抱不測之罪眠戈萬里磧沙塞草瀟涼異借昔人所悲謗曰蛾眉胎妬才美秧禝今足下得無類是乎無論北地且評武功當逆瑾之時朝爲張綵夕履要位武功以十年脩撰不得一調可謂持正君子矣徒累高名汚迹同鄉然終不詭於大雅保身之義孔子居衛見南子君曾見陽貨赴佛肸之召此何爲者其道非可與拘儒曲士語也故子雲留莽萊公事周箕子明夷異世所符曷磨而磷曷涅而緇然後之詆毀子雲韓深譏舛每訟斯冤心孔發熱嗟夫嗟夫此固未易與俗人道也日者問足下於渭厓渭厓曰是在

我在我我其有待乎姑徐徐僕且喜且難之曰今夫煦者妬者怨者貪者行其說而是非顛倒公道不明矣先生曰徐徐他守執亦曰徐分今守執不受時體有如先生者乎即有如先生則亦曰徐徐已耳民負冤則直之恐其不早也乃士夫之冤則顧曰徐徐爾如此而煦者妬者怨者貪者之說卒有能忌憚之者耶既又退語人曰冤哉東洲若率有能白之者然命也夫達人不以夷險易操非美殊志足下試觀義命之說精矣敢附此聞亦歆足下之由然而無離若無澹然以待也則命在我矣念言有懷

復翁東涯書　　　　羅虞臣 吏部主事

與子信次京國忽復參商念言蒼梧轉多勞緒人至猥惠德音故人天涯倏若談面來敎敘陳邊郡之勞且家勸僕以進賢退不肖之指嘉命損辱鄙曷能當吾子振翰天衢高視上京塊爾雄心難可比量已而出吏邊郵式監蠻長夫君子不易俗而治民志士不異操而居險吾子陋膠東之無奇卑子康之憒積是故荒癉不足爲子惡繩墨不足爲子拘僕視子豈薄志於梧哉顧僕媿無鄉里之行又寡交遊之譽曩者曹員詔辟鄉賢翹俟當此時人人自謂清通之裴楷

吏生簡約之阮放尚在譽若爭餅羣兒惟相競口除書忽下首被非任夫徐生願辭道子之舉叔夜求絕山濤之交昔人雅志良有以也一入省署懶受羈束舊有惡悶心疾過當輒發即鎭日之內呻喚不止每見揖坐委折巀嶭不能學且令喉嚨中時抑抑也良故厭之夫善宦之巧進慙司馬高舉之智退謝長公方欲咏招隱之詩擬閑居之賦然華耀中戰借累外纏用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而子責我以涇渭薦紳抑揚庶品之道無乃與僕初心謬乎且夫白骨疑象魚目類珠言似之能亂眞也苟非賢哲孰能參驗若

僕則非其比矣且子又欲聞僕所定交嗟乎未易言也憶在中齠靡知檢括自謂高談可以娛心綴言可以抗志玩素可以抑情單居可以流譽遂爾閉門學鈍破偶成奇視入幕之賓則咄恚望延賢之閣而屛跡晚步世途更嬰宦疹追念生平裁深痛抑然性有所短心有所暗絡非可以弦棠移也屬邇以來時體適煎志局難攺出門無邃處室獨娛固足下所深悲而鄙人之用兢兢者也聲求之叩無以遣報不敢懷隱故畧述其梗槩歲月不停山原復隔子非茂齒我亦彫容無緣把臂願與努力

奉霍相公書　　羅虞臣 吏部主事

虞臣不肖不肖不能委曲時體婞直成性遂爾墮跡昭憲名編獄錄重貽父師縲絏之憂虞臣誠死罪死罪被繫以來每見獄吏咆哮心魂惕悸羣與諸囚括髮交手足關械帶索坐饒蟣蝨一月之内僅能再櫛耳念自遠逮桎殰音墨載踈輒欲作書遣報然薄命之災幾成很戾氣體虛羸不任執筆又服醫家息慮存神收精還吐之言誤爲過信竟爾遲疑乃今側骨稍能倚凭而眠食據褥尚類嬰兒嗟乎嗟乎今日之事故未敢一二談也虞臣少籍矩範稍知章句徒以

謚竊文史之間非有杜偏廊廟之器阮放清簡之識謬膺薦扳得列清曹然長竊冥稽生之爲六自以剛腸疾惡遇事直言乃辭舉吏部絕交山濤斯固哲士之高趣而雅人之遠圖者也覩其遺書昭若發矇或咄恚時事便學掛冠但十口之隷未去饑寒所以俛首縮眉求寄衣食重懟君子之恩竟離黨構之禍命也如此敢復云云一 自罷官之後吏持逐禁來相驚趣遂命僕夫理夯策伏孤劒出 都門望指河西當此時晨登征途則受訶閽吏夕托 馬首則譏言逐客自非識時知命誰不吁嗟行路之 難隕涕狹斜之曲哉

然而非吾心所懼仲尼素位之訓莊生齊物之篇作者雅志似吾不少之也乃若玄英徂節青陽協候始掛長帆出清淵度淮海望金陵伏謁我公都下侍領言笑然後遡長江入彭蠡訪匡廬弔白鹿遺跡遂循東林上天池求 高皇帝所爲周顛碑讀焉斯固行道之勞而實積心之所希覽者也若夫歸而誅茅結屋墳索置前圖諜陳後爾廼總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舒潭思下帷嚴平不窺城市自謂儻似過之何則誠以虛生不如營名而羨古不如自立也但竊有慄惟恐聰明易衰重負我公訓旨點玷門牆與言及此

夜不成寐獄錄一首附獻左右諺曰厚者不毀人以益名知者不揚默以危身每服斯言良增赧怩然斯獄之成本自鈞織亦我公世道之憂也故首尾具論踈鹵不文何勝悚息

謝尚書毛東塘書　羅虞臣 吏部主事

明公承休明之策攡威靈之號上應台階下象山岳爾廼開闢幕府廣延南士咸願委心戲下顛倒衣裳獨虞臣以削籍冊書隸名獄錄望荊韓門無路操策騁錄轢轉流恨胸臆豈圖明公收諸徒步之列加以咳唾之恩未屬窮冬覲頒新曆雖嵬老之悲無裨賤士懷惠之感實逾小人復幸虞臣得長明公之世與在視聽之末邇者伏覩交州之役璅夫麼議多謂崚嶒谿谷爲道盤鬱三江爲防險不可度斬木爲械堅不可入巉嶮幽窮林箐蓊蔚伏象驅戰而蒙豹之馬

不能禦瘴霧薰蒸則防戍之卒不能守勞逸岐形主客懸制狼兵雜鶩滑轉多疕而豈知　國家隆盛之福明公萬全之策謀成几案畫定帷幄可以北略諒山南披清華東潰宜陽西循興化斬那河之臨洮車里之壓拔雲屯之阻破醎子之關揚舸沱江飲馬浪泊其掃除封殲若駭籐之裂細網犇兕之觸脅縞也然敵不難取取而守之則難功固易成成而處之不易昔中宣有云駁之有道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每誦斯言喟爾長懷夫南交輕剽往諜所記使鎮府無黔國之重聚落非夷酋之統則觕定之孽再萌噢咻稍踈繩束太驟則黎利之禍復起姑息貶削仍議實藩則莫氏之梟猶存殷鑒不遠事符先曆故賢者愼微而制變智士鏡幾以設防明公誠能遠準春秋之義近懲永宣之轍詳內畧外設酋立長封欵附之徒以安其心廣建置之典以小其力則我公於斯役業類補天功均柱地伏波捧轡晉裴扶轂此固元老經畧之餘蓄亦纓綏縉紳之所矚望而歸心者也虞臣過懷東郭之憂敢竊負薪之議因緣奏記附布中悰誠死罪死罪

與閻德夫道長書　　羅虞臣　吏部主事

不侍多年思亦勞止念昔兩同京國高談燕會無乏晨夕豈悟世事綿纖風藋飄轉岐路云殊積愴嘆竊念鄙人動遭淪擯枯槁當世然懟非娥眉何能秧妬邇來卜築城東雖絕極湫隘有同晏市而門徑寂寞頗類楊居有園數畝離披落格之藤爛熳無叢之菊對此偃息饒供清賞至於農務時閑濁酒初齊乃有田父相過共談稼穀酒情中酣仰而賦詩僕本粵人也能為粵歌昇之蒼頭以時諷詠彈劍而和其音欸欸當此時雖安仁閑居之賦太中招隱之咏猶謂未足以比其幽懷也然尚籍君子抗論雲臺揚聲紫微太平之業波及遺逸即饑寒於堯舜之凶年亦且甘心矣偶發狂言恃有惠子

答何粵橋計部　　何維柏　禮部尚書

舊春抵都卽臨公歡百爾冗種久以湖海野跡一旦突入樊籠疲事應酬四方尺素日且踵至須至來人守以必得始能了帳積漸稍慣熟乃入春倏罹手足惡報孔懷如割抱痾註籍控引乞骸擬還溫敘契闊可有期槩未遍候非忘情也未蒙俞允勉出視事亦復兩逾旬矣回首嶺雲恍在心目言念雅度臨風神馳憶別家鄉僅週期序親知零落吾黨日孤屈指意中浩增未嘆盈虛修促默學詎可度但不應遽奪君是速且多也幽明懸隔九原不可作求曩昔承歡聚樂偲偲怡怡如何可得頑悒黯然不可為懷知兄交感喟舊交同此綣惻叢柯頻萎靈根獨留意者培植滋固反復剝蝕達觀內照修真造命其在未死者乎願兄倍加珍攝節嗇寢食守一葆和鎮嚚寧擾撫松把菊班荊談舊閑謐命酌開逕延佇再假歲月俟我乎南山引賦歸來相與徜徉蒲澗浮丘諸勝修復天山穗洞雅會悟性命之理觀斂妙之原邈則御風凌虛周流六極及則栖霞餐芝把臂長嘯入羅浮從赤松子遊不及亦不失為安樂窩中地行不朽漢也何如何如

答趙寧宇　何維柏 禮部尚書

羅定之績汛掃數百年氛祲開拓千餘里疆土非主議恊謀心志齊一明斷兼資曷能臻此地方之幸也昨閱善後疏議詳確鑿鑿可行　廟堂嘉納允從獨建縣一二事尚煩覆議者益以事體關係久大亦欲再集思廣益度地相宜以貽無疆計焉爾想再至即一一如議舉行無疑滯矣聞羅定裏面多平曠沃土川原風氣儘有翕聚佳處據而邑之則居集安定而生齒日繁廣召墾種則田里日闢而戶口漸盛誠如疏議所云然者其諸大小建置具中機的允爲石畫

無復遺慮獨念彼中從古崇巖邃峒不見天日安知有漢官威儀種類日繁襲踵兇頑逋浪之徒又從而誘煽之以至滋蔓流毒恣虐至如此極故在今日不得不芟薙㓕之然其中豈無良弱可哀矜者乃崑岡之烈百類俱焚古今君子雖切一體哀傷之仁難致玉石之辨勢不得不如此也今既幸一大痛創汛掃而廓清之乘此機會正可以盡君子厚下矜遠之心推本惻怛以裁善後經久之計竊念公素抱一體之學且肩今日貽遠之寄者當此樞局想更惓切不容自已望加軫念百凡經久未盡事宜細詢人情土俗曲爲酌量裁成大之州邑衛所次之營寨村落俱一一躬爲督覈所司務使得宜備盡招徠還集之術其刃餘逋匿醜類尚未有落著者似宜分隸各營寨鄉落俾與向化者雜居計處田廬得以安居樂業而又擇其子弟之少敏可教者聯之以社塾鄉校延謹厚師儒教導而鼓動之俾各敦肄習日知向方雖欲爲不善不可得也頃聞葉贑州黃鄉之舉率用此道自立縣治三省接壤耤之無復往昔之警眞長寧之上計也公與葉君志同道合相信素深偶因及之羅定大計豈不肖所能懸度夙抱桑梓之私謬聞一體之

教不覺喋喋亦諒高明見原

與彭西川　　章爔 僉事

生承乏蒼梧已朞矣愧學力淺薄無大裨益地方獨徭獞刦掠自昔日恒四五報詷知奸宄潛住關廂覘探消耗乃力行十家牌連坐之法嚴加譏察由是賊之耳目盡塗吾之動靜莫窺時出輕兵設伏剿其桀黠數十級賊始懍懍有不測之懼投戈請命盡叱退所俘子女牛馬因而撫之與定約束諸峒遂靖民得安枕此雖小小舉錯然衆咸詫謂韓襄毅以來不曾覩也即是觀之事必有機政貴知要天下豈有終不可爲者哉今海內洶洶形變日多衣冠之輩平日錦衣肉食了不勘究事理一旦偏機制變倀倀無足倚賴又何貴於曳裾儒紳哉學術不精眞才不見心之憂矣莫知稅駕此非丈人昭曠其孰與言之吾潮倭患猖熾山寇尤劇棘驍捷以詰戈兵開誠殫慮索瑕批擣未見其不可也爲治顧力行何如是可聲音咲貌爲哉日用酬應文牘爲累花朝月夕未甞不懷企高躅之遐也俸金一兩效顰古誼所幸肘後神奇無靳惠寄以沃性眞不具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海瑞 都御史

瓊二十年來至今接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心訟口詈已謂官司不能抵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入攻圍臨高定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屯據於中來來往往殺掠村市無人之境任彼所爲其慘其害從前以來無有也平時養兵迄與不養之時無異晏遊擊來援亦既月餘矣如斯而已矣賊夥數雖多各夥人數則寡繼後至者將何以禦之耶昔人稱爲匹夫匹婦復讐今日之讐屢矣大矣復之不可已矣明公身當復讐之任事本因仍兒戲深入安劄風聲氣習召之所來也瓊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惴恐日夕謂府縣城池尚未可保我民皆爲魚肉於賊似此景象言非過億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焉權足爲才足濟無所施而不可矣瓊民延頸需援不能一日若止前之爲焉有兵以萬無益也縱有小濟兵退而寇又復來矣急則治其標今日所言所望標中之標事也標中之標且不能矣他尚何望兇方齋號稱膽不怯賊事期必行日者海旁失事咫尺間耳已受欺謾法復寬縱賊知虛實官兵效尤況　明公坐鎮蒼梧遠瓊二千

里地耶縱寇驕兵萬方一轍一誅賞之餘可弛而人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効自異不可一槩誘也緩則治其本古法遺意家自爲守人自爲戰道有在焉本中之本休養生息又在守令明公控制二省艱虞殘破非一地也時人之論必曰難爲顧彼顧此不免急東則緩西矣宰相鹽梅舟楫應四面初非身歷其地爲之普天下之下有行之者況廣之東廣之西區區耶詩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惟別留念地方不勝幸甚

復胡杷泉都掌科　海　瑞都御史

罪呂中屢承垂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有義鄙爲不恭是以未敢踽踽然關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何已今日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善道之義罪在已不在　君若果巽法兼濟不激不踈言當其事而不爲招訐患指所必至而不爲遠言推已及君切中情事而又同心同道多其人焉天理人情安知其無濟於事耶委之曰吾　皇之不我受言之損而無益是亦借口而已矣此在諸公深思亟圖之也安否關　宗社利害在生民與道可姑待事在得已者不同若以倂死無益一語蓋之進退兩無所據瑞不敢以諸公之言爲然矣承愛甚致私念附謝高明以爲何如

與瓊卿諸先生書　海瑞都御史

瑞頓首再拜敬質之諸老先生大人執事竊惟婦人處人世其大不幸者夫亡勢不得與夫偕亡而抱守區區婦處也故婦人之喪其夫而寡者古以未亡人稱之然至　朝廷旌慶官司榮奬誦書知禮道苟以世教爲身荷者褒賞之傳列之舉呈而進之有司冀達於上惓惓汲汲則必孀守之婦稱焉何故葢忠臣烈士貞婦孝子上植天地之經中揭人道之大下立世道之標均處人道之難而彼婦人無師友開明之功匪名利驅役之故獨絶情感哀念夫子於數十年

之後心堅金石行信四時處心積行所關係感發尤非淺小故也瑞甫四歲喪父時毋謝氏年二十八承父志勵節確守經今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終之行無毫釐玷穢古稱陶嬰共姜輩直可以相上下而無愧焉者葢毋幼麤識書史語瑞少學口授孝經學庸等篇質禀近剛一父性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相勵護持能使内外不致乏絶先後昔針裁營衣食節費資督瑞學至今雖衰疾相仍不能一息少暇女事爲疾憂計月夜同瑞寢處訪詢戚近惓惓然舉而托之賢明之師以琢以磨兼有父道瑞今日稍知禮義勉

自慎飭若非中年背父者盡毋氏諄諄開我力也持家有紀法教子有義方律身以正義喪父之日有所親以日者推笄進取與奬之誓不再醮如日者諸執之今日不變夫豈偶然夫士君子行善取快於心非徒取華於其名婦人潔飭乃身凡以畢天之與我而已是安足置齒牙間者假而上獲旌閭之榮下獲紀述之美於節行亦何所增加也瑞顧區區舉而頌之人者是其非非之公本無擇於途人父毋而綱常之義守貞烈昔子厚遊岐邠間必廣詢秀實逸事狀色爲韓太史上刻瑞荷恩罔極知之實眞見之實詳

且辯者顧乃掩匿而不公之乎世有言及族戚君子恒不以了信承之者葢謬執諱親之私其習久固經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誣親也孔子直父子之隱孟軻宜周公之過悉訓之亦不少矣於父毋祖先獨畧焉寧揚善特於親㒵避哉然則聖賢不以褒貶之權假其親葢可見矣今其淺固有誣揚親行竊寵榮稱孝者遂致人得以詆所揚而反疵之言議紛紛不已誣親之善顯親之惡也亦多矣而瑞獨何以用心獨念吾瓊先輩師法如曾自潭亦其彰彰著者徒以莫爲之名經久不與鄉祀其他著卓行而負屈稱加美

名於敗類時不必焉況中闈事迹罕可得而著聞者獨非君子之所宜盡心乎公議不行俗將無以爲勸桐江一節漢鼎賴之瑞非囂瘖之身有不能自已者故縷縷爲諸賢者誦若夫行之可褒與其言之可信與否則惟下執事以所聞見參之事在清議非敢以一毫私意爲毋辱圖也瑞不勝屏切頓首再拜

復歐陽栢厓掌科

海　瑞　都御史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術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至三十年遲矣然爲曾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餙價子貢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爲聖人卽此道法卽此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可以見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循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速無遲而不得益以其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而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備功場圃天郰嗣往與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勇猛能操切史書仕宦盛氣於世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于今賊臨城臨村破滅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强兵陋爲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强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强兵天下之於聖人

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爲天德爲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爲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爲之苟且因循日挨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不可速做藉口荅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日前腐儒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眞聖人出焉速過孫吳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眞知德義可尊

而貴也樂其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魯齋謂學以養生爲本或者以不知道譏之借口養生爲富積計則謬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矣亡矣而後可以爲學耶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子聽其餓死不爲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濶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行冠禮者有一籌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此道此意知道者自可得之於其速不於其遲伯道也爲其遲亦爲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說不兄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爲辯也

報董原漢　林大春副使

去歲從東來聞朝有言事者藎西曹郎云其時相傳未定然僕已心知其爲足下矣及行過江西得邸報三疏而三讀之果然張君與足下也當此之時足下負敢諫之名抱不測之罪退入三泉靡有所恨幸賴聖德優容如天之大竟從寬典謫戍蠻方藎僕至而足下已出關矣思昔漢自陽朔王章之誅天下以言爲諱梅福起一尉耳上書論之朱雲請上方劒斬禹天子怒甚左將軍辛慶忌至以死爭今足下誠無愧乎朱梅之節顧僕徒以區區之心辱在道路有負辛

慶忌之義僕竊恨焉雖然足下之心天下知之無待論說而後著者今足下適從蒼梧遺書若有望於僕之聞之也豈亦以僕或未明足下之志歟古人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曩僕之引疾求去猶足下不以我爲矯閒爲語及時事輒太息泣下其後僕不果去而足下又不以我爲貪何者誠有以相知也今足下幸已不遺其志而僕猶碌碌如此足下將謂僕爲何如哉夫僕與足下俱出少傅公門下十年于茲矣近之未嘗私自請見稍通一言之交遠之又未嘗上書政府求借譽于左右所以然者非敢自以爲高有慕乎

古之人而竊其近似者以爲名也徒守進止之度恐
忝少傅之教乃不意足下過言之而少傅公亦過聽
之每聞於人前有所薦引而不以爲疑此僕之所大
懼也且足下尤親耳其先後相與之公彰彰明甚假
令當時混迹儔輩一旦仰首信眉言天下事人且未
信惟其如是故公得以忠貞動主危而復安而足下
之心亦昭然白于天下此又僕之所爲惓惓嚮慕者
也書中又言僕文得馬遷法至欲進諸本朝李獻吉
上吁是何言也夫獻吉當孝皇時始仕亦爲僕官蓋
朞月云其應詔一疏幾萬言至今讀之猶有生氣且

其所論列十餘事後來罔不切中亦明之賈生也武
廟初年逆瑾用事大臣憂懼不知所出獻吉乃乘間
從容爲尚書言因率九卿劾奏瑾等不道罪至死當
是時瑾懼甚會語泄不果誅瑾使當時獻吉言用可
無正德十數年之禍惜其晚節不終爲世所短然猶
極盡一生精力垂空文以自見今僕守郎署有年矣
自惟固陋上之未能深慮遠稽上陳制度之宜禮樂
之藪與夫政事之失得次之又未能抒憤惋指斥姦
邪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徒以此心一念未敢有回異
冀少自樹立以無負知己者之望若夫叙述之事已

非其任身居俗吏之局乃欲以區區薄技與翰史之
士爭名僕實耻之且夫古者貞臣雅士常悲其志之
不宣而脩名之不立也於是托之文以見意故屈原
逐而離騷作賈誼出而惜誓賦示不忘也是以朱雲
隱鄣諸生講授梅福入吳市卒易名其迹不同而其
有所感以不忘主之義一也願足下無忘主上生成
之恩益勵古人經術之訓倘因披撥之暇慨然有作
或可自附於離騷惜誓之意如僕者固未暇云云矣
故里人來者云足下二親無恙幸有以自寛瘴嶺煙
高惟重寒暑食飲自愛東望炎風不任悵惘

報郭舜舉督學書之一　林大春 副使

不佞家居且廿載矣間辱當道枉過或遣使致書問民所疾苦卽有見聞非敢告也乃今幸遇足下建節東臨不待問而輒有謁者以事有關於士心而足下之舉動尤鄙心之所爲相關者也故願效忠于左右惟左右試詳擇焉葢吾潮士有大苦弔考其一也潮之屬邑有十分據各方其去郡城也或三五百里或自數十里其去惠之長樂也幾至千有餘里四方之道里弗均兩地之弔考尤苦如只弔郡城猶之可也惟遠弔長樂一節最爲無謂不佞爲諸生時曾不聞

有此乃近始行之遂爲定例甚可歎也憶在嘉靖己亥之秋默泉老師親臨敝邑單試進不佞等五十五人及癸卯大比退齋老師亦僅弔之郡城通試之烏有走師生官吏於千里之外踰十日之程遡流而上度三河歷程江抵長樂然後宿者哉往歲丙子督學嘗爲此舉會災疹盛行諸生死者至不能褁尸歸士心寃痛至今不息壬午又有行之者復值大水漂沒廬舍諸生浮游江上非長樂尹亟請放歸則全潮之士半葬於魚腹中矣此皆往轍可爲殷鑒然而有司不以聞僚友不以告者何也以吾令出惟行重拂其

意也業已相沿重矯其失也又恐善自吾出士心悅服而歸向遂成吾名也此其所以不敢以此言進也夫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苟便於民猶將安之而況於士乎則亦何恐居已於逸居天下於勞必欲弔考爲也吾以一人乘傳入潮順流而下自長樂至韓江不過兩日及其歸也卽由陸而西自韓江至長樂亦不過三日來時則江上可了公事還時則輿上可誦古書不爲勞且久也至如諸生之往來無問貧富皆不便於陸明矣若舟行又須重價以一舟而索十金非二三十人共募不能得也及得之則肩摩

踵擊坐食且不能矣況能溫習舊聞以待問耶此其逆勞之狀視吾何如也此大比之年長樂之弔所當亟爲罷免者也頃聞足下端州初試至陽江陽春等邑必親歷之得無有槪於是耶秋間如至敝郡謂宜頒倣此例行之或中途暫寓程鄉只弔平遠一學就彼同試隨將試卷携至舟中閱之卽未入郡界而二學之卷可完矣至郡則弔大埔饒平澄海揭陽普寧與郡學海陽相兼並試不過旬餘而七學之卷可完矣然後由陸入敝邑如默泉老師故事或弔惠來一學過邑同試之此兩學者卷亦不多亦當不數日可

完事矣於是仍遵故道還潮由陸上長樂踰嶺而西或就敝邑渡江而南由惠來而至海豐入惠陽而歸省會其視嶺左之遥兩郡之廣真如在几席之上已不勞而事集士不勞而功倍即永永遵行足爲良軌矣此歲考郡城之爭所當隨地酌處者也是二者俱在高明裁之其在不佞愧無裨於桑梓有見不得不言使諱而不言則無爲貴知已矣其在足下雅自負乎康濟有聞必欲亟行使聞而不行則無爲貴奇士矣若此外有所釐正有所興革則高賢當自有獨見之明獨斷之勇非區區老生所敢與聞也

報郭督學書之二

林大春 副使

敝郡僻在嶺左搢紳士類昕夕顒顒盼望德星照臨之日久矣乃一旦文旌儼然辱之此韓山鳳水之光也玆聞在泮而載色載笑校文而至公至明兼收並蓄不疾而速薄示勸懲不盡人情士心靡不悅服文教于焉大行可謂得持衡秉憲之體矣此殆近世所希覯者即不佞當年在事猶當三舍避之况其它乎且不佞之子若姪既蒙收錄復加殊遇自顧何德足以堪此此又不佞當年在事所不能而今公獨能之者厚矣厚矣計今試事將完謹遣豚子克鳴稱謝因

布區區感藉之私如此外聞有司除道謂騶騎將枉顧衡門果爾敢不固辭何者蓋公在地方區忝舊雅一時聞風觀望希覯者衆其勢既難以卒應於嫌尤亟宜遠避所幸前此未面猶可爲辭萬一早晚相見即紛紛沓沓莫之能止將至捉影吠聲肩摩踵接排闥叩扉欲逃而不可得蓋不獨爲不佞一身之累其有乖於足下道義相與之意多矣爲今之計不如相亮以心相忘以跡乞於事竣之日馳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以光我敝廬諸有存問剪檄郡縣或傳士弟子行之明示不佞固辭之意而公一面登舟西還省

會郤於湖上可了公事庶遠近聞者無得而議亦無得而復有所希冀異日院道諸公札見詢及者亦無得而有他疑此真吾兩家名節所係一時舉動不可不審者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不佞竊守孤操四十年所矣豈可俯徇於俗一旦棄之不爲高賢地耶故願足下爲不佞思之如不俯亮必欲遠勞則不佞惟有竄伏林莽固封土室以與世絶而已臨楮戒子爲道苦悰非敢湯談以欺于下執事者惟執事圖之

報郭督學書之四　林大春 副使

不佞少壯行遊寓内既强始祇役貫地及歸卧林麓者且二十年深慚困陋身隱矣而修名不立乃其所至名山大川幽巖絶壑見金石彝鼎之文騷人雅士之作心豔慕之間或窺豹偶爾效顰聊以自娱匪覬行遠也茲者足下秉憲而東徒以舊故輒承遠諭兼聞札示縣公抑何切切於是而欲爲災木之舉也區甚懼焉夫董生災異步舒愚之楊子太玄侯芭尚苦而況於不佞乎况於不佞乎且足下所司憲臣事也人臣專報主令學憲果盡舉乎士習果盡醇文體盡復乎浮薄果盡汰宿弊盡釐乎於斯數者萬一未盡方日夕孳孳猶恐未足以報　主上尚何暇分心于區區衰朽之夫留情于咄咄不典之辭以爲足以酬一日之遇亦已過矣矧敝邑縣公爲人一清如許禄入不足以奉甘旨也政在休燠民力不足以輸公賦也校刋殿撰時文纂寫翰苑新書爲累多矣使復重勤梓人以滋煩苦其將何以處之若曰貫道别有經貫獨思竭力以貧之則非所敢知此區區所爲不敢聞命者也無已請俟異時倘遂覯止當與吾弟一面商之何如何如因託郵報附布腹心統冀高明亮察不盡

報王恒叔書　林大春 副使

曩自足下北登諫垣也不佞蓋津津喜溢眉宇矣時有周貢生者北去因附片言致賀及生還遂接報書與青氈佳刻之貺佳刻新製也青氈吾家故物可弗重之顧獨私訝濶別多年一旦馳書僅寥寥數語何其寡也豈心存獻替未暇爲故人款曲抑諫臣之體不宜與山林枯槁之夫深言天下事耶已而地遠山深邸報罕臨遂不克目覩　朝端建白者何狀詎意未幾忽聞有制行矣奉慰未能反辱存訊佳刻綺幣重見叠承乃其書猶寥寥如昔則語當不文禮固宜

爾也昆後舍弟返自京師復出足下臨出京時所貽三水之信又知向在省中業已有揆羅巖穴之舉且猥及于不佞曾報至不果不佞因私語弟曰嗟嗟王君卓哉斯舉然幸而不果也宜也使不幸而果上也俾于祿祿隨諸賢後以忝薦書人將謂何且王君獨不見賀克恭特薦江門故事乎又烏用林林濟濟爲也乃今不果上也宜也幸也計茲歲序再更大孝應已即吉有如卜日來傳西上長安朝謁　金門暮歸青瑣願無復以野人爲念庶宇內有聞靡所指摘不至傷君之明即區區知己之感踰於九遷賜多矣因貴郡丞周君使便草草附此兼用爲謝君蓋不佞通家雅知自玉而文又足以華躬者第未審年來相與若何尚冀推愛而終念之

報龔日池書　林大春 副使

憶自甲申雙鯉遥臨尋聞吳中之命比于乙酉一封外補遂有江右之行正思張華以各天劍光在望忽借寇恂于遐地嶺表騰歡未及致書及承翰使開緘真如對面久别愈見交情顧惟榮上之辰適值青陽伊始懸知嘉祥騈集允復庶績方殷胡乃加意於衡茅兼之寄情于綺幣真令人感隨愧積形與神馳矣念公直道難容雖暫離乎禁闥而　聖心獨注當拱俟乎賜環第不審滄海行吟之夫載挹日光於何處曲江流韻獲瞻風度以何期撫景興懷秪增向往對

使附謝未竟欲言當託别鴻另圖歌鳳也不宜

報陶蘭亭書之一

林大春 提學副使

往歲舍弟仲子赴春官嘗具書吾子與山陰朱少徵並同赤牘以此情良不殊且思曩昔寄我二子齊名計必常相聚顧不意吾子尚未至京而少徵復註門籍弗獲一晤已而仲子下第歸然書固在少徵所頃閱仕籍則知吾子已補西曹白雲之司應得見之乃少徵名忽不覩何也夫西曹優游養望實坐致通顯地然因之而深明法理博綜群籍且得盡友天下士以舒尚論之懷要或不爲無助也近世以詩鳴如歷下李于鱗吳郡王元美維陽宗子相二三君子往往出此雖言人人殊而意氣飛動亦自可喜意者吾子得無有槩於中歟向在武林見吾子言不出口身不勝衣比或聞之交游間語又知躍馬蘭亭乘龍白下有俯視八荒翱翔千仞之意一何豪也但念居官自是與諸生迥異如不佞生平負氣嵔嵔不能下人竟與世忤閩子逢人輒侃侃不顧於是天下始多不佞能知吾子而又虞吾子之或蹈於乎也雖然乎今亦何以爲也考槃在澗永矢弗諼吾願適矣無復求於世矣吾子才比行雲志在高山巍巍乎悠悠乎將進之古昔傳之方來卽前所言二三子者異時猶當斂容而揖讓之耶又何有乎不佞耶

報陶蘭亭書之二

林大春 副使

山中聞唐仁卿至自南都未悉所以久之有客寄語曰仁卿以論學左官歸其門公故游多所問訊盍使使過之於是不佞遺書用子顧未寄訊我者爲誰氏也及得報啓觀璽緘絲幣始知爲吾弟手貽蓋千里相思情見乎辭十年離緒盡在此書矣至得其生平之所論著讀之殆駸駸乎兩漢之風而馳驟乎黃初正始之路乎可謂盛矣星變陳言劉更生封事也人言陶生故才士孰知其中耿耿思欲效忠　主上報國世恩乃爾殊令人擊節歎之區區遠地無可與語者常恨不得同志如君與之上下議論卽四方尺素多尋常起居或名家著書亦僅僅如許從今觀之何如吾子夫文在氣奇非以辭異也出自靈臺流之丹府如戛玉敲金飛商流徵而瑩牙屈曲不與焉乃今人動引莊騷自爲瓌現力詆韓柳指摘瑕疵至覽之不可句聽之惟恐卧烏有吞吐溟渤包羅星漢流水行雲洋洋纚纚如此編者嶺南作者信少曲江而後五子間作卽區區學步猶遲之因憶同起梁生庶幾王岑獨惟敬禎伯幸從子遊耳仁卿書謂吾子頗音于詩曉起秋覺微涼山光入座月明風細溪流有聲

因寫近作一二寄去以見近况以慰遐思第恐此寄未必至如丁戊二書故事臨發滚滚真不能不爲之悵然也丁丑書與以徵共之茲巳不記作何語矣戊寅一書副在掌故輒錄一幅于左見十載相望如一日也仁卿便道草率附報惟高明照察幸幸

終

嶺南文獻卷之十七目錄

書

啓

書

明蘄陽張邦翼

復何賓巖書　林大春提學參政

方今薦紳實學由衷如執事海内幾人哉講學之徒惟王覺悟而斥絶經書自附會大學致知之外不復聞見古今連宇宙宇義亦所不識蓋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乃性分内事必貫徹之方可謂物格而後知至羅念菴昔與唐趙各疏請　東駕臨朝幾陷大僇後得免歸亦王覺悟而不讀書之所致也今觀其集首答蔣道林書不展卷三月而後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大海魚龍變化豈非執靈明以爲用者耶昔六祖謂師說法悟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楊慈湖傚之曰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可謂蹈襲舊套矣然既曰無物又有魚龍而宇宙渾成一片此即野狐禪所謂圓陀光爍爍也其謂舊日冬遊等記更無二致予懼學者之日入於支離誑遁而自以爲是也故雖不敢辨而亦不容得不辨會人謂與司馬公諱則不矣多但望執事中心藏之耶

報陳玉叔　林大春提學副使

憶昔　肅皇之朝僕既辱從尊先公後以不棄于縉紳先生當是時業已知職方有子爲明公矣慶曆以來職方去井陘歸楚僕亦拂衣自越而公遂以治行第一起淮海西如梁州當是時井陘猶及見其敎之大行於西方天下聞而壯之乃久之即世存没蓋增感矣及今旌節再西輒從嘉陵道中遺書嶺嶠徒以先人故至齒僕于梁生嗟乎僕何足辱梁生也丘使君嘗訪敝廬其言衆何弗及明公念我豈忘之耶若夫曾羅之契借明公之過望皆非鄙人所敢幾所期

茂建嶶猷追蹤邃軌俾太丘而後古今無兩焉爲耀多矣其見命草堂題咏昔有行之者如一峯八景白沙詩之類彼秖促膝授簡烏有諾重千金神交千里如足下者即雕蟲久廢詎可以辭乃其體慚風雅詞忘固陋則在掌記者擇而取之爾

寄顏冲宇　林大春提學副使

往者憲節西臨河洛某幸得以職事辱在下風竊見閣下正氣動于崧嶽精誠貫乎日星嘗過不自量謂奉令承敎可幸無罪以自附於大雅之後乃固有大謬不然者業已自分淺薄當無復私於左右豈意及辱奬借力排時議而特薦諸朝蓋自大疏一出而天下咸謂某有鮑子矣顧某何人也敢當衷吾之舉靜言思之徒有悚然愧汗懷耿耿於夙夜而已廣右之行今日之役徒以閣下一言之故而強委重焉某所爲奔馳兩地未卽其於自棄者以平生知已之德未

報又恐公言不信於天下是以輒拜命而不辭今至此數月矣旣未及遠通一介之使奉起居於門下又弗能效世俗爲欵欵之敬時致問於里第縱閣下憐而亮我如此心何乃知離索已久而迂踈猶故非敢有慕於叔向祁奚之義而爲之者且古稱楚材公今爲盟主其所涵育於門墻者當不獨有原玉轂菟諸人者出焉由是而衍江漢之餘波培豐芑之休澤此正不肖所欲竊以自效而因以推之仁人君子之鄕者也不知其指亦可得聞否倘因風便一惠德音以開固陋尤不勝惓惓大願臨楮嗚遡敢布腹心伏輿留神鑒念幸甚

與黃督學　林大春提學副使

僕之此行也實自安慶渡江過饒州也聞公始發二三日耳何天意不假人良晤如此月初入撫州路抵建昌南邑邑爲齋昌會諸路警急城中戒嚴僕至時者距不得入道路訛言人心洶洶因退保于郊寺以俟其定乃人疑益甚報踵至城外已無一人當是時不惟人之疑我乃我亦轉自疑第徙付之一笑耳俄而有二生者從城中來謁言城中見疑狀察其色若有意於不肖者僕因進而問之乃知其爲羅生良臣黃生河濱皆庠士也聞不肖有急故來於是羅生

計曰事急矣衆方疑公公必以冠冕入不可請以微服縋城下便黃生曰公第入矣此外可勿計也萬一有變當以身爲從者以行耳僕因如其策果入城城中久之始覺因得見其鄕士大夫與師生吏民咸相與驚嘆乃始信而弗疑也其日師生吏民及鄕士大夫皆願留僕行僕亦有感而爲之留焉主於羅生之家不以煩有司也是時邑無符篆之令鄕乏素練之兵所幸士夫竭力諸生獻技僕因力倡勇敢爲士卒先孤城爲之增氣於是賊聞之爲却五十里云其後鄕城被鹵稚子至僕寄而釋之乃城中輒有細人潛

謀爲亂者謂我爲嶺粤人疑與賊通而羅黄引我入城將不利必手刃之會月明僕與師儒生城樓上方臨風長嘯誦詩不知伏甲已在寢門之外矣時有解元何子壽鄉貢士沈昆弟國子生曾佐庠生曾任者覺而狂奔往諭之賊乃散去當是時微數子者不肖與二生幾危乃今城幸不失守僕亦賴無恙即日當戒行矣遠惟明公風教之及士習之厚令人忽然忘去義思一報此鄉而其道無由且力不足爲斯人重伏念公爲一方斯文盟主意他日得諸所聞其所以激厲而表章之者當自有不容已夫二生者非有父

要之素平生之好也一旦奮不顧身以拯我於厄至身當賊鋒幾陷不測此其義有足高矣矧當人心危疑之秋而彼獨毅然自任不爲少沮非見義必爲之勇者能之乎至如周何數子以片言而寢已形之謀抑又其難者臨發留書不覺覼縷伏惟慨然存念幸甚幸甚

與蘇嵐峰　林大春提學副使

舍弟歸自大埔嘗有小啓奉候想徹覽矣十月二十日道復中途令叔老人者與之語甚壯渠且老方有汗漫四方之意臨岐遺九物數顆因示我以棲神道氣之術奇哉壯也兄送我時曾不我告何也適見邸報知兄已執憲江省李淳野者亦已憲吾嶺南矣不爲二公喜獨爲江嶺賀耳惆悵者羽翰各方世路空非重晤之期未知何處安得起二公於東都俾之極武月卿吾將圖南往從之將出其平生之所懷抱者與公等馳驟於龍虎鳳凰之區遍訪王謝諸人坐談

千古指點萬里外酌言當歌和觥擊節因爲明天子經營四方矢心入極所至不欺度外伙感他日請身游上雙壽悉白祿薄鐘鼎情耳水裁窮天之涯奇詭所鏡波濤萬頃變幻四時中有漁僊樵侶篤言飧食行與此輩相從浩渺始終無極騷墨文史將盡棄之用問遊乎得意忘言之域當此時也坐君天上屹爲尚有野人時靜而與忠入而游息但見向之儔侶者擊壤謳歌以優游乎堯天樵忘乎帝力野人時和而樂之不亦可乎江行想在殘[illegible]寒煖之間更祈若時珍玉不盡

與李定齋

林大春提學副使

側聞外論紛紛大意謂兄之欲去也與他人不同兄去猶不去也其意出於爲名高者也而實坐媒厚利也兄見時事如此慮遷其官也事其相也而其志不可行矯曲也兄在署深居寡言咲獨立無助孤也故去也兄與不肖皆嶺外介士也負氣陋俗而薄養交其欲去也憤也且兄初未有去意不肖激之也弟聞而竊嘆之曰嗟乎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夫歌魚自獻迎羊望莘者滔滔皆是也然世無有非之者至於貞士處女之節則相聚而竊咲之何者彼蓋其所志殊

也兄故舉袖下車浣紗動色珠履閑閤瑁簪見嘲其勢固然無足論者但念吾人處世要有說或去或不去其歸在潔其身使天下莫不心知而目見之譬諸野鶴雲棲其飛鳴飲啄洞徹灑樂自無纖芥可疑非若鳧鴈依依然相呼江渚間各有矰繳稻粱之念卒被網罟所得爲燕雀咲然則今之欲去者亦何怪乎人之疑而談之也且以僕之愚無他豈有如若人言所云顧惟兄教既切而談道者衆則竊以爲幸聞而改之將有爲也其所以爲者將以勸兄之出而不果於行也將以息乎論說者之紛紛也非爲兄也爲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何也天下方多事也人心洶洶也而去者肩摩踵接於道今使天下聞之又謂嶺外二子一時去也則四方之去者不知其幾矣其於大勢可乎不可乎此北風十畝之詩識世道者之所痛也夫吾二人者固未有益於時也然其去住亦不可謂漠然無所關繫也昔者逢萌之入海也梅福之適吳也兆漢之衰也夫逢萌梅福非有甚重於漢也天下以此而知漢也蓋大勢之所在不可不察也非貪位也所惡有甚於此者故不爲苟去也今使我出而能與兄俱出使天下聞之又知嶺外之士未有去

者則吾亦何樂于不出而求去也此區區欲出之本心也惟吾兄圖之

報越都諫　林大春提學副使

昨臨發時再拜手教會冗未能詳報茲行至百里所
遡得以書敬謁于下執事者盖聞之夫子存魯古人
悲宗國之義區區之心竊慕此耳非敢為一身謀也
方僕所見彼人者當時酗烈之狀若餓豺焉雖甚懦
弱猶恨不得與之相敵枕藉而蹈東海某之願也乃
今遭逢明盛辛辱交于忠賢之門下則亦何敢愛一
身而不以紓神人之憤哉獨念此邦之人極矣視棄
丘墓若弁髦然聞且移去間稍稍復還今若使之得
汚彈章以此邦故將後之藉口者愈益輩不幸有逐

臭之夫至即此邦之喪無日矣詩曰如彼流泉無淪
胥以亡某誠懼乎此邦之淪亡也故竊願為地方重
之計又聞之忠臣重棄其土以報君仁人必世其家
以成親是以季子還吳世號延陵包胥復楚名垂鄢
郢今使此邦亡猶將續之矧其不絕如縷胡可棄也
且夫快一時之憤而忘遠慮者國風致刺復九世之
仇而樹大節者春秋褒之是二者又此邦人士之所
為日夜腐心而不知所以為計者故又竊願門下熟
計之也嗟乎士為知己既荷過知敢不盡愚倘幸終
仁寧復愛死伏冀留神財擇幸甚

報曾見臺書　林大春提學副使

分訣計七年所矣自吾兄還朝之後封書兩寄將矣
所為未有一言之報者徒以區區未老之年或尚有
聚晤之日當得重聆雅緒如江舟夜雨時也不意敝
邑大夫胡君至復辱翰諭責之以不通朝貴期之以
時嗣敫音是相會尚未有期而相望又轉益切即不
佞如弟亦安得不竟其愚以求伸於左右蓋弟性本
迂直不能圓通自復長途動輒齟齬而其在浙也尤
覺偏執愈甚讒忌日深雖去後見思在青襟或爾而
烜然案軸於當路者則固腹誹而陽獎之夫如是彼

亦安能以天下之公易一己之私而置其所忌於雲
霄之上耶正以弟之不佞亦已矣如兄之清忠耿亮
廓乎有容即超然同升參贊密勿何足為過乃僅以
常格相處廩廩如是如弟更何言哉雖然千金之賜
九遷之榮古人不以易知己之遇彼其所重固在此
而不在彼也今廟堂之上既有知我即家乏置錐官
止執戟其為華亦已多矣荊州萬戶果孰軒輕意必
有能辯之者遠地絕不見報適得之胡君言頃者兄
有貴陽之命謂將有託而逃者弟尚未喻其指故將
遣人奉訊前驅乘謝粟書不穀状諫節鉞過家少選

當西向此陽明先生居夷何陋之邦而長卿傳檄所
至之地也第念匏繫之夫無由追陪咲語爲公勒銘
金筑羅甸之間以紀一時勝事爲恨耳倀音徽之漸
遥恐美人之遲暮臨風拜使徒有極目於五雲翠嶺
之上而已

答沐黔國公

胡廷蘭 提學僉事

轄于諸山翁鬱亘百餘里而地道平之此所以爲紛
紛寇虜之藪毋所容兵也不佞曾躋其山而把持其
地道故賊婦賊子弁賊屬等已擒之無孑遺矣獨首
惡深遁然亦不過釜之魚窟之兎也更假十外日兵
力諒可收之以紓尊慮若彼招降者開諭以至誠徵
動以禍福則亦可得其死力而用之盖蔡人卽吾人
似不必深慮生變也庄佃家兵則以掛紀功之籍令
毋論威抹之卽去一二名曰將必有持而議之者且
何以矢天日哉伏丐崇鑒而曲宥之

答張内山憲副

釋負嶺閩仰秉戎事於兹矣歷崎嶇冒炎瘴而與褁
背涤身繃面刺足者角安得不日兢兢也蕞爾東江
南安之梟非謀之不臧乃心之不一耳夫獵者逐禽
毋所董責而相爲斥闔要遮百族之子濟江遇風波
而相爲捷捽招捋者利害同也用兵者而能同其利
害天下可使矣不佞則惟是凜凜焉旦暮訓習而且
諭以 朝廷德威於是三軍之士勇氣十倍一可當
千無不願請戰者不佞乃徑臨新化而諸蠻亦大震
恐不敢馳一騎飛一矢以抗我師將卽亟布免死之

檄餘十萬於轎子山而賊得檄者衆欣欣望風降矣不佞乃賞之金錢因用其降人所稱法鬼師樂人揚紘子者持一檄并千金招者索之誅王撒曾頗者而降之曾頗降行諸管中而以爲兵薄粮廪也有悔心遂潛挺降者不佞則令賞功官置萬金醲酒椎牛于江滸延曾頗飲而諭降者渡江領金乃陰致畔者先不畔者因與諸軍從而壓之遂生縛曾頗面而悉得者索之出沒動定顧其山則毎一木陰十敵其路則毎一線逶百折麋鹿襍鉦鼓而後徐狎旌旗者索乃通地道而穴其中卽焚其林而穿其穴然而不能得

也忽望夜不佞卒驍徤者百人潛料察諸營寨則輒將諸月中如有影動者遂擊鼓鳴鑼駿下坡坂而擒之驗之影動則者索繫樹枝以覔水食也旣縛之而諸軍始奮勇至矣此非所謂拳手一握踰於五指更彈百人俱至踰於萬人更進者耶然而諸凡擒獲名口多所株連開巳有置其喙於黔國者顧不佞則一任無心巳耳肯因之而遂有所移易俯仰哉旋師在卽而冊有期他不多具

奉江陵張相公　　　龎尚鵬 御史

得
君行政孰踰相公專且久葢世功烈直卑管晏
先太師因問　主上勉留方懷言臣攻激不巳　主
上不震怒譴責言臣則相公不留相公不留則　聖
毋皇皇若有所失如顧命何如　國事何然恐　宗
廟社稷尚未諒相公之心也葢　國朝二百年來史
官無廷杖者有之自今始昔羅太史奪情一疏李南
陽實能容之秩止外移至今人尤題太史而指南陽
相公乆秉大政斡旋伊周事業何嘗有點彈文獨
吹呶之口欲成蓼莪之孝其議論固激其題目甚正

若等均相公忠臣也相公諒其無他使以去疏爭之
主上樂聽當如轉圜自古大臣遭喪强非　上意此
天下鄙夫所不爲而謂相公爲之乎鵬爲門下士耻
阿附多官叩閽請留又未能效若等批鱗請去復不
敢係遠洪恐以累相公之盛德以負國士之知遇第
惟宥愚蒙存大體望擴休休之度毋使南陽專美于
前鵬所願効忠于相公董布其心曲如此

簡耿楚侗道長　龐尚鵬

九月事嚴程入公治境見兒童嫗豆戶有誦聲所至採民風而得過化章程何地非名教也立馬都亭鄉向臺人作書欲附致門下竟無從覓南便極目風塵遂撫牘而歎嗟乎秣陵在吾日中卽咫尺之書不能達况奉攀文苑受經門下敢妄意計日遂所希冀耶南北驅馳獨聞公名滿天下諸縉紳咸謂鵬職事相等多舉以相勗顧聲實並茂方駕古人公康莊絶足也豈下乘敢望芳軌哉伏念士維風靡樹立誠難而游世虛舟亦鮮有不逢怒于時者刓方爲圓衆稱通

才若破偶爲奇卽苛意求全而百毀塞路殆從古然矣惟高視濶步者獨權度於其間日惟較視此心之影庶幾無遺憾卽一切浮塵世黑白躑躅噓揚宇宙間不啻如飄風掣電耳其俄頃變態有無滅沒能終朝乎天地一晝夜古今一敝歷達觀者信以此生爲塵刼也近有邊帥偶從公署中談數學指摘京師樞貴人浮沉死生其應如響信乎浮生萬狀默定於天雖有高世之智絶倫之力豈能侯李廣而壽稽康耶惟有樞機在手日低迴於雷雨晦冥之中不致迷轅左道獨此心之靈得以宰制乎外此皆陶鑄□定卽

百其身將安所施乎頃出三輔校士衝寒卧起漸覺何衰讀諸士所爲文常掩卷閉目忽張睫卽小星滿室視燭焰如斗大非神昏氣頹然耶强顏秪役不敢遽言去俟來歲秋試罷得薄譴歸足矣自惟根弱易摧器盈多覆鏡視往古寧容爲後時歎乎倘銖積歲月後謬有委寄視此爲劇其濁賢路而覆公餗殆有甚焉舉平生顧愛者一旦毀諸通衢其不以燕石爲世所發笑者幾希語云跖壽顏夭同歸於盡長路畸人雖沒輪躓馬猶攢眉事膏抹眞西山愚夫不足言矣今課多士殿最日掃軌杜門簡嗜好薄世味遂使

胸中糾結頓覺汛除獨孤陋自懟悶心怏怏耳一遇知己敢布其心曲如此把臂何期顧各努力致然自知困學然後知不足反躬驗之信爲名言願奉弘規匡我不逮

簡陳偕所中丞

龎尚鵬 都御史

凡士大夫出入均勞中外相應以共成久安長治之業蓋自古然矣念門下持衡重地坐策　廟謨屬鵬等分行天下各勉脩其職使薄海內外改易視聽眞曠世一時鵬惴惴然恐無以稱　內庭督責及仰副門下聲應氣同職業交脩至意閒嘗私論近日之士風較往年若大相懸絕今夔龍在列衆正盈　朝無容議矣其在外者職掌既別聲實難齊類多俛首攢眉潛移歲月究其弊惟在因循顧忌二者而已或沿襲故常而因仍苟免或牽制文法而規避求全其間有承蠱壞之餘而更張過驟倘事變不測仰詰責隨之譬之羸疾待盡之人先是爲庸醫所誤一旦改付國手力無所施乃身爲前醫任其咎至於人持已見伐異黨同指顧之間動多牽制譬之岐黃珍品雜投百藥中御能起死回生何敢必其明效近以遘事驗之尤爲切中何惑乎因循顧忌者皆挾他詞以自解也鵬智畧短淺闇於世務何敢狂談伏惟明公負世道重寄憂先天下故不自揣輒以此言聞手握臺綱風示四海門下豈與百司槩論耶何奉尺牘以前驅末至不果達今易歲候取敢以迂談瀆記室惟門下矜其狂愚

簡郭夢菊督學

龎尚鵬 都御史

昨得郵報始知法御新從蜀道還將采風神馳慕轉切愧未由供掃門之役通求見之誠此心長耿耿也竊惟足下自通　朝籍爲尚書郎已屹然負天下之望矣及分符典郡奉　璽書與文學賢良折衷鹽鐵議此歷試諸艱之日乎頃移秩柄文衡海內賢流方切延頸跂踵願執經款門北面事足下不謂蜀人先得之英風義烈岳峙川流卽以卓異才拔居要路爲天下具瞻　廷推在旦夕矣尋聞直道難容蓋有從中抑之者遂與時齟齬坐人言改官吁嗟乎持祿養望苟容悅而都美官者所至有之夫誰不可能然疎節剛氣之士蓋嘗辨之早爭之頻寧却步自全終不肯以此而易彼者日中雌黃身外利鈍吾其如人何人其如天何此足下所自信天道神明實臨之蓋必有眞知足下共推轂　上前破羣疑而爲正論立赤幟者請持鄙言爲左劵而待之鵬先是以狂戇罷閑役竟速天譴于老親不孝孤罪狀滔天幾於殞絕夫誰憐之遠承慰問巳感激不自勝矣復緘詞望兒能況鵬偷强顏人間世敢以一息忘足下高義哉最感曾奉咫尺書謹一力候足下追至荊州聞前旌取道出夷陵凡數晝夜矣今僉故牘封識宛然謹附塵記室餘叢寓目亦足以占巫平生矜往眷眷非敢爲空談也

簡吳悟齋　　龐尚鵬　都御史

鵬自通籍迄今浮沉世路無補時艱日惴惴焉惟負乘是懼兄直聲震天地勁節吞鯨鯢節義文章照耀千古以鵬較之何啻什百倍蓰也遭遇　聖明同時錄用豈徒輿論以爲不稱雖反躬自考亦獨厚顏豈星而比朝陽丘陵而望華嶽豈不難哉聞兄視事甫彌月諸所建置皆經畧遠猷都人過江淮往往爲鵬言之咸謂盛名之下無虛士其信然乎鵬冗食以來就職掌所宜行者悖採羣言斷從鄙見近將　以封事　聞變通權宜姑爲是補偏救弊之術豈能著探

不燮論蕪百世永利耶　廟堂初議導爲備邊鹽政在兩淮此其根抵也若論屯田則邊與內地其緩急迥然不同擬於八月後仰行役出塞陽秋防既罷凡沙場絕塞皆可單騎周行躬親考驗稽事勢之能爲與否當徐圖之未敢懸斷耳風塵萬里關塞蕭條視兄出入官舍巾潮光入望百卉先春談玄著書坐籌機務眞　天上人間也邇來災異頻仍邸報無虛日而大江南北旱魃盛行赤地數千里時事如此良切隱憂徒有曲突徙薪之懷愧無排山倒海之力兄以天下爲念其將謂何

上嚴冢宰養翁　　霍與瑕　僉事

恭惟師尊受知天子師表百僚藻鏡四海之英賢權衡一代之人物翕受九德敷施六事釐正庶官咸和萬品大丈夫得時行道當如此矣自秉鈞以來未盈旬月而徽風所被遐邇踴躍頹靡者改步貪婪者革心梟橫者潛踪正直者昂首循良者奮志百姓之顛連疾苦者已陰受洪膚之惠雖嶺表海隅之氓亦欣欣然有庶幾式康之心瑕觀此乃知哲人當軸海宇蒙休古謂天下之治本在一人又謂上惟風下民惟草匪虛語也當今官治之失良法紀之失守毀譽之

失當是非之失真舉措任情升沉由賄自二十年以來積弊痼矣尊師鼓清風以蕩之不終朝而天下改觀易聽此其初政云爾瑕益拭目以仰期月三年之大成也瑕聞之剪莨莠所以滋嘉穀也植芝蘭所以服馨香也楔求在淵之考槃所以資錯石也驅除豺虎所以清中野也牧牛羊不傷其皮膚欲毛之有所附也乘舟而備敝衣將以防隙漏也九江之成其大以倂包者廣也裸身憑河非勇莫濟也此古昔先民所以兢兢業業而朝夕不暇者也瑕受尊師之恩義均罔極悖子違時退伏畝私孤負高深罪不可逭豈敢更喋喋於門牆之外但逢茲巨慶不能已其稱頌願祝之私爲此具啓申候布其狂簡雲天萬里瞻侍無由翹首台垣不勝懸耿

復代巡陳青田公　霍與瑕

瑕治下之駁民也投閑以來閉門省過不敢足跡公門啓類世故迺者以寡婦潵帚之說持示友人謨塵清覽方切驚懼無地措躬顧辱洪慈不深加罪賜之報章疊疊盈幅瑕感激殊甚細誦教札其下問也詳其撒謀也遠其憫俗也切其憂世也深亭毛拯溺之懷起潵維風之志振勑紀綱之念式遏禍亂之猷一一備具而至誠有加焉瑕思維美意佩服嘉謨若游上苑之春接目不暇若飲滄溟之水飽腹爲期又安能贊下風之萬一哉瑕聞之春風普物而黃鳥好音

秋月揚輝而蟋蟀振響天機感觸發動且然瑕今在春風化育之中若不悉愚以復豈不孤秋月氷壺之良興嘗昔年謅項甌東縱言及地方事甌東云與我兵與我糧假我選練三年地方不寧我當其咎瑕曰公所言者家常茶飯也病人命在旦夕須有起死回生之丹甌東曰何如瑕曰察院欲平盜賊只須一拍案憲司欲平盜賊只須兩拍案兵巡欲平盜賊只須三五拍案耳甌東大笑踰半歲順德盜賊數百作亂縣官招撫之文書通申守巡依允矣黃蓉峰爲憲長碎申文投地曰盜止五百縣官招撫盜滿千餘縣官投降矣縣官大懼身督總甲領民壯捕逐不旬日盡獲賊時甌東已物故瑕每恨彼不及見也故曰信義者療世之靈丹也一拍案而信義申威嚴暢下官用命矣譚二華公爲浙東海道半歲間民壯弓兵無不揀練二華離任倭大至盡數殲滅無一人免者計平日額外之輸皆養海卒而當時首級之獲盡屬陸兵軍門奏捷追論二華之功以爲第一是知任將者固不可不久以專爲將者亦不可不果以敏詩有之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若今歲不揀來年不練今歲不戰來年不征豈不浪費財賄虛

度良時遺生民無窮之害哉古人達而在上則工師互相督勸以奬勳猷窮而在下則朋友互相琢磨以隆德業蓋未有委靡偷安而能樹徽光於永世者鄉村盜賊責在里甲洪武舊制也今編保長保甲同事異名大抵皆周官遺意愚以爲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既以盜賊責之又以結賊防之防之之念重則責之之意輕疑之之心多則用之之誠少古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今保長保甲家報戶僉愚恐任用之不專而僉報之無益美意之不究而良法之無功是以有蘗谷焚香之說有禮下材良之說大意欲上下相體

以誠相與以信相責以效相假以權至於縣官無以
用其明里甲得以行其詐如台右武斷虎噬之云此
則公輸不能授拙匠以巧思后羿不能易拙射以巧
目也錢糧催徵吏玩民頑二弊俱有真如台右之教
而枷號該吏尤中事情番南一體耳何彼之易完而
此之不納番禺未嘗差人下鄉也南海正官陞任署
掌吏替不一去年里役已滿新役元宵後乃承接夫
以吏替不一之長官而馭承接未齊之里役恩信不
孚號令不肅毋怪乎吏民之玩且頑而徵輸之拖以
欠也新官到任稍加嚴切即當辦耳察院積贖十萬

瑕皆平得自傳聞今承台教數目悉備乃知縛影捉
風瑕言多謬而揚箕揭斗公帑已空雖台右救恤之
心無窮其如公私之告匱何哉然而充餉一萬助城
五千則慈母所以恤赤子之仁蓋已先於赤子所以
望慈母之厚者矣嶺海之民感有何極以上數節皆
承台右委曲開諭瑕不敢不悉心回覆者末承垂示
憫民力之艱難歎盜賊之猖獗慮錢糧之靡措念協
助之無由且申之以日夕思惟罔知攸措之云惻怛
至誠溢於言外紆謨運用妙在心中非但瑕之淺識
所不及知亦國之機事所不敢議也昨在燕山承金

幣之賜裁書馳謝而霜臺峻肅不得申達今附獻左
右瑕聞善兵不戰善戰不陣古人神武不殺傳稱黄
石公有秘法在人間皆仁人無敵之意今先破散其
黨與剪落其爪牙則不勞而收效但此意不可洩洩
則不誠不誠則不應也他時勞來安集似尤當用斯
道若夫添以縣治衛以城池連以鄉落捍以兵卒此
又隨時立法以詒久安瑕之所陳不過法外之意古
所謂老生之常談耳昔官東土軍門下兵事之議瑕
妄有申覆二華公見之以爲頗切事情曲加獎借此
乃諸葛信馬謖之誤非蕭何奇韓信之明幸其來歸

是以免街亭之僇使其效用安能策歷下之勳過辱
名世之褒徒切終身之感忽添金玉之教彌增銘鏤
之私恨山高水長至今未及修書一候也燈下草率
具啓言多狂妄干冒[illegible]惶恐

與趙潡陽太史　　　蒙　詔　都御史

門下以金馬詞臣持憲嶺表金扣玉度霜肅春溫吏治咸飭百度維貞士民歡聲洽於遠邇某也與沐怦懞之賜喜寔有既耶伏念徼省山川之氣不盡鍾于人才顧多產異物為地方重累而南海西北有貪泉焉名甚不典偶閱吳匏菴公所為龎石記慨然有感竊謂風有位者有微權焉示之以廉循懼其貪名之以貪弊將何極此勝母之名曾子所以絕跡也某不揣請易其名更求　大雅以挽夷齊不易之介孝肅不持之風或亦澄源之一端也　高明以為何如肅啓投　上惟恕狂顫之罪尤荷

答仝小谷黃門　　　郭　棐光祿卿

昨閱鴻奏眞可謂朝拜官夕抗章敢言之氣赫赫動朝端矣何幸何幸抑愚竊有獻夫諫官係天下之望者也則所言天下之事所任天下之責今　聖天子總攬乾綱大奸距脫一二年來海內蒸蒸慶清世矣然有大可憂可愕者伏其中豪傑所為握腕慨嘆者在執事宜無不知也是故廢政雖清明而宦官日盛四夷雖賓貢而邊防日踈宗室蕃矣而祿食日薄民力竭矣而國用日奢以至大臣日諛小臣日靡貪官日滋四方盜賊日發此於世道何如也執事如不以

天下為已責則已或慨然有憂天下之心亟宜敷列數端利害上達　闕廷曰宦官盛盛何以汰邊防踈踈何以緝宗藩困困何以調民力凋凋何以恤諛者則正靡者期振貪貪使清盜源使塞凡此可明目張膽吐露於　聖天子之前若曰吾但劾一二不職聊塞責已耳庸詎知其他則何以荷天下之重稱天下之望而副簡用意哉僕曩與執事同筆研於衡茅相期意氣甚重也僕官卽署言蹈越俎鬱鬱于于徒緘結慨時事之愈波耳知已如執事亦為乎樂乎否也每思進不得行道則當退以明志卽圖請假歸奉祖

毋開或理殘編勤緒論印正大方庶不碌碌與草木同泯滅爾若執事所遇與僕迥別也㦯可言道可行而時又不可失也願大加努力毋負夙昔相期世道乃終有賴焉

與劉晋川方伯

郭 棐 光禄卿

昨席中承下問不佞東面書端字之義謂或者疑爲避張太岳諱也嗟夫人心一而已矣何謂有二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則自君與師之名當諱而祖與父之名亦在所諱此外義不得諱者誰得而諱之蓋不佞先祖諱正先大夫於東面嘗書端字以避親諱也不佞遵父遺訓而書端字以避祖諱也爲人子若孫不忍呼其父與祖之名詎非同然之良哉而謟諛權貴之門又非大不美之行哉事不協情而顧蹈之可鄙孰甚也其自結髮爲儒邊濫鄉薦無一柬一札不書端面者同鄉同朋可質也自壬戌叨第入仕交遊海內無一柬一札不書端面者同年同官可問也今太岳物故十餘年凡自其所出柬札又無一不書端面者同時同志又可詰而知也先大夫之書端字在太岳未生數十年之前不佞之書端字又在太岳旣死十數年之後豈以其死猶尚諱耶此不爲太岳明甚不佞生平意見最與太岳相左丁丑理楚屯鹺時太岳曾以瞿某事囑轉辯復不佞曰縣官業已罷斥舉人決難復留太岳心嘿銜之癸任後同官有勸往謁謝其家不佞執不往已而轉蜀督學有勸候別張封

君者不佞直應曰拜官公庭求通私室大非人臣之義其何冒昧赴之卒過其地不投一刺太岳又愕然心銜矣及視蜀學於太岳所行新法一不肯徇是以不沙汰生員不裁抑正貢不折毁書院不變賣學田此四事蜀中士夫人人能言後試保寧諸生以叱馭回輪爲問大意謂入不能孝親出則何以能忠於君又刻程表不佞自序大意謂表學當祖孔明出師可爲忠訓李密陳情可爲孝訓是時不過任眞措詞非有意觸太岳而自招罪咎沽虛名也不謂其巡撫遂密揭于太岳逾年而策勵之命下矣然則謂果狥太

岳意乎否也當丁丑時荊州之墟張氏之門如市也不佞曾有一簡及焉否也人瑞之錄榮壽之篇獻諛希進者紛紛綸綸不佞曾有一字入焉否也新法盛行之日諸君子唯唯喏喏奉行恐後不佞曾有一事行焉否也夫持正柁以馭飄風屹砥柱而鄣狂瀾自信稍有微力今風浪平定矣彼隨波逐流者不諒其避禍諱之實妄加以避辛相之名此於不佞中心一無點缺獨造言者則殊謫耳嗟嗟一時名可避也千百年之論不可廢也一身榮可苟也千百年之心耿耿不可磨也一人詆可肆也千萬人之是是非非不可掩也不佞所恃達之昭昭者亦可質之冥冥何復敢置辯也非門下愛不佞深則不得聞此言旣聞之則不容不竟其說至端宇之書將終不佞之子若孫世世效之如式守之勿失亦惟門下諒之而已

奉石司馬書

葉夢熊[illegible]

日者不自知其狂陋瑣瑣請正蒙臺下一一耳提面命之又　賜以百將傳誠起龔[?]督者而視聽之也感何可當夫宋事之壞惟終年議論迄無成功東牽西制坐視國事之去當時諸臣之過也今者虜勢日益强國勢日益弱所昭昭共見不待智者而知乃邊臣多方彌縫以隱蔽爲省事以軟熟爲調停以挨得一日過爲一日之幸躐取尊官濫受恩廕而已曾有以國事爲念者乎至於武臣有一二年而數轉者有僅一年而無故腰玉者有托身内豎爲墻壁而任意肆志人莫可誰何者兵馬器械誰曾開口談及不肖見此時景象中國蕩然若無人矣臺下忠義今古又當可大有爲之柄言出而　主上信之計定而大臣從之亦何所恃而不可爲語曰時不可失願臺下留意大忘死生於批鱗折檻之時臺下所易決安危於旋乾轉坤之日豈非臺下所難不肖延頸望之近日製成輕車利器選軍門撫臺驗之以一車可衛百馬其於制虜似爲上策改車營之制卽因車營之兵勢甚便也諸公難於題請莫知其故不肖願以一副使老於邊疆以完此事昔[?]此爲希寵要榮之徑知鳴鳶之逐腐鼠則熊至不肖不忍爲之也惟臺下鑒之

報馮令公書

鄭用淵　通判

父母台旌甫涖貢邑銳意作新謂爲政先造士樹表在得人務蒐擴明守己之賢期追武城絃歌之化甚盛心也第蒙過采謬以領袖屬不肖淵欲延置學宮以表多士顧淵謭劣方將指人而能指於人哉聞命莫措謹瀝下誠三致謝于下執事者夫學校爲朝廷養士之關欲居其地以率人惟德望隆重者當之臺下禀英雄蓋世之資居父母斯民之任才長萬斛學富六經誠名世高標士林赤幟請于政暇集諸士于學宮耳提面命使其善勸惡懲賞罰不忒行見標立而人趨表端而影正及門者悉觀德而從風觀聽者亦感化而滌慮淵且樂在薰陶涵育中何幸何幸必欲立一會長當擇諸士中之學行優長者以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淵嘗作育於禺宮十有七年今幸我明公涖止政教並舉人已兼成能自棄門墻哉第以邇來年力衰邁痿痺聾眊卽欲奔走而沾化雨拜清塵心潛而力不逮倘或下采蒭菲寄聽蒭蕘乞處以僻靜祠宇間一枉駕或光顧寒廬時賜清問僕雖謭劣謹當佇一得以獻高明如果引而置之學宮使淵與明公諸先生並肩而儷然上諸士是重不佞之罪也曷敢當曷敢當懸涖如斯伏祈俯聽切勝感激惶悚之至

上三閣下言水災　陳履　副使

卑職待罪府僚奉職無狀天降靈雨害於農田㾗首痛心莫知所措謹以一方異常之變萬民危急之情爲閣下陳之切見本府地方自本年五月之初連雨半月河水泛濫田畝皆盈至二十七日以後驟雨經旬晝夜不絕一州七邑在在皆然高下田疇盡成大浸又值海潮汎漲漲難消加以颶風激爲巨浪官塘圩岸傾倒無遺禾苗則浥爛成泥花豆則根株俱腐生意盡絕計無所施甚者廬舍漂流老羸陷溺民間賣男鬻女骨肉流離號哭之聲徹於天地似此災

異殆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卑職責專守土目擊民艱上之不能銷變於未然下之不能拯救於無溺瘝曠之罪夫復何辭第當此天災流行之秋而求免黎庶死亡之患則惟廟堂之上大賜矜憐普施賑恤之恩而下蠲貸之令而已何則水旱之患自昔有之然或值於恒豐久稔之餘或見於輕徭薄賦之地則民雖不免於饑餓尚可未至於死亡今以本府之事勢言之則大異於此蓋吳地賦稅之重十倍他方百姓困於征輸膏脂罄竭非一日矣又以頻年荒歉穀不豐登十室九空逃移相繼猶且積逋不貸上供不除如火煎膏不盡不止閭閻愁苦之狀殆難以言悉矣當此之際卽使遂遇有秋猶恐凋敝已深遽難蘇息況重以墊溺之大變乎前此萬曆七年災傷最重然彼時猶在秋月禾已根牢盡力車戽之餘尚且十一今則插蒔甫畢生意希微驟被潦渰一掃而盡是今日之患比之萬曆七年殆尤甚也事變至此尚何望哉惟望閣下以栽成輔相爲心以百萬生靈爲念主持國議大沛　皇仁勿爲桑梓之故而引嫌勿牽司農之計而曲順務將見徵正賦破格大蠲庶民命可藉以少延而地方可賴以安堵矣萬一拘泥常格輕視

大災止將一二存留聊塞陳請則民窮已極他變從生將來廟堂之憂恐不細也情蹙詞迫不知所裁死罪死罪

與吳軍門

陳履副使

某聞之治亂猶治絲也急之則棼防患猶防水也弛之則潰是故謀國者必善操縱之術馭民者必酌寬猛之宜恒以此也恭惟公撫茲百粵恩威遠播海波不揚其與海濱之民樂觀昇平謳歌鼓舞其爲慶幸實不容言矣奈何去年以來民情大變鳩集黨類造爲舟船倡言盜珠公行無忌有司知而不一禁鄉里懼而不敢言遂至轉相效尤不可勝計其當耳開目擊深切隱憂蓋以此流盡皆無賴上昧國法下忘身家見利必爭遇捕必拒固其勢之所必至也當此之

際處之爲難若將憤其跳梁訓兵勅捕則恐鯨奔豕突四潰而不可收若以胡越相視付之罔聞則恐法度紀綱一頹而不復振私心計度誠不知其可也比者乃聞臺下獨運神謀俾檄島中開誠撫諭導其歸路畀之生全行見威命所宣靡如風草不煩片甲不費斗糧迓赤子於潢池奠蒼生於袵席甚偉略也非明公廟算之勝其誰能爲雖然愚生之見竊以爲此可以紓急於目前而未可以杜患於日後也昔人喻之詳矣火烈而人畏故鮮死焉水柔而人狎故多溺焉今日瀕海之民玩視法禁而不之顧亦云狎矣推求其故此豈有他哉蓋前歲之爲此者有不貲之獲而無詰責之及也所獲不貲則歆豔者衆詰責不及則嚴憚者希誰不相率而爲之乎誠使嗣今一於姑息則將來之患吾不知其所終矣昔者先王有赦過宥罪之仁亦有明罰敕法之義二者之用未始偏廢誠達權救變之道也伏願明公存心體國加意安民請於解網之餘大申跂邑之禁懲其尤者一二以警其餘斯櫱不至於復萌而制禦庶幾無失策矣某晚劣小生非達時務第愛在桑梓輒獻其愚伏惟明公留神圖之幸甚幸甚

書止痛捷法與駱賓虛夫　楊起元 侍郎

夫痛有眞有妄眞痛不可率除若其妄痛可頃刻立愈也尊指之痛實爲妄痛何以明之若是眞痛指不待刺原自有痛如何木刺未着之前此指曾無纖毫之痛是痛非指實在木刺締觀木刺非作痛物現前木類若大若細大者爲薪細者爲刺手手披執未嘗作痛如何痛楚偏在吾指然則此痛非指非木竟從何來爲是指本和合而有假使以木刺入屍指何不知痛然則此痛非和合有覺知爲咎旣由覺知方生此痛今當尋覔覺知根原藏在何處如人失寶明知

賊咎要當知賊藏匿所在方可捕捉今此覺知定非在木爲復在指爲復在心若云在心如何其痛止在此指若云在指指未痛時此知何在痛自是痛何待知成知自是知何待痛出由此觀之離知無痛痛是妄痛離痛無知知是妄知賊與寶主同歸於妄以妄逐妄徒自苦楚而汝眞心非妄者是聽吾偈曰

知本無知　知因痛有　痛本無痛　痛因知有
有待俱有　無待俱無　無則成聖　有則凡夫

啓臺長李公　唐伯元 郎中

昔漢人料七國之變發速則禍小發遲則禍大倘今秋西酋僥倖無事論者得藉口以終持和議而盡屈羣策將來之患可勝言哉則老先生之言當爲左券矣夫互市卽奇要非長策況天下事亦未有勢窮而不變者狃近利以悞遠圖可惜一當彼酋叛盟之秋不爲興師問罪之舉時過則無名可惜二歲致虜金繒百萬且朽軍士之腹以益之中國財實有去無歸非如向者在官在民在軍相流轉而存吾內地也可惜三國以民爲命民以財爲命財竭則民困民困則

國隨之宋之末路是巳可惜四　主上英武豪傑奮厲有是君有是臣兩不相值以伸堂堂天朝之氣可惜五此五可惜者方今大小九列與臺省郎署中抱此慮者十七爲此言者十三而終無以回廟廊之見亦且柰何哉緩之則河套之事成而共甫不可支矣急之則維州之議起而去河北賊又易矣不知古之大臣斡旋宇宙弘濟時艱竟臻厥成而身安名顯如張留侯狄梁公裴晉公諸君子可復見于今日乎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旣虞廷濟濟能盡寅恭則自五臣始卽五臣意見豈無異同而終屈服至論則自吾之至誠始未有誠至而不動者蓋古大臣之謀國者類如是何獨今不然台光淅遠向有依依歷矗清尊伏增悚息

與龐弼唐　　祁衍曾 粵人

西樵山中別後忽易歲矣兵戈日急不能時候左右探道德之原臘月倭寇僅百人雖殲於瞬息間官兵死者五之今倭則自正月初旬來九江水人殊死戰寇憾其相距入而盡殺之當是時使有外援可無敗已寇從鐵岡過圓頭復由石灣過九江水止一二小艤條乘牛以渡此可要而擊也視其往來罔闕黃家山於石灣限以長江之險寇離石灣十里許而官兵止泊黃家山二寻重喬逍遙河上日剿良民爲功又掠其婦子婦子啼苦縛而付諸海濱當事者悉置不問故有寧賊至毋兵來之謠已而據九江水圍居焉圍出入一門可困而取也喘息竄伏不敢近茲去圍之虎峒又之田心之大瓶之周家村列營數十謂虛張聲勢實縱肆橫行也督府移文使之循海而走軍心益懈當事者得以有詞矣郭同府王叅戎兩不相能天下豈有內偷怨而外奏功哉戰既不可猶當議守守也者富供其食貧任其勞不易之經也爲之令者方歌舞晏侈城中畧無聚積惟役居民晝夜巡邏其間作息無期復峻以法盜之盜耳徒厯厯然于客兵矣爲哉往歲㴁閩之警嘗徵兵于廣廣兵以吾覓

爲雄箇而習之豈無可用者惡蛇村名也三人往探動定途遇四倭雖不能得之於倭獲免而歸而石灣所獲一功亦鄉間守屋者青竹符不百家牢不可破田心人則置穽待之至或陷之穽中又伏銃于隘傷其數十輩此四者足以觀矣嗟嗟古有驅市人而成大功剏窮寇也是在豪傑夫是在豪傑夫

答龐惺菴　　祁衍曾 舉人

昔者譚山人清海以三典禮干　莊皇帝也足下手援於朝已乃與之游禮貌之豈不有國士恩耶夫秉鈞大臣下交草莽之士汲汲如不及此豪傑所以望風奔走惟恐後時龐獲也況鄙人則山人友哉念少年好談當世之務聞有賢士大夫輙傾心向往焉時足下按節吳越吳越人尸祝之謂鋤強植弱不負聖天子使及擁旄邊鎮開府維揚所區畫屯鹽如運籌掌上柰之何功棄垂成徒令志士咨嗟長涕也嗚呼自朶顏撤衛河套失守北虜擾攘日不可支而今之財力既竭矣蘇泰言燕薊天府之國粟支數年有粟之饒胡盡給於東南漕運耶鹽一變而折色屯田竟成虛談足下所云法之不行是也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兗崩綑樞之夫籍咕嚅之餘僥倖一旦知者名爲亂常勇者目爲干進因循掩飾無與昭姦勢不至於淪胥以溺不止足下身係社稷安危而九邊要害古稱百聞不如一見則鴐跡所至目擊而心計之總矣可使杞人與知否差人速不能多致聊口授數語何日泛孤舟登危樓把酒放歌罄平生所欲言者與足下商之

答山陰沈生書　　謝與思 進士 知縣

承乏暨中囚於簿領無可爲范甯振末除文翁樹前茅多士實陋不佞矣孰意蘭亭脩禊之區鱗潛而動泳足下執蕤而杵臼不佞哉不佞以爲物精則化御寀之蠅集賢之榼人固甗其幻未始不詫其奇則化於精也時蕤亦然管東溟曰作舉子業須喪身失命一番謂進乎技矣精矣其變化自有不迷五色者在饒舌饒舌足下勉旃千里素心焰之顒望

與李茂才　　趙應元　主事

宦況牢騷動踰九載而江門水月桂嶺松筠則栩栩
飛揚枕第也客歲量移滿擬取道歸省熱敘蔦蘿之
雖詎爲憑限所促遂徑入北初意六載拮据幸得閒
晉正可息肩守拙還乂耗之神窮未究之秇以優游
歲月迺今大工煩興不佞躬承乏僅一季許而龍鳳
升金海亭大通橋寶源局四差沓至旦暮奔趨勞勞
如昨奈何奈何蒼頭至盥誦手敎兼訊動定禔福諸
令器文望鵲起矣寻季子志向何似半子即子門下
其毋靳詩禮之訓焉旋力之便附佈區區朱蘭嵎詩

扇一軸聊寄千里之鴻仰冀哂存可勝瞻遡

上朱葉李三相公書　　馮奕垣　御史

某誤承任使謬役黔中竊見黔數年以來楊酋既亂
紅苗又亂路苗又亂二安爭官又亂兩夯爭印三十
一二年間又亂百姓盡從干戈中出其幸脫刀鋒者
十無二三其每談及瘡痍死傷無不淚墮近世續雖
曰占印然已移居永寧城外兩婦相去僅僅咫尺各
目把晰夕往來城市與居民交接爾不我虞我不爾
畏閭衛亦相安無事道路商賈亦皆晝夜通行但本
婦恡印不獻以致奉　旨督促然恭繹　明旨不過
曰取印即四川撫臺差張都司到永寧亦不過曰取

印就印而論特追與崇明原不得與司府縣之急用
者比即稍遲之亦不爲害就崇明而論該撫歲納黔
中糧馬有額有數自奢效忠死後糧米毫不輸倉馬
館毫不輸驛雖有虛數本無不解之蜀蜀不解之黔
抗違逋負已非一日一旦爭印乃動　朝廷數萬之
兵轉數萬之糧以定之兵糧費矣繼立定矣而抗違
逋負復如故是　國家以有限之物力定夷方而夷
方曾不以有常之賦報　國家故雖得印稍稍後時
或暫用經歷司印而姑置此亦不爲害就黔民而論
三十一二年間因兩婦爭印横被殺戮今瘡痍未甦

追賠者未償若前禍未了後禍復起焚燒刦殺身命糜爛室家殘滅當何底止故印苟可計取可緩取可調停取謂不必汲汲動兵而以百萬生靈之命博一夷方之印就使不得已動兵亦當通知兩省斟酌萬全布置周悉然後舉事即有脫迯不至多逸即有刦殺不致大傷乃都司張神武者少年喜事無深謀遠畧謂世續近在衛城無異居民可襲而虜虜則印即可得印得則可以豎不世之功故晝夜謀欲起兵闖城軍民惶懼連日諫阻極口苦勸不聽三月初二驟驅崇明兵出城掩捕世續曾不預通一言於黔中早

為設備戢之日又臨城嘻笑觀望手擡多兵曾不置卒於各路口邀其逋逸以致各目迯竄招集部夷大舉殺掠永赤遠近焚掠不知其幾百千萬灰燼殘破一望成墟見者痛心談者酸鼻近聞川中督兵裹糧到衛定亂之師豈曰不宜顧以之問宗傳之罪梟宗傳之首而不期得印則可如期在得印竊恐動用大兵徒使地方爛而復爛軍民死而復死而似非取印之良策蓋印直方寸之物藏之不難銷之甚易以兵臨之彼亡命之徒自分罪在不赦有死而已印恐終不肯獻據各處申稟云今日之印愈急愈藏愈緩愈出又云世續愈赶印信愈遠此其言似皆有理數日間接得四川巡按牒文一角會議以永寧建府割藺地以益黔已經達部使部早一日　題覆而以藺事全屬貴州則疆域既近情形又悉事權又歸于統一自可以曲為處分不煩兵刃而坐了前件今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伏乞台臺憫念黔中無辜蒼赤已殺者固不可追未殺者猶可及止俯採愚議假職等以便宜撫諭令其獻印仍移劄川中同心一體無分爾我善為處置印必可得如其怙終拒命倔強不服然後不責其印而直誅其罪搗其巢穴磔其屍首是謂

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雖黔民橫離鋒刃亦無所恨若中無定畫而妄歆弄兵兵既弄而印終不得徒使鋒鏑慘傷肝腦塗地倖功則居之已發難則推之人如四川都司張神武者則非職之所敢知也緣為黔事危急黔民可憐不得已請命於台臺惟台臺為印計復為黔計而俯垂憫焉地方幸甚

復內閣朱金庭書

馮奕垣　御史

承閣下俯問鎮雄事竊見鎮事僕粘末纔悉數姑言其槩安堯臣之征播誰用之四川用之也其入繼鎮雄誰許之四川許之也夫當播酋反時惟不用之滅賊則已旣已滅賊有功矣奈何負之當鎮雄絶嗣時惟不許之入繼則已旣已許繼十年矣奈何逐之若謂堯臣跋扈不逐則反則彼固未嘗有反形也雖其心不可知而其外未嘗不恭順也許之入繼則繼令之退還則還責之取印則印出責之取閻宗傳則宗傳降卽稱爲暗助夷兵又未有顯跡可據若謂其叅據鎮雄勢在必逐不必念彼前勞拘我小信則昔日因何而許今日因何而逐就使蓦據當逐亦應請命朝廷議其功罪然後下驅逐之令驅之不去然後議兵今蜀因張都司開禍之故遂欲恨於閻宗傳又見討宗傳而宗傳卽降也遂翹然欲乘此餘威以逐堯臣一面上疏一面進兵刻期開刀聲震內衛彼以爲八萬人可橫行夷中耳抑以爲不然昔楊應龍直一孤虜何者征之猶動八省之兵轉數百萬之糧殺人如麻兩年而後克之彼時尚有堯臣兄弟相與戮力大水田之捷桃溪衙之燒大挫賊鋒使窮蹙然後我

師得以取勝今鎮雄之部夷非弱于播也其力非下於播也又有水西爲之應援非孤子無助者比也不特此也據堯臣申文謂當用臣時許以得播後與之分地乃非徒不分之而又罪之逐之此其言誠可恨然亦似不盡謬今夷中引以爲戒雖欲再以賞愚之使之以夷攻夷樂爲我用恐不可得又不特此也彊臣堯臣爲親兄弟彼見中國之失信也見中國之許與欺而不足憑也又見播滅而及鎮雄慮鎮雄滅而及巳也其心大懼黔卽責以大義滅親彼不必聽事緩則逗留觀望急則與之連衡而抗我又不特此也五土府與鎮雄爲輔車唇齒彼見堯臣之見誅也見堯臣之不蒙賞而蒙戮也又慮鎮雄滅而及水西慮水西滅而及巳也其心益懼蜀卽責以大義滅鄰彼必不聽事緩則暗爲聲援急亦與之連衡而抗我今川中慮不到底謀不百全卒欲舉事若以爲討堯臣無異宗傳然者不知彼蠢酋惟信黔惟畏　天子令至於川中全然不服日者川兵壓境彼酋中懷忿憤偃然負固直是遁西軍民憂惶驚恐莫知所爲雖某止兵有疏路遥事急未易得　吉所幸閣下洞悉邊情深惟　國計亟止蜀中孟浪之師救此一方瀕危

之命朝上疏夕即報可飛報抵到黔懽呼動地討撤兵
之旨至自十月初四而蜀進兵之期即在本月初八
相去僅僅四日倘閣下之疏遲一日上止兵之　命
遲一日到蜀必開刃堯臣必聚兵抗殺水西及五土
府當恩信不孚之後實難保其不與合併夫以誅一
應龍猶勞費半天下兄今為應龍者六不盡誅則損
國威盡誅則海以內不知當作何搖動聞蜀甫用兵
一二月即費餉三十萬死者萬人再不撤黔以西不
知當作何如糜爛矣且止兵後不踰一月武定烏騰
霄即反聲息甚惡設堯臣不早寧戢則鎮雄及武定

又及兩賊交通互相響應東南半壁遂成戰場廟堂
宵旰不知當作何收拾矣夫使堯臣果跳梁一方縱
橫海內雖竭天下之力除茲大患亦烏容已又使其
逆拒　朝命驅之不退雖興兵轉餉糧匱力竭亦何
敢辭今觀臣如此舉動如此情形亦稍明其非橫行
非拒命者矣而兵獨不可已乎若謂大臣握兵苟可
開疆不論信義則諸酋盡殲列為郡縣黔實首利然
而勢未可也本根方撥安事枝葉亦未易圖乎自古
國家無恙之朝多以好戰不已奸雄竊起遂至不救
閣下以一紙書銷茲大難何等力量何等功德而議

者猶以為左黔而右蜀夫大臣天下一家遐邇一體
何重於黔而左之何輕於蜀而右之彼嘵嘵之口不
過事不干己害不切身而輕為置喙抑或貪功喜事
之徒見初願不遂而其黨遂倡為異論忽意曲突徙
新之見擯賁焦頭爛額之功至於火大起燄大發棟
宇燒殘主人灰燼彼嘵嘵者有袖手而旁觀已耳決
不能以三寸舌弭禍矣若謂漏洩軍機則又謬甚夫
水鎮諸夷國于七星八番千有餘年矣中國治而亂
亂而治不知凡幾矣然中國自治自亂彼亦自叛自
服當中國亂特未聞其稍有窺中原之志者亦未聞

其窺中原半步以一矢相加遺者辟之穴中之鼠不
離洞穴于穴中鬪亦不出于穴外故使為邊臣者處
置得宜則中國强彼固服中國弱彼亦服苟處置失
宜開禍挑釁則中國弱彼固叛中國强彼亦叛蓋犬
羊之性謀不旋踵原無大志惟視我之安戢不問我
之强弱原無窺伺之心一值　國家虛弱慮彼聞知
則彼固熟夷也日與中國交接往來何不通透且九
邊與虜僅隔一墻虜中細作窺我尤甚其知我虛實
尤甚眞知閣下所云云者不憂南牧之虜而憂原無
大志之夷亦不料邊情之甚矣今堯臣雖歸事猶未

了今年正月蜀委遵義詹同知及萬總兵入畢節欵强畢節道同往鎭雄顧僉窻以事權在蜀且恐議論不合不肯行而詹萬兩官卽尋端不已據申詞雖聵眼花子亦誘以衣服許以銀兩使之出證似此舉動不知何爲今幸隴氏已迯出應繼人阿固矣自後或議繼或議改流夷情之協不協事體之妥不妥於黔無與矣若必欲窮極堯臣殺而後可則臣見任省城執而戮之直一夫之力有何難事然旣歸而殺後將不歸矣嗟乎人情之矛戟若此閣下以爲黔處今日難乎不難乎夫閣下位居首輔當此邊事安危介在呼吸之秋力爲消除力爲擔任不動聲色奠海內于覆盂眞可傳布天下流光史冊而猶不免于憎茲之口兇某一介孤臣身入樊棘之中居於易排易陷之地不以爲釀患則以爲庇夷衆口摧拉無異枯朽然竊自惟人臣任事恃此方寸苟上無媿于蒼蒼中無欿于方寸下無負于遐民則呼牛呼馬任彼爲之卽不幸利害到頭死生禍福以身當之身且不有何有於人言哉大抵世風日降朋黨繁興公道瀕滅議論慘于戈矛愛憎險于機穽然究而論之屠戮非功必大難除而後爲功喜事非福必邊境安而後爲福貪黷非武必遠人服而後爲武殘民自封兇神所忌好生惡殺天道好還眞是眞非日久自當有定何必務爲不然之訪從人長讒鋒尤甚歟豈哉某與言及此不覺悲咽惟閣下垂炤焉

復林省庵先生書

尹遂祈會魁

不肖在草茅時已聞老先生倡道東南仰止之懷若斗杓在天可望而不可親然常私自洗滌以爲北面大賢之地匪徒神爽之飛越已也祈賦才本庸抗志頗遠少慕先天之學隱于山中世故物情毫不相涉每憶先哲如周程張邵輩爲之依歸當不虛此生已然所居旣僻大道罔聞惟覽觀古昔論王霸之餘策究倚伏之要害聊以適志耳至于方外之士以方術相質間與討論河洛圖緯天文律曆陰符素問之書旁綜風角望氣三元六壬太乙之法雖小技可觀非致遠之術也又以京房郭璞爲戒乃盡屏之嘗著天文備考陣法源流天元玉策解正璣平衡要旨悔其少作不敢傳之大方葢一察自好於聖人之道猶醯雞耳然終不能守一先生之言六經正史而外多所馳騖故志彌勤而道彌遠索愈高而識愈下祇以疎狂自廢欲自比于君平管輅之流足矣殊無意于經世也偶以一第之故思嘗試于宦途而愚魯之識遇事皆恭草野之性麤率如故與時鑿枘理固宜然又何以獲上治民謝彼愆尤也幸先生不棄其愚授以啓餞警語諸篇誠上達之階梯下學之繩尺也終身

行而無礙穿佩服之敢忘聞見支離之障可以盡袪孫吳佛老之虓不難驟變矣若不聞至言則終身顛頓乎混冥之中而不覺悟乎昭明之術不亦大可悲乎不肖故付之梓非獨爲同志者揚將揭大道于中天也而道之南敝鄉爲近矣倘有繼白沙先生而起者則先生之流澤遠哉

答梁騰霄

馮昌曆　舉人

憶癸丑東西南之役足下與仲安寔送江滸床下闔來燈前問話老人歡喜破顏屬余再三當是時二君勇猛擔荷鬼神寔聞方今法道衰微正賴二三君子遭際明時光揚震耀此老人末後一段公案未曾結絕非足下諸君誰任之仲安書來深疑舉業非道此是第一等卓識但真正學道者亦自門門可入昔人所以有不怕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若於發志時一念相應即以舉業入聖無不可不然即入八萬刦大定亦沒交涉矣乞與仲安商之何如然有一說昔白沙子語羅一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事業莫若打叠令潔潔淨淨非全放下終難湊泊自文成以來諸公亦皆作如此說乃知放下二字是舉子業秘傳也昨寄來四作自應有人賞識但覺矜持稍過似未能忘情得失者夫得失則天定之久矣又誰定昔龍溪子一試南宮未第即焚路劵還學文成強之比則買大舟聯同志良知之外無講傳習錄之外無書比入試策士者方詆新學同門有不荅而出者先生與錢緒山獨發明師說亦以見錄天之所與人不能奪也若不聞此一副眼目一味與世浮沉雖得之君子不

寶也何足筭何足筭文成亦云公等以下第爲耻余以下第動心爲耻夫耻下第者未必上第不耻下第者未必不上第此已試之明驗也願足下只一心理會道眼明白臨文稍加之意焉天機湊泊文成龍溪事業非難也騰霄勉之

與譚永明論交趾書　霍尚守　名士

不佞弱冠讀史至交趾所失邑邑不已或撫案太息向在葉化父所見足下論交趾舊事搤擘不平知足下與不佞同此恨也第足下知失交趾可恨詎知其所以失者可恨乎昔漢武之平南粤也開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七郡設交趾部刺史領之張官置吏輸租供賦無異中州者四百餘年建安末張津請改部爲州與十二州等比孫權竊據東南計日前而忘遠慮輒中分南海桂林蒼梧三郡爲廣州合浦九眞日南交趾四郡爲交州各置刺史而交廣

之勢始分矣晉興置交廣都督持節統之兼刺廣州其勢雖分而權尚合故自六朝至于唐末五百餘年猶然爲中國藩服也五季劉隱據嶺南交趾道絕地歸楊延藝宋人不競封丁部領爲王李陳相繼視爲世業帝王舊物盡淪于夷嗚呼不可恨哉永樂中平陳氏收復交趾千載之奇勛也倘于斯時地瀕廣東者割二三郡隸之瀕廣西者亦割二三郡隸之各置大帥屯重兵固守其地遥分其勢令張英公世鎭如沐西平故事交趾之境豈不若泰山而四維之哉奈何終不出此也馬騏貪暴而釀禍於先王通棄地而

委弱於後柄國者復執賈捐之之說交趾竟歸黎利
矣嘉靖中黎莫變生廷議征討吾家文敏欲遣大司
馬按兵境上詔諭交人以郡歸者授之郡以州歸者
授之州令人自爲守若廣西之土官然可不血刃而
定也湛文簡權論策亦如此人咸惜其議不行云夫
交趾十七郡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歲賦所入一
千三百六十萬舉八閩兩廣雲貴五省之賦猶不足
以當之也乃宣德初當國者棄之不啻弁髦且旋師
太遽曾不少待令中國官吏工商陷於夷中者無慮
數十萬計亦左矣豪傑之士惡得不痛恨哉足下自

謂殿當交趾若論甚悉不識可見示否不佞搏稽羣
圖爲交趾通考盡其顛末家覩察索去容取呈正

與林培之侍御書　　霍尚守 名士

足下去臘約春初入西樵棲雲谷爲不佞近隣迺竟
不至何耶豈楊酋逆命震我邊陲足下有請纓之思
故不暇踐泉石之盟耶不佞計區區播州曾不足當
中國一肬迺敢狡焉與戈何異螳臂抗輪也夫播州
唐以前張官置吏徵租榷稅不殊中州自宋太祖閱
輿地圖執玉斧劃大渡河始界而夷之播遂爲楊氏
世業後雖置遵義軍名號羈縻而已嗟乎宋之土宇
損于耶律斃于完顔幾固兆此乎何者開國之君而
恐於棄帝王世守之土又何怪其子孫延喘天南不

復致力中原哉聞宋祖棄播之夕大渡河欲陷六十
餘丈令播州一隅不霑王化六百四十年誰之咎也
今楊酋不思世享故壤以身嘗法意者天不忍夷播
州欲百萬生靈復覩天日耶葉宮保鎮黔時已知楊
酋必叛移文隣鎮預爲之計陳勳卿亦謂向叅蜀藩
楊酋來謁視瞻異常心固疑之二公可謂先見然釜
魚丼虎竟何能爲今陳將軍耀武海上倭奴宵遁朝
鮮息肩倘乘東方之捷亟移師臨之彼魄喪膽寒勢
自爲膾何險之足憑也足下謂然耶否耶西樵林
杜鵑迎纖春深花發紅紫連空七十二峰君衣錦綉
而直揖們登臺把酒臨風侍衛亦雄偉哉足下御朱
紫帶泉石之夙盟亦何可不預壽山之巨麗也

與喬化論通志書　霍尚守名士

歸山浹旬欲飛翰左右詳論志事第其說長赫蹏難竟屬者宗伯忠銘王公枉臨山房首詢及此聞新志體欲倣南都饕曰館閣諸公評京省志兩廣爲最湖浙次之餘無稱焉奈何舍此而倣彼也不佞詢之陳動卿曾計部亦以爲然夫省復分郡郡復分邑人物析爲六科割裂不已甚乎且名宦人物世教攸關進退宜嚴昔羅文恭先人列祀學宮攸有凉德而濫祀者文恭曰先人有靈必恥爲伍輒欲抱主歸然則陞陸之流即陜魏科躋膴仕亦何容假借令與高賢偃

然並列也不佞分司雄韶番連名宦人物參訂再三無濫觴者去歲章中丞宗師諄諄致戒言猶在耳而憑使王如水先生赴陝時亦有難成之慮可不深念哉諸君開局日猶抵掌辨論今萎腰齰舌何爲者也足下爲詞壇盟長以方頭著聲非人趨而趨人諾而諾者胸中涇渭甚明安得嘿嘿過此晩矣假令足下簪白毫秉青驄諫議垣間朝有缺失或國是未定竟亦默默已耶足下所司名宦人物願早定之毋過顧忌任事任怨自昔然矣不然體裁未確品隲復踈兩載悠悠徒糜公廩何以復命于兩臺哉

賀相國申翁壽啓　葉夢熊太保

黃閣風清翀㪚弘開壽域紫垣化煥絲綸時播新禧穹載之願方深嶽呼之情彌切恭惟　閣下文章名世禮樂宗人嵩嶽降靈而生同申甫吳江毓秀而望過仲淹飛英鳳穴首誇臚唱之先獨步龍墀早擬黃扉之選狀元榮登一品古來曾見幾人宰相歷轉三朝今代始稱元老吐五彩以補天子黼裳勳踰姬輔列三台而表士人模範寄重阿衡豈云不愧科名信是有光社稷茲值九天開壽煥南極以增齡八蓂呈祥徵北辰而注慶明良離祉月華同照于中秋喜起

成風露湛偏濃于上座五福迭運茲蓋臣基獨先三壽作朋此爲僊班第一彩奪天書恍集金盤于相府香浮御酒鸞傳雲乳自蓬萊鼎內陰陽旋轉皆由帝賚良弼以佐萬曆有道之長壺中甲子循環抑亦自種靈田以啓六符太平之兆如某嶺南末品曾志樽俎而未能薊北微銜濫叨鎖鑰而無補猶然歲月優游皆由海天涵育雖切望日于三千幸藉近天于尺五久沐高厚之庥未展涓涯之報欣逢花甲初開敢效華封之祝長安春幾爭看閬苑神仙太液恩深共羨台階良佐伏頤盥梅交合附口角而咸登仁壽之天鍾鼎永彝酌斗樞而預養和平之福名紀金門背樂春臺華蓋縉登玉府各安桂海水壺共虜勝欣躍感戴之至

賀王相公啟

王弘誨禮部尚書

伏以惇本風高哲輔篤慈闈之念調元寄重聖君虛紫閣之懷純孝純忠道光今古一心一德泰洽明良允茲紳佩之倫咸有袞衣之頌竊惟自昔子臣之際疇能兼該所貴權其輕重之間歸於至當伯子顧養豈攖情於過門歷下慕親終奮迹於耕稼惟其歷年多而施澤久所謂養一人以及萬民若夫躬顧復而志天下之嚚則是以公卿而同庶氓之行或乃哲人之細事恐非先覺之宏猷振古則然於今爲烈恭惟閣下心涵太始學本純王馳駿步於康衢早擅玉堂

之譽贊鴻圖於密勿慭昭綸閣之勳秉直節以歷三朝忠安社稷宅阿衡而均四海名播華夷頃因母範之睽違久缺子懷之眷戀叩閽疏再力陳烏鳥之情陟屺思深乞解鳳凰之直暫移捧日用慰瞻雲惟精誠荷睿鑒於九重而定省假承顏以三月金魚膝下爍桃滋雨露千年玉珥尊前宜錦爛雲霞五色此蓋遇特知而恩華非偶故能聚百順而尊養兼隆福與德偕任緣道重茲者聖明側席念爲鹽之久虛御札傳宣賓鹽梅之交賴煌煌新命頻來使節之頒奕奕殊恩寵被元臣之弟諭以將毋推爾言錫類之仁賜以安車陪一代尚賢之典輝騰道路望切巖廊某等迹阻陪京心馳仙里蒼生赤子喜謝傳起於東山走卒兒童喧司馬徵於洛下伏願移委曲承顏之體爲翻飛報主之身即擬晨趨代晝遊載瞻北斗隨南極三公迎養孝思爲則四方雙美標名相業垂光萬禩敬茲勸駕僉叶輿情謹啟

與劉芝陽宗師啓　馮奕垣御史

伏以晉代名高宿注東山之望程門地迥頻懸北斗之瞻向洋已處乎大方取材不遺於寸朽有懷國士莫罄芹悰恭惟老師臺下熙朝元老曠世達尊文章檀百代之宗工理學接千年之統緒對八磚之日色人在瀛洲掌百日之絲綸身依仙闥衡文嶺海範青衿起八代之衰造士炎方樹赤幟定四方之極地爐活火融沙礫之荊金銀海清波鑑塵埃之和璧藩垣跡徧歷西川東浙而甘棠之蔭彌繁幕府風清叢楚水吳山而秉鉞之威猶肅垣鶩駘蹇足誤叨一顧之榮僭櫟散材幸獲兩闈之捷偶隨法從謬列清班矜非大造之陶鎔曷使微材之見採恩實同于高厚報未竭于涓埃懼切氷兢感深骨刻茲假南還之翼少紓久積之忱伏願回天夾日長思禹稷　中朝憫事憂時不羨柴桑半畝溫公來絳闕黃童白叟人人須司馬相公安石慰蒼生九垓八紘在在倚夔龍柱石

回陳龍崖總戎啓

伏以瀚海波澄勳業照麒麟之閣黔山雲斂威名高虎豹之關霓旌補萬里風煙龍劒射九天星斗權隆閫外屢協師中恭惟麾下蓋世英雄兼人智勇千金酬士氣不求紙上功名一劍答　君恩自有胸中兵甲八面鋒何施不可萬人敵所向無前撫茲金筑之區晝在玉斧之外路懸一線地聳萬山　綠綸頒聖天子之恩節鉞授大將軍之任路之茁銅之華行將成芟巢之勳楚之北黔之東亟欲覩清寧之治廉頗善飯何慙白玉橫腰馬援據鞍不負黃金如斗某仰資籌畫幸覩弛張屢辱隆施荷頒寵翰謹陳竿牘瞻帥府以紓忱特貢龍筐望轅門而展素仰惟昭鑒曷俛光榮

回賀雲南沐國公啓諱昌祚

伏以神武播天南閥閱等雲霄而並茂精忠攄斗北山河矢帶礪以同盟　宗社千年倚爲柱石邊陲萬里峙若長城恭惟門下德自天生畧不世出金貂嗣寵雲仍昭奕葉之祥玉燕流芳日角顯生松之夢爰自先公而上蕩腥穢而手闢乾坤迨自明公以來揭旂常而心懸日月弓矢韜而堵安燕幕肆昭令德之宏休玉帛獻而烽息狼烟丕振皇靈之赫奕一卷遥從黃石授昔爲天上神仙三春擬伴赤松遊今作山中宰相不佞席龍憑靈擬欲亨屯而雲雷闢霽觀風問俗曷能休否而樽俎夷猶敢陳葑菲之忱薄致涓

埒之悃仰祈睿照俯賜涵涵

賀朱金庭考滿加銜陞子啓

伏以調燮功高相業軼伊周之盛絲綸寵渥聖恩隆師保之尊晉錫駢蕃鼎鐘焜燿聲騰六合喜溢千官恭惟閣下握越海吳山於掌上羅天紘地軸於胸中學紹紫陽心契聖人之統書傳黃石身爲帝者之師風虎雲龍宗社衍靈長之慶星軿海潤乾坤還汾穆之休秩一品而弼亮一人位三公而靖共三載司勳報最特典酬庸帳師席之崇階兼冢卿之峻秩錫之蟒服皇猷資黼黻於千年屢及鳳毛家慶永簪纓於百代冲懷自抑連章懷欸於撝謙天恭更隆累詔勤渠於重異遭逢非偶載籍有光某南海賦材曾叨追琢西臺欽俊幸備鞭箠聆風事而揚眉萬里無繇就日望神京而稽首一函聊爾趨風伏願凝祉三朋延禧四大周拜前曾拜後世承雀印於黃扉陟格帝尹格天永繪麟圖於紫閣某曷勝歡忭企延之至

嶺南文獻卷之十八目錄

碑

明蘄陽張邦翼

碑類

勤政堂碑　羅亨信左都御史

聖天子即阼首渙綸音以與天下更始中外臣工競自洒濯以承休光乃　祖宗彝憲舉修復之雖荒逖夷裔亦傾注以際丕平於乎盛矣是月少傅楊公退食之堂適成顏曰勤政者體上意以自敕厲也公之言曰古聖君賢相之相與有為也其視天下蓋猶斯堂也方堂之未構也荒蔵弗飭榛穢無所而蟲鼠穴

其中予於是時勞心以思聚族而謀羣子弟者亦皆謖謖焉奔走於外乃鳩工乃經度乃摩埴庀斲礎以基之楹以承之棟桷題檻以持之堊䪠以繪之而工告成今獲斯庇享吾勤也繼自今筭扱弗勤塵坌乃集扃鑰弗勤暴客乃至補葺弗勤風雨乃震隳基者其汙乎承者其頹乎持者其撓乎繪者其漫漶乎茲吾堂之所以名也客聞而韙之舉酒賀焉亨信宣言於後曰上無為而用天下下有為而為天下用長世之善經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臣之則也是故聖主求賢則勞得人則逸公方慎終惟始蓋專其勤矣詩日風雨攸除鳥鼠攸去臣之勤也夫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主之逸也夫公喜卒觴曰是善頌我者因命信書以為記

勑賜彌陀禪寺碑記　　羅亨信 都御史

宣府距京師三百餘里當西北要衝卽古上谷郡地今立萬全都指揮使司恒命大將統重兵以涖焉蓋所以内屏邦畿外遏戎虜實鉅鎭也自永寧伯譚公總兵於斯百廢具興遠夷欵附二十年間靡金華之聲乃推其餘力崇飾三教之宫曁諸神祗壇宇俾人知敬仰而不憚於祈報以希神之惠城舊有彌陀寺乃元相安童所創歸附後城虛蕩爲瓦礫僅存其佛殿風雨弗支公廓而新之規模宏豁塑粧諸像極其精華復奏設僧綱司授官領衆焚脩集福以保佑邊

疆今　上皇帝履祚以來福民之意尤惓惓焉崇教叓畱之命屢下所司奉承惟謹正統丙寅夏鎭守尚膳監右少監趙公頥惟天下名藩大郡寺宇皆有賜與名額而斯獨缺何以顯揚而瞻企因封章上聞六月之吉特奉　勑旨仍賜舊額曰彌陀禪寺大書華扁金碧粧嚴降臨邊閫山川爲之改觀神人莫不具瞻其榮矣哉冬十一月後遣中官黎覬馳送大藏寶經而至頒　勑護持其畧曰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刊印是經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與爾宣府可置之大寺永爲供養俾僧徒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爲生民祈福　恩至渥也于時少監趙公總戎武定侯郭公備禦奉御陳公叅將朱公紀公暨儆戸部右侍郎劉公都帥董公等莫不祗愼踴躍乃諏日命副都綱相福召集諸山僧衆開函披閱轉誦一月而周僉謂　皇上惆念臣鄰或昧於脩省致罹罪愆頒茲釋典以化導之俾咸歸于正覺而超乎塵刧卽古聖人歛時五福以錫萬民之意感荷之至爲何如哉爰庀工伐材構崇閣于毘盧殿之北高明輪奐內作龕若干次第納經于匭几展誦則依次以取畢則隨號而收罔敢遺紊復曰覆載之恩不可思議苟

無文以紀其盛何以昭示將來相與囑予爲文勒石以垂不朽惟昔如來滅度象教東傳於今千三百八十餘載矣凡有國家者咸知敦尚以禪政化導民爲善而弭乎凌犯之風然崇敬之極莫過於今日弘宫峻宇殆周于海內茲又渙頒經典廣布四方將見臣忠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咸臻於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祉而免乎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患矣何其幸哉寺之興建始末堂殿崇隘深廣少傅楊先生記之備矣茲可畧也系以銘曰

北藩之城昔創梵宇恭事瞿曇邦人依怙名額未賜

厥庶傾竭僧徒無依釋典誰護我　皇烝哉誕握靈
契太清佑之委裘而治景化既寧百神來暨眷言陀
寺聿懷起敝曰邈佛睨以康兆人寧浚其生而祈於
神廼發私藏萬億其緡　帝曰俞哉以命侍臣將作
不知有司罔敕浹歲而成匪亟匪棘玉榜璇題作寺
翼翼册闕彤庭罔不具飭弌飭伊何寶相莊嚴有金
有碧有凡有筵無邊無量佛心孔安邊人咸喜奔走
以觀邊人相告彌陀其寧保我　天子於千萬歲恭
誦經典以覺群生誰其假之我　后之誠

勑建金籙大醮之碑　黃衷　副都御史

嘉靖丙戌我　聖天子繼　天御寓于茲五年大禋
告成　世廟翼翼二儀泰清海嶽寧謐三光五緯上
循其度曰臣曰民下若其軌徜歟盛矣　聖心猶不
自滿假兢兢惕惕以　祖宗委祉錫禧盛自今日必
暢好生之至德衍垂裕之繁休謂非神明之力曷可
憑者乃考先代之故事憲　祖宗之舊章以大嶽太
和山北極眞武之神道大功廣效靈自古維我　皇
朝尤謹崇事於是範金象儀製器備物　命內官監
太監臣李瓚度奉以往　命湖廣鎭巡三司等官度

材制役費罔煩民具景命之青詞表　聖心之秘祝
命正一嗣教大眞人臣張彥頨左至靈臣吳尚禮率
羽衣之士四百六十衆涓辰日之吉即淨樂之宮敷
寶笈之大科演玄祖之要法設金籙大醮爲壇二爲
日以三以七爲分位三千九百總焉時則鎭守湖廣
地方御馬太監臣潘眞總兵官清平伯臣吳傑巡撫
湖廣右副都御史臣黃衷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臣
蔣曙暨湖廣藩臬閫帥諸臣等罔不齋心潔慮協相
厥成先是肯肆供張天高氣肅瑞震呈彩五色絢爛
被肖陵谷合郡士庶縱觀欣忭咸曰　天子萬壽三

百茂祉前星早耀此其祥矣臣維古者聖王雖化被
無外而立德有敬雖富盡四海而居福有本是故辨
方秩祀類上帝而徧百神昭其敬也巍巍帝尭祝獻
多男赫赫宗周頌歌百世重其本也今我　聖天子
崇隆兩宮而不以爲德仁被幽遐而不以爲功猶敬
恭明神爲民祈福洋洋在上有感必應殆將發天地
之儲精合山川之正氣鍾爲元良應期而出尚繼繼
繩繩以綿我　皇祚於億萬斯年者其端在茲乎其
端在茲乎在列者咸謂臣忝宜記敢頌以詩

詩曰

於維太嶽　盤均踞房　吐靈納異　萬神之藏
群峰嵒嵒　以翼天門　孰奠厥位　高乾厚坤
於維上帝　妙斡道機　闢陽闔陰　昭假匪私
千巖萬谷　有宮有庭　雲旂來止　冊戶朱楹
於穆聖皇　神明厥德　普煦爲春　遐燭爲日
大道斯同　乃寔玄懿　曰維神宗　眷茲福地
轉歉而穰　化沴而禧　雨雨暘暘　曾不謬施
霈澤維川　縟儀維腆　厥施金緡　匪制常典
孰視精誠　駿奔有位　孰視鑒歆　承華世世
百靈既職　九有既育　作此頌詩　以永貞玉

歐陽公平安南逆黨碑　黃佐（禮部侍郎）

聖皇二十七祀歐陽公涖百粵而飭其民既乃戢兵
遠邇咸有寧宇甫踰朞克有戎勳先是安南內亂其
族目莫正中帥衆來奔居無何逆黨范子儀謀挾之
以爭立煽誘其海東諸蠻糾合豕突擾我欽州僇官
掠地奪貨圍城恣厥嬌虔邊鄙聳其後公至聞變亟圖
之乃與總戎平江伯陳公議曰制勝之道務在萬全
欽接蠻壤無山海限隔我兵潛度當犁其巢彼以舟
爲長技不先破之而深入其阻則主客之勢既弗相
當水陸之行又弗相及其何以全取勝未戰而筭惟

形是度虜在吾目中矣於是密速海道副使黃君光
昇躬募東莞新會戈船百有六十艘器械餱糧胥飭
以備已於事而竣乃選習水戰之將以都指揮俞大
猷董之環集甲士務飽而嬉已於事而竣乃行參政
沈君應龍分守參議方君民悅暨廉守胡鰲相與襄
之密機事戒輕進嚴烽候盛間諜比次其艘授以成
筭已於事而竣乃僉謀以大艘泊衝頭嶺之滸以伺
其來賊果至龍門港跳梁諸村如公所度云乃僉謀
都帥移戈船泊鳳凰江以扼其必出之衝遇賊兵逆
戰大敗之俘斬奔潰隻舟莫返公聞捷又度其勢必

危渙而易流患迺命都帥督水陸兵徑擣其巢
闞之穴以殲渠魁將士賈勇先登獲其醜幾三百人
斬馘千級其餘俘獲不可數計稽諸前政成功之奇
速未有若是之烈也夫用兵之法一曰形二曰氣三
曰威四曰奇湟灘之師以形勝也浪泊之戰以氣摧
也南中之擒以威讋也山越之擣以奇破也伏波諸
將之神畧公實兼之故能度其形而措勝養其士而
氣銳奪其巷而申威覆其穴而出奇華戎淸謐芒氣
磅礴於是胡守鉛之堅石伻予序而頌曰雷爲戈兮
日爲蓋肅旂旛兮耀炎海掃參伐兮靖氛霾殄寇誅
兮光帝載震蠻川兮道無外

重脩宋太傅張公祠碑　　黄佐 禮部侍郎

蓋聞君臣大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凡爲臣死節者
忠魂義氣充塞天地無所不知不可以方所求者也
舜之事堯迄于受終盡厥道矣孟子謂卒於明條與
史遷不合然鳴條近今眥之日照有蒼梧山焉舜余
遊九嶷則有舜祠云豈非南巡陟方涉歷匪一神之
昭著固所謂不可以方所求者與宋太傅樞密副使
越國張公諱世傑范陽人始事帝㬎後從端宗帝昺
其忠義大節昭于天地與日月相焜燿矣宋史謂
公死平章山下元史謂公死海陵港口而一統志載
公墓在陽江蓋山港皆在鉅海故也弘治己未白沙
陳公獻章貽書陽江令柯君昌始建祠于縣城西門
闕而香山潮居里赤坎村有公墓焉相傳公死時諸
將仆海陵函骨葬于此然則祀在陽江墓在潮居殆
猶九嶷之祀鳴條乎焄蒿悽愴在在與感萬世並垂
宇宙當與舜同也嗚呼南渡之初志於復讎滅寇者
岳公飛也中原父老日夕引冀岳家軍而丞相秦檜
主和竟譖殺之宋室遂以不競時則如日之旣食閒
闇然光輪猶在也及其末造元酋張弘範將大軍迫
臨安朝臣請遷都以避而背城借一志以滅虜者公

與文樞密天祥也虜屯皐亭民亦引冀官軍而丞相
陳宜中主和詔不許戰至是公乃提兵入定海以伺
二王而宜中遁去時則如日之暝暝然入于地中惟
成長夜焉爾向使公遂其志則播遷必不至於閩廣
弘範必不得肆於厓山而德祐其少康矣乎春秋傳
曰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
曰從時用匪人而不擇咈民望而不因時可爲而不
從宜其亡矣余嘗讀宋元二史而深悲公之心事有
當表白者世固未之考也元人脩宋史謂公少從張
柔戍杞有罪遂奔宋及我　朝脩元史始作張柔傳

謂柔本定興豪俠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黨結
隊伍號勇之士多慕義從之金主用爲元帥以衆降
元累封至蔡國公則柔固叛逆之臣也意公戍杞之
時必勸柔去夷歸夏毋爲元兵所敗拳拳乃心宋室
柔實讎之夫何罪焉且弘範者柔之子也虜知其與
公世讎於是任使弘範竟成厓山之功嗚呼宋亡元
興天耶人耶抑公忠義當昭于天地之間眞宰固司
之耶始公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
江諸城如拾芥然使顯用之猶可爲也比十彪說降
斷舌磔之雖忠義憤發則大事去矣而況瓣香祝天

之時耶生而始終一心沒而昭明在上公之神靈固
無彼此之殊也我　國家建皇極敘彝倫弘在三之
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公其可弗祀耶祠旣歲久
傾頹恭對江流進謁殊愴今西粤鄧君壽鼎來知縣
事以表揚忠義政之大端捐俸脩之正廳仍舊加之
彩飾兩廊前門則撤而新之巷口樹小坊扁曰宋太
傅張公祠以聳瞻趨可謂知所先務矣昔柯令經營
將落徵記於白沙先生先生時已在病諾而未成且
亦去任故祠卒荷簡鄧君旣宕而壯之乃具書幣俾
陳掌教觀鳳來徵記以補江門之闕予固不辭而暴

公心於千載之下俾鏤幽石以志丕烈銘曰
元精汨潏炎宋元吃惟公逢厓忠義之特天步方艱
提兵衞國叛相沮公虜不可攖焦山之戰死者萬人
得人死力見公貞純厓山之陣氣沖存文誠質弗言
人志可伸公志弗伸悲哉慘時龍鳴猶奮天地翻覆
壓塡浩浸山崩鬼哭颶颶舟摧昱從日浴浩然正氣
包羅九垓炳炳烈烈爲霆爲雷俔湛海流百折不迴
貽此新祠天彝永開

平嶺東諸寇碑　　鍾卿　太僕撰

粤嶠東惠潮二郡向稱繁阜自張璉伍端蠢動諜謀東南爲擾徂征甫畢餘燼復燃今巨酋藍一清據馬公寨賴元爵據螺溪餘九丫樹葫蘆嶂峒嶺黃埔高潭等地犯彼相聯動千萬計數十年弗征釀成至此民不堪命久矣　穆宗南顧簡命今司馬中丞殷公提督兩廣軍務位遇甚重公祗君夙夜集思除器練兵嚴整以俟會粤之言官士民相繼伏闕以兵爲請公喟然曰患誠劇矣寇盤據地廣且衆非盡芟夷之無以絶亂等民誠芟夷之彼知必併力死守非計之

得者中惟藍賴二酋最雄三酋破餘易圖矣合辭言此誅二酋餘若弗問焉者勝計已定檄參政唐君九德監海豐軍參將沈君思學將之參政陳君奎監揭陽軍參將李君誠立將之副使蘇君愿監長樂軍遊擊王君瑞將之參議顧君養謙監歸善永安軍前參將王君詔將之居中策應則副使吳君一介總兵張君元勳也誓曰文武羣公　帝命孔嚴其務和衷將事毋恣步伐毋假良以功刈是積孽以生粤人從行有衆憂悄在前其食乃食舍乃舍整伍以行余其敢寧居亟余往視師諸君遂以十二月二日進攻諸巢

宜猷制變所向無前公慮諸君乘勝或驕餘孽或遺非一勞永逸之意乃二月移鎮惠城重示獎督務拔其根株方已諸軍氣益憤遮極阻爬梳前後獲大酋六十餘次酋六百餘擒斬共一萬二千餘級巢空穴盡寸孽不遺乃始振旅而旋先奏發　帑金八萬佐軍至是藉降爲兵搜匿爲糧兵有餘餉因錄以歸農支械藍賴等諸巨酋以俟　命惠之旄倪遮擁道周讙呼稽顙迎公而言嶺東凜凜屢矣不圖今日滌氛霾爲昭景功烈甚者請葴狡尸祝勒銘貞珉以昭示無極公固辭不許於是諸大夫師儒僉爾而進曰激

生於感諸士民之情不可奪也公昔征古田古田久陷一鼓殲之奇矣今東寇尤非古田之比兵之以歲餉師百萬未易必克公師才三月費勒七萬而狼巢虎穴數百爲計摧拉靡遺渠酋六十餘皆生擒無一脫者所殺獲凡一萬二千謂非神算天符嶺海之民宜有再生何以致此昔南海蹈理江漢播歌歸美
天子義胡可已乃頌曰於昭明聖翼戴穆清曾是赤子敢爲弄兵璉乎端乎塗地一轍曾是尊兇不鑒僉烈帝赫斯怒玉節熊旂簡命司馬宅此東師文武協心五道齊發電掣風馳傾巢掃穴司馬長慮彷督戎

行辭條以空方舉回旌粵人讙謼向催毒苦今師之來若霈靈雨動不踰時人無後患惟彼兇頑禍實自鍾昔糜嬰孩餉以怒馬今胡駢戮尸橫馬下昔逞淫毒婦女是俘今胡殄滅弗保妻孥民有土田弗稅而取胡食幾時血膏阡畝民有室廬一炬靡存汝巢險固如鼠被燻嗟哉我人昔任漂徙自今來歸履此康泰寔爲司馬緯武經文鎮此南邦拯溺救焚功有百難俱出談笑惟此一隅尚勞伐弔今玆底定四海攸同司馬之來伊誰之功惟賢勿貳惟斷乃成惟聖惟明臻此　大慶釐瓚錫休司馬是宜文德萬年自天

山之

重建東山靈威廟碑

林大春　撰

有唐忠臣張許二公死節事在雎陽雎陽祠之舊矣潮陽非二公故所經歷地也而必祠之者按舊志宋熙寧間軍校鍾英以郡遣入貢京師道出雎陽禱于雙廟其夜夢神告以遺像處命之歸祀于東山英心異之及抵京竣事還過廟如神指深寢殿筒中果得十二銅像二銅輥以歸置于東山之東岳祠時有玄旌見其上旁寺驚怪不安請移避之有司因立廟焉事聞封二公王爵賜廟額曰靈威潮之有廟蓋自玆始其後二百餘六十年元之大德十一年也縣尹袁

天漢始與前進士趙嗣助倡義鼎新之說具劉山長應維碑記又二百六十年爲我明嘉靖癸亥廟燬于貞越二年而潮州節推鄭侯良璧者來署邑事復捐俸重建焉其年邑人林子適自雎陽至因考雎陽廟祀位次自張許二公而下祔以雷南姚賈凡六人蓋詳之也而吾潮則特祀二公繼增雷南者義起也今新廟像設二公與雷南而不及其它者仍舊也廟制雕鏤金碧之飾視舊畧爲渾朴者皆省而不及民也廟庭從以鍾趙及生祠鄭侯者不忘其刱從民欲也而記則林子爲之鄉先生志也林子曰余曩嘗守雎

陽親弔二公百戰處爲之低徊而不能去至詢及二公託夢來潮事則故老已無在者或謂昌黎韓公當時嘗持正論以闢朝議後坐諫佛骨謫潮潮人祀之故二公之來以韓公所遊寓也天順間夏嶺爲亂長驅且襲潮陽旣入界遥望見城中車旂火炬甚盛遂不敢進乃者倭數內侵少年輒乘城罵賊賊爲首鼠而走又漳寇乘虛夜縋入城爲翁別駕所破其時賊衆嘗自言旣入城卽手持尺鐵不動長老相傳皆謂二公之靈致之及癸亥之春倭復大舉數萬薄城下以雲梯十道先登鄉兵莊七等奮擊死之賊兵大敗

頑獨恨欲坐困我又復造爲臨衝之車以圖後舉未在咎有被虜者廼從賊所射書城中言擊車法甚具且曰賊圍潮陽且兩月不下彼意亦欲遁耳第竊聞之賊中言往者來寇嘗有二神人現今望之蔑如矣意者神其不護此邦耶此乃所以久而不去也爲今計莫若禱于雙忠之祠請夜見焉不則迎神於城以明爲神或一助也書至父兄豪傑皆疑以爲爲賊間諜且嘗試于我余獨謂此若有合乎兵家用詭之說者從之便於是與衆禱之復爲二公遺像夜出城上賊望見果大驚旣又稍用其法連破賊車於城西南

於是倭夷始有遁意矣會賊中有僞降者陽爲兵向賊實持城中陰事以與賊且幸不去爲利賊乃以千人積薪累城下歷晝夜高可二丈許城中危甚莫知所出父兄豪傑皆云宜用火攻會是時日暮風起議未定復如祠卜禱之請得反風頃之火下薪燃天果反風火大熾鼓噪聞數十里我兵從城上望見賊棄營走所射殺焚死無數明日果遁去其英爽如此世謂二公在日死守睢陽屹爲江淮保障唐人得之以濟中興而不知神遊千百載之後猶能顯其靈異以保我海邦如此也則大今日廟貌之重新亦豈偶然

之故哉初潮之被圍也兵火相接者彌月遂及於廟及鄭侯至首謁行祠而有感焉卽慨然以起敝更新爲已任士民聞者莫不慕義輸金協力以佐工作蓋至是而東山新廟告成侯因樂與鄉士大夫登覽而賦之其年乙丑秋九月也距經始纔三閱月耳所謂不日成之者非歟辭曰

於穆雙廟爰始睢陽二公是祀歷宋而唐功存一代神遊八荒鍾君乃夢至于海邦旆彼玄旌不顯其光廬厥禪居以慰神棲天子聞之賜爵執珪世代更易歲久而隳邦有賢哲趙公令儀作廟翼翼是享是宜

大明中天祀典維時威靈有赫剪彼潢池天運維艱
棟宇山頹會朝堂構忠魂是依云誰之功賢侯戾止
明明我侯化隆風紀明禋匪懈下民是庇勒此貞石
永垂奕世

新建澄海縣城碑

林大春提學副使

維隆慶三年歲在己巳潮州澄海縣令今崖州太守
清漳蔡君諱楠字某者奮跡賢科實始拜秩爲　天
子命吏旣至卽祗告于山川爰咨黎庶維時耆老搢
紳先生之徒儼然造焉辭畢進曰於惟我邑開疆寔
肇造于我　先皇其地分關望而抵汪洋百里孤懸
野多洪莽蓋自倭奴橫鶩逆璉倡亂伯宣朝光之族
相繼竊據環海之民岌岌乎勢若遊釜矣惟我
先皇赫然震怒命將出師討彼凶逆旣擒大憝廼用
守臣議置縣阨塞爲潮羽翼左澄右普比附庸國岳

周宣克平江漢之訏謨而召虎經理南海之遺績也
惟是草創之初法制未備城隍未修民多野處重以
師旅繁興歲靡寧宇政令不一人心罔固維前令長
梁周君行首事肇基辨方正位乃遽以憂去形終本
志迨建陽張君璘接武均輸大興百堵而中罹寇難
以隕厥緒幸天不棄于我民貽茲沃土用畨終福意
者今其在子矣蔡君唯唯再拜而謙受之退復思惟
曰民勞矣未可動也姑與之休息以時循行于鳳溪
鰮浦之間而勞來不倦歸者成聚於是以五年辛未
之春布令入秋而率作興事用仍故基以審正于度

復郎故所議均輸費剩裁節之計省民賦十一約千金有奇城圜五千步高丈七尺而豎百雉聯如厚稱之其爲門五其年冬十月工成明年崖州太守命下是時方議繼建學宮以及公府官屬之署會報至不果君因歎曰嗟乎余不敏其以遺之後人至是士民思德迺刻石爲紀功之碑其辭曰

於我皇明奄有萬國五嶺之南是謂荒服奕代承平家給人足千里一縣五里一族民老而耆不識兵革浩矣洪溟王彼百谷云胡氛祲散爲蛟鱷毒流江漢禍起叢薄 皇赫斯怒分閫推轂王師東指兇酋就

縛乃立壯縣澄清是視在揭之涯在海之曲維山巖巖維水澳澳不有城隍孰遺民莫民亦勞止父母孔邇父母維何豈弟君子好善若渴去惡若始鴻鴈于飛黃鳥攸去乃築斯城用光前緒工興有漸費出有經庶民子來不日告成危垣壁立雉堞崢嶸役不再時賦不加徵事半功倍一勞永寧登高望遠寖銷窺伺雞徇相聞犬牙相制鎖鑰金潮金湯比固上薦休嘉用錫爾祉五馬朱旟和風甘雨雖則甘雨匪我斯怙珠崖是親其如我民攀臥末由遺愛在人刻彼長城庇及千春何以志思爰勒貞珉何以貽永視此刻

平蠻碑

林大春 提學副使

皇帝受天明命誕撫多方威靈震于殊域德被方夏上覆飛鳥下及牛馬以至日月所照罔不賓服其鳴鏑射鵰之長雕題露紒之國獻琛納款奉職貢於朝者不可勝計況乎六合之內五嶺之外職方所載又惡敢有越厥志惟是深林大澤之中時有藏垢納污負險爲固以苟活於戴履者有司者御之失律遂用不逞以魚肉我民民迺大困於是夏官尚書按圖籍覈戶口之數上書闕下謂南有揭嶺自秦屬南海郡故稱沃壤編戶之民採山爲茹釣水爲食至終其身

老死不知兵革吁吁喁喁日蕃以息乃頃者守臣言田疇多蕪穢不治人靡寧宇戶異其處膏塗草野血流川谷蓋已十喪而五矣推原本始則以黃巢石窟大節諸寇積歲爲之蠹也桂嶺之屬是爲古田亦桂林象郡之奧區也往自先朝縣沒於賊竊據垂八十年吏議棄而不守以爲彈丸黑子之地不足以煩中國也而或若又以時屈鮮任事不貳之隸爲解至置盜府庫戕大吏之罪而不問臣竊傷之夫九眞內附珠崖外迸斯往事得失之明鑑也惟我天朝幅員方數萬里咸正罔缺奈何遂棄古縣於遠以業蠻夷臣

愚以爲復之便其嶺東黃巢諸寇並宜掃除以清北戶詔許之因特置廣右撫臣以新安殷公正茂爲之而以兵部左侍郎南昌李公遷節制兩廣軍務兼撫東省爲罷東省撫不設云先是兩廣頻年用兵而議者謂莫亟於古田及嶺東諸路廼先後鎭廵諸公與夫境內縉紳先生之在都下者咸以爲言及李公到鎭復與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公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李公良臣疊疊申明之至是本兵乃力主其議以贊於公公因得以便宜從事以隆慶四年夏秋之月始事於轅門下令曰今日之師奉天伐罪將以禁

暴止亂以惠安元元也諸將吏從東西行者有進無退其不得賊者無返有不用命者罰無赦於是東師則以遊擊將軍誠立將長樂之兵按察使張君子弘監之以參將濠將程鄉之兵副使江君一麟監之以總兵成將潮州之兵僉事楊君芷監之而以成總其事專理糧餉及紀驗功次者則參議許君天琦也西師則以遊擊將軍山都指揮僉事龍都指揮僉事國賢將思管風門蓮塘之兵參議龔君大器監之以左參將應甲右參將世科將三門龍坑之兵副使鄭君一龍監之以署都指揮僉事鳳翔將都很之兵副使應君存卓監之以副總兵崇文將總甫之兵副使鄧君惟忠監之而征蠻將軍俞君大猷實總其事總理軍儲及分理糧餉紀驗功次者則左布政使郭君應聘參政柴君淶僉事金君柱也當是之時與師十萬飛芻千里旌旗蔽空烽煙相屬蓋已先聲而奪人之氣矣廼公復往來於蒼梧與慶之間相度機宜指授方略羽檄交馳朝聞夕發於是破鳳凰涉潮水斬西賊渠率黃朝猛韋銀豹等以殉得村柵六百五十五處降人卒數千斬虜一萬有奇東攻黃巢擊石硿龔大節生擒賊首蘇繼相曾魁杜高山等誅之尋又乘勝出奇南走東坑斬獲曾朝元等於海豐之界破巢

五十斬鹵三千其墜落巖塹堙塞谿谷中死者無筭蓋自兵興以來甫浹旬將而羣兇授首古縣克復其在東則張憲使在西則俞將軍二人之力爲多論者謂其有伏波樓船之遺烈焉師還李公疏上諸將吏功次詔加爵賞有差於是張君廼以李公之意遺書林子請紀其事林子曰于曩蓋備兵蒼梧古田之役吾其與聞之若夫揭嶺之捷即今之得於睹記者甚盛詎可以不文辭辭曰

於惟明德旣成武功統壹宇內六合同風奄有百粵

遂荒大東桂林內拱南海朔宗馴至中葉運撫熙隆
古縣淪沒蛇虺為宮亦有妖氛近集海邦如鴟斯啄
如鼠斯藏我　皇嗣統軫念遐荒司馬叩閽義激中
腸　天子曰咨咨爾封疆念我舊址幅員既長云胡
不弔慈彼猖狂錫爾節鉞我武惟揚既敬既戒羣醜
于襄臣拜稽首　帝命爾將敢不矢心告成于王東
征西怨大旱虹霓貔貅十萬霖雨三時驍驅雷發羽
檄星馳方畧指授廟筭神機更有同心共濟艱危曰
惟憲使南土是依矯矯虎臣料敵出奇千騎萬旟談
笑而麾一朝克復久陷城陴殲厥渠魁脇從罔治黃

梟大節以次芟夷豐孤授首狡兎魂飛西人歡呼言
歸故園自我不見于今抱孫東人悲辛有赤其村栽
受栽作豈我思存於嗟明德覆育元元無忘遠畧求
固雄藩於今始成嶺外乾坤　皇心悅豫湛露濡恩
將士戮力其膏靡屯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四夷賓
服昭格于天崧臺之陽瀧水之濱勒此貞石敢告籌
邊

端州督撫行臺碑

林大春 提學副使

萬曆八年某月大司馬兩廣劉公新建督撫行臺于
端州越某月而行臺成百工畢堂寢門庭廊廡軒墀
之翁高聳深閎弘敞壯麗巍然為一方鉅鎮其時會
有西征之役捷　聞及凱旋廻大會兩省藩臬大寮
總帥將校而下賓而落之遠近觀者肅如百蠻之長
九夷之使莫不翹首跂足喙息而趨趄於是兩廣公
戒使致辭請書其事於嶺東林子林子曰曩余嘗行
遊宇內起咸陽而西至賀蘭北陟醫閭歷燕趙梁陳
吳楚閩越之墟南踰嶺表抵于蒼梧蓋所至多重臣

開府處然未有若蒼梧之盛者也彼其據高岡而俯
瞰羣巒諸粵而走百蠻固節鎮之雄也而復有行臺
之設者何居蓋梧去嶺東郡縣遠甚又地屬炎荒暑
氣為烈故自　先朝以來前輩督撫諸公往往以夏
月移鎮端州名曰避暑而實以城彼東方也顧其所
居為嶺西故道蕞爾湫隘歲久敝壞余在蒼梧時嘗
從自湖吳公至州白事公指示余曰此雖仰次非所
以重軍旅肅夷夏之具嚮也方議修建會遷去不果
其後十有餘歲洋山凌公乃始創建後堂及東西二
樓稍拓門前衢路而增飾之亦足稱大觀矣而制猶

未備豈知瓌瑰壯麗之觀竟有待於今日耶夫天下
事其作也必有因而承其敝也必有待而與奕奕明
明厥功乃成方是州之有行臺之稱也其初不過爲
襜帷蹔駐之地來往無時人情因陋就簡遂不復與
吏始亦無怪者劉公本三楚豪傑遇歷中外偃蹇
朝野以身繫天下之望者垂三十年故其所至動名
彰彰如是至諸所舉措大都期於弘遠垂久不爲一
切苟且之計維兹行臺既建儼然與蒼梧舊鎮角立
而峙倘西省有事直鼓行而西耳假令東省諸郡卒
有不虞亦可以傳檄而致自不至于偏重遙制之患

是一舉而關於軍國之利甚大不可以不書迺系之
以辭其辭曰

余昔壯遊經四方北走碣石東扶桑重臣出鎮職封
疆建節開府爲邊防丕分斗列摩天章帷有蒼梧稱
最藏滄海爲池嶺爲𤀹塡撫吡黎走蠻王誰其作者
韓都堂至今人說羊棗陽顧其地遠余之鄉赫赫炎
炎氣莫當　先朝節使念遐荒麾旄東指嵠之江白
石粼粼水洋洋耀武敷文到海邦仁仍舊貫臨康莊
襜帷蹔駐空尋常南昌老臣歸巖廊行臺坐嘯嗟未
遑十載方逢凌太倉廣陌岑樓志未央誰知今夕重
輝光神宮仙苑屬劉郎經營匆亟何安詳旅楹有覺
曼且長軒然高舉凌穹蒼騰空五色卿雲翔于飛千
仞集鸞鳳韓劉竝駕聯芬芳是日平西露布張溥言
旋歸凱歌揚會集大賚烹牛羊旌旗閃閃羅干將劉
公燕喜爲舉觴四方來觀祝壽康蠻夷跂足隨趨蹌
一時勝事歎難量貽書遣使徵琳瑯恨無椽筆迴秋
霜伐石留辭比甘棠不獨流聲灘與瀧

潮州府平遠縣鑿石通河碑　林大春提學副使

平遠爲潮之支縣蓋自　世廟朝用守臣議析梅州以北建置焉彼其地控武安遠接江藩引七閩而擁萬山挹巖險而俯平原羣峰聳秀絶壁飛甒虎豹蹲其左孔鸞翔其巔固嶺粤之門戶循梅之屏扆也下有流泉起青雲橋百折而東至于石窟噴薄蜿蜒會于大河直抵韓江地脉廻環風氣攸關獨其中阻積石鬱爲汪瀾外湧流沙滙爲激湍以故蛟龍不入舟楫不可渡也故凡自潮遡流而上者率以旬入邑界未至可數十里卽捨舟而徒策蹇而趨則見石磴雲

梯紆廻跂涉鳥道羊腸肩摩踵接商旅爲之踟躕車馬爲之蹀躞負米齎糧推鹽輦鐵轟轟鉦鉦絡繹不絶淌者飲於渠疲者休於樹若乃皇華遣使執戟傳呼太守行春負弩先驅前山鼓吹後逕旌輿或戴星以出袒或冒雨以戒途又如簿書羽檄旁午交馳汗背喘息曠日愆期要皆陸沉以至於斯斯無論已有如一夫據險百雉孤危雖有飛輓策將安施蓋至壬午之秋予爲西遊名山一過其地嘗竊怪而歎之以爲古者允泥可以塞關鏃羽可以穿石故大而鑿龍小而通牛雖獨神功亦人謀也今邑據上游河流經

其下反爲巨石所壅非所以運人謀以贊天工盡地力也且夫天之生水以利民也川壅弗通民罔利焉難以爲國矣是時有署邑郡幕廖某者聞而韙之方銳意舉行而邑令清漳黃君適綰綬至卽慨然以疏鑿爲已任其冬會觀察鄭公東行縣邑君上其事公因歸語郡守郭公公力贊焉於是尅日下令士民聞者莫不輸粟捐貲以佐義舉一時不期而聚者二百餘金而先是黃廖二君俱各捐俸入爲先倡鄭郭二公又發帑鍰以繼之繇是資費足而人樂趨事迺以明年癸未春正月聲工越一年而工告成計鑿巨石

者三開濬砂磧灘潭之屬以十數於是河流底平一葦可杭蕞爾新邑遂煥然有金湯之固行旅皆願出於其途矣其年黃君乃以郭公之意求碑於予嗟乎此予筴也乃今行之辭可已乎雖然天下事有不得不舉者而舉之必通乎衆志利有不得不興者而興之必相乎地宜使石不可轉雖大禹不能以施功民所不欲雖子產不能以强從又使弗獲乎上當道且難之卽賢如黃君亦未必克有濟也故予於是役也見上下交孚人和地利殆兩得之以語其功鄭郭尚矣黃君其盛矣乎若郡幕之始事縣尉之宣力與夫

士者奔走督率之勞皆不可泯者爲之銘曰
於惟新邑宅彼崇岡分梅北枝以作爾疆下有流泉
至于大江中阻積石遂絕舟航行者艱危石磴羊腸
伊予西遊慨焉永傷幕史聞言經營未遑豈知底績
疏鑿在黃黃侯戾止庶事維康憲節觀風爲民上章
曰嗟郡公是用贊襄旋轉坤軸鞏固金湯白石鄰鄰
河水洋洋方之舟之千倉萬廂維石巖巖維水泱泱
泳之游之爲旅爲商云誰之功二公是皇勒此貞珉
永鎮遐荒

平南碑

林承芳

萬曆十七年巳丑兩廣督府右司馬劉公上言海南寇弗靖蠢曰　皇帝垂衣十有七年統馭八荒肅清戎夏萬里無烽烟之警六師罷張皇之勞威稜所被罔不臣妾惟是海南越在大荒嘉隆間逋寇李茂陳德樂爲亂嘯聚海濤犯厲郡國至于今陽撫陰叛包藏禍心寔以當年嶺以南屬有羅旁之役縣官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稍從撫議茂等不知　朝廷不死之恩逾背逆不軌招納四方亡命據巢以爲原餉脩艫檣闌入禁池困撓公利官軍歲被殺傷甚衆有司欲南向行其意則貫弓反嚮故良民內鮮怠輟耕而隕心臣繼文蚤暮私憂宜誅討之日久矣　皇帝下本兵覆乃　手詔公曰蠢茲醜類敢作不靖滅此惟女職惟女不二心之臣尚嚮予以成厥功公稽首受　詔於是以是年二月檄總兵官都督李君棟渡海誓師檄副使孫君秉陽協總兵官急擊勿失當是時賊酋蔡克成方用茂陰計襲破清瀾焚掠商船兇艦攻逼文昌城危於累卵公旣得賊諜立斬之遍急召副使黃君時雨益發營卒護以中軍崇惟績詣都督軍又檄參政徐君應奎僉事

許君國瓚督雷廉諸軍翼之公迺禡纛蒼梧如五羊以便調度惟時右布政程君拱宸則屬之軍興毋乏執備副使趙君善政則屬之簡精銳授都司邵君曾和將而往代怯虜者按察使徐君用檢則寔惟紀功策既集又申令軍中嚴警道路內外奸萌其毋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有輸軍機於盜與輸粟者罪死所不奉誠令惟將軍捕治之於是以三月二日合南北舟師進擊是日鯨波稍動乘風直抵清瀾遇賊方舟以待諸軍衝鋒大戰自午至申衝沉賊舟焚溺者無算遂大破賊於清瀾港口賊黨退保餘舟潛遁時南風

大發公料賊潰必亡走閩或走夷爲中國患迺檄安南海東諸路屯戍以備之賊果引而復弃於吳川收遺孑聚殘鋏與官軍爲難公又檄參政熊君惟學弁軍而至與戰諸裨將材官胡忠沈茂陳策陳震李棟甘霖等分道迎擊復遣帳前官奉尚方旌節三道馳往一由廣海督南頭諸軍以進一由海南督遊擊軍南攻一由吳川督北津諸軍從中擊出二十日遂與賊相望於硇州洋諸軍又衝鋒大戰自辰至午督戰益急又大破賊生擒酋渠奏捷轅門下其餘纍蔽染鍔者蓋以千百計海南悉平班師日海南士女無

不舉手加額頌督府奇功者督府則上言臣奉將天子明威賴一二文武將吏矢心力共襄厥功臣則何功之有　皇帝曰一二大臣能釋我南顧憂寔惟女司馬其加俸一級錫之白金文綺及文武將吏有差是舉也直指蔡君夢說先發之直指黃君正色以代至行部經畧督府蓋分猷共濟焉副使王君民順知府周君希賢林君民正同知李君維岳通判劉君世懋推官傅君國才知縣莫君特英訓導林君立皆著保障功左布政張君大忠以則條晝佐善後無遺謀矣不佞承芳適弖假將毋南還幸觀厥成卽

不知兵願借燕然片石爲公表于南海屬左布政張君按察使徐君委治筆札敢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天眷有德寔惟　大明威加九有振其天聲周視荒裔窮廬劒騎卉服鬈首屈膝交臂蠢茲逋孽醜禍一方疇曰異類洵我封疆嗟爾逋孽匪我不告如蠆螫人寧息其毒擄巢阻壘南海之湄鴷言來歸豈不我欺罪梯利藪如厭如飫憑陵城社係累士女　帝命出師司馬承之詛曰窮兵爾荼則飴惟我藩臬惟我直指殫厥忠猷于綱于紀司馬禡江秉鉞煌煌人祇響附雲鳥發祥載實我車載誓我旅載烽載燧不我

追處皚皚甲士矯矯虎臣元戎將之肅如神人樓船擊渡輕艭競發飛矢劃濤山排海浡既與虜逢殺氣晝蒙殲厥醜類執其渠兇公曰反旆壺漿塞塗念昔丧亂公來其蘇父老有言諆亦不遑百世豈功五旬在事慛流十道露布咸京　帝曰俞哉越水其清誰其成之實惟司馬載錫之光爰及其下司馬稽首敢不對揚臣功何有　帝治則光戢戈韜矢建玆隆碣史氏銘之欽于世世

太和山璚臺觀碑記　林承芳編修

寓內稱巨觀者無踰五岳矣自太和山以岳觀五岳稍左次焉太和者實踞秦楚交界之墟爲上帝靈脩一曰仙室山一曰參上一曰武當見酈氏水經註宋以前不甚顯豈玆山之勝皆崇造天而所謂天柱璚臺者栖眞之士竟未覩耶自我　文皇帝朝膺特拜賜名曰太岳　世宗皇帝復尊稱曰玄岳於是玆山甲天下而七十二峰之間延袤不下帝者居矣其峰之中起而特絕者曰天柱其上多金玉之石多虬松玄帝之宮在焉攀援而登諸峰山皆在几席下岈然

洼然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隱遯極目力而徵白者漢江導天外一髮也前有兩峰亭亭並出若揖前物曰香爐峰曰蠟燭峰峰之前有澗又一峰秀出於其前者璚臺也其上多璚花瑤草其下多巨壑其旁多奇巒絕壁㝠杳巖洞其樹多榔梅大數十圍有石焉負土而出其狀如龜蛇相傳爲玄帝登眞之地舊有道場燬於元末兵燹我明道人王丘二丫髻始披荆斸疏葺茅以居雲水然亦僅蔽杖屨而已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爲壬辰歲有中貴人張公者迺卽其地宮焉越半載而宮成名曰璚臺觀堞嶺隍甃冠峰

帶岡廻環日星臨瞰風風雨翠羽之木龍鱗之石交映
冊碧靡不助麗迨夫朝曦夕照閼角參差雲君霓師
金支翠旂彷彿扈從直欲界之仙都信非人間目境
也中貴人曰然則書之願借相國一言爲重乎喟然
嘆曰夫亦知所繇來哉彼其聳霄凌雲大者擬建章
小者凌祈年望仙盛矣然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木一
石之費也蓋以國家數百年來民去湯火今　上綏
以太平内外臣民幸生無事之時故得從容休養以
其餘佐綺寮之飾而内庭諸臣亦往往以勤勞徼
上賜賚亦復散於是令燕山之陽佛事最盛然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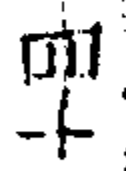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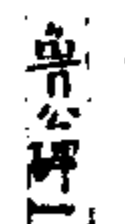
崇飭必其平泉之墅梓澤之園趾相屬也彼所爲雲
房仙院紫閣朱宮亦往往求合於耳目之所嗜未必
盡焚脩乞靈也玄岳去京師數千里璚臺之勝不可
籠而有也公不以無所嗜而奪其意盡出所賜金帛
以奉斯事上爲　主上祝釐以惠民壽國合此一念
知公無有也抑嘗聞公以清慎忠勤上事　上二十
年如一日若是則公之意念深矣觀凡三殿一居中
而兩翼之前山門後靜室左賓館右道院庖湢倉庫
㸑擁經藏咸備乎故樂而記之

尚書吳東湖公神道碑　湛若水書 參贊尚

吳公諱廷舉字獻臣號東湖其友生今壽府長史梁
君宗烈景行甫狀曰公先世湖廣嘉魚人洪武間遣
戍九江又調廣西蒼梧所遂繫籍焉公梧産也自幼
不與常兒羣手不識戲弄口不道惡言父諱某母某
氏長伯其無子命爲嫡嗣以承宗祧稍長充邑庠生
雋頴超邁書再讀不忘隨意爲文亦合程度中鄉試
登成化丁未進士第來宰順德公事暇即見白沙陳
先生往返數載得聞理學梗槩爲治報本又學爲詩
亦就規矩其治邑有道理民甚便之市舶太監嘗以

銀委買葛布充貢公即用其銀買二匹自送於司曰
承委買布不識可否先買二匹爲式倘以爲可買之
如不可即還原價買於雷州此布出自雷州非吾邑
所有也太監不悅蓋舊買貢物縣率令民買辦而以
原價完封納還故公獨不從有使者道經順德索其
人事夫馬柴薪以爲常例公寧挺身與之角卒不與
以病其民六載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治繁劇理盤錯
無不迎刃而解撫巡布按諸公交重之丁母憂服闋
改松江府到任數月廣東南海清遠二縣羣盜擾亂
兵部尚書馬公文昇東山劉公大夏薦公可用遂命

爲兵備僉事分司清遠征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又
兼屯田鹽法時逆瑾專權作威差官查盤諸省庫銀
解京額外索取內進人事賀禮銀若干衆以爲當出
於鹽法道公力拒之列疏于朝留備兩廣兵與之資
彼雖甚怒而未有以罪也　岷府差門正往江西福
建廣東收買藥物橫奪暴取公又疏劾之瑾愈怒令
總鎮伺察其過公又疏劾總鎮太監潘二十餘事總
鎮亦誣訐之逮繫　詔獄必置死地拷掠數日無所
得乃以枉道還鄉罪之枷號于吏部門外九日死而
復生謫戍鴈門逾月遇宥放還爲民瑾誅直其誣陞
雲南副使未行江西姚源洞賊發乃陞右叅政往撫
征之公卽行一以誠信開諭往返不以兵自衛賊因
留公於巢以求撫且刧公公不爲動開諭如初賊不
敢加害公稍以利啗賊之左右有力者賴以執賊酋
數人因敗成功卒以平定疏立萬年縣陞廣東右布
政使疏處番船進貢交易之法彼此謂停甚得經遠
之猷定均平省驛遞民困以舒嶺西道徭獠嘯聚命
兼兵備副使專意經畧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賑
濟湖廣民不阻饑處分辰州土官積年爭殺事理各
得其宜嘉靖改元　下詔更張政令改用人物陞公

兵部侍郎公至京上疏自劾以及宰輔立朝五日改
南京工部侍郎轉戶部尋陞右都御史巡撫南畿賑
恤凶荒均補糧運扶植柔弱抑遏豪強一切稱貸債
利罷不蹈時所至行臺內有餘地令人種植蔬菜采
以自給每日廩給止取柴米鹽醋肉食必以廩米市
之悉除積年無藝之供應陞工部尚書時年六十四
矣卽再疏於　朝飄然而歸歸二年以病卒于正寢
囊橐蕭然巡撫姚公經理其棺槨衣衾乃得卒斂嗚
呼行端而才雄氣剛而志銳忘身致　主憂國愛民
公無愧矣剏有東湖書院積古書萬卷每遇夜必閱
數卷乃就枕平生所爲奏疏數百篇案牘幾千篇書
啓序記千餘篇詩千篇皆發其感事憂時之意乎爲
閑浪不經之詞元配夫人馮氏繼夫人梁氏俱受封
贈子一人曰潘太學生其泉子曰梁壺山長史旣爲
此狀懇予爲神道碑文又欲解官走蒼梧經營其墓
事可謂交道不以存殁易者也東湖公平生以國士
待壺山壺山之知東湖與天下士大夫之所共知者
宜有淺深也今壺山之稱東湖可以傳信矣水也亦
嘗受公之知謹因壺山請狀而作文刻之墓道以昭
示來世共辭曰浩浩東湖節節蒼梧哲人降生申甫

爲徒惟由惟甫亦文亦武惟以附衆惟以禦侮其才
共傑浩浩節節探而愈出百屈不折遍身足膽皮囊
是智人當其難公處則易初尹順德强禦是抑公用
乃紓民以不慼去佐成都如丁解牛省府皆佰盤錯
無留爰司鹽法臨財若怯峻拒權貪惟以買孳九關
三木起死既蹈遂戍鴈門生歸乃復姚源卽戍挺身
賊中用笵作禦因敗成功蕃廣賑楚民獲其所饑者
飽嬉掠者安堵初召荊下遐不少假抗章忤時五日
司馬冬官南都再貳司徒都憲撫南强鋤弱扶司空
正卿不拜而行人皆曰亢公視則輕公曰予已正丘

而終仕止死生誠哉無愧

祭酒魯文恪公神道碑　黃佐禮部侍

公諱鐸字振之其先荊之長林人元季始家景陵東
岡魯氏其稱蓋久然至公乃大顯公幼學治尚書博
通羣籍辭翰負出成化壬寅督學辟綱得所試文深
器重之傳示全楚由是知名丙午領薦卒業成均弘
治丙辰歸栖南莊嘗賦梧鳳之詩聞者壯其志己未
攺築東湖之蓮北靜學授徒時或不舉訢如也壬戌
舉禮部第一人對　大廷有沮之者抑置二甲第二
改翰林庶吉士閣試居首西涯李文正公乃見稱賞
甲子冬授編修預修　孝宗實錄　武宗卽阼　詔

諭安南充正使　賜一品服以行丁卯正月入交阯
顯布儀注大頭目黎能讓等請畧其節目公曰安南
素稱守禮之國今乃爾邪復固請公曰吾奉　天子
詔行萬里惟知迦此禮而已持之益堅能讓等退而
肄儀惟謹國王進迎界上及如天使館宣　詔命始
終無違禮者明日大讌殿中盛陳明珠金貝公不少
顧悉謝遣之又明日行王送之富良江上其臣舁贐
追送三日固卻以歸出入其境皆命闕吏檢其行橐
自品服外無一羨物明年交人入謝宣揚於　朝人
謂得體丁卯冬考績晉國子司業尋以父年踰八袠

懇乞終養得歸遭艱盡禮是年冬邑有犬而角衆以
爲問公曰兵象也未幾劇賊嘯聚大肆剽殺其會戒
下毋犯公家於是里人多負襁相依恃以無恐或有
馬牛見掠者往給爲公物輒還之庚午冬有行取之
命辛未復職甲戌經城外海子上遇數巨璫呵不得
近公取道其旁不爲動遂上疏養病得　旨祭掃乙
亥五月家居被　命晉南京國子祭酒丙子正月涖
任訓諸生曰隱不違君仕不遺親君子之大義也誠
以作聖思而通神君子之全功也聖賢明訓布在方
策要當力行之爾若徒修文辭勞誦說豈學之道哉

以士多競進乃置精微簿書其名籍月日據簿撥歷
人不能欺有曠年不復館者盡檄而來自是六館凜
然凡歲廪役銀與稅局月供豕肉皆出　聖祖成憲
悉頒給諸生一無自私士頌其清九月改涖北監約
束一如南雍侯伯在弟子列者循禮惟謹是年鄉邑
大水蕩民田廬死亡過半有司以　聞事下戶部公
力請大臣往賑於是勑都御史吳廷舉以往多所存
活八月復以病再疏得　允比至家偃息城中夢野
臺作巳有園書院以敎子弟多蒔花木以環亭池歌
嘯其間嘉靖壬午　今上入承大統徵用舊人公首

被　詔以病乞休明年三月得請刑部尚書林俊疏
言經師易得人師難得鐸學足以訂頑立懦道足以
鎮雅黜浮與謝鐸人品爲類宜如　孝宗用謝鐸故
事令吏部以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
速其行一時撫按臺諫交疏論薦皆稱公莊重渾厚
之文淳懿端慤之行於是推卿佐者五皆不果用公
嘗曰大臣同心贊化無所猜貳雖唐虞三代之治可
復也吾老矣少延日晷之歌則吾分巳足尚奚望焉
丁亥九月十有四日卒于正寢壽六十有七公性恬
退器量深閎文章節槩見推天下家居以身率物作

家訓立祠東岡約伏臘則合族中命又作俗言數章
以勸鄉人未嘗一造官府惟野服徒步行田圃以自
娛嘗諭諸子曰今世儒者往往取孟子肯綮之說自
立門戶迹其行事其弟畔者幾希此學者之大戒也
聖賢之道不離日用人惟行所無事則能事畢矣又
曰今人出息取利勢不得不爲恐人小民怨讟叢厥
躬不祥莫大焉爾曹戒之所著諸藁皆藏于家嘉靖
己丑十月朔　上賜諭祭十一月四日葬于上林之
原　上賜諭葬諡曰文恪蓋異數也公功不及匡濟
而高風直節激昂士類位不至卿相而榮名重望揚

勳朝野亦可謂全歸者矣銘曰
呆岡碧梧拱南荆頫蓄巴丘連洞庭五華雲岫開風
城義甍終古留神靈化爲威鳳丹穴生朝陽雝雝梧
上鳴翽然凌氛儀 帝廷百鳥閉絕啁哳聲九苞揚
翀若不英韶韶協奏聞蓬瀛於樂辟廱盛二京坐令
函夏皆文明功成戢羽歸景陵夢野臺下滄浪清峩
冠之徒聯翟纓上林爰止藏儀刑 帝掞天詞饗以
牲駿錫文恪受大名惟公瑞世流芳馨後千萬禩徵
此銘

太保工部尚書龍塘葉公神道碑 王弘誨 禮部尚書
予讀漢功臣表所區別五等勳庸大抵非常之士抱
命世王佐之略其生也有自其出也有爲故遭時遇
主隨試輒效功施社稷而名炳旂常非苟而已也若
吾鄉太保葉公殆其人與公諱夢熊字男兆別號龍
塘惠之歸善人也生有異徵頭骨隆然起雙眸炯炯
如電少從兒嬉即號召羣兒惟命間育鷹犬爲戲立
幟分部伍麾犬皆馴服識者已知非凡年十二侍父
宦邸授書過目成誦十六入庠序遂知性命之學負
笈南海何宗伯端恪公門端恪公大奇之一日讀書

西湖遇異人往來傳秘密世莫知者臨化留衣爲別
謂公勳業當代無兩嘉靖辛酉以璧經魁于鄉乙丑
成進士令福清以廉能卓異徵拜戶部主事改監察
御史居臺三月所論列皆 國家大政侃侃無所避
會虜酋俺答以其孫亡入關中舐犢愛乞欵請封貢
公抗疏不宜許致忤當事意幾杖譴謫丞陝之郃陽
二年量移歸德推官遷南戶部主事督理鳳陽倉裁
羨額絕侵漁歲省數萬萬曆甲戌轉郎中遷潁州知
府肅清羣盜罷關市無名之征郡有巨盜葉楷葉桂
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能制公謀之督府江公旣合

乃密購楷桂厚啓令召楷黨復因楷黨來歸者令召
楷親任推赤示之令入楷巢穴中間離其衆楷腹心
內潰不知也竟帥萬餘人反公率兵深入急擊之楷
衆倒戈內向遂馘斬楷禽其餘黨以其地設長寧縣
治百姓慫在所祠祀公而監司中有忌公功者會賴
推官以發敵深入賊巢為餘黨十四人所脅將乘此
中公公以計盡誅此十四人而賴幸無它尋丁內艱
歸苦次中猶出奇俘楷黨賴玉讚致之軍門闔境晏
然疏聞　詔賜金帛服除起補安慶府會有弓田之
令上下一切以苛刻為能公崇寬大務從民便致緩

期奪俸不顧歲大旱公禱雨立應百姓建留雲亭以
志德又計縛潛邑天堂巨寇上嘉尚　璽書旌異贈
父爵如公官母稱恭人壬午陞雲南副使未上改浙
江海道公至周視形勝悉召境內兵並以海艦令寇
至敵于外無俾闌入海波息警會有　詔求邊才臺
省交章薦公調永平兵備公治兵能用間又能因敵
間為我用復以間用間輾轉于不窮之算所制輕車
神礮尤精一試遼東虜披靡當事者上聞下其議于
九邊仍　温旨慰勞加右參政適鄰部士卒沸亂遂
丙夜馳定之卽咸受約束無敢譁者丙戌大計舉廉

能第一居三年長昂不敢窺邊尋推山東按察使晉
右轄己丑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川
東湖北節制三省故事各撫按以幣交皆取償公費
公獻命典謁互易其幣以報舊習一洗草坪苗殺一
千戶倡亂公立殲其首惡事聞再下兵部紀錄土
舍楊應龍驕蹇縱恣多不法公力欲除之而兩省異
議應龍竟逋誅至今為梗談者始服公先見公又念
貴竹成土司難馴請增新貴縣治民用帖然庚寅陝
西中火酋調公撫陝會與經略尚書和戰異意公畫
不得展然猶密遣將擊走火酋莽剌工川之衆倡一

時敢戰氣辛卯擢副都御史撫甘肅威名日盛松虜
參虜及海西諸虜遠遁而壬辰遂有寧夏之烈初寧
夏哱拜哱承恩劉東陽等皆戍卒自恃家丁强衆又
虜方黠悍而邊備素單弱遂决計勾虜叛逆戕撫臣
脅宗室虐燄張甚公洒泣上疏願捐身討賊得　旨
趨寧夏入靈州虜數萬騎突至公命驍將麻貴等出
其不意破之虜復以叛賊召傳城北門公率兵搏戰
城下士殊死入其陣虜大挫喙遁賊失援喪膽然猶
堅壁以拒我師　朝廷憤師久無功下封侯之賞
賜上方劍俾當事者得專决尋逮總督魏公而以公

代公召將士激勸之示之劍士人人競奮晝夜蟻城
決水灌城公親冒矢石督戰用神礮燔其樓櫓擊破
卜着二虜酋撥賊者賊意氣沮喪公益耀舟師震賊
而間貽蠟書以移其黨俾為內應某日遂以神礮克
南關百道攻擊承恩等懼不知所為斬劉東陽許朝
玉文秀函首行成不聽益進兵攻之礮迹發如震呼
聲動天地哱拜自焚誠之俘承恩承寵傳首九邊捷
上朝野大慶公一切推功前督臣魏公及諸將之敢
戰者論定擢公右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
襲公請移鎮還固原休兵偃甲未幾疏乞骸骨乙未

吏部疏脩舉邊功陞公兵部尚書廕一子冑監父以
公貴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妣俱贈夫人配廖氏累封夫人子男三人世儀邑庠
生蚤卒世仍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侯廕國子生女
六孫男一紹殷廕國子生為世儀嗣公以萬曆己亥
延于游龍山世仍等以尹於公有兩同年誼相知最
深爲書致光祿卿郭公所撰行狀使人詣南都徵銘
勒諸墓道尹憶往嘗與公談鄉先達安攘之烈至大
司馬翁襄毅公心艷慕之每竊以歸公而公遜謝不
居今公勳秩駸駸出襄毅上惟是贈謚大典尚有所

待總之日文論定皆所謂先後若合符節者也公與
襄毅代產嶺東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有以也
夫是宜銘銘曰
五嶺毓粹乃生人傑襄毅崛起公也趨軼允武允文
萬夫之特服勤中外懋著勞績頓有逋逆公擣其穴
義旗一麾魑魅屏息陝有叛戍公憤請殛尚方賜劍
海內有截摧陷廓清所向無敵方駕范韓叔虎攸匹
帝嘉丕勞寵數晉錫官保推恩金吾世籍海內景從
式是百辟角巾南還税駕何亟天不憖遺星隕棟折
訃聞 當宁䘏典給繹宗伯予祭司空治窆褒功刻

表余史其職螭首龜趺德輝是勒太保新阡過者必
式

右都御史西洲唐公神道碑　王弘誨書

自予髫時見父老談西洲唐公立朝節槩私心嚮往比長入仕中朝與脩　國史因讀公先後建白諸疏乃擊節歎曰嗟夫若西洲公者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嘗觀縉紳士夫平居矢口言天下事卽引裾折檻見若無難至當國家利害事變之衝輒相率鼠首兩端甚則卷舌固位嗟乎此其人視公何如哉公以嘉靖戊戌夏議　獻皇帝明堂饗禮忤　旨詔獄廷杖爲民而歸是冬復冠帶踰年而卒又踰年塟陶山潭緝之原隆慶初奉　詔卹錄乃晉公官都察院右都御

史賜祭塟如例故事仕登三品法得樹石神道公嗣孫恪走書京師以碑銘請予雅重公茲復忝公後進敢筆貞石以揄闡幽美詔來世責惡可辭按狀公諱胄字平侯姓唐氏西洲其號也先世桂林之興安人宋淳祐間始祖震刺瓊州卒于瓊迄太學生乾昇生正處士大學生處士則公之王父父也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戶部左侍郎王毋吳吳毋陳皆贈淑人公生敏穎於書無不讀弘治戊午舉于鄉壬戌成進士皆以禮記魁其經授戶部山西司主事丁外艱服闋值逆瑾擅權公謝病不出瑾誅起公復以毋老乞終養益肆力于學蓋家食者幾二十年　肅皇帝入嗣大統始赴召爲戶部河南司主事時蘇杭織造遣中貴人往大爲民害公上疏諫止詞甚剴切已又疏請出內象又疏爲宋死節諸臣請諡立祠其所論列皆關政體時論韙之癸未春考會試所得多名士陞本司員外郎擢廣西提學僉事公以身範士督師生習冠射諸禮卽僻邑遐陬巡歷皆遍丙戌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金騰飭號令治軍旅境內肅然土酋莽信橫虐莫敢誰何公遣壯士計擒之逮其黨八人俱論死保山令趙九皐與其子

明引逆賊劉七餘孽承檄漁民民苦郡吏弗能制公械繫之九皐坐盜邊錢糧例斬其首以殉明坐抵命宣慰木邦孟養爭地搆兵連歲鎮巡議興四省師往討之公曰毋煩師是可不戰而下乃檄木邦先世與地所由諭以　國恩木邦感激獻地兵遂寢丁亥改本司提學副使其所造士一如西粵時會有尋甸之變總制提兵來者柄臣私人也囑公以故人子不聽時三司憚其威議迎叅皆跪公獨不從疏乞致仕不允陞雲南右叅政己丑表賀如京諸郡邑例餽夫禀皆郤不受既至見京貴一無所遺上疏請崇聖德

上嘉納焉陞本司右布政使壬辰入覲陞廣西左其年至廣西時桂林盜發喜掘富家塚王府諸巨姓惴惴旦夕公計獲渠魁七人誅之而古田鳳皇寨韋賊尤大肆掠時調土漢兵征之無功公爲其令劉朝輔曰往諭吾意天兵不可再不如急來吾能生之朝輔如命往賊曰是布政果前提學耶卽解甲與朝輔偕至受質而還輯其衆境內大安蓋公往提學時嘗諭諸徭送子入學授書遺風尚有存者先是各鎮守將月領銀賞徭名鹽魚銀軍器局月支糧給軍名軍匠口糧公按掌故謂桐首能戢諸徭無掠乃賞今各處

警報何賞爲祗官吏肙耳軍器局造以年今元年造朮已而支糧至十二年何也悉禁絕之靖江王府宗人受封輒請補祿自登名玉牒日始公曰祿與爵偕應始自拜封從前誤也且以靖江一府月補祿米八十石合天下諸藩費當何如者遂疏其弊于　朝宗室羣齮齕之公屹不動尋得　旨俞允通行各藩著爲令蓋公在西粤功績殊尤類此他如疏請不隨王府慶賀不行王府扣頭朝禮及戢客兵不敢爲暴人聞之皆壯古癸巳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公以開府四省重鎮而贛城卑小何以示威乃增築樓

櫓雉堞擬諸都會按兩廣軍興條例著賞格置湖西道檄守巡分駐臨江吉安令緩急可倚官軍遠邇帖然僅半載改山東巡撫再乞致仕不允時值旱公焚香祝天行藩司分禱嶽瀆諸神果連日大雨郡邑多蝗公撰祭文命長吏倣周禮春秋禳祭是歲無蝗子生盡爲蝦蟆蟻子食有蝗飛自邳淮來過沂州不下歲則大熟是時公方尋黃河故道以疏三郡水災覈通省荒田給民牛種墾之爲世世永利未就而陞南京戶部右侍郎丙申春改戶部右侍郎迨秋轉左會安南弗靖　廷議興師往問罪公曰交南道路險絕

出師必無成功且得其地不可郡縣永樂中事是也因疏力言其不可者七事武臣郭勛怙寵請其祖配享功臣廟公復疏請止　上皆虛已可其奏嗟夫公于君臣之際亦已遇矣乃　明堂之議　聖心有獻與古禮者在廷諸臣未必能知公亦坐此不合然肅皇帝之明與公之忠皆可以流光千古若公者可謂終了遇乎哉公卒爲嘉靖己亥距其生天順辛卯享年六十有九配鍾氏貞惠有閫累封淑人子男三長穆戊戌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次秩次稼女三孫男二恪惇恪官生都察院照磨卽來請予碑銘者孫

女一公天性至孝事處士公敬養備至疏歸侍養時會陳淑人有疾公手調藥朝夕不觧帶舍旁忽產蔴菰取以供母人以爲孝感治家嚴而有方冠婚喪祭一遵古禮衣履不擇倣好處滇中數年珍寶一無所携所至供帳器皿悉署籍以俟來者自提學備兵至開府東南士民無不遮道攀轅送出境外久而愈不能忘爲文章根本六經不務綺麗著有瓊臺志廣西通志江閩湖嶺都臺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初公旣罷歸有　詔復公冠帶人謂　上意原公且召公而公逝矣公生平以范文正自期身任天下之重乃不

獲竟所設施惜哉是宜銘銘曰

於爍虎氏實始與安爰及司徒碩大且蕃通籍廿年優游林壑幡然而起雲蒸龍躍中外歙歷藩臬薦更乃簡中丞乃陟貳卿文武憲邦勳猷名世侃侃論列弗嚴貴勢批鱗削籍易世旌忠　贈爵祭塟愍卹優隆已化者人弗朽者德鬱鬱佳城過者共式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　張九齡丞相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卒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涸濁不抗迹以庇物故退棲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仕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

嘉招雖不之屑及聞甍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鷄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類也昔者齊夷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羣顏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

惓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弖忝牧茲郡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泯乎銘曰

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斯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邵勒石舊邦以覿其妣

林隱君墓誌銘　　李昴英侍郎

昔之以卓行名不必皆仕者也懿于一念奇于一節太史氏筆之則聞滅沒無傳亦多矣南海林君鄉曲稱好人焉闡其名端甫其字訥然言頹然貌而所存踰人遠甚不心乎利名不色乎喜怒不耳乎人之過屋闤闠中惡其囂闢隙地於後窠花盆荷觀魚狎鶴寄意塵表或窮年不出戶妖卒譟城下官委之登陴執戈爲里閭先時寠民窘食指囷以給有述前古吉凶人明驗可爲世勸戒者君模本散布貴不貲不靳已樂善且欲夫人皆爲善已不敢爲惡且欲夫人皆不爲惡用心類如此安然一生七十有一歲而終將以寶祐七年八月甲申窆之于番禺縣莪官山子一人名洪娶子女弟者拜且泣以銘請可書于其人不于其姻曰

秉彝之眞古之遺民茂其後昆此爲種德之根

朱君惟慶墓誌銘　陳獻章 撿討

君名惟慶字汝善桂陽外沙朱氏贈資政大夫右都御史諱思諫之子故太子太保誠庵先生之弟也君生三歲而孤兄弟二人同受學於掌教凌先生共先補太保儒學生員次將補君家籍戎偏橋衛有司以君充戎毋夫人胡氏謀盡棄其所有以贖君君奮曰男子之始生也懸弧以志偏橋戍於吾何有貨以圖之不恤家恤我遂太夫人心室如懸磬使吾兄朝夕憂衣食之不暇而暇爲筆硯憂乎於是毅然請行至則見者無貴賤遇以禮不敢以常卒伍例視之其地

有横蠻黄一奇奪孀婦李氏爲妻君於其夫爲族兄弟李氏使人告難於君君斷一指以示信蠻知禍將及亟僞金以冀免君叱以狗彘即日以其狀白於官捕蠻投衛獄死焉君儕盜者君知之而未能徙盜憂不見容以所刼帛獻君從容諭之於義火其帛盜亦感悟都指揮告其由是重君爲人將謀進之君一不以介意而獨以母老哀鳴一衛憐之遂得解伍以歸聞奉太夫人來廣就其兄叅議之養遇鹽商僞白金百餘不顧而去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處亨也不藉勢以徼利其才如此與太保俱學其不遷業於戎伍以需其成其亦可觀也夫辛丑葬君里之栗堆節以其狀走南海乞銘於予爲請者曰太保知先生者先生以太保銘不可乎乃序而銘之外沙之族何以名詩書先後著簪纓汝善可欲介以清匪我不學困于兵搜抉幽隱爲君銘有譽於試惟我徵

寶安林彥愈墓誌銘　　陳獻章 檢討

君姓林氏諱彥愈字抑夫居室外種竹十數個自號曰竹齋君上世閩之莆田人有諱喬者宋紹定間爲廣州路別駕卒于官其子日新葬之寶安之茶園山因家茶園日新生慕升慕升生可久可久生茂賢茂賢生信本娶黃氏君之考妣也自別駕至君凡七世世爲茶園人君性快朗贍於才而周於事有忤之者聲色爲突然其消也可立而待少衣食于賈賈所至勘耳目所接事好惡久之若有得者手書小紙帖示亂兒光曰樹立宜如是乃范文正畫粥長白山時事

也後畀之全集曰是爲汝師居常於外見一名文字時所輙者亟手錄與光攜錢入市買書卒惟光所欲得不問值寡多光爲舉子業夜分起讀輒爲戒曰兒勿苦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設令勤形神得官於輕重計不亦左乎欲速不速不欲速速之非善爲速者也光既領鄉薦未即仕來與余游君益爲喜光誅茅欖山爲修業之所君笠屐日至視工築不少廢暇時爲光錄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值板本出乃巳光感而嘆曰父師覆育光得一日於此如得一月一月如得一年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君聞而頷之時論多弗合者君視之漠如也光既杜門欖山同時士徃徃有紆青曳紫照曜閭里者親舊以其落莫告君君裁爲不省答徐呼光謂曰汝學如是欲有立即汝能立吾啜菽飲水死瞑目矣蓋父子間自爲知已人莫能間也君疲於事死遇宗族內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君惟恐小咈其意治家不遺細碎庭宇必潔畚帚必親田圃樹藝之事與僮僕均勞逸身所服用非極弊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也嘗以仲秋天日晴朗攜諸子婿暨後生可意者數輩往遊羅浮登黃龍飛雲頂坐磐石引葫蘆酌酒徜

徉信宿而後返君斯好奇也哉君卒之前一日植菊數本石竹一本與客行酒笑語竟夕凌晨將起就盥倏逝去光卜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君于銀瓶嶺之原狀來乞銘乃序而銘之先世英自莆田少服賈困魚鹽侁弗長積乃宣誰其徵在欖山

彭烈女墓表

張詡通政叅議

彭烈女者爲詡邑人也生有懿德人莫之知獨以色誇人口甫笄聘入劉氏儲爲養子婦厥翁悅其色也桃之怒遂計逐其夫復挑之益怒乃令人陰諷之曰若夫亡矣若何望若可就翁翁當置若側室爲翁側室孰與爲養子婦乎且彼與若未合巹也名夫婦也而實則循我耳若奚爲戀戀至於斯乎烈女奮袂大詈曰是何言與吾聞名正則分定矣分定則夫婦矣且彼亡以我故也我不忍以我故使彼亡而又負彼因叩天大慟曰嗚呼天乎我何以生爲乎是夕自刎血流戶外明日烈女父母白冤番邑令高君高君罪其翁禮葬烈女於北郭外大道左榜之石有彭烈女墓云歲久荆棘叢生石題剝落樵蘇牛羊日躪躒其上過者傷焉弘治庚申郡推朱君伯驥祀鬼北壇經墓下下車詢由始一修其墓而未有一言表其烈者嗚呼士之見利忘義者或寡矣況守死善道乎況以坤柔之姿而能挺丈夫之烈若是乎覩其不以未合巹而昧夫婦之分君子謂其近乎知不賤養子婦而苟貴於爲主翁側室君子謂其近乎仁守節不變視死輕於鴻毛君子謂其近乎勇謂之烈女宜矣使世之委質爲人臣者咸烈女其心焉則炎劉之國號可不改新易魏矣趙汴之廟主可不遷杭泛海矣然則烈女之行雖曰守坤之常也而其一寸丹衷揭之可以愧千百世爲人臣而不知君父之大義其關繫誠重矣是不可以不表也銘曰

天德一匱王侯之貴我視如鬼或烈或忠至賤之中世欽如龍我銘在野日照月射俾愼取舍

漢中壘劉子政先生墓表　湛若水參贊尚書

惟茲漢中壘校尉追封彭城伯劉子政向之墓待御馬子宗孔請表之甘泉子曰久矣吾之不託於言也雖然以子學聖人之道茲以風于鄉之人吾惡得而勿表諸昔者孔門之教同於求仁而七十子之徒各成諸質是故一貫之學離而四科分四科分而聖人之道熄故德行之流爲道德爲節介爲悻直言語之流爲游說爲縱橫爲詞章政事之流爲刑名爲功利文學之流爲訓詁爲記誦是故後世之學成於所長而蔽于所偏矣余讀劉子政傳或疵其爲僞黃金以

迎主好溺于休咎詭謀上變蹈而幾進爲德行之疚顚異焉然而究極六藝洞窺陰陽星曆之紀其愽洽有如此者豈所謂文學之流與新序說苑洪範五行封事數十觸物連類沛若懸河其文詞有如此者豈所謂言語之流與元帝之初自以末屬力排許史恭顯之奸屢折而不悔與望之堪敞同心輔政別邪正忠讒之分明用舍治亂之原成帝之際危言禍福極陳法戒斥王氏威福之盛圖宗國社稷之安其濟也傾否之志殆亦庶乎可與從政事矣惟茲三者是亦不足表之以爲勸乎葢子政裔出於楚元王之學出於浮丘伯浮丘伯出於荀卿荀卿出於孔氏門人馯臂子弓其源流之分可知也已孔子稱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後之君子有子政之長而去其蔽以變化於大道如百川支流之會同于海淵淵其淵矣吾是故表之以詔于後世

宋貞女吳氏墓表　　　湛若水 吏部尚書

於乎此鄉俗呼爲老女墳而督學蔡公題曰宋貞女吳氏墓也貞女名妙靜宋高宗朝進士國子助教南金道遺之女南金無後女許嫁新會李子及昏所許子由陸來迎渡龍江而溺死貞女誓不適終身以家資爲石橋五眼眼用石長二丈二尺於李溺死處故後亦呼爲老女橋自寧宗嘉定四年以及八年乙亥乃成理宗嘉熙二年戊戌刻石記于國明寺後人於橋東西各置男女廟如牛女析望然今廢後以田十二頃捨入光孝寺以沙富村地一所爲庄貯所入取

嶺南老之次子理宗朝進士戶部員外郎邦傑後其父年八十餘終鄉人謚曰室隱儒士張世美兩具聞于官爲立坊修墓以裔孫吳允宜來請墓表并泉子曰貞女大節已表表矣奚庸表表乎且不言節婦而言貞女也何曰未成其爲婦也未成其爲婦也則何以謂之貞貞也者正也正而固也未成夫婦而固誓不嫁焉天非所天不亦過乎并泉子曰吾近聞羊城南海庠生黃鶴鳴之女淑貞未適歐楫揮鏜鏜死以死誓於父毋奔其家守喪不嫁異之吾觀古節烈婦未之前聞焉今於吳黃兩貞女則然見人心之同然矣夫世固有夫在而反目夫朝死而夕爲人婦者矣吾尚暇究人之過中哉且心許爲上事從次之父毋許之女心從父毋而許之天地知之豈待合卺而後爲夫婦哉辭而表之高碣穹墳岌岌乎可望而不可親使爲婦而失節者過之曰彼未成婦者猶然而吾旣同室生育者何如則必愧死墓下矣使爲父子悖戾者過之曰彼其未成婦者猶然而吾天屬遺體者何如則必愧死墓下矣爲臣不忠者過之曰彼未成婦者猶然而吾策名受祿於君者何如則必愧死墓下矣其兄弟相戕者過之曰彼未成婦者猶然而吾

同胞共乳者何如則必愧死墓下矣其朋友之交兵者過之曰彼其未成婦者猶然而吾拜贄定交出示肺腑者何如則必愧死墓下矣一振舉而萬化從之今賢督學因張世美之舉慨然表章大助風化起人心於旣死是宜大書出之以告于世世云

貞烈謝婦戴氏墓碣銘　湛若水 叅贊尚書

貞烈謝婦戴氏者祁門謝生惟仁顯之婦也父晃休寧人初以女許聘顯顯父蘭家後益貧晃悔欲陰謀以女改許富人且得多貲而買一女以爲巳女與謝氏女聞之知謝父館於戴所稍出面視謝父所以誌不得以他女易巳也後數年晃亦貧益欲以女改婚他富人設言需多禮貲以難謝氏謝氏不能貲自停婚耳女聞之泣而不食曰吾聞古女不二醮吾當不二心二心不如死死亦爲謝氏鬼耳遂閉門自縊亟救得不死晃又紿女以適外祖母家實嫁之也女窺

見里門非外祖家乃欺陷巳也以頭撼轎柱欲死輿人懼乃爲返途然晃改議之意不巳又許大富人汪氏得聘財若干矣汪後乃聞女屢自殺不肯貳許義之曰此女兩誓自死不肯從再議吾若再議促之死是吾殺之也殺貞烈不詳寧棄聘貲不可爲不義事悦此女也事聞於官官斷之不得巳遂與謝氏子顯成婚焉謝氏無釐石之粟婦曰吾寧甘貧吾不寧二吾心執婦道益恭水菽爲歡以孝奉翁姑和順妯娌皆化之克孝焉朂其夫顯以成君子之行顯好讀書至夜分戴績紡供粥亦至夜分閒則道古貞節之事

顯嘗謂梅聖俞言吾出與朋遊而樂入則見吾妻怡怡而忘其憂故得不以貧寠自累而致力於學吾亦有之矣顯從甘泉子遊於白下戴大喜夫子將有成行矣歸見問心性圖即知心體之廣大而保守之饑寒自甘卒無怨言雖古孟光於梁鴻何愧焉顯隨甘泉子至廣東登羅浮窮南海之涯戴携二女侍翁姑益敬以順翁墜塹傷足不能支戴以身扶負之不以小嫌忘大愛姑病視湯藥六月不少懈憂形於色姑歿顯未歸則脫巳衣歛之顯歸途病甚至則又以毋喪痛哭致毀焉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戴亦三日不食

顯僅食粥亦僅食顯猶居喪次卧枕苫塊戴曰病勢如此恐不禮請權就別室便湯藥俟少愈惟君之志可也顯不肯由是哀病相乘益篤且華謝父診之曰事危矣他醫診之亦曰死證矣當在今夕戴慟哭曰吾身與夫爲存亡者也吾初不貳心以從他人吾其可後夫子死乎是亦貳心也且吾聞有代君親之死而果得不死者遂拜告于天以身死代夫客辭其姒吳氏吳守之守怠會夜大雨雷電遂自縊而死姒氏穴閤救之氣猶奄奄衆相與扶其夫顯往視欲寬之戴但舉手若辭訣然遂絶戴死後顯病益沉迷陽陽

然若見戴來曰吾告天許以身代夫子矣夫子病瘳矣以巾爲抹其體之汗覺則汗津津爽然而漸愈幽明感通之理有如是哉甘泉子聞之嘆曰彼所謂女之聖人也始終生死不二其心無所爲而爲非聖人之心乎推斯志也將與日月爭光天地合德矣嗟夫戴氏婦女耳使爲男子以其不二之心君當大變爲人臣其肯後君以死乎爲人子其肯後父以死乎爲人弟其肯後兄以死乎爲人朋友其肯不赴之難而一朝與之同國乎君戴氏女者可以立敎於天下後世矣予哀而賢之旣爲作誄詞謝生來告銘焉乃爲

志而銘之曰嗟嗟貞烈不二其心不二其天不二其所天何用不聖善以賢

李子子長先生墓表銘　霍　韜　宮保尚書

甘學曰世道日下世利交征挾寸能片長者罔弗衒合於時黜智守分篤志尚友於古者無幾抱眞李子孔修子長少從白沙游飄然鶴思不伍於世破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作皺眉狀作詩寫字不履律於前自爲一家或覩眺山水間歸而圖之見者爭慶而酬之曰李子長畫云乎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近廿年足不越城閫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云問出廬戶則遠近環視以爲奇物今年病卒無子學又曰惟孔修有古之林逋魏野种放

孺子雲卿之風誠　皇明一代之高士於是憲使李先生子庸少叅王先生崇敎聞學之言皆高李子長之風遣貲之經治之葬謹按李孔修子長行履世人稱述多過其實今摭其可傳信者如左李子長有庶毋父沒毋攻適民家誣訟子長沒奪之產縣官繫鞫之子長無言抑迫之輸供操筆供曰毋告委是情眞縣官疑之爲之覆鞫得其情乃知其賢禮敬之世人由是誚子長曰癡漢云李子長少年輸糧于縣官縣官異其容止詢姓名不答惟一拱手縣官叱曰何物百姓乃爾拱手耶呵之退又再拱手縣官怒笞之五

竟無言以出白沙先生知之戲之詩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皆蓋實錄云李子長少游白沙之門白沙先生抗節振世之志子長獨得其傳若東所張詡葵山謝佑皆於師門無玷云是故子長之詩曰月明海上開尊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先生亟稱之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云謝佑之詩曰活水引龍歸後洞古松棲鶴上高枝志嘉遯也又曰看花得意流連舞坐竹隨陰次第移言自得也東所之詩曰人才似寶眞堪惜宇宙如家合要扶全仁之量也孔修於東所葵山爲又要云又曰白沙流風之遠東所葵山子

長不失其眞云或問於陳秉常庸曰子長廢人有諸秉常曰如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蓋秉常於子長同師白沙故相知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云後學霍韜不能加片言惟爲之銘曰嗚呼子長去矣子長遯矣子長後世於何望古風子長古衛子長遯矣子長後世於何臧古貌子長古心子長遯矣子長後世於何防

明湖廣按察使吳公墓表

李義壯　僉都御史

予南海有孝廉懿德之士號竹廬先生姓吳氏名璉以進士爲令尹乞歸養毋遂不出　朝高其清風鄉稱其峻節云先生四子長訥齋名禎進士仕至廣西參政公其中子也名祿號九嵒次少嵒名裕貢士仕至寧波通判次名祉俱東脩自好宛有竹廬之流風焉公與予同舉嘉靖癸未進士是年予廣同舉者二十有一人惟公於予爲同志予性頗以弘肆倜儻自喜公獨退然左繩右墨恂恂如也予讀書務大旨不屑治章句而爲文亦數逸於尺度之外公獨句而

比之字而櫛之以劘切其間人曰予兩人者宮商不同調然其音節之鏗然以響而淒然以至則喤喤無間也雖予兩人亦不自知之者已而公丁竹廬之喪以歸而予出令杭之仁和既予入爲儀部主事而公亦以服闋適爲武選主事先是正德間逆瑾擅權中官萬灼勢傾中外先後傳　旨陞錦衣衛官凡若干員　世宗踐祚臺諫首以爲言兵書王公時中謂非吳主事不可仍奏差給事黎子良御史周子在并領其事而錦衣千戶聶子能遷亦附焉衆謂能遷黨比奏能之獨以屬公并給事御史顧曰此誠

司事也乎葦監其成耳各諉而退公憤然曰乎又將
誰諉乎輒以故所守繩墨以從事窮擦傳訪不踰月
照例削籍者一千六百餘員即中官如谷大用張永
弟姪亦不得免一時黨類朋婣中公下　詔獄已日
而事白復原官以賢調爲吏部稽勳主事調考功主
事晉文選員外郎晉驗封郎中當是時爲吏部者所
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六
七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三四諸郎署不得不
共爲浛澒阿泓以相浮沉間有守其職以齬者輒以
罪去公嘆曰是尚可以行其志乎即日辭外補吏書

汪公鋐留之公力辭乃出爲湖廣布政司參政屬歲
凶四境嗷嗷望救日急公奉檄拊循所至悉出庾粟
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
積而爲新乃兩利也部使以爲然因使益貸諸州後
歲豐饑民德公粟歸諸庾民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
十萬家是時乎方以僉事視學于桂林而高公叔嗣
亦適爲湖廣按察使一夕夢公代已而已不知所之
無何高公卒公果代爲按察使是時　楚府有儀賓
十惡之誣六年矣往長憲者引嫌置不問公又輒引
故所守繩墨以劾法一日竟辨其誣　王德焉壽以

千金郤之乎裁凜然闔省侍以爲重工侍兼都御史
潘公以督木至奉　勅凡地方官皆有分責公議曰
瀕年所以不得大木者價皆旁落工商不得實惠耳
可召衆商詮議矩度價直而預給之仍溢原估若干
金則商人咸悅以趨役潘公如議行之不數月大木
悉至遂上公功爲第一有白金文綺之　賜公至是
凡七入薦剡矣銓部一擬光祿卿兩擬布政使皆不
報歲己亥　聖駕南巡萬務棼集公與布政徐公乾
先期事事有備　天顏甚悅乎是時亦奉檄迎　駕
出桂林踰衛州將抵長沙忽聞　駕還弁逮二公以

往不覺驚怖而返蓋導　駕胡御史守中憸人也挾
威怙寵貪索凶殘徐畏而謀於公公不可徐私贄以
百金弁套公名守中誚其不成享也徑以上　聞下
詔獄或有勸公自明者公不可曰徐公初意本欲同
免於禍今顧恐使獨受其禍乎竟不辨而歸人皆服
公長者公歸而守中戮于市於是事益白名益顯人
人無不知公之誣而且知其賢也監察御史姚公虞
以廉明介節薦於　朝將期以大用而公不待矣嗚
呼乎不能爲公繩墨以游於世故動而竊譽而毀亦
隨之公能爲繩墨以游於世矣而其所罹乃卒若此

豈予兩人者志同氣誼同而其坎壈不偶也又同故置之崩沙礬谷之湍而不及以一試之明堂榱棟之未謂之何哉人有言曰今湖湘中兩介士徐西溪氏吳九岩氏並著時名乃皆以鴻漸之翼墮于燕雀或曰忌才又曰數乇此兩言者皆然也九岩挺嶠然之操鮮阿俗之行以是人言相及嗚呼金惟堅故鑠玉惟完故微瑕得指也詎不信哉詎不信哉西溪爲乾別號

潘羅江公墓誌銘

陳紹儒 尚書

公諱梅字元夫號羅江順德人嘉靖乙丑七月十九日卒卒十年爲萬曆甲戌其子光漢狀來徵銘狀則黎秘書民表爲之按狀則公卓乎有古循良之風焉狀曰公父蘭谷翁諱真惠妣香山鄭氏公生于毋家爲第三子公幼穎敏神宇俊碩年十二通二戴禮十四補庠生學憲莊渠魏公校試其文大器之嘉靖甲申公文擧擅十州可決科取高第一日蘭谷翁夢天榜列公名屬戊子歲病遂不起公遭父喪甚哀毀喪塋祠祀各如儀戊子果中鄉科禮經第二十名公傷

父不逮蔬食敝衣紀綱家政弟病且死禱以身代撫其孤光統者令從黃文裕泰泉公游光統力學官光祿公計偕日大學士李公本宗伯吳公山舟中論文及談經術二公嘆服爲名流比絀春官游成均四方抱藝之士咸稱爲莫及云戊申倅撫州民疲且患盜難理公首敎化飭科條郡中彬彬大政頗衆若鹽米罰贖直廳徭差昔所病民者悉與釐正郡六縣山藪枹鼓時鳴株連窩室公禁令追捕如是者三年獲盜千數臨川民積逋急之易生亂公署臨川下令曰罰贖之金可當追逋數石之入吾其汝貸以償官租踰

時輸鏹餘四萬仍華火耗羨餘政績載郡中當路薦
剡特疏公名于　朝壬子同知紹興輯奸偽以誠繩
豪猾以法既清乾沒復剔厘其弊智者爲之奪氣使
者廉知公能適倭夷内侵檄公知餘姚城孤又傾圯
公且繕且葺爰率敢勇淬勵五兵召集士夫子弟嬰
城守禦夷弓射城中矢集如雨公挺身飛鏃中士氣
百倍徐穴城勁弩射賊連斃數十人賊勢稍却遂乘
勝逐北生擒倭賊千餘人溺死者無算既而總制檄
公募兵嶺南公募勁卒五千三閱月往返六千餘里
所過安堵賊平勞勩獨多在郡四年越人歌曰德星

煌煌照臨我邦樂我耕桑越民乂康其士人則以董
安子之寬劉文饒之猛頌公兼才爲丙辰晉應天治
中有貴人囑公更反成獄意在屈法公屹不爲動貴
人啣之陞南京戶部員外郎尋陞郎中浙直總制以
公熟名在浙移文戶部令公參軍事公往覘所爲策
其必敗力辭戎伍之寄弟入會稽省遺黎還南都理
部事司農經費多所贊裨三載考績贈蘭谷翁如子
官母鄭氏爲宜人遂疏休致陞廣西府命下公疏
懇辭乞原職致仕得　旨還里居琇請泰泉公評質
典雅流覽古今脩然欲振衣羅浮之上更號羅陽云

既謝事嘶者未忘爲京師風霾之變謗書猶及鴻飛
冥冥弋人何慕焉謂之何哉公先世系出宋儒仄山
潘柄之後建炎中名達德者從閩入廣世居中鶴鄉
曾祖曰銘祖曰文澤於南海爲右族云卒年六十有
九配王氏封宜人以今年某月日葬公于銀坑山合
宜人王氏側室勞氏業自有誌嗚呼人所不死者名
銘也者名也予曷辭公銘嘉靖乙卯予提師東吳過
洪州聞有潘父之謠問誰氏曰潘撫州去錢塘聞有
保障之謠問誰氏曰潘紹興當是之時海上倭夷至
岌岌矣而公之兩藩頌出俱出自民間此豈聲音笑

貌能之乎故一時論海上人材足稱經界者亟首潘
公未幾晉官留都設其時外藩得公獨當一面其所
駿竪何如也雖史稱導民禁奸之諸賢奚媿焉銘曰
巽巽邦侯南紀嘉猷翟翟晉臣懸車引身洵美初終
修如清風少陵若鑠焉巍以封峯木雲連發祥自天
千春雲裔象賢斯爲潘元夫大夫之阡

秦宜人墓表

何其厚 郎中

番禺秦逌之秦羊城望族也有三峰公生女五人其仲女余曾委禽者未歸而卒復聘其季娣於是娶爲先室叨贈宜人焉盖朝廷寵錫殊恩故非凡質所能膺受故宜人雖逝追惟懿美猶足表述則幽靈爲安泉世光榮豈偶然哉夫宜人以陰柔之資生長閨閫初何前聞夙戒漸摩之有素然其德性純敏天分高邁故於古人之居室宜家者輒能默契焉方其結衿禰以來歸奉箕帚而主饋也屏斥綺紈布素是御精始於酒漿滫髓粗達於庖湢瀚薪靡不親其勞至於

祗事先姑又能怡愉婉順而先意以將承之先姑篤愛諸姑嫡庶如一則觧粧以捐助時訓以綦組而饋問親厰綏懐獲臧無不曲當其欲此其孝敬勤儉不徒有古后妃之風且余攻治舉業繼以夜分宜人猶於隙光之下課緝女紅其無怠夕如此當勗余以太平祖及君代皆獨傳胡不納側以蕃孕育夫恒婦待下未有能通寵澤雖妬忌之殄嗣勿恤也宜人念及於似續之計其有遠識如此先君早世未畫蒙官司給助喪事當領受有期矣必豫屬余以歸奉家慈凡助用出納每關白始行㳟借鉏取篇世之子娣不能德色誶語未見其有專恷之失其無私蓄如此病當垂訣又諄諄戒余以續室事者必惟賢是圖勿慕其隆貴重貲也今嗣徽得人亦錫諸伉豈非採用其遺言故能惇和而昌後耶夫宜人萃茲懿美使克永年必將茂膺純嘏溥被殊渥胡天弗憖遺令遡宜人即世之日雖時易勢改然見聞慱而懿行始彰經歷久而潛德愈著則其寵被贈恩洵非偶然矣前以蓁蕪未克塋封茲當鐫垂不朽徒付繹思以增感愴然九原已不可作矣嗚呼痛哉追維行實使湮沒無聞猶爲宜人惜故表而出之用垂貞珉以識不忘

東莞布衣陳一教墓志銘　郭棐 光祿勳

士居蓬蓽而疏白　宸嚴條陳鹽莢忌以甦廣民之困悴卒遇無良齎志以歿誠士林之所悒歎而世道之所深悲也此予於隨緣陳公之落落有奇節弗偶於時而林艾陵先生之季子孝廉君番嘗爲予述其梗槩至是以其子朝文所撰狀倩予言銘其墓予辱交於孝廉君諗知公賢又奚容辭按狀公諱一教字在修別號隨緣始祖儻者自閩徙居東莞之亭頭築釣臺以居五世祖應辰者登咸淳進士爲一邑儀表其曾大父用貞由辟舉掌教長樂大父士章由歲貢

掌教興業父振經欽州庠生始卜居白市隨緣公其次子也生而岐嶷長有智畧天性孝友知綜儒業及父捐館家益寒澹公迺棄儒就商鹽莢之海日乘長風出沒於波濤中毋念之有不豫色公乃佚已而任鏑銖厚與而薄收貧而負者弗問也開館延賓以訓子侄鄉人敬之推長約有不平之鳴者悉歸而平之莕頭有傲翌人者自納罰金於約鄉人嘖嘖歎服辛巳歲有度田之役經畧得宜人心悅服居常念鹽法弗通民用告窘江右行鹽路狹廣西積引未消皆起於鹽法之弗講也於是詣　闕上封事數千餘言奏

主上下戶部議竟沮格尋以五莢八千撫按諸監司有採行者中有一二齟齬欲擠之法而番禺令馮君渠灼知其志彼深求者亦不能肆其毒也後來諫臺交章有陷害善良等語所謂善良蓋指公云而公之冤可知已先配翟孺人出自右族歸相名門居貧茹苦而拮据劬力一絲一縷一粒一蔬無弗躬自檢理隨緣公昆玉嘗遊金陵大毋每念之孺人輒爲寬解或供需不足則脫簪珥助之生三子長朝樂能承父業既卒次朝表商而好禮次朝文邑庠生有志姱修繼

配鍾孺人生二子朝璿邑庠生季朝玉孫男如初等十人朝樂等奉公柩與翟孺人合窆焉居孺人右倩予誌其墓而銘之

銘曰士非志節雖居　廊廟而澤弗覃於鄉閭士果志節即居江湖而仁每先於梓里予觀隨緣陳公疏上鹽莢以甦廣民謂有志節之士非與其配惟賢同室同穴令善孔嘉咸正無缺厥昌后昆名登魏　闕予爲勒銘以風百粤

重修商阿衡伊尹墓記　葉夢熊宮保尚書

古今事多遐濶其載籍詳畧陵谷遷變何弗齊也後襲謬喜異聞欲侈勝山川嘗強附奇蹟以爲重故自昔賢聖墓相傳易失其眞黃帝橋山舜九疑類多荒忽司馬遷登箕山疑許由之冢劉向稱殷湯不知墓處而舊唐書載女媧風陵事尤爲不經豈藏之中野不封不樹之遺歟以故莫得而稽也郃陽故有伊尹墓爲廟歲時祀之舊志稱縣南二十里爲莘國尹所耕故處東南二十里爲尹墓據朱晦菴傳註莘之在郃陽無疑惟括地志諸說頗相戾故尹廟祀於郃與

其墓之廢興亦無所考余以罪謫至首詢其事民間長老爲余指其遺蹟登覽低徊久之夫天地萬物凡有形者不能不盡人生至愛惜者莫如形體已不可必其長存況身後纍然丘壠哉夫聖人之生其形體與人何異愛而惜之與人何異不能長存也亦與人何異然而不同者則有不與形而盡者在也夫不與形而盡則我大而物小我無盡而物有盡故天地不能限萬物不能並古今存亡不能變此聖人異於人也方伊尹在野也一農夫耳囂囂自號爲天民視堯舜之道若其家左券執之以責償於世其佐湯革夏也若從容畎畝不遺餘力視太甲天下若已物取而攝之而復與之罷利成功若觀鳥之影過於前也復政而告歸嗚呼非其中有至神者何以與此夫出處進退富貴生死常變經權之際亦大故矣衆人以形留留然入於其中聖人以神出而游乎其外夫由物之外以觀物則天下之物皆小矣皆有盡矣是故一介至細也可同於繫馬千駟行一不義至細也得天下而有所不屑誠以六合非巨毫芒非小要之不離於形也故不足役聖人之神神之所注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萬物不得不生堯舜不得不禪禹不得

不繼湯不得不與太甲不得不歸於亳環中而應之無窮旨然而收之無迹是故天下信之後世諒之無古無今無存無亡此聖人之大也儒者之論乃謂其不汲汲動心於富貴足以服天下噫此節士之槩耳豈所以語聖人哉今去尹葢幾千年矣人心崇祀如一日役修其墓之故址神爽宛然況有莘川原雲物猶昔也時而瞻謁懷古與思慨吾生易盡而求聖人所以無盡則知纍然峙者不徒坏土之形焉耳不然關中自昔豪華故地興廢迭更而丘塚相望於榛莽荊草之墟影響銷滅使過者憮然以悲則人生果不

足恃如此哉郃陽藉聖人遺澤而地益重固非強附
而失其眞者且訪求勝美以維風化有司事也墓成
而記之是役也縣尹趙君津實助之成教諭趙君國
相訓導于君三聘主簿顧廉典史張容相與以視其
役生員趙良佩捐地出貲獨倡義舉皆知所重宜并
書

都御史霖宇梁公墓誌銘　王弘誨禮部尚書

萬曆甲辰九月楚藩悍宗稱亂殺巡撫都御史趙可
懷搆成大變羣情洶洶僉以爲宸濠復起　天子患
之集廷臣推可任者一旦　上手敕湖廣布政梁公
拜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時方分道澧陽聞
命亟馳之興都受節鉞至則檄會城吏士嚴飭保
甲防禦于內檄荊湘各道愼守要害犄角于外乃榜
疏順逆陳禍福從中播告以安反側而寢邪謀于是
宄黨當日解甲而巨憝數十人次第就禽公始入武
昌悃勞楚王綏定諸士庶特疏請法司會問　天子

罷問官弗遣悉畀撫按便宜行事明年乙巳正月公
乃得諸宄詣興都舊寢會多官詳讞罪狀以聞其畧
謂悍宗狂逞起于誣假王而怨歸　聖明之獨斷雖
國主而疏移執法之羣臣遂敢逆天抗法背祖訓蔑
條例請分別處治　詔以第一等蘊鍪而下五人寘
重辟二等至五等遞減有差不崇朝晏然無事公乃
議善後及諸興革事宜次第條上凡十餘疏悉見施
行說者謂是舉也不動聲色而置宗社于泰山之安
明興自王文成而後惟公一人而已公諱雲龍字會
可號霖宇其先世自宋金紫光祿大夫諱肱者謫守

瓊厓家焉至公生而豐偉不凡乃少孤食貧堂桂角讀書年二十補郡諸生鄉先達督學鄭公廷鵠忠介海公瑞一見稱爲海內名人乃游揚于所親王翁贇以女是爲王夫人自是夾持于學而文藝日進以嘉靖甲子舉于鄉萬曆癸未成進士往諸進士守部多營差假自便公儆衆羸焉日逐逐天官署中暇則究心墳典諳畧講求濟世安邦切務因受知當道有大制作及諸疑難事咸屬焉遂受兵部武庫司主事提督武學典試貴州贊大司馬經畧臨洮秩滿陞員外郎晉憲副叅政按察使歷井陘天津開原隴右莊

浪諸邊境戊戌大計以叅政聽調尋復原官遷右布政起補湖廣進左布政俱由外道加銜攝司篆特簡開府晉今官其督武學也釐蠹杜倖嚴考課習技射厲揚之衆翕然改觀其贊經畧也運籌設策裨益弘多而最有聲人口者在斷井凉假道收兩河諸羌以棍川海之吭而絕强虜之援經畧如其言果奏奇捷退虜和番功成最鉅其治兵井陘也適倭躙玄菟聲言入犯　闕下而天津爲京師咽喉鎖鑰尤要故公在井陘甫七旬即天津兼程而至勅吏士增繕陴隍親歷要害置水陸偵探警備軍府事咄嗟立辦會有

增設海防議公謂倭與虜異設將帥守海口分不如合敵臺陷穽宜罷當事者從之省費數十萬徐議造戰艦議調發將卒議海道轉運諸凡戰守機宜條畫悉井井中窾值霪雨成巨浸兼歲大疫殣莩載道公亟請發水衡錢脩築諸决口以免民魚鼈復躬勘報請蠲賑俱先發後聞民讙躍甲午六月進叅政治兵開原行之日津人扶携追送以數萬計旣蒞任厲兵秣馬一如天津竟奏廣武之捷成瀋陽之績自是戎酋繫頸受成功著紀錄乙未三月調隴右分守十一月遷按察使兵備莊浪莊爲公贊畫經理舊地諸將

士以下及羌戎之衆悉公向所簡用而招戰者見公加額如得怙恃公厚爲拊循慰勞視昔有加莊兵稱勁素爲松山諸酋所畏公至益脩安攘爲松山計會上營督氏共守光國者恣横不法公更定章程奪其侍務著爲令而弁兄某時爲副帥百計悅回不可遂耽耽日公公坐是中蜚語戊戌大計遂以叅政聽調乃遵例候代間尚從督撫經畧兩河大殲醜虜斬馘俘獲無算幕府之王庭爲空遂議改築塞垣磨厓鐫石以誌不朽無何得代解任吏民士卒哀號遮道更逾天津已亥三月底家展省松楸爲終焉計乃直指

使者先後敘邊功特　詔復原官進右布政蓋異數
云明年庚子以播急起補湖廣分守荊南六月至澧
陽播適報平而皮林叛苗又起當事者移征播兵討
之檄公治餉一切用兵機宜咸取决焉八月苗平解
餉務還澧陽澧故簡僻公治以鎮靜行所無事日與
諸大夫士子講學譚蓺及進諸父老詢風俗脩舉廢
墜穆如也明年壬寅以　國慶獲錫典報最更以征
苗功荷　特旨褒擢甲辰楚藩變起公先是守澧陽
攝司篆時嘗與其事及領開府不旋踵而芟夷大難
若駕輕就熟自後申飭吏治精明傅大務在休養安

全而中璫黃瑞者守武昌橫甚至縱羽流窘辱郡大
守公抗疏論列瑞諸不法狀請　旨褫回手裁凜然
一旦以疾終訃聞震悼贈兵部左侍郎　賜祭葬如
例復廕一子爲太學生恩卹備至可不謂希世之遇
哉初公未第時嘗闢館授徒造就多名士後涖官天
津黎平澧陽每進諸士談說經蓺多所發明聞風至
者甚衆至身心性命之旨尤諄諄所著有學習錄蓺
林緒論藏于家馭軍紀律嚴明在天津治兵嘗梟示
一人皮林治餉嘗磔一人悉用司馬法諸軍股栗用
命先後以經畧閱邊奏捷賚金幣獎勞優擢與進俸

級歷歷可紀且居家有常法雖顯不殊寒儉天性孝
友痛二親遠養每臨紀法然事兄嫂如父母視猶子
若孫婚配均財不啻己出女弟早寡撫卹獨勤自少
莊王夫人白首如初絕無姬媵聲色之好遇人渾渾
不見圭角又使義好施親族黨閭待以舉火甚衆然
志守端潔不可干以私居里中歲餘謝干謁乃枉却
無控不吝自爲解說竟不使人知也凡公所爲行之
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難而公兼總條貫若
此可謂振古豪傑非邪公卒萬曆丙午距生嘉靖丁
酉享年七十病瀕危尚致書胡巡撫議陵工口呫呫

不休語畢儼然而逝庶幾得正而斃已公祖考以公
貴俱贈布政祖妣妣贈夫人配即王夫人有婦德治
公喪事扶櫬歸至新安亦卒祔公塋新異之墟而公
塋龍坡從公所夢卜處也子二長思孚貢選太學生
次思泰廕敘太學生孚與公佺侍同朝嘗述吾鄉先
達丘學士與邢都憲同時意氣爲公先談慂孚非丘
而公之于邢不啻過之自謂知公之深宜莫如孚故
不辭太學君之請而爲之誌如此銘曰
猗猗先達丘與邢都憲學士同時鳴嗣邢開府代有
興忠介海公最知名平生好古敦鄉評梁公當日姚

休稱公起滇甸騎赤鯨跨刑學海推人英胄富韜畧
賛本兵出入九塞揚威靈檀筅破虜虜繫長纓平苗定
播四郊寧指揮叱咤鞭風霆逆折狂藩遏亂萌保釐
全楚江漢清登壇爭烈王文成　帝曰來汝嘉忠貞
褒賚頻擢寵數盈胡不憖遺天冥冥　九重震悼軫
宸衿贈廕愍卹備哀榮寵拔吻塋潛幽銘公神在
天燦列星百年考德此其徵

明處士單公暨配廖孺人墓誌銘　黃夢說 通判

嗚呼此爲處士單公之墓公諱秉機字行可別號正
吾世家增之圓洲鄉其先山東人也通志以爲周單
子後由周逮唐有祖諱通眞者從咸通間來羅浮訪
其祖道開公僊跡始卜築增城十七傳爲公之祖國
寶以德邵行優府縣屢舉鄉賓生壽官公應春是爲
公父前毋盧孺人毋賴孺人公生而岐嶷不羣自少
好學稍長巳能爲聲偶句動諸邑大夫爲邑大夫稱
賞然行誼剛方不投時好尋以伯兄爲怨家所搆逮
年不解遂棄去儒業初居賴孺人喪哀毀骨立幾不
勝禮及侍壽官公疾七藥必親夜不解衣卧巳居喪
尤極哀毀一如所喪賴孺人諸經紀喪事則多出自
私橐若不聞於伯兄里人稱其孝友備至比卜塋地
堪輿家以不利仲子公曰葬者藏也苟藏吾親得免
於世人之遷延廢葬卽不利孤且聽之竟葬如初中
分財産人情樂便豐美公則誼重棠棣唯伯兄之命
是從嘗曰兄弟懷利相與古人以爲亡徵非過論也
吾豈以是薄天性而累後人哉伯兄卒則爲庇其家
政子視伯兄之子延師擇友羣家塾教以義方公雖
雖儒業乎然常好隆禮才賢凡哲人進士過其鄉雖

寒夜必起出供具以留歡令其子若姪則倣之舊里
中多業樗蒲娣子其最雄於財諸少年思導之淫以
覬其有卒相矜衆焉爲富貴容不至千金一擲不止
公曰貌諸唯淫徵逐墜先業謂何吾他日何以見娣
及娣夫於地下哉聞之官按法嚴治諸惡少鞅鞅計
用暗餉中公而事不逾月亦見白于有司於公無損
先是邑議搭南山以聳華表更三令未覯厥成公首
捐貲以佐當事者壯之檄行實一如前後所覩記加
勞爵一級居恒談說世務有通儒所不及至條析里
中利害莫不當機宜令行者無犬足于河田者無耗

業于水皆歸于創河步築大堤以公爲之倡也其他
修救救人買棺棺人出所財皆背人不斬其施不問
其報諸蒙惠與目矚其惠者一一能爲老夫口道君
子謂其有古義士之風葦右史憲文誄之亦曰德義
公云晩年闕畧豪爽益倍於前旣而厭苦横逆又不
欲憤其所覩遂移居邑城日唯與故舊彈棋賦詩浮
杯舉白諸歎掌不柴之舋曰苟得邀天之福享樂歲
爲太平之氓敢有他及未幾遘病家人環泣問所欲
語曰人怖死故昏神識吾心曠然欲了便了何泣爲
巳乃召伯子而前曰吾生平語若甚悉若能崇孝敦

睦仗義行仁吾所欲爲者若必不忘所必不可不爲
者若必不怠在家益家在國益國無自利以不利人
無自智以不智人亢吾宗以顯吾世斯非繼述之大
乎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奉教君子有年矣
目遂瞑嗚呼公善於詒謀若此令伯子文章風節嶽
立諸生間識者高其品格以券將來曰明德之後當
有達者其在伯子乎廖孺人文學廖少泉女知縣廖
大科之妹幼卽沉靜莊嚴歸公婦道曲盡語曰不知
其婦視其夫余於公益信善狀不虛矣伯子卜乙巳
季冬之二十日奉公柩啓長灘孺人之窆合瘞焉先

期以行狀畀余請爲誌石余老矣焉能文之謹爲按
事直書而系以銘銘曰

孰是源厥維遠兮孰是流厥維長兮公有世德不可
忘兮物不自私心惟曠兮睦姻奉義載錫之光兮敦
本詒謀爰發之祥兮啓茲壽域及配偕藏兮於萬斯
年俾爾熾而昌兮

副使鵬雲羅公墓誌銘　楊起元 侍郎

公卒於家三年矣嗣子兆階以公遺命來丐銘泣曰先人有遺言吾之學始吾族祖近溪終粵東楊子知吾平生行義者吾生友也知吾無心而來無心而去者吾死友也楊子吾死友也必得其言以銘吾墓予聞言泫然涕下因不得辭按狀羅在周時以子爵國江漢之間其後子孫以國爲氏散處豫章而廣昌之族宋時自南城徙入明明質公以經術起家仕有聲三傳而至方石公是爲公父諱良俊仕閩泰寧簿行履溫粹以公封福清知縣妣何氏賴氏俱封孺人方

石公男子五人而公爲中子公性至孝幼慧悟異常兒既髫輒能辨究古今之故方石公奇之曰兒吾宗祏必此兒也弱冠儤縣官年二十有五而舉於鄉登萬曆庚辰進士明年　天子命知閩之福清縣在縣七載以治行徵入爲刑科給事中未幾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三載擢布政司參議分守惠潮兼伸威明年擢蘇松兵備以湖廣按察司副使銜往公聞命即日離惠州抵家依戀予舍上疏乞休疏三上乃許明年方石公卒公哀痛甚未幾亦卒其知福清縣也民好氣健訟公一切恬愉柔之不繩以法久

之訟自衰減乃日稔民間逋苦狀退坐閣中搜諸陳牘究極善敗之故條上施行之歲大祲公悉出贖鍰賑佐尉下鄉計口以貸不復待申報矣已又講求考亭社倉法行之鄙更無準公稽丁產定貫出始有經式革清欺隱二萬五千餘畝賦役無得搖手僉鄙吏困奏記臺使者益之廩閩中吏鄙者盡歌其德毋徵收令佐若簿公同秤驗例羨悉革無毫髮染稟者邑之重興寺有田若干畝僧失其業歸之官公請得歸學宮以贍寠生有二姓稗然固蒂遂稱盜藪公密偵渠魁配遠方其黨屏息有積繫獨其冤立辯之發而

處者四人奇節殊常而子孫微莫能請公廉其狀列上得共　題旌之其政大抵以溫良豈弟爲本輔以精敏人無欺者前後勞書薦剡擱至其給事刑科也上疏言萬曆十一年以後罷謫諸臣或失門安之節而揣其意發自忠誠或昧投忌之嫌而探其心原無洪恣或爲朝廷愼封典而抗疏不以爲悍或爲刑法求平允而再駁不以爲黷或援救言官而蒙顯斥之罪或感觸時事而罹越職之條何有不忠不直之事可以久怒而不回者願　陛下以大舜之心行仁宗召唐介故事則大小臣工誰敢以言爲諱時論韙之

中貴人樻伏　闕數其辜是歲災異頻仍道殣相屬
復請蠲卹陳瑣尾流離之狀　制下司農民之存活
者不以數計初公之被選也故事就政府謁謝而公
獨否每有封事輒密上之不以藁白也執政益信重
公方且整平生所學知無不言在省中甫及一載日
淺故所建白止此然直聲信于天下其督學廣東也
慨然以砥勵學官興起斯文爲已任進諸生申戒文
貴行之意戒庠師以身爲模範籍善否毋枉實又念
諸生貧時斥諸屬縣羨金例輸道槖者買田不足時
以巳俸益之廣之番南惠之歸博俱有田其田幾徧

諸郡邑矣取考亭家禮抉煩摘要爲易簡編期以易
俗課試之文必尚醇正所許否輒爲士沉浮其條簡而
法紀雖所黜抑者寧再三試至請托雖顯要不能得
也是歲武錄成於公其分守伸威惠潮也惠迤北複
嶺嶠薈多寇盜公命行鄉約之法遂用輯寧議益碣
石戍以固惠之門戶有梗之者公曰夫七百里聲援
不接脫寇來如入無人之境蟻穴不塞將令成江河
哉從之公爲討其錢穀之數置營房增招募躬教練
具有實用督府蕭公壯其猷將以邊才薦會卒不果
然蘇松之命猶以經畧惠潮故云　公初迎養太夫人
於官邸獨念封翁甚欲請告未得間會蘇松　命下
蹴歸而後喜可知也日與兄弟承歡不輟及三乞骸
骨得允又益喜明年封翁卧病朝夕侍不離側憂形
於色封翁屢寬譬之比不起公晝夜啼號曰孤不肖
三疏乞身者爲二人權也今長已矣誰訴荼毒其如
予苦戚不可解癥成於背屬諸昆弟曰吾今獲從先
人於地下吾之願也惟是春秋窀穸之事則階之屬
乃整襟危坐誦仁孝之旨凝然以逝公初師事族祖
近溪先生侍食寢連語七日夜遂盡其道擬兩試以
成名其後驟隔有日有以佛學疑先生者公不能釋
然會予以先太史之喪還里公伺其哭泣之間溫然

下問再三予乃微荅曰先生孫所從受業者也孫問
先生仁孝之訓矣不聞所云佛學者也因出孝經宗
旨識仁編以獻公大然之比歸益尋舊學大有所得
書來津津自幸予亦爲公幸不知公竟抱仁孝以沒
哂公遺言許以死友者以此公爲人恂恂長者謙退
不伐雖與新隸語無傲色至遇事飈發批患折難正
色山立萬夫莫回在縣七年不得調人或迂之終不
爲意在諫垣持正不屈惓惓於扶持善類有諷使從
流者笑曰即撓我而三旌之位我固去之庸能以一

官易我生平哉爲文薄古絶不作近語然根極理要其文不怯於幽貞不輕於庸俗嘗念同舍生多貧勸封翁捐庄百石贍焉封翁捐世巳復益之百石巳又捐二百石以贍族其他宴者有所貸未嘗予其錢時毀券焉卒不華而醫藥棺槨於我乎取不厭邑屠牛者州郡撫之以兵獮熾公乃著戒牛編屠者爲之釋刀以謝宦中外十餘年時遣家僮問尊人安否未嘗不流涕封翁也曰兒不得侍贍左右吾大兄弟眠食何似諸弟饔則以問復饔則復問悉應不以身爲廉吏辭免也公善狀不可更僕然其大者在仁孝所著

有青瑣遺編數卷生嘉靖壬子卒萬曆甲午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某山之塋銘曰

律以九德温栗簡廉騏驥方駕鎖鄉比銘羔羊之節應龍之潛大德庇民小心事上獻可不激植善不黨教士以正御戎以壯宦達而養益琢其章盱江指授繼熙明光惟仁惟孝一德不忘嗚呼純懿而嗇於數無心而去托體山阿金石永固

明處士玉峰潘公墓表　楊起元 吏部侍郎

嗚呼此南海冲鶴鄉玉峰潘處士之墓慨自眞儒之學不明於世爲士者類以擬魏科躋膴仕銘功竹帛著名春秋爲賢一不得志卽無復之曾不思吾人一身耳目聰明而心辨智巳足貴矣行之一家則父子兄弟妻孥之恩相聯義相持莫非政也何事于彼之羨乎夫以至貴之身而施必行之政足乎巳而無待於外而士莫之圖殊可惜也今以觀於潘處士迺得之處士諱桃父蘭谷公生五子處士居長其次曰李梅杞榛兄弟五人蘭谷公俱教之儒惟處士與弟梅

能成其業術傳士弟子有文名其後梅舉於鄉而處士屢試弗利乃歎曰男子自有事可做何必屈首待俯仰于人哉且吾長子也當任家政吾弟得舉巳足酬父志吾何求於是以恬退請而督學可之遂服處士服念孔孟之學治國平天下皆有本末次弟吾不得行之國卽當施之家乃先之以孝友繼之以務本節用又繼之以交游名人長者孝友故和氣不乖也務本節用故財貨優裕也交游名人長者故子孫不愚而外侮潜消也行之數年家用益饒迺以賑饑恤匱賙婚賻喪行其德既而蘭谷公卒處士襄大事卽

以千金捌祠宇祀蘭谷公爲小宗自小宗之祠成處士率諸昆弟子姓歲時伏謁灌獻成禮推處士爲宗子處士於是乎有家也是時蘭谷公以子梅貴贈奉直大夫矣其後處士欲有所赴人之急長子養蒙請行歸而陷於萑葦處士哀之曰蒙乎而庶長也而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而不足著代乎蒙爲冢子後蒙者爲冢孫以奉宗祀世世勿替諸子姓皆再拜曰謹受命以養正長子篯爲蒙後處子配謝氏生子養威則室查氏馬氏查氏生養蒙養正馬氏生養忠其正室能慈和側室能婉娩尤人世之最難者非處

士謹於內行無親愛之僻宜不足以致此大學仰三詩以咏嘆齊家之難求之處士殆可以無愧乎孔子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其處士之謂與彼有紆青拖紫珮玉腰金閭里榮寵矣而閱墻反目甚至棄孤不收不可言者倒無論其家其如其何而以較之處士孰得處士蓋所謂善人也成之以學即爲眞儒爲大人矣予未之能行也表之以待後之學者

陳秉素孝廉墓銘

祁衍曾　皋人

陳君名絢字秉素素菴其號也今春秉素與祁子試春官弗第祁子策馬而南而秉素問舟于張家灣執手言別祁子曰不佞兄之子舍漸長失學今就兄于宦邸願以托君畣曰過金陵當挈舍敎之不敢負君之托乃祁子先過金陵舍從之還茅溪悵悵然望君歸托舍也不旋踵訃音至矣於是祁子爲位于江之濆哭之已而作歌歌曰謂天冥冥兮君胡生謂天明明兮君胡傾予媿乎君之振振兮胡不死予死君嗟松栢其爲薪兮胡不死予死君世紛紛誰與並爲仁

兮胡不死予死君歌竟復哭數日食不甘坐不安夢淒淒永嘆也是時秉素旅櫬未返比返其門人百餘徒擁櫬環哭無不涕泗交頤者於是議葬事而祁子銘其墓焉按陳氏其先閩之同安人曰黛徙居東莞石頭塲至宋滑湃先生諱應辰者俎豆于鄉賢滑湃生益新以儒顯益新二子曰庚曰紀皆舉咸淳間進士皆入元不仕父子祖孫學行濟美語具郡邑志中紀生宜祖宜祖生復慶復慶生虞德虞德生英順復徙于城之康廟前故質康廟前陳英順生總總生榮榮生以賢以賢生行可是爲 懷旗公懷旗公生椿椿

娶周氏生秉素秉素身長不逾中人面短而方峭眉
巨鼻耳如懸珠目炯炯如電常仰視輒閉口潤吃唇
鬚上指無項氐勁如鷹坐如泥塑行如象步自少敦
篤不嬉羣兒學歌詩能協聲律歌時聽者或僻正色
呵之曰欲從梨園濮上耶方在丱角凛不可犯矣弱
冠補邑諸生莞之俗丁祭諸生不肯告殺秉素請于
庠師告殺其鄉飲酒禮也又不肯以歌詩秉素出所
習聲律載歌于賓筵之前或叩之不應而私謂祁子
曰　國家之典莫大于尊師亦莫大于養老斯禮行
而弗而其間予且恥焉孰勞孰佚孰得孰失祁子頷

然之家貧出就學飯或有肉必請所從太大人大人
先嘗否曰從某所太大人大人嘗矣猶唆唆未敢下
咽也性不能容人過人有過勃勃不平若將浼焉過
者謝曰將自改遂張口而笑嘗偕友人盧堯典袁應
文周之翰十餘輩讀書于道家山足不窺戶數年晨
聞鷄起手持燈徧燈諸友於夕也亦然諸友書聲少
歇曰若其倦與而爲若歌會文或先就請益目需未
就者其樂於相成類如此邑中子弟相率及門師事
之辭曰溫故知新師之質也緬碌碌無所見聞師人
敢云人師而請事者益力於是慨然嘆曰師之不見

于天下久矣諸君不以予爲不肖相從于斯務予言
是聽衆曰諾秉素曰自功利襲人世之學者後後于
詞章呫嗶之末曰吾將魁鄉吾將魁天下吾志足矣
諸君豈其然乎衆相顧莫以應也秉素曰　祖宗設
科以來名臣碩輔皆由此出舉業之文誰能廢之雖
然有本焉衆曰願承教秉素曰善學者因文見道不
善學者離道求文欺慊之幾毫釐千里也於是談經
考課之外叙齒有錄紀善紀過有簿四方之士聞風
而來有自惠者有自韶者有自雄者而南都陸生進
階折節執弟子禮彬彬興於文行矣隆慶庚午秉素

以禮經中鄉試第五人赴宗伯每食食僕以其精者
門彼囚人耳履雪曳舟之勞不精不飽不飽不勝坐
而操觚弄管者胡以爲也歸與其徒誦說不輟歲以
爲常居惟縕袍布履僅足蔽體蓬室蕭然風雨不蔽
登薦及五六年矣其妻被無緜也私語之曰妾任寒
女幼盡綿諸曰日者二三子亦有束修之遺吾奉吾
毋爲吾妹治奩言之晚矣平生誓不以私干有司政
有利病事有寃直挺然入告之有司或未盡然喋喋
弗置得白而後已雅慕鄉先達張公鵬之爲人立傳
悉又遂尤慕范龍圖贍族之舉則貽書于其族人曰

哲士視宇宙爲度內匹夫不獲時予之辜況宗族乎
夫一人之身盤足則手至曷故哉血氣之派通也族
雖繁一身所分也柰之何坐視之篤親周給其列爲
三曰講習曰窮無告曰寃抑不平講習者謂其家聲
賴以不隤也將責望此身爲先世顯揚皇皇無資身
之策此與拐烏獲之腹而畀千鈞何異窮無告者存
奚以養死奚以歛也寃抑不平謂擇地循法之夫禍
生於叵測溺而不援其豺狠乎族人感其義隨有無
多寡捐祠中裒素則籍諸祠中登其名稽其數願收
者出息二分擇公而能者統之蓋井井矣且云他日

息僥入厚義田義宅可次第圖焉豈意其遽死哉嗚
呼裒素以一介不取爲行以安貧守道爲賢世之人
皆知之以不欺爲本以寧靜爲功以範我馳驅爲的
交游中間亦知之乃其心恥獨爲君子欲與斯人同
歸於善逐之乎先進之風此殆難以測識也大抵其
節堅故疑於苦其術正故疑於固其志大故疑於迂
孰知乎裒素之自有眞耶門人有問于祁子曰夫善
人天所親乎先生績學砥行如此而困約終其身年
僅四十夭矣雙親垂白在堂也無兄弟矧又弗子天
道之謂何祁子曰陳君之學求諸已不求諸天外是

予惡知哉裒素娶何氏女一許聘湖廣參議鍾公鷟
瑞之孫斂也諸同儕治之葬也門人治之而縣令楊
公寅秋查演武場右地暨舍凡十令營業䘏其家而
南雄陳駐派身走千里亦師之喪因併書焉銘曰彼
岡且洋彼滄且桑於文其何傷文親弗逮將文抱終
天之恨何時忘乎

覺菴簡公墓誌銘　　黃維貴知縣

余少從仲兄游塾則雅善覺菴公比長情好彌篤顧余幼孤諸兄先後棄去登籍後困公車牢騷風塵間凡所身嘗而心茹者公未始不意諭色勞也歲乙未余遭內艱在疚將窆事未知所適公爲余援禮定策上下丘原視若已事余益心慊亡隕先志嗟夫斯之友義生死共之矣余自丙午掛冠禁蒐裘與公脩復舊社而公捐二三子徃矣悲哉再閱月公諸子奉公就窀壙具狀告余曰孤不天慮無以存先君子徽惠先生不棄其孤也微先生孰與銘余重惟犬馬之疾

公病不能視公訃不能奔公窆而不能以紼公茲役則曷辭公諱約中字紹曾別號覺菴其先南雄人後遷廣爲南海人鼎後註籍番禺永樂景泰間五世祖成節以剿賊績兆著朔歷一再傳功授百戶焉成生諒諒生璋璋生憲公之大父也世有隱君子風憲生師孟爲桂坡翁娶梁氏實生公公生而徇齊少不弄長不謔也既總角悼通墳索及百家言受毛詩補邑諸生督學余公大竒其才尋登乙榜顧數竒弗售公恬然也公天性孝友篤義自持遇事機警而歸於長厚事桂坡翁及梁太安人躬親菽水夔夔也既而前後襲苫塊又充充也瞿瞿也不踰乎禮公於鴈行爲季克念天顯間嘗操竒贏權子母輒有竒中輒以公之無已有也友愛之念終身不衰次姊適張及其而孀卒矢栢舟公之力焉公嘗慕范堯夫稽中散之爲人恭孝廉與公爲莫逆恭亡公視其槖莵如也乃爲之拮据襄事撫其遺孤而貸息之孤長代爲畢婚然後舉其餘歸之泰得以有後也新邑人貸公金後窘乏易產以償公曰吾安忍享此貲而破若產也焚券歸之浙人里閈而傷公家人指里人欲理公曰若羈旅而抵於理寧如罪止乎慰而釋之其伏義懿度如

此寧爽舟讓誼即稱人倫勝業何以加茲且居恒布衣蔬食見里中紈綺輒舉以誠子曰丈夫不能自食藉父兄餘焰夸毗鄉黨此溝斷而被繡者耳即不然而徒守纖嗇與爾鄰里鄉黨之謂何吾不願汝曹有此比易簀發其餘於親暱有差曰君子居其厚不居其薄又曰能忍人之能忍易能忍人之不能忍難汝曹勉之於是危冠正寢溘然而逝嗟乎公之德茂矣後之貽穀孫子豈有艾焉謹爲之銘銘曰

噫彼哲人抱樸而峙厥用弗登厥韞則美即瑞亦煇于里歸乎其藏厥光逾起爲虹爲霓耀彼鬱彼佳城貞石爰峙不朽者存千秋爲紀

記

張九齡

襄州刺史靳公遺愛記　開鑿大庾嶺路記

鍾允章

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

余靖

韶州望京樓記　洪州新[illegible]官記

李昴英

廣州新創備安庫記　元老壯猷堂記

德慶府營造記

石汝礪

南山壽聖寺水車記

孫賁

五仙觀記

陳獻章

新會縣輔城記　雲潭記

丘濬

鳳陽府儒學記　進士題名記

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南海縣儒學記

張詡

全節廟記　宋陸丞相祠記

祁順

山海關題名記

陶魯

敢勇祠記

黃衷

大理府諸葛武侯祠記

三忠祠記

方獻夫

忠襄祠記

湛若水

脩復李忠節祠記　虎丘三賢書院記

琴川記　稽勳司記

都憲劉東谷先生祠記

唐冑

青雲橋路記

霍韜

嶺表書院記　宋余襄公祠記

鍾芳

嶺南文獻卷之十九

明蘄陽張邦翼

記

襄州刺史靳公遺愛記

張九齡　唐丞相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昔稱南雍在楚爲北津厥繇冗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寛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共理而公受煩卿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祖卹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卹溫而厲居敬而簡度量可以轉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浚源水潔厲翼雲翔故一舉而拾遺已有遠致三入爲御史侃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郎官選才亟踐諸曹克厭羣議及再典大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惟上德翁歸中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諸儀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乃入田於雲南罷餽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垂耳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

盡境賴全至是邪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遠其方以察其極莫不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端本塞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者衆多變澆爲厚感惠者深遠悅和且均夫然後人斯恥格庭少諍訟忝佐閒拱屬城晏如一年而政成三年而頌興愛之如父毋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願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弗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出界而皆有言曰捨我何之聞公之沒市爲之罷舂以

之報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己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誄德是以刻石立紀彼銅陽之陋隋淚成碑此峴山之績銘曰　英英靳公宣哲秉彝爲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大節磊落瓌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郎官高選勤必兼遂能皆再跂糾過邪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人化流樊沔激厲素風抑揚善政約紀爲法急人所病物固推誠事罔忘敬感彼于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涉道載深穆然淸風莫其遺音緊公既沒厥迹可尋勒石是圖以慰甿心

開鑿大庾嶺路記　張九齡丞相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遐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寅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嶫嶻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

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鑣耳貝胸之類殊琛絕貢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趣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況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盛皆我國家玄澤寢遠絕垠胥洎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

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給事中魏山公趫詵避而銘曰

石巖嵬兮山崖崖嶔崟岩崿兮相蔽虧槎崒屼兮莽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吾人兮逍復古後斯來兮力其成石旣攻兮山可平懷荒服兮走上京遐商兮重九譯革屯軌兮焉齊跡招孔翠兮徠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　　鍾允章南漢尚書左丞

大漢享國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巳酉季冬蓂開十四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肘屬祈寒節當冬狩九卿扈蹕百司隨鑾巡英州舍于閬石翌月排仙仗整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塵上衣龍章絳袍曳鳳文翠綬佩流黃鏤金之舄御靈飛凌崖之輿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堯昧道探玄奉真先之化端拱垂衣返淳朴之風百度惟貞九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槩也得非元化興儀巨靈運智丹臺瓊室真為上帝之居乳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壺天晝永幽禽語而洞壑雲深神草含華玄泉瀉瑞於是拂石床而設御停玉輦以凝旒遂感龜鶴呈祥河宗效器俄頃有一道流衣短褐斂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焰躡雲西舉令野人且伏火延神秘丹於靈府弁云後五百載當有真人降此子宜以還丹呈獻昨畧算之起重光單衣之歲迄屠維作噩之年計四百九十祀果令金德主來幸驗其君之言明矣野人因匍匐而來上喜閒所陳問仙者靈丹何在野人曰恐

尺斗遂捫蘿於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有金書古篆題九蛻之冊四字內有神冊七粒大如黍粟光彩射人仙者開函取冊躬自持獻野人遽旋踵隱入石縫問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曰聖上德契玄微感玆靈貺尚以兆民係念四海爲心雖獲還冊未宜輕服上然所奏遂屏左右廼召從臣吳懷恩捧冊隨御於石室深邃處鑿石秘之衆莫知矣擇日亟命道衆設壇場陳齋醮以申告謝靈貺繇是龍顏開豁圓蓋舒晴綏撫瑶琴弄流泉之激越親灑宸翰奮睿思之縱横奏九成之簫韶烟霞縹緲感百獸之率舞洞府

諠闐羣后子來皆朝於禹會衆仙萃至競祝於堯齡微臣榮列紫垣獲隨鑾輅紀仙靈秘奥之事愧乏好辭須聖朝煥赫之功懃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兢惶

時乾和七載記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余　靖宋尚書

嶺之旁郡一十五部最大在楚爲邊邑在越爲交衢治城居武水東眞水西境壓騎田大庾二嶺故地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官得名城暨善地故其擇守於等夷閑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係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眞水最便騎田雖秉驛舊途而王官往來太平水道是以風亭水館高臺上舍徙在眞水不覩溪山巧拙而偏診左臂者勢使之然耳今郡守河內常公承命而典城也心樂易而政悉精力先是郡歲課丁夫剌船南海

餽鹽數十萬石俗固繇力而薄產矣又重之以困擾日益窘急而繁獄訟公之下車適遇主計集賢張公品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夲工巧占名之卒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郡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之風雨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屢臨玆緒惟湞溪泝舶之道帶遶闠下婕閉僅存而雉堞樓櫓之制阤然莫具前所謂偏診左臂之失也公因暇日撫睥睨而四顧則山川鬱葱之氣森然滿目既嘆且喜其久蔽而有待乎乃命畚穎土完鈇甃飭美材籍士伍順啓塞之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美以臺其上民不瘠公不匱

而厥功以成飛軒繚砌一望四野重巒複岫周遭萬形煙顔雨態遠近異色溪流浼浼洄碧洞淸鳥聲漁唱出入杳靄君子謂其訪境也皆絶其命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樓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獄市褰車帷者能廣其視聽故署其入之門曰通閬之門除道梁川而鄰國先交故標其出之門曰郴陽之門登高懷古而舜祠在望故題其北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俱適心與境俱遠浩然之氣來棲人身如躡壺中而睨物休也非守臣之賢此景孰爲來哉簷廡環合凡二十楹其形勝之

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城智者創物夫豈徒然又况登陴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來郊勞爲便亦所以輔宜箴而尊王命也時寶元　年正月日記

洪州新置州學記　　余　靖 宋尚書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冀遂所居必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表故皇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夫祭菜之義本於太學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江之西處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爲率郡之造秀以文獲仕歲有人焉固宜興學校以寵其俗景祐改元之明年天水趙槩叔平以祠曹副郎兼東壁圖書之職來守是邦翦弊摘蠹樹立群善和氣被境庭無宿奸乃思本朝一祖二宗承平八十年垂白耇老不識攻

守之器今上復好文以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布始於守臣之闕請遂露奏豫章介在江左爲支郡準的援南西二都暨上始封之國爲比卽其祠宮頗建黌舍詔從之繇是葺舊模新補敗增卑廣其壖垣爲豐寢殿奕奕儼然南面龍衮珠旒備乎王章自高峻其廉陛或易椽而朽或築基而嘗起撓爲隆變節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于堂于廡列像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皆許游焉仍乞上庠鏤版書以賦其時習給閒田五百畝以充其日廪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陳肅

總其衆而謹其號令事由中覆咸得請焉又俾設色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梡俎彝斝之器見於經禮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敎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八月庚申役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羨材不歛於衆而克成焉噫漢襲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宮之制闕焉其或著理効稱循吏大抵謹繩墨挾鈎距尚咸刑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校爲敎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揄揚漢美與三代相照耀於先後者文翁之力也後人復聲而和者

亡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緩咸刑之取名也速故爲政者有所趨焉今叔平以文學兼進士而非鼎科以器識居官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敎之本儲詩書而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爲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與夫儌福於神盛祠廟者異矣又豈知泮人戴之不若文翁之於蜀耶某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出大府目是懿績故爲之記云皇宋景祐丙子歲十月日建

廣州新創備安庫記

李昴英　宋侍郎

漢以來使粵嶺自陸大夫始携二千金去而人不非入南者遂以黷貨爲當然刺史一經城門例四千萬傳聞可愕千餘年間廉牧率載史牒寥寥晨星中人以上自拔於汚俗者豈特近世少哉吾州全盛巨舶銜尾龍江望之如蜃樓屭巔殊蠻窮島之珍浪運風督湊于步豪賈四方至各以其土所宜貿民以饒侈使家賦額足以周兵額而羨故用溢而儲實邇來唐兒罕到獅國編戶以財雄惟桀賊頻嘯重屯要脅多乎戰勞乎戍人人得衆資級給倍無藝竭其有其億

而州縣貧余三十年所目擊公私氣象豀豐美入狹崗歲甚一歲也江湖徭峒錯落巢險萑蕼出草無時粜盜彌羣千百所過蕩燹起剽掠䑸寇駛風濤出沒飄忽難執何水火旱熯不可謂無備宜豫萬一大調度諸臺力屈富困無可指殆哉杜史方公十乘來自莆劉公克莊謂公曰日將漕于南帥唐公璘毎言郡計歲缺六萬嘗擧事稽其籍大約欠四萬然辦未易也公曰州不難則夫人可自見焉用我輩爲旣至敎化焉古其治獄訟焉時其眡餘力焉治其賦而垢蝕滔蠹迹刃去未嘗嚴趣苛歛民信之租不逋商樂之

稅不讓財用之充政事之以自衣食其軍外凡不急無益費一切省䲨所餘就百役而又有餘比及四年得錢以緡計者三十萬別藏之爲甲乙丙庫庫十萬曰猝一方警遽甚無他鏹可支取諸此名曰備安所以備非常安遠𤱶也聽民以物抵質而微取其息官民相資生生無窮異時號健敏手科潤屋賣吏家無虛月猶不足公秖據賦常錙銖與公之天家以公宜南人難其代許借留又將再考而後得遂所儲安有他謬巧哉士大夫職思其憂巳可書公切切焉去職之後之思豈譽之沽所至力行好事益初心然乙巳

夏五晦狂颷怒突過夜潮不得退復駕晝潮沓之西北江溪潦適暴至瀕海室廬倏在四五尺淵淺中凡八千餘家災也公充猶巳溺之之心巡村賙賑爲錢緡若干臘初大雪三日積盈尺銀城瑤林草犬信信炎方昔所未見瑞也公充猶巳寒之之心城表宴民與諸營健兒給有差爲錢緡若干皆庫所獲利毫芒之積效亦速矣慮患之深智也流惠之長仁也所學稍出膚寸巳如此清獻崔公晚歲卻奉祠之廩帥鄉部亦不受俸鏹踰二萬米斛二千有奇留州家無何問之倉庫氏則烏有矣人一身所須幾何貪夫溺意囊價將遺雲仍曾不足以供賕子孫一笑用清白留芳厥後必昌穹秩備祿其來莫禦積之於官者其家之無盡藏也賢者規來者隨縣三十萬推廣之而百萬千萬可坐而至也縱無所增益能愛護俾勿壞尚不失爲中人若夫括羨羸蓄獻之巧名色羽化之椎巳貴富是規使邦人緩急失所憑而受其害則中人以下亦不肯爲也直小人不畏天命者耳獨爲君子實公所耻淳祐六年正月

終

元老壯猷堂記

李昴英　宋侍郎

唐合四管䟽西道而大府部自為東一當四廣莫可知水數千里旁午必趍灘東下清海一大都會益天造地設也鎮治雄壓粤連佩後城兩圍臂挾之尤勝者石柳子厚饗軍堂記謂治城西北陬泉池如在林壑彌望極頎莫究其徃黃髮相傳即此地握穗騎羊之仙幻五石其前老則臣故臺之山闖卅睍逆青入巨石蚧蜷倚池立如呀如傴如蹲如舞疑海神捭巨靈擘嵩岳鞭驅之來徇脚朕强以月峽珠池號石君終傲兀不肯得本朝名人題刻其間盖重嘉定甲申

有堂于池之北扁壯猷者架以朊栗成之逢劣怒風雨殘剥之久而莫之葺帥方公大琮治一路視其家猶索勘文書至于日中昃無倦胷次有方壺處浩穰紛㸦中卷舒爽徇意行倘境之俗吾而陋堂之非敞也命毀撤徙去除榛穢展其狹走畚鍤起其卑規模巧出心匠匠伯巧圖位置不敢秋毫之差千夫害其斤風爭奮銳劈拔棟隆宕其豫立梁蝌蟉其虹跨椽崢嶸兀戢戢欲飛動入霄漢綺疏闌敞文甃縝緻蹋數級而前檻又進數級始堂廉㵐以濬房殿以邃閤卑之獄獄也仰之閎閎也遊焉近而息焉閟也天其從百有十而衡八十有四堂之北蒼崑玉立千倚風月無盡藏旁築梯城路二𡾞𡾞屋而上有亭東曰連天觀閣凭虛引覽則遠峰疎煙霏翠冥濛滃靄空野澗溪長琉璃田渺千頃西曰先月樓臺於圓牖中見啓樓攤喬木宛其桂影婆娑與廣寒宮隱映堂之南運石洲大湖甲品列于前七竒拔端疑可敬可友脩廊翼如演迤紆紓以夷繇散履東凡二十有七間西羡一焉遲霽齋欒垂堂對敞其上存古也界池砭方橋聯絡之穹闌横檻若長龍飲泆湝瓜鱗㩉拒輪奐門面相繆碧渥彤融交韡可鑑偶彩樹為舫舲艤

步上下水木芙蓉浮游出橋之南登對越亭則橋以比渠渠鴕鴕之屋盡戍樨書堂東北隅又廊遶燕寢之背過東園梅桂蘭菊所至而有隨物態着小齋短申曲折文室行窩雅有蘷翁樵叟趣如巧無以踰之若夫曠垠衍沃登閎曷爽則西園專美彷彿乎秘林木天但未知海上三山玲瓏五雲之宇何如爾有大賓客則張具橫陳歌樂遞作堵妓闌棚優伎繽紛乎幔亭之集仙也軍有勞則竽魚旃熊旂威蕤垂雲撇秘寮鞍森肅乎後先元帥戎服中坐諸將俯伏拜庭下踊躍就位鼓砰硠然士伍鞬鞶鎧扞俛聽號令無

譁徐解綠沉黃間席地于廡行以列甚整湎酒坻肉滂浪脂腴莫不浹匝屬厭轟騰乎魏傳之歡雷也花時無禁邦人羣敖爭先帽桐之耋騎竹之稚韶妝縵裳之麗遍綉臺館秋千蹴踘姱嬉老榕高柳邊雜遝乎滁亭之游人也公於財用愛惜錙粒出不妄凡可以新美炎邦被無窮者則傾倒弗靳是役也最鉅且完固可堅久非苟焉欲速成比厥費無算皆撙縮之贏乎出民未甞勞其勞故樂其樂停杯詭軍府者咸曰丕哉鑠乎州自漢初以來未有此也于以抗颶毋伏天吳瘴霧蜃氣一洗空之豈徒靡曼赫戲駭眙南

人哉按州志蔣公之寄甞隅城築石屏崇塹沒無復遺迹龔公茂良闢廣平堂來者潤色之常如新二公皆十連兩地後之有人心者好惡則甚公公天粹其姿渾涵飲崖角立朝特勁敢言清名厚德重一世天子久倚公呪嘔葭萌調虞緪蠻治聲休其稱最行且入爲明堂一柱是堂也將與潞國之德威韓魏公之晝錦俱不朽額曰元老壯猷之堂沿舊名而廣益之也客曰公其以方叔自況乎公曰不然夫一謂元先覺之謂老正大之謂壯而猷道也能正而一是聞道先乎人可以爲師帥矣留南垂五年辛士民熟信而相親驗之政授之心粗無愧是道也甞聞之諸老不敢不勉且有望於後之士此堂者進此道以福此民也老以齒言膚矣客曰唯淳祐六年正月

德慶府營造記

李昴英　宋侍郎

高皇帝受命中興億萬載鴻業基于康州得爲府宜與國初之應天並官府非壯麗無以重龍藩鎮侏儒菌蠢然已非稱故弗支鉼弗補豈惟風雨之憂抑國之羞邑賦例郡家自督庸資吏貪肥已安得餘力及土木雖德慶踰百年仍昔之康耳鄞馮侯光衷左魚來駕左朱喜其俗醇眞用古循吏法摩以簡靜民各安其天而心化徐索財計源柢度斯扶滲斯窒氾斯裁癟斯紊銳欲起百廢而力副其志廼撫廼址廼才廼工故陋撤去盡而新是圖儀門闢桀戟嚴麗譙巍

鼓角壯外爲雄樓縣承慶軍扁而雙門其下宣詔頒春之亭翼然東西向衎院與敖倉皆二鼎鼎峻整藩府之禮貌隆矣闢爲宸章煥殿焉素王儼廡焉從祀序講堂宏宏櫺星岳岳射有圃童有校又相攸香山下流泉灑灑注其前收攬奇勝者貢院數十間由是青衿思樂乎芹泮白袍踴躍乎棘闈士氣張百倍矣除地曠百畝如砥閱武榭彈壓之鼓行旗舞行陣以疾徐進退軍威暢千里矣廟城隍而飾其像遂嚴殊說靈赫馮依以福其土人所以敬神也近郊侈驛邸來迎往餞高車大駟息焉所以禮賓也城之外西北

閫限以闢莊逵畫如枰各華表其衝憧憧者知所趨所以使民不迷也亭西山之麓碧溪帶環事隙一登眺領僚佐春頌觴詠其間所以與邦人共樂也幾人傳舍㧾苟秩終去官爷未嘗羨役百興費萬計茲不見其背庸者受欺貪者自欺不能者與不爲者之失均濟臼守秋毫必公家用而財足以自辦顧何事不可爲候㻐然德人望之巳可敬疏通而密察事大小采中節盎天姿近道者衙右大夫蕭然如布茝生胷中不分流筆下璀璨可觀則其緒餘耳若士若民若羌卒交頌不容口賢哉教授鄭君夢翀書來禪識管

繼次第昴英曰東南旺氣聚興王地雲龍五色常鬱葱亘天臣子任藩翰寄鋪張發揮當極其宏大今輪負突其干霄㩜翠煒其耀曰山川改觀可以占國祚鏤交在國大節也宜特書淳祐二年夏五月朔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李昴英記

南山壽聖寺水車記　　石汝礪　宋

寺始於梁大通之五年癸丑復興於唐龍朔之二年壬戌肯慶居於此今元豐之七年甲子始更禪席實奉聖旨其地多塋大磐石也而又岨嶮焉石載土也不可以泉其下復玲瓏泉出無泄不能渟泓水用多闕適承議廖公引水爲渠秋官陳君出俸爲助謫居鄭君同其志碧落子石汝礪率衆抄財而幹成之木工梁德相其嵯岈而造軟車以人運水橫梁駕空柱石誅木承輪以樓㩜輪以屋長繩下垂修筒抗波徐徐漸引連連而上如龍卷空首舉而尾隨灌注堂廚

水事以濟有客登而言曰水法體也湹法性也車法輪也一切法界情與無情皆同我體本一法性而融萬法㤝我法輪使得運轉使無性著一客在旁竦而言曰車實爲事水實爲理理事雙彰俱在塵境吾我本空塵境可空塵境旣空悟心亦空二空旣空所空亦空空無所空是謂眞空庶幾大衆用此水時知我法體因彼大海而海亦空飲此水時知我湹性同於海潮而潤亦空觀此水時波瀾不生見無諸行諸行亦空見此水時清淨無穢知我無染而染亦空目此水時湛然不動知我本定而定亦空當無用時是我

無情水性澄明顯露心源森羅萬象應物俱見皆我心照靈鑒昭昭智慧圓滿圓滿之心於此無空無所空者圓滿無窮是謂流通車水利益其有窮乎客默然而退碧落子因而錄之以爲水車記主寺僧有實磨崖碧落子仍書刑宋元豐七年甲子十月五日也

五僊觀記

孫蕡 翰林典籍

五僊觀在廣城藩治西側按舊志治城建時五僊騎羊臨之持穗祝曰願此闤闠永無饑荒之虞辭訖僊去羊化爲石邦人德之用啓今祀元年春今征南將軍中書平章廖公下東廣駐節藩治兵寓斯觀誤烈薪火毀焉由是一區化爲榛莽中書掾錢唐高君遇之爲之慨然曰是靈境也即請於公作而新之以荅休貺公曰吾志也于其成焉君乃擇吉日選有司規沒入之羨贍免貨之貲具器就作材良力勤勿亟匪徐冀月告成華構有嚴前開靈祠後峙遊宮簷楹騫

飛黝堊鮮澤太平盛觀復在目中矣神僊方伎本出常理之外然爲吾人鍾扶輿萃清淑苟不梏而全焉則長生騰化理亦可致然使得志於世出入將相精神志慮竭於經濟則交梨火棗所不暇服惟夫蘊其才而不試鬱其志而不泄端居靜默將吝神於內景私栽管佩輝悅亦外固自君子餘事而之數老者其亦斯人之儔歟生爲英賢不得以沛惠澤于斯民去爲佺仙烜其餘光猶可以垂脩名於千秋天理之定觀惠從之極偉其表建立可謂廖廓曠絕不凡者矣然當生死之關既握玄命之柄萬化生身宇宙在手

則能明徭爲人宜無難者昌運既復其亦可以出而上佐天子矣等人間世何昔眷而今遺邪斜殿風朝星壇月夕羽衣士子其爲余吟步虛以招之辭曰

大和磅礴神搆精黍珠光閃生洞靈蒼蚪出海眼若鉦白虎嘯風尾爲旌地爐𤓰乾坤弁龍蟠虎伏冊始成朱衣眞人居黃庭頰如寒梅眉紫背泥丸夜誦蕊珠經風清響微韻冷冷翻然太虛凌太清前呵豐隆後朱陵晨朝十二樓五城手持芙蓉拜龍輧帝傍羣曹愉且驚之人奚爲目熒熒三光森羅下倒明犬孫賜錦華若英醉騎麒麟驅六丁來遊人間寄閒羸何年塵中留幻形玄都絳闕高岩崢霞窗霧閣開形庭綺食更覺飄香腥春風桃花吐前搵石壇秋高淡見星兎葵燕麥鶴遺翎征南南來道復興環佩清空雲杳冥天風何處簫聲昌辰寶曆開天祚騶羊歸來佐明廷文爲蕭曹武韓黥明星作景雲作卿鈴劍乳鬼剛風鳴九還如粟倉箱盈四海盡化爲蓬瀛蒼生瞻望如秋蠅胡爲泥酒酣山垌遲君一任三千齡

新會縣輔城記

陳獻章　檢討

吾邑輔城周遭六七里高若干尺東南際水西北鑿城下爲池旁植刺竹施蒺藜其中爲營門以守嘗記往年西寇之來憑陵高涼以東破關襲城勢如建瓴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而吾民之丘壠以完室家以安鷄犬以寧倉箱以盈燕有歲時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吾謂陶公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以此而盡吾心則庶政無不脩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富治兵無不强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蕃後世以法劫制天下區區之爲也公之功固大矣而聖人之道非耶公曰不然行聖人之道有二術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爲挾私安作矣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舍之人取其長不責其備宥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實一疵不貸而用舍乖張矣今夫理財於擾攘之秋非常賦尅取之民故椎牛釃酒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爲德所以作士氣也顧小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籌弄羸餘矣今夫治兵於閫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毋以偏師從事況夫深山窮谷民獠雜居善惡同狀

生殺在前而節制不一狃我者惟以殺無辜爲言矣此事之所以難行而心之所以不孚於人也爲虜兵凶器也豈得已哉公從事于茲餘二十年吾民之老者以死少者以壯事功在邊隅日遠日忘辯不可以無紀而晉告於將來也今西師戒嚴盜賊塞路吾欲於知力之外而綱維乎是則孰與語哉

雲潭記

陳獻章 檢討

白沙之西山則圭峰也東北連數峰最勝者爲綠護屏屏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噓氣成雲變化萬狀田生周鎬偕其季京來謁予白沙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拐酒飲于西山之麓班荆而坐仰而四顧有雲起綠護屏炫爛如冊青郁紛若祥瑞予顧謂二子曰是聖池之雲也偉哉觀乎二子愀然正襟侍側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他嗜好惟喜爲雲潭之觀故先子之號曰雲潭予曰嘻有是哉若先子我舊不幸早世不及見若

兄弟長也若豈盡聞之乎居吾語女夫潭取其潔也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二子齊應曰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氣也而雲以蘇枯潭物爲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動爲體而潭以靜爲用物之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爾二子喜相謂曰先生命我矣於是復進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

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夏乎生於
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水下注爲潭氣水
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
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二子
於是起而再拜乞書爲雲潭記

鳳陽府重脩儒學記　丘濬　大學士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其統絶於宋之季世而華
夷防決彝倫斁者幾百年天厭夷德乃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　國也首即南
紀之江依秦淮而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
以立北京宅於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壖立爲
中都既已建　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千官之署
而首開教胄之監焉既而定鼎金陵罷建北京之議
乃於中都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京師改國監以
爲府學名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舊也其創置之初
具古天子辟雍之制今雖降爲諸侯頖宮然其面勢

規模既廣且大尚或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圮頹廢之
餘一旦欲興舉而修復之夫豈易事哉成化乙巳四
明章君銳元進來知鳳陽府事慨然以修政立教爲
已任月朔望詣學宮謁先師課士子顧茲學宮頹壞
喟然興嘆以謂郡凡百政務孰急於此矧茲郡實
皇明鴻業所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
吾心烏乎用吾心於是乎謀之察家訊之師生與凡
郡之父老攷其圖籍即其基址乃因其舊貫缺者補
之廢者舉之剝落者修飾之禮殿講堂之外凡爲堂

者五爲樓閣者各一爲亭者二與夫神廚庫廩齋舍
之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
明年七月也甫成適邵武甯堅永貞來同知府事章
君以永貞嘗及予門屬其書介推官廣南李渭長源
求予記予惟建學教士固有司之善政而章君之修
是學也其所關係實大蓋山河兩界茲郡實居其中
我　聖祖於此生焉奉　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
氣據中原之要會而一時王侯將相攀附而起者如
林之立今其子孫布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本實
萌蘖于茲譬則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既已斤斧之斲

削之棟明堂柱清廟楹百室以立爲百世之規制矣
原其所生之地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
伐而復生必然之理也所以培植其根荄滋養其萌
蘖條達其枝枚灌溉而封固之俾至于成材以復其
故也烏可後耶章君謂此舉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
也已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蓋堯自甲辰歲即帝
位立中國之統又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二
十二年庚戌孔子生作春秋以嚴華夷之分又七十
三年夢奠兩楹歷世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宋祥興
己卯中國帝王之統始爲北狄所絕而文儒之教因
之而陵夷我　聖祖始復　帝堯以來中國之統明孔
子以後彝倫之教王業所基實肇于斯九公十八侯
與凡百辟卿士將率師尹分閫守職者乘時奮興翼
成一代之大功弘敷百世之遠模皆淮濠之産也昔
有其人今無其人邪矧今郡之疆界包夫宿穎壽泗
諸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
之閭右非但一淮泗閭人也郡之人材於六縣四州
民間子弟之外而又兼育夫武弁之胄屯營之秀則
是茲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一郡之賢俊而
已哉夫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向也所封樹者

惟厥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産以並植焉含地
氣之精液嚮陽明之近光受天滋之醲澤得之厚而
取先林林而生芃芃而盛緜緜而久大之爲棟樑小
之爲榱桷必直而不撓堅而莫能攻有大易棟隆之
吉無鄭人榱折之虞合衆楹以共成屹一柱而獨立
以扶翊裨贊我　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中國之
統永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皆基於此
帝鄉之學焉後之莅政于茲施教于茲受學于茲者
尚有感於斯文

賜進士題名記

丘濬　大學士

太歲上章閹茂是爲　大明弘治二年是年開進
皇上奉　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既賜
進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
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卷之列而文武羣
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
賢俊登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運焉有
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曆數相
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神功化理
之妙凡在宇宙閒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敎六

經之旨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匪圖書字畫言辭
藻繪而已也蓋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　聖人應運
而生操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
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敎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
資其彌綸參賛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
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粵自帝堯以歲甲辰開
華夏正統以闡文敎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
宋祥興己卯華夏之統始厄於夷而文運遂以否塞
我　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
復中國境土載闡人文旣用興王良佐建大業垂大
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爲　聖子神孫
可繼之道卽於次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才
抱德之士明年　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爲令制
至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
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　聖祖創業之年而次
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　皇上
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
福等三人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
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　丹陛
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黃榜于魏觀一日聲名遍乎

天下文武羣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名歸之爲　九
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當也必爲
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髦
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
之不然碌碌庸庸冒賢俊之名而欲覬其登庸以享
有爵祿可乎矧斯時也正當　皇明千載特起之運
聖神繼照世運亨嘉斯文之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
五嶽之氣復完人文昭宣噫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
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
盛得以所學爲　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官使之

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交而其志同噫
茲何等遭際耶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卑於暴棄而
無所建明猷爲非夫也豈不負　明時而玷大科哉

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丘濬大學士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百八十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于曲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即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爲張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即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玄宗即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科爲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理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爲是燕公於開元十

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召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爲玄宗所知內忌之竟爲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爲荊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五嶺以南山川煒煒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

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
公所關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
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旣薨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
讀書即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爲
僞旣而即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
遺文不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
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大學徧求之兩京藏書家亦
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
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撿尋良艱
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

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録出是歲丁內艱南還
道韶適鄉友涂君應旻倅是郡因話及之留刻于郡
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覩集中有公所作
開大庾路序而蘇詵爲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
刻藏久傾圮磨滅今陳迹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
缺典歟每遇士夫之官廣南勢力可爲者輒爲兒其
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今
上即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
察司僉事奉　勑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别予予
復申前言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

於英磨礲以就將求善書者録公序文及蘇公之銘
刻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乎天地大勢起自西
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出横亘江
東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國
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
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粤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
湞水疑即此途也然序又謂嶺東路廢人苦峻峭行
徑寅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者大庾迤
東舊别有一途公旣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
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旣開然後五嶺以南之

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逮矣遐陬之風
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
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于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
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哉萬
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
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
跡而知開鑿之功眞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
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
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
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大學時常建言國計大有補于

時用是名聞遐近今持憲節于嶺南聲譽藉藉以起
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
年踰公薨之歲始見知于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爲
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聲華者不無望于
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君蓋惓惓焉予也幼
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袞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
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忻
幸勉爲書之畀以刻焉

南海縣儒學記　丘濬 大學士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　皇朝郡縣所
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間于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
徼孔子歿後二百十又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厄
絕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始
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舊附于郡
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于今所薄于民居甚隘且陋
景泰初姑蘇韓公來貳廣憲始謀大之首徙旁近居
民四家以地益學規畫甫定公擢任還　朝功弗克
究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邊務武事既脩節
慨然欲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府俾
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翁公艮等經營之而以提
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
置者昔所未有及有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
然方正隆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
作興之盛意藩臬諸公閒遣南海文學陳玄齎書浮
梁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儒道
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
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世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
且不有於儒道而況四遠之外哉漢興尊崇文教重

經術以至于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求一代之治者也我　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即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士必本孔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于玆學制大備文教日興故雖窮荒絕域前代所不能臣服之地莫不皆有學校南海在前代固若遐外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趍於古人文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士生於斯固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人亦孰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繇　聖

王教化積久漸漬所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之遊學于斯者覩其規制之備蔚其教育之深可不知其所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於是乎記

全節廟碑記

張詡

全節廟在新會縣厓山之上弘治辛亥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大夏爲廣東右布政使時建以祀宋楊太后者也于時廟額祀典未之請也庚申僉事武進徐公紘適分巡是邦也乃疏上特　賜今額而祀典如祀歷代帝王于時新廟碑未之樹也甲子左叅政慈谿王公綸適分守是邦也乃屬筆於詡謹按后度宗之淑妃也當胡兵之入寇也直擣臨安一時帝后王臣盡爲俘虜獨后負其子益王昰與廣王昺航海奔閩於是羣臣奉昰即帝位冊后爲太后帝崩復立昺

奔厓山依二三大臣陸秀夫輩卧薪甞膽爲宗社恢復圖既而胡兵進逼厓山破之秀夫知事不可爲也負帝昺赴海死之而宋祚遂移矣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焉惟宋三百年后妃之賢前稱高曹後稱向孟亦可以爲難矣然皆處常而能正者耳至於流離患難卓然能炳大義一君亡復立一君君亡而以身狥之其死也爲社稷死爲國家死爲綱常死爲謹內外辯華夷死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也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豈非處變而不失其正者太不易乎是雖

丈夫子讀書談道理者事君則欺其君相國則賣其國專城則棄其城賊至則或閉門或迎降甘心臣犬羊而服左衽平時君以高爵厚祿待之謂何一旦視棄其君父如棄弁髦者蓋亦多矣顧后爾然以坤柔之姿目或不知書而道理或不能出諸口及乎臨大變毅然視死如歸何哉蓋亦求其故乎蓋體道在率性而已矣性無不具者也故以婦人女子之質之美者往往所行不期與道合而自合如后之流是已性昏於蔽者也故丈夫子而不能率性者類爲物欲所蔽故無事則雍容委蛇談何容易至於小小得喪利害臨之於前而不喪志失守者或寡矣况死生之際乎欺君賣國之流是已彼爲禍水爲牝晨者又何怪乎然則我　皇明全節之褒元祀之饗以爲后待者宜也非過也然自后赴海後二百餘年而得劉公始建廟又九年而得徐公始請祀典又四年而得王公始徵文勒之金石歲閱七世事更三賢然後全節之廟貌俎豆后之風流遺烈殆與厓山俱高海水俱長矣翊近輯厓山新志載后事亦既詳矣復懼夫世之昧者或不知率性以爲道也借爲之辭以爲王公復俾刻之系以詩曰朗朗性天古謂明德明德况明不

懼不惑有龍失所嗟日之昃星月從之崩于海國誅豈不滅大命已革視死如蛇就義如食以扶天常以輔人極以尊中國以攘夷狄堂堂丈夫破釜失色孰能死生從容摧翟高曹何孟光昭史冊於赫后烈允邁前襪二百餘禩貞風淪落有嚴廟貌臣大夏作有隆祀典臣紘建白　帝曰俞哉宜屋宜秩歲饗太牢廟褒全節臣綸揚化用播金石臣詡操觚敬述　帝則先烈煌煌聖教赫赫五嶺以南雷厲風廓碑于廟門垂示千億

宋陸丞相祠記　　張詡　通議

宋丞相祠在潮郡韓山之上郡守葉侯元玉創以祀宋丞相陸公秀夫者也公負幼帝沉于厓海而廟食于厓山宜矣曷爲祀之潮邪考之一統志及潮志皆云公墓在郡南海嶼上而續綱目載公與陳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謫于潮則潮爲公體魄所藏之地而過化之邦也今天下凡名宦流寓之賢例得祀于其土况公一代忠貞論者謂其尊中國排左衽立天地之常經明春秋之大義其有功於世道也甚大則其人品事功已超然在潮之名宦流寓諸賢之

表矣此而弗祀祀而弗專非缺典與先是詡修厓山新志也考公事蹟知公墓在潮墓碑猶存而近年始失之也爲之嘆恨不自勝因走書侯爲物色之旣而侯復詡書訪公墓在溪山北青徑口第碑失漫不可尋儻卒不可尋也就其地封而表之更於韓山韓文公祠左搆一祠以專祀之焉詡得書又爲之喜不自勝報侯書曰執事之舉甚盛舉也今年春二月晦侯走書幣告詡曰祠成矣請記之夫公之忠貞明白正大昭如日星崇祀而表章之使世之委質而爲人臣者知死生患難如許而不忍少負况當治平無事之時享大爵蒙厚祿無死生患難之迫而忍欺其君乎推類而盡之凡爲人子弟者不忍負其父兄爲人妻妾者不忍負其夫主而爲門徒與友者不忍負其師與所交也教立乎此風行乎彼三綱正九法修風俗厚世道隆矣其視徒敝精神於刀筆筐篋者其功效大小相去何如也夫豈但慰忠寃於地下報功德於當時而已哉韓山去郡城一里許山之椒有三峰列若三台秀拔翔舞如飛鳳長江走其下蒼松古檜蔚然掩映江波景象明媚千態萬狀蓋潮形勝之絕也侯因卜祠地一日肩輿徑登焉徘徊顧瞻之頃遂得

其勝於山之左峯之麓若有神相之者構祠凡三間前廟後寢高低深廣規制靡不稱塔之下鑿池一區植蓮其中周遭繚以崇垣當戶則枓栱巍然以限內外是祠也背山面水縈紆環繞引領聞與韓祠聯輝並麗宛若在霄漢之上於戲以寥寥二百餘年之遺烈而顯于一旦殆天所以報忠貞特假手於侯邪是不可以無記矣若夫公之忠貞始末載在信史及厓山新志者已暴暴可得而畧也侯以宏才治大郡舉目無全牛而英風偉格隱然可任世道之責故能大有爲如是祠經營於戊申子　踰年而始成蓋事事未始苟故也

山海關題名記

祁　順（戶部郎中）

自古官府有題名唐以來或記諸壁或刻于石皆非徒作也即歲月而稽遷代因姓名以知賢否勸懲之義於斯在焉山海關密邇京師爲東北重鎭所以限華夷察來往防奸暴而固疆域也關設於洪武十有四年厥初擇武臣子弟同山海衛官軍守之宣德甲寅有上言是關要衝宜選文職老成廉幹者守鎭以杜邊弊　上可其奏乃命兵部官來涖事每三歲一代焉其後十年復設都指揮守備于此蓋益重其事矣夫承　天子命以鎭是關惟廉且勤可稱任使廉

則公公則生明勤則敏敏則有功政令之孚惠澤之流胥此焉出彼昏墨蠹政者乃吾儒之罪人而竊祿苟全莫之建明者亦非所取也自宣德迄今更代凡十餘人而題名之舉未立予恐其久將湮晦遂命工礱石取前任人名氏歲月歷書之且虛其左以俟來者於戲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謂凡曲直忠詐後人將歷指而議之爲可懼也然則後之觀是刻者得無亦指其廉污勤惰而議其賢否歟

致勇祠記

陶　魯（三廣布政使）

國家承平日久正統間帥臣失守廣右諸猺始爲邊患延及廣左高廉以東戍守迄無寧歲至天順間民窘甚寖起爲盜維時守令或棄或罷武夫制勝無術賊由是充斥所在騷然矣予自景泰甲戌來丞新會至是滿九載將去民相率以保障乞留於上尋被命尹茲邑當是時旁邑屢破有吞亡齒寒之憂予乃進諸父兄告之曰賊氣吞吾城矣不備必至若諸父兄欲留我必盡發若子弟從我擊賊不然城壘雖堅未足守也諸父兄許諾退即選子弟之才者甲冑之

堅者馬之壯者不日而集先是人心恂恂惟賊鋒之爲畏至是始有固志邑西北當賊騎之衝相地爲寨寨各有長其險於外者爲長堵置墩火設邏卒以伺賊將至一寨有急諸寨畢應凡此所以捍吾外也環郭爲輔城溝其旁施鐵蒺藜曉夜戒嚴燎火燭天桴鼓如雷所以防吾內也子弟以拔擊相高遇賊輒殊死戰屢破之三數年間危者以安怯者以勇儕有被賊者恃此以爲應援是豈予之所能哉實由　聖天子威德與諸父兄之教子弟之力也予累遷今秩子弟以功顯者冠帶受祿有差其猶可念者奮不顧身

冒險阻觸白刃棄其妻子死者寔衆成化辛卯予巡
視至邑俯仰今昔問諸父兄存歿諸父兄咸願作祠
以祀之爲請於　欽差都憲韓公買地城西造屋三
十間正北爲堂傍列兩廡命曰敢勇祠祀於此者通
六十五人報死事也割廢寺田若干爲祭需復一人
爲祠籍專掌之嗚呼死者有知其無憾乎因書其始
末於此

大理府諸葛武侯祠記　黄　衷

滇俗崇佞佛法視中州故盛蒞於其土者恒戾政是
患患起而驅之然惑者不敢靡者不能自我　國朝
百三十餘年見素公副憲雲臬然後鶴慶之大佛寺
毀茲又三十餘年元參劉君按部大理而三塔寺毀
昌黎有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政於是乎漸矣凡
没梵宮一法堂一院二十有四僧舍以十數括所贍
田爲畝八百三十有六計其歲入穀麥爲石一千三
百有九有司以請元參曰業既革之夫豈無與之盍
後峙蒼山前瀦洱水全郡之勝茲地爲萃昔諸葛武

侯率衆南征史志屯兵蒼山之麓即其地耳夫侯三
代遺才出師二表表裏伊訓方其斬雍闓擒孟獲而
不殺卒之拓地南中爲夷漢所服滇人獲被聲教者
實惟侯功夫功同禮之所祀若吾聞侯行師而隕所
庶巷祭遺愛所繫南中雖家尸而戶祝之可也宜即
其宫以爲侯祠妥神栖靈俾鄉人祗瞻以毋忘遏化
之澤即二十四院之材撤而新之中爲講堂三東西
齋舍如講堂之數號舍二十合而名之曰龍峰精舍
擇民之秀慧者聚而教之以佐庠序之缺又即常租
析其贏爲　文廟時祭因以汰官司科率之目又析

其羸爲祠需若諸生繼葺之資取給焉公周損費私周損力玆吾之所謂與也撫臺黃嚴王公巡察漢陽傳公成蹟而勸之可謂相與有成者矣衆曰元叅之政於是乎可書矣一舉而六利興焉耳盍佛自入中國以來法不恒毀倏忽靡憒不遺餘力則妄者可驅矣妄者可驅則惑者可辯矣惑者可辯則靡者可振矣祠以遺烈則功者可勸矣聚以廣業則才者可甄矣公私周損則規者可法矣一舉而六利興焉是故元叅之政於是乎可書矣元叅名鶴年渝人

三忠祠記

黃　衷　副都御史

李宋厓門之變信國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傑後先使節以死後世祠於厓門志死所也屬乃更于岡州侍御孝豐吳君麟按部謁祠下作而嘆曰在法祀賢所以明報昭訓也我　聖朝表祀三君子者豈一鄉一邑謂哉岡州越附海壖不足以妥炳靈萃瞻向而憲來者並以會府城南之址從諸於藩臬諸大夫從乃畀郡貳沈子尚經節推莊子壬春任煩焉祠成榜曰三忠屬衷以記夫忠者中也爲臣實忠者也然有異際焉貢賢獻猷範物而順化是之謂弘濟忠在社稷矣正色黜私出憂君入憂民是之謂一恩忠在職位矣主憂則辱主辱則死是之謂徇國忠在天地矣嗚呼爲人臣而忠在天地焉夫豈得已乎哉夫豈得已乎哉余讀宋史至厓門之役掩淚焉宋謂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常夫國步薦艱夷狄之亂三至元而極播越之禍三至厓門而條食士之報且衆至三君子而大以盡予嘗欽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水砦孫軍倉皇駐蹕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執者叛以降者颷迅蓬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幟茹乾而飲滷無可

用之兵亡君立君遺孤稚弱無可爲之勢月變星隕亡幾厄兆復無可有爲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獨微者哉且猶間關南遯四歷年所瞿瞿然皇皇然致望夫義勝功濟庶幾一旅一成之舊卒之魂濤滄海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歟嗚呼可自諒者心也可自制者命也其不敢諒以制者天也是故鄧恭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矣堂構孔華鍾簴煒煒城南之祠既固且安庸知天下尸祝不有如武侯武穆者邪庸知三君子之神不爲星辰河嶽以

放靈於世邪信國有言殁不俎豆於其間者非夫也又庸知不有蹈厲而興者邪夫然後知侍御君爲道計深爲世計遠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侍御以之

忠襄祠記

方獻夫 大學士

祀典所與並社稷嶽瀆者曰有功德曰死國事曰勸後世而已外此淫也典所禁也粤居五嶺之表地半山海自沐我朝治化稱名藩而僻郡旁邑未盡華心故征討歲有焉成化初寇副毛公循以禦賊死比屋可封難哉公諱吉字宗吉淛江餘姚人由景泰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以守法抗權貴聞陞華遷廣東按察司僉事適潮惠賊與官兵相持三歲莫能殄廵撫葉公聞公來使人馳驛促上任委治嶺東一道公既至設法擒撫平之程鄉土賊僭稱大王公主僞號潮

民復告留公乃勦洗石坑龍歸上下寶龍等峒又平之高雷廉賊殺掠居民數百里殆無烟火撫按推公能復以委焉公水陸進兵又平之有流賊逼省城北門民庶白晝驚奔入城千百蹂踐而死廣西參將某偪公事在城因檄領官兵捍禦皆懦奸迂道反在賊後賊漸近城吏民無策唯相向哭適公回自廉乃單騎出安衆心且以國法諭各將皆奮勵公督戰賊乃退追逐十晝夜擒殺數百人城始獲全民私設公牌位拜禱者適里堡公在省四載前後征戰四十餘陣降殺强賊餘數萬天順八年兵部獻公績　上嘉之

遷副使降勑獎諭委以一方兵務公益感勵値西賊與新會諸峒合勢欲併力攻縣城新會告急公檄諸所練兵未至公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領官兵并民自效者近萬人行至火磴與賊遇戰破之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將二鼓公召諸將謂曰賊營後山菁而前畈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遁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其後我以精銳衝其中賊可盡擒也星夜五鼓齊進賊果敗走據山後公命潘百戶帥精壯千人占賊營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窺兵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自營門擁出賊後追之兵大潰公弗能止從吏廖振勸公退避公厲聲曰將退則兵皆死耳我爲朝廷臣子焉取獸生耶言未已賊衆持鎗趨公公且罵且敵猶手劒斷一賊臂力不支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振動麾下求公屍弗得潛以火焚賊柵賊驚以爲神棄公屍而逃次日乃獲屍已越七日面貌如生舁歸廣城吏民奠哭者相屬於道公出師時以犒賞官銀數千兩委懷遠驛丞余文司出入已出十之三文以公忠而貧寄付所餘公之家僮持以歸是夜僮婦忽坐中堂作公平時聲令左右請夏憲長樂家驚駭近辟沈經歷聞其異亟

報夏與同僚胡鄭至婦曰其受朝廷重任不幸遇害死無憾但余文以犒賞餘銀付吾家雖官府無所稽其忍含汚於地下耶願急追還官其瞑目矣言畢仆地救而醒了無所知瓊臺丘公作公傳載此事嗚呼烈哉撫按以公死事聞贈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遣行人秦民悅諭祭謚忠襄錄其子科爲國子生縣令陶魯率居民祠公於恩平道側巡按御史葛公奏請立祠以祀于時有司尚簡從事乃僅祔于都憲楊公之祠輿論未慊也先是僉憲李古冲議改正位南面以爲廟祀論功德無論勢分也衆以爲然而未果茲提學吳默泉復以三學師生專祠之請議上提督府石泉潘公允之曰曠典也可以舉矣侍御毛公來齋公之從孫也適奉命來按吾廣益訪公之遺事於故老載籍廣之士民咸然興思於是潘泉陸石涇葉寅齋諸君咸賛厥成郡守鄭君共實任其役乃撤巳毀珠池公館爲祠正位專祀赫然斯稱嗚呼是可以見人心之公而忠襄公忠烈之感侍御君之誠孝也祠成鄭守以狀來請予記之予謂公之祀旣合禮典而多事之地使守土者知盡職于官可廟食百世雖晦必彰且代有賢子孫爲弗其勸歟故記之予先祖亭

秋翁嘗有哭公集句云輟文修武六韜明膽氣堂堂合用兵憂國早知心獨苦誓天不與賊俱生十年未佩封侯印百戰空番興代名欲與忠冤何處問江山如雪水無聲實錄也併記于此

修復李忠簡海珠祠像記　湛若水吏部尚書

正德十有二年十二月之望庠生甘生劉生陳生拜進其言于憲副汪公曰學相朝紀時惟小子罔聞知當交于李忠簡公文溪之孫庠生達元復講其世蓋公世系在譜牒勛業在國史文藝在本集罔敢有攸述仰惟公之懿德大節發身鼎科立朝以正追斥安石乞正儲貳去嵩之之奸引禍抗疏劾盧董二宦落職而不悔曰忠喪其親築室終制于墓若終其身累詔不起曰孝乞歸制心服清獻之喪立師傅之道曰義募于汀奮身諭賊以其守免賛閫清獻縋城入諭賊壘出白刃下却摧鋒之變而遠之廣郊曰勇提舉于閩捐俸賑饑活人之命守贑置常平罷官酤嚴保伍以爲民安曰惠屢進屢辭早能以身退曰廉夫斯六行者君子之所以立身也忠簡備焉足爲生人之表則宜里置血食焉以彰鄉先生之道況海珠公之築也而下帷之地也其寺田公所置守也其祠置洪漕使從邦人之請公也乃交忘本而浮屠焉徒據甚非所以繼往而示來也仰惟明公風化是務復菊坡祠于南庠增餙文山祠于五坡學相朝紀等誠不揣冒昧以言惟明公其圖之公曰鋱職也何辭乃撤其府

而新之肖其像而妥靈焉數百載之廢墜一朝而復
于是陳侍御言扁顏之毛侍御鳳請典祀之黃僉憲
昭申董之劉憲副伯秀資助之王僉憲大用設門役
守之魏太守廷楫先後賛襄之祠以地主寺以祠存
復舊也汪公曰事已不可無記記必於湛子或謂觀
吏部霍進士韜亦曰必於湛子若水曰義也吾其可
辭郭太保總戎勛曰子其無辭焉吾謹有供麗牲之
碑督市舶牛太監榮至則曰復舊以明義也因爲加
飾之嗚呼茲非忠簡公六美之實先得乎人心之同
然而能起人心於百世之下不期而同然者乎祠成

公像儼然臨之在上於是奸邪之臣觀之將愧其忠
溥于觀之將愧其孝師友椂戈者觀之將愧其義懦
怯于難者觀之將愧其勇殘刻之吏觀之將愧其惠
貪進而無耻者觀之將愧其廉而後之恐心於廢興
者觀之將愧修復之諸君子也愧之何如修之而已
然則是祠也其立教之本歟因爲迎送神辭三章俾
歲祀而被之樂歌鼓之舞之以盡神曰悵靈蹇兮多
脩服六美兮孰儔燦雲漢兮以爲章招箕尾兮與同
遊繫容婣兮多姱永貞則兮服休靈不來兮余愁悵
獨立兮中洲右一靈之來兮駕玄武乘北風兮下土

先朱鳥兮前驅右蒼龍兮驂白虎薦溪毛兮玄尊明
德馨兮鑑呼天昊兮總干紛江靈兮起舞右二曰
宵宵兮西沉雲冥冥兮霾陰四無畔兮莫抗靈胡去
兮骎骎悵獨立兮容與羌神往兮形存徜神往兮玄
武服兩驂兮入寒門瞻雲錦兮恍象將天飛兮莫尋
遺言慨莫聞兮尋覿焉衷歆兮塡塡

虎丘三賢書院記

君子曰姑蘇之墟有三賢焉其一曰宋參政文正范
公仲淹希文者蘇產也其二曰宋太常博士侍講安
定胡公瑗翼之者泰人來宦蘇湖者也其三曰宋侍

講徽猷閣待制和靖尹公焞彥明者由洛陽游寓者
也三賢者異顯而同道若范公則以功業顯若胡公
則以善教顯若尹公則以道德顯三賢者不同顯而
其致一也何謂功業曰文正范公出將入相武定文
熙西賊破膽而朝野傾心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非功
業乎何謂善教曰安定胡公教授蘇湖推誠樂育肄
興師道戒嚴條約變歷代辭賦之習爲經義治事之
規一時從學化之醇厚和易馴馴雅飭非善教乎何
謂道德曰和靖尹公得程氏之正傳敬以直內涵養
諳極至於家喪身死于亂而復甦臨大節而不奪非

道德乎何謂致一曰文正之功業本於先憂後樂之心安定之善敎本於道德仁義之本和靖之道德發而爲與虜不共戴天之大義推此志也如用之其功業可量耶故三摩同道而一致是故文正近立功矣安定近立言矣和靖近立德矣今大冢宰太子少保白樓吳先生尊賢樂義景行前修以虎丘舊有祠爲和靖講學者書之地語前守胡君纘宗今守李君顯驗圖誌古栢而復之葢久没爲寺西之别院矣遂葺而新之而遷其佛相白樓公曰范文正公爲蘇第一流人物而胡安定亦嘗敎授此邦與和靖道德功業

政教後先相承刱而並祠之扁三賢書院夫誰曰不宜且其地去城數里而近峰巒秀拔林木叢森邦之士人歲時樂遊而仰觀祠宇則知報德報功之義而興其仰止思齊之心其有助於化理風俗大矣乃請予記之俾勿墜予曰孰與不墜其永終不墜者在人心耳夫報德報功人心之同然不能自已者也是故以勞定國則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所以廣報也方北虜西夏之勢日熾其爲社稷憂甚矣文正以胸中數萬甲兵奪夏人之魄城田延州而北虜不敢南牧馬所謂以勞定國者非耶隋唐而

來以及于宋仕進者尚聲律浮華之辭士風汨没久矣安定敦本之教與致使蘇湖之法式行於太學遂著爲令以徧天下士風爲之一新所謂法施於民者非耶佛氏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災亂賊楊墨之禍而莫盛於宋雖伊川涪州之行學者皆背其師而入夷狄人心陷溺深矣而和靖特立不變如砥柱之障狂瀾以附二程辯異端闢邪說之後而承孔孟大禹周公之緒所謂能捍大患者非耶故三賢者並列而禮之報德報功於無窮葢天下人心之同然豈直蘇人而已哉敬爲之記以諗邦之人以俟吳公興廢扶

教之功焉

都閫劉東谷先生祠記　　湛若水書

或問於甘泉子曰子何以祠東谷劉都閫之恪也曰賢賢也德德也大勳賢也有德於我也賢賢德德也者將以存其後也何以必存其後也念賢德也念賢德也者必思報焉都閫東谷之産既于若人矣猶典其居宅前距官街後距官巷左距官巷右距歐都閫者于陳氏陳氏將據而有之甘泉子念周全舊德不可忘而都閫孝謹之風不可泯也賣宅則泯矣故力乎於陳氏陳氏甘泉子之表弟也寧戚親傷財而不顧出己貲百五十金而贖之表弟面斥而亦不顧事

定與劉氏給帖於司府誓二家子孫世世不易如劉氏老少變易則湛氏子孫聞於官罪之又扁而坊之於大門之上俾不遠忘焉或曰子之厚東谷不亦過矣乎使賢賢德德而報之日亦不足矣甘泉子曰吾特報德而已乎非特吾嚮年避家難於其家周全之德也乃東谷純孝人也憤父後死于賊戰誓脩武以中父之志學文以慰毋之慈師事白沙先生寓於六籍三畧五經百史三教之原立身顯揚一孝也始仕措揮使練軍屯糧盡心効力後山譚賊流劫黨熾勢過廣城受命督勦不事多兵一戰擒之戰陣必勇二孝也武畧漸振諸司見委鬱林瀧水平樂阜黎每出輙克累陞都閫文武兼資用光前烈三孝也事毋伍氏法古躬行客至饌出必歸進之乃出奉客四孝也毋或憂疾夢神告符割臂和藥立痊毋疾五孝也告天減壽以延毋年果躋八袠精誠格天六孝也哀思不已乃效丁蘭刻木肖形暮扶就寢晨扶就坐上食更衣一如事生七孝也巡按王公三司臨祭察實具奏表其孝行而慟哀毀以未終制而卒遺命其子衰服歛之至死猶慕不忘八孝也八者皆孝之至也甘泉子是以祠而表之以勵薄俗匪特報德存後裔而

已也東谷門人李味泉世京亦游吾門老而好學以告於周明發學心次第其事以達甘泉子遂爲記之以誡于後之人俾勿墜云

琴洲記

湛若水撰

琴川子生於琴川長於琴川得琴川之道遂號琴川以聞識於井泉子井泉子惜乎其未知琴川也不敢言者五載琴川子復問焉曰琴也何居川也何如琴川子曰吾常號故琴川也横然如琴故琴以言其形也川以言其絃也曰何居曰其川謂宮其川謂商其川謂角其川謂徵其川謂羽井泉子曰善哉若琴川子者他日可與相天下而和人民矣吾不知琴吾居井泉之洞泉叟也蓋嘗有得於泉之音推是其亦可以契琴川之義乎有所泓然如土焉其宮歟有所穆

然如木焉其角歟有所鏗然如金焉其商歟有所勃然如火焉其徵歟有所漸然如水焉其羽歟然而爲泉一也推是道也非特川之琴爲然而吾心之琴可知也已昔者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夫琴聲音耳何與於解慍阜財哉其聲氣之相應求一也是故可以知心琴之道矣琴之用大矣哉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是君臣民物政事之紀也聲音之道豈小小哉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

也攫之深而釋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井泉子曰語云大弦急者小弦絶蓋善喻也是故五弦和平大小識職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内以養德上以輔極民風其易物順其則政事不忒八方宣和四時順序天下化中四靈來格治之至也琴川子灑然曰若是其博哉請識之用告夫爲理者

稽勳清吏司題名記　　湛若水

稽勳司舊無題名有題名自紙木屏始也稽勳司之無亭碑有亭碑自今始也何始爾元禮劉子具之武城王子肇之蜀郡高子繼之南海吳子山東李子贊之而亭碑成碑成而題名備何備乎題名爾將沿名以責實也何名乎責實爾將俾後之人觀其名曰某也善某也不善某也以和而成某也以不和而敗是故將爲善爲和思貽後人之名則必力將爲不善而乖思貽後人之羞則必不力咸于題名有賴焉是故不賞而人知勸不罰而人知懲者題名之謂矣其賴

也博矣哉曰然則名曰稽勳稽何勳矣職長司勳曰郎中也員外郎也主事也掌邦國官人之勳給王子高子吳子李子曰惟諸司惟吏部惟最繁惟吏部惟稽勳惟最簡及移武勳之稽於兵部則又簡及移致事諸務於司功則又簡今也幾若無所事稽者稽何稽矣甘泉子曰吾聞體用一原者也君曰幾若無所事稽者盍遍爾僚相稽爾業乎是故有百僚師師之訓焉曰請聞其再甘泉子曰盍反觀爾內自稽爾德乎是故有作稽中德之訓焉曰請聞其三甘泉子曰盍仰觀于上稽爾道原乎是故有稽謀自天之訓焉君子有此三稽者是故能立天下之體而致天下之用矣稽也孰大焉稽也何稽焉曰何於甘泉子曰卽體而用具卽用而體存是故一本也他日諸君子皆將如王武城之遷文選如劉元禮之遷太僕又如往時諸公之遞遷爲卿爲佐爲宮爲保以致天下之用未必不自今之三稽蘊蓄焉發之也諸君遂請鑱其語于萃芳中庭之碑俾來者得以稽焉

青雲橋路記

唐冑 侍郎

青雲橋路者青雲坊之橋路也坊在郡城東僅里許而橋橫截於坊之首疏峻璺之瀦於渺嗄路西入郡而東北直坊左汾瀦而道館曰迎春右循昣以渡大江凡東縣之豐好諸鄉都郡之文昌諸州邑軔發皆牙湊焉然以衝而淖故歲若濟以卑而壅故秋若潦若綿涉而不能避莫若之者正德庚辰冬僉憲姚江汪公來按治憂辱余顧因知民是之病亟畫興治未幾大守上官公繼至遂促成之崇路甃珉廣橋增闌跨以棹楔聳窿迤躍虹之舒鰲之振龍之欲雲闌闠

煙火之若接也山川氣脉之若聯也而郡縣復增一勝矣於是旌旗之按州邑芒牛之迎郊坰糧里之應卯酉衿佩之謁相望羅衛趍市之交歸洗馬牧牛之競出厖尾燕箕帨被豕豗之市秉穧遺斂之稀摶輿者蹄者徒者擔者負者携者跛躄者盲杖者醉扶者貴之行而憩雨而避熱而凉渴而飲者暮之潺而浴日而談佗而嬉適而歌與吹者舉熙熙然得其所蓋郡治是已八百九十餘年而橋路則始有於今日也邑具碑求余記曰厥功大矣願毋略噫杠梁涂軌之制見於經詳矣鞁之乘輿公之濟固易然瓊爲嶺南望郡輿地三千餘里欲吾盡治以濟之得不病於已乎今十三州邑之途會于郡而郡之門方始于東斯地距城東僅百步是橋於郡爲第一橋路第一路也治地而擇先於此意豈止於此耶且郡東舊抱海爲池故坊旧朱卜余家沿名畨蛋自從祖順庵侍御以節槩聞世時重其爲人故以門表青雲之扁名其坊今又因坊以名橋則過之日寧無所感乎感之而青雲是志不但際會風雲飛英騰茂誇駟馬車過此而已且欲霖雨蒼生以濟乎天下是則橋之治濟乎一方橋是之治意實欲濟乎一郡而橋名之義又將欲濟

乎天下功其遠矣而奚翅是耶不然公以宏才兼道以政濟海南比之民溥矣而何事乎此一橋也哉橋增三梁路崇三尺廣一尺長一千九百九十尺珠池太監韓公慶助費十之二贊成者同知李侯鶚通判俞侯淵推官鄧侯璧督工唐典史鴻鄉老顏香吳綬緡錢五萬九千餘夫工一萬五百餘歷日三百餘云

嶺表書院記　　　　霍韜 宮保尚書

嘉靖壬辰夏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公諧梧乃集屬僚誓于軍門若曰　聖天子德載宇宙東夷西戎北狄暨于南蠻罔不軌順惟若兩廣府有寇竊嗟嗟廣粵之氓獨不蒙被　聖德至化哉時哉欽哉惟我臣工共　天之休命涖鎮茲土爲民主凡民有弗式順軌釀乃罪孽自貽伊覆寔吾主民羞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自冒于非辜喪厥生生始自今大誓戒吾屬若僚脩爾干礪爾矛慎爾封烽凡山之

顛鮢厥生生率胥于殘矢孥戮之無漏種于茲土綏爾舟利爾械戢守爾港島凡海之顛鮢厥生生率胥于殘矢孥戮之無漏種于茲土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自冒于非辜喪厥生生豈吾長民亦尚有缺哉天降民性惟良長之治之化之翊之吾其本之圖哉欽哉時哉不可失其崇化源其建嶺表書院以翊化民其中堂曰敬覺以時敷教其齋曰脩文惟厥士時集以游於藝臺曰春風曰沂水士民陟茲寤寐聖涯堂之前崇土爲臺曰　聖謨之臺列刻聖訓五箴惟厥士朝夕瞻惕率若　聖謨躋于大猷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胥跳梁喪厥生生豈不盡愍哉厥惟數化始于近漸于遠凡爾谷棲穴巢之氓暨于水宿澳居閘關底于茲道化不沾聽爾稚耄學于茲仰式道謨迪爾良知以不終于迷凡爾遐邑僻州暨于土夷道化憐不聞有司其式于茲迪訓爾土氓俾遵訓軌革爾舊風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長民身教之不先民靡瞻依憯貢于非辜豈不盡愍哉凡我　天子守土臣若參政萬湖僉事張鵠爾實府颺　聖化氓之革惡從良惟爾之庸氓弗革惡從良惟爾無庸爾慎旃哉其身格

訓不揚休風漸于窮壤易彼悍頑率于淑柔躋于化雄郡守劉士奇爾氓父母若父母保厥子在厥初生若考作室在固厥基爾率猷訓化梧氓固梧之基俾爾亦宁定厥習性于厥初生列郡于爾承式豈不休哉郡同知舒栢爾村爾良書院聲與風教率先非爾教惟身後哲何儀爾勿廢爾職兼茲教矩俾僻邑莫氓于爾身式爾亦永有譽哉載則曰化邇始于遐化民始于士爾梧士實教伊始天理易言存存實難人欲易熾遐邇實難存過之幾一念之間幾哉幾哉尚慎念哉尚端爾身僻邑爾式哉爾儆爾士式哉式哉尚交勗哉南海霍韜實尉表人拜稽首曰於盛休哉風教本基陶公足式謹載筆

宋余襄公祠記

霍韜　宮保尚書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戊午韜趨　召過韶州謁舜廟世記舜南巡坐石奏韶樂焉曰韶石是川由名韶有舜廟式聖德也五嶺之南聖人之迹遜矣載謁　文廟立禮諸生共誦法孔子載謁張文獻公祠曰文獻公唐室棟臣也嶺海是瞻載謁余襄公祠曰余襄公宋名臣也祠陋敝韜曰彰往以勸來也表賢以翊化也國之利也守臣騶曰守職也已而中丞唐氏胄曰崇敬遜哲翊礪世風御史大夫職也其敢緩繼而中丞陳氏察曰政急先務遜哲不崇後何勸儀乃交敕

飭越明年甲午祠敝式飭授簡于韜曰盍志諸石亦勸來哲韜曰余襄公誠宋名臣也昔者范仲淹忤呂夷簡[illegible]也朝臣莫言者公昌言焉雖則偕黜然而敢言之風鼓盪焉孔道輔歐陽脩尹洙孫沔並時之盛也宋稱歐孔爲時直臣公非其儔歟宋政姑息國日不競公則曰朝廷制天下在賞罰大臣齷齪不立法禁可憂也公之言時不竟聽宋之祚卒由惰頹公非識治之材歟儂寇內侵陷邕圍廣公脫衰秉戈協狄與孫破戮賊鑾京覲之勛於今爲烈古有之以勞定國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公有之非歟夏戎乞和公曰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宋宰弱禍卒誤于和公其先見非歟是皆公之大也公誠宋名臣也韜謁公祠賦詩四章其首章曰古有李翱感憂河北千年隱心則誰與識冰識履霜維我忠襄賦也襄公謚也曰忠頌公也公實無愧忠焉其二章曰古有歐陽識李翱惡彼烏之榮咄哻之求維我忠襄于歐有光賦也李翺憂心歐陽脩識也其識何也憂同也宋臣識歐陽脩之憂懷或寡也其三章曰我忠襄公三使于狄狄情之憂孰與先識匪不公識且公是斥賦也宋人畏狄諱言邊情如諱疾然臥以待殞公以言邊情得罪

史臣曰爲番詩黜云其四章曰古有哲人見兆未形維彼憒人禍至莫懲於戲宋鑒不忒懋懷是式賦也宋於狄禍不鑒諸晉其及也宜也語曰幽厲爲鑒憂深遠矣併識焉刻于石

婺源縣廉惠倉記　　鍾　芳 侍郎

徽所轄六邑山谷岨隘歲計田租所入食居民纔三之一餘悉仰給外郡故其民戶賙於商商出必給郡符入貨於官甚微而積久會計利亦不貲視事者舊皆私之以為當然新淦張君文林由侍御擢守徽之三年盡拓所入以市僧田之質於民而刑錄者隨在儲穀以備荒歉第其肥瘠差其征稅蠲其科調制其權量徵斂有時鉗約有經質之撫巡二臺僉允嘉之於是屬邑之倉以次建葺太史唐君守之統名之曰廉惠彰厥善也正德辛巳予次徽張君以婺源倉記

屬予按輿圖歙績休黟之水皆合流郡治前以趨淳安婺獨灘急激湍編可達惟祁婺阻越重巘而婺戶口尤蕃距郡特遠脫歲歉[illegible]匪其良民且嗷嗷失恃詎能冒險岨犖犖走郡貸升斗之濟哉張君矢心乃事於所恒取者一切置之以為民先事之備信哉其廉且惠也夫商之所入日增而不費地之所出歲積而不窮嗣是守徽者善善相師又將徽積貨以利民而民之利於官者益隆焉惠其有涯哉故自絜非廉歸於公者廉之大私與非惠利於後者惠之遠昔朱子立社倉法散斂里閭以便賙給世稱其善然不免斂以為散君此舉因民之利而民不知所斂疑若預有善焉況婺又朱子之鄉也嗣是者恐須於特恐須於子朱子哉

翰林院廳壁記　　黃　佐 禮部侍郎

太祖高皇帝啓運金陵首置翰林　國史院正三品洪武二年增設學士承旨十四年革之始改為翰林院正五品十五年設殿閣大學士品亦如之雖不以國史名而史事皆預乃今所治也敘秩視前稍卑然職無大小皆得以文學言語備　顧問出入侍從因得以參謀議進規諫而天下之大幾務胥此焉出逮文皇定鼎于茲建院設官式遵　聖祖彝憲其所掌有六則代王言也勸　聖學也脩　國史也敘　天倫也闡人文也儲賢材也凡職掌正官綜其宏綱而

所屬則有侍詔以供奉侍書以副墨典籍以掌秘書五經博士以稽今古百爾細務奔走服役則首領孔目承接於其間其草內外制也大學士自殿閣宣德意與學士預聞密勿並渙絲綸以風萬方批答表疏則條票以達是曰代　王言其侍　乘輿　臨經幄也跳有講讀學士與侍讀侍講而正官統焉史官兼焉　皇儲出閣則日講與詹事坊局相為表裏是曰勸　聖學其紀言動也雖有脩撰編脩檢討而每朝實錄則鉅寮總裁次者為副是曰脩　國史其纂脩　玉牒也惟二人司之自　親王以下隨世次貟

昭穆是曰敘　天倫刪輯經籍校閱辭章而兩京鄉
闈禮部會試則爲主司是曰閣人文至於選庶吉士
讀中秘書亦推二人以主教席月有課業考其進脩
而殿最之是曰儲賢才夫學士本周禮成均承學之
名而翰林則天官內史之職也唐太宗始召名儒學
士啓登瀛之選玄宗時翰林學士號爲內相內宴則
序于一品之上而永樂中禮遇翰林內閣亦然光寵
之來遠矣於戲侍從之職朝夕論思有所獻納則請
對或奏對者何也國家安危在出令夫必通達政體
本諸仁義而後可以代言矣典學讀書講論經義有

所疑滯必待審問而後明辨之何也君德成敗在經
筵夫必道貫天人格其非心而後可以勸學矣不擅
三長不可以脩史不明宗法不可以敘倫非稽古正
學不可以持文柄非師嚴道尊不可以育英才然則
登斯堂也守斯職也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厥
惟艱哉佐不佞幸從二三子後用是書于廳壁以爲
同官者告且因以自勗

孤忠祠記

黄　佐　禮部侍郎

明興近二百年人文蔚然盛矣獨金匱石室之藏雖
博洽者罕知之以故忠義遺行之臣或幽焉弗聞或
聞焉弗遇其人則亦終無所於闡佐幼時侍先君聞
洪武末年事縷縷且曰吾廣惠州有一人爲官爲御
史其姓名則遺之矣因潸然出涕曰嗚呼忠義人倫
之正也秉彝好德天衷之公也顧泯沒若此爲善者
懼矣小子識之他日漸有徵焉佐謹寘于懷弗敢忘
每詢諸惠人莫能道也及待罪史館得中秘書參互
考之始聞其槩云按御史王公諱度字子中歸善人

少力經書稽理脩辭爲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
起家拜山東道御史綱紏務持大體疏十餘上
多見用會　高皇帝棄羣臣諸藩不靖集羣臣議兵
事公預僉謀歲庚辰會試天下士俾公監之蕭憲度
恪位著翕然謂得人焉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
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公密陳便宜
無不可制勝者乃從東昌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當軸
用事忌庸等功掩已讒間遂行公亦被疏辛巳夏六
月濟寧告急師徒屢敗將士皆畏懦避敵公奏請募
兵壬午春有小河之捷公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

陽不守方孝孺等與公畫策以死社稷爲言秋七月
至黨禍成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闔門被繫眞于法
公死年四十有七天下哀之冬十一月都御史陳瑛
請追戮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等皆孝孺
黨也　詔曰彼自盡其心爾其勿問於是公等罪漸
雪永樂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昭皇帝語侍臣曰方
孝孺等皆忠臣可閔因大赦諸家族之存者併爲良
民給還田土於是公等死事益章章于世嗟乎五嶺
以南其地萬里也振纓以求顯庸者又亡慮千百而
公一人奮其間豈非鮮哉夫委質陳列難進易退義

也復阽危當患難謀國揆策守死不變忠也公旣受
知於時矣天步顛沛忍眂其傾無可退之義矣死忠
徇國固其所也世世之論者顧以天命不度誚公又湮
其蹟邪求何哉天地之化風霆奮迅而生意隨之王
者之師有赫斯怒而大眚隨之公旣宥諸身後而
德音隆指復以忠歸焉於乎　王道蕩蕩眞與天地
同流矣今提學副使歐陽君鐸惠州府知府顧君遂
始建祠祀公顏曰孤忠奉　昭皇帝聖諭也闡幽妥
靈其關於名教甚大非特公之遇而已故予不敏樂
記其成

一虛亭記

黃佐　禮部侍郎

一虛亭者豫章方君銘以自號者也君嘗夢有叟杖
而書茲三大字向之曰將以勵子且獨不見風輕月
烱苔青草綠之時乎此一虛亭之景也問亭中何以
無人曰有則非虛矣旣覺而籍以告泰泉子俾記之
泰泉子曰昔茲蘙然涸也今茲汪然盈也昔茲墨然
閴也今茲閴然振也蚤息交然其突然日夕繽然禪
乎前也是曷而然則名之曰鬼神云飄然而輪也需
然而霖也殷然而訇也赫然而照以臨也孰轂轉是
風霆日月而嘖薄之邪測之不得其垠曰茲天地之

爲也昔者祁姚氏作揮渾淪以光昌羣生張爲易弛
爲陰兩儀與之三焉世以其聖不可知則盱避之曰
是乎可及也然愚氓嬰因急輒嘑天地鬼神貌而禱
之應也如響則謂斯何耶黠而富貴者揣摩營營精
不銖毫爽媢達官而攫位以造命如取諸懷中使易
其心以知性盡倫夫孰能禦之然與之談名理則斥
以迂而莫之省也今夫舟行觚墮未始遽害事也饑
而知拯之心旣溺而不知拯者獨何歟記曰人者天
地之心者也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其心君闢乾以資
始也旣有爲也旣有行也其心君闔坤以資生也一

闔一闢而天地之帥存焉一闔一闢之交而則存之會存焉苟能充之可以達天德而知化育何者虛故也天地以虛故大鬼神以虛故靈萬物皆始於虛終於虛人能虛其心則天地在我鬼神合我而萬物恒備於我愚者顓顓物焉而已者也黠者逐逐物交物者也其惟靜乎其惟靜乎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蓋言靜也君敎三水恬靜無欲要津之門無一履迹而獨友於予以是徵君之一而虛也夢中之叟豈無極翁乎君欣然嘆曰噫茲所謂神明告人者哉遂書以為記

遊南岳記　　黃佐禮部侍郎

嘉靖癸未秋九月甲申傳　制大封宗室命佐往冊岷藩南渭王受　命仰行同寅餞諸崇文門外大史楚郢廖子謂曰道當經衡乃入衣南嶽可遊也贈以詩典而別冬十二月壬子發淥口遇王使來迓甲寅至衡山縣知縣潘雍校官張溥梁文來見即備騶隸羽旂䶹鼓以俟明發雍送至嶽廟行舍菜禮使其子挾弓矢護行遂登山惟文以鄉人從緈長綿布于小笱與兩旁各翼以二十人而牽之歌嘑以上寒曄嵐氣侵入襟袖剛風嵌洌如抱冰浮游水中頃之日高風力漸柔與行漸敏經雲開堂光嶽道院皆不暇入引領佳境盈目煙樹矗植晝筆難寫東北循朱陵洞飛淙千尺垂白缸而下躍跳萬珠人呼曰水簾其流所匯則曰洗心泉云俯瞰東隅岑蔚遙聚成撮又指謂曰此嶽麓書院也七十二峰自吐霧孱幢碧岫日華以東皆屬長沙峽峙高奇二峰則入湘潭縣界又指其西回鴈峰則屬衡陽於是卯晒紫蓋石廩自西南行天柱雙立亭亭若引時頫畦畯或離或連皆艮田也珍禽作隊颸遺以音毛彩各異每應鳴葭而先潘氏子欲引弓輒止之不敢發往往遠叢中皂帽迭出迭没初疑行人窺我及邇則全樹經燒屹立半炭爾降蔽間有飛瀑射激從隙空而明將至上封道士來迓引緈蓝窘步躧中積雪尺餘日久混石惟燥滑可辨忽驚風撼林呼洶如萬軍聲雪有小而墜者從人拾取以獻予愛其晶熒手捉之寒徹毛骨既登祝融峰則日沒久矣道士跪曰峰之南下附峭壁而臨絕壑者青玉壇也肯往登乎若心不動則落日復上必德福兼備者乃能感召故又名試心橋予聞之即振衣而往諸人莫之從也至則如乘小舟雲浮其下滃鬱隨謅洪濤四湧心甚樂之睇望羣巘矮若兒曹

可撫其頂洞庭左映一勺猶刀新發於硎須臾雲開日如籠燈漸煜爚大於輦輪當面相灼陡覺陽和徧體四顧所見益眞道士欣躍而來拜且賀曰公天上人也往常焉有此哉良久閃爍欻下予與道士遽返遂入凌霄殿宿焉夜寒轉冽開所携尊與文共酌文笑謂不意巘巘復成暘谷向不從者以昔無此奇逢故也劇談仙跡至夜半酒盡道士輩各來益觴以味醽部之哦詩待曉而已明發亟起出視峰頂霏霧所霑隨在成雪草木盡瑤樹璚枝也左往望日臺坐焉旭日騰照其下青蒼黯淡無一點白乃知峻極四千

餘丈高寒固當爾也因問鄧郁宰子廉栖眞處道士瞪愕不能答遂下祝融峰憩南臺寺僧具早飯薦以奇蔬異筍多下方所未見者飯畢回循紫蓋揮摘石廩乃訪魏夫人飛昇臺而後歸天柱雙引仍建前旌也教授莫迂來迎讌于其宅已過亭午矣乃還舟潘雍輩來送比夕遂行既竣冊禮歸省老母暇爲之記則甲申初夏朏夕也

嶺表書院萃書記　劉士奇布政

嘉靖壬辰夏我提督南川陶公晉司馬秩秉中丞節鉞抵鎭惟時共武服惟棘而公嘆曰服叛不惟威惟德敷化不惟遠惟邇惟茲寇孽弗靖其惟本基未鞏耶乃惓總鎭故址厥位惟陽厥土惟剛可院也撤而新之校兩廣譽髦業其中率以師儒資以餼廩規制與白鹿紫陽埒公時莅止授以心學旣乃彬彬郁郁氣合風從雖土官狠目亦遣子弟入院聽講寇孽弗靖者自艾自戢而教化大行粤南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公復嘆曰聖賢惟道相傳弗惟其書惟士志道

弗書曷據書有經史子集邊方槪槪道使購之獨得若干卷萃之院俾諸譽髦口誦而心惟之嗚呼公之用心於本基亦勤矣諸譽髦朝斯夕斯而有得焉書即道道即我隨試輒效厥用弗置不然其不爲經訓菑畬也者幾希士奇忝有提調之責敢述其槩并致佈詞期不負公之拳拳以同歸於道焉耳若書之卷數載之下方嗣是者俾勿壞

越望樓記　　李義壯　僉都御史

五嶺以南二廣未分東西之時皆古百越地自先王畫野分州然後由湖廣衡永以西曰廣之西由郴桂以東曰廣之東區域雖列爲二而吾廣實則百越之望也藩省開治于廣州去越秀山不二百武而近省後舊有越望樓所由來遠矣嘉靖壬戌之冬十月豐城晴江杜公來視左藩伯事一日晉于征蠻幕府時則總制霍賢石川張公曰予初備兵嶺西時猶及見省後一樓巋然榜曰越望昨誌剝落已甚此一省之屏障也其亟新之時則侍御泉州我渡陳公曰夫君

子之爲政也堂陛樓觀宮室之制非以崇侈也所以寓政而示觀也故先王不敢詭儉於公也詭儉嫌陋是褻王章而瀆民眎也其亟成之晴江公乃以謀于右伯心泉林公參伯六溪陳公臬東鄭公前峯曹公議以克合於是鳩工庀材卒作興事經始于癸亥春正月既望越令二月初吉而訖功財出於官節不費也役出於官勞不怨也樓成五楹三疊不儉不侈不詟于素晴江公乃大合羣公而落之乃屬記於予予適于洛城之野遙望藩省危樓嵬壘如出雲表俯視闤闠皆在履舄重簷複閣吐吞日月雕墉鏤礎旁薄霄漢則已儼然有畏望之意何敢復贅一辭然頗竊有請也夫名山大川一國之望也山川之有岳瀆天下之望也予廣之勝狀所以爲望於一國者莫不曰由潮惠可以引閩越由韶連可以控荊吳由英雄可以向江浙由高廉可以制交桂背負雲山不知幾千萬里蜿蜒而峻發於越秀之前面瞰重溟海外蠻夷之國以百十數然皆效琛而奉贄商颿海舶日夕往來於烟波浩渺之外登樓四矚眞有招來八荒鞭撻四夷之象榜曰越望其孰曰不宜然予之所謂望尤有出於此者夫重樓傑閣所以望於山川者以形勝

也名賢碩德所以望於家邦者以人勝也故賢于一國一國之望也賢于天下天下之望也賢于萬世萬世之望也春秋之賢者若隨之季梁鄭之子產是一國之望也立乎中而亂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大將軍出將入相天下恃爲安危如唐中書令是天下之望也虞廷岳牧若皐夔稷契之儔謨明弼諧以端百揆敷德允元以燕百工流風餘韻至今猶有存者是萬世之望也故山川樓觀與名賢君子三者皆相待以爲勝山川雖勝使無樓觀以兼之且不足以爲重兒無君子乎乃令晴江諸公者弘正守中敦廉初法振舊章於既陛庶明作以有功則固一國天下之望也過此以往訂謨弘畧可以揉庶邦而域四海使萬世有攸賴爲則斯樓之作也庶可以相望於異世而勿衰

重修曲江張公祠記　何維柏尚書

梅嶺重修曲江公祠者何重報也勸也初嶺路未闢廣人皆取道樂昌連陽而入水陸紆僻山復層巒絶壁鳥道巉嶫行者病之開元四年公爲左拾遺上議奉命涖茲土履險相宜殫慮布畫於是鑿重關爲周行車馬駢逵風氣流通實嶺海內外無疆之休夫公之治嶺也猶禹之治水也因勢利導不自爲能昔人覩河洛曰微禹吾其魚乎至今嶺路之行思公之功而不忘者以公之利民遠也公祠建于元人迨我明嘗修之歲久漫漶不治日就傾圮嘉靖甲辰公仲

射殿中公裔孫惠安學峯公奉　命總督南土過謁愀然曰守士之責也欲新之廼爲文以告明年郡侯某以其事白學峯公可之又白顧臺某公某巡院某公某暨守巡某公某某公某咸可之於是經工理財考度定制圮者興之敝者易之卑者崇之隘者廓之堂宇窿邃門廡森翼赫爲具瞻過者樂而觀之是役也董厥事者某某相厥成者某某工肇自丙午夏越丁未仲冬某日落成周侯某與其貳張子某將學峯公命俾予記之某公鄉人也素仰公義不當辭廼爲之言曰公爲唐代名臣文章相業炳爍史冊如抑守珪之濫賞罷仙客之實封上千秋金鑑錄其風謇諤爲大臣典謨其最重而難者則寢惠妃之謀叱貴兒之請國本賴以不搖至于請誅祿山以絶後患憂深言切惜明皇不悟遂至乘輿播遷四海受毒雖曲江一祭亦已晚矣公之卓見忠猷繫國家安危類如此及以直道見黜安義達命不少介戚君公者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庾嶺介江廣要津四方之學者往來于茲謁公祠瞻遺像志摛藻者仰其文章事功烈者慕其相業尚操節者思其風度安社稷者慕其先識以直道見斥者慰其安義以奸邪

被逐者懼其靈耻仁者淑其利澤貪夫媿其穢跡是祠之建實所以昭報勸而廣風敎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信乎公之道宜于天下後世矣是爲記

懷德書院記

盧夢陽布政使

今海內聲教無不被之處而獨佚羅勞羅勞入版圖蓋自今上始其時總督淩公受特命征之旣平矣遂設縣治上命西山縣治曰西寧其經畫西寧者無鉅細盡朱侯力也吾師鄧唐龐先生夙有山水之好及因黃生其粹之請遂至西寧選其勝得下城洞焉先生茇宿田野中而殘猺之慕義自縛款扉聽撫者踵至先生卽以聞朱都閫釋其縛而生之蓋成功已奏遺孽來歸宜待不死又以聞朱侯計口給畝入爲編民其少者則使黃生延師教之窮谷間忽忽有燈火

書聲矣無何則會省之子弟從先生遊天關者相續至青衿濟濟爲朱侯贊相迎春賓正之禮當是時西寧學校雖以次㓟建而師儒閒未集也朱侯於是益敬禮先生嘗以疑難質先生先生必直言無隱又與深繇戎每過先生論學蓋將以道德經術潤色吏治擴充武備也諸新附籍父老爭帥其子弟從先生遊淩公聞之喜嘗以語朱侯及他屬吏欲爲先生建書院以居四方來學之士先生辭不敢當會西寧父老合辭以請於是淩公下其議於朱侯其事遂決其文移往返雖不明言專爲先生設而意實有在初出帑羨百金不足又半之父老助工者亦半之其山多材木故其爲費省而營造甚富有他省千金之直前爲大門三間儀門亦如之而中樹棟楔前後大堂三座各三間東西爲廊房可以居諸生者二十間董其事者歷生見龍龐生芳也始工於萬曆戊寅九月落成於己卯三月衆請名於先生先生名曰懷德書院門人曰何義也先生曰爲重鎭擇人爲窮兇動衆請無弗給畫無弗從恢　聖祖未籍之封疆鋤萬古未鋤之窟穴將吏戢干戈以矢文德士民躬耒耜以沐聲教是主二之德也敢不懷乎選將召兵除戎集餉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制勝之策出之於萬全善後之圖經之以千祀野無豺虎邑有閭閻受廛之氓不召而自來嚮風之士不期而自集是淩公之德也可不懷乎審形勢正經界建不拔之城樹新附之衆經綸草昧疆理荒叢遂使曠土盡墾比屋可封民至如歸士來恐後是朱侯之德也忍弗懷之乎門人曰先生年踰七十而忘其老二子並顯而忘其榮在畎畝切捄世之心處江湖阜憂君之志信足以結新附之猺學足以孚遠來之士嘉猷足以酬當路之質疑就正大義足以勸百姓之趨事赴工此其德不細西寧之人

其能少置於懷哉先生曰諸生其溢美乎吾何德之有焉雖然吾將語汝夫人孰無德人之為德其猶虛器乎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是故去其汚則明無不照決其壅則感無不通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也所應然而一觸焉繽繽乎萃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不以達而加不因窮而損廓之可以配天地大之可以體萬物是人人固有之德也寶而懷之富莫先焉貴莫尊焉門人曰敬聞命矣書院雖為先生設先生未嘗敢以自居前大堂以待四方之來學者為講習之所其中一堂將貌淩公而祠之表不忘德也後一堂將以待有功者中後二堂皆父老相助之力云昔韓文公為潮州刺史延趙德為之師至今潮之聲教彬彬然與中州上國並蓋自韓公始也焉知他日之西寧將不為今日之潮陽今日之先生非千古之趙德與此則淩公與宋侯作士之深意也淩公名雲翼太倉人以總督右都御史陞南京工部尚書宋侯名寬桂林人前為三水邑以賢能改西寧縣先生名當南海人前為南京刑部郎中以雲南曲靖知府致仕